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2965 0819

FOR USE IN
LIBRARY
ONLY

發行所 [illegible]

[illegible]

印刷所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正四年一月十八日印刷
大正四年一月廿一日發行

（漢文大系第十九卷奥付）

定價金貳圓五拾錢

著作權所有

校訂者　安井小太郎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　冨山房

代表者　同所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平井登

印刷所　同所
凸版印刷株式會社本所分工場

發行所（明治二十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神田
合資會社　冨山房
本局長一〇三六番
本局四四八三〇番

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々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叙錄所云。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柢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詁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篲淸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藁。牽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蕘圃。其以爲何如。

嘉慶癸亥十一月　元和顧廣圻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々有焉。考劉向敘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即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曾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揔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爲定本。尚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駮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蕘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己意。又足以益二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下畢

識

丕烈案。兩序大同小異。此即伯聲所撰。而令威曾書之耳。當是有人見其本而寫附也。未詳兩藁孰爲先後。要非令威撰。末題姚寬書。而吳氏遽云題姚寬撰。是其誤。又云。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云云。亦不然。假使令威自有注。不容此序中不及伯聲校一字也。所錄逸文。雖加詳。然不及刻本之謹嚴。往往有非策文而沿他書之誤者。亦有在今策文中而失撿者。或其初藁與。今仍全錄。幷吳氏跋語而辨之。庶有考焉。

語二事自注云。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璧者注云。璧攣跛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自注云。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自注云。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自注云。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自注云。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自注云。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辨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自注云。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自注云。羅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自注云。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爲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

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恧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恧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丕烈案。以下所列事數。今數之多不合者。未詳姚意何云也。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隱五事。自注云。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瘉字。廣韻七事自注云。晉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芉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周。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肇。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番。玉篇一事自注云。䁠仰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自注云。淵若耶。以取銅。破恧山而出錫。鄺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元和姓纂一事自注云。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

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二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丕烈案。吳氏此跋。可作姚本發明。今附錄於後。

附錄二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丕烈案。紹興四年十月。耿延禧百順刻。吳本附其序。今不刻。鹵莽尤甚。宣和閒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丕烈案。此有互異。今不可考。晚得晁以道

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甚得本於孫朴之子慤。丕烈案。此誤。當云族子也。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倂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丕烈案。吳仍引春秋後語數條。見前。此所云未詳。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

籤 今本伯作百。吳引作百。 集賢本最脫漏 今本漏誤誤。吳引不誤。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今本原誤元。吳引不誤。 後再扣之 今本扣誤叩。吳引不誤。 無甚增損 今本損誤採。吳引不誤。 太史公用字 今本字誤事。吳引不誤。 每篇間有異者 今本脫異字。吳引不誤。 先秦古書 吳引無先字。丕烈案。無者誤脫也。 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今本此後有跋。云戰國策經鮑彪殽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駮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絕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案注標舉行間。天啓中。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抄。不免以積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實爲雙璧。闕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口翁謹識。又有跋云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駮正本。已屬希有。況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於口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眞奇書也。因命友印錄此冊。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遑也。口翁云。天啓中得此於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山陸貽典。庚寅冬口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於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尙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較此頗多是正。而摹寫譌字。猝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尙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己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弓。孟冬暇日。過毛氏自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爲全璧云。敕先。丕烈案。此雅雨堂本之原委也。覽之而與宋槧不同之故。憭然矣。

附錄

一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

大事記去恐大事記云之誤

序錄

至今二字。鮑本無。數倍於趙國之衆倍鮑本作君。鮑改君爲倍。諂諛用事諂諛鮑本作諛諂。以掠於郊野今本以作心。鮑衍以字。丕烈案。吳氏補曰。大事記去。此作心字。今本乃因吳說而誤改也。以待韓陣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持爲待。至於平原君之屬君鮑本無。以合伐之今本合作今。鮑本作今。今果何如何如。鮑本作如何。丕烈案。史記作今如何矣。以諸侯之變吳氏補曰。以字下。當有缺。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今本在首。鮑本在劉向序錄下。吳氏識此序後云。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蒼本。皆據曾所定。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丕烈案。當在此。與下李文叔諸跋連者爲是。今本在首。影抄梁溪安氏本如此。據吳氏云。知爲姚氏一本。然亦非。鮑本尤誤。

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卒鮑本作卆。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也鮑本無。法不同而考之無疵法上。鮑本有爲字。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今本不泯二字不重。鮑本不重。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以下鮑本無。而載是說者者吳引無。蓋自堯舜夏商堯舜吳引無。意天之于至寶之上。吳引有下字。丕烈案。有者誤衍也。雖雜見於史記他書雖吳引無。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今本閣誤閤。下同。吳引不誤。共五伯五十

藍諸君患之　吳氏補曰。索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患按。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卽此人。與樂毅同號者。索隱指爲毅則誤矣。　燕趙好位而貪地　位鮑本作倍。　王苟舉趾　鮑趾上補玉字。　燕趙聞之怒絕之　怒上。補本有必字。

何在其所存之矣　今本所下有以字。鮑本有。　司馬憙　憙鮑本作喜。後同。丕烈案。憙喜同字。吳氏補引徐廣注史記。及鄒陽書。作喜字也。　君曰何也臣抵罪　鮑臣上補曰字。吳氏補曰。恐缺曰字。　果令趙請　今本請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

事成則有土子民　子鮑本作得。吳補一本子民。　司馬憙卽奏書中山王曰　王鮑本無。鮑補王字。　周流無所不通　通鮑本作至。　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　今本力作人。乃誤涉鮑也。鮑改力爲人。吳氏正曰。盡力言之。丕烈案。神字句絕。楚策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可證。

司馬喜曰趙强國也　今本喜作憙。鮑本作喜。　所傾蓋與車　車下鮑本有者字。吳補一本無。　君下壺飡餌之　餌之鮑本飽臣父。丕烈案。吳校失此葉。

樂羊食之古今稱之　羊鮑本無。鮑稱之下補曰字。　蓄積糧食　食鮑本作實。　秦軍大尅　鮑改尅爲克。吳氏正曰。克尅字通。是也。　乃使五校大夫王陵　鮑衍五字。丕烈案此誤甚也。當衍校字。秦本紀云。五大夫陵。改趙邯鄲。白起傳云。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其證矣。五大夫秦爵。下亡五校注云云。今誤截其半入此句下。　君所將之　鮑之下補卒字。吳氏補曰。當有卒字。　而與戰之於伊闕　吳氏補曰。當是之戰。　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

一 白鮑本無。吳補一本白璧。丕烈案。此當以野馬四爲句。白璧一爲句。百卽白字誤衍。下文野馬四。百璧一誤同。考其注云。四百乘也。百是一字誤。說苑有此事。作智伯欲襲衞。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與此可相證明。吳氏補云。說苑。吳赤市使智氏及趙簡子。以乘璧遺衞。事相類。而不引此。非也。此小國之禮也 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今蒲入於魏 吳氏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衞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傳有。亦作入於魏。丕烈案。索隱曰。相反也。今吳校末魏字作秦。乃誤刊。而弗能復取者 復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害秦以善魏 善鮑本作害。鮑改害爲善。吳補一本作善。因效金三百鎰焉 鎰鮑本作溢。改爲鎰。吳氏補曰鎰通。乃見梧下先生 吳氏補曰。藝文類聚鮑梧丘。臣聞秦出兵 出鮑本作入。鮑改入爲出。吳氏正曰。一本作人。兵下有出字。願王博事秦 鮑改博爲專。吳氏補曰。字當作專。丕烈案。此以搏爲專。因譌爲博也。臣以是知王緩也 今本以是誤是以。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 鮑公下補子字。皆逐也 逐下。補本有之字。敎送母 母下。鮑本有曰字。皆要言也 要鮑本作至。

中山 常莊談謂趙襄子曰 鮑改襄爲桓。丕烈案。吳校失此葉。當有正。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 亡鮑本作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 鮑改五爲四。云下同。吳補一本下三處作四。疑此或有誤。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 鮑改之作並。中山千乘之國也 千鮑本作百。吳補一本作千。

擊軻被八創 軻下鮑本復有軻字丕烈案史記有 箕踞以罵曰 今本踞誤倨 而論功賞羣臣 而上鮑本有已字丕烈案史記有 乃以藥囊提軻也 提下鮑本有荊字丕烈案史記有

宋衛 齊王果攻拔宋五城 攻鮑本無 吾欲藉子殺王 吳氏正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𤣩云人至並而鄰反集韵云唐武后字作𤣩如臣字作𢘑𤣩即人也丕烈案下文吾義固不殺王墨子公輸篇正作人此句云北方有侮臣請藉子殺之可證𤣩字是也 鄰有短褐 短鮑本作裋 梗柟豫樟 柟鮑本作楠樟鮑本作章吳補一本楠作柟章作樟楠即柟 惡以王吏之攻宋 今本惡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惡為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丕烈案此𢘑字耳 夫宋之不足如梁也 足鮑本無吳補一本不足如梁 趙王亦說曰 說鮑本無吳補一本趙王亦說曰 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 賣鮑本作賫鮑改賫為賣吳補一本作賣 不如遂行遂行 今本脫遂行二字 宋康王之時 鮑衍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丕烈案新序亦作康也 有雀生䳨於城之陬 吳氏正曰新序作鸇所載比策文為詳今通鑑作䳨丕烈作新序云鸇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為鸇明甚此必本作䳨䳨鸇為同字也作䳨者形近之譌 欲霸之亟成 亟鮑本作速丕烈案鮑本誤高注其證也新序亦作亟 罵國老諫曰 今本曰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曰為臣吳氏補曰疑字誤丕烈案新序作罵國老之諫者曰即者壞字耳 遂得而死 吳氏補曰新序得下有病字丕烈案新序誤衍也得獲也即世家殺王偃事 野馬四百白璧

與忤視（與鮑本無。忤鮑本作悟。吳氏正曰。悟忤通。丕烈案。史記作忤。無與字。）疑其有改悔（有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日以盡矣（今本以作已。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太子及賓客（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吳氏補曰。按劉子云、荊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丕烈案。文選所云出燕丹子耳。與史記及此策文不同。）復爲忼慨羽聲（鮑本作復爲羽聲忼慷。吳補一本。慷慨羽聲。丕烈案。史記羽聲忼慨。風俗通載此。亦作羽聲忼慨。忼即慷字。連有者非。）中庶子蒙嘉（吳氏補曰。新序鄒陽書。作蒙恬。蓋誤。）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畏慕二字、鮑本作怖。丕烈案、史記作怖。）以拒大王（鮑本作以逆軍吏。吳補一本。以拒大王。丕烈案、史記作逆軍吏。）至陛下（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使畢使於前（使下。鮑本有得字。丕烈案、史記有。）秦王謂軻曰起（曰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無起字。）奉之發圖（之下。鮑本有秦王二字。丕烈案。史記有。）揕抗之（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見上。）絕袖（絕袖鮑本倒。丕烈案、史記作袖絕。）時怨急（怨鮑本作惶。丕烈案。史記作惶。）秦王還柱而走（還鮑本作環。下同。丕烈案、史記作環。環還同字。）不得持尺兵（尺下。鮑本有寸之二字。丕烈案。史記有。）皆陳殿下（陳下。鮑本有於字。丕烈案、史記有。）提軻（提下。鮑本有荊字。丕烈案。史記作提荊軻也。）秦王之方還柱走（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乃引其匕首提秦王（提上。鮑本有以字。下有擿字。吳氏補曰。史無提字。二字即上揕抗並存之類。索隱云。擿與擲。古字同。持益反。亦提義。丕烈案、當是史記作擿。策文作提。論衡作擿。出史記。）秦王復

也鮑本作致光之言。吳補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史同今本。以死明不泄言今本以誤已。不棄其孤也不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有。今秦有貪饕之心饕鮑本作利。丕烈案。史記作利。臣海內之王者吳氏補曰。荀子注引策作牢天下之王。王翦將數十數之衆將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不能支秦能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能字。丕烈案。史記有。莫敢合從今本莫誤不。彼大將擅兵於外今本彼誤使。其償破秦必矣破補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破字。丕烈案。史記有破無償。此當是策文作償。史記作破。因兩存也。而不知所以委命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此國之大事事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有。太子日日造問鮑本作太子日造門下。丕烈案。史記作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異物異上。鮑本有具字。丕烈案。史記有。虜趙王王下。鮑本有遷字。丕烈案。史記無。上韓王安不名。此有者誤。夫今樊將軍鮑衍夫字。丕烈案。史記無。曰爲之奈何爲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爲之奈何。丕烈案。史記有。而右手揕抗其胷而鮑本無。抗鮑本無。吳氏補曰。揕一作抗。故他本連有二字。下文同。丕烈案。史記云右手揕其胷。徐廣曰。揕音張鴆反。一作抗。索隱曰。抗苦浪反。言抗推也。其義非。考小司馬讀誤也。史記字作揕。戰國策字作抗故徐廣曰。一作抗抗揕同字。亦丁鴆反。作抗是形近之譌。吳依小司馬讀。並誤。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臣下。鮑本有之字。拊作腐。吳補一本拊心。丕烈案。史記作腐。有之字。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收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年十二今本二誤一。鮑本作三。丕烈案。史記作三。人不敢

新序有。然則不內蓋寡人蓋下。鮑本有蓋一作盡四小字。丕烈案。新序作盡。論不脩心議不累物吳氏補曰。脩字必有誤。丕烈案。新序無此二句。脩或循字譌也。棄大功者輟也棄上。鮑本有簡字。丕烈案。新序作簡功棄大者仇也。全異。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乘上。鮑本無樂字。吳氏補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遺樂毅書。又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閒事。而新序之說爲是云。丕烈案。策文與史記樂毅傳事同。新序當係別記。吳氏所說未是。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鮑改茲爲燕。吳氏補曰。恐燕字譌。是秦趙有郄郄鮑本作隙。吳補一本。並作郤。必不復受於秦矣鮑受下補命字。臣切爲王患之今本切作竊。鮑本作竊。兵以臨易水今本水誤未。下則易水以北。水誤人以鮑本作已。謂其太傅鞫武曰鞫鮑本作鞠。吳補一本。鞠作鞫。下同。丕烈案。史記作鞫。欲排其逆鱗哉排鮑本作批。吳補一本。批作排。丕烈案。史記作批。太子容之容鮑本作客。丕烈案。史記作舍。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鮑改以作謂。吳氏補曰。史作謂。然以義亦通。不能爲謀鮑本作不能爲之謀也。丕烈案。史記有之字也字。其智深其勇沈其勇鮑本作而慮。吳補一本。其勇沈。史同。見田光道太子曰鮑衍曰字。丕烈案。史記無。得願交於荊軻可乎於鮑本無。鮑衍願字。丕烈案。史記作結交於。卽起趨出卽鮑本作則。吳補一本。卽起趨出。丕烈案。史記作卽起。太子送之至門曰曰上。鮑本有戒字。丕烈案。史記有。光聞長者之行之鮑本作爲。吳補一本之。丕烈案。史記作爲。明不言

案此所補誤甚。之主者不舉名爲一句。下文之國者可長存爲一句。二者對文皆山東相合之效也。之此也。此山東相合主也。國也。吳氏讀亦非。見下。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吳氏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不烈案此非也。見上。又曰不然卒者下有缺文是矣。主必大憂主鮑本作王。必北攻燕北鮑本無。吳補一本必北攻。秦久伐韓久鮑本作之。今久伐楚久鮑本作秦之二字。

奉蘇子車五十乘五十鮑本作十五。臣聞當世之舉王吳氏補曰舉字恐因下誤衍。蚌合而柑其喙喙今本誤啄。拑鮑本作箝。吳補一本。箝作拑。字通。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故字。之字。鮑本無。

蘇子謂燕相曰子鮑本作代。燕因合於魏得趙鮑得上補魏字。改趙爲燕。吳氏有正。

燕三

已稙表今本稙作植。鮑本作稙。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鮑本無見字。不烈案。吳氏引姚本。車作軍。通作見。出別本。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吳氏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奉。不虞君之明罪之也罪鮑本作棄。不烈案棄字當是。異於上句也。新序上句作棄。此句作罪。互易。以故掩人之邪者以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爲。不烈案吳說非也。考新序無也字。亦無以字。以故即故耳。非君心所望之心鮑本作恐。無所字。鮑改恐爲孰。吳氏補曰字有譌。不烈案考新序作惡字是也。心即惡之壞。且世有薄於故厚施於鮑本作而。不烈案此及下句。新序文全異。猶家之有垣墻猶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猶字。不烈案新序有。未盡厚也未下鮑本有爲字。不烈案。

齊田單欺詐騎劫 欺鮑本無。丕烈案。無者當是。 承燕之弊 鮑改承爲乘。吳氏正曰。說見上。丕烈案。史記作乘。 代將軍者 者鮑無。丕烈案。史記無。 以與寡人有郄 鮑改郄爲隙。丕烈案。史記作隙。 霸國之餘教也 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此皆無也字。 莫徑於結趙矣 徑鮑本作勁。鮑改勁爲徑。吳補一本作徑。丕烈案。新序云。莫若徑結趙。史記云。莫若於結趙。 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 魏鮑本作趙。吳補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爲明。丕烈案。史記與策文不同。考新序。較此但無宋字。此當衍宋也。 故鼎反於歷室 於鮑本作乎。吳氏正曰。歷史作磿。周禮遂師。抱磿音歷。又史表磿侯。漢表作歷。古字通用。丕烈案。新序作歷。索隱引此同。 植於汶皇 皇鮑本作篁。吳補一本汶皇。丕烈案。史記新序作篁。 先王以爲愜其志 愜鮑本作順。下有于字。吳補一本以爲愜于志。丕烈案。史記作慊于志。新序快其志。 昔者五子胥 今本五作伍。鮑本作伍。丕烈案。五伍同字。史記新序作伍。 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 悟鮑本作悞。丕烈案。史記作寤。新序作計。 故沈子胥而不悔 不鮑本作弗。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不。 故入江而不改 吳氏補曰。史不化。丕烈案。新序亦作化。 臣雖不佞 佞下。鮑本有乎字。吳補一本無。蓋衍。丕烈案。史記新序。此無乎字。 王而不能自恃 王上。鮑本復有燕字。吳案一補。無此燕字。 萬世之善計 鮑計下補也字。 故古之人稱之 上之字。鮑本無。 然而山東不知相索 索下。鮑本有者字。 山東之主遂不悟 之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之主者不卑名 鮑不下補惡字。丕烈

馬見於王（臣下鮑本有之字。鮑衍之字。吳補一本無。）臣聞離齊趙（鮑改聞作閒。吳氏補曰。當作閒。）欲以復振古塞也（古鮑本作故。）蘇子收其餘兵（收鮑本作以。）將與齊兼鄮臣（鮑改鄮作貿。吳氏補曰。字增邑譌。）臣之所重處重卯也（卯鮑本作卯。鮑改卯爲留。吳氏正曰。一本卯作卯。據此則重當平聲。上文恐多重字。）猶剗刈者也（剗刈者三字。鮑本作刈眉。吳氏補曰。刈眉未詳。一本猶剗刈者也。）期於成事而已（期鮑本作其。鮑改其爲期。吳氏補曰。當作期字。通借。）燕王不與齊謀趙（不鮑本無。鮑衍王字。吳補一本不與。疑王卽不字之譌。）使齊犬馬騷而不言燕（騷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犬馬騷。字書無騷字。恐卽賤。）王苟欲用之（鮑本作王苟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吳補一本無五字。文義爲勝。）王欲醳臣剸任所善（鮑改剸爲專。吳氏補曰。專字譌。丕烈案。剸專同字。猶醳釋同字也。）亦則已矣（亦則鮑本作則亦。）賴得先王（今本王誤生。）不宜臞（臞下鮑本有者字。）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封之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而封之也。）太后弗聽（太上鮑本有而字。）寡人有時復合和也（和也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復合和也。）皆從事於除患之道（道鮑本作遺。遺下有者字。吳補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鮑改先爲無。吳氏補曰。上疑有缺文。）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予鮑本作與。吳補一本作予。）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鮑改承爲乘。吳氏正曰。此書乘承通。）

補曰。之下恐有缺字。丕烈案。史記文正同。吳氏說未是。或從或不今本不作否。鮑本作否。丕烈案。史記作不。蘇代爲奉陽君鮑改爲爲謂。今齊王召蜀子今鮑本作令。使不伐宋鮑宋下補者字。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道鮑本鮑遁。令齊趙絕令鮑本作今。持臣非張孟談也吳氏補曰。持字疑特。齊王使公王曰王鮑本作玉。吳氏正曰一本公王。疑始加點以別王字。新序有公玉丹。史公玉帶。則公玉姓也。此疑有缺誤。丕烈案。曰誤字。此字是其名。命說曰吳氏補曰。說即兌之譌。令不合燕令今本誤今。鮑改令爲必。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鮑改知爲如。丕烈案。此當有譌。如齊王王之不信趙鮑衍王字。吳氏補曰疑衍。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爲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爲字。深結趙以勁之勁鮑本作勸。如是則近於相攻攻下。鮑本作也字。臣雖爲之累燕鮑累上補不字。弗予相又不子卿也上予字。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不予相。又不予卿也。伊尹再逃湯而之桀再逃湯而之桀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果與伯舉之戰鮑改伯爲柏。吳氏正曰。古字通。古今人表。柏虎柏益柏樂之類。陽虎之難今本虎誤貨。望諸攻闔而出逃逃鮑本無。薛公釋戴戴鮑本作載。三晉稱以爲士鮑士上補好字。吳氏補曰。士上恐有缺字。丕烈案。此無缺字。吳說非。臣請獻一朝之賈鮑改賈爲費。吳氏補曰。疑費字。今臣欲以駿

燕二　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 於鮑本無。天下正作正告天下。丕烈案。史記作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或鮑本依之改耳。 乘夏水而下漢 而鮑本無。吳補一本。而下。丕烈案。史記有。 我下枳道南陽封冀 我鮑本無。道下復有道字。鮑改枳爲軹。吳氏補曰。枳軹字通。丕烈案。史記作我下軹道南陽。索隱以爲言道者衍字。今詳其文。乃下枳句絕。道字下屬。復有者誤。 銛戈在後 戈鮑本作戟。丕烈案。史記作銛戈。 魏無濟陽 吳氏補曰。史作外黃濟陽。 恐齊救之 救鮑本補據。丕烈案。史記作救。 以寫寡人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作爲譌也。丕烈案。史記作寫。寫字是。 齊王四與寡人約 王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人作王。丕烈案。史記作王。 致藺石 鮑石上補離字。吳氏補曰。藺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丕烈案。史記作致藺石。 塞鄗隘 鄗鮑本作鄡。丕烈案。史記作鄗。下同。 趙得講於魏 趙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趙。 至公子延 鮑改至爲質。吳氏補曰。索隱云當作質。 因犀首屬行而攻趙 屬行而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同。 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 吳氏補曰。史離石作譙石。馬陵作陽馬。 羸則兼欺舅與母 羸鮑本作贏。丕烈案。史記作嬴。 以塞鄗隘 隘鮑本作阸。丕烈案。史記作阸。 此必令其言如循環 此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用兵如刺蜚繡 今本脫繡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刺繡。丕烈案。史記作刺蜚。此必策文作繡。史記作蜚。遂兩存也。今本刪去繡字者誤。 母不能制 制鮑本作知。吳補一本知作制。丕烈案。史記作制。 封陸之戰 陸鮑本作陵。丕烈案。史記作陵。 而燕趙之秦者 吳氏

索隱曰。人猶臣也。下文。而吏無非太子人者。可證。 啓與支黨 支鮑本作友。丕烈案。韓子作友。史記作交。 是禹名傳天下於益 益下。鮑本有也字。吳補一本。無也字。丕烈案。韓子史記無。 燕人恫怨 怨鮑本作恐。鮑改恐爲怨。丕烈案。史記作恐。 二年燕人立公子平 年下。鮑本有而字。鮑改公爲太。吳氏補曰。當作太。史有。丕烈案。史記有而字。 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 鮑改持爲侍。吳氏補曰。史作侍。丕烈案。世家索隱。引此策文正作侍。 齊王其伯也乎 也鮑本無。 於是出蘇伐之宋 今本伐作代。鮑本作代。下補代字。吳氏補曰。史復有。 欲將以報讎 以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力少不足以報 少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人趨己趨 己趨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人趨己趨。是。 秦齊助之伐宋 鮑改秦爲奉。吳氏補曰。史作奉萬乘助齊。 使使盟於周室 下使字。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使使明於。丕烈案。史記作使使盟於。 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 之鮑本作客。吳氏正曰。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爲是。按魏策有此文法。賓卽擯。二客字。因賓字誤衍。 今涇陽君 今鮑本作令。丕烈案。令字是也。史記作令。 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 歸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無。 則不過養其親其 下其字鮑本作耳。丕烈案。耳字是也。 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 吳氏正曰。此句未詳。 其丈夫官三年不歸 官鮑本作宦。丕烈案。宦字是也。 與殺吾父 鮑父上補主字。吳氏補曰。此宜有主字。 爲其兩譽也 今本爲誤謂。

何肯楊燕秦之威於齊今本楊作揚。鮑本作揚。吳氏補曰。燕秦。秦字疑衍。丕烈案。上文有其事。吳說誤也。足下不踰楚境鮑衍楚字。吳氏正曰。此正以燕楚相遠言之。妾知其藥酒也其下。鮑本有爲字。故妾一僵而棄酒鮑本作妾之棄酒。吳補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丕烈案。史記作故妾一僵而覆酒。使之說齊者鮑衍之字。昔趙王鮑改王爲主。丕烈案。史記作襄子。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之鮑本無。王下有殺之王三字。吳補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丕烈案。史記作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今趙王已入朝今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大王不事秦大上。鮑本有今字。丕烈案。史記有。乃北見燕王噲曰吳氏正曰。大事記云。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丕烈案。此策文本如此。今未可專輒。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亦然。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今本無曰有大數矣五字。鮑本無。今本乃誤依鮑本删去也。吳補一本。與下文同。丕烈案。兩曰字。皆讀人質切。而欲報之二年矣吳氏正曰。二年字必誤。子能以燕敵齊敵鮑本作報。丕烈案。史記作伐。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鮑本作西。丕烈案。史記無。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子鮑本無。鮑補子字。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而齊宣王復用蘇代鮑改宣爲閔下同。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亦是宣字。齊宣王何如鮑衍宣字。丕烈案。此追稱。羣書多矣。史記無。然不必衍。鹿毛壽吳氏補曰。徐廣曰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而以啓爲吏啓下。鮑本有人字。丕烈案。有者當是。韓子史記正有人字。

周下。鮑本有使字。張登請費緤曰請鮑本作謂。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今本年作牟。鮑本作牟。吳補一本。牟作年。輸人爲之謂安令曰鮑安下補邑字。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乎鮑本無。其法鮑本作之。吳補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其法。魏王爲九里之盟里鮑本作重。吳補一本九里。正曰。大事記按韓非子。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云云。丕烈案。九臼彭房。皆聲之轉也。鄭君韓王同。此魏王。依彼知爲惠王。爲謂建信侯曰鮑改侯爲君。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吳補一本。之交之善。

燕一

地方二千餘里餘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粟支十年十鮑本作二。丕烈案。史記作數。索隱引戰國策。十年二字誤。北有棗粟之利今本粟作栗。鮑本作粟。丕烈案。粟字是也。發興號令興號鮑本作號出。丕烈案。史記作號出。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南鮑本作促。吳補一本。南近齊魏。丕烈案。史記云。迫強趙。南近齊。此策文當有誤。齊趙強國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奉陽君李兌鮑衍李兌二字。吳氏有正。甚不取於蘇秦吳氏正曰。蘇秦當作蘇代。李兌因爲蘇秦吳氏正曰。此李兌二字。誤羨也。善蘇秦則取取下。鮑有之字。此霸王之業矣鮑作矣字。而以事足下不可乎不鮑本無。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鮑衍蘇秦曰三字。不取素飡飡鮑本作餐。焉辭孤竹之君焉鮑本無。丕烈案。焉於也。屬下讀。鮑無者非。

曰或鮑本無。求武隧隧鮑本作遂。丕烈案。隧遂同字。勢必不善楚鮑衍不字。吳氏補曰。疑衍。士唐客

於諸公鮑改士爲仕。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今本無珉字。乃誤涉鮑也。鮑衍珉字。下同。吳氏補曰。公仲

珉。策屢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曉。公仲即公仲侈。

此云公仲死。後韓侈云云。則韓侈別是一人。宜缺。入又奚爲挾之鮑本無入字。吳補一本。復

有入字。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吳氏補曰。權未詳。字疑有誤。丕烈案。令當作今。上文云。且伏於山中。

故此問其今者方安所伏也。鮑以爲秦人。吳云無考。皆誤甚。秦之強鮑秦上補以字。至首坦坦鮑本作垣。所以不

及魏者及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不及魏。似義長。以燕亡於齊鮑衍以字。此皆絕地形吳氏補曰。

絕地形以下。當有缺文。不得議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爲郝。不得議甘戊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公

孫郝嘗疾齊韓吳氏補曰。疾字恐有誤。陳四辟去吳氏補曰。四疑當作而。甘茂約楚趙

而反敬魏是其講我反鮑本作攻。其講。鮑本作且搆。丕烈案。此有誤字。鮑強爲之說。吳亦然。皆未是也。臣故願公

仲之國以侍於王今本侍誤待。鮑改國以作以國。吳氏補曰。當作以國。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

也也鮑本無。鮑改大爲又。或謂山陽君曰或鮑本無。上及不交齊及鮑本無。是何以

爲公之王使乎王鮑本作主。丕烈案。史記作主。以強秦而有晉楚鮑衍晉字。周成恢

知也 也鮑本作矣。 韓故已攻宋矣 故鮑本作固。 其西面事秦 面鮑本無。 故欲病之以固交也 病鮑本作痛。吳補一本。固欲病之。 是我免於一人之下 鮑改免爲俛。吳氏補曰。此書免俛通。 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 鮑穆上補秦字。 大勝以千數 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是也。 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 名鮑本作王。 亦請男爲臣 請鮑本作謂。 東孟之會 此以下。鮑本連上文。吳氏補曰。姚及一本。自爲一章。丕烈案。吳說是也。此謂韓王者引前事。 聶政陽堅 吳氏正曰。說見前。丕烈案。此在東周策。 許異蹷哀侯而殪之 蹷鮑本作蹩。吳補一本。作蹴。字通。鮑改哀爲列。下同。吳氏補曰。哀列二字。譌舛不明。且從本文讀之而已。丕烈案。鮑改非也。吳補亦未是。說在前。 今日鄭君 吳補一本。日作曰。 雖爲桓公吾弗爲 鮑吾上補然而二字。 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 他下鮑本有也字。 則可以辟其兵 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避作辟。當音闢。丕烈案。凡辟音避者。鮑本多作避。此非。異本亦不音闢。吳說皆未是。 然而見親秦 然鮑本無。吳補一本然。 計之非金無以也 今本計上有韓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韓字。吳氏正曰。然而止以也句。計之恐當作之計。丕烈案。依文自通。鮑補吳正皆非。 韓亡美人與金 亡鮑本作之。 其疏秦乃始益明 始下鮑本。有於字。鮑衍於字。吳補一本無。 今公疾攻魏之運 鮑改運爲鄆。下同。吳氏正曰。運未詳。 則蓋觀公仲之攻也 蓋鮑本作盍。 或謂韓相國

剔。

韓取聶政屍於市屍下。鮑本有暴字。丕烈案。史記有。列女傳韓暴其尸於市。久之莫知誰子子鮑本無。吳補一本誰子。史同。丕烈案。列女傳莫知爲誰。政姊聞之曰姊下。鮑本有嫈字。吳補一本無。史作榮。丕烈案。索隱云。戰國策無榮字。有者當是誤用史記添入耳。列女傳亦無。弟至賢弟上。鮑本有吾字。丕烈案。列女傳無。而高成荊矣而鮑本無。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政上。鮑本有聶字。無亦字。吳補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列烈通。丕烈案。史記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列女傳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

韓三

利害之相似者利上。鮑本有夫字。吳補一本利害。無夫字。得以其道爲之以鮑本無。而非公適束之今本。適下有兩字。鮑本有。則韓輕矣矣鮑本無。吳補一本。韓輕矣。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欲鮑本無。而公適束之今本。適下有兩字。鮑本有。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主鮑本作王。齊怒於不得魏吳氏補曰齊怒。詳文意當作秦怒。天下合而離秦天上。鮑有今字。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無下。鮑本有先字。丕烈作。策文無多作无。而誤複衍也。韓人攻宋吳氏補曰。蓋韓珉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人卽珉之譌。丕烈案。鮑氏引史記齊世家。此下韓字皆作齊。考此策文必本亦作齊。史記索隱引此策文。異同不及韓齊字。可證。因韓珉而在韓策。後人乃誤改之耳。

蘇秦爲韓說秦王吳氏補曰當作代。天下固令韓可

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 鮑本作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吳補一本。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史同。丕烈案。史記而作以。**至淺鮮矣** 鮮鮑本無。吳補一本。至淺鮮矣。史同。**我雖不受** 雖鮑本義。吳補一本。我雖不受。史同。

今親不幸 幸下。鮑本有而死二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 爲誰二字鮑本無。有請得從事焉五字。吳補一本。仇者爲誰。史同。一本無此五字。史有。**臣之仇韓相傀** 傀上。鮑本有韓字。吳補一本。韓相傀。丕烈案。史記韓相俠累。

宗族盛兵衛設 鮑本作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吳補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韓與衛中閒不遠** 衛下。鮑本有相去二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 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無生情。言所將多人。或生異情。故語泄。今本無此文。丕烈案。考索隱云。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語泄。亦兩俱通也。是史記本作生得。策文本作生情。今本皆誤。

持兵戟而衛者 衛下。鮑本有侍字。吳補一本無。史同。丕烈案。今史記有。**刺韓傀** 刺下。鮑本有殺字。丕烈案。史記刺殺俠累。索隱引戰國策刺韓傀。無殺字。鮑本當是誤用史記添入耳。

韓傀走而抱哀侯 鮑改哀爲列。下同。丕烈案。此即世家之列侯。策文謂之哀侯。一人耳。世本又作武侯。引見索隱。非世家所謂韓嚴弑其君哀侯者也。吳氏補以爲二事。是矣。其必謂之列侯。未審於史記策文本不同也。**所殺者數十人** 所下。鮑本有擊字。吳補一本無。史有。丕烈案。劉向列女傳無。

因自皮面抉眼 皮面。鮑本作面皮。吳氏補曰。列女傳作披。史作決。丕烈案。皮披同字。抉決同字。作面皮者誤。列女傳是。自披其面也。**自屠出腸** 自字出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自屠出腸。史同。丕烈案。列女傳作自屠

臣之强之也 臣上、鮑本有使字。吳補一本、上無使字是。 合世子 合鮑本作命。 走而不死 鮑改走爲幸。 戰之於國中必分 中下、鮑本有國字。 必保於公 必下、鮑本有陰字。 韓挾齊魏以眄楚 今本眄作盻、乃因鮑注而誤其字也。吳氏正曰、恨視也。五禮反。丕烈案、依吳當作眄。 公何不試奉公子咎 鮑改上公字爲王。吳氏正曰。此勸公仲之辭、丕烈案。此當公字下有缺文。吳說亦未是。 韓楚之縣邑 鮑改邑爲已。丕烈案、吳氏補曰。策文如此句者。每作已、是也。又曰。然邑字自通、非。 冷向謂韓咎曰 吳氏補曰。史冷向作蘇代。愚謂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瑟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 奉幾瑟而內之鄭 鄭鮑本無。丕烈案、鄭即韓也。無者必不知而誤刪之。 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 以鮑本作立。無重字。 因也以爲戒 也鮑本無。 請問楚人謂此鳥何 此鳥二字鮑本作之。 韓傀相韓 吳氏補曰。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又曰。韓非子傀作廆。藝文類聚引作韓傫。丕烈案。傀廆同字。累傫同字。考索隱在韓世家。單刻本俠下有侯字。疑俠侯是其爵號。傫累爲聲之轉也。 聶政問曰 問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問曰。 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 觴上鮑本有自字。吳補一本。具酒觴。丕烈案。史記作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作觴。近爲得也。 固謝嚴仲子 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謝。史同。丕烈案。今鮑本誤爲固。即與吳校矛盾也。 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 夫鮑本作丈。吳補一本夫人。史同。韋昭云。古者尊大嫗爲夫人。又或作大人。丕烈案丈字、當是。顏氏家訓有說。 以交足下之驩 交鮑本作反。吳補一本交。史同。反字必誤。

記與策文不同。此當讀始不合爲一句。軍於南鄭矣爲一句。言待楚韓之勝也。韓固其與國也　國鮑本無。吳補一本國也。丕烈案。史記有。其
將揚言救韓　揚鮑本作陽。丕烈案。史記將揚作狀陽。公恃秦而勁　恃鮑本作待。丕烈案。史記作待。公戰不
勝楚塞三川　楚下。鮑本復有楚字。丕烈案。史記有然實衍字。此謂秦塞三川也。鮑本當是誤依史記添入耳。司馬康　吳氏補曰。
康史作庚。丕烈案。徐廣曰一作唐。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　鮑以上補臣字。丕烈案。史記無以字。公無
辭以後反　後鮑本作復。魏地易於下　地鮑本無。吳補一本魏地易。令韓王知王之不
取三川也　知下。鮑本有之字。鮑衍之字。吳補一本無。夫楚欲置公子高　鮑改高爲咎。吳氏補曰。咎與皐通。此爲高。音同
也。丕烈案。此未必卽韓公子咎也。吳說亦未是。於是以太子扁　鮑衍以字。改扁爲與。吳氏補曰。此高字譌。丕烈案吳說亦未是。上文高稱公子。此稱
太子。必別一人。昭揚梁王　鮑改揚爲陽。吳氏補曰。卽陽。音同而譌。馮君廣王　吳氏補曰。廣字。未詳。疑有誤　而害
於韓矣　吳氏補曰。害疑善字。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　吳氏補曰。揚疑傷字譌。以恨秦
鮑改恨爲限。吳氏補曰。疑限。毋秦患　鮑改毋爲無。吳氏補曰無通。而得楚　鮑改得爲德。吳氏補曰。當作德。而交楚也
今本交下有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事字。吳氏補曰。恐交字下有缺字。今公自以辯於薛公　以下。鮑本有爲字。令我
使鄭立韓擾　令鮑本作今。吳補一本。令我從上文。必周君而深怨我矣　今本必下有絕字。鮑本有絕字。

秦王謂魏王曰 今本下王字誤主。 觀鞅謂春申曰 觀鮑本作魏。吳補一本觀鞅。史作觀津人朱英。丕烈案觀津也。鞅卽英字。作魏者譌。鮑從之誤甚。 而君用之弱 弱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無。 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 鮑改澠作鄳。吳氏補曰。澠卽鄳。丕烈案。史記作黽。 不使 吳氏補曰。史作便是。不便句絕。與下不可對文。 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 吳氏補曰。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文有缺誤。丕烈案。策文與史記當皆有誤。 去百六十里 鮑去上補相字。 秦楚鬭之日也已 鮑改也爲近。吳氏正曰。史作秦楚之日鬭也。此策鬭字殺次。在之日上。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 諸侯鮑本不重。鮑補下二字。吳補一本復有。 蘇代爲楚王曰 鮑本爲下有謂字。 明之反也 明鮑本作朋。 常仗趙 鮑改仗爲杖。下同。吳氏補曰。字與杖通。 而畔楚 今本楚下衍楚字。

韓二

妾事先王也 也鮑本作曰。 妾困不疲也 疲鮑本作支。 秦重國知王也 知鮑本作智。吳補一本。智作知。丕烈案。凡知音智者。鮑本多卽作智。此非有異本。 韓之急緩莫不知 急緩鮑本作緩急。 公仲柄得秦師 吳氏補曰。史記方有得秦。按字書。枋與柄同。此恐字譌。 不識坐而待伐 今本伐誤我。 殆不合軍於南鄭矣 吳氏補曰。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爲是。丕烈案。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依策文爲說也。詳史

也今本誤作甘茂公孫郝。今公言善韓以備楚備鮑本作待。吳補一本。今公善韓以備楚。丕烈案。史記作備。有言字。今公徒令收之令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公過楚以攻韓吳氏補曰。姚本收韓。史同。丕烈案。此當是鮑本作收而誤互。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鮑衍以字之字。丕烈案。史記有以字。無之字。勸齊兵以勸止魏上勸字。鮑本作歡。吳補一本勸。秦王以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為郝。下同。不求割地而合於魏今本不作亦。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為亦。吳氏補曰。疑衍。或求本亦字。丕烈案吳說亦未是。此不誤。言齊不求魏割地也。蒙上句為文。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鮑衍齊字。吳氏補曰疑衍。久離兵史今本久作必。史作交。乃誤涉鮑也。鮑改久為必。史為交吳氏補曰字誤未詳。據魏以郄齊郄齊鮑本作韓秦。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勁齊鮑改勁作攻。吳氏補曰。恐當作攻。從上文。韓公仲相鮑衍韓公仲相四字。吳氏補曰。此四字必錯簡。秦秦魏遇下秦字。鮑本作與。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鮑王上補楚字。魏之絕齊於楚明矣明上。鮑本有信字。齊楚信之必輕王鮑衍楚字。吳氏補曰疑衍。王曰向也子曰鮑衍王曰向也止孰便也。吳氏正曰。乃楚策虞卿謂春申之文。脫簡誤衍。丕烈案。下文觀鞅謂春申曰云云。吳氏補曰。今詳其文。當屬楚。其說是也。當是自此策文。王曰向也以下。連或謂魏王云云。者本在楚策尾。誤錯入韓策中也。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擊鮑本作繫。王肯臣反乃行肯鮑本作肎。吳補一本作肯。

秦王曰明也鮑改明爲朋。吳氏補曰。當作朋。故樗里疾大說杜聊吳氏補曰。疑聊字誤。公仲明謂韓王曰鮑改明作朋。吳氏補曰。當作朋。丕烈案。史記無明字。索隱曰。韓相國名侈。考韓子十過有此文。正作朋。吳說是矣。楚國必伐矣鮑本無矣字。吳補一本伐矣。丕烈案。史記有。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鮑本無也縱二字。吳補一本。救己也縱韓。丕烈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索隱考之。其本亦無縱字。韓必德王也必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作必。丕烈案。史記作必。考索隱其本是之字。是我困秦韓之兵困鮑本作因。丕烈案。史記作因。多其車重其幣補本作多車幣。吳補一本。復作多其車重其幣。丕烈案。史記有其字及重其二字。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吳補一本。矣作也。丕烈案。史記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因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已有伐形因發兵。此當有誤。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公仲必以率爲陽也吳補一本。陽作傷。仲嗇於財仲上。鮑本有公字。韓公仲謂向壽曰韓鮑本作爲。吳氏補曰。一本。章首韓公仲。據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下。或有缺文。當云蘇代爲。或云使蘇代。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誤。實使蘇代。而策文但云韓公仲謂者省也。今公與楚解中吳氏補曰。史與楚解口地。今按策文中字。恐是口字誤。封小令尹以桂陽吳氏補曰。桂史作杜。不如公孫郝郝鮑本作赫。改爲郝。吳補一本作郝。史作奭。而甘戊黨於魏今本戊作茂。鮑本作茂。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

作驕。丕烈案。韓子作以驕主。無其字。

張儀謂齊王曰 今本齊誤秦。鮑張上補謂字。儀下補臣字。吳氏補曰。章首有缺文。 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 今本馳割誤割地。 竊爲王弗取也 弗鮑本作不。

魏順謂市丘君曰 鮑改市爲沛。下同。吳氏有正。丕烈案。此策文吳氏以爲見孔叢子。其實孔叢依此以作僞耳。 君資臣 君鮑本作若。鮑改若爲君。 五國重王 鮑五當作四。吳氏有正。 鄭彊 今本彊誤疆。下同。鮑本作彊。吳補一本。並作彊。丕烈案。當是鮑作疆。故吳校如此。 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 鮑本作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吳補一本。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 泠向 今本泠作冷。鮑本。作泠、吳氏補曰。冷向即泠向。 以幾瑟之存焉 吳氏補曰。幾瑟史作蟣虱。後並同。 故言先楚也 今本先作伐乃誤涉鮑也、鮑改先爲伐。 彼已覺 覺鮑本作角。 故謂大宰曰 今本謂誤爲。 故因而請秦王曰 而鮑本作西。 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 鮑衍秦王字。丕烈案。此當是涉下而衍秦字耳。鮑說非也。

楊達 此章鮑本兩載。一作達。一作逞。吳氏補曰。逞即達字譌。 是以九鼎印甘茂也 印鮑本兩載。一作卬。鮑改印爲抑。一作市。 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 今本藺誤蘭。吳氏補曰。恐與趙下有缺文。 收韓趙之兵 兵鮑本作地。吳補一本。地作兵。 樓鼻必敗矣 鮑改鼻爲廡。吳氏補曰。說見魏策。 韓爲一 鮑韓下補趙字。 甘茂必敗矣 吳補一本。茂作戊。後章多同。不復出。 楚必敗之須秦必敗 鮑改之作矣。 杜赫爲公仲 赫鮑本作聊。 謂

字形近之譌耳。此或用史記。注膞於旁。乃誤入正文。

水擊鵠鴈　今本鴈誤雁。

當敵卽斬堅甲盾鞮鍪鐵幕　吳氏補曰。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其劒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屬無不具之文。

革抉㕹芮　㕹鮑本作㕹。丕烈案。史記作㕹。吳氏補曰。抉卽決也。又曰。索隱云㕹與瞂同。愚按。瞂音伐。卽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吳氏正曰。索隱引延篤云。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從牛子也。丕烈案。顏氏家訓書證云。延篤國策音義也。姚已引。但不云延篤。非。鮑以爲沈括。辨更非矣。

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　吳氏補曰。字誤。史正作趙。

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　矣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虎摰之士　鮑改摰爲鷙。吳氏正曰。摰鷙通。禮記早摰摰獸。丕烈案。史記作賁。

探前趹後　鮑改趹爲蹶。吳氏有正。

蹄閒三尋者　今本脫者字。吳補一本。此有騰字。丕烈案。史記作騰者。

桑林之菀　吳氏正曰。太平御覽作樂林。丕烈案。史記作桑林。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亦見戰國策。當指徐注栗字言之。今國策作桑。當是後人用史記文所改。御覽作樂亦譌字也。

不事秦則危矣　事鮑本作成。丕烈案。史記作事。

逆秦而順楚　鮑改楚爲趙。丕烈案。史記作楚。下文自可見。鮑改誤甚。

爲敝邑秦王必喜　鮑衍爲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無爲敝邑三字。策文不同。當以此三字別爲句。爲讀去聲。鮑云衍者非。一本亦誤。

宣王謂摎留曰　吳氏補曰。摎居尤反。漢有摎氏。通鑑大事記作繆。丕烈案。韓子兩見此事。皆作韓宣王。謂樛留。樛摎同字也。

用田成監止　吳氏補曰。監卽闞。魏策闞。史作監。田完世家亦作監止。丕烈案。韓子作監。闞止見左氏傳。

以擅其主　

簡公　吳氏補曰。韓子

義矣 鮑改爲爲違。吳氏有正。 素服縞素 鮑衍上素字。吳氏補曰字衍。 臣爲王之所得魚也 鮑改王爲臣。 今以臣凶惡 臣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惡人注。謂醜貌人。此疑衍凶字。或之字譌。 辟人於途 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作辟。宜音闢。 必褰裳而趨王 王上。鮑本有大字。 魏王曰誤 吳氏正曰。誤恐是禧字譌。 其自纂繁也 今本纂作羃。繁作繫。乃誤涉鮑也。鮑改纂爲羃。繁爲繫。吳氏補曰。恐當作繫。 而王以是質秦 鮑改質爲賓。丕烈案。質秦字。前有。 以爲嫪毐功 今本以誤王。 王以國贊嫪氏 氏鮑本作毐。 天下必合呂氏 鮑改合作舍。吳氏補曰。恐舍字譌。 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 鮑改且作雎。丕烈案。說苑作且。古今人表中中。安陵君唐雎即此也。吳氏正曰。唐且之名。見於策者不一。其論是矣。唯引新序司馬唐且誤。此乃司馬唐衍且字。 以頭搶地爾 爾鮑本作耳。吳氏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苑作頯地。丕烈案。今說苑作頓地耳。頓疑譌字。 此三子者 者鮑本無。丕烈案。說苑無。

韓一 大成午從趙來 成下。鮑本別爲一章。大字上屬。丕烈案。吳讀亦如此。然誤也。當以大字下別爲一章。此策文亦見韓子內儲說下。可證也。大成午又見趙世家古今人表。 而我有兩趙也 今本我誤子。 一人各進議於王以事 各下。鮑本復有各字。吳補一本各進。 而廢子之謁乎 謁鮑本作請。 蘇秦爲楚合從 鮑改楚爲趙。吳氏補曰。字誤。恐當作趙。 合伯膊 膊鮑本無。丕烈案。吳氏正曰。史作合膊。考無者當是。索隱曰。按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可證伯膊聲之轉也。相當作柏。柏伯同

相之不上。鮑本有王字。是以有雍者與秦遇今本雍作齊。鮑本作齊。秦王於秦今本於秦二字作怒。鮑本作怒。吳氏補曰。與此交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

◎遂絕趙也也鮑本無。無蔽於秦者蔽鮑本作蘇。吳補一本。蘇作蔽是。丕烈案。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索隱曰。蔽匹結反。猶拂也。此字與彼同。王不如陰侯人侯鮑本作使。秦韓不敢合鮑衍敢字。魏王令之謂秦王曰之鮑本作人。吾請先天下構魏構鮑本作搆。鮑改構爲講。下同。衍魏字。魏王曰王鮑本作冉。丕烈案。冉字當是。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吳氏補曰。文選申作信。去作浴。丕烈案。此咏懷詩注也。今者臣來今本者誤之。周宧善齊今本宧作最。鮑本作最。丕烈案。宧字是。見前。聞見者聞鮑本作閒。魏人有唐且者鮑改且爲雎。吳氏補曰。新序同。史作雎。丕烈案。且雎字同。而強二敵之齊楚也今本楚誤強。唐且謂信陵君曰吳氏正曰。史不云唐且。恐有譌舛。至縞高之所今本縞作縮。鮑本作縮。丕烈案。縮字是也。古今人表中上。有縮高。人大笑也吳補一本。標作人之所大笑。是倍主也主鮑本作王。若君弗致也也鮑本無。以造安陵之城造鮑本作告。受詔襄王吳氏補曰。大事記引作襄主。有常不赦鮑常下補刑字。吳氏有正。今縮高謹解大位解鮑本作雖辭二字。吳補一本無謹字。又曰則雖乃謹之譌。是使我負襄王詔詔上。鮑本有之字。無爲人臣之

桀矣之鮑本作知。丕烈案。知字當是。今秦國與山東爲讎國鮑本作欲。丕烈案。欲字當是。八年鮑八上補

十字。吳氏有正。齊伐釐莒吳氏正曰。齊策昔者萊莒好謀。此釐字卽萊。古字通。以悍越以悍鮑本作而輕。伐楡關

今本伐上有魏字。乃誤涉鮑也。鮑補魏字。吳氏補曰。此宜有魏字。丕烈案。此因卽說本國事。故不更云魏。取便文也。補者非是。皆其所恃也今本其作

有。乃誤涉鮑也。鮑改其作有。丕烈案。其者其五國也。鮑改誤甚。稸積竭盡稸鮑本作畜。吳補一本。畜作稸。此書多作稸。以是質秦

鮑改質作賓。吳氏補曰未詳。○韓且坐而胥亡乎胥鮑本作咠。吳補一本咠作胥。王交制之也也鮑本無。

乘北郢吳氏正曰。史魏冉傳。入北宅。遂圍大梁。此譌爲乘北郢也。又策作入北地。亦字譌。攻齊得剛博吳氏補曰。剛博當卽是剛

壽。得許鄢陵吳氏補曰。得許上當有攻魏字。缺脫。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臣鮑本無。而韓

魏壤梁鮑改梁爲秦。必魏也必下鮑本有於字。何也哉哉鮑本無。天下之合也也鮑

本無。吳補一本有。不如齊趙鮑改齊爲制。吳氏補曰。疑字誤。或上有缺文。荊齊不能獨從齊鮑本作濟。吳氏正

曰。一本荊齊是。不如齊趙今本齊作收。乃誤涉鮑也。鮑改齊爲收。吳氏正曰。齊上有脫字。下文言齊。可推。而構之秦趙必

復鬭必重魏鬭下鮑本復有鬭字。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待上鮑本有也字。將皆

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王下鮑本無之字。吳補一本。王之上者。有齊者不若

趙楚大破（今本無下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楚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葉陽君約魏（吳氏補曰。葉卽奉之譌。李兌也說見趙策。）王能抱葛薜陰成（薜鮑本作薛。鮑改薛爲孽。吳氏補曰。趙世家作孽者是。一本作薛亦非。丕烈案。吳說未是。薜卽孽字之省。薜形近之譌也。）又封其子問陽姑衣乎（今本問作河。衣作密。乃誤涉鮑也。鮑改問爲河。改衣爲密。吳氏補曰字譌。趙策作河作密。）今國莫强於趙而幷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鮑衍齊字。吳氏正曰。今國莫强於趙。而幷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丕烈案。而幷齊秦四字。當爲一句。而卽能字。言所能並於一國也。）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腹心鮑本作心腹。）

謂樓子於鄢陵曰（鮑改謂爲爲。吳氏有正。）秦疾攻楚楚還兵（鮑衍楚字。）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鮑改寄爲割。吳氏補曰。恐字有譌。）國之大利也（之下鮑本有所字。）樓⿸广鼻翟强也（今本⿸广鼻作⿸疒鼻。吳氏補曰⿸广鼻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卽⿸广鼻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广鼻卽管鼻也。）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王鮑本作主。吳氏正曰。講當作搆。）是弗救矣（矣鮑本作也。）必爲合於齊（今本爲誤不。）外於楚以重公也（鮑衍於字。）

魏四　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王鮑本作者。中身鮑本作脊。吳補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秦上鮑本有夫字。）夫下必能救（鮑必上補不字。吳氏補曰。作必不語順。又曰必字恐當作不。）而湯之服

也。丕烈案。史記舞作武。

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 吳氏補曰。南國止得安哉。史作國無害。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 吳氏補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推。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 鮑餘下補有字。吳氏補曰。史無上文餘字。卽以有字屬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丕烈案。此當是策文衍餘字。以千里與百里相較也。下文云倘千里。亦無餘之證。鮑改蘭爲闌。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闌。蘭闌同字也。從林軍以至于今 鮑改林爲橫。吳氏正曰。史作林鄉軍。丕烈案。今史記作林鄉軍。考索隱引劉氏云林地名。是史記亦本無鄉字。徐廣曰林鄉在宛縣者。以林鄉解林也。後人因注改正文耳。北至乎闞 吳氏補曰。史北至平監。丕烈案。監闞同字。見徐廣注也。所亡乎秦者山北 吳氏正曰。史山南山北。策無山南字。疑缺文。大縣數百名都數十 吳氏補曰。史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禍必百此矣 吳氏補曰。史作由此。從之不成矣 鮑改矣爲也。吳氏補曰。也史同。韓知亡 吳氏補曰。史識亡。宜從策。丕烈案。吳說非也。識卽知。見索隱上文。此天下之所同知也。下文則皆知秦之無窮也。史記亦皆云識。是其證矣。以臣之觀之 鮑觀上補愚字。則皆知秦之無窮也 鮑秦下補欲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欲字。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 吳氏補曰。史無乎字。丕烈案。從合從也。見索隱。而挾韓魏之質 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丕烈案。史記作趙挾韓之質。與策文不同也。此亦王之大時已 吳氏補曰。史作天時。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 吳氏正曰。莫句。補曰。史作共甯。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賦之云云。共有其賦 吳氏補曰。史補今有。楚

趙之誤。之趙。

車二百乘　二鮑本作三。

朱巳謂魏王曰　吳氏補曰。史無忌謂魏王曰云云。又曰。按朱巳即無忌字譌也。丕烈案。策文無多作无。故形近而譌也。巳忌同字。

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　吳補一本標也作乎。丕烈案。史記作乎。

臣甚或之　或鮑本作惑。丕烈案。史記惑。或惑同字。

秦盡有鄭地　盡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王欲得故地　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而今負強秦之禍也　吳氏補曰。史負強秦之親。又曰史義長。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不與策文同耳。下文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語相應。當各依本書。

必且便事便事　吳氏補曰。便事。史並作更事。

絕韓之上黨　吳氏補曰。史作絕上黨。丕烈案。史記有韓字。吳誤。

伐楚道涉而谷　今本而作山。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爲山。丕烈案。今史記作伐楚道涉山谷。衍山字也。索隱作道涉谷。云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策文亦本云道涉谷。衍而字。鮑乃依今史記改。誤甚。今本初刻道誤趙。改刻不誤。

行三十里　吳氏補曰。史作三千者是。

而攻危隘之塞　吳氏補曰。危隘史作冥阨。即黽阨也。丕烈案危即黽字。形近之譌。

而右上蔡召陵　吳氏補曰。史右蔡左召陵。正義云云。定無左字也。

秦故有懷地　吳氏補曰。史作秦固有懷茅。固故通。

刑丘之城垝津　刑鮑本作邢。吳氏補曰。史城垝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恐之字即安譌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

決熒澤　熒鮑本作滎。吳氏補曰。史作熒。一本同。

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　吳氏補曰。史作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

秦之欲許之久矣　吳氏補曰。許史作誅。

與舞陽高陵鄰　吳氏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誤

吳氏補曰。史䍐作暴。下同。徐廣曰。暴鳶也。大事記作暴吏。未詳。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吳氏正曰。史記作宅。策字譌。下同。丕烈案。北宅。徐廣云宅陽也。張守節同。今王循楚趙而講吳氏正曰。循卽徇。丕烈案。吳說未是也。史記循作有。謂魏方有楚趙之救。此當與之同意。循必誤字也。下句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史記而下多去王二字。意尤明。鮑說則更誤矣。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鮑衍也字。非計之工也工鮑本作功。戴三十萬之衆吳補一本。標孫作戰。丕烈案。作戴者誤也。史記作戰。陰必亡吳氏正曰。陰卽陶。說見趙策。丕烈案。史記作陶邑。願之及楚趙之兵今本願下有君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君字。吳氏補曰。史願君逮楚趙。亟以少割收魏方疑魏字鮑本重。丕烈案。重者當是。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尤憚鮑本作憚尤。改爲尤憚。吳氏補曰。策文有脫誤。又曰。史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明順。周訢謂王曰訢鮑本作訴。吳補一本訴作訢。是。下同。將有所不行乎乎鮑本作也。臣能得之於應侯鮑本侯下有矣字。可謂不能用勝矣能鮑本作善。而王因使之受璽鮑改受爲授。且夫姦臣臣鮑本作人。而秦之求無窮之求。鮑本作求之。吾已許秦矣已。鮑本作以。魏王曰善今本脫王字。伐魏之事不便吳氏補曰。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舛誤。常約兩王之交矣王鮑本作主。文請行矣今本文誤臣。以因趙之衆今本

亡矣　鮑衍也字。改矣爲也。吳氏正曰。下章有此句法。丕烈案。下卷策文云。魏王之懼也見亡。吳據此也。　必舍於秦　舍鮑本作合。　必效城塞於王　今本效誤攻。　願王察之矣　鮑改矣爲也。　請魯君擧觴　吳氏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擧觴。丕烈案。此七啓注。　易牙乃煎敖燔炙　今本敖作熬。乃誤涉鮑也。鮑改敖爲熬。吳氏補曰。熬古字通。　楚王登強臺　吳氏補曰。說苑楚昭王欲之荊臺。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息於荊臺之上。荊臺卽章華也。淮南子云。昭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丕烈案。荊強聲之轉也。　而望崩山　吳氏補曰。說苑南望獵山。遊章華臺賦。南眺巫山之阿。淮南子南望料山。丕烈案。獵料聲之轉也。　以臨彷徨　吳氏補曰。說苑下臨方淮。遊章華臺賦。前方淮之水。淮南子以臨方皇。丕烈案。二淮字皆當作湟。形近之譌也。徨皇湟同字耳。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　趙約。鮑本作約趙。　寡人固刑弗有也　鮑改刑爲形。吳氏補曰。此書刑形字通。　今郊鄴者　今本郊作効。乃誤涉鮑也。鮑改郊作効。吳氏補曰。當從上文。丕烈案。作效自是。但與姚氏校語矛盾也。　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　今本胥作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昪。改昪爲背。吳補一本作胥。俱未詳。　長羊　鮑改羊爲平。吳氏補曰。地未詳。或字誤。　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　之鮑本無。　攘地必遠矣　必下。鮑本有不字。　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　有意二字。鮑本無。　秦王戄然曰　戄鮑本作懼。丕烈案。戄瞿同字。作懼亦可通。　未澹下兵也　鮑改澹爲贍。吳氏補曰。卽贍。前漢志澹用。　初時惠王伐趙　今本初誤幼。　戰勝睪子

（傳。鮑本作傳。丕烈案。傳字是也。）田朌宿將也（今本朌作盼、鮑本作盼。）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今本不作必。鮑本作必。）則不如因變服（因鮑本作固。）而卑秦楚（卑鮑本作甲。）此其暴於戾定矣（於鮑本無。）惠施爲韓魏交（今本爲誤謂。鮑改韓爲齊。）君其爲梁王（今本君作若。鮑本作若。吳補一本。君其爲。考下文是。丕烈案。史記作君。）必不使相也（鮑下補王曰然則寡人孰相八字。吳氏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謂昭魚爲王。而設爲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丕烈案。史亦設辭。但不必與策文同耳。）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皆鮑本作不。吳補一本作皆以。史同。）忠不必當當不必忠（當鮑本作黨。）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鮑願下補爲字。吳氏補曰。願下有缺字。）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以鮑本無。）則趙之謀者必曰（鮑改趙爲魏。吳氏有正。）趙安而我危也（安鮑本作亡。）大王欲完魏之交（魏鮑本無。鮑補魏字。）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是也。）魏信以韓魏事秦（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此韓當作輔。形近之譌也。）今我講難於秦（今本講作搆。乃誤涉鮑也。鮑改講爲搆。吳氏補曰。宜從搆讀。）主患於中（主鮑本作生。）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其過鮑本作過其。）則是大王垂拱之割塞（之鮑本作多。）秦楚攻魏圍皮氏（魏鮑本無。吳補一本。攻魏。）魏王之恐也見

於王 更鮑本作東。吳補一本更。 其次堅約而詳講 吳氏補曰。詳佯通。史多有。 與國無相離也 今本離作雝。鮑本作雝。吳補雝一本作離。 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 再鮑本作冉。鮑改孰爲熟。吳氏補曰。卽熟。丕烈案。此當讀秦權重爲一句。魏冉明爲一句。魏字誤複。孰字亦有誤。是字屬下句讀。鮑吳皆非也。 故又爲足下傷秦者 鮑改又爲作有謂。吳氏補曰。又有通。丕烈案。爲當去聲讀。鮑所改誤甚。 令足下鬻之 今本令誤今。鮑令上補無字。改足爲天。吳氏補曰。令上當有缺誤。 而東夷之民不起 今本起作赴。乃誤涉鮑也。鮑改起作赴。 以燕伐秦 鮑燕下補齊字。丕烈案。上策文云。燕齊雝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字逗。乃摠下二句。故此云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下云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以見其能使燕忘齊爲雝國之意耳。鮑讀之不審。乃以燕齊二字爲連文。說秦兄弟之交也云燕齊與秦。遂於此補齊字。其誤甚矣。吳氏不正。亦非。 韓呡 鮑改呡爲珉。 周宬 今本宬誤最。 周韓餘 吳氏補曰。韓餘疑卽趙策韓徐。周韓之開有脫字。不然衍周字。 爲徒從而下之 吳氏補曰。恐徒從字譌衍。丕烈案。吳說未是。當云徒爲從而下之。徒但也。從合從。 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 今本使誤伐。鮑改欲爲次。丕烈案。上策文云。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扮當作初。形近之譌也。二句是一事。上云初。下云次。自爲對文。鮑不審乃幷改此。姚讀扮博幻切。吳讀撫吻反。皆未是。 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 鮑改勸爲權。吳氏補曰。恐作權。上有。 魏文子 鮑衍魏字。吳氏正曰。提魏事也。 田需 今本田誤曰。 周宵 宵鮑本作霄。 楚王聞之 鮑衍楚王聞之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 施因令人 人鮑本作之。 客謂公子理之傳曰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下

魏二　今公又言有難以懼之　有鮑本無。　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　犀首。鮑本不重。鮑補下二字。　田需從中敗君　今本君作臣。吳補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　毋謂天下何　吳補一本。標云有外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外之毋謂天下何七字爲一句。與下內之爲對文。涉今吾爲子外之而脫。　身相於韓　此下鮑本連。吳補一本別爲一章。　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　吳氏補曰。滲樂未詳。丕烈案。此當作操樂。形近之譌也。言國病甚。鮑所讀非。　而便於事　而下。鮑本有國字。吳補一本。而便於事。　王曰善　今本善誤然。　衍請因令王　請鮑本無。　韓氏因圍蔷　今本蔷作薔。鮑改蔷爲黃。吳氏補曰。未詳。一本作薔。　若戰而勝　而鮑本無。　葬於楚山之尾　吳氏補曰。呂氏春秋作葬於渦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渦山。論衡作滑山。丕烈案。初學記引四字。乃吳氏自注語。吳本注中有注。今刻本多誤。說已見齊策。　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　於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論衡作張朝。　而因又說文王之義　因又鮑本作又因。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因有。　欺之不爲逆者　者鮑本無。　既已得塞矣　矣鮑本無。　而竊爲王悲　鮑改悲爲患。　又必且曰王以求塞　以鮑本作必。鮑改曰爲劫。丕烈案。曰當作因。形近之譌也。鮑改非。　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　鮑衍曰字。丕烈案。謂當作講。曰當作因。形近之譌也。　以更索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畢

曰。閉齊行以百金今本行下有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行下補人字。吳氏正曰。行以百金。猶云行幾金於某。是王謀三國也也今本也字不重。鮑本無。丕烈案下也字當是已字之誤。輒刪者未是。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今本不相作相不。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相為相不。吳氏補曰。字殺次。當作相不。曰和成曰鮑本無。吳補一本有。固有秦重和吳補一本標孫本無和字。丕烈案。無者是也。與其相田繻不善鮑改繻為需。吳氏補曰。卽需。

氏補曰。字誤。丕烈案。此以悟爲圖字耳。　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曰。鮑本作日。子果無之魏今本果作
東。鮑本作東。重家而已家鮑本作嫁。丕烈案。嫁字當是。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
而鮑本作亡。吳氏正曰。下文有。丕烈案。亡字當是。此不與下句同。秦策趙策韓策皆有此字。可證也。是有其半塞也有其鮑本作其有。所
謂劫主者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誤。韓子作主。可證。張子儀以秦相魏鮑衍子字。若不勝
魏鮑衍魏字。乃遽解攻於魏遽鮑本作遂。張儀以合秦魏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
欲得埊埊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史記有。公叔以爲信信鮑本作然。丕烈案。史記作便。以下楚楚趙
必聽之楚字鮑本不重。鮑衍趙字。吳氏有正。是王失謀於楚趙趙鮑本無。而樹怨而於
齊秦也今本無下而字。乃誤涉鮑也。鮑衍而字。吳氏補曰。疑衍。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
以近河外吳氏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近河外之民。尺楚人鮑改尺爲斥。吳氏補
曰。未詳。遽於萆下萆鮑本作革。吳氏補曰。遽未詳。恐有缺誤。革疑華。徐州之役徐鮑本作徐。吳氏補曰。見齊策。齊
楚必戰梵鮑本無。吳補一本有。楚戰勝齊敗鮑衍敗字。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
奉之令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趙字句絕。王重以下別爲句。犀首期齊王至之曰今本曰作日。鮑本作

秦甲出而東 東下。鮑本有伐字。丕烈案。史記有。 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 今本而反成而。作而成反而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成反。補取字。丕烈案。考史記云。而成封侯。可見取字係億補。而今本又誤依之也。 盱夷 盱鮑本作盱。吳補一本。盱作吁。丕烈案。史記孟荀列傳。有吁子。作吁。亦可通。 爲董慶謂田嬰曰 爲董慶三字。鮑本無。 蘇秦拘於魏 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代。吳氏補曰。燕策及史作代。 欲走而之韓 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齊。丕烈案。今本幷存齊韓二字。誤甚矣。 而得宋塞也 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不信齊王與蘇秦也 今本秦作代。吳氏補曰。燕策及史作子。下同。 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 鮑衍也字。丕烈案。史記無。 天下無憂 吳補一本。標。一作變。丕烈案。史記作無變。 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 鮑衍無事必來四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丕烈案。史記作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此當有誤。 魏王使李從 吳氏補曰。軫傳。以李從爲田需。 犀首又以車三十乘 今本十誤千。 魏王止其行使 今本無使字。鮑本無行字。丕烈案。二字當複衍其一。 令四國屬以事 今本令作今。鮑本作令。丕烈案。令字是也。 爲求壞塞也甚力之 今本無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之字。丕烈案。楚策無。 左華謂陳軫曰 吳氏補曰。楚策作左爽。 公不如儀之言爲資 今本如下有以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如下宜有以字。楚策有。是也。 令魏王召而相之 今本令誤今。 來將悟之 鮑改悟爲倍。吳

本作盧。吳補一本盧。而右漳釜鮑改釜爲滏。吳氏補曰。滏通借。城非不高也也鮑本無。撓揀而不辟者今本撓揀作揀撓。鮑本作撓揀。前脈形塞之險阻今本形塞作塞形。鮑本作地形。陳汝南有許今本無南有二字。丕烈案。吳氏補曰。恐衍者非也。又曰。汝恐連下南字。汝南郡也。而下衍。有字者是也。史記正作陳汝南許。可證。今本誤依吳前一說。而輒删耳。東有淮潁今本潁作穎。丕烈案。史記作潁。煮棗海鹽海鹽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此二字。卷衍燕酸棗吳氏補曰。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塞名雖小塞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然橫人謀王今本謀作誅。乃誤涉鮑也。鮑改謀爲誅。吳氏有正。天下之賢主也今本主作王。丕烈案。史記作王。蒼頭二千萬千鮑本作十。丕烈案。十字是也。史記亦作十。今乃劫於辟臣之說今本辟作羣。鮑本作群。丕烈案。史記作群。蓋不與策文同。以求外交求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縵縵奈何奈鮑本作若。鮑改縵爲蔓。吳氏正曰。蔓縵字通用。丕烈案。史記作蔓蔓奈何。考此所引周書四句。乃和寤解文。吳氏以爲家語非也。今本周書。作蔓蔓若何。粟粮漕庾今本漕庾誤糟庚。夫親昆弟今本昆誤兄。取晉陽吳氏補曰。史作陽晉。則從道絕從道絕從道絕三字。鮑本不重。吳補一本有。史同。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以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言鮑本作然。丕烈案。史記作然。詳策文。當讀衆字句絕。多言下屬。多言謂嚚也。史記不與策文同。鮑本誤。魏之兵南面而伐鮑南上補患字。吳氏正曰。史作悉。

馬尚禦之（禦鮑本作御。改爲禦。吳氏補曰。禦通。）使趙蔥（蔥鮑本作葱。吳補一本。葱作思。注一作忩。丕烈案。世家作忽。列傳作葱。）及顏㝡（今本㝡誤最。丕烈案、史記世家列傳皆作聚。聚㝡同字也。）後三月（鮑改三爲五。吳氏補曰。據司空馬云云。則當作五。丕烈案。鮑改吳補皆誤也。列傳亦云後三月。不得專據秦策。）殺趙軍（吳氏補曰。史作趙葱。）

魏一

知伯必憍（鮑改憍爲驕。丕烈案。韓子作驕憍即驕字。下文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疑本亦是憍。）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今本質下有一作資三小字。乃以鮑記於旁而誤入也。鮑改質爲資。吳氏正曰。當音致。與之以地猶質也。丕烈案。吳說亦未是。質的也。下卷兵爲招質。與此同義。吳氏以爲招質未詳。非也。韓子有此文。亦作質。又存韓篇。有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之語。皆可互證也。）因索蔡皐梁於趙（鮑改梁作狼。吳氏補曰。趙策作狼。）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以鮑本作已。吳補一本以。丕烈案韓子作以。）文侯曰子往矣（吳補一本。子往子往矣。）有之夫鄉邑老者（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夫。）驪牛之黃也（鮑改驪爲黧。吳氏有正。）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吳氏正曰。通鑑無兩則字。愚恐則乃明字譌衍。丕烈案。此不誤。吳說非是。）豈不亦信固哉（豈字鮑本無。）王鍾侍王曰（鮑改下王字爲坐。）是危也（是下。鮑本有重字。丕烈案。有者當是。）左彭蠡之波（鮑左下補有字。吳氏有正。）文山在其南（鮑改文爲汶。吳氏補曰。文未詳。丕烈案。文山即汶山。見管子國語。又韓詩外傳云。岐山在北。岐字譌。）夫夏桀之國（鮑衍夫字。）廬睪在其北（廬鮑

鮑改誤。必以長安君爲質今本長誤趙。左師觸讋吳氏補曰。史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丕烈案。吳說非也。當作龍。古今人表中下云。左師觸龍。即此言字。本下屬願見讀。誤合二字爲一。史記云觸龍言願見。不誤。

願見太后太后盛氣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吳氏補曰。史云胥之入。徐趨而坐。胥字當是。丕烈案。入字句。而恐太后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太后。鮑本不重。吳氏補曰。史復有。和於身也太后曰也太后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願令得補黑衣之數得鮑本無。吳氏補曰。數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丕烈案。史記作願得。以衞王宮沒死以聞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史記作宮。吳氏補曰。沒史作昧。太后笑曰笑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石吳氏補曰。一本標媼。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媼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並作媼。考高祖紀云。母曰劉媼。漢書孟康注引此。又云禮樂志地神曰媼。媼母別名也。最爲得之。小司馬云。近有人云。母溫氏。此不達媼字義耳。其所云班固泗水亭長古碑。必出贋造。不然固既云爾。何其撰漢書乃仍云媼也。祝曰必勿使反今本祝誤甚。趙主之子孫侯者主鮑本作王。丕烈案。史記作主。老婦不聞也吳氏補曰。史此下有曰字。豈人主之子孫孫鮑本作侯。吳補一本作孫。丕烈案。史記作侯。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君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而封之以膏腴之地上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使李牧司

一本。忌作思。秦三以虞卿爲言 三鮑本作王。吳氏正曰、一本秦三以。以下文一以字推之。當是三字誤。馮忌接手免首 今本免作俛。乃誤涉鮑也。鮑改免爲俛。吳氏補曰。此書俛免通。言而不稱師 而鮑本作是。陰移而授天下傳 授鮑本作受。丕烈案。受字是也。傳禪同字。趙王曰甚善馮忌曰 下五字鮑本無。鮑衍趙王曰三字。吳補一本有。未得相馬之工也 相鮑本作買。吳補一本相馬。今治天下舉錯非也 治鮑本作將。燕郭之法 吳氏補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便辟左右之近者 近者二字。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之近者。是能得之乎內 乎鮑本作於。趙王使往賀 往鮑本無。若使有罪 使下。鮑本有者字。請奉而西行之 鮑衍西字。吳氏補曰。疑西字譌或衍。親寡君之母弟也 今本脫之字。衣服使之便於體 鮑衍使字。膳啗使之嗛於口 使鮑本無。而騏驎不至 騏驎鮑本作麒麟。受其弊 今本弊作幣。鮑本作幣。其鮑本無。韓魏以友之 鮑衍以字。舉茅爲姚賈 今本舉茅作茅舉。乃誤涉鮑也。鮑改舉茅爲茅舉。而折韓魏招之 鮑改招之爲之招。令仇郝相宋 鮑改郝爲赫。吳氏補曰即赫。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今本禽作合。乃誤涉鮑也。鮑改禽爲合。魏上補齊字。吳氏正曰。楚王禽以下有缺誤。世鈞爲之 今本世作泄。乃誤涉鮑也。鮑改世爲泄。吳氏補曰。史作泄。丕烈案。世泄同字。韓非子云。衞嗣君重如耳愛世姬。楊倞注荀子引作泄姬。可證也。

本作㞐。改爲屈。南陽高伐魏絕韓今本高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高爲而。吳氏補曰。疑字有誤。國破曹屈今本曹作財。乃誤涉鮑也。鮑改曹爲財。吳補一本作財。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今本救下有之而二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二字。吳氏正曰。一本無救字。救卽斂字譌衍。惡公子牟夷寅然鮑改寅爲宋然下補之字。吳氏正曰。寅然上下有缺誤。

虞卿請趙王曰請鮑本作謂。范座也座鮑本作痤。吳氏補曰。一本作座。史與此同。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下。亦作座。夫殺無罪范座座薄故也鮑衍下座字。吳氏補曰字衍。則主必爲天下笑矣今本主作王。鮑本作王。不若以生人市使也鮑改使爲便。吳氏補曰史無。故魏之免相望也鮑衍望字。吳氏補曰史無。夫國內無用臣內鮑本無。吳補一本國內。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邑市鮑本作市邑。鮑改令爲合。乃割濟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鮑三下補城字。改令爲合。此夫子與敵國戰子鮑本作予。吳氏鮑曰字誤也。國奚無人甚也也鮑本作哉。吳補一本。此作甚也。僕主幸以聽僕也以鮑本作已。其於奢不然奢下。鮑本有也字。夏軍也縣釜而炊今本夏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夏爲是。吳氏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缺誤。得三城也也鮑本無。宋突謂仇郝曰鮑改郝爲赫。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鮑改埊爲地。吳氏有正。馮忌吳補

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以鮑本作已。鮑改食爲貪。吳氏補曰。恐貪字譌。姑待已耕此四字鮑本無。

趙欲搆於秦鮑改搆爲講。吳氏正曰。本文惟堅約而講。君必無講。二處作講字。今當悉從舊。臣以爲足下以鮑本作已。

天下散而事秦事鮑本作爭。注云事一作爭。則君無患矣則鮑本無。若不得已而

必搆吳氏正曰。疑此句已字誤。上句得陰而搆。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搆乃順。願得趙鮑願上補五國二字。與韓氏大吏

東免鮑改免爲勉。吳氏補曰。勉卽免通。齊王必無召㖒也召鮑本作名。鮑改爲禁。吳氏正曰。燕策必不反韓㖒。今召之矣。此名字當作召無疑。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今本與下有國字。鮑本有。而賓之鮑改賓爲擯。吳氏補曰。擯通。

必有踦重者矣鮑改踦爲觭。吳氏正曰。公羊傳踦閭。說苑切踦。卽倚字。義皆訓偏。後合與踦重者吳氏補曰。後合卽上復合。丕烈案。後乃復。形近之譌耳。天下爭秦有六舉吳氏補曰。爭秦。一本此下皆作事秦。秦王受負

海內之國鮑衍內字。吳氏正曰。三晉非負海也。恐負字因下文衍。秦王內韓珉於齊珉鮑本作㖒。改爲珉。王

賁韓他之曹鮑改曹爲楚。吳氏正曰。曹輩也。下有皆字。文勢宜然。五國必無楚。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又鮑本無。三疆三親今本疆作彊。鮑本作強。抱安邑而信秦信鮑本作倍。秦過趙已安

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下六字鮑本無。韓之太原絕今本絕上誤衍之字。下軹道軹鮑

趙世家遇於葛孽。則知此文辟字誤也。丕烈案。辟卽孽字也。以爲趙蔽以鮑本無。今又以何陽今本何作河。鮑本作河。以便取陰吳氏正曰。按史□□□封陶。徐廣曰。陶一作□□□□□曰陰必亡。史作陶邑必亡。魏策陰啓。史作陶□□□云陶陰字易惑。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者誤。是直以□字誤。此說是也。劉歆七略云。古文□□以陶爲陰。然則陰之爲陶信矣。人此然而後如賢不如鮑本作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吳氏正曰。下有若字。如王若用不成語。當以王字句。丕烈案。吳說未是。此如若二字。當衍其一。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甲鮑本無。吳補一本。齊甲。韓呡處於趙鮑改呡爲珉。吳氏正曰。珉呡未知孰譌。且當各依本文。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疑下。鮑本有於字。鮑改固爲顧。吳氏補曰。此下恐當有是字。丕烈案。此當是疑下有於字。錯在乎下。其怨於趙吳氏正曰。於趙下有缺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丕烈案。吳說非也。此其字乃甚之誤。四字爲一句。臣願王之曰聞魏鮑改曰爲亟。吳氏補曰。一本作重。是。願王之陰重趙重鮑本作曰。改爲重。吳氏補曰。上例字當作重。五國事趙五鮑本作三。交定然後王擇焉然鮑本作而。李兌乃謂齊王曰吳氏正曰。李兌二字必誤。下云使公孫衍說奉陽君。卽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爲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爲兌言則不通。丕烈案。吳氏定奉陽君爲李兌。其說最確。元和顧氏廣圻曰。此下皆當爲蘇代謂齊王語。當是李兌下有缺文也。說詳其所著思適齋筆記。封不可不早定也鮑早上補可字。燕楚辟鮑改辟爲僻。丕烈案。辟僻同字。鮑改非。得大齊鮑改得爲德。吳氏補曰。得字譌。此百代之

厚任蒿以事能重責之（鮑改能爲而。吳氏正曰。能字句。）天下合從（合鮑本作公。吳補一本公作合。）魏殺呂遺（今本遺作遼。乃誤涉鮑也。鮑改遺爲遼。吳氏補曰。上章作遼。未知孰是。）而天下交之（吳氏補曰。交下當有缺字。即上章衛兵之事。）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今本信下有侯字。疾鮑本作侯。鮑改釋爲飾。吳氏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字當在文信下。殺亂上文。從僞字句。意明。丕烈案。吳說未是。此以疾字句。文信即文信侯也。上有文信不得志。可證。）卒斷紂之頭（斷鮑本作斬。）魏魀（鮑改魀爲魁。吳氏補曰。一本標或作魁。楚辭。九魁北斗星名。）

趙四 使臣與復丑（此五字鮑本無。吳氏補曰。其文未詳。恐他簡脫誤。）坐而天下致名寶（鮑改寶爲實。）成其私者也非然（成其私三字。非然二字。鮑本無。）而取行於王者也（於王二字。鮑本無。）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鮑衍爲字。）故天下盡重王無齊（王下鮑本復有重王二字。鮑衍重字。）以無齊之故重王（鮑衍之字。）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鮑燕下補韓字。）非知不足也（也鮑本無。）徐乃㧖趙以伐宋（鮑改㧖爲援。）而陰構於秦（鮑改構爲講。）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鮑謂上補人字。吳氏正曰。愚謂之齊上有缺文。當是人姓名。）秦逐李兌（秦鮑本作齊。）抱陰成負蒿葛薜（薜鮑本作薛。改爲孽。吳氏正曰。按魏策抱葛薜陰成。據此文則蒿字因葛而誤衍。四邑皆魏地。）

賂字是也。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吳氏補曰。史無兩謂字。適會魏公子無忌魏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所貴於天下之士者所鮑本作此。改為所。吳氏補曰。史作所。至剗也剗鮑本作黏。吳補。黏一本作剗。前漳滏今本滏作釜。丕烈案。此誤涉魏策釜字耳。嘗抑強齊四十餘年鮑改齊為秦。吳氏有正。子南方之傳士也傳鮑本作傅。何足問今本問誤聞。故不受也鮑改受為愛。丕烈案。受堯天下也。鮑改誤甚。持丘之環鮑持下云脫一字。丕烈案非也。持丘不可考。二字與上隋侯為對文。時宿於野吳氏補曰。一本標作特。丕烈案。特字當是特宿。謂獨宿。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圉鮑本作圄。其將何以當之將鮑本無。工見客來也因辟辟鮑本作避。先生不知寡人不肖鮑改生為王。秦當時適其鋒鮑改適為避。吳氏補曰。適恐當作避。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適即敵字。此以車為喻。或鋒字有誤。臣恐秦折王之椅也鮑改椅為輢。丕烈案。此以椅為輢字耳。衛靈公近雍疸雍鮑本作癰。吳氏補曰。宜屬上下章。丕烈案。此公子牟引衛事以告王。宜連上。衛靈公未入戰國也。復塗偵謂君曰吳氏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復塗偵字。或侏儒之譌。然彼以癰疸為雍鉏。則誤也。丕烈案。雍鉏即雍疸。吳以為誤未是。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鮑君下補君字。吳氏正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丕烈案。鮑補吳正皆非也。此謂建信句絕。君下屬。建信即建信君也。上有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可證。

使客將軍新垣衍 新鮑本作辛。丕烈案、史記作新。此涉之而誤也。下文盡作辛。 前與齊湣王 湣鮑本作閔。丕烈案。史記作湣。此涉之而誤也、齊策作閔。 今齊湣王已益弱 已鮑本無。鮑衍閔王字。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今齊湣王已益弱。 而不能去 能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魏王使將軍 使下鮑本有客字。丕烈案。史記有。 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王 召上鮑本有爲字。丕烈案。史記作請爲紹介。 東國有魯連先生 吳補一本先生者。丕烈案。史記有。 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 今本北作此。鮑本作此。丕烈案。此字是也。史記作此。 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 此鮑本作若。改爲此。吳氏補曰。若疑居字譌衍。史作此。無亦可。 彼秦者弃禮義 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 鮑改矣爲耳。吳氏補曰。史作耳。 齊楚則固助之矣 則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 鮑然下補則字。丕烈案、史記無然字。凡古言然與今言然則同。鮑補誤、 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 之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故拘之於牖里之車 車鮑本作庫。丕烈案、史記作庫。 而欲舍之死 舍鮑本作令。丕烈案。史記作令。 維子曰子安取禮 維上鮑本有夷字。丕烈案。史記有。 納于筦鍵 鮑衍于字。吳氏補曰。史衍。疑無。 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 退鮑本在聽下。吳補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 俱據萬乘之國 此六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賭其一戰而勝 今本賭作睹。鮑本作睹。丕烈案。

也今本攻誤伐。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吳氏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丕烈案。此策文與史記不同。策無趙郝。新序出史記。說見上。誠知秦力之不至今本誠下有不字。之下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不字。改不爲所。丕烈案。史記新序作誠知秦力之所不至。啓關通敝今本敝作幣。乃誤涉鮑也。鮑改敝爲幣。吳氏補曰。當作幣。丕烈案新序作幣。史記作弊。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鮑卿下補虞卿二字。吳氏補曰。史此下復有虞卿字。丕烈案。新序有。而不至失六城鮑改而爲亦。丕烈案。史記作終不失。新序作亦不失。我以五城收天下鮑改五爲六。吳氏正曰。此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丕烈案。史記作六城。新序作五縣。考此當策文作城。史記作縣。新序出史記。今本史記城縣錯出。新序後二處。亦作六城。皆有誤。則是弃前貴今本貴作貨。乃誤涉鮑也。鮑改貴爲貨。吳氏補曰。恐作貨。史作功。丕烈案新序作功。以益愈强之秦鮑衍愈字。吳氏補曰。新序同。史作益强。然有愈字亦通。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吳氏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丕烈案。說見上。天下之賀戰者鮑戰下補勝字。吳氏補曰。史有勝字。丕烈案新序有。則必盡在於秦矣盡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平原君之力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也字。公孫龍聞之聞鮑本無。鮑補聞字。吳氏補曰。史有。以親故鮑親下補也字。吳氏正曰。故句。作親戚故也。趙不勝亡一都尉不勝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尉復死復鮑本作係。吳氏補曰。復史同。丕烈案。新序作係。徐廣注史記云。復一作係。而爲媾鮑改媾爲講。丕烈案。史記作媾。新序作構。魏王

以未構中山也（鮑改秦字。改構爲講。吳氏補曰。恐衍。）是我以王因饒中山（鮑改王因爲三國。吳氏補曰。當作三國。字譌。）我分兵而孤樂中山（鮑衍樂字。吳氏補曰。字誤。或衍。）中山必亡（亡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之作亡是。）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辱鮑本作厚。丕烈案。厚字誤。）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者上鮑本有然字。以鮑本無。丕烈案。然者上有。）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以爲公子牟謂穰侯。）臣固且有效於君（固鮑本作故。）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講鮑本作構。改爲講。）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鮑衍人字。丕烈案。史記新序無。）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吳氏補曰。史及新序並作二八。是。上文八字。乃人字之譌。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新序二人。皆二八之譌。）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之字鮑本不重。丕烈案。史記作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新序有兩是字。無兩之字。此當必上脫一之字。）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鮑衍此二十四字。吳氏補曰。此二十四字脫簡。誤在此。史以爲章首者。此策實非邯鄲圍解後事也。丕烈案。史記以此篇列後秦趙戰長平。趙不勝篇之下。首有此二十四字。此下至其勢必無趙矣。樓緩盡爲趙郝列於前。下接趙計未定。至此飾說也。下接王必無與至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先後本不與史記同。或就此間標史記文。而誤入正文。遂致與趙計未定上文複出。吳氏以爲脫簡者非是。當刪此二十四字。其餘次序仍策文之舊。）王曰秦之攻我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 吳氏正曰。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閼與後一歲。單未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 相都平君田單 鮑改都平爲平都。吳氏有正。 馬服曰 曰上鮑有君字。丕烈案。馬服卽馬服君也。後有。 夫吳干之劒 吳氏補曰。荀子注引吳干將。 是薄柱擊石之類也 類鮑本作謂。吳補一本。之謂作之類。 難夫毋脊之厚 鮑改毋爲無。吳氏補曰。無通。丕烈案。吳補亦未是也。下句乃以無爲毋。難字屬此句讀連上者非。 兼有是兩者 兩鮑本作二。 無鈎罕鐔蒙須之便 今本鈎作鈎。鮑本作鈎。罕鮑本作罕。鮑改罕爲竿。吳氏正曰。一本作旱是。下同。旱卽㽣字。鍔同。 君無十餘 吳氏補曰。恐卽上文萬字。丕烈案。吳說未是也。此不當改。 能具數十萬之兵 鮑能上補不字。吳氏有正。 趙使机郝之秦 鮑改机郝爲仇赫。丕烈案。東周策有仇赫之相宋。鮑所據也。此文史記作仇液。索隱曰。戰國策作机郝。蓋一人而記別也。考後策。有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又有令仇郝相宋。卽此机郝者杌之別體。於仇爲同字。郝赫液聲之轉也。 宋突謂机郝曰 吳氏正曰。史作宋公。索隱引策云宋交。 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 也鮑本無。 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

◎公矣 鮑成下補以德樓子事成六字。吳氏補曰。史此下有以德樓子事成六字。恐策有缺文。 以易藺離石祁於趙 今本趙作秦。乃誤涉鮑也。鮑改趙爲秦。 令衛胡易 吳氏補曰。秦紀中更胡傷。丕烈案。易當作易。易傷同字。 則伐秦者趙也 鮑則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則下宜有不字。 齊無而西 今本而作不。乃誤涉鮑也。鮑改而爲不。吳氏補曰。字譌。或上文有誤。 而告之秦

聖之明刑聖鮑本作王。竭意不諱諱鮑本作讓。吳補一本。讓作諱。脩禮無邪吳氏補曰。商君傳作循。

宓戲神農宓戲鮑本作伏羲。丕烈案。史記作慮戲。故禮世不必一其道必鮑本無。吳氏補曰。宜從商君傳作治世。丕烈案。史記作禮也不必一道。

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服下鮑本有謂字。吳氏補曰。史進退之節。衣服之制。無兩謂字。接下文。爲是。

不盡於馬之情於鮑本無。下不達於事之變同。丕烈案。史記無。詩云服難以勇鮑改詩爲諺。

失而累今本而下有不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失爲佚。吳氏有正。而下補不字。吳氏補曰。以下句例之。此恐缺不字。以傳王乎今本乎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乎爲子。吳氏補曰。乎當作子。

隱中不竭竭鮑本作謁。吳氏補曰。不謁一作不竭。中一作忠。即趙造語。乃國未通

於王胡服鮑王下補之字。以事寡人者畢矣鮑以上補所字。具帶今本具作且。吳氏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鵔鸃而朝。此以具作貝。漢書佞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注以貝飾帶。

以傳王子也也鮑本無。以待今日今本今日作令甲。鮑本作令日。

所以昭後而期遠也鮑改昭爲詔。今子以官府之籍今本今誤令。

非子所知知鮑本作智。絕五俓之險俓鮑本作徑。丕烈案。此當是陘之假借耳。至榆中辟

地千里榆鮑本作胡。吳氏補曰。胡中一本榆中。世家。二十年王西略胡地。至榆中。又曰。一本標春秋後語注。戰國策云。武靈王遊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缺。姑記以廣異聞。丕烈案。所標姚氏列遺逸有之。見後附錄。

乎〔乎鮑本無。〕動有明古先世之功〔鮑動下補而字。〕今吾欲繼襄主之業〔主鮑本作王。丕烈案。王誤也。史記作主。〕必被庶人之恐〔吳氏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丕烈案。史記作任驁民之怨。〕則胡服之功〔功鮑本作攻。丕烈案。攻誤也。史記作功。〕胡地中山〔地鮑本作服。鮑改爲地。吳氏補曰。地。史同。〕吾必有之〔吾鮑本作我。丕烈案。史記作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止字。據史文。〕然後德且見也〔且鮑本作可。〕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吳氏補曰。叔字疑衍。丕烈案。吳說非也。史記有。〕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募鮑本作慕。丕烈案。史記作慕。〕萬物財用之所聚也〔用鮑本作貨。丕烈案。史記作用。〕被髮文身〔吳氏補曰。被字。史作翦。〕錯臂左衽〔吳氏補曰。錯或祖字譌。丕烈案。吳說未是。史記作錯。〕今卿之所言者〔今本卿誤鄉。丕烈案。史記作叔。〕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鮑改其爲燕。吳氏補曰。史作燕。又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譌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譌。〕而襄王兼戎取代〔王鮑本作主。丕烈案。主字是也。史記作主。〕敢道世俗之閒〔閒鮑本作聞。吳補一本。聞作閒。與下文同。丕烈案。史記作聞。〕臣敢不聽今〔今鮑本作令。丕烈案。令字是也。史記作令。〕農夫勞而君子養焉〔鮑勞下補力字。吳氏正曰。勞下恐有缺字。〕慮無惡擾〔惡鮑本作變。〕修法無愆〔修鮑本作脩。鮑改脩爲循。吳氏補曰。此下文兩有循法字。爲循無疑。〕子言世俗之閒〔子鮑本作卿。〕反此兩者〔鮑改反爲有。〕先

曰爲鮑本無而世不妬其業妬鮑本作妬改爲妬吳氏補曰譌聖主之制也主鮑本作王趙怒必於其已邑鮑改趙怒爲怒趙吳氏補曰當作怒趙丕烈案此有誤字然而四輪之國也今本輪作輪鮑本作輪吳氏正引姚本作四輪丕烈案作輪者姚別本故微之爲著者強吳氏補曰故下當有缺字以下文推之可見夫齊威宣宣下鮑本有者字國富而用民鮑改用民爲民用後富韓威魏鮑改富爲破吳氏補曰字因下誤疑爲逼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塞鮑本作函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宜復有秦字而齊爲虛戾吳氏補曰後策亦有社稷爲虛戾之語莊子國爲虛厲釋文李云死而無後爲厲恐此戾卽厲也臣以從一不可成也以下鮑本有爲字今臣有患於世臣鮑本作人忘其憎懷忘鮑本作亡是以三國之兵困鮑以下補知字吳氏補曰此下或有缺文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出鮑本作去鮑改爲出吳氏補曰疑出字丕烈案史記作出行於天下山東吳補一本無山東字丕烈案史記作行於山東今宣君鮑改宣爲寡吳氏補曰字譌當作寡有微甲鈍兵鮑改微爲徹吳氏補曰史作徹熒惑諸侯鮑熒上補秦字吳氏補曰史有蘇秦字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爲鮑本作於蕃作藩之臣二字無吳氏補曰一本東藩之臣史同丕烈案史記作爲臣切爲大王計鮑改切爲竊丕烈案史記作竊於是乃以車三百乘三鮑本作二計胡狄之利

鮑本作環中。吳氏正曰。悉以攘即移字譌。當作移於。丕烈案。吳說未是。楊倞荀子注引作攘字。

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　鮑入下補秦字。丕烈案。此讀入句絕。魏策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又曰。楚王不入。皆可爲證。鮑補誤也。

願王之熟計之也急　吳補一本無急字是。

南戍韓梁之西邊　戍鮑本作伐。下有山戎翟三字。西作惡。鮑改翟爲戍。惡爲西。吳補一本作戍。一本作西。

卬而多求地　鮑衍卬字。吳氏補曰。字誤衍。丕烈案。此與上文即多割即卬二字皆有誤。但衍者未是。

趙二

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　獻鮑本作進。無效愚二字。丕烈案。史記作進其愚慮。此策文當是獻其愚下脫慮字。效愚忠三字別爲句。

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吳氏補曰。史作請別白黑所以異。按索隱引策作白言。丕烈案。此曰即白之譌。

趙地方二千里　二鮑本作三。丕烈案。史記作二千餘里。

必入臣韓魏臣於秦　韓魏臣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禍中於趙矣　中上鮑本有必字。丕烈案。史記有。

秦破必矣　秦鮑本無。鮑補秦字。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

今見破於秦　此五字鮑本無。鮑補今字。吳補一本。今見破於秦。丕烈案。史記有今字。無見破於秦四字。

與秦成則高臺　鮑臺下補榭字。吳氏補曰。史作臺榭。

聽竽瑟之音　竽下鮑本有笙琴二字。吳補一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恐猲諸侯　鮑改猲爲喝。吳氏正曰。猲喝通。見齊策。此章史作猲。

六國從親以儐畔秦　今本親誤國。丕烈案。此句儐字。當是因下句而衍。史記無。

六國從親以擯秦　鮑改擯爲儐。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賓。

蘇子爲謂秦王

謂臣爲鐵鈷者。秦言其人自入而出臣。有似於楔也者。無有謂臣爲鐵鈷者乎鮑改謂爲爲。韓欲有宜陽有鮑本作存。涉孟之讎然者何也吳氏補曰。涉孟之讎四字未詳。然者下章亦有此文法。當至也字句。丕烈案。下章在平原君請馮忌見彼下。秦分齊齊亡魏鮑改分爲合。吳氏正曰。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丕烈案。吳說是也。上文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即其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鮑之下補與字。吳氏補曰。之字疑當在無功下。或謂皮相國曰或鮑本無。魏殺呂遼而衛兵吳氏補曰。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亡其北陽北鮑本作比。吳氏正曰。一本比作北。而齊危鮑改齊爲趙。吳氏有正。三晉倍之憂也吳氏正曰。倍疑信字譌衍。不計而構構鮑本作搆。改爲講。而遣之曰今本而誤之。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也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知文也。一本標御覽。發作廢。謹作僅。此天下之所明也吳氏補曰。明下疑有知字。此天下之所明見也今本此誤而。是何楚之知今本楚作秦。乃誤涉鮑也。鮑改楚爲秦。吳氏補曰。當作秦。惟寐亡之鮑改亡爲忘。丕烈案。此以亡爲忘字耳。必入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今本秦下復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改殺爲發。丕烈案。此讀有謀連下。以有爲又字也。鮑補於謀字句。誤甚。割挈馬兔吳補一本作兎。下同。梁不待伐矣鮑衍矣字。秦禍案攘於趙矣攘於

七年城陽君入朝者。今考集解索隱無說。正義亦不以爲韓。鮑所說殊無據。其繆多此類、

告上黨之守靳䵵曰 今本䵵作黈。乃誤涉鮑也。鮑改䵵爲黈。丕烈案、此字有誤。但所改未是。

韓不能有 今本有作支。鮑本作支。

使陽言之太守 吳氏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太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已有此稱矣。

而臣太守 今本太誤失。丕烈案。此吳所數之一。不得改去。

亦其猜焉 鮑改亦其爲其亦。

今有城市之邑七十 吳氏補曰。史作十七。下同。

召平原君 鮑改原爲陽。吳氏補曰。原當作陽。丕烈案。史記作召平陽君豹。白起傳趙孝成王召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者非。

今馮亭令使者 今本今誤令。

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臣聞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今坐而得城 鮑城下補七十二字。吳氏補曰。史此有十七二字。

太守有詔 今本太上有告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告字。丕烈案。史記無此句。策文本如此。不誤。述馮亭所云也。下文使臣勝謂曰。方是告馮亭。鮑補誤甚。

馮亭垂涕而勉曰 鮑改勉爲免。吳氏補曰。此書勉免通。丕烈案。此以勉爲俛字也。吳說未是。

令公孫起王齮 吳氏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齕非齮。秦將有桓齮。此恐訛舛。丕烈案。吳說非也。白起傳曰。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秦始皇紀。王齮麃公等。徐廣注。一作齕。索隱曰。王齮即王齕。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六國表。秦莊襄王三年。王齮擊上黨。徐廣亦注一作齕。是王齮即王齕。其證甚明。與桓齮迥不相涉。吳偶失考也。王震澤本。索隱齕作騎。單本並刪去王齕二字。皆誤。

吾所苦夫鐵鉆然 鮑改鉆爲銛。吳氏有正。丕烈案。吳氏正以爲。蓋字與鉗同者。亦非也。聞諸金壇段先生玉裁。云鉆與櫼同。說文楔也。其說得之矣。下文自入而出夫人者、爲一句。言櫼入而木出也。故云

蒲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缺誤。丕烈案。吾逆聲之轉也。當存舊。史記無之唐曲吾四字。文不同。吳氏補曰。胡駒史作胡犬。

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 今本國作與、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爲與。丕烈案。史記作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 此代馬胡駒不東

昔者五國之王 昔者二字鮑本無。 韓乃西師 鮑改韓爲齊。下並同。吳氏正曰。鮑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反

溫枳高平於魏 鮑改枳爲軹。 反三公什清於趙 吳氏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丕烈案。徐廣注云。一作王公。卽出於此。當各依本文。吳氏專以張守節說爲據。未是也。 夫韓事趙 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爲齊今本兩存。尤誤之甚者也。 宜正爲上交 今本無正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今乃以抵罪取伐 抵鮑本作邸。丕烈案。史記作抵。 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 者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事王者之云云。丕烈案。史記有。 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 鮑收下補齊字。丕烈案。史記作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 韓危社稷以事王 鮑危下補齊字。改韓爲齊。讀上屬。丕烈案。鮑讀誤也。史記作齊抱社稷以厚事王。史記齊卽此文韓。不得上屬。 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 鮑改韓爲齊。丕烈案。吳氏有正。見上。史記作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此策文有誤字。 衛楚正 鮑改衛爲燕。正爲僻。丕烈案。鮑依後公孫衍說文也。 一軍臨熒 熒鮑本作榮。 陽 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 韓鮑本無。鮑補韓字。鮑改陽城。疑當作成陽。丕烈案。鮑以爲秦本紀昭十

言漳河河漳者。以漳入河相連也。此下又有漳河字。 若以人之事 之鮑本無。 壞沮乃復歸土 沮鮑本作阻。丕烈案。阻字誤。 乃我請君塞兩耳 塞上。鮑本有堅字。 明月之珠 今本月誤日。 黃金百鎰 鎰鮑本作溢。改爲鎰。 且以伐齊 吳氏正曰。按策多爲韓言。乃趙將擊韓。而厲爲韓止之者。其開事實皆明爲韓。而首云伐齊爲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爲齊。抑馬遷所改歟。丕烈案。吳說是也。策文本皆作韓。或以史記齊字亂之。 蘇秦爲齊上書 鮑改秦爲厲。吳氏補曰。史作厲。 風雨時至 至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時雨至。 衆人喜之 喜鮑本作善。吳補一本喜之。丕烈案。史記作善。 以秦爲愛趙而憎韓 吳氏補曰。兩憎韓。及以韓爲餌之韓。史並作齊。丕烈案見上。 故微韓以貳之 今本微下有伐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伐字。吳氏補曰。微下有缺文。史作故徵兵於韓以威之。 議秦以謀計 吳氏正曰。一本議以爲秦計謀。 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 今本恃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恃爲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與策文不同。 今燕盡韓之河南 吳氏補曰。史作燕盡齊之北地。 距於扞關至於楡中千五百里 吳氏補曰。史作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楡中者千五百里。 坐羊唐之上 鮑改唐爲腸。丕烈案。因史記有羊腸之西而改耳。此多不同未是也。 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 今本魯作踰。乃誤涉鮑也。鮑改魯爲踰。吳氏補曰。字義未詳。丕烈案。史記作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 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 今本吾作遇。乃誤涉鮑也。鮑改吾爲遇。吳氏正曰。當作逆曲遇。史注中牟曲遇聚。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兵罷趙。可取唐曲逆。唐卽唐縣。曲逆

而不。烈案。此外紀改耳。

臣下不使者何如 今本何如誤如何。

韓魏齊燕 鮑改燕爲楚。吳氏補曰。下文有楚無燕。必有一誤。

負親以謀趙 吳氏正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

復來而今諸侯 吳氏正曰。復來字恐舛誤在上。當云而今諸侯復來。句似順。

孰謀我 今本無孰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孰字。吳氏補曰。孰爲我謀。

而將其頭 吳氏補曰。史漆其頭。

而往乞 吳氏補曰。史作行。丕烈案。史記作行乞於市。與此策文多不同也。

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 吳氏補曰。無字下恐有缺字。

豫讓伏所當過橋下 所當二字。鮑本作以。吳補一本。伏所當過。丕烈案。史記作所當。

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 范鮑本無。鮑補范字。丕烈案。史記有。

嗟乎豫子 鮑衍子字。丕烈案。史記有。

豫子之爲知伯 豫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亦以足矣 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

君前已寬舍臣 今本已誤以。

乃使使者 今本者下誤衍者字。

彼將知矣利之也 矣鮑本作趙。吳氏補曰。疑有舛誤。丕烈案。韓子有此事。云彼將知君利之也。趙字當是。吳氏失考也。

秦韓圍梁 鮑衍韓字。吳氏有正。

蘇秦說李兌曰 鮑改秦爲子。丕烈案。吳氏補曰。字誤。下同。非也。又曰。太史公所謂。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其此類邪。是也。策文本如此。

雒陽乘軒車 吳氏補曰。一本乘軒里。既曰乘軒車。而下又云無罷車駑馬。則此作里字爲是。丕烈案。史記正義引策云。蘇秦洛陽軒里之人也。則張守節所見本是里字。可證一本之善也。

蘇秦 鮑改秦爲某。丕烈案。鮑改誤甚。策文無作某之例。

羸勝負書擔橐 橐鮑本作囊。鮑改羸爲羸。吳氏正曰。說見秦策。

越漳河 鮑改漳河爲河漳。吳氏補曰。凡

鮑本不重。丕烈案。韓子復有。 魏宣子欲勿與 鮑改宣爲桓。吳氏補曰。韓子說苑亦並作宣。恐桓字譌。下同。 請蔡皐狼之地 鮑改蔡爲藺。吳氏補曰。恐名偶同。漢志西河郡有皐狼縣。又有藺縣。或藺字譌。丕烈案。韓子作蔡。 知伯因陰結韓魏 因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 簡主之才臣也 主鮑本作子。吳補一本。作主。丕烈案。韓子作主。 而尹澤循之 尹鮑本作君。吳氏補曰。一本尹澤。大事記謂澤字誤。韓子國語作尹鐸。丕烈案。澤鐸同字耳。 乃使延陵王 今本王作君。乃誤涉鮑也。鮑改王爲君。吳氏正曰。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云云。淩儀王氏謂。鮑失考。 皆以狄蒿苦楚廧之其高至丈餘 今本苦作楛。之下有有楛二字。狄鮑本作荻。丕烈案。韓子作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此苦字當作苦。卽韓子之楛字。韓子有楛二字。依此策文。當衍。今本反依之添入誤也。 君曰足矣 足上鮑本有矢字。丕烈案。韓子作吾箭已足矣。 城力盡 鮑改城爲財。丕烈案。韓子作財。 龐中而少親 龐鮑本作龐。丕烈案。韓子作龐。 與之期曰夜 曰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作日。 旦暮當拔之 之鮑本無。丕烈案。韓子有。 康子之謀臣曰段規 鮑康上補韓字。吳氏補曰。恐缺韓字。丕烈案。韓子有。 曰夜期殺守堤之吏 曰鮑本作日。丕烈案。韓子作至於期日之夜。 知伯軍救水而亂 軍鮑本無。鮑補軍字。丕烈案。韓子有。 廣封疆 廣鮑本作廟。吳補一本廟作廣。是。 發五百 鮑改百爲霸。吳氏補曰。卽伯。古通。丕烈案。此策文多不可通。當闕。 約兩主勢能制臣 今本無兩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兩字。吳氏補曰。恐字有誤。 臣願捐功名 捐鮑本作損。吳補一本。作捐。 之能美 吳氏補曰。外紀之作

（祓誤也。李善引作拂。拂拔同字。）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吳氏補曰。一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引策云。）彼亦各貴其故所親（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兄弟誠立（吳氏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上文。丕烈案。史記無。吳說未是。）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吳氏補曰。後語云江東十二縣之封。）朱英謂春申君曰（吳氏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平原。史觀津人朱英。丕烈案。見後魏策。）勿復言已（已鮑本作也。）臣聞之春秋（吳氏補曰。此二字恐因下文衍。）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鮑後下補王字。）邵公奭（奭鮑本作鄭。）而趙怒深（怒鮑本作怨。吳補一本。趙怒深。）楚君雖欲攻燕（鮑改君爲軍。）今爲馬多力（爲鮑本作謂。丕烈案。楚策作謂。）則豈楚之任也我（鮑改我爲哉。丕烈案。楚策作哉。）敝楚見强魏也（見鮑本作是。）

趙一

城下不沈者三板（鮑改下爲之。吳氏補曰。誤衍。或是之字。）郄疵謂知伯曰（吳氏補曰。郄刺黎切。孫本作郗。說文作絺。）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夫鮑本作矣。吳補一本。作夫。兵鮑本作君。）無憙志（憙鮑本作喜。）夫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鮑改三爲二。吳氏補曰。愚下恐當有必字。丕烈案。吳說未是。）好利而鷙復來請地（吳氏補曰。韓子作鷙愎。）若其與之與之彼狃（與之

勢 鮑勢上補之字。丕烈案。韓詩外傳有。 昔伊尹 尹鮑本無。鮑補尹字。吳氏補曰。缺尹字。丕烈案。外傳有。 此不恭之語也

雖然 吳補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丕烈案。外傳無。韓子有。 而攻莊公請與分國 莊公二字。鮑本復有。丕烈案。韓子作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 未至絞纓射股 今本絞纓誤纓絞。丕烈案。韓子及外傳。皆作絞頸。 不知佩兮 佩鮑本作偑。丕烈案。荀子外傳皆作佩。 褘布與絲 今本絲誤縣。丕烈案。荀子外傳皆作錦。 閭姝子奢 吳氏補曰。荀子作閭娵。丕烈案。外傳作閭娵子都。姝娵奢都皆同字。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吳氏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菀柳之辭。神詩作蹈也。詩作焉。丕烈案。詩曰以下。外傳有之。神作蹈。也作焉。考此必韓氏詩作神作也。與毛氏詩作蹈作焉不同。今外傳有誤字。 臣爲王引弓

虛發而下鳥 王鮑本作君。 鳴悲者 今本鳴悲誤倒。 而驚心未至也 今本至作去。鮑本作去。吳補一本未忘。 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 音引二字。鮑本作者音烈三字。吳補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爲是。者音之譌而衍也。烈引之譌也。丕烈案。烈者裂之誤。當本在瘡字下。云故瘡裂而隕也。各本皆有錯脫。 汗明憱焉曰 鮑改憱爲蹙。吳氏補曰。卽蹴。

今君一時而知臣 時鮑本作旦。 服鹽車 鹽鮑本作檻。改爲鹽。吳氏補曰。字譌。當作鹽。 漉汁灑地 鮑改汁爲汗。吳氏有正。 中阪 中鮑本作外。 遷延負轅 今本轅作棘。鮑本作棘。 不能上 不上鮑本有而字。 若

出金石聲者何也 吳氏補曰。此聲字宜衍。 君獨無意湔拔僕也 今本拔作祓。鮑本作祓。丕烈案。

鮐。一本標膠或作膠。丕烈案。新序作膠絲竿。**蜻蛉其小者也** 六字鮑本無。丕烈案。新序有。**俯噣白粒** 吳補一本。噣作囑。丕烈案。新序作啄。**吕其類爲招** 吳補一本。標後語云。以其頸爲的。的或爲招。丕烈案。類字形近之譌也。李善注詠懷詩。引作以其頸爲的。的招同義。齊策所謂。今夫鵠的。魏策所謂。兵爲招質者也。**俯噣鯵鯉** 鮑改鯵爲鰭。丕烈案。新序作鰋鯉。**方將脩其莕盧** 今本莕作簭。乃誤涉鮑也。鮑改莕爲簭。吳氏正曰。下文磻卽簭。此不當復有。弱弓把中。恐是此字形聲譌。丕烈案。莕當讀爲蒲。左氏所謂董澤之蒲也。新序作脩其防翳。不與此同。**治其繒繳** 今本繒作矰。乃誤涉鮑也。鮑改繒爲矰。吳氏正曰。繒通。見三輔黃圖。丕烈案。新序是繒字。**被礛磻** 鮑改礛爲劉。吳氏有正。丕烈案。新序作揚微波。波磻同字。**蔡聖侯之事因是以** 鮑改聖爲靈。吳氏補曰。聖當作靈。或者古通稱歟。下同。丕烈案。吳說非。見下。新序作蔡侯。詠懷詩注。引作蔡聖侯。因是已。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事也。依此當讀以字句絕。連下者誤。上下句盡同。**方受命乎宣王** 鮑改宣爲靈。吳氏補曰。宣當作靈。丕烈案。吳氏說非。新序作宣。此策文本作聖侯宣王。非春秋蔡靈侯楚靈王事。子發事楚宣。高誘注淮南子有其辭。**輩從鄢陵君** 今本輩作輦。鮑本作輦。吳氏補曰。鄢陵新序作新安。**而戴方府之金** 今本戴作載。鮑本作載。**不知夫穰侯** 不上鮑本有而字。丕烈案。新序無。**與淮北之地也** 也鮑本無。吳氏補曰。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擧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 鮑新字疑衍。**令辛戎告楚曰** 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武王吕鄗** 鮑改鄗爲鎬。吳氏正曰。鎬通。**君籍之吕百里**

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見字。吳氏補曰。此當有見字。丕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讀以十字爲一句。天下關閉不通關閉鮑本作閉關。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也鮑本無。楚王因收昭睢楚鮑本無。橫親之不合也鮑改橫爲從。丕烈案。鮑改誤甚。此橫親指秦韓魏也。必善二人者者下鮑本有二人二字。鮑人下補者字。韓亦不從韓鮑本作王。惠子爲儀者來今本者來作來者。乃誤涉鮑也。鮑改爲來者。儀必德王儀鮑本作今。吳補一本儀。乃奉惠子今本脫乃字。楚得其利得鮑本作將。鮑改爲得。吳氏補曰。當作得。東有越纍鮑改纍爲累。吳氏正曰。此書纍累通。陳軫告楚之魏今本告作去。乃誤涉鮑也。鮑改告爲去。吳氏補曰。恐當作去。寡人聞韓侈鮑改侈爲朋。唐且見春申君曰鮑改且爲睢。而天下爲勇吳氏補曰。爲當作謂。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鮑改能爲作爲能。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吳氏補曰。當云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

楚四　舊患有成今本舊作奮。鮑本作奮。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君鮑本無。丕烈案。韓子無。而交絕於后也於鮑本作立。吳補一本。立作於。然則不買五雙珥吳氏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襄王流揜於城陽鮑改城爲成。方將調鉛膠絲今本鉛作飴。乃誤涉鮑也。鮑改鉛爲飴。吳氏補曰。鉛當作

本無。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鮑改辛爲芈。吳氏補曰。當作芈。昭侯不欲侯鮑本作雎。而令天下今本下下有利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利字。吳氏正曰。謂以相弊令於天下使知。丕烈案。令乃全字之譌。吳說亦未是。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吳氏正曰。一本無害字。是。丕烈案。此因上文割字而誤衍。害割同字。佳翫麗好翫習音者鮑衍上翫字。吳補一本無。勢爲王妻以臨于楚鮑勢下補必字。吳氏補曰。此下疑有缺字。丕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讀以八字爲一句。微要靳尚而刺之刺鮑本作殺。必不敢倍盟鮑盟下補背盟二字。吳氏補曰。宣復有背盟二字。請追而問傅今本追作退。乃誤涉鮑也。鮑改追爲退。吳氏補曰。退字譌。王墳墓今本王作主。鮑本作主。女阿謂蘇子曰吳氏補曰。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二字。又他章錯脫。又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爲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丕烈案。吳說誤。女阿者太子之阿。內則所謂可者。與齊策不相涉。太子復請善於蘇子善鮑本無。

楚三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今本以下有與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與字。吳氏補曰。此下有缺文。賢之事其主也賢下鮑本有臣字。蘇秦之楚三日吳氏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乃得見乎王吳氏正曰。一本標類要引百葉書鈔作宣王。是王令困也令鮑本作今。舍人怒而歸而下鮑本有欲字。子待我爲子見楚王上子字鮑本無。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今本之上有見

不足知之矣 足下鮑本有以字。 有斷脰決腹 今本脰誤頭。下同。 壹瞑 壹鮑本作一。下同。 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 此十二字鮑本無。 亦有不爲爵勸 有鮑本無。鮑補有字。 緇帛之衣以朝 今本帛誤布。 無一月之積 今本月作日。乃誤涉鮑也。鮑改月爲日。 四封不侵 侵鮑本作廉。吳補一本四封不侵。 兩御之閒夫卒交 今本御作軍。乃誤涉鮑也。御鮑本無。鮑補軍字。 嗟乎子乎 下鮑本有注。云一本子作予。 楚國亡之月至矣 月鮑本作日。 社稷其爲庶幾乎 爲鮑本無。 棼冒勃蘇曰 吳氏補曰。棼冒卽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歟。丕烈案。吳說本困學紀聞。是也。申包胥爲蚡冒氏。猶鬭子文之言若敖氏。 臣非異楚使新造盩 吳氏正曰。新造盩似言始構難。今降戾之云。當有譌舛。或在吳字下。 秦王顧令不起 今本不作之。乃誤涉鮑也。鮑改不爲之。吳氏補曰。字誤或衍。 子滿與子虎 吳氏補曰。子滿左傳子蒲。 蒙穀給鬭於宮唐之上 今本給作結。鮑本作結。 多與存國相若 今本國誤田。 餘豈悉無君乎 悉鮑本作患。吳氏補曰。餘當作余。 至今無冒 吳氏正曰。一本無位。 章聞之 鮑改章爲華。吳氏補曰。當作華。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章當是子華之名。上文如華。姚校云孫本作章。是其證。 其臣抉拾 抉鮑本作決。

楚二

秦恐必不求地 吳氏正曰。秦字疑當作齊。是也。 王欲昭雎之乘秦也 也鮑

為固（四塞二字鮑本無。吳補別本。有四塞字。史同。此脫。）韓之上地不通（吳氏補曰。後語作上黨地。丕烈案。史記作上地。）不費馬汗之勞（今本馬汗作汗馬。鮑本作汗馬。丕烈案。史記作汗馬。）則從竟陵已東（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則從境以東。）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上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攻諸侯者（吳氏補曰。史作攻齊趙。）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吳補一本無謀字。丕烈案。史記有。）興師襲秦（此四字鮑本無。吳補諸本。有此四字。丕烈案。史記作興兵襲秦。）必開扃天下之匈（鮑改開為關。吳氏補曰史同。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關義長。丕烈案。史記作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此當是策文作必扃天下之匈。開關字皆所記。史記異文。而誤入者。關扃同義。）出走入齊（走鮑本作奔。丕烈案。史記作走。）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為鮑本作謂。丕烈案。史記作為。）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大王二字。鮑本無。）無昭雎陳軫（雎鮑本作過。）逐昭雎陳軫（雎鮑本作過。）有人謂昭雎曰（雎鮑本作過。丕烈案。三雎字皆作過者為是。下文三君字。皆稱過也。故下文云。是昭雎之言不信也。若謂雎何得云爾。可為明證。作雎者相涉致誤耳。）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爭鮑本無。）周是列縣畜我也（鮑周下補曰字。）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主鮑本作王。）是楚自行不如周（今本行作待。乃誤涉鮑也。鮑改行為待。吳氏補曰。當是待字。）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四字鮑本不重。）

曰吳氏補曰。環史作蜎。丕烈案。索隱曰。戰國策云作蝝也。考此蝝字當是環字誤。小司馬以徐廣云一作環而云然也。環蜎同字。壞作環耳。韓子作干象。不與此同。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吳氏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丕烈案。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大不如事君鮑改如爲知。丕烈案。韓子無此字。史記作爲下句同。且王嘗用滑於越今本滑上有召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召字。吳氏補曰。史作召滑。丕烈案。韓子有邵字。滑卽召滑。不當補。李善注文選過秦論召滑。引韓子史記而不引策。策本無召字。其明證也。賈誼新書作召滑。秦本紀作昭滑。後策作卓滑。趙策作淖滑。召昭卓淖。聲之轉。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胡鮑本作湖。吳氏正曰。察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察作塞。勝。丕烈案。徐廣曰。一作瀨胡。厲瀨同字。胡門形相近也。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曰。史作向壽。丕烈案。韓子云不如相共立。一云公子赫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吳氏補曰。陘見秦策。汾陘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郇陽讀。亦不順。史作陘塞。是。丕烈案。徐廣云。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與大王之賢與鮑本無。吳補一本。與大王。丕烈案。史記有。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鮑改南爲西。丕烈案。史記作西。故爲王至計王至鮑本作大王。丕烈案。史記作大王。則無及已已鮑本作矣。丕烈案。史記作已。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衛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趙代良馬橐他他鮑本作駞。丕烈案。史記作駞。臣竊爲大王不取也臣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不可與深謀與深謀三字。鮑本復有。丕烈案。史記復有。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今本。今誤令。危誤亡。四塞以

以色爲文。是已嬖女不敝席女鮑本作色。而無已深自結於王深鮑本無。旃旗蔽日日鮑本作天。兕虎嘷之聲今本兕誤兒。有狂兕牂車今本牂作䍧。乃誤涉鮑也。鮑改牂爲䍧。依輪而至今本依誤衣。壹發而殪壹鮑本作一。安陵君泣數行行下。鮑本有下字。乃封壇爲安陵君◎吳氏正曰。按說苑作安陵纏。藝文類聚同。壇纏字有譌。丕烈案。說苑在權謀。姚校所云新序作纏卽其誤。新序無此文。壇纏同字。古今人表中下。有安陵繵。師古曰。繵卽纏字。可爲證。故令請其宅令下。鮑本有人字。客因爲之謂昭奚恤曰爲之謂三字。鮑本作謂之。鮑改謂爲請。曰謂而不得謂鮑本作請。非故如何也故鮑本無。三人偶行鮑改三爲二。吳氏補曰。二字恐有誤。楚已弱新城圍之鮑改圍爲圖。蒲反平陽反鮑本作坂。丕烈案。蒲反蒲阪也。見漢書地理志。故楚王何不已新城爲主郡也鮑衍楚字。乃爲具駟馬乘車爲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楚下。鮑本有盡字。鮑衍盡字。吳氏補曰。盡也。字通借。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城鮑本作成。改爲城。吳氏補曰。當作城。從改文。然而不死鮑改然爲幸。王且予之五大夫且予鮑本作曰與。吳補一本作且與。得賞無功也得鮑本作是。改爲得。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此十六字鮑本無。楚王問於范環

王之聽涓也（王鮑本無。補楚字。吳補一本。此有王字。）且夫涓來之辭（之辭鮑本無。吳補一本。此下有之辭二字。）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來鮑本無。）王卽欲以秦攻齊（攻鮑本無。鮑補攻字。吳補一本有攻字。）

楚一　宋請中立齊急宋（吳氏補曰。請字宜在急下。殺脫於此。中立豈待請邪。）子象爲楚謂宋王曰（宋鮑本無。鮑補宋字。）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楚下。鮑本有之字。）五國約目伐齊（齊下。鮑本有秦字。鮑衍齊字。）五國目破齊秦（齊鮑本無。目作已。）其心必懼我（我鮑本無。）乃命大公事之韓（吳氏正曰。一本大作太。）親王之所見也（王鮑本作主。吳氏補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一本主作王。）請悉楚國之衆也（鮑衍也字。）目廧於齊（今本廧作圖。乃誤涉鮑也。鮑本作嗇。改爲圖。吳氏補曰。字譌當作圖。上有圖楚。）

齊之反趙魏之後（上之字。鮑本作人。）江一對曰（今本一作乙。鮑本作乙。）子無敢食我也（吳氏補曰。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噉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丕烈案新序有此文。作食我。未有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王不如無救趙（王鮑本作里。改爲王。）恐楚之攻其後（後下鮑本有也字。）且魏令兵以深割趙（深鮑本無。吳補一本。以深割趙。）目居魏知之（目鮑本作臣。）君無咫尺之地（鮑改地爲功。）王過舉而已（已鮑本作色。鮑改而爲以。吳氏正曰。一本而已。按已以通。色已字類。恐當作而

陽天下莫之能止吳氏正曰。城陽二字因上文衍。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山中鮑本作中山。改爲山中。吳氏補曰。當作山中。王乃曰單今本單下復有單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單字。吳氏正曰。與前連擧不同。田單將攻狄今本狄誤翟。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吳氏補曰。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齊景公田於梧丘。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

云曰尙矣今本云曰作亡日。鮑本作亡日。丕烈案。此曰字當作白。云白者魂魄之省文。尙讀爲儻。即說苑之魂魄喪矣也。作亡日者非。立則丈插丈鮑本作杖。曰可往矣今本可誤何。因以爲辭而攻之而鮑本無。女無謀而嫁者謀鮑本作媒。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鮑衍四字。吳氏正曰。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秦始皇嘗使使者上使字鮑本作遣。鮑改始皇爲昭王。吳氏補曰。字誤。

君王后引椎椎鮑本作錐。老婦已亡矣今本亡作忘。鮑本作忘。丕烈案。趙策有此亡字。即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鮑改與爲聞。丕烈案。此當作以。互易下文。則以爲可可爲謀鮑衍下可字。丕烈案。此當作與。誤作以。互易上文。校者改作與。因形近而又譌爲可。帶甲數百萬鮑改百作十。百萬之衆鮑改百作十。吳氏補曰。通鑑作數。下同。丕烈案。通鑑亦改耳。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今本無夫字。鮑本作矣。齊以淖君之亂秦鮑秦上補事字。丕烈案。鮑所補謬甚。與下文全不合。此有脫。但未詳。是

作聊城。吳補一本以敝聊。丕烈案。史記作敝聊。能以見於天下矣以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無此字。故爲公計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世世稱孤寡孤鮑本無。吳補一本稱孤寡。丕烈案。史記無寡字。而審處一也吳氏補曰。下無歷數之辭。疑一字譌或衍。丕烈案。吳誤讀也。指上所云二者。史記作而審處一焉。可證。束縛桎桔今本桔誤梏鮑本作桔。然而管子而鮑本無。幷三行之過吳補一本云。並晁作棄。丕烈案。史記作棄。曹子以爲遭吳氏正曰。遭字句。史無此句。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吳氏補曰。有天下有字恐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因罷兵到讀而去今本讀作犢。鮑改到讀爲倒羇。吳氏正曰。未詳。或誤字衍文。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到即倒字。又以讀爲犢字耳。不當輒改。齊以破燕以鮑本作已。不早圖圖下。鮑本有之字。亦王之善已今本已誤也。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今本不空。鮑本不空。舉在與上。鮑衍舉字。吳氏補曰。此因與字誤衍在此丕烈案所空疑本有姚氏校語。而刪去者。猶時攫公孫子之腓猶鮑本作由。改爲猶。吳氏補曰。由猶通。一本作猶。內牧百姓牧鮑本收。王賜諸前吳氏補曰。一本王觴賜諸前。愚恐賜乃觴之譌。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尙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十一字。鮑本無。尙作望。齊桓公得管夷吾齊鮑本無。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先鮑本作乎。闔城陽而王吳氏補曰。春秋後語闔作舍。城

王計也（鮑衍曰字。）入於秦矣（鮑入上補已字。）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吳氏補曰。見上。）

齊六

有孤狐咺者（今本咺誤喧。吳氏補曰。孤因狐字誤衍。呂春秋貴直論。狐援云云。古今人表作狐爰。丕烈案。咺援爰皆聲之轉也。）

齊使向子將（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觸子。）向子以輿一乘亡（以鮑本無。）求所以償者（今本償作賞。乃誤涉鮑也。鮑改償爲賞。吳氏補曰。呂春秋作賞。丕烈案。此以償爲賞字耳。不當輒改。）王曰不知淖齒曰（吳氏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君王后太史氏女（氏上鮑本有后字。吳氏正曰。後策正云太史氏。）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爲后（鮑君上補立字。吳氏補曰。位下有缺字。）淖齒亂齊國殺閔王（鮑衍閔字。吳氏正曰。追書之辭。）唯莒即墨不下（不鮑本作未。）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吳氏正曰。自燕攻齊。止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丕烈案。史記無燕攻齊至殺騎劫。有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當是策文本與史記不同。校者以史記文記其異同。遂羼入也。吳所說甚詳。然仍多不可通者。不若衍其羼入。餘均依舊以存策文與史記之異說。）魯連乃書約之矢（今本書上有爲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爲字。丕烈案。史記有。）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史記作却。丕烈案。單本索隱是却字。王震澤本是怯字。）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一本云晁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丕烈案。史記作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栗腹以百萬之衆（百鮑本作十。丕烈案。史記作十。）今公又以弊聊之民（弊聊鮑本

也字。則是路君之道也〔鮑路疑作露。又疑作路寢。吳氏正曰。止是道路之路。丕烈案。此皆非也。路羸也。下作露。秦策用潞字。又用露字。鄭箋詩串夷載路。趙岐注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字同。此君是軍字之誤。下文是虛中之計也二句。文相對。下文又云。軍出費。中哭泣。亦以軍與中相對。可為證。〕莫不止事而奉王〔止鮑本作正。〕尸死扶傷〔尸鮑本作屍。〕鐶弦絕〔弦鮑本作絃。〕官之所私出也〔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宮誤字也。鮑所說全謬。〕身窟穴〔今本窟誤屈。丕烈案。此以窟為掘字。連下中字讀者非。〕吞兼二國〔兼鮑本作幷。〕而滅二子患也〔今本子下有之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之字。〕日者中山〔日鮑本作昔。〕而敵萬乘之國二〔敵鮑本作攻。〕再戰北勝〔北鮑本作比。〕可見於前事〔今本事下有矣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矣字。吳氏補曰。事下或有缺字。〕非咎罪於人也〔吳氏補曰。案呂春秋亦有樞罪於先王之語。〕中者則善〔吳補一云。劉作喜。〕則察相不事〔吳氏補曰。事下當有也字。〕而為利長者〔為鮑本無。〕比之堂上〔吳氏補曰。比當作北。諸本皆作比。不知何故章末字同。〕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今本末之字作乏。鮑本作乏。〕何以知其然〔鮑然下補也字。吳氏補曰。上文例宜有也字。〕何以知其然矣〔今本矣作也。乃誤涉鮑也。鮑改矣為也。吳氏補曰。上文例當作也。〕其強而拔邯鄲〔今本其上有恃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恃字。丕烈案。此亦以而為能字。鮑補謬甚。〕竟為守備〔鮑改竟為競。吳氏補曰。即上文境字也。〕受西河之外〔受上鮑本有而字。〕故曰衞鞅之始與秦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曰　今本秦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此策舊爲蘇秦。實誤。前章代誤爲秦。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一本無章首二字者是矣。丕烈案。吳說甚詳。此最是。今本乃反依鮑改。致爲誤也。

車舍人不休傅衛國　傅今本作傳。鮑本作傳。

燒棘溝　鮑改溝爲蒲。吳氏補曰。史趙世家作蒲。

黃城之墜也　墜鮑本作隊。

棘溝之燒也　今本棘溝誤倒。

兵弱而憎下人也　鮑衍也字。

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　鮑衍秦字。吳氏有正。

則事以衆强　鮑改事爲是。

適罷寡也　鮑改適爲敵。吳氏補曰。敵適通。

兵必立也　吳氏補曰。疑有缺字。

莫如僅靜　鮑改僅爲謹。吳氏補曰。字譌疑謹。下同。

則擯禍朽腐　鮑改擯禍爲稸積。吳氏補曰。改稸積。亦當是積稸。此書多稸字。

幣帛矯蠹而不服矣　而不服矣四字鮑本無。吳氏正曰。別本注矯一作矯。下有而不服矣一句。丕烈案。此以矯爲槁字也。鮑作矯非。

强襲郢而棲越　鮑衍强字。

麒驥之衰也　今本麒作騏。鮑本作騏。

筋骨力勁　骨力鮑本作力骨。

有而案兵而後起　鮑改上而字爲能。吳氏補曰。字或誤衍。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而能同字。策文多以而爲能。如上文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下文而解此環不之屬是也。

則亡天下　今本亡誤霸

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　齊燕鮑本作燕齊。

何也何則形同憂　鮑衍下何字。

誠欲以伯王也爲志　鮑衍

其於二字。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代。丕烈案。史記無此句。吳以意言之耳。當在上。入此者非。孰與伐宋之利也鮑也下補對曰伐宋利五字。丕烈案。史記有王曰伐桀宋利。夫約然與秦爲帝吳氏補曰。史作夫約鈞然。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恐鈞約字譌。無然字。而以約與連下文讀爲是。丕烈案。史記夫約鈞句絕。然下屬。此當有誤。倍約儐秦吳氏補曰。擯儐賓古通用。策多有。後放此。丕烈案。史記作賓。則衞之陽城危吳氏補曰。史作陽地。有陰平陸吳氏正曰。陰即陶。丕烈案。史記作陶。燕楚以形服形鮑本作刑。丕烈案。史記作形。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畢

鮑曰。上補君子二字。歸下補眞字。吳氏正曰。曰者屬旣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不完。以喩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

則終身不辱也 也鮑本無。 先生王斗 吳氏補曰。一本標文樞鏡要作王升。丕烈案。升字當是也。古今人表中上作王升。今高士傳作王斗。亦非。

昔先君桓公所好者 鮑者下補五字。吳氏正曰。一本標文樞鏡要有五字。丕烈案。有者當是也。說苑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可爲證。

天子受籍 鮑改受爲授。吳氏補曰。當作授字通借。 唯恐失抎之 失鮑本作夫。 王斗曰否 吳補否。鮑本無。 是王不好士 鮑改是爲而。 王駟已備矣 鮑王下補之字。 世無東郭俊 吳補一本作逡。前有。 何以有民 以鮑本無。下同。 是助王養其民也 今本也上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 此二士弗業 今本弗誤不。 聞先生高議 今本議誤誼。吳氏補曰。恐是義字。 訾養千鍾 今本鍾誤鐘。

而富過畢也 也鮑本作矣。 管燕 吳氏正曰。新序作燕相。丕烈案。新序當有誤。 田需對曰 吳氏補曰。說苑宗衞相齊罷歸。召田饒等。饒對亦與此合。丕烈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此策文當有誤。 君不肯以所輕與士 今本士誤亡。 蘇秦自燕之齊 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丕烈案。史記作蘇代自燕來入齊。 見於華章南門 華章鮑本作章華。吳補一本作華章。丕烈案。史記作章華東門。 而患之所從生者微 生鮑本作往。吳補一本作生。丕烈案。史記作來。 不如聽之以卒秦 鮑改卒爲爲。吳氏有正。 其於以收天下 鮑衍其字。丕烈案。史記無

君之好士未也。不相涉。鮑誤用下補耳。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鮑門下補子字。吳氏有正。丕烈案。此多脫字。但所補未是。與之同之下之字鮑本無。使文得二人者者鮑本無。豈有騏驎騄耳哉今本驎作麟。騏鮑本作麒。皆衣縞紵衣鮑本無。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怨下鮑本有於字。齊宣王見顔斶吳氏補曰。春秋後語作王蠋。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上作顔歜。其王歜別在後。未知後語何據乃以爲一人也。亦曰王前可乎今本亦上有斶字。鮑本有。秦攻齊令曰曰鮑本無。萬石簴今本簴誤虡。鮑本作虡。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仁義二字鮑本無。來鮑本作爲。吳氏補曰。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今本不上有無字。鮑本有。鮑改服求爲來服。吳氏補曰。求屬下句。而百無不親附今本百下有姓字。鮑本有。安可得而有乎哉乎鮑本作也。以喜其爲名者鮑改以爲而。吳氏補曰。恐當作而。則凶從之從上鮑本有必字。此皆幸樂其名華華鮑本無。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形鮑本作刑。改爲形。吳氏補曰。當作形。古書字通。至聖人明學今本無人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人字。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吳補一本作本歟。無非字。然夫璞不完夫鮑本作大。非不得尊遂也得鮑本無。則再拜而辭去也也鮑本無。鮑衍而字。斶知足矣歸反撲斶上鮑本有曰字。撲鮑本作樸。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諼鮑本作煖。吳氏補曰。卽諼。故諼或作喧。丕烈案。史記作驩。集解云。復作煖。鮑本當出此注也。倚柱彈其劒吳氏補曰。以下文例之。疑當有鋏字。丕烈案。此文三句各不同。吳說未是。比門下之客吳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文倦於事事鮑本作是。吳氏正曰。一本是作事。蓋因音而譌。券徧合起矯命起鮑本作赴。吳補一本赴作起。孟嘗君不說曰諾不鮑本作乃。吳補一本作不。迎君道中中下鮑本有正曰二字。鮑改正爲中。吳補一本。無此二字。僅得免其死耳僅鮑本作今。鮑改今爲僅。今君有一窟君鮑本無。吳氏補曰。史文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爲勝。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鮑改惠爲梁。吳氏補曰。史作秦王。封書謝孟嘗君曰書下鮑本有一字。吳補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丕烈案。封書連文。吳說未是。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今本以作如。乃誤涉鮑也。鮑改以爲如。丕烈案。呂氏春秋作若。而欲媿之以辭媿鮑本作愧。丕烈案。呂氏春秋作醜。媿卽醜字。無鹽醜女。武梁祠堂。畫像作媿女。是其證。鮑本作愧者誤。猶未敢以有難也猶鮑本作由。改爲猶。下猶可乎同。吳氏補曰。由猶通。丕烈案。呂氏春秋作猶。下同。而治可爲管商之師吳氏補曰。而字疑衍。治當屬下句。或而字上有缺文。丕烈案。吳說未是。呂氏春秋作能。而能同字。能致其今本其下有主霸王三字。鮑本有。丕烈案。有者是也。呂氏春秋作。其能致。主霸王。魯仲連謂孟嘗君好士也今本士下有未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未字。鮑本君上有君曰二字。吳補一本。謂孟嘗好士也。一本謂孟嘗君。曰。好士也。丕烈案。此讀以魯仲連謂孟嘗爲一句。孟嘗卽孟嘗君也。上文有君好士也四字。別爲一句。也邪同字。與下

滕、瞀爲瞀、吳氏補曰、姚云恐作瞀。丕烈案、姚校在上田瞀下、乃據高注、吳誤以當此瞀字亦有誤。但所改未是。而內與夫人相愛愛下鮑本有者字。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鮑遊上補遊舍人三字。是人謂衛君曰衛鮑本無。不聽臣若臣不肖也吳氏補曰。若疑者字譌。則不若魚鼈鼈下鮑本有處字。吳氏補曰。或上據字譌、而脫在此。丕烈案、此高注字之誤入正文者。曹沫之奮三尺之劍鮑衍沫下之字。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戍鮑本作戊。丕烈案。吳氏音恤者非。公孫曰諸鮑孫下補戍字。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吳氏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誠說君之義誠鮑本無。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吳氏補曰。後語鳥同翼者聚飛。獸同足者俱亡。譬若挹水於河譬鮑本無。淳于髡謂齊王曰謂鮑本作爲。改爲謂。吳氏補曰。此書爲謂字通用。謝將休士也也鮑本無。魏取伊是是鮑本作氏。丕烈案。是氏同字。伊是卽伊氏。不知者乃改之。故三國欲與秦壤界今本無欲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欲字。吳氏補曰。疑欲字卽故字。而上衍故字。故者舊也。是也。福三國之君鮑改福爲覆。君爲軍。吳氏補曰。愚按福乃偪之譌。偪義長。是也。封衛之東野今本封誤封。兼魏之河南南鮑本作內。故秦趙魏得齊者重鮑秦下補楚字。吳氏補曰。疊舉上文。宜有楚。丕烈案。上文楚字在魏下。

有以字。割地固約者 固鮑本作因。吳補一本固約。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 以上鮑本有之字。有七孺子皆近 皆上鮑本有者字。丕烈案韓子作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蘇秦欲止之 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爲代。吳氏補曰。字誤宜作代下同。後語並作代。丕烈案。風俗通祀典引此文亦作秦。鮑以史記孟嘗君列傳改爲代。未是也。李善注文選。引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在此篇。亦其證。說苑載作客。當是改也。孟嘗曰人事者 曰上鮑本有君字。今者臣來 者鮑本無。丕烈案。風俗通引。作臣之來也。說苑同。有土偶人與桃梗 吳氏正曰。趙案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史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挺子以爲人 今本挺誤梃。吳氏正曰。藝文類聚及晁本作埏。丕烈案。風俗通引作埏。此字當作埏。挻埏同字。形近而譌作挺耳。說苑作持亦誤字。將何如耳 何如鮑本作如何。丕烈案。風俗通引將何如矣。譬若虎口 若鮑本作如。丕烈案。風俗通引作若。而孟嘗令人體貌 而孟嘗鮑本作孟嘗君。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孟嘗君。而親郊迎之 親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有。未嘗不毀孟嘗君也 孟嘗君三字。鮑本作之。董之繁菁 繁鮑本作蘩。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者也 下者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以吾毀之者也。者字恐是長者字下脫衍在此。豈得持言也 鮑改持爲待。吳氏補曰。持者待之譌。得者待之譌衍。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 之鮑本作文。者下有也字。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 鮑衍者字。吳氏補曰。疑當在至字下。勝髕曰 鮑改勝爲

字句。史記云。陳軫適爲秦使齊。是其證。鮑誤。王非置兩令尹也 王鮑本作主。 引酒且飲之 之鮑本無。 公以是爲名居足矣 鮑改居爲亦。吳氏正曰。因下足字衍而譌。 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 今本東作柬。鮑本作東。 秦攻趙長平 今本攻誤破。 蘇秦謂齊王曰 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史作周子。不烈案。此不與策文同。 而齊燕之計過矣 鮑改燕爲楚。吳氏補曰。史作楚。不烈案。鮑改誤甚。索隱引此文云。而楚字皆作燕。可見此文上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下則明日及齊楚矣。三楚字皆本作燕。不知者以史記改之耳。 且趙之於燕齊 鮑改燕齊爲齊楚。吳氏補曰。史作齊楚。不烈案。此同上。 齒之有脣也 齒上鮑本有猶字。不烈案。史記有。 東有趙魏 東下鮑本有北字。 及韓却周割之 鮑改割爲害。之下補後字。吳氏補曰。害割字恐有誤混。 今齊秦伐趙魏 鮑齊下補應字。吳氏補曰。今齊下恐有缺字。 令齊入於秦 吳氏補曰。令恐亦今字。 齊安得救天下乎 救鮑本作於。鮑於上補救字。吳補一本有救字。是下無於字。非。不烈案。吳說未是。此猶魏策云。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也。救天下不誤。

齊三

蘇秦謂薛公曰 今本誤重曰字。鮑本改秦爲子。吳氏補曰。字誤。下並同。 今君留太子者 鮑太上補楚字。 因遣之 之下鮑本有故曰可以請行也七字。 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 敢鮑本無。 今勸太子者 鮑者上補去字。吳補一本。□□本有。 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 可下鮑本

主君稱蘇秦。恐衍主字。史作足下。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可證。後策文。楚魏韓燕皆云今主君。史記韓魏楚同。小司馬曰主君稱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其字不誤甚明。吳失檢耳。

以趙王之敎詔之　敎詔鮑本作詔告。丕烈案。史記作詔詔。此策文當作敎詔。高注可證。

齊王曰　鮑齊上補說字。吳氏補曰。此處當有說字。

指摶關　摶鮑本作博。吳氏補曰。後語注云。今兗州博城縣有古關。是博關。丕烈案。史記作博。

三百於秦也　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里字。

齊二

是天下以燕賜我也　吳氏補曰。下字衍。一本無。

乃許韓使者而遣之　遣鮑本作還。吳氏補曰。一本作遣。是。

三十日而擧燕國　吳氏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擧之者。大事記改三爲五。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改者非。

張儀聞之謂武王曰　聞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作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

今齊王甚憎張儀　鮑衍張字。丕烈案。史記無。

必擧兵而伐之　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齊必擧兵而伐之　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而伐梁。

梁王大恐　吳氏補曰。後語作魏襄王。丕烈案。史記作哀王恐。史記之哀王。世本謂之襄王。後語依世本也。此秦武元年。魏襄九年。

寡人甚憎儀　儀上鮑本有張字。丕烈案。史記無。

故儀願乞不肖身　身上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史記有。

犀首以梁爲齊　爲鮑本作與。

衍非有怨於儀也　也鮑本無。

是必與衍鬻吾國矣　衍鮑本作儀。吳補一本與衍。

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　鮑衍使字。丕烈案讀以使

迴不相涉。鮑所補乃準彼。謬甚矣。

齊地方二千里　吳氏補曰。史三千餘里。

下戶三男子　吳氏補曰。史不下。

固以二十一萬矣　今本以作已。鮑本作已。丕烈案。史記作已。

蹹踘者　踘鮑本作鞠。吳氏補曰。蹹史作蹋。丕烈案。史記作鞠。

車轚擊　鮑改轚爲轂。吳氏正曰。轚者轚之譌。說文轚車轄相擊也。周禮舟車轚互。轂梁傳擊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轂擊。按秦策車轂擊馳。說苑齊人好轂擊。揚雄書辨者轂擊。讀亦通。丕烈案。轚擊不誤。轚者轂之別體字。猶轂字之別體作槃也。轚擊同字。不得疊見。吳云轚者轚之譌。其說非也。秦策讀當以使車轂擊爲一句。馳言相結爲一句。言下有語字者誤本也。姚校云。錢劉本無。是矣。

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吳氏補曰。史作殷。丕烈案。史記作家殷人足志高氣揚。與策文不同。

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　之字以字鮑本無。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史有以字。丕烈案。之史記有。

以亡隨其後是故　故鮑本作後。改爲故。吳氏補曰。史同。丕烈案。後乃因上譌耳。

至闈陽晉之道　鮑改闈爲衞。吳氏補曰。史作衞。

是故恫疑虛猲　鮑改猲爲喝。吳氏補曰。史作喝。索隱云。亦作猲。並呼合反。

高躍　吳氏補曰。史作驕矜。

亦已明矣　已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

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　深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是群臣之計過也　今本計過誤過計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有也字。丕烈案。史記計過也。

今無臣事秦之名　今本無臣作臣無。鮑本作臣無。丕烈案。史記無臣。

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　鮑改固爲故。吳氏正曰。策固故通。丕烈案。史記作臣是故。

寡人不敏　吳補一本注。晁本此下有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丕烈案。史記有此十七字。

今主君　吳氏補曰。

考異。吳氏以爲別本者非是。周策陳臣思同此。韓自以專有齊國專鮑本無。公孫閈謂鄒忌曰吳氏補曰。閈史作閱。丕烈案。索隱云戰國策作公孫閱。使彼罷弊於先弱吳氏補曰。多於字。是也。臣請爲留楚吳補一本。爲下有君字。留下有之楚。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田鮑本無。鄒忌以齊厚事楚鮑以上補必字。吳氏補曰。當有缺字。身體昳麗身體鮑本作而形貌。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公鮑本作君。城北徐公今本徐誤齊。問之客曰客曰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問之客曰。一無客字。能謗議於市朝議鮑本作譏。期年之後期鮑本作朞。丕烈案。此朞字譌耳。頃之閒鮑衍之字。吳氏有正。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誤重辭字。王何不發將發鮑本作廢。吳補。廢一本作發。曷爲擊之爲下鮑本有而字。秦軍大敗軍鮑本作兵。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鮑改拜爲稱。而埋馬棧之下吳氏補曰。後語馬屎之中。吾使者章子將也鮑衍者字。未敎而死吳氏補曰。後語未敎。魯君曰何弔弔下鮑本有乎字。足下豈如令衆令鮑本作全。其見恩德亦其大也德下鮑本有也字。其作甚。也作矣。身退師今本身作乃。鮑本作乃。秦曾不出力吳氏補曰。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丕烈案。刀字是也。此形近之譌。必表裏河鮑河下補山字。丕烈案。此表裏專就河言之。與左氏傳文

隆薛之城　吳氏正曰。按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無吾譌。又因上夫齊字混。丕烈案。吳說非也。夫乃失字。形近之譌。韓子作君失齊。淮南人閒訓亦同。

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　吳氏正曰。也字當在覽下。

王曰說五而厭之　五鮑本作吾。吳氏正曰。王曰說吾有缺誤。

靖郭君善齊貌辨　吳氏補曰。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丕烈案。今在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卷。作昆辨。吳引姚校。而以此十四字。自注於古今人表下。謂其同作昆也。今刻本誤入正文。吳本注中有注。刻時多誤混。讀者每不察。附著於此。

令長子御　御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

威王薨宣王立　鮑改威為宣。宣為閔。吳氏有正。丕烈案。呂氏春秋作威宣。

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　王鮑本不重。曰子作子曰。鮑改曰子。吳氏補曰。當作曰子。丕烈案。王字不重是也。呂氏春秋不重。太平御覽引此亦不重。

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　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頤豕視。注頤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丕烈案。吳氏讀呂氏春秋誤也。高彼注云過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頤豕。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讀豕句絕。視下屬。此文亦當同。信卽倍字譌。太平御覽引此作背。是其證也。

吾獨謂先王何乎　乎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有。

不得已而受　受下鮑本有之字。丕烈案。呂氏春秋無。

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　靖郭君辭四字。鮑本無。丕烈案。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六字。為是。

段干綸曰　吳氏補曰。史作朋。後語作萌。

夫魏氏兼邯鄲　鮑夫上補對曰二字。吳氏補曰。史有對曰二字。是。

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　今本曰作甲。鮑本作甲。吳補一本甲作曰。

田臣思曰　吳氏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卽田忌也。丕烈案。臣當是叵字譌。叵期忌同字也。說在嘉定錢先生大昕史記

亦非也。此掴字乃捆字。形近之譌。讀當以捆纏之以布爲句。狀如振。振乃狀木材所如之物者。其字亦有譌。當闕。 遇司空馬門 鮑改遇爲過。衍空字。吳氏補曰字衍。 趣甚疾 趣鮑本作趨。 出諔門也 今本諔作誃。乃誤涉鮑也。諔鮑本作訃。鮑改訃爲誃。吳氏補曰未詳。是也。 必爲言之曰 言之鮑本作之言。吳補一本言之。 嗟嗞乎司空馬 今本嗞誤茲。 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 鮑改爲爲謂。 趙去司空馬而國亡 國亡鮑本作亡國。吳補一本而國亡。 而安其兵 鮑改安爲案。丕烈案。鮑改誤也。高注卽其證矣。 冠舞以其劒 冠鮑本無。丕烈案。齊策有冠舞其劒。正同。舞者帶字。俗作帶而譌也。 南使荊吳 鮑改吳爲齊。吳氏正曰。無考。當從舊。丕烈案。韓詩外傳云。昔吳楚燕代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是策文本如此。 國之寶 此三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紂聞讒 鮑改聞爲聽。 其鄙人之賈人也 吳氏補曰。鄙下人字疑衍。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卽其證矣。 知其可與立功 鮑功下補也字。 乃可復使姚賈 鮑衍可字。吳補一本無。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徐鮑本作徐。下同。吳氏補曰。徐詞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郐。丕烈案。史記作徐。徐州是也。多誤爲徐者。正義在孟嘗君列傳。 而用申縛申縛者 縛鮑本作縛。 大臣與 與上鮑補弗字。丕烈案。史記作大臣不附。 夫齊削地 齊下鮑本有之字。 楚王曰善 今本脫曰字。 君長有齊陰 有字陰字鮑本無。吳氏正曰。一本君長有齊。丕烈案。韓子作君長有齊。新序作君已有齊。與策文不同。此有者當讀陰爲蔭。 夫齊雖

曰。一本作許。策後作梧。丕烈案。此許梧同字。吳補詳之矣。太后坐王而泣今本王而誤而王。處於扇城吳氏補曰。字書無扇字。丕烈案。史記呂不韋傳正義。引此作聊。故往說之曰子傒今本傒誤傒。引領西望今本西誤四。

趙乃遣之吳氏補曰。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丕烈案。此策文與史記多不同。詳在小司馬索隱也。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此十二字鮑本無。丕烈案。無者是也。策文在首。史記取之而移於此。有者乃依史記添入而誤複耳。文信君叱去曰鮑改君爲侯。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作文信侯叱曰去。夫項槖槖鮑本作橐。丕烈案。橐字是也。史記作橐。趙攻燕鮑趙上補與字。丕烈案。史記無。鮑補誤。與司空馬之趙吳氏補曰。與字疑衍。是也。而悉教以國事今本教誤敵。悉鮑本作惠。秦受地而郄兵郄鮑本作郗。改爲郤。吳氏補曰。此書郤通。則從事可成可鮑本作有。

臣請大王約從請下。鮑本有爲字。願卿之更計之鮑本無。長而守小官官鮑本作吏。未嘗爲兵首首鮑本作百。改爲臣。吳氏補當屬上文。是也。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弗鮑本作勿。改爲不。吳補一本作弗。王使人代使鮑本作令。而捍匕首吳氏補曰。案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捭兩手擊也。希買反。丕烈案。此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李音希買反。捭字是也。作捍者形近之譌耳。狀如振捆纏之以布今本捆作捆。鮑本作稛。吳氏正曰。一本作捆。集韻以捆爲因。今鮑本作稛。而說乃作稛。恐刊本誤。稛乃木名。鮑據捆字以就地。因舉身爲說迂曲。又以爲梱苦本反。門橛也。此字爲近。丕烈案。吳說

無燕趙也 鮑齊楚下補齊楚二字。吳氏補曰。宜從史疊齊楚字。是。新序同。 持齊楚 吳氏補曰。史直搖齊楚。新序同。 莫不令朝行 今本令上有夕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夕字。丕烈案。此當衍不字。莫即暮字也。 朝爲天子 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吳氏正曰。即驅十二諸侯。朝天子者。爲字疑衍。 齊太公聞之 鮑改太公爲宣王。吳氏補曰。此二字有誤。丕烈案。策文本作太公。高注即其證矣。鮑改吳補。皆非其意。 壞地兩分國家大危 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高注可證。無者脫耳。 以與申縳 今本縳作縛。丕烈案。縳即縛字。下同。申縳見齊策。 於是夫積薄而爲厚 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補下字。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夫。天即夫之譌。

秦五

非伯主之業也 主鮑本作王。 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補一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 圍逼晉陽 逼鮑本無。 遂與勾踐禽死於干隧 於干隧三字鮑本無。鮑改與爲爲。吳氏補曰。當作爲。一本死於干遂。 制趙韓之兵 趙韓鮑本作韓趙。 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交鮑本作窺。 以拒秦 秦下鮑本有王字。鮑衍王字。 楚先得齊 齊鮑本作之。 或爲中期 爲鮑本作與。 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 吳氏補曰。當曰中期悍人也。有錯文。丕烈案。中期下屬爲句。吳說未是。

辛戎者 鮑改辛爲芊。吳氏補曰。當作芊。下同。丕烈案。此形近之譌。韓策謂芊戎曰廢公叔。不誤。 樓許約秦魏 許鮑本作梧。吳氏補

將十世。新序同。鬼神狐祥無所食吳氏正曰。史孤傷是。新序作潢洋二字。是王攻楚之日是鮑本作且。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且。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此十一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有。無者脫耳。必攻陽右壤隨陽右壤鮑本作必攻隨陽右壤。吳氏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陽作水。丕烈案。俗本新序亦誤脫一句。吳引與北宋刻本正合。四國必應悉起應王鮑衍上應字。吳氏補曰。史無。丕烈案。新序無。秦楚之構而不離鮑之下補兵字。吳氏補曰。史之下有兵字。丕烈案。新序有。於以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新序。以上無於字。□齊南以泗爲境今本無□。鮑本□作而。丕烈案。史記新序無。而詳事下吏下鮑本作不。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下。不字譌。一舉衆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衆作事。此衆字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云。事戰事也。其字甚明。鮑無此三字者非。而注地於楚吳氏補曰。史作樹怨於楚。新序同。臨以韓鮑改臨以爲以臨。丕烈案。史記新序作以臨。韓必授首授鮑本作受。丕烈案。史記作斂手。新序作拱手。古或借首爲手字。授受二字皆有誤也。若是王以十成鄭今本十下有萬字。成作戍。乃誤涉鮑也。鮑補萬字。改成爲戍。吳氏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同。史作戍是。新序作伐。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同。而魏亦關內候矣今本候誤侯。注地於齊鮑改齊爲秦。吳氏補曰。當作秦。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史記注地於齊。索隱曰。謂以兵裁之也。新序作注入地於齊。皆可證此字之不當作秦。一任兩海今本任作經。鮑改任作注。吳氏補曰。史作經是。丕烈案新序作桎。是燕趙無齊楚

記改作入誤之甚矣。唯予家所有北宋刻本新序未誤。云翔不敢校云鮑本作雲。不上有而字。丕烈案。李善引作雲翔。而史記新序皆同。王申息衆鮑改申作休甲二字。吳氏有正。丕烈案。史記新序休甲。與策文不同。又取蒲衍首垣垣鮑本作恒。改爲垣。丕烈案。史記新序作垣。以臨仁平兵鮑改兵爲丘。吳氏補曰。當從史文作丘。丕烈案。新序作丘。王又割濮磨之北吳氏正曰。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磿與歷通。猶樂毅書磿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丕烈案。磨者磿字之誤。顏氏家訓所謂容成造磿。以磿爲礱磨之磨者也。王之威亦憚矣吳氏補曰。憚史作單是。新序同。丕烈案。此不與策文同。高注可證。王若能持功守威吳氏補曰。守威疑守成。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威。吳說未是。而肥仁義之誡吳氏補曰。誡史作地。新序同。丕烈案。此地作誡。必不知者所改耳。高注甚明。鮑氏亦引高。而反不改爲地以正之何也。材兵甲之强兵甲鮑本作甲兵。鮑改材爲恃。丕烈案。史記作仗兵革。此材者杖之譌。新序無此字。壹毀魏氏之威鮑改壹爲一。吳氏補曰。史作乘新序同。正曰。從乘字義明設利於前鮑改設爲沒。丕烈案。史記新序作沒。既勝齊人於艾陵既勝鮑本作遂攻。丕烈案。史記新序作既勝。而忘毀楚之强魏也吳氏補曰。史作韓魏。新序同。臣爲大王慮而不取吳氏補曰。史取下有也字。丕烈案。新序有。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今本臣誤正。此何也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新序無。而有累世之怨矣韓魏怨下鮑本有焉字。矣作夫。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焉夫。矣或夫字譌也。百世矣吳氏補曰。史作

不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不字。改畱爲著。吳氏補曰疑衍。

而外結交諸侯以圖 諸侯二字鮑本無。 郎可矣 郎鮑本作則。下從成郎楚王同。 天下有其實 鮑有下補有字。吳氏正曰。一本有。 山東之建國 建鮑本作戰。 郎

韓魏從韓魏從 韓魏從。鮑本不重。吳補一本。疊此三字。 北遊於燕趙 鮑衍於字。 齊王入朝 王鮑本無。吳補一本有。 四國必從 今本必作畢。乃誤涉鮑也。鮑改必爲畢。吳氏補曰。疑畢。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古或借必爲畢字。 頃襄

王二十年 云云 臣聞之 以上凡一百十字鮑本無。有說秦王曰四字。吳氏以此補入。而云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爲衍文。丕烈案。吳說非也。策文但當作說秦王曰。物至而反云云。並無闕文。高注秦王云。秦王名正。不以爲黃歇說昭王。與史記不同。新序後語皆本於史。不據此。以爲此段首有闕文者。出於姚氏。其實不得高意。李善注文選辨亡論。引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以爲頓子說秦王。蒙上章爲說。必戰國策舊讀。且策文即實爲黃歇說。亦止當駮高注耳。正文作說秦王曰自足。前後多如此例。

先帝文王莊王 鮑改莊爲武。吳氏補曰。莊當作武。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可證。史記亦是莊字。新序無此以下三句。或以其不合而削之也。 今王三使盛橋 今本無三字。盛作成。鮑本無三字。作成。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作盛橋。此本文云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盛。成盛同字。新序出史記。 成橋以北入燕 鮑改以爲已。吳氏補曰。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爲是。新序同。 杜

大梁之門 杜鮑本作社。丕烈案。鮑本誤。因讀上屬謬甚。 楚燕之兵 吳氏補曰。史作魏之兵。丕烈案。李善引燕作魏。史記新序皆作邢魏之兵。邢當作荆。徐廣曰。平皋有邢丘者。非即策文之楚也。史記上文桃人。人字誤作入。乃連入邢爲讀。新序人作仁。人仁同字。可知劉向時史記不作入也。俗本新序。乃反依今史

曰。已字句。今連作已呡非。呡珉策字通。恐卽韓珉也。欲以齊秦劫魏劫魏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欲以齊秦劫魏。免於國患免鮑本作勉。改爲免。吳氏補曰。策免勉通。王何不召公子池鮑改池爲他。吳氏正曰。池卽他。且當從本文。王召公子池而問焉焉鮑本作之。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鮑三國下補三國二字。吳氏補曰。宜復有三國二字。孰與孟嘗芒卯之賢今本與誤如。左右皆曰甚然此六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韓子有。皆作對。說苑有。作左右皆曰然。無者非也。高注亦可證。中期吳氏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丕烈案。申卽中譌耳。期旗同字。推琴吳氏補曰。史憑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苑伏瑟。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曰。孔子推琴。丕烈案。推或馮字之譌。馮伏聲之轉。與論語莊子義不同也。吳氏所說未是。三之料天下今本三作王。鮑本作王。丕烈案。王字是也。帥韓魏帥上鮑本有又字。丕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而從韓魏。尙賢在晉陽之下也在上鮑本有其字。丕烈案。史記說苑有。韓子作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魏鮑本無。吳補一本以魏地。寡人絕其西絕鮑本作攻。楚怒秦合周㝡爲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今本㝡作最。此二十字。鮑本無。吳氏補有。合作令。㝡作最。爲作謂。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姚本。楚怒秦合。最爲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丕烈案。令字謂字是也。㝡作最者非。吳氏所稱姚本。與影抄梁溪安氏本合。乃姚氏一本耳。楚王使景所甚愛鮑衍使景二字。更不與不如景鯉畱今本無上

驕息 貴富鮑本作富貴。丕烈案。史記作貴富。 何爲不可哉 爲下鮑本有而字。丕烈案。史記無。 盡忠致功 功鮑本作力。丕烈案。史記作功。 以君臣論之 君臣二字。鮑本作聖。丕烈案。史記作君臣。 孰與秦孝公楚悼王 公字王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九合諸侯 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 無適於天下 鮑改適爲敵。吳氏正曰。史作敵適通。是也。 凌齊晉 今本凌作陵。乃誤涉鮑也。鮑改凌爲陵。吳氏正曰。陵通。丕烈案。史記作陵。 不及道理也 及鮑本作近。丕烈案。史記作返。 功已成遂以車裂 鮑成下補矣字。吳氏補曰。史有。 南攻楊越 楊鮑本作揚。丕烈案。史記作楊。 率四方士上下之力 鮑方下補之字。士下補專字。吳氏補曰。史有。恐此有缺。 勾踐終棓而殺之 棓鮑本作桔。丕烈案。史記作負。負棓聲之轉也。 成功而不去 成功鮑本作功成。丕烈案。史記作功成。 或欲分大投 鮑衍分字。丕烈案。史記無。此因下衍耳。 利施三川 利鮑本無。鮑補利字。吳氏補曰。史有此字。 決羊腸之險 決上鮑本有以字。吳氏補曰。一本及史無此字。 棧道千里於蜀漢 鮑於上補通字。吳氏補曰。史於上有通字。 如是不退 是鮑本作時。吳氏補曰。史作是。 秦十餘年 鮑秦上補居字。吳氏補曰。史有居字。 昭王 鮑昭上補事字。吳氏補曰。史昭上有事字。

秦四 秦取楚漢中云云而共攻秦雖 以上六十六字鮑本無。丕烈案。無者脫。 而今三國之辭去 鮑改去爲云。吳氏補曰。當作云。 大臣有功 鮑衍臣字。 已眠 今本眠作珉、乃誤涉鮑也。鮑改眠爲珉。吳氏正

至武安 行鮑本不重。 謂應侯曰 吳氏補曰。史白起傳。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 君禽馬服乎 今本服下有君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作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此文君上有脫。 曰然趙亡 鮑趙上補曰字。丕烈案。史記無。 秦嘗攻韓邢 鮑改此字。當作鄄。丕烈案。史記作邢丘。鮑說未是。 則秦所得不一幾何 今本一作能。乃誤涉鮑也。鮑改一爲能。吳氏正曰。字誤。史作所得民亡幾何。此蓋亡字誤分。 因以爲武安功 吳氏補曰。史無以爲。此因字非。 公之愛子也 之鮑本作子。鮑衍也字。

今子死不憂 死下鮑本有而字。 乃與即爲梁餘子同也 鮑改與即爲即與。吳氏補曰。當作即與。 今傲勢得秦 得下鮑本有爲字。 爲

以告蒙傲 吳氏補曰。傲恐即驁。丕烈案。李善注求自試表。引作驁。傲驁同字。

王將將兵 鮑改爲王爲王爲。吳氏補曰。當作王爲。 某懦子 懦鮑本作孺。 十夫楺椎 今本楺作揉。鮑本作揉。

開罪於楚魏 今本無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楚字。吳氏補曰恐衍。 今遇惑 今本遇作愚。乃誤涉鮑也。鮑改遇爲愚。吳氏補曰。當作愚。

或與罪人同心 今本無或字。乃誤涉鮑也。鮑衍或字。吳氏補曰衍。 子常宣言 常鮑本作嘗。丕烈案。史記作常。 何

君見之晚也 何君鮑本作君何。丕烈案。史記作君何。 與天下終 此四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有作與天地終始。

其卒亦可願矣 鮑改矣爲與。吳氏補曰。矣史作歟。 行義不固毀譽 固鮑本作顧。丕烈案。史記作不避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譽。固或困字誤耳。

必有伯主強國 今本有作欲。乃誤涉鮑也。鮑改有爲欲。丕烈案。史記必有作然爲。 貴富不

爲句。當如吳氏讀。陶字句絕者爲是。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已鮑本作也。丕烈案。史記作也。走涇陽於關外吳氏補曰。史有華陽字。丕烈案。上策文高陵涇陽佐之。史記作高陵華陽涇陽佐之。此文。史記作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也。則已已稱瓢爲器下已字鮑本無。臣聞之也也鮑本無。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今本無聞字。鮑本無。四治政不亂不逆今本四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四爲而。吳氏補曰。字誤宜作而。强徵兵强徵鮑本作徵强。是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鮑衍我字。故十攻而弗能勝也能鮑本無。且削地鮑改削爲割。吳氏補曰。疑卽下文割字。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張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章有舛誤。未詳。丕烈案。無者當是。上文張字。皆有譌。言可得也今本言作盡。鮑本作盡。周人謂鼠未腊者朴今本朴誤樸。下同。周人懷璞今本璞誤樸。鮑改樸爲朴。吳氏補曰。當作朴。丕烈案此當與下出其朴互易作懷朴。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視之鮑本無。吳補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丕烈案。此當與上懷璞互易。作出其璞視之。今平原君吳氏正曰。平原字必有誤。不如鄭賈之智也也鮑本無。以己欲富貴耳欲鮑本作有。吳補一本有作欲。於是唐雎載音樂鮑唐上補使字。予之五十金今本十作千。鮑本作千。丕烈案。千字是也下復載五十金同。其可得與者與鮑本作予。與之昆弟矣吳氏正曰。此下有缺文。丕烈案。此當讀與之上屬。而缺在昆弟矣上。唐雎行行

烈案。史記無臣字。奔育之勇焉而死焉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上四句。亦有。人之所必不免也也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伍子胥櫜載吳氏補曰。後語注韋櫜。至於蔆水蔆水。鮑本作菱夫。終身不復見終身二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莫肯卽秦耳吳氏補曰。卽一作鄕。丕烈案。史記作鄕。此天所以幸先王今本王誤生。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兎也馳鮑本作施。蹇鮑本作鴑。吳氏補曰。馳蹇史同。今反閉鮑下補闕字。吳氏補曰。史閉下有闕字。且昔者中山之地中山鮑本作山中。改爲中山。吳氏補曰。當作中山。丕烈案。史記作中山之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鮑改則爲焉。吳氏補曰。恐當從史作焉。懼必卑辭重弊今本弊作幣。鮑本作幣。王不如收韓此五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寡人欲收韓不聽鮑韓下補韓字。吳氏補曰。史有。擧兵而攻滎陽滎鮑本作榮。丕烈案。史記作滎。一擧而攻滎陽今本滎作榮。鮑本作宜。吳氏補曰。史作滎。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魏韓見必亡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疑衍。丕烈案。史記作夫韓爲是。不聞其穰王今本王上有有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詳。此句當以不聞其王爲是。其者其齊也。下句當云不聞有王。衍其字。王卽秦王也。史記二句皆云其有。各誤衍一字。穰侯涇陽華陽吳氏補曰。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丕烈案。此文史記作穰侯華陽高陵涇陽。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吳氏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此有缺誤。丕烈案。史記文同。小司馬讀弊御於諸侯

言爲奉陽君定封。丕烈案。須卽深字誤。句絕。此亦百世之時也已今本時上有一字。鮑本有無也字。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鮑秦下補秦字。吳氏補曰。秦下宜復有秦字。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今本重韓魏。乃誤涉鮑也。鮑本有魏字。補韓字。衍秦上齊字。吳氏有正。丕烈案。與字本上屬。鮑誤下屬也。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魏鮑本無。吳氏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縣宋衞爲比。一本權縣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五國罷成睪今本睪作罜。鮑本作皐。丕烈案。睪卽皐字也。則久留臣無爲也鮑改爲爲謂。丕烈案。史記作爲。鮑改誤。語曰人主吳氏補曰。史庸主。後無反覆於王前耶王前鮑本作前者。丕烈案。後史記作之。無前字。連上句讀。是何故也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而不闔於王心耶吳氏補曰。闔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闔。丕烈案。闔字是。已其言臣者鮑改已爲亡。吳氏補曰史亡。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吳氏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丕烈案。此史記不與策文同。因謝王稽說吳氏補曰。史無說字。謂范雎曰謂鮑本無。吳補一本謂范雎。丕烈案。考史記謂或謝字誤也。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得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作乃得受命。秦王跪而請曰請鮑本作進。丕烈案。史記作請。載與俱歸者俱下鮑本有南字。吳氏補曰。史無。卽使文王疏呂望今本望誤尙。丕烈案。史記作尙。皆匡君之之事上之字鮑本作臣。丕

秦三

操晉以爲重也 操鮑本作採。吳氏補曰。採字譌義不通。丕烈案。史記是挾字。 率以朝天子 率鮑本無。

時至而弗失 而鮑本無。 報惠王之恥 吳氏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丕烈案。吳說非也。此不誤。便文而不依世次也。

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書鮑本作詩。丕烈案。吳氏云泰誓非也。東晉古文以爲泰誓耳。策文當本作詩。後人誤依古文改作書也。此與范睢稱詩曰。本實繁者披其枝。黃歇稱詩云大武遠宅不涉。趙武靈王稱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及謂秦王稱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同例。詩字皆有譌。遠宅不涉者周書大武遠宅不薄也。高誘注逸詩。當亦有誤。

以非此時也 鮑改以非爲非以。吳氏正曰。或以已字通。屬上句。上下文有此。

齊趙合 鮑改趙爲秦。 而疾僭之 今本僭作攻。乃誤涉鮑也。鮑改僭爲攻。吳氏正曰。字誤。當作從。下文可證。

魏謂魏冉曰 鮑魏上補爲字。 曰辛張陽毋澤 吳氏正曰。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澤。又不云毋澤。當闕。

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 鮑衍此十六字。

此臣之甚患也 之下鮑本有所字。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 鮑衍也字。吳氏補曰。恐衍。

白起者且復將 且鮑本無。 公不若毋多則疾到 吳氏補曰。語不可曉。有缺誤。

若於除宋罪重 鮑改若爲苦。吳氏補曰。此連下有缺誤。丕烈案。除乃陶字誤。句絕。若上當有莫字。鮑所說全謬。趙策云莫若於宋。是其證。

齊怒須殘伐亂宋 吳氏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

各存舊文。丕烈案。甘茂傳與此同作侈。徐廣曰。一作焉。王遂亡臣 今本遂誤逐。 固謂楚王曰 今本固作因。鮑本作因。

公孫衍 吳氏補曰。衍史作奭。下章同。丕烈案。史記無此文。吳以意言之耳。已見上。不當更出也。 而公中以韓 鮑改中爲仲。 是

無伐之日已 吳氏正曰。一本作無茂。是。蓋字譌。 於是出私金 今本私誤利。 明日鼓之宜

陽拔 宜上鮑本有而字。吳補一本。鼓之宜陽拔。 而外與韓侈爲怨 鮑改侈爲朋。 其健者來使

者 吳氏補曰。者字疑衍。丕烈案。據下句。使下無者字也。 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 愛下鮑本有於字。 則置

之槐谷 吳氏補曰。按史谿谷槐谷並作鬼谷。丕烈案。槐鬼者聲之轉也。此必在關內。徐廣注史記以陽城之鬼谷說之自誤。而後語注。因云或作鬼谷。大非。亦未然。

蘇秦僞謂王曰 謂鮑本作爲。吳氏補曰。僞爲二字疑是爲謂。爲一本作謂。鮑改秦爲子。王上補齊字。丕烈案。史記作蘇代謂齊湣王曰。 道

而聞之 吳氏補曰。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丕烈案。韓子在外儲說右上。事與策同。其樗里疾事。以一曰爲別。吳合爲一事者誤。

乃逐之 之鮑本無。鮑補之字。丕烈案。韓子有。 怵於楚 鮑改怵爲訹。吳氏補曰。策訹怵字通。 楚必曰秦鬻魏

不悅 鮑魏下補魏字。吳氏補曰。恐缺一魏字。 臣聞往來之者言曰 鮑改之者爲者之。吳氏補曰。宜作者之。史無之字。

潰癰也 吳氏補曰。史作決潰癰。 齊恐則必不走於秦 必鮑本無。 是晉楚以秦破

齊 破鮑本作伐。 何暇乃私魏醜夫乎 吳補一無乃字。

秦二

亦無先齊王 先鮑本作大。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大字當是。史記無亦字。 唯儀之甚憎者 今本甚上有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所字。丕烈案。史記有。 亦無大齊王 今本大作先。丕烈案。史記四字皆作先。當是。與策文皆作大者不同 也

齊弱則必為王役矣 役鮑本作沒。改為役。 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 因而鮑本無。丕烈案。史記不如因賂之一名都。 固必大傷 鮑改固為國。吳氏補史。曰作國。 臣不知其思 不鮑本作又。 有兩虎諍人而鬬者 者鮑本無。鮑改諍為爭。吳氏補曰。字與爭通。下同。丕烈案。史記作爭。 管莊子將刺之 吳氏補曰。索隱引策作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丕烈案。今史記作辨。索隱又云。或作卞。吳氏所引索隱困學紀聞引同。今王震澤本如此。與單本不同。單本不引戰國策正文。卽作館莊子。此文下管與止之。史記作館豎子止之。當依單本為是。乃史記作館。策文作管也。 人者甘餌也 也鮑本無。 難悖也 也鮑本無。

皆張儀之讎也 儀鮑本作子。下句同。 義渠君者 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有。 而投其石 鮑石下補曰字。 而寡人死不朽乎 今本朽作杇。吳氏補曰。乎史作矣。 請之魏約伐韓 今本伐誤代。 行千里 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千里。丕烈案。史記新序皆無。 天下不以為多張儀 鮑衍為字。丕烈案。史記無。 公孫衍 吳氏補曰。衍史並作奭。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丕烈案。索隱引此正作衍。但此與犀首別一人。卽公孫郝公孫赫也。亦云公孫顯。疑衍字有誤。 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 鮑改侈為朋。吳氏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卽公仲侈。韓又有韓明。韓侈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譌故也。且當

說非也。史記作齊韓之與國也。新序同。讀以齊字逗。當是策文衍周字。

請秦王曰吳氏補曰。請當是謂字。本漢中南邊爲楚利今本本作今。乃誤涉鮑也。鮑改本爲今。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吳氏正讀本字上屬。以爲自有漢。止傷本有殺舛。亦未是。王割漢中以爲和楚以爲和楚鮑本作以楚和。吳補一本。以爲和楚。田莘之爲陳軫莘鮑本作華。吳補一本田莘。楚智橫君之善用兵智鮑本作知。橫下有門字。用兵與陳軫之智鮑衍用兵二字。軫馳楚秦之閒楚秦鮑本作陳楚。丕烈案。史記作秦楚。今楚不加善秦楚鮑本作遂。吳補一本今楚。丕烈案。史記作楚。楚亦何以軫爲忠乎爲鮑本作於。丕烈案。史記作爲。乃必之也今本必作止。鮑本作止。無也字。言子欲何之言鮑本無。請爲子車約今本車約作約車。鮑本作約車。丕烈案。約車是也。子非楚且安之也且鮑本作宜。吳補一本且。則欲其爲我詈人也我鮑本無。而常以國輸楚王鮑國下補情字。改王爲楚。屬下讀。吳氏補曰。國下當有情字。孰視寡人曰鮑改孰爲熟。吳氏有正。非獨儀之言也也鮑本無。楚何以軫爲忠尚見棄尚鮑本作且。鮑忠下補忠字。吳氏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丕烈案。鮑吳皆非。史記陳軫傳所載乃上一篇。與此文不同也。讀此當以楚何以軫爲。作一句。忠尚見棄。別爲一句。高注云欲爲臣是上句之解。當本在下。錯在軫字上。遂不可曉。注末有一乎字。或本在正文爲字下。今本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刻仍皆作注。

氏（吳氏補曰。韓作沃。丕烈案。策文流。高注可證。）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吳氏補曰。韓作敗也須之編隨而伏矣。丕烈案。此類皆當各依本書。）地尊不可得（吳氏正曰。韓尊作曾。）乃復悉卒（卒鮑本無。吳氏補曰。韓此下有士卒字。）乃攻邯鄲（乃鮑本作以。丕烈案。韓子是以字。）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氏補曰。韓作弃甲兵孥戰竦而天下。丕烈案。策文有却。高注可證。）軍乃引退幷於李下（吳氏補曰。韓作至下。丕烈案。策文李。高注可證。）而致與戰（今本致作至。丕烈案。作至即與姚校矛盾也。韓子是至字。）昔者紂爲天子（子鮑本作下。鮑改下爲子。吳氏補曰。韓作子。）帥天下將甲百萬（甲鮑本無。吳補一本將甲。丕烈案。韓子作將帥天下甲兵百萬。）天下莫不傷（吳氏正曰。韓作莫傷。）三年（吳氏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年。）襄主錯龜（吳氏補曰。錯韓作鑽。）以成襄子之功（今本子作主。鮑本作主。丕烈案。韓子作以復襄主之初。）言所以擧（吳氏補曰。韓無此字。丕烈案。策文當本作一擧。脫一字。一擧下文有。）以主爲謀不忠者（爲謀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吳氏補曰。韓以爲爲王謀不忠者。丕烈案。今韓子不重爲。）子不予之（今本子不作不如。鮑本作不如。）弊兵勞衆（兵鮑本作傷。吳補一本。名作兵。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兵。）譬如使豺狼（譬鮑本作避。丕烈案。史記新序皆作譬。）利盡西海（西鮑本作四。吳補一本西海。新序同。丕烈案。史記亦作西。四字誤。）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吳氏正曰。史危矣。新序同。）齊韓周之與國也（吳氏補曰。齊字恐衍。丕烈案。吳

宋吳氏補曰。韓東破是。濟清河濁吳氏補曰。韓作齊之清濟濁河。與下文協。丕烈案。燕策云。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亦見史記蘇秦傳。皆可證也。

長城鉅坊坊鮑本作防。丕烈案。韓子是防字。史記同。取洞庭五都吳氏正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字之譌。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丕烈案吳說未是。此策五都。卽燕策及蘇秦傳之五渚。都渚同字也。五渚說在集解索隱。

荊王亡奔走奔鮑本無。丕烈案。韓子作荊王君臣亡走。東以强齊燕吳氏補曰。韓强作弱是。下同。今荊人收亡國今鮑本作令。丕烈案。韓子是令字。此固已無伯王之道吳氏補曰。韓無作失。下並同。大王以詐破之吳氏補曰。詐韓作詔是。下同。兵至梁郭鮑改郭爲都。吳氏正曰。韓作郭。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今本靈作露。鮑本作露。丕烈案。韓子是露字。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潞病。潞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暴謂日。靈謂雨也。士民潞病於內吳氏補曰。韓作疲。丕烈案。策文作潞。不與韓子同。高注可證。說已見上。其民輕而難用用下鮑本有也字。丕烈案。韓子有。完河閒吳氏正曰。韓作完山東河閒。踰羊腸降代吳氏補曰。韓作踰華絳。丕烈案。策文羊腸。高注可證。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吳氏補曰。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七十。中呼池以北鮑改池爲沱。吳氏正曰。古字通。補曰。韓中山呼池。丕烈案。今韓子是沲字。荊魏不能獨立此六字鮑本無。挾荊吳氏補曰。韓作拔。丕烈案。拔字誤。挾當是狹。後策文省攻伐之心。新序作挾戰功之心。字與此同。以高弱齊燕吳氏補曰。韓作東以弱齊强燕。以流魏

書溢鎰通。桑戶棬樞之士耳今本捲誤棬。廷說諸侯之王今本王誤士。鮑本作主。天下莫之能伉能鮑本無。吳補一本天下莫之能伉。以季子之位尊之鮑本無。蓋可忽乎哉可下鮑本有以字。反覆東山之君鮑改東山爲山東。吳氏補曰。當作山東。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注即其證矣。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今本下之字作亦。鮑本作亦。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誤當作韓非。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第在此。而高注云秦惠王。詳其意。皆不以爲韓非也。言不審亦當死吳氏補曰。韓子審作當。將西南吳氏補曰。韓作面。是下文有。世有三亡吳氏補曰。韓子作二亡。無以逆攻順者一句。丕烈案。今韓子是三字。張軍數千百萬吳氏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于人。皆以言死。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而皆去走不能死吳補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也。罪其百姓不能死也鮑改罪爲非。吳氏補曰。韓正作非。其上不能殺也此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故也。不攻無攻相事也鮑不攻下補耳字。改攻相爲相攻。吳氏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丕烈案。不當作又。形近之譌。策文多用又爲有。蹈煨炭吳氏補曰。韓爐炭。比是也鮑比下補比字。吳氏正曰。韓作皆是。比蓋皆之譌。是貴奮也吳氏補曰。韓貴奮死也。丕烈案。死字策文當無。高注可證。一可以勝十勝鮑本作合。下三字同。吳氏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臣敢言往昔昔者吳氏補曰。臣敢言之往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中破

依之非也。而利溫囿以爲樂 鮑改利爲私。吳氏補曰。按作利字則與上協。丕烈案。吳氏說非。是詳高注姚校。皆當作私。秦策而私商於之地亦其證。歲八十金 歲上鮑本有計字。是上黨每患 今本每作無。鮑本作無。而許之戍也 也鮑本無。故易成之曰 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丕烈案。舊日字多寫爲曰者。因趙以止易也 趙下鮑本有兵字。無也字。吳補一本。因趙以止易也。爲王之國計者 王之國。鮑本作國之。丕烈案。史記作爲王計者。君不如使周最 最鮑本作早。鮑改早爲最。悍請令王進之以地 請鮑本無。吳補一本。悍請令。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 鮑改德爲聽。吳氏有正。以利秦 利鮑本作到。鮑改到爲利。吳補一本。作利。而臣爲不能使矣 爲字鮑本在能字下。且輕秦也 鮑改且爲是。且公之成事也 且鮑本作是。鮑改成事爲事成。吳氏補曰。恐當作事成。丕烈案。是字亦鮑改。不善於公且誅矣 今本公下有者字。乃誤涉鮑也。鮑補者字。

秦一 固大正仇讎也 王下鮑本有之字。迫則杖戟相橦 橦鮑本作撞。嬴縢履蹻 嬴鮑本作羸。吳氏正曰。一本作嬴。是嬴與縲纍字通用。負書擔橐 橐鮑本作囊。吳氏正曰。一本作橐。而目犂黑 鮑改犂爲黧。吳氏補曰。古字黧犂通借。狀有歸色 鮑改歸爲愧。吳氏補曰。當作愧。丕烈案。此不得輙改。高注即其證矣。蘇秦喟歎曰 今本喟下有然字。鮑本有。嫂不以我爲叔 爲鮑本作與。黃金萬溢爲用 鮑改溢爲鎰。吳氏補曰。此

丕烈案、夙是厹、形近之譌。厹仇同字。今秦者者鮑本無。丕烈案。史記無、以蔡厹由戒之戒鮑本作惑。吳補一本戒之。丕烈案。史記作以仇猶蔡觀焉與策文不同。而實囚之也也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史記無。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鮑改中爲仲。吳氏正曰。古仲字省。吾收之以飢收鮑本作攻。吳補一本收之。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鮑改及爲與。吳氏正曰。史作與。及義自通。毋煩改字。因以應爲太后養地今本應作原。鮑本作原。丕烈案。史記作應。考索隱云。案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小司馬依高注爲說。則作原爲是。因史記而譌爲應也。吳氏引姚本云。史同。失考索隱耳。而不已善息已鮑本作以。丕烈案。史記作以。弓撥矢鉤鉤鮑本作拘。改爲鉤。吳氏補曰。拘有鉤音古或通。丕烈案。拘字當是。此亦因史記而譌爲鉤耳。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怒鮑本作怨。鮑改吾爲伍。吳氏補曰。吾字譌。當作伍。丕烈案。鮑改吳補皆非。高注可證。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君鮑本作軍。楚請道於二周之閒二鮑本作兩。蘇秦謂周君曰鮑改秦爲子。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鮑改爲爲謂。吳氏補曰。策爲謂通借。此當作謂。丕烈案。爲謂非通借。乃寫者亂之。後倣此。以嫁之齊也之下鮑本有於字也。鮑本無。王何不出於河南出下鮑本有兵字。丕烈案。史記有。臣能爲君取之今本誤脫君字。不怨且誰怨王今本王作乎。鮑本作乎。周君形不小利事秦今本不下有好字。鮑本有。丕烈案。此小字因下文而衍。讀以秦字句絕。鮑本有好字。乃讀利字爲句。所解全謬。今本

今本旦作雎。下同。乃誤涉鮑也。鮑本作且。改且為雎。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

書曰告昌他 今本無書字。昌作宮。鮑本無書字。改昌為宮。見上。今本乃誤涉鮑也。

或謂照翦曰 今本照作昭。鮑本作昭。下同。丕烈案。昭字是也。

西周甚憎東周 鮑西上補曰字。吳氏正曰。古書多如此。不必補。

嘗欲東周與楚惡 鮑改嘗為常。吳氏補曰。當作常。古通。

以西周之於王也 鮑改西周為惡。吳氏補曰。字有譌。未詳。

而陽豎與焉 吳氏正曰。韓策陽豎此作豎。字有譌。

客謂周君曰正語之 曰鮑本無。吳補一本。客謂周君曰正語之。

小國不足亦以容賊 今本無亦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亦字。吳氏補曰。疑在不字上。一本無。

君之使又不至 今本至誤知。

西周

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 而鮑本無。下以字鮑本作為。吳補一本。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丕烈案。史記作以。無而字。

陰合於秦 於鮑本作為。丕烈案。史記作於。

薛公必破秦 鮑必下補不字。吳氏補曰。史此下有不字。是。

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 鮑改也為而。吳氏補曰。史作而。

以此忠秦 今本忠作惠。鮑本作患。丕烈案。史記作惠。

秦得無破 鮑改破為攻。丕烈案。史記作破。破秦上文有。鮑改。誤甚。

秦攻魏將屖武軍於伊闕 今本屖作犀。鮑本作犀。吳氏補曰。諸本犀作屖。當正。丕烈案。屖即犀別體耳。後策文殺屖武。史記作仆師武。集解引此作犀。師屖者聲之轉也。

秦欲待周之得 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改待為持。吳氏補曰。字有訛。

昔智伯欲伐厹由 吳氏正曰。史樗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春秋厹繇。

吳補一本祝弗。丕烈案。鮑當本不作祝弗。故吳校如此。詳姚校云。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疑亦本不作祝弗也。今無可考。欲取秦秦齊合今本取秦下有也字。乃誤涉鮑也。鮑本秦字不重。鮑補也秦二字。吳氏正曰。注據史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耳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有周齊秦必輕君今本無周字。乃誤涉鮑也。鮑衍周字。吳氏補曰。史作用。以秦魏吳氏正曰。從史以下有和字是。收周最以為後行吳氏正曰。當從史無為字。後作厚。又禁天下之率今本又誤。以吳氏補曰。率史作變。齊無秦天下果吳氏正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欲深取秦也吳氏補曰。深取之深。恐因下文衍。夫齊合則趙恐伐今本夫下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吳氏有正。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鮑改秦為子。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仇赫之相宋吳補赫一本作郝。則賣趙宋於三國趙鮑本無。吳補一本則賣趙宋。而以兵之急則伐齊鮑改之急為急之。吳氏有正。無因事也也鮑本作矣。薛公故主吳氏正曰。故主上恐缺一字。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者鮑本無。且臣為齊奴也臣鮑本作秦。盡君子重寶珠玉今本子作之。鮑本作之。蒻今楚王資之以地今鮑本作令。丕烈案。史記作令。請謂王聽東方之處謂鮑本作為。注云一作謂。丕烈案。史記作為。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鮑衍重周二字。丕烈案。鮑衍非也。此有脫誤。昌他亡西周鮑改昌為宮。下同。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馮旦曰

古字通。

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義鮑本作議。子爲寡人謀今本爲誤曰。不如背秦援宜陽吳氏補曰。恐此句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當作拔。丕烈案。吳說是也。此必背下有脫。但未詳何字。公中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今本中作仲鮑本作仲。西周君曰善遂下水遂下水三字。鮑本無。

主君令許公之楚今本許作葉鮑本作葉。

周最謂石禮曰石鮑本作呂。丕烈案。呂字是也。必無處矣鮑改處爲慮。吳氏正曰。前後章有此字。義當同。丕烈案。後策文有必不處矣。又有請謂王聽東方之處。吳氏指此也。子因令周最居魏鮑衍周字。

周文君免士工師藉鮑衍士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楚策韓求相工陳籍。卽此也。陳乃師字。形近之譌。齊桓公宮中七市鮑改七爲女。吳氏有正。故衆庶成彊今本彊誤疆。增積成山成鮑本作如。問其巷吳氏補曰。韓非子作巷人。恐齊韓之合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丕烈案。此不衍。謂秦恐齊韓之合也。下文云。必先合於秦者必先合齊於秦也。故下文卽云。秦齊合。鮑誤以恐字屬上句讀。所解全謬。吳氏依之亦非。因以因徐爲之東今本下因字作困。鮑本作困。公負令秦吳氏正曰。令字疑合。大原西止鮑改止爲土。丕烈案。此有誤。但所改未是。復國且身危鮑改復爲覆。吳氏補曰。覆通。石行秦吳氏正曰。一本石作右。

謂薛公曰今本公誤君。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今本王下有厚字。鮑本有。吳氏補曰。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丕烈案。有者當是。聽祝弗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 此目錄。蓋右定著三十三篇。鮑本無。丕烈案。此皆劉向所定著。鮑改其次第。因而删去。誤甚。吳氏重校補入是矣。凡以後次第與鮑本不同者。吳氏正詳之。此不載。

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 後下鮑本注云。以思其德一作恩德其上。下及一無下字。列爲侯王 今本誤重侯字。是以傳相放效 傳鮑本作轉。蓋爲戰國 蓋鮑本作盡。不得施謀有設之强 謀設二字鮑本互易。因四塞之固 固鮑本作國。杖於謀詐之弊 謀詐鮑本作詐謀。終於信篤之誠 今本於作無。鮑本作無。丕烈案。無字是也。有恥且格 今本格誤假。雖不可以臨國教化 國鮑本無。

東周

夫秦之爲無道也 爲鮑本作於。得九鼎厚寶也 今本寶作實。鮑本作寶。

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 悅鮑本無。吳補一本大說。少海之上 鮑改少爲沙。吳氏補曰。少當作沙。丕烈案。此不當輒改。非效醯壺醬甀耳 醯壺鮑本作壺醯。甀鮑本作瓿。吳補一本醯壺。昔周之伐殷 伐鮑本作代。

所以備者稱此 以鮑本作已。臣竊爲大王私憂之 竊鮑本作切。子之數來者 者鮑本無。周君謂趙累曰 趙鮑本作周。吳補一本趙累。對曰甘茂 吳氏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說苑亦作戊。

與不期衆少云々ハ物ヲ人ニ與フルハ、多少ニ限ラナイ、受ケル人ノ難儀シテ居ル時ニ與ヘルが善シ、怨ヲ受ケルハ、其ノ事ノ深淺ニ限ラナイ、其ノ人が悲シンデ居ル時ハ、淺イ事デモ深ク怨ム者デアルトノ意。

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亡走也。注。以飲澆飯也。事。謂戎事。死君謂爲君死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高誘曰。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己也。一飡之施。而有二子之報。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遍而有出亡之患也

〔考異〕坊本挈作挐。飡作飡。一本作飧。坊本餌之作臣父。纂士二人作二死士。盧本同。

魏文侯欲殘中山。高誘曰。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并音併。復扶又反。○高誘曰。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考異〕一本以上二章。在樂羊爲魏將章之前。坊本襄作桓。

凡九章

戰國策正解卷十終

滄ハ汁ヲ飯ニカケタル者。

〔考異〕 坊本連前章。子民作得民。通作至。固已作固以。若下無乃字。○**補正**〔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神字句。力言其美。不能及也。鮑改力爲人。非。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 高誘曰。主父。趙武靈王也。疵。趙臣也。 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朝直遙反。下同。○窮閭隘巷。不容高蓋駟馬。故傾之也。 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擧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鮑彪曰。本。謂農業。惰懦。皆不强力也。以賢者不耕戰故。

〔考異〕 坊本疵作疪。車下有者字。○**補正**〔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遇所敬則傾蓋而禮之。與如不我與之與。與猶同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 說始鋭反。○都士大夫。謂諸都邑之士大夫也。閻若璩曰。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不遍。不及子期也。 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

以臣ノ以字衍文。

意移ハ陰姫ヲ得ント欲スルナリ。

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姫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姫也。（權顴通。○徒歌曰謠。以臣之以恐衍。言不能及。謂言之不足盡其美也。准。鼻頭。頞。頞額。權。輔骨。衡。眉上。犀角。首骨。偃月。額骨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卽告也。）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姫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憙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憙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好呼報反。○高誘曰。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

臣聞ノ聞字衍文、或ハ能字ノ誤。
【雕題】臣聞、聞疑當作請。

【雕題】謠俗猶言風俗也、不當用本義。

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言趙王必不怒。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爲于僞反。○關君長曰。自由也。言由謂憙取使者之歡也。爲司馬憙。謂無内難。爲陰簡。謂立爲正后。此記者之言。

〔考異〕坊本自謂作自爲。○補正〔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爲司馬憙〕使當爲便。句絶。鮑本謂作爲。兩通。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陰姬。卽陰簡。江姬亦美人也。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公父也。言陰姬得爲后。則父得封。否則禍及父。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稽遣禮反。○關君長曰。事之成否。不可先言。

司馬憙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聞字疑涉下文而誤衍。或能字訛。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王說之說音悅。下大說不說同。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關君長曰。商較敵勢。爲戰之資。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

自知死至ハ上文中山君ノ言ニ因リ、自カラ相ヲ求ムルノ非ナルヲ知ル、故ニ死ノ至ルヲ知ルト云フナリ。

【雕題】四陰簡並當作陰姫、下章當徵、此蓋因田簡而誤。

下同。○高誘曰。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爲己求相於中山也。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乘繩證反。○闞君長曰。食盡其肉而不饜。不敢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抵當也。鮑彪曰。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憙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闞君長曰。中山君以爲其與趙有陰而知之。因大疑弘也。陸深曰。弘中司憙。而先露言。故憙得反客爲主。以中公孫妙哉。

〔考異〕坊本憙並作喜。下章同。參乘下有公孫二字。何也下有曰字。

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相息亮反。難乃旦反。下同。○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忌也。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卽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使所吏反。下同。屬音燭。○屬耳。私語也。謂憙與趙使者語國之陰事。果令趙請之。君弗與。令力呈反。下同。○憙從簡言。令趙王請陰簡。而中山君不與也。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

無往ハ中山君齊ニ往カザルナリ。

辭云、卽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爲中之爲于僞反。與聞之與音預。○隘塞也。卽謂閉關不通使者。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高誘曰、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己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離力智反。○無往、不往齊也。厚、謂厚德也。

〔考異〕坊本千乘作百乘。位作倍。趾作玉趾二字。佐王下無中山二字。高本聞之下無必字。○補正〔中山千乘之國也〕鮑本作百乘。非。○〔王苟舉趾以見寡人〕鮑趾上補玉字。拘矣。○〔因言告燕趙〕下文因告燕趙。覆此文也。而無言字。言字當爲衍。

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使所吏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己爲司同。相息亮反。

好位ハ大國ノ尊位ヲ云フ。

王事ハ上文ニアル燕趙ト王ヲ稱スルコト。

趙好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好呼報反。○關君長曰。位。蓋尊位。言好齊王貪賂地。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言成中山爲王之事遂定。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說始銳反。下說齊同。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强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夫音扶。難乃旦反。○關君長曰。爲。謂其所爲也。費。謂割地。危。謂强敵。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

令ハ衍文。

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河東。魏地。關君長曰。疑衍令字。大國。趙魏。

〔考異〕　坊本嬰中山下無之字。奪五國以下並作四國。注云。元作五。今從元本。之爲作並爲。○補正〔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把持其議。未肯許。○〔今五國相王也。負海不與焉〕九夷八狄。七戎六狄。謂之四海。海晦也。邊塞之國。向王而背夷。故謂之負海也。此負海謂中山。故下文云。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可以見矣。鮑吳以負海爲齊。謬矣。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使所吏反。下重使使者同。○乘繩證反。下同。○侔等也。　藍諸君患之。　司馬貞曰。戰國策望諸作藍諸。吳師道曰。燕策望諸相中山。恐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　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

【雜題】驅羊、是使其歸往于趙魏之喩也。

負海ハ齊ノ封域ニハ、海ニ接スル處多キヲ以テ、齊ヲ負海ト云フナリ。

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齊見之齊。疑當作登。鮑彪曰。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愚謂。恐謂恐亡其國。附。謂親附趙魏。羊。疑當作中山。蓋二字誤合而爲羊也。下同。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難乃旦反。○爲君難其王。言中山以爲齊難己爲王也。

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五國。五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五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爲利。塞先北反。○關君長曰。同欲者。欲己得之而相憎。同憂者。欲人助之而相親。愚謂。五國。蓋楚魏趙韓燕也。負海。齊也。言五國相與王中山。而齊獨不欲與之爲王。是五國之所欲。皆在王中山。而其所憂。在齊之不與焉。奪五國。謂奪五國之所欲也。致猶來也。塞不通也。謂絕好也。故特也。言齊致中山。五國懼。必先與中山並爲王。而特親厚之。臨猶臨御也。微計。謂密策也。

田嬰不聽。果召中

五王ハ、三王ノ誤。

齊見ハ登見ノ誤。
雖益廢王ハ三國ノ大ヲ以テ中山ヲ伐タバ、中山ハ王ヲ廢スル以上ノ要求ト雖モ、之ニ聽從セントナリ。
驅羊ハ羊字ハ中山ノ誤

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將子匠反。○稱爲忠臣也。 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鮑彪曰。此害於父道。而羊爲之。求爲徇國之法也。關君長曰。此著書者之詞。

〔考異〕 坊本稱之下有曰字。食子閒有其字。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五疑當作三。三王。謂燕趙中山也。下章曰。中山與燕趙爲王。可以見矣。後持。謂始立二王之後。中山執持爭之而爲王也。 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以中山小國。故齊羞並爲王。伐之使不得稱王也。 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大恐之恐丘勇反。下山恐必恐同。索所白反。○鮑彪曰。今所謀者。救亡爾。不求爲王。 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爲于僞反。下爲趙魏爲君同。 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

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也。相息亮反。○高誘曰公期。嗣君子也。

〔考異〕坊本相公下有子字。逐下有之字。○補正〔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期蓋衞君之字。時衞衰甚。故稱其字。若是公子。不當言相。鮑公下補子字。非。

衞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上時掌反。○高誘曰。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愚謂。扶下疑脫下字。謂人扶婦下車。送母。母送婦者。是蓋為交淺言深言也。首尾必有闕文。李元齡曰。此言必有為而喩。今不全得之矣。

〔考異〕高本無時下曰字。坊本要作至。

凡九章

中山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

治無小云々ハ境內治マリ居レバ、小國デモ強ク、亂ナレバ大國デモ弱シトノ意。三百ハ三里ノ誤。

人生云々ハ死セントスル時ノ考ハ、平生ト異ナルヲ以テ、其ノ言用ヒラルベシトノ意。食ハ衍文。

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之讀如與。地指左氏。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喩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治直吏反。○碕哲夫曰。百恐里誤。愚謂。言雖小國無不治。雖大國無不亂。教化喩於民。則地雖小。足以爲治。所謂治無小也。上失政廢刑。下無廉恥。則地雖大。將何以用之。所謂亂無大也。

〔考異〕坊本以百作一百。○補正〔以百金之地。購一胥靡。無乃不可乎〕之與也。禮月令云。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三百之城〕三百。三百雉。城之小者。

衞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且七餘反。下同。說始鋭反。○勿益損。謂使之一如其教。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盡津忍反。好呼報反。○死猶將死也。食字恐衍。高麗猶甚美也。謂好觀美。緤錯挐薄。二臣名。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斷丁亂反。○關君長曰。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蓋臣不敢斥言君之滅亡。泛言子孫。故曰公孫氏。愚按。呂子長利篇。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注。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君曰。善。與

事已云々ハ、己ニ事フル者ニハ、悦デ之チ大切ニスレド、己ガ人ニ事フルコトハ、兎角緩漫ナルハ、人情ナリトノ意。
曰ハ衞客ノ上ニ移スベシ。

〔考異〕坊本無復字。

衞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衞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高誘曰。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爲號。若柳下惠。愚謂。許之以百金。謂使客得見魏王。許與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高誘曰。溫故曰脩。客趨出。至郎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也。郎卽廊。鮑彪曰。佯若不爲衞客。偶思念得之。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夫音扶。○過猶甚也。奚以知之。王問也。衞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是以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衞客。趨音促。○曰字疑當在衞上。

〔考異〕高本專作博。一本郎門作郭門。坊本是以作以是。

衞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衞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高誘曰。嗣君。衞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爲君也。愚謂。胥靡。或云。腐刑。或云。相隨坐輕刑之名。未知孰是。左氏。衞邑也。吳師道曰。衞君贖之者。恥其失政廢刑爾。羣臣諫曰。以

嗣君　凡五章

秦攻衛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除爲衛之爲。餘並于僞反下爲公同。復扶又反。并音併。○高誘曰。蒲衛邑也。賴利也。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援也。西河魏邑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魏得衛而强。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守手又反下同。○戒謂告之以釋攻。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言使衛君厚待胡衍。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騊駼ハ良馬ナリ。

【雕題】野馬艸馬也、謂牧駒未訓錬者。

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衞。○補正（坐御以待中之議）坐御。坐御羣下也。謂曠日持久。

智伯欲伐衞。遺衞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遺唯季反。○高誘曰。野馬騊駼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愚按高注百下疑脫百字。衞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衞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說音悅。○鮑君長曰。大國。指智伯。懽。謂懽心。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小國之禮。言小國事大國之禮。衞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衞。至境而反。曰。衞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反還也。

〔考異〕坊本無白字。一本大國作一國。坊本小國之禮下無也字。○補正〔遺衞君野馬四。白璧一〕鮑本白誤百。下文白璧。此本亦誤百

智伯欲襲衞。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衞。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乘繩證反。○顏。太子名。君子猶君之子也。

〔考異〕高本連前章。

一介ハ一個ト同ジ。
存ハ問ナリ、見舞フコト。
束組ハ組ノ類、緄ナリ。

以告時君也。首尾必有闕文。鮑彪不察焉。移之于此誤矣。

〔考異〕諸本奚爲作曰一字。今從纂及一本。

悼公 凡三章

犀首伐黃過衞。使人謂衞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過音戈。下同。之使之使所吏反。下同。將下之下遐嫁反。造七到反○犀首。蓋三晉之臣。非公孫衍。說見秦策。黃。國名也。闕君長曰。已猶卒。謂伐黃事卒也。衞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高誘曰。組斜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爲一緄也。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夫音扶。惡烏路反。○南文子。衞大夫也。內。謂國內。臨。謂以功處其上。倫。輩類也。議。謂譖短之。坐猶居也。言勝黃不歸。居外制御在內者。是言勝黃速歸。必不來衞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衞。以重其不勝之罪哉。重直用反。○破心。恐懼也。果勝黃

竈君ハカマドナリ、カマドヲ君ト稱シタルヲ以テ、公ガ怒レルナリ。

〔考異〕坊本亟作速。○補正曰威服天下鬼神。據上文射天笞地。天下當作天地。

凡六章

衛

靈公　凡一章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近附近之近。○近。近狎也。癰疽。人姓名也。韓子作雍鉏。孟子與此同。說苑作雍雎。蓋音相近而通用。關君長曰。言專擅君之權勢。以掩蔽其明。使不知左右之人。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爲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昔日猶言夕者。對曰。日幷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幷音併。煬音揚。○煬對火也。淮南子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竈口。關君長曰。後之人無從見。猶言無從見後之人也。以人當竈。以喩蔽君明也。愚按此章元在趙策。蓋策士引靈公事。

目的ニテ、救ヲ承諾シタルマデナリ、實ニ我ヲ救フ意アルニアラズトノ意。

鷏ハ鷞ノ誤。鷞ハ鶻ト同ジ、鷹ノ類。

天下ハ天地ノ誤。無顏之冠ハ日覆ナキ冠。

朝涉之脛ハ朝早ク河ヲ涉ル人ノ脛ヲ斬ルコト、冬ノ寒サノ感ジナキハ通常人ノ脛ト異ナル所アルベシト思ヒテ、斬リテ驗シタルナリ。

得而ハ得ノ下ニ病字ヲ脫ス。

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楚王許而不救。果如臧子之所意。

〔考異〕一本臧下並有孫字。許救下有之字。坊本果下無攻字。

君偃

凡一章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鷏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高誘曰。康王。辟公之子。剔成弟。鷏王鵬也。陬隅也。史太史也。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孫。太史在焉。愚按。字書無鷏字。姚宏曰。新序爵生鶻。按通鑑作鷞。集覽云。鷞字韻書無之。正誤說苑作鶻。字林云鷂屬。恐古字亦作鷞。是疑鷞為鷏。此說似是。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射食亦反。○下當作地。新序作地。淮北楚地。無顏之冠。鮑彪曰。冠不覆額。愚按。韓子。蔣席額緣。白虎通。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也。云云。犯大辟者。布其衣裾。而無顏緣。是額顏同義。蓋冠無顏緣。故不覆額。駭驚擾也。

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新序得下有病字。此恐脫落。不為。謂不脩德也。言宋恃祥而不脩德。故祥反為禍也。

勸ハ歡ノ誤。

御ハ御車夫。

堅我ハ我ヲシテ齊ヲ拒グ決心ヲ堅クセシムル

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令力呈反。○高誘曰。事政事也。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爲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關君長曰。高注母字。疑姊妹之訛。

〔考異〕韓子章首有白圭二字。○補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融云。如當也。案如同也。故引伸可訓當。鮑本無足字。

宋與楚爲兄弟。關君長曰。約結和親也。非婚姻之謂。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宋因楚將救己。賣其重以求和於齊。賣謂衒鬻之也。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爲于僞反。相息亮反。易以豉反。○與許也。言聽其講。○補正〔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與猶許也。

剔成　凡一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索所白反。下同。說音悅下同。○勸當作歡。言與使者歡也。說見趙策。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荊之利也。夫音扶。○解縉曰。堅我。謂堅其拒齊之心。臧子

【雕題】如猶及也。

【雕題】大尹蓋奄人也、故大后擅政則已有寵。

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同。夫音扶。下同。○請趙命。宋之所爲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高誘曰。如當也。梁強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鮑彪曰。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邊城。趙邊境之城也。言不與梁攻邯鄲。而別受邊城而攻之也。徐緩也。留稽留也。關君長曰。待及也。有保有也。蓋言不失邯鄲。不敢斥言之詞。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說音悅。○止於圍邊城矣。言不與梁深入也。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難乃旦反。解音蟹。施始豉反。○關君長曰。名謂助梁救趙之名。加於宋也。實謂二國之交歸於宋也。愚謂此記者之詞。

〔考異〕坊本無足字。曾錢本臣作吏。自此至卷尾。曾本皆然。坊本吏作史。亦下無說字。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長丁丈反。○高誘曰。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愚按。韓子。事下有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九字。無公字。文意尤順。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

文軒ハ美麗ナル車ナリ太夫ノ用フル車ヲ軒ト云フ。

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舍音捨○高誘曰。文軒。文錯之車也。愚謂。褐。毛布。賤者所服。或作裋褐。下文同。童竪所著也。疾猶癖也。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雲夢。澤名。鮒小魚也。長松以下五木。大木也。與此同類。言與竊疾同類也。

〔考異〕吳師道曰。一本三殺王並作殺匡。云人匡並而鄰反。集韻云。唐武后字作匡。如臣。字作恧匡。即人也。坊本短並作裋。柟作楠。樟作章。請作誚。○補正〔舍其文軒〕文畫也。軒大夫之車。○〔惡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爲字句。鮑本惡作臣。宋字句。亦通。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

【雖題】師行三十里一宿、是爲一舍。

戰國策正解卷十

宋

景公 凡四章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般音班。下同。爲于僞反。○公輸。姓。般。名。魯之巧人也。高誘曰、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重直龍反。藉在夜反。○墨子名翟。宋人也。高誘曰。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愚謂。藉借也。言吾自在宋聞子將攻宋。吾欲假借子殺宋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賢遍反。○高誘曰。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愚謂。王唯一身。故曰少。國民衆多。故曰衆。見之王。見翟於楚王也。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

本無誠能之能字。無為之二字。奈何下無荊字。一本善見作召見。坊本其袖下無而字。揕作椹。下無抗字。此臣下有之字。拊作腐。下無也字。夫人下無之字。與忤視作牿視二字。疑其下無有字。返作反。無太子下及字。曾本和下無而字。一本徵作濮。曾本不復作不後。坊本慷慨羽聲。作羽聲忼慷。指作衝。畏慕作怖一字。拒大王作逆軍吏。獻燕下無之字。期頭閒有之字。陛下無下字。纂色變作變色。坊本謂軻下無曰字。高本奉之下無秦王二字。坊本揕下無抗字。高本袖絕作絕袖。坊本操作摻。高本時惶作時怨。曾本作恐。高本環並作還。尺寸之兵。作尺兵二字。坊本陳下有於字。高本無提下荊字。下同。坊本無秦王下之字。高本良久下無已字。〇補正〔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鮑本明不言也。作致光也言。非。〇〔今秦有貪饕之心〕鮑本饕作利。〇〔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鮑本臨作距。非。〇〔其償破秦必矣〕秦數破諸侯。故云償破秦。鮑本無破字。非也。〇〔太子日日造問〕鮑本作太子日造門下。非。〇〔秦王必喜而善見臣〕善猶好也。好意見之。〇〔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鮑本拊作腐。無也字。非。〇〔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鮑本無收字。〇〔乃朝服。設九賓〕賓儐通。客曰介。主人曰儐。九儐迎客之盛禮。唯天子迎上公。列九儐。今秦爲荊軻設此禮。可見喜甚。〇〔不得持尺兵〕鮑本作尺寸之兵。

凡五章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終

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坐才臥反差初佳反。○當坐者。謂罪所當坐者。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林西仲曰。稱荊軻客。以明軻客皆非常人。惜軻爲丹所疑。不得待客與俱也。稱爲燕報讐。不及丹者。明丹用不得高漸離。卽用軻所以不能盡軻之用也。

〔考異〕　一本六國下無兵字。高本批作排。坊本容作客。高本是謂作是以。爲之謀也。作爲謀二字。坊本其勇沈作而盧沈。道太子下無曰字。高本傳交間有願字。坊本得交下無於字。卽起作則起。高本至門下無戒字。坊本者國下無之字。下同。田光俛作田先俛。之行作爲行。高本爲行下無而字。致光之言作明不言也。坊本無言作不言。高本以死作已死。此天下無之字。哀燕下無而字。坊本饗作利。王翦下無將字。臨作距。趙不下無能字。不敢作莫敢。彼悉作使悉。諸本脫作則。今從一本。盧本彼大作使大。坊本償下無破字。上願下無而字。高本大事下無也字。坊本日日造問作日造門下。高本無具字。盧本久之荊卿作荊軻。坊本趙王下有遷字。夫今作夫一字。曾錢本金作懸金。坊

兵ハ兵器。
郞中ハ左右ニ在ル官。

負劍ハ劍ヲ背ニ負ヒテ肩上ヨリ拔キテ斬リシナリ。

箕倨ハ腰ヲ地ニ著ケ、兩足ヲ開キテ居ルヲ云フ。
【雕題】欲以、史記以字在ニ欲上ニ。

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見賢遍反。操七刀反。○室鞘也。秦王欲拔劍。而劍長。急遽把持其鞘。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郞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卒猝同。下卒惶同。夏戸雅反。下同。且七餘反。下同。提都禮反。下同。○提擲也。擲軻使不得前。秦王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斷音短。中丁仲反。下同。被皮寄反。創音瘡。○負劍。林西仲曰。推在背後。俯而拔之。易於施力也。鮑君長曰。方提囊。軻不得前。而王能負劍。愚謂。廢猶仆也。齊策犬廢於後。箕踞。坐形如箕也。約契。復侵地之約契也。林西仲曰。既不得劫。又不能刺。其自笑自罵之辭。至此方恨生劫非策。乃易視秦王所致。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

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願擧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遺唯季反。朝直遙反。○劉伯莊曰。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吳師道曰。按前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卽秦儀也。

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奉芳勇反。○慴懼也。○林西仲曰。假借。謂不使迫近威嚴。致其驚懼失儀也。時匕首在地圖匣中。武陽所執。軻恐秦王竟喚武陽。無所施其刼刺。故爲此語。欲代武陽持圖上殿。

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

祖ハ道路平安ヲ神ニ禱ルコト、祭名ナリ。

變徵ハ聲ノ名、五音ハ宮商角徵羽ナルガ、徵ト羽ニ變聲アルヲ以テ七音トナルナリ。

如竟成豎子之名、不必幼童子也。

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爲子僞反。下嘉爲前爲爲燕同。復扶又反。下同。豎殊遇反。義同豎。○關君長曰。往而不返者。言武陽敗事。必死而不反。客久不來。故云辭去決矣。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林西仲曰。太子使人著喪服送之。以堅其意。

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和戶臥反。徵張里反。上時掌反下得上同。○祖。行祭也。地形訓曰。變徵爲商。蓋其聲悲。蕭蕭。風聲。慷慨。壯士不得志也。羽聲蓋壯。林西仲曰。既云取道。則在道上。且行且擊且歌也。故再加又前二字。士指送行賓客。及道路中有心人。以世無知己故悲。復念己有以自見故壯。不顧徑去。不與送行者作別。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

偏袒ハ片ハダヌギノコト。拊心ハ手ヲ以テ胸ヲ叩クコト。

注、豎子云々十七字、次節ニ入ルベシ。

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林西仲曰。揕。擬擊也。連切刺。都在內。抗抵也。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林西仲曰。偏袒。露其頸。扼腕。按其掌。爲自刎之狀。闕君長曰。皆奮厲之貌。切齒拊心。不忍奮怒之意。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荊軻。盛音成。淬焠通。取內反。○司馬貞曰。徐姓。夫人名。男子也。愚謂。淬燒劒而入水也。林西仲曰。血出僅如一絲。言極少也。爲裝。治行裝。謂將匕首入督亢圖內。以匣貯之也。預求。言係平日所求者。此時纔入裝。非臨時方求而得也。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令力呈反。○陳子龍曰。詳語意。以武陽十三時曾殺人。未必爾時方十三歲也。豎子之稱。

深ハ深酷ノ義。

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騎奇寄反。恐丘勇反。下同。○略取也。言丹必死亡。故不得長侍。

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說音悅。○信。謂贄也。親。親近也。督亢。燕膏腴之地。欲獻之。故畫圖。

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林西仲曰。別圖所以窺秦者。

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樊將軍名。

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

【雕題】委命謂託使命也、故軻答以不足任使也。

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擧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擧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不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彼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荊卿留意焉。盡津忍反。下除已盡・儘皆同。將子匠反。下秦將同。數十之數色主反。數困之數色角反。從子容反。使所吏反。下使以使者畢使同。刺七亦反。閒古莧反。○窺以重利。謂窺見秦王。誘以重利。得所願。言可親近以逞所欲爲償。取償也。陳子龍曰。欲少緩須臾之亡。後得合從。此其大指。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林西仲曰。玩久之然後四字。知荊軻初以太子丹未必爲眞知己。不得不讓。再念田光良友。不可徒死。又不得不諾。於是尊荊

下ハ衍文。

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過音戈。下同。○僂行。謂光老不能正行也。不逮。不及壯盛之時也。不自外。謂所託事重。故不自疎外太子也。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長丁丈反。下長者同。○爲行之行下孟反。○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謂之俠。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史記無下字。此恐衍。林西仲曰。言本心不意田光之死。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關君長曰。孤。謂孤立無援。若爲丹自稱。未允。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

乏ハ空ノ意。

時也。願太傅更慮之。卒子律反。下同。○徐孚遠曰。太子事欲速就。故不能他圖。而定計於刺客也。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沈。可與之謀也。沈亦深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造七到反。下同。爲道之道音導。○却行。不敢背之也。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先之之先西薦反。○使。任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於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

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反。○定。謂安處也。皆恐見滅。故不能安處。見陵。謂丹質於秦。秦遇之不善。批擊也。韓子曰。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太子曰。然則何由。林西仲曰。何由得免秦禍。太傅曰。請入圖之。鮑彪曰。請太子入息。己乃圖之。關君長曰。未得其計。因爲是言。居之有閒。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夫音扶。下除夫人餘皆同。單音禪。○積怨。謂怨丹亡歸也。寒心。恐懼也。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委置也。振救也。滅口。謂秦無以樊將軍爲辭。單于。匈奴號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關君長曰。心昏不知其可。恐禍至必速。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强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

賀千金ハ千金ヲ以テ賀スルコト。

【雖題】北下曲陽、疑當作北鄰。蓋正文脫落、而注文入焉。

反勝ハ復勝ト同ジ。

【雖題】反勝秦、反疑衍文。

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

過音戈。除使人之使、餘並所吏反。下使者同。爲秦之爲于僞反。下爲王同。○爲秦、言爲趙有秦也。

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幷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

夫音扶。○有、保有之有。

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幷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竊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

復扶又反。○鮑彪曰、反猶報也。言數爲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幷燕、謂兼有之。患謂受、謂趙受秦之制令也。

〔考異〕

坊本郄作隙。妨作防。受下有命字。○

補正 無於趙之伐燕也。鮑本妨誤防。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

質音致。○林西仲曰、恐以己亡歸爲兵名。

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

慝心ハ愿心ノ誤。
【雕題】慝陰藏也、是不言不語之義矣、不必偏於善惡。

累疑作絕。愚謂。簡略也。輟、止也。遠者。謂疏遠之臣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復扶又反。○言王有罪故開怨之。惟思也。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意抑古通用。詳見秦策。慝疑當作愿。字之誤也。新序作快。義通。而汝也。揣謂揣度成也。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卒子律反。

〔考異〕坊本攻代作攻伐。心所作孰一字。注云。元作恐。愚謂。恐亦惡訛。一本受位作受任。蓋作盡。新序同。坊本損乎下無願字。高本無簡棄之簡字。坊本無閒樂之樂字。○補正敢端其願。端剬之假借。剬剸通。剸古專字。鮑訓專。是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通章以人未知其過。而樂閒明之立言。且以下文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遍天下推之。二不字當衍文。○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合集也。好美。惡醜也。○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鮑本脫願字。○論不脩心。脩縮也。當暢言之。不宜遺心所欲言。○棄大功者輟也。鮑本棄上有簡字。○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而汝也。下同。○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乘閒弟。後亦入趙。故下文云。二人卒留趙。鮑本脫下樂字。

秦幷趙。北向迎燕。幷音倂。下同。○幷猶合也。趙恃合於秦。以兵北向迎燕師。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燕之所

脩ハ循ノ誤。

累ハ絕ノ誤。

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好呼報反。語魚據反。見賢遍反。難乃旦反。○關君長曰。新序作寡人雖惡名。此當添寡人字。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關君長曰。美。蓋謂受位以成尊之屬。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惡音烏○猶猶均也。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言開微出明怨。異於柳下惠也。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關君長曰。脩疑作循。謂循心所欲也。累物猶害人。而累之

莫不知ノ莫字衍。

心ハ惡ノ誤。

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輕遣政反。下不輕同。○關君長曰。莫不知。新序作弗聞。與下文國人未知。文意相似。此恐衍不字。微密也。不敢斥言出奔。以爲婉詞。是所以天下莫不聞也。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盡津忍反。下同。要一遙反。行下孟反。下同。○關君長曰。心所新序作惡所。蓋心是惡字殘剩。當作惡。謂於何也。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施始豉反。任音壬。下同。爲于僞反。○故恃也。失。過誤也。言世雖薄我。而我特厚施之。人雖有過失。而特順用之。任負也。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

四達ハ道路四通スルコト、中央ノ國ト同ジ。

端ハ謁ノ誤。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獻酒以百金爲壽也。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樂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爲昌國君。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令力呈反○乘。毅之族。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書下疑脱讓字。昌國君樂毅章可以見矣。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使者之使所吏反。○端新序作謁。此恐誤。謁告也。願謂欲復用之也。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

〔考異〕坊本無欺字。高本收七十下無餘字。坊本承燕作乘燕。忘作亡。代將軍下無者字。史記先王之敎作王命。謂召回之命。似是。坊本當下無之字。餘敎下無也字。攻之作伐之。高本徑作勁。坊本魏宋作趙宋。錢本至國作至齊。新序同。坊本歷作曆。纂作磨。史記同。坊本愜作順。下有于字。盧本纂作慊。史記同。坊本不悔作弗悔。諸本去下無國字。今從一本。○補正「齊田單欺詐騎劫」鮑本無欺字。○「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鮑本忘作亡。通。○「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徑捷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鮑本魏作趙。四國。除燕言之。作趙非也。○「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燕破齊軍於濟北。故云有之於濟上也。○「先王以爲愜其志」鮑本愜作順于。非。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呑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質音致。夫音扶。說始鋭反。要一遙反。恐丘勇反。○反。言反覆視之也。

〔考異〕諸本反作及。今從一本。

王喜　凡三章

【雕題】順庶孽、史記順作愼。

故ハ衍文。

親ハ信ノ誤。

乘繩證反。施以豉反。萌氓通。○蚤知。先見也。八百歲。通太公數之。順庶孽者。謂不亂嫡庶之分也。萌隸。謂至賤者。

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差初佳反。量音亮。○是猶察也。左傳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史記無江下故字。此恐衍。鴟夷。榼名。謂馬革爲其形。以盛子胥尸。而浮江流也。不改。謂至死不肯改行他適也。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離罹通。非誹通。墮許規反。恐丘勇反。○林西仲曰。免身於罪。而能立功於齊。以光先王之舊烈。不必去燕入趙。是其本意。受反間蜚語。欲召回加誅。以壞先王知人之名。故恐懼而奔趙。去燕。正當不可測之重罪。又幸燕之斂。使趙伐之以爲利。非義甚矣。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國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數色角反。○林西仲曰。此明己不輔趙伐燕。以存厚道。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親疑當作信。音之誤也。疏遠。毅自謂也。

【雖題】軍屯濟上、而是地已入掌握、是時昭王在濟上。

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濟子禮反。○有猶得也。言河北之地。隨昭王發舉。而起兵助燕。至於濟上。而毅得之也。濟上之軍。謂諸侯之兵軍於濟上者。河北之兵。亦在其中矣。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伯音霸。○國。國都也。大呂。齊鐘名。呂子齊之衰也。作爲大呂。元英歷室。燕二宮名。故鼎。齊所得燕鼎。寧臺。燕臺名。薊丘。燕都。竹田曰篁。言薊丘生植之物。移植於齊之汶篁。徐廣曰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是也。先王以爲慊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頓猶墜也。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封之。謂封爲昌國君。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

餘令云々、餘令ハ羣臣ニ告グル遺言、詔後嗣之遺義ハ嗣王ニ告グル遺言。

假節ハ魏ノ符節ヲ假リテ燕ニ入リシヲ云フ。

亞卿ノ亞ハ次ナリ、次卿ハ外國人ナルヲ以テ本國ノ卿ノ次位ニ置キシナリ。

擧天下ハ天下ト共ニノ意。

宋ハ衍文。

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擧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擧。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當丁浪反。處呂呂反。行下孟反。下同。錯七路反。○高世。謂高出一世也。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假節以之燕也。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擧天下而圖之。擧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積子賜反。下同。夫音扶。下皆同。○擧。史記作與。此恐誤。徑。捷也。鮑彪曰。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愚按。新序。無魏宋之宋。此恐衍。四國。趙楚魏與燕也。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符節。使者所執以爲信者。周禮地官門關用符節。顧反也。反復也。隨。隨諸侯之兵也。林西仲曰。毅幷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伐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

棄羣臣ハ薨去ノコト。

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卒子律反。敗必邁反。暴步木反。○以與之以猶謂也。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質鑕通。○抵當也。言不能奉承昭王命伐齊之命。而速下三城。以順惠王之心。恐當死罪。以傷昭王知人之明。而又害惠王愛護先王功臣之義。不欲斥言惠王。故曰左右。下文侍御亦爾。不敢爲辭說。言不敢自爲理罪也。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南使同。數色主反。○言對使者。恐二者不明。故對以書也。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

戰國策正解卷九下

燕下

惠王　凡二章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閒。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爲將自爲敢爲同。盡津忍反。下同。屬音燭。未下之下遐嫁反。閒古莧反。將子匠反。○五國。趙楚韓魏燕也。三城。聊莒卽墨也。齊田單欺詐騎劫。爲燕之爲于僞反。下爲燕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擧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

戰國策正解卷九上終

凡二十七章

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大說之說音悅。使所吏反。○使者。卽楚將軍。封之封將軍也。

〔考異〕坊本道作遺者二字。先作無。高本與作予。坊本承作乘。○補正〔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鮑本道誤遺。下衍者字。改先爲無。案先无字之誤。鮑改是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日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幷擒之。爲于僞反。過音戈。蚌叶彼五反。鷸音聿。舍音捨。幷音併。○蚌蛤也。鷸知將雨鳥也。箝鑰也。有死蚌。言不雨。則鷸不解去。而蚌枯死也。有死鷸。言雨則水滿。蚌因沈沒。鷸不能出而溺死也。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父音甫。○言二國相支。如鷸蚌不肯相舍。惠王曰。善。乃止。

〔考異〕高本箝作拑。坊本相支作相攻。願上無故字。王下無之字。○補正〔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上文云。蚌方出曝。是蚌出水在陸。若雨。則流潦沒喙。鷸不得不舍蚌也。古不分四聲。尤之與虞。古音尤近。故蚌叶雨也。○〔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出開口出其喙也。出鷸相韻。

伍子胥以下十七字他章ノ錯簡。

之西ハ之敝ノ誤。

二字。今從盧本。坊本反約下。無諸侯二字。○**補正**蘇代約燕王曰。約要通。讀如使數人要於道之要。○乘夏水而下江。鮑本脫而字。下乘夏水而下漢同。○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鮑本救誤據。○爲木人以寫寡人。寫模寫也。鮑本作象。亦通。吳以寫爲象古文。則不然。○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上趙鮑本作已。至作質。皆是也。屬行。連屬以行。言兵多也。鮑本脫屬行而三字。○用兵如刺蜚繡。姚云。錢本添入蜚字。則元無蜚字。是也。如刺繡。言旋轉無窮。○毋不能制。舅不能約。制鮑本誤知。約要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過音戈。易以豉反。○伍子胥至大賞十七字。疑他章錯簡。言患未至。而使除之無至易。患既至而救之難。故智謀之士。皆從其易者。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也。以言燕被伐而救之。不如其未伐而救之之易也。今與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强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强吳之處。而使强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說趙之說始銳反。下同。爲于僞反。秦處之處昌呂反。○西疑當作敝。以此言說趙王。所謂先使除患無至者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

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勇不能約。適音謫。阨音隘。令力呈反。刺七亦反。○吳師道曰。適卽上所謂因以爲罪者。如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詰也。愚謂。蜚。蟲名。如刺蜚。謂易也。制御也。約。要束也。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數色主反。○龍賈魏將。岸門三川韓地。封陵西河上雒魏地。高商或地名。或人名。未詳。趙莊趙將。方苞曰。西河上雒三川。皆秦所幷三晉之地也。晉國之被秦禍。幾亡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說始銳反。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復扶又反。從子容反。○言蘇秦死後。諸侯或從或否。而由燕重代。天下復宗蘇氏。

〔考異〕坊本於天下正。作正告天下。下江下漢上並無而字。乘舟作輕舟。卷下無我字。高本軹作枳。坊本軹道下。更有道字。冀下有兼字。戈作戟。一本滎口閒有陽之二字。梁魏下無氏字。齊救作齊據。寫作象。齊王作齊人。藺石閒有離字。高本趙已作趙。坊本至作質。無屬行而三字。高本贏作羸。坊本必令上無此字。制作知。諸本無私交

魏不爲割ノ魏字衍文。

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重直用反。下重燕重魏同。○徐孚遠曰。楚魏本與國。秦攻魏。畏楚救之。故以南陽委楚。楚有事南陽。不及救魏。魏棄楚而合秦。秦欲伐楚。即以塞黽隘爲罪也。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屬音燭。○秦伐魏林鄉。見魏策。屬行。謂相屬而起兵也。言秦使公子延因犀首相屬起兵而攻趙也。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葉舒涉反。下同。○離石馬陵。皆趙地名。鮑君長曰。史無一魏字。此恐誤衍。言秦不爲魏割所委之地。史作太后弟。此當添弟字。嬴勝也。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

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宛於袁反。射食亦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割同。○司馬貞曰。正告。謂顯然而告也。夏水。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愚謂。如射隼。以喩易且必獲也。易曰。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擧。韓氏以爲然。故事秦。少詩昭反。下同。斷音短。行戶郎反。下同。盡津忍反。○觸猶擊也。董份曰。盡繇。言韓徵民繇役爲備。離歷也。秦正告魏曰。我擧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塞先北反。下同。卷眷勉反。濟子禮反。下同。虛音墟。○卷。謂如卷席也。道由也。銛利也。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

【難題】楚喪鄢郢、燒夷陵、雖曰亡亦可。

字書無驏字。恐卽賤。關君長曰。使齊如犬馬賤。而不言攻燕。蓋言齊之有信。忠謂使齊然者。代之功也。今王欲用其所善。是王無信於代也。

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釋臣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釋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釋釋同。剸專通。○言兩用二人。則事之專任所善。則釋己所任之事。用之與不用。非所敢請。唯苟得見王。則己願足矣。

〔考異〕高本貿作鄮。坊本之所下無重字。高本列眉作剗刈。坊本離下無燕王二字。馬下無驏字。剸作專。○補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重難也。重卵。累卵也。鮑脫上重字。○〔吾信汝也。猶剗刈者也〕剗削也。刈古刈字。刈芟草也。言吾信汝也。其於他人之言。猶剗刈者之遇草木。必芟削之。鮑本作猶列眉也。非。○〔使齊大馬驏。而不言燕〕字書不收驏字。蓋古棧字。馬棧。廄床也。編木爲之。大馬棧者。將多其馬也。鮑本大作犬。無驏字。非也。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

約猶止也。亡失也。謂失地於秦也。

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

鮑彪曰。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

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

齊兼貿臣ハ臣兼貿齊ノ謀。
所重ハ所恐ノ意。

【雖題】眉之列ニ于目上ニ、是必定之事、無レ容ニ少猜疑ニ、故以爲レ喩。
與之言以下十字衍文。

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臣之所重。處重卯也。爲于僞反、下爲王同、上重直用反、下重直龍反、處昌呂反。○望。責望也。不善。謂不善於燕也。貿市也。關君長曰。此句有誤錯。當作將謂臣兼貿齊。愚謂。既貿於燕、又貿於諸侯、故曰兼貿。重猶難也。重卯猶累卵。處重卯。謂危也。此前日書中語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女音汝。○關君長曰。列眉。謂兩眉對列。以喩其明白也。期待也。言苟無死之事。汝便宜從事。以汝心自信、無爲顧慮也。愚謂與之言以下十字。疑他章錯簡。此前日燕王答代語也。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數色主反。○任齊。以齊爲己任也。此言己勝其任。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不虛。設備也。齊北地近燕、而不設備、行其兵。不疑燕也。與及也。關君長曰。燕無信於齊。而齊不疑燕。今燕且攻齊。不信之甚。代言之者、蓋以伐齊。則己之謀不行也。或不欲人有己之功與。使齊犬馬駿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吳師道曰。

日者ハ曩者ト同ジ、前日ナリ。

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擧。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質鑕通。復扶又反。

〔考異〕高本閒作聞。故地作古地。一本得首作斬首。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口事。讒口之事也。御侍御也。不敢斥王也。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

〔考異〕坊本子作代。於魏下更有魏字。下得趙作得燕。○補正〔未有適予也。適主也。予與通。黨也。○燕因合於魏得趙。魏本與趙講。故燕合於魏而得趙也。鮑得上補魏字。改趙爲燕。謬妄尤甚。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開古莧反。離力智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寡同。○開隔也。趙已之趙疑衍。晉。齊地名。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令力呈反。下同。將子匠反。下同。夫音扶。○代令人謂也。鮑彪曰。振擧也。蓋欲復王噲所失。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擧。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敗必邁反。下敗王同。遺唯季反。○改擧言別用他將。不可振。言不可振起國勢。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

趙已ノ趙字衍文。

天下ハ趙及ビ其他ノ諸國ヲ指ス。

之佐已矣。○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此合謂戰。循不變也。○臣死而齊趙不循。不循不順舊轍也。謂相與講。○又不欲王。欲貪也。猶言求。言不求王與趙講也。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爭音諍。復扶又反。○言伐齊之決。而且以慰齊人之心也。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取也。言當此之時。二國勢不兩立。而齊強燕弱。則燕不可必勝也。然而昭王常獨欲有復仇取故地之志如此也。此記者之言。

〔考異〕坊本無和也二字。

齊魏爭燕。言二國爭欲合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適丁歷反。予與通。○二國皆言吾得與趙交。以求合於燕。適主也。予謂許與也。蘇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相息亮反。北音佩。○鬭君長曰。北敗。謂齊爲燕所敗。終言之也。

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伯柏通。○與皆當作興。字之誤也。言二子皆逃而成功。代逃而紛亂齊趙。則亦可垂功於竹帛矣。　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貨之難。孔子逃於衞。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難乃旦反。使所吏反。戴才再反。○管仲孔子事。見春秋傳。張儀以下未詳。望諸非樂毅。別是一人。戴謂車載資糧也。楊倞曰。士者脩立之稱。　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卒子律反。敗必邁反。○此記者之言。

〔考異〕高本章首止者矣。自爲一章。題奉陽君以下。別爲一章。今從坊本。諸本謂奉作爲奉。今從一本。高本令齊作今齊。坊本與齊作使齊。道作遁。高本今齊作令齊。公玉作公王。之必作之令。坊本知作如。高本如齊王下。更有王字。坊本上相攻下有也字。臣以下無爲字。勁作勸。高本下相攻下無也字。坊本之累閒有不字。二子字皆作子。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大事下無者字。貨作虎。珪作圭。而出下無逃字。高本載作戴。坊本爲士閒有好字。○補正〔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與齊王謀。句。道讀爲導。導齊王取秦以攻趙也。鮑本道作遁。非。○〔持臣〕非趙孟談也。持者把持之。令不得自由也。○〔齊王使公王曰命說〕吳讀王爲玉。云公玉複姓。是也。曰名也。字疑作粵若白。○〔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蓋公玉曰之子。○〔始順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兩貳也。謂爲之佐。順及見蘇子。知其無厲害之心。今則賢之。遂爲

惡交云々ハ齊趙燕ニ合ハズンバ二國互ニ代ヲ惡人トシ、後人モ其ノ言ニ效ヒ、代ノ惡名ハ消ユル時ナカラン。

王何ハ臣何ノ誤。

欲王ハ欲止ノ誤。

而苟可順燕。則己之願足矣。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言二國合而不順燕。則二國與燕。交分惡於代。而後人相效其言。以爲代實有此事矣。是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賁音奔。○相攻。謂齊趙相攻也。王當作臣。字之誤也。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鬬君長曰。言代死。則齊趙恐不相攻。不若逃去爲二國相攻之計。臣以韓魏循自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也。爲于僞反。○自由也。言以韓魏相順。由齊不善而說秦。爲二國取交於秦。三國深結趙。以勁其兵。如是。則齊趙近於相攻也。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以用也。吾予。皆指代也。無燕。謂代無燕親也。鬬君長曰。王疑作止。得之。代既逃奉陽告朱讙之言。而斷之曰。奉陽疑代怒燕而無親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止其逃。伊尹再逃湯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

公玉曰ハ公玉丹又ハ公玉冉ノ誤。
命說ハ命兌ノ誤。

兩ハ良ノ誤。

如齊ハ以齊ノ誤。

厲ハ癩ト同ジ。

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紛亂也。吳師道曰。持字疑特。得之。關君長曰。趙襄子委張孟談。與韓魏約伐智伯。言燕王不然。

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玉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相息亮反。下予相相中同。○公玉曰。當作公玉丹。或公玉冉。按呂子審己篇。齊湣王亡居於衞。謂公玉丹曰云云。史記孝武紀索隱云。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冉與丹字形相似。實是一人。曰字亦與冉丹相近而誤耳。吳師道曰。說兌之訛。得之。卽奉陽名也。此言齊王變前言也。

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順。齊公子。嘗質於趙者。見秦惠文君策。厲害也。言雖順見代。吾知其無害。兩疑當作良。音之誤也。言以代爲賢良也。無齊。謂無得齊交也。

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倍音佩。解音蟹。復扶又反。○關君長曰。如疑作以。得之。小人。謂待之如小人也。言奉陽怒此二者而背齊。解。謂二國和解。

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故固通。被皮寄反。厲音賴。○循順也。關君長曰。苟可循。不可必期之詞是也。言二國交合。

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考異〕坊本男富作男美。○補正〔之女家曰。男富鮑本作男美。非。

蘇代謂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說始銳反。令力呈反。下同。○說燕於趙。言以燕怨齊之事說趙王。以與燕俱伐齊。入齊。代入齊也。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韓爲。人姓名也。令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蓋齊使蜀子伐宋。既而召歸不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道言也。取收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質音致。下同。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子指代。吾謂趙也。言人請奉陽曰。告代以請齊。令無守趙之質子以甲。若代不爲請。齊果守質子以甲。則趙亦必守代以甲也。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言雖趙言惡。而王勿爲臣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故固通。○關君長曰。出疑作由。由猶通。言知有趙累猶爲之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

令力呈反。飲於鴆反。奉捧同。使所吏反。○躓跲也。

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所以自固也。

〔考異〕一本過養作過孝。位作立。纂政作正。坊本之周作周之。諸本別駕作別馬。一本作加馬。今從一本。坊本故與下無則字。當世作當時。○補正〔義不與生俱立〕義可死則死。故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自完德行之道。○〔王曰。自憂不足乎〕憂愁也。愁揫也。自揫斂其身者。不敢肆行以脩其德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之往也。鮑本作周之義劣。○〔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而朝〕章武在渤海。非楚力所能及。楚在南。而而又云北面而朝。義皆可疑。楚恐當作趙。○〔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此謂召公奭輔周室之時。故云。毋去周室之上也。別辨也。諸侯欲急朝之。不復暇辨別其馬矣。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喜許記反。訑音他。○喜好也。訑欺也。

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爲其之爲于僞反。譽音餘。取七住反。○言必待媒而娶也。

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舍音捨。○衒賣也。敝猶敗。謂無成事也。此所以必待媒也。

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

【雕題】訑蓋弛慢之義、是誇張過實之言耳、孟子訑訑之聲音顏色、義不同而文意可想矣、不當作誕音、解訑爲欺太急迫失竅、天下豈有喜欺己者哉、是不須言者。

負牀ハ恐クハ負懷ノ誤、負懷ハ負抱ト同ジ、三四歲ノ幼兒ナリ。

丈夫ハ夫ナリ。

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與、與車也。與諸之與及也。負牀未詳。疑牀作懷。負懷亦謂愛也。不得。不得車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關君長曰。不欲斥言燕王。故云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盡津忍一へ。

北面ハ南面ノ誤。【雖題】毋去周、謂下繼二召公之伯位一、不中失上之也、上謂二朝廷之位一、去如レ字。

猶言苟條也。言耕稼也。

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駕而朝矣。朝直遙反。○關君長曰。魏策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此當作南面。別駕猶改駕也。愚謂言使燕繼召公業。夾輔周室。挾天子以令諸侯。則諸侯不爲改駕朝秦楚。而朝燕矣。此言秦楚務進取。而燕不能然也。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其。指敵國也。揆度也。此言燕王欲成功立名。宜先量敵國大小強弱。今王有東嚮代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矜音穫。○鮑彪曰。矜。矛柄。矜戟。蓋爲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夫音扶。罷音疲。敗必邁反。○言齊今疲勞。猶烏獲衰老也。

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乘繩證反。下同。爲寡之爲子僞反。下爲王爲子爲足同。○言爲燕說齊。

對曰。足下以愛之故。

疏章ハ地名。
貟籠ハ農夫ノ義。

以取其信也。○〔使使盟於周室〕鮑本作使之是也。○〔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待破〕一秦字衍。言諸侯盡擯秦。秦將挾賓客以待破耳。鮑本作其次長賓客秦。非。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參所金反。行下孟反。處昌呂反。衣於既反。養羊尚反。○史鰌。衞大夫子魚也。關君長曰。廉不苟取。是以身貧。故不俱達。義不苟生。是以身死。故不俱立。

王曰。自憂不足乎。關君長曰。言自憂國事。不足保國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邪。塞先代反。伯覇同。邪音耶。○關君長曰。亦。亦燕王也。負籠

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躧蹝通。草履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去起呂反。○以上謂秦王設詞。穆文熙曰。爲秦畫策。令與燕趙相信。因而驅使韓魏以攻齊。所謂窮齊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刺七亦反。○取猶收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復扶又反。）

〔考異〕高本奉作秦。坊本使使作使之。長賓之秦作長賓客秦。今淫作令淫。帝而下無以字。一本服聽作服德。驅作馳。坊本上宋地下有而字。一本敝躧作脫屣。劉本若此言作若言。坊本說秦下無秦字。報仇作報讎仇。○**補正**（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質贄通。不躬親朝齊。特使人致臣禮。故曰寄質。○（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欲除齊害。

賓ハ擯ト同ジ。
客ハ衍文。
何不ノ二字衍文。
秦王ノ王字衍。
先於燕趙ハ燕趙ノ使來ラザルニ先キダチ、秦ヨリ二人ヲ遣ルコト。

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使盟之使所吏反。盡津忍反。賓擯通。○之秦之秦及客字恐衍。挾帶也。挾賓。猶言被賓也。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言不憚割國都以賂與國。而爲窮齊之功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說秦之說始鋭反。下說秦同。○上何不二字。及王也之王恐衍。先。謂先行接於二國也。變。謂背約也。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

足下ノ二字衍文。【雕題】足下、史記作夫。

齊。雖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

遺唯季反。夫音扶。下同。乘繩證反。下同。質音致。下同。○燕前有一子質於齊。見上。實。貨財也。除害。謂除齊伐燕之害也。齊無宋害。故忌燕愈甚矣。

足下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衞。此所謂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

并音併。○足下二字恐衍。宋五千乘之國也。而加之淮北。則一强萬乘之國也。司馬貞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愚謂。齊因擧宋并魯衞。加之北夷。則亦一强萬乘之國也。

雖然。臣聞智者之擧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

賈音價。句古侯反。會古外反。稽音鷄。○素。白繒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穆文熙曰。取敗素以爲紫。而價反十倍。正轉敗爲功意。

今王若欲轉禍

擧王ノ擧字衍。
象ハ人形ナリ。
匽ハ厠ナリ。
諸侯ノ人形ヲ便所ニ坐セシメ、臂デ其ノ鼻ヲ突クヲ云フ。
鄰民ハ四鄰ノ民ノ集ル所、故ニ注ニ雜民ト云ヘルナリ。

當世之擧王。必誅暴正亂。擧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說音悅。乘繩證反。射食亦反。○當世。謂任當時世也。擧王之擧。吳師道以爲因下誤衍。是矣。屏樹。匽厠也猶晉書左思傳云藩溷也。王名。謂王者之名。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夫音扶。處昌呂反。○鄰。四鄰。鄰民猶言雜民也。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擧。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故曰以下。記者之餘論。

〔考異〕坊本五十作十五。○補正〔使侍屏匽〕屏謂之樹。門屏之閒。謂之宁。人君所宁立以待客也。宋王欲示威於客。故亦置諸侯象於此也。匽厠也。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

筴ハ策ナリ。

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爲隗之爲于僞反。樂佚之樂音洛。北音佩。又如字。盡津忍反。下遐嫁反。○湊聚也。

〔考異〕坊本欲將下無以字。力下無少字。一本詘指作屈己。坊本無己趨二字。諸本其骨作其首。今從一本。坊本之馬作馬之。八年下無燕字。○補正〔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鮑本脫少字。○〔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焉〕鮑本脫己趨二字。○〔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以報君〕首疑當作骨。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

出使之使所吏反。下南使同。○猶鞭筴。言御諸國猶馬也。當猶敵也。言密遣使諸侯。以約攻齊。分散游士以說之。頓敝齊兵。衆。而使無伐燕也。

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

關君長曰。假。謂使無諸侯之憂。

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

君人ハ人君ノ誤。

弔死問生ハ死者ヲ弔ヒ子ヲ生ム者ヲ見舞フコト。

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處昌呂反。馮音憑。選息戀反。朝直遙反。下同。○詘指。猶拘指。拱手也。說苑。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執弟子之禮也。先後。先後於彼也。人趨己趨。不敢異也。恣睢。暴戾也。吳師道曰。下言叱咄。上有呴字。爲複。呴藉義亦不類。當是跔藉。見韓策。釋爲跳躍。此謂跳躍蹈藉也。愚謂。服道。畏服道德也。

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君人恐倒。涓人。謁者也。不能。猶不及也。

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

孤ハ父ナキ稱、謙辭ナリ。

詘指ノ詘ハ屈ト同ジ、兩手ノ指ヲ屈シテ握リ合フコト、拱ト同ジ。【難題】詘指、指疑當作節。呴藉ハ跔藉ノ誤、跳躍シテ人ヲ蹈ミツブスコト。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他徒多反。爲于僞反。使所吏反。數色主反。〇亂。謂燕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盡津忍反。說音悅。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隷

摩笄ハ頭ニサス笄ナリ、摩ハ磨ノ意、笄ヲトギテ刃ヲ附ケタルナリ。

乃却以謝ハ以謝乃却ノ誤。

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爲秦之爲于僞反。從子容反。幷音併。塞先代反。令力呈反。樂音洛。摩磨通。刺七亦反。夫音扶。○此趙王謂襄子。魏策亦稱襄子謂襄王。斗酌酒器。尾卽其柄也。反斗倒斗也。取猶受也。言代王進受熱歠。斟酌也。狠戾言暴戾如狠。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邪言耶。○關君長曰。疑作以謝乃却。言燕割城以謝。乃趙兵却退。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朝直遙反。援于眷反。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處昌呂反。○裁僅也。尾猶末也。

〔考異〕坊本因反斗擊之。代王腦塗地。作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無今趙之今字。纂澠作黽。坊本事秦下有今字。大客作上客。

熱歠ハ熱ク沸カシタル汁。

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過音戈。爲于僞反。○魏昭王策可幷考。

〔考異〕坊本連前章。下涇陽下無君字。出蘇代下更有代字。

昭王　凡十五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飮。而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歠。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羹。因反斗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

蘇代ハ蘇秦ノ誤。

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下文云。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史燕世家同。世家又云。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田敬仲世家。湣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然則子之亡在齊湣十一年。是亡燕者乃湣王。非宣王也。又案孟子書云。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此言蓋在燕人立太子平之時。凡孟子書單稱王者。皆湣王。此亦湣王亡燕之一證也。宣當爲湣。轉寫之誤耳。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質子之質音致。下同。委質之質音贄。爲謝之爲于僞反。○齊怨秦爲燕謀齊。故欲囚厲。爲臣。爲齊臣也。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相息亮反。

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

○據上章。代婚之代當作秦。使代扶持質子。而安于齊也。蓋代得齊交。則燕重之。重之則信其言故也。

齊王其霸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考異〕坊本持作待。霸下無也字。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

將軍市被ノ四字衍文。

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先西薦反。後胡豆反。數色主反。難乃旦反。離力智反。○李光縉曰。及。及至之及。非又及之及。當云將軍市被既攻子之不克。及至百姓之反攻太子也。市被遂赴鬪。爲太子死。難連用三將軍市被字。此乃古文撲贍處。或曰。不克下將軍市被四字衍。未詳孰是。

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將子匠反。○文武之時。謂文武遇紂之時也。北地。齊北邊近燕地。

〔考異〕纂宣並作閔。高本啓人作啓一字。韓子有人字。高本友作支。韓子作友。坊本於益下有也字。高本坊本伐之作仆之。今從一本。高本死以作死已。二年下無而字。立太作立公。○補正 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鮑本支作友。非。○將軍市被死已殉國。市被反攻太子。不得言殉國。殉當爲徇字之誤也。鮑本已作以。是也。○孟軻謂齊

【雕題】秦漢人所記載、故有石數耳、非當時實有之。

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爲于僞反。使於之使所吏反。遺唯季反。○宣字衍。渉上文而誤也。下鹿毛壽或人。卽皆代之所使也。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擧國屬子之。子之大重。行下孟反。屬音燭。下同。○由必之必衍。渉下文而誤也。屬。付屬也。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令力呈反。下令人令章同。○以啓人爲吏。言以啓臣爲益吏也。收印自三百石吏。言收自三百石以上吏印。而效之子之。以使自置吏也。老謂以老自休也。顧反也。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恫痛也。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

宣ハ衍文。

構兵。則趙亦乘其間。而必亡燕。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言不獨燕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考異〕坊本曰作燕。高本無。今從纂及盧本。坊本善計下有也字。之所下有以字。古下無之字。相索下有者字。固作故。陵作凌。一本作臨。坊本東之主作東主。不卑作不惡。卑主必作王必。必北攻作必攻。秦久作秦之。今久作今秦之。〇補正〔王而不能自恃〕而如也。言王如不能恃其力也。王而一句。亦所獻書中之辭。鮑本王上有燕字。非也。〇〔智固不如車士〕鮑本固作故。通。〇〔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成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鮑依上文。卑上補惡字。是也。卒終也。言山東相合之主。及不惡卑名之國者。其於今日之計。可長存之終者。各出士以成韓梁之西邊。此爲上計也。〇〔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二久字鮑本並作之。今下又有秦字。非。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相息亮反。下同。復扶又反。斷丁亂反。〇斷謂決斷國事。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

不卑ハ惡卑ノ誤。
之卒ハ之計ノ誤。
出士ハ出師ノ誤。
燕之ハ山東之ノ誤。

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索所白反。○是山東不智二也。）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陵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是山東不智三也。）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三物。謂上三事。）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成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此節必有誤。今試正之。作山東相合之主者。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計。皆出師以成韓梁之西邊。此山東之上計也。與首節相應。似可通也。不知果然乎否。）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言秦韓久構兵。趙乘其閒而亡中山。今秦楚久

千秋ハ死ヲ諱ミテ云フ。

不能自恃ハ能不自恃ノ誤。事強ヲ疊ミタル下ノ事強衍文。

○不能如一ハ案ズルニ不能二字、下文ニ因テ誤ルナラン、此處ハ將タ奈何シテ、弱ヲ合シテ一ノ如クスルヤ、トアルベシ。

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長丁丈反。○關君長曰。命公子。謂命爲質於齊也。束猶約也。制猶製也。

〔考異〕高本無亦字。坊本宜矐下有者字。一本願作顯。坊本公子功下。無而封之三字。高本無而大之而字。○補正不宜矐。鮑本矐下衍者字。○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束車。以革約車也。鮑本束作乘。此爲行具而已。未卽乘車也。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王而之而讀爲如。惡烏路反。令力呈反。爲山之爲于僞反。下爲山爲王同。○不能自恃。疑當作能不自恃。一事強疑衍。強謂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比眂志反。○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稱之。稱比目魚也。是山東不智一也。又譬

頼ハ幸ノ意。
雁鶩之餘食ハ先王ガ畜養セラレタル雁鶩ノ食料ノ餘粟ナリ。
愛子ハ男女ヲ兼ヌ。
丈夫子ハ男子。

〔考異〕坊本與言下無願字。賈作費。高本無乃入之乃字。盧本同。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令力呈反。質音致。下同。焉有之焉於虔反。離力智反。○欲得志。言欲殺辱之以逞志也。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頼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待之。言待怒解也。臞。少肉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鮑彪曰。嫁女則女之事畢矣。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封亦公子之終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

【難題】內寇不與、與當作與、外敵不可拒、不字疑衍文。

比三旦ハ三日續イテノ意。

還視ハ馬ノ前後ヲ廻ハリテ見ルコト。

去而顧之ハ一度去リテ又振返リテ見ルコト。

一朝之賈ハ馬市一日ノ稅。

〔考異〕一本竊聞作臣聞。坊本鉏作鋤。思念作思齊。欲伐作欲報。敵齊作報齊。下無則字。下二年作三年。而擧作西擧。自報作自儆。○**補正**〔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鮑本念誤齊。曰當爲日字之誤也。大數。大略之數也。鮑本脫上曰有大數矣五字。○〔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齊王年長自用。不聽人言。○〔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報告也。告諭其內以和之。其外其內。卽內寇外敵之內外。外謂齊。內謂燕。鮑本作儆其內。鮑吳皆以爲亂齊國之內。則此內字與上殊義。非也。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

爲燕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比毗志反。樂音洛。還音旋。賈音嫁。見於之見賢遍反。下同。先西薦反。後胡豆反。○關君長曰。莫與言。無與言。馬且問價者也。獻一朝之賈者。蓋馬肆有稅。愚謂。爲馬食。爲馬食之資也。禮少儀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

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說音悅。

【雖題】異日也、史無也字。

濟西不役ハ濟水ノ西方ノ地ハ、兵役ニ出サザルヲ云フ、下文河北不師モ同シ。

內寇云云ハ內寇ハ齊國ノ朝ニアリテ、齊ノ爲ニ、不利ヲ謀ルモノ、外敵ハ干戈ヲ執リテ、燕ト戰フモノ。

敝。長丁丈反。罷音疲、將子匠反。乘繩證反。數色角反。○長主。言齊國大兵強、長於諸侯。自用。言好自用其強以攻戰也。三軍。謂燕三軍也。擧包。謂將然。非既擧且包也。欲得。謂得其所欲也。安猶取哉。言民力既竭。無所取用也。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濟子禮反。下同。塞先代反。○天時不與。謂天不與時。

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盡津忍反。○徐孚遠曰。二境之不出。專以備燕趙。今用兵不休。故二境皆發也。

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好呼報反。質音致。○關君長曰。言齊王以質爲利。左右寶珠玉帛爲德。而且輕亡宋。徐孚遠曰。前言擧五千乘之宋。此云將輕亡宋。是宋尚未滅。齊王意欲圖之。前言其規算也。

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關君長曰。以用也。受命。未必之詞。蓋言吾終用子之教。欲必伐齊。其有勝之者。受命於天矣。

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內寇。謂齊在內爲謀者。外敵。謂其士卒也。與。黨與也。治其外。謂治拒外敵之謀也。報。應也。言爲燕間齊。制其內寇。爲內應也。

甲札ハ鎧ノサネ。甲絣ハ札チツナグ紐。大數ハ大計畫ノ意。

【離題】齊王稱長主、必是年四十以上矣、後至燕入齊殺滑王、得三十七年、則王必宣王矣、据孟子爲當、史誤。

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令力呈反。聞於之聞音問。處昌呂反。下同。○報齊、謂報因喪見伐之怨也。關君長曰。組。謂織組也。絣。組也。謂自織於穿甲之組也。數。猶計也。言削札組絣者。以有報伐齊仇之大計也。是代述王言也。

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積子賜反。下同。○子聞之。言代既聞外言。敝。疲敝。力。兵力也。

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關君長曰。言所附之國。必使王重於諸國。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擧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

鉏耨ハ農業ノ器、スキノ類。

【雕題】史記又高作ニ細一字、則下負字爲背、義似長。

負其志ハ思フ所ニ違ハザルヲ自負スルナリ。

也、皆當爲者。字之誤也。

王噲　凡七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言自負如其志之所欲。乃至燕廷。觀羣臣下吏。王果天下之明主也。言觀臣知君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夫音扶。下同。援于眷反。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關君長曰。王初見代。不欲露其情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

藥酒ハ毒酒ナリ。

使妾云々ハ妾ニ毒酒ノ罪ヲ被ラシメントシテ盃酒ヲ奉ゼシメタルナリ。

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奉芳勇反。 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亢苦浪反。○言莫敢自期。亢高上義。利益燕國也。 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說始鋭反。○言齊不敢取其說也。

〔考異〕

坊本見足下下。有初見二字。蓋注文。一本無初見二字。有臣亦不事足下矣七字。坊本臣之上有且字。高本高行下無也字。坊本不可乎作可乎。高本且夫孝上。有蘇秦曰三字。餐作湌。坊本不臣下無焉字。高本踰境間有楚字。坊本足下者作足下皆。故妾一僵而棄酒。作妾之棄酒四字。高本使說間有之字。○補正〔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鮑本身上有初字。○〔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哉〕蘇秦之說齊曰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是揚燕秦之威於齊也。○〔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邊城之外〕鮑本無楚字。案燕未嘗涉楚境。下句不窺邊城之外。亦無所頁。當作足下不踰境。楚不窺邊城之外。境楚誤倒耳。鮑不知誤倒。遂刪落楚字。非也。○〔足下皆自覆之君

素餐ハ爲ス事ナクシテ祿ヲ受クルヲ云フ。

梁柱ノ梁ハ橋ナリ。

自覆ハ自カラ其ノ身ヲカバフ意。

君以ハ若以ノ誤。

離親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參所金反。高行之行下孟反。下信行同。夫音扶。下且夫夫忠同。離力智反。下同。數色主反。○素空也。期謂與女子期。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覆扶又反。下同。○皆。皆信廉孝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君當作若。字之誤也。前後皆曰足下。此不可獨曰君營丘。太公封地。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者。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去起呂反。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

不可ノ不字疑ラクハ衍。

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夫音扶。霸王之王于況反。○關君長曰。以虛辭附秦。卽卑辭以謝秦。而不以物隨也。故曰虛辭。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說音悅。○鮑彪曰。塗泥也。自卑之甚。

〔考異〕坊本奈何下有乎字。業下無矣字。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乘繩證反。下遐嫁反。○館如聘禮公館賓之館。謂就其館而見之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爲于僞反。下自爲爲人同。使所吏反。○使謂使齊也。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

【雖題】負背也。謂背蔡姬而又伐蔡也。

弔相隨之速也。卻。使秦退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偸充腹。而與死同患也。烏喙。毒藥也。偸。苟且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少詩照反。行戸郎反。○鴈行。見韓宣惠王策。天下之精兵。謂秦兵也。

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負婦人。蓋謂負婦人之累也。齊桓公與蔡姬乘舟。蕩公。公怒歸之。未絶。蔡人嫁之。明年。侵蔡。遂伐楚。事見僖三年左傳。因婦事侵蔡。負婦人之累也。遂伐楚而楚服。名益尊也。楚伐鄭。晉救之。鄭與楚成。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遂戰于邲而敗績。事見宣十二年左傳。其勸戰而敗。開罪也。六卿同罪。交愈固也。

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

金帛以至趙。

〔考異〕坊本二千下無餘字。雖不下無由字。發興號令。作發號出令。高本五日下無而字。坊本南近作促近。強國下無也字。○補正〔民雖不由田作〕鮑本無由字。非○〔興發號令〕鮑本作發號出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難乃旦反。○權之難。燕與齊戰也。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關君長曰。趙若不救我。則我不得不事於齊。故不如請合於齊。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令力呈反。

〔考異〕曾本後齊趙下。更添齊趙二字。

易王　凡二章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卒子律反。爲于僞反。說始銳反。○司馬貞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錄耳。齊王按戈而却曰。此一何慶

按戈ハ戈ノ柄ヲ執リ、力ヲ入レ之ヲ握リ、人ヲ刺サントスル勢ヲ爲スコト。

【雖題】五戰擧舊來之實事也。非虛說。

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夫音扶、下同、樂音洛、將子匠反。被皮寄反。○寇兵皆謂秦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難乃旦反。○五戰假設之辭也。秦恐燕乘敝於後。故不敢伐燕。此其所以不犯寇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彌猶亘、踵猶行也、言秦攻燕之難也。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至燕都也。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過愆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强秦。南近齊趙。齊趙强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

天府ハ天然ノ府庫ト云フコト。

事貴。愚按亡國之餘。謂齊破燕之後。昭王之時也。而此章專言齊燕之合。夫齊破燕之後。二國仇讎。豈能相合哉。且下王噲策曰。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秦之死。在王噲時。今客爲秦說。安得豫曰亡國之後哉。關君長以此十七字爲他策錯簡得之。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取之。謂與之交。齊疑燕合於趙。則燕亦不信齊。二國必合於趙。故趙重矣。蘇秦爲齊所疑。則必事李兌。故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下使所吏反。

〔考異〕坊本奉陽君下。無李兌二字。○補正〔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吳謂下李兌二字衍文。案上李兌當作李成。說亦互詳齊策。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墬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從子容反。下除國從餘皆同。說始銳反。朝鮮上音潮。下音仙。數色主反。下同。乘繩證反。騎奇寄反。○言燕地廣兵衆食足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

李兌因ノ李兌二字衍文カ又ハ誤字。

君之ハ之ノ下ニ合字ヲ脫ス。

何吾ハ吾何ノ誤。

且燕云々ハ以下十七字錯簡。

戰國策正解卷九上

燕上

文公　凡三章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燕烏賢反。國名。下皆效此。不復音。爲于僞反。下同○下李兌非誤則衍。今君之下。疑脫合字。謂合燕於齊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何吾疑倒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夫音扶。○燕無齊趙。則不能孤立。兌不善秦。秦必以燕合於齊。是兌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

釁隙也。言ₗ趙合ₗ韓。則無ₗ爲ₗ秦所ₗ伐之釁隙ₗ也。

趙合ₗ韓。則自不ₗ輕ₗ韓熙。故令ₗ建信收ₗ韓也。

戰國策正解卷八終

有之ノ之ハ趙ヲ指ス。
而從ハ以從ノ誤。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九里。地名也。是時七國稱王。不以周爲天子也。故孟子亦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周既亡矣。故今將復之也。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惡烏路反。

〔考異〕坊本九里作九重。韓子作臼里。房作彭。韓作鄭。○補正〔魏王爲九里之盟〕九里即臼里。地名也。鮑改里爲重。非。

桓惠王　凡一章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爲于僞反。從子容反。下從則同。○建信君。趙人也。關君長曰。無而之而疑作以。愚謂。言趙國形勢。有魏則存。無魏則亡。又不可無以合從於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關君長曰。韓無趙魏之交。則秦必合之重矣。言其爲救援。從則韓輕。横則韓重。則無從輕矣。韓從則無秦而輕。横則有秦而重。則韓必不從輕矣。言韓必合秦。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擧兵破邯鄲。趙必亡矣。三川。韓地。鄢。魏地。蔡邵。皆近魏地。言秦韓合之害如此。故君收韓。可以無釁。

王失ノ王字衍。

與ハ爲ノ意。

止王ハ西周ガ韓王ノ緤ヲ用フルヲ止ムルナリ。

公獨言未急何也。

韓氏逐向晉於周。向舒亮反。下同。○使周逐之也。周使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爲于僞反。下同。○有向晉於周。言晉在周爲魏用也。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鬬君長曰。豈如之句。恐舊在之也下。愚謂。道由也。王失之王疑衍。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亦。亦魏也。

〔考異〕高本無使字。○【補正】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豈如一句。當在韓王失之也下。

張登謂費緤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費音秘。令力呈反。守手又反。盡津忍反。惡烏路反。○鬬君長曰。與西周戒。猶爲西周之備。愚謂。三川近西周故也。謂韓王之辭。止于此。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言韓以緤爲三川守。西周聞之。解釋仇讎。以止爲守之事。此言其效也。

棘ハ抑ノ誤。

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行下孟反。○納猶致。謂弗致莒於山陽也。棘疑當作抑。音近而誤也。山陽君因使之楚。蓋使客之楚説致莒也。

〔考異〕坊本章首無或字。高本上不間有及字。○補正〔上及不交齊〕鮑本無及字。是也。交猶付與也。○〔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急也。猶言招。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華胡化反。下同。相息亮反。使所吏反。○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猶云是何以公爲王使乎。言不使他人。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言將變而他從。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令力呈反。敗必邁反。

〔考異〕坊本王使作主使。公曰作公言。彼韓作使韓。○補正〔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也〕爲于僞反。此倒裝法也。言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是此輩何以爲公之君使也。而

仕之ハ秦ニ仕ヘシメタルナリ。

唐之國都也。闕君長曰。挾。謂韓挾韓侈有秦也。恨、蓋謂攻魏也。言何得挾秦以攻魏乎。愳謂。伏於山中。懼罪故也。

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闕君長曰。猶疑我變詐乎。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令力呈反。

〔考異〕坊本無一入字。○補正〔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韓侈得請而還。唐蓋其途所由之邑。公仲名明。珉字與上章韓珉相涉而衍。鮑本無珉字。是也。上云。韓侈在唐。下云。今王不召韓侈。則此時韓侈不在秦都。不得自謂秦王。謂上疑脫使人二字。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又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相息亮反。令力呈反。○蓋成陽與珉不善者。去韓之秦而過周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處昌呂反。○以猶以爲也。小國謂周。蓋豎亦在周也。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爲秦之爲于僞反。○爲秦去韓。謂爲秦善之去韓。因逐之。謂因二人在周而逐之也。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闕君長曰。公之不善。謂珉與二人不相善。有求於齊者。謂求爲齊相者。言不善珉者。與求齊相者。且收二人。而帥秦楚兵以臨齊。乃逐珉更立相矣。

〔考異〕高本又作大。坊本君下無也字。○補正〔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鮑改大爲又。非。

爲之ノ之字恐クハ衍。以所ハ所以ノ誤。事善ハ恐クハ善事ノ誤。

韓侈謂秦王、侈謂ノ間ニ使字ヲ脫ス。

挾之――秦ハ韓侈ヲ用ヒテ魏ヲ攻メザルヲ云フ、挾之ハ用之ト同シ、注非。

〔考異〕坊本運作鄆。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相息亮反。爲有之爲于僞反。下爲惡同。○莫之爲之言無爲善扁鵲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惡如字。又烏路反。○以所恐當作所以。言使韓不惡於秦。固不善平原。況善平原。而反惡於秦乎。

〔考異〕坊本章首無或字。願君作願公。

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相息亮反。說音悅。使者之使所吏反。下同。爲于僞反。○唐蓋秦地。關君長曰韓侈在唐。且似非自說之言。疑侈謂間脫使字。侈今在秦。故云。秦王仕之之爲臣。與約事。言信之之厚。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之秦。謂自

運ハ地名。

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賈音嫁。○鮑彪曰。美人怨韓賣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言韓計之甚疎也。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說始說反。內行之行下孟反。○淫用。淫奢之費用也。內行。謂國中隱事。

〔考異〕坊本無然字。韓亡作韓之。金以作金而。○補正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也。以用也。言計見親秦之道。自非金無可用也。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易以豉反。內音納。○言魏與齊楚戰。勝則兵斂故取運易矣。不勝。則魏自將內運於韓。蓋韓與二國俱伐魏也。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關君長曰。攻猶攻否。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恐丘勇反。○齊楚恐韓魏合。因叛韓而講於魏。故不告也。

〔考異〕高本章首止火也。自爲一章。題東孟之會。別爲一章。今從坊本。坊本無而今之而字。諸臣下無忠字。高本穆公上無秦字。無此皆之皆字。坊本成名作成王。鼇作鼈。哀並作列。一本上今日作今曰。高本下九合下無諸侯二字。曾本天子作天下。坊本爲桓公下有然而二字。高本上無他下無也字。曾劉本今與強國下無強國二字。○

補正〔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靡披靡也。欲外披靡於天下也。○〔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忠與明對。鮑本無忠字。非。○〔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勝必少於小勝。千當爲十。字之誤也。○〔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春秋猶四時也。言秦四時用兵。特恣其暴耳。非以求主尊而成名於天下也。鮑本名誤王。○〔許異蹴哀侯而殪之〕鮑改哀爲烈。下同。說見于前。殪仆也。此亦或述往事。以告鄭王之言。鮑合上爲一章。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爲助也。今日至云者一氣讀。下文今日天子至云者倣此。○〔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舋〕舋罅隙。猶兆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爲于僞反。說始銳反。○鮑彪曰。役役人。公子。謂陽等輩。貴。言立之爲君。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疏疎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言韓陰疏秦。而陽示親之。計之以爲非金無以見親。故賣美人以給之也。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

【雕題】此九合蓋衍。

【雕題】不知尊疑衍。

舋ハ舋隙ノ舋ナリ、卜法ニ龜甲ヲ燒キテヒビヲ作リ、ヒビノ形ニ因リテ吉凶ヲ判スルコトアリ、之ヲ卜兆ト云フ、舋ハ卽チヒビナルヲ以テ、卜兆ノ義トナル。

可得而爲懿侯之尊。雖貴如許異。而吾不爲尊君云爾者。過也。此言諸臣不忠也。

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言桓公尊襄王。而己亦貴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言今日以秦爲天子。不可得而爲周襄王之尊。雖尊榮如桓公。吾不爲尊秦云爾者。過也。此言韓王不明也。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任音壬。○無他。言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舋。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強國。謂秦也。關君長曰。舋。謂龜裂爲兆。言有帝王之兆。以國先。言以國先合於秦。愚謂以下言尊秦之利也。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哀侯ハ懿侯ノ誤。下同。

【雕題】立下疑脫烈侯兩字。

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會古外反。稽音雞。種章勇反。○執禽。謂執禽鳥而相見。居士位也。諸御。謂諸執事之人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差初佳反。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此言韓王不明。而諸臣不忠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蹵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刺七亦反。相息亮反。下同。○聶政刺相韓傀。兼中哀侯。見前。哀侯疑當作懿侯。下同。懿侯。哀侯之子也。蹵而殪之者。蓋欲急救之。使之佯死也。爲之先。言異先立懿侯爲韓君。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言今日韓君。不

明爲ノ爲字ハ衍。

立尊云々ハ下文尊命ニ字ヲ以テ相承ク、此ノ文當ニ一勝ヲ以テ尊ヲ立テ、功名ヲ天下ニ成サ令ムト讀ムベシ

主ハ立ノ誤。

也。（見賢遍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信音伸。夫音扶。下除大夫餘皆同。朝直遙反。○鬬君長曰。敵對。侔均。謂等夷也。靡無也。言魏王忸韓尊之以驕於諸侯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鬬君長曰。有梁君之心。言秦欲韓尊己之心。與梁君同。爲不之爲恐衍。）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秦晉戰於韓原。見左氏僖十五年傳。晉楚戰於城濮。見僖二十八年傳。尊謂霸。令制令也。鬬君長曰。總言穆文皆得成伯業也。）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數色主反。下同。王于況反。下霸王能王同。○鬬君長曰。主疑作立。蓋上文立尊成名也。愚謂。是言秦不欲爲穆文。而欲爲帝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爲于僞反。下爲爾同。○攻其心。謂使之心服而已。形謂土地人民也。）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

執圭、圭ハ玉ノ名、圭ヲ執ルトハ、臣タル禮ヲ行フコト。

【雖題】靡謂二奢靡一也、以言者侈示二得意一也、驕二於天下一也。

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重使之使所吏反。復扶又反。○此與魏之利也。秦之欲幷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幷音併。王于況反。行下孟反。令力呈反。從子容反。○言秦貪暴不可與。惟從親可以免也。

〔考異〕 坊本綘作降。病作痛。錢劉本同。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

唯寐忘之ノ唯ハ、恐クハ雖ノ訛。

智反。○軾。車前横木。靷駕馬具在胷者。

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關君長曰晉楚欲離秦韓之交。是智也。秦怒韓之攻宋。兩國自絕好。是愚也。愚按此與孟子何哉君所爲。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同字法。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言圖人與爲人所伺。利害明白。可以決絕韓與否。

〔考異〕高本所甚作甚所。代作秦。知矣作知也。固作故。坊本其西下無面字。○【補正】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韓固已攻宋矣。天下不禁韓攻宋。是令韓可知矣。然韓西不事秦。不能攻宋。而今韓已攻宋矣。是其心可知也。○伏軾結靷西馳者。靷引軸也。驂馬所以牽車也。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事。謂攻伐也。計將安出。言與秦乎。與魏乎。將中立乎。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此與秦之害也。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擧矣。願王熟慮之也。病之以固交。謂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中立。不助秦。亦不救魏也。爲秦用。謂梁必與秦伐韓。此中立之害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

韓可ハ韓下ニ不字ヲ脱ス。

游敖ハ游說家ヲ云フ敖ハ一定ノ職ナク、ブラ〳〵シテ居ルコト、敖ハ樂ナリ。

〔考異〕坊本市並作沛。之攻下無市丘二字。○補正〔魏順謂市丘君曰〕市鮑改作沛。案凡地名無確據者當依元文。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新城陽晉。皆秦邑。蘇代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强。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爲子僞反。說始銳反。恐丘勇反。○以韓之强。輔之以宋。言韓幷宋以事秦。安邑。魏地。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横。此其說何也。從子容反。○一從一横。謂離合不定。是所以難知也。言韓難知而其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令力呈反。○韓下疑脫不字。言韓欲合於秦。而諸侯惡而離之。故離合不定也。韓固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乘繩證反。○言韓雖離合不定。而今已攻宋。恐諸侯罪己。必事秦以萬乘自輔。若不事秦。則雖得宋地。不能自安矣。是所以必事秦也。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離力

韓咎ハ韓若ノ誤。

【雕題】此五國若非二誤文一、則章首當レ作二六國一、必有二一誤一。

韓咎入。韓之不レ立也。咎音皐。乘繩證反。○韓咎。公子咎也。言レ恐下以二咎已入一。韓不上レ立二其弟一也。綦母恢曰。不レ如下咎疑當レ作レ若。字之誤也。言以二百金一從レ之。韓咎立。因以爲レ戒。不レ立。則曰二來效一レ賊也。韓若立二其弟一。則因以二百金一爲二戒備一。賊。其弟也。關君長曰。咎既定レ位。則不レ立二其弟一。而必怨レ周。乃曰此欲レ爲レ賊。因來致レ之。以解二說於韓一。

〔考異〕坊本以レ車作二立車一。乘下無二重字一。劉本因作レ曰。○補正〔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重者重二其禮一也。鮑本以作レ立。無二重字一。非也。

五國約而攻レ秦。楚王爲二從長一。不レ能レ傷レ秦。兵罷而留二於成皐一。魏順謂二市丘君一曰。五國罷。必攻二市丘一。以償二兵費一。君資レ臣。臣請爲レ君止二天下之攻一市丘一。市丘君曰。善。因遣レ之。從子容反。長丁丈反。罷音疲。下同。爲君之爲于僞反。○市丘君。蓋韓附庸。而當時屬レ秦者。故策在レ此。魏順南見二楚王一曰。王約二五國一而西伐レ秦。不レ能レ傷レ秦。天下且以レ是輕レ王而重レ秦。故王何不レ卜レ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二市丘一。以償二兵費一。王令二之勿レ攻二市丘一。五國重レ王。且聽二王之言一而不レ攻二市丘一。不レ重レ王。且反二王之言一而攻中市丘上。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レ交而市丘存。令力呈反。

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朝直遙反。○之計。是計也。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難乃旦反。○釁鏬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鬬君長曰。言韓有秦好。則其重於二周無計數。而秦爭得韓之機會。萬於欲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考異〕坊本今天作令天。一本韓與作韓以。坊本梗作梗。無計開有先字。○**補正**〔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鮑本作令。義雖兩通。作今差長。○〔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計算也。其重不可勝算也。發動所由。謂之機。秦之爭爲和之機也。萬倍於兩周善秦之時。

釐王　凡十六章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

割ハ裁縫ノ意。

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

塞先北反。○吳師道曰。齊當作秦。是矣。不得魏。謂不得魏之和也。塞。謂分魏不得通韓也。擇布而割。布有精粗。以喩秦魏有厚薄。可以擇其交也。

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穆文熙曰。秦魏和則見德。不和則爭事。此正微茫之界。非智者不能察所以終學子之意。

〔考異〕坊本利上有夫字。得下無以字。韓輕下無矣字。將下無欲字。貴作重。之主作之王。錢本布作稀。○補正〔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束約結也。今秦魏之和成矣。非公適約結之。從魏爲和。則韓必爲秦魏所謀矣。鮑本束上有兩字。下同。案上言秦魏。則此不必言兩。○〔則韓輕矣〕主卑矣。鮑本脫上矣字。○〔以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鮑本無欲字。非。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

離秦之離力智反。長丁丈反。○散合。謂從約之散合。合離之相續。言六國與秦一合一離。相續不定。

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

【鼇頭】從謂屬從也、猶言僕人。

輕矣ハ輕而ノ誤。

【鼇頭】下服猶言下乘也、以馬有上下服乘爲喩。

齊ハ秦ノ誤。

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夫音扶。下同。○孿。一乳兩子。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適丁歷反。下同。○秦魏之和。韓與二國和也。適主也。言和成。而公仲非主攝束兩國。則韓必爲人所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爲于僞反。下爲公同。○上矣當作而。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令力呈反。○完。謂完其約。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安成。韓人。按此一節。疑錯簡。當移尊矣下。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門戶。喩兩國由之。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操七刀反。相息亮反。○契折而爲二。左待合而已。右可以責取。責德。言公仲主制和。爲德於二國。今責其報也。公之事。言公仲宜有之事也。服亦事也。言上宜爲諸侯。下亦當終身爲相也。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

司馬康云云——甘茂ハ秦人、司馬康蓋亦秦人ナリ、冷向傳聞スル所ヲ述ベテ曰、司馬康ハ三タビ楚都ニ往反シ、甘茂ハ楚ノ昭獻ト國境デ出遇ヒ、秦璽ヲ得ンコトヲ云ヘリ、之ニ因レバ秦楚ハ密約アルニ似タリ、然ラバ秦ハ楚韓ヲ並ビ援ケテ之ヲ戰ハシ、勝者ニ與ミシ敗者ヲ伐ツナラントナリ。

公必云云——秦ノ救ヲアテニセズシテ自カラ計ヲ爲スベシ、下文齊楚ニ合スル是ナリ。以公ノ以字衍。

儀而已——此ノ時張儀尚秦ニアリシナラン、外ハ重ンゼザル意。

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塞先北反。惡烏路反。○乘楚。乘勝於楚也。易。貿易也。以救韓伐楚之勞而取三川。猶貿易也。塞三川而守之。秦因韓疲弊而取之也。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收璽未詳其故。司馬貞以爲。昭獻欲得秦官之印璽。然收訓取。言皆如不預韓事。其實約攻韓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恐丘勇反。○言善爲國計。而無恃秦。善己之圖。而無患張儀之故謀。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以公之以恐衍。亟以國合於齊楚者。所謂先韓先身也。言公仲合於二國。則秦必委任韓於公仲。以解釋伐之。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外猶避也。言合於齊楚。唯避儀之故謀而已。秦委國於公仲。則其實猶不失秦之好也。

〔考異〕坊本是與下無國字。高本陽作揚。坊本不勝楚下更有楚字。其言下無曰字。以公上有臣字。劉本去以公之以字。○補正〔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史作未爲發。此脫未字耳。○〔易三川而歸〕三川險。地雖屬韓。攻魏亦由之。魏若勝楚。未可遽滅。故平易險路。以便後攻之。○〔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秦守之也。因欲滅魏。先奪之險也。鮑本疊楚字。非也。○〔其言曰。收璽〕鮑本脫曰字。鮑云。璽軍符。是也。○〔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劉去以字。鮑以上補臣字。案以謂通。元文自通。不必煩補去。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

【雕題】史記爲上有未而發字句。

子以秦ノ子ハ冷向チ云フ。

軍於南鄭、四字衍。

攻皮氏ノ攻ハ取ノ誤、皮氏ノ下脫文アラン。

王。○〔公仲柄得秦師〕柄秉通。公仲堅秉必得秦師之說也。○〔公仲且仰首而不朝〕且將。抑按也。公仲堅執得秦師之說。今秦師不出。憂之疾首。故按其首而不朝聽事。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令力呈反。向許丈反。爲于僞反。使所吏反。○秦不爲出師。而令昧入韓。蓋覘之也。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乎之不音否。○言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楚攻之。而後出兵於三川。以待公仲使而救雍氏。昧既述秦王之言。而以意斷言。秦雖出兵。而其遲緩如此。殆不與楚合戰矣。按史記無軍於南鄭四字。吳師道以此爲誤。是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故謀。謂前日所謀。下文即是也。事見秦惠文王策。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劫魏。鮑彪曰。陽爲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魏氏劫。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按秦策曰。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據之。攻當作取。而皮氏下必有闕文。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不急救雍氏。是善楚也。公恃秦而劫。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輕遣政反。易以豉反。○不用言不爲韓用也。公戰

重國智王ハ強國明王ト同ジ。

柄ハ朔ノ意。

【雕題】抑首、史記作仰首。仰首失措不知所出之狀。

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盡津忍反。夫音扶。○關君長曰。焉讀如乎。言獨不可使秦少有利乎。愚謂。與孟子吾不惴焉之焉同。尙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關君長曰。古百里爲縣。戰國蓋然。此言緩行以示不急也。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復扶又反。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柄音內。朝直遙反。○柄持也。抑屈也。屈首。謂恥且懼也。言公仲嘗執持得秦師。故敢捍楚。今楚攻韓。而秦不救。是秦無韓之好也。故公仲恥懼而不朝也。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考異〕坊本秦謂下無秦字。日作也。高本支作疲。智作知。坊本於楚下無矣字。高本待伐作待我。○補正〔謂秦王曰〕鮑本脫秦字。○〔尙靳歸書報韓王〕歸書於韓以報

棄之ハ太子ヲ棄ツルヲ云フ、幾瑟ヲ再ビ太子トスルヲ以テ、太子ガ秦ニ入ルハ、自ラ太子ノ位ヲ棄ツル者ナリトノ意、注非。

揭ハ竭ノ誤。

納。○雍氏。韓地。楚築都於其旁。韓恐其迫。故起兵以禁之、

〔考異〕 坊本無鄭字。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内伯嬰於秦。景鯉患之。令力呈反。内音納。○伯嬰已爲太子。楚欲令韓廢伯嬰而立幾瑟。而韓將内伯嬰於秦。故鯉患秦助伯嬰。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向許丈反。○關君長曰。言伯嬰已爲太子。入秦必留之。而秦楚内幾瑟。則韓反棄伯嬰矣。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歯寒。願太王之熟計之。令力呈反。使所吏反。下使者同。行戸郎反。○鴈行見上。揭疑當作竭。字音之誤也。

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

【雕題】相猶相國。邑ハ已ノ誤。

【雕題】韓咎疑當作公仲。

而德王矣。令力呈反。質音致。○既令魏王請太子。因令謂楚王也。

〔考異〕高本王何之王作公。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按上章曰。抱虛質。此曰。亡之楚。蓋楚歸之。而今復亡而之也。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相息亮反。○或謂芊戎也。相助也。鄭卽韓也。邑疑已訛。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伯嬰未立。而賀其立。令楚怨韓以絕交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王子況反。○關君長曰。後至於秦。則三國伐之。故先亡。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向許丈反。咎音皐。○徐孚遠曰。公子咎與韓咎是二人。故說韓咎奉幾瑟也。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令力呈反。將子匠反。內音

韓挾韓字衍。【雖題】盻當作眄、顧眄之眄矣。

【雖題】謂其出而居於楚也。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內音納。爲韓之爲于僞反。質音致。下同。○新城君。秦太后弟芈戎也。不敢東。言不合齊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盻楚。楚王必重公矣。令力呈反。○關君長曰。怨結於韓。言秦怨楚而結好於韓。恐衍一韓字。蓋言秦事也。愚謂。盻恨視也。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考異〕一本怨作恐。高本盻作盼。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王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離力智反。咎音皐。爲于僞反。○上太子。謂幾瑟也。韓若聽魏立咎。則楚必怨韓而交絕矣。是爲離楚韓而計。故曰試。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

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恐丘勇反。○太子。謂咎也。

〔考異〕坊本瑟也之也作或。○補正〔秦楚若無韓〕幾瑟得父兄。雖出在楚。猶有通心者焉。若殺之。父兄絕望。是秦楚無韓也。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幾瑟死。則太子定也。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爲謂之爲于僞反。○幾瑟主秦楚而見殺。則二國無韓之好。必以立伯嬰爲事。伯嬰得二國。則其爲亂亦如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恐丘勇反。塞先北反。○保於公。言恐幾瑟。必恃公叔而自保持。其指幾瑟也。塞。謂使不得立爲太子也。

〔考異〕坊本勿殺作弗殺。高本恐必下無陰字。

足ハ衍文。
【雕題】全爲、疑當作全焉。

命。○〔走而不死〕雖走而不死也。鮑改作幸。非。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强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中庶子。官名。齊助公叔。故及其師未入擊之。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中國猶中心中谷。謂國中也。言各有黨。故國中分裂。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爲。闕君長曰。恐衍足字。太子不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考異〕高本中下無國字。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善幾瑟也。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令力呈反。爲于僞反。○言韓人有陰厚幾瑟者。公叔不可不備也。○【補正】〔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於韓國之事。有陰所謀也。言欲納幾瑟。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

楚怒ハ楚下ニ王字ヲ脫ス。
臣曰ハ臣曰ノ誤、曰ハ以ノ古字、謂ノ意。

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闕君長曰。漢劉向傳。曰。呂祿呂產席太后之寵。顏師古云。席因也。廣疑作席。此言馮君歸因秦王之寵。太子。蓋咎也。言馮君因秦爭立幾瑟。幾瑟立爲太子。則王澤布被。是秦之利。而害於韓矣。

〔考異〕錢劉曾本並韓臣作韓辰。○補正〔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廣大也。馮君。公叔之黨。今王資之以秦。馮君必以王德爲廣大。而不聽公叔。因以與太子爭。如此。則王澤汎布。而實害于韓。其利勝於留馮君也。吳謂此太子謂咎。是也。鮑本王誤土。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專國事也。鄭彊爲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爲于僞反。下同使所吏反。○矯託也。世子。幾瑟也。時未定所立。故幾瑟咎嬰更稱之。言彊託楚王之命。以地與幾瑟而助之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索所白反。○楚下疑脫王字。闕君長曰。臣曰之曰舊作曰。傳寫誤作曰。曰以爲也。愚謂。魏急韓者。魏善公叔。故急攻之也。懸命於楚。謂因楚懸繫國命也。至。謂幾瑟不死。至楚也。楚王曰。善。乃弗罪。楚懷王策可并考。

〔考異〕高本命作合。一本人以作入。必。坊本何新下無城字。走作幸。○補正〔以新城陽人合世子〕合配也。以邑付人。猶婦配夫。故曰合。鮑本作命。鄭彊人臣。恐不得言

主君ノ二字衍文。

廣王ハ席王ノ誤。

〔考異〕一本仲作叔。矣作也。因以作固以。○補正〔韓王之心。不可解〕韓王深信三川秦王必取我之言。其心凝結。不可解說。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襄陵之役未詳。夫楚欲置公子咎。必以兵臨魏。夫音扶。咎音皐。○置。棄置也。公子幾瑟質於楚。楚欲納之。魏欲立公子咎。故楚以兵臨魏也。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令力呈反。說始銳反。爲于僞反。○韓起兵臨魏。如拒魏立咎然。昭陽以是爲辭毋戰。是公叔令昭陽無與魏戰也。於是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咎得爲太子。陽得毋戰。梁得免兵。故皆德公叔矣。

〔考異〕坊本楚魏作楚趙。高本咎作高。是下有以字。與作扁。陽作楊○補正〔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鮑本魏誤趙○〔夫楚欲置公子高〕高魏公子。蓋魏人有欲立之爲太子者。楚欲廢之。故以兵臨魏。若是公子咎。乃韓公子。楚人欲置之。當以兵臨韓。臨魏何爲。而梁王亦何德公叔焉。鮑改高爲咎。妄甚。○〔於是以太子扁〕扁署也。署定其位也。國人欲立高爲太子。魏王力不能制。太子雖立。其位未定。於是始定。故梁王德公叔。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使所吏反。○關君長曰。馮君恐秦留己。以下客敎陽向之詞。敎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向許丈反。說始銳反。○鮑彪曰。韓之嬖馮者。以留之爲善。謂主君二字恐衍。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

無辭云々ハ再ビ國ニ反ル口實ナカラシトナリ。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爲于僞反。爭音諍。○公叔將出亡也。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輕公。謂韓輕公叔。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夫音扶。○上下。上下流之地也。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惡烏路反。

[考異] 坊本後作復。錢劉本同。坊本無魏地之地字。○補正、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韓在魏西北。皆挾黃河立國。故韓言上。魏言下。趙在韓北。故易於上。則害於趙。楚在魏南。故易於下。則害於楚也。鮑本魏下脫地字。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爲公之爲于僞反。乘繩證反。令力呈反。質音致。○取秦之取猶收也。謂與秦合。三川之言。三川人之言也。我。三川也。不可解。言韓王恐秦取三川。而欲以易於楚之心。不可解說也。公仲謂秦王。止于此。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襄子蓋秦公子。不善太子者。故出之以德太子。

旬有餘彼已覺ノ六字衍文。

〔考異〕坊本上秦王下有昭字。疑注文。高本上聊作赫。○補正〔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坊本王下有昭字。蓋鮑注誤入正文耳。○〔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赫鮑本作聊。明公仲名。鮑改作朋。非也。下文大說杜聊。此本亦誤聊。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向許丈反。令力呈反。下同。○秦疑公叔。必伐韓也。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鮑彪曰。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愚謂。始公叔欲伐楚以害幾瑟。故質子在楚。而秦王不疑焉。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也。乘繩證反。處昌呂反。爲于僞反。○轉猶反也。旬有餘彼已覺六字。疑他章錯簡。言叔始以幾瑟之存焉言伐楚。是以秦王信叔。今楚聽叔厚待幾瑟。且令與叔善者。反而與幾瑟處。彊以之告秦。則秦王必疑公叔爲楚。其伐韓不待請矣。

〔考異〕坊本載八百金。作以金八百入秦。下無請字。覺作角。章末無也字。○補正〔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鮑本作以金八百。無請字。非。○〔故言先楚也〕先楚。先伐楚也。鮑改先爲伐。非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彼謂秦。言秦已覺昭獻與幾瑟處也。鮑本覺作角。非。

今韓ノ上ニ謂楚王曰ノ四字ヲ脱ス。

士ハ事ノ誤。

固ハ衍文。

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形猶勢也。恐楚之怒。故其勢不可不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爲于僞反。○唐客。楚人。恐公仲以爲爲楚計。故云爾。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善楚。相息亮反。下同。○今韓上疑脱謂楚王曰四字。言父兄得衆者不相。則不能獨立。朝以計國事。其勢必善楚。恃之而自固也。此唐客謂楚王之設辭也。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韓珉蓋父兄無衆者。此唐客設楚王答己之辭。以問公仲也。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惡烏路反。○言珉既無衆。又爲父兄所惡。不能獨立。必以國委楚而自保也。此亦唐客之言也。公仲說。士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說音悅。○士疑當作事。音之誤也。言公仲說唐客之言。令之親事大臣。而使主二國之事也。

〔考異〕一本毋作每。高本勢必下有不字。坊本士作仕。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茂拔宜陽。故仲仇之。其後茂請秦王歸武遂於韓。故秦王疑之。解。解說怨也。固字恐衍。杜聊爲公仲謂秦王曰。朋也願因茂以事王。爲于僞反。○鮑彪曰。若公仲與茂善。以實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說音悅。○疾與茂不善故也。

以齊王爲不急——齊王ノ請ヲ以テ、急要ナル事トセザルナリ。

唐客ハ蓋楚人。【雖題】已得二武遂一、則足三以拒二秦矣、然後所レ畏者唯楚、故不レ可レ不レ善レ楚、所謂形是也。

爲公也。強其兩反。爲于僞反。 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復扶又反。○禮陳。以禮陳說。不急也。禮陳而緩。應徐叱之。不許。應無噬人之心。 令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視之心疾。應疾視。 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考異〕坊本令我令周之令並作今。臣之作使臣之。一本作來臣之。一本犬猛作大猛。諸本其視作其使。今從纂。○補正公叔之與周君交也。周最周人。故回護周君。○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史舍與周最同行耳。非使也。鮑本臣上有使字。非也。○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禮陳。一陳也。戴記注云。一辭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辭所受齊王之辭命。言其私言也。言周最一陳齊王所授之辭。而緩其辨難之言。韓王可不以從其命焉。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蓋時韓事楚。故恐楚怒。其事秦而求地也。 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

薛公ハ孟嘗君ナリ、孟嘗君ニ說イテ、齊ト從親スルヲ云フ。

今公叔云云――公叔齊ヲ怨ムモ、齊ヲイカントモスルナシ、唯深ク我ヲ怨マン。

〔考異〕坊本之主作之王。毋作無。高本限作恨。德作得。○補正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揚擧也。河外謂河西。至鄭西。○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韓交楚必深。鮑交下補事字。蓋謂秦韓交事楚。恐秦未肯事楚。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塞先北反。下同。○陽侯。大波名也。今公自以爲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關君長曰。辨猶說也。言雖得於齊。而有秦之患。

〔考異〕高木無爲字。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令力呈反。下同。使所吏反。下同。○吳師道曰。韓滅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梁稱梁。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交。言其相善也。語。見昭公十九年左傳。周者最之宗國也。故患怨及周君。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舍蓋與最同行。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强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

錮之ハ諸侯相約シテ其言ヲ用ヒズ、禁錮者ノ如クナラシムルナリ。

朋ハ公仲ノ名。常ハ嘗ト同シ。

限秦ノ限ハ止ナリ、秦兵ヲ止ムルコト。

上下皆不可通久。作必改史爲交。皆非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數色角反。○關君長曰。錮塞也。言諸侯不受公仲交通。與錮欒盈不同。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關君長曰。言公仲請國事從楚進退。蘇代爲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爲于僞反。○反反覆也。朋之反也。常仗韓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仗倚也。無所入。言無所交通也。按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關君長曰。爲尾生。謂信也。言方今公仲有信。不如前日反覆。是楚可以受之也。

〔考異〕高本無謂字。朋作明。通篇皆同。一本仗作伏。○補正〔諸侯錮之〕錮塞也。塞其言而不通之。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武遂。韓地而秦取之。揚舉也。謂取之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令力呈反。恐丘勇反。爲于僞反。下同。○上人公叔之人也。下人。楚王之人也。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限秦。毋秦患而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使所吏反。乘繩證反。

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郄齊。此武王之願也。欲者。欲如此也。卽取南陽。易穀川。據魏以郄齊。是也。魏策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荊。信使也。說見上宣惠王策。取南陽以與穀川。故曰易也。蓋二地易。有便於秦者也。惠王武王。皆秦先王也。郄齊。謂使齊不合於魏也。臣以爲令韓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大急之大音泰。○關君長曰。大急。言事之大急不可失也。薄。言茂與公仲交薄。而不敢謁王也。是二人不爲國計。率如此。故曰。王之大患也。

〔考異〕高本連韓公仲相章。坊本勸齊之勸作歡。故下無王字。郄作却。諸本令韓下有以字。今從劉本。高本攻齊作勁齊。坊本謂下無也字。○補正〔聽者聽國。非以聽實也〕實當爲賢。字之誤也。或者欲公仲聽己言。故先爲此言。言己雖非賢者。其言亦當聽也。若舊文。自先言其詐。必不然。○〔公求中立於秦。而弗可得也〕中立猶獨立也。時韓屬秦。求離之獨立。而秦不聽也。○〔勸齊兵。以勸止魏〕公仲善公孫郝。因勸齊兵伐魏。而甘茂支之。是反爲勸止伐魏矣。鮑本上勸作歡。非也。○〔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强〕鮑云。離以交言。別以兵言。案秦王答離合以輕重。答別合以强弱。鮑說洵是。○〔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齊强而魏弱。故魏之合於齊。歸地而求之。齊之合於魏。必求割地。今事急。故不求割地而與之合。鮑改不爲亦。謬甚。○〔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此互文也。韓中立攻齊。則秦亦攻魏。齊王言救魏以勁之。則魏亦言救齊以勁之。而二國皆受兵。不能相救。故下總承之云。齊魏不能相聽也。離遇也。史當爲火字之誤也。齊魏久遇兵火。則唯王所欲也。鮑本脫齊字。以王爲秦王。

行願ハ人名。

信ハ使ト同ジ、下同ジ。

是韓合齊秦而外魏也。故楚趙怒其横而讎仲也。公仲曰。奈何。問所以求中立之說。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爲公之爲子僞反。下爲公爲韓同。○言因二人以求中立。必不可得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行願。人姓名。言令客因願以與秦王語。則願公而秦王信之。故事必可成矣。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卽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歸地。謂歸其所取於齊之地。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令力呈反。下同。○關君長曰。韓不爲魏攻齊。而秦王言韓攻齊救魏以勁魏。愚謂。齊怒魏不合於己。魏恃有韓救。故不能相聽。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

兵以勸ハ兵字勸字衍文。

宜陽。因王之所欲。猶撿校之。蓋猜其敬魏。而且攻宜陽。又嫌其外交也。吳寬曰。數稱其明。以堅其不用左右之心。而後韓秦之交可得而合也。

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闕君長曰。言願令公仲以國待於王之所命。而無由左右侍從臣也。

〔考異〕

坊本之秦間有以字。高本垣作坦。坊本及魏作反魏。劉本成作戍。臣矣作臣也。坊本湊作輳。反敬作攻敬。其講作且搆。高本以國作國以。○補正〔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首之舉爲首相也。韓珉知其君與國而已。秦勢不能屈。公仲則能屈之。今以秦之強。舉以爲首相。則珉必爲之病矣。是秦之利也。○〔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不及魏。不攻之也。三國欲與魏成。故迫其郭。而不攻之。鮑本及誤反。○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所以不敢西首者。以四國亡於強鄰之故也。時燕魏未亡。而亦言亡者。燕嘗亡於齊。魏既有亡形也。鮑謂以衍字。未是。○〔此皆絕地形〕此指欲西首之四國。韓魏與秦接壤。今欲西首攻之。是絕地形也。○〔陳四辟去〕陳之四。不聽。遂避而去之。○〔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時魏與楚趙惡。而茂反敬之。是其以魏欲講我也。鮑本反誤攻。其講作且搆。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聽國。言汎聽於衆也。實言有實者。謂至言也。商君傳。至言實也是也。聽諺言於市者。謂聽市井賤俗之言也。所謂聽國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難乃且反。復扶又反。○中立謂不橫亦不從也。兵字及勸止之勸字恐衍。言求中立而不得。因以郝欲以韓取齊。善郝以勸齊合於秦。以茂欲以魏取齊。難茂以止魏合於秦。

疾ハ收ノ誤。
爲大ノ爲字衍文。

四辟ハ而辟ノ誤。

校ハ意ノ如クナラシメザル意。

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比毗志反。○關君長曰。大臣私助諸侯。而輕己國。故羣臣比周大臣。以蔽其上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從才用反。○關君長曰。王位正。謂王躬臨政也。從臣。謂侍從臣。與近臣互言也。事。謂交通。輻湊。以車輻聚轂。喩貴賤相聚。以事其上。

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關君長曰。郝欲以韓取齊者。不可。謂疾也。疾疑作收。爲大之爲恐衍。言不賞郝收二國。則大臣不敢私交諸侯。而輕己國矣。愚謂。齊韓因郝而秦不受。是禁羣臣外交也。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交於秦矣。外諸侯。內羣臣也。

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陳陣同。辟音避。幾音機。○吳師道曰。四疑當作而。愚謂。韓陳。謂宜陽之役也。我指韓也。關君長曰。茂黨魏。又約和楚趙。而反敬魏。講三國於韓。蓋說茂私交諸侯也。其攻

之取猶收也。言欲以魏韓合齊於秦也。拔宜陽者甘茂。而爲壽功者。蓋韓人怨茂而不服。今壽善韓則服也。安之。安宜陽也。合二國於秦。則宜陽無虞也。誅責也。齊魏合而不和於秦。以之爲罪責之也。無事。無所事也。

〔考異〕　坊本章首韓作爲。一本鬬作闘。坊本吾合作吾令。備楚作待楚。高本是公間有以字。茂無間有之字。○補正〔今公與楚解中〕解中秦邑名。○〔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鮑本合誤令。當猶敵也。○〔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復白也。自貴己所以貴者。長不失其貴。○〔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向壽所以貴於秦。以其無黨也。今以多變之楚。爲必可信。是棄己所以貴。而反自爲貴也。○〔武遂終不可得已〕武遂要地。而近於韓都。秦人尤重之。女雖求反之。終不可得已。武遂距平陽七十里。○〔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吳云。姚本收韓。史同。予所據本乃明嘉慶中翻宋本。而亦既譌爲攻韓矣。

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爲韓之爲。于僞反。下爲諸相爲同。○關君長曰。首疑作資。此下必有缺文。愚謂。爲使也。珉爲疾。謂使珉疾也。趙孝成王策。葺之軸令折矣。蓋公仲欲合秦。而珉議不必合秦。故客云。彼公仲以秦勢能詘珉。而秦之強資之。珉乃可使疾苦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絶地形。關君長曰。此五十九字。前後不續。似他章錯出。羣臣

首之ハ資之ノ誤。

【雕題】珉以之爲疾患也。下文云云。欲以擦之也。

進齊云云——以下五十九字衍文。

【雕題】燕魏之亡。甚言之也。亡字與下文同。燕雖興復。而前日一爲齊所亡滅矣。魏棄國都而東遷。亦亡之類。所以不者。謂四國不果攻秦也。

外舉不避讎ハ古語ナリ、他人ノ賢者ヲ擧グルニ、讎敵ヲ論セザルコト。

反ハ及ノ誤。

徒收ハ韓ニ地ヲ與ヘズシテ、韓ヲ合スルハ難事ナリトノ意、收ハ味方ニスルコト。

不可得ハ與ヘザル可カラザルカノ意。

攻韓ハ收韓ノ誤。

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謀其變。謂謀楚多變也。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讎也。韓先後委國於郝茂。而不因壽。是壽之所怨。故曰公之讎也。

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反疑當作及。言許歸武遂之地。及宜陽之俘民也。

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鮑彪曰。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

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解音蟹。走則候反。○潁川本韓地。而楚有之。故曰寄地。過尤之也。攻史記作收。此恐誤。關君長曰。過楚謂與王謀楚變也。收韓謂善韓以備楚也。收韓則楚不能爭強。故曰利於秦。

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善事者。謂不獨秦利。而亦為壽善也。取齊

韓公仲云々、史記ニハ、公仲カ蘇代ヲシテ謂ハシムトセリ、此文蓋シ闕誤アリ。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

向舒亮反。下同。復扶又反。○按史記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也。禽走獸總名。言逐獸困急猶能奔觸傾覆車。自以爲必可以封。言公仲自以爲秦必可封己也。解中桂陽。皆秦地名。小令尹。楚官名也。私徒。家衆也。鬪於秦。謂與秦鬪也。所謂禽困覆車也。

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

爲于僞反。下爲韓同。○當猶敵也。

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

斷丁亂反。○復白也。不得親於事。言不得親斷國事也。彼指郝茂也。黨於韓魏。是其所以失之也。自爲貴。言黨於楚。而必以爲無變。非所以貴。而獨自爲貴也。

須秦云々——此句錯誤アリ、注文ヲ詳觀スベシ。

〔考異〕坊本達作徙。印作市。錢本劉本作卬。○**補正**〔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鮑本達作徙。非。○〔是以九鼎印甘茂也〕印信也。信甘茂於秦也。據下文。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破矣。楊達必非秦人。而公孫顯乃與甘茂善者。非與茂爭國者也。秦策惠王死章。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讐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讐也。三人同讐張儀。則其相善可知矣。楊達知之。故請公孫顯。欲以五萬攻西周。得九鼎。以信甘茂於秦也。鮑本印作市。秦策亦載此章。而印作抑。抑即印之譌也。鮑不能通考一章文意。依市抑字為說。遂以公孫顯為與甘茂爭國者。謬甚。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質音致。○藺離石祁。地名。以質許地。言得趙質子。而許與之地。韓趙合。則樓緩欲以趙合秦之事必敗矣。事見趙策。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魏合韓趙。則樓鼻為魏欲合秦楚外齊之事必敗矣。事見魏策。韓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倍音佩。○韓得趙魏。則甘茂攻宜陽之事必敗矣。言不能拔也。以成陽資翟强於齊。楚必敗之。敗必邁反。○翟强為魏欲合齊秦外楚者。事亦見魏策。言以成陽封翟强資之。則必勉為之矣。楚惡魏合齊秦。而必敗之。則合齊秦外楚之事必敗矣。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此疑錯誤。當作秦失魏。則秦必敗。宜陽必不拔矣。須則之訛也。樓鼻翟强皆為魏欲合齊楚於秦。而今魏倍秦。則秦合於齊楚之事必敗矣。魏倍秦合韓趙。則宜陽必不拔矣。

〔考異〕坊本連下章。兵作地。高本無韓趙為一之趙字。坊本敗之作敗矣。

請ハ謂ノ誤。

秦王ハ大王ノ誤。

九鼎ハ周策ニ出ヅ。

印ハ抑ノ誤。

計也。○（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凡人探物。必前其手。駿馬之前足如此。故云探前。趹踶也。後足之伸。如趹踶物然。○（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順楚史同。鮑改楚爲趙。非也。○（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韓始閉南陽。及秦攻陘。使人許秦馳南陽之地也。○（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固。錮通。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是韓爲秦私府也。今秦攻韓。韓不肯復出金。是自錮私府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使所吏反。下使臣同。○曰儀之曰猶謂也。太宰。楚官也。使楚留使者。以其間圖儀也。蓋彊爲韓計也。故因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請疑謂訛。致猶還也。上庸。楚地。秦嘗取之。謁秦之秦疑當作大。鮑彪曰。彊僞爲楚使。白此於秦。秦王怒。張儀走。秦王怒其專制。張儀畏誅而走也。

〔考異〕高本因西作因而。坊本謁下無秦王二字。○補正（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鮑本不疊秦王二字。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秦策印作抑。是也餘已見。

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絶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斷音短。塞先北反。○上地。上游之地。鴻臺桑林。韓臺苑之名。此言不事秦之害。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說音悅。使臣之使所吏反。○爲猶助也。此言事秦之利。

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藩音蕃。

〔考異〕坊本摯作鷙。趹作蹶。一本三尋作二尋。高本無騰者二字。坊本無騰字。今從曾本。一本不事秦作不成秦。坊本順楚作順趙。攻楚下無爲字。○【補正】蹠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類篇蹠跔跳也。跔偏擧一足也。擊者偏擧一足。其力乃勁。貫彎通。貫頤。開口大呼如彎弓也。此在帶甲百萬之外。故云。蹠跔科頭。又云。至不可勝

徒裎、徒ハスアシ、裎ハハダカ。

須臾ハ一時ト同ジ。

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也。乘繩證反。騎奇寄反。跿跔音徒俱。勝音升。數色主反。○摯猛也。曲禮摯獸在前。跿跔。跣也。跿或作䟫。見類篇。科頭不著兜鍪也。貫頤奮戟。言貫頤而猶奮戟以戰。闕君長曰。探前趹後。非謂疾走也。按淮南子。有䟫有趹。趹訓踶。乃踏也。馬走不探前足。蓋言駿馬立地。善探前踏後而欲走也。蹄間三尋。此謂馬走勢疾也。言前後蹄間三尋。騰躍而走也。愚謂此言秦兵馬多而勇駿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被皮寄反。除怯夫之夫。餘皆音扶。賁音奔。○徒。空手也。裎裸也。秦策頓足徒裼犯白刃。無幸。謂無幸免也。此言秦之與山東。強弱不敵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從子容反。比毗志反。○詿亦誤也。此言從之害。大王不

【雕題】陽謂浮飾便佞也、不必同陽、有陽浮語。卽是不著實之謂也。

藿羹ハ豆ノ葉ノ汁。

【雕題】所食、史無所字。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也。故不見率也。陽佯同。不實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好呼報反。施始豉反。行下孟反。○內。婦人也。此所謂陽也。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正言。不諱也。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考異〕一本陽作場。

襄王 凡三十二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爲于僞反。下爲大爲敝同。說始銳反。厭音饜。○此言韓地小而惡。民食不足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塞先代反。見賢遍反。○厮徒。見魏策。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者。爲若也。徼亦塞也。取徼遮之義。此言兵少也。秦

肆意ハ思フママノ意。

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說音悦。下同。○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止其行也。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强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强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夫音扶。輕絕之輕、遣政反。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此要終言之也。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記者之餘論。

〔考異〕坊本必伐下無矣字。無也縱二字。韓必作韓之。因秦作因秦。下多其車重其幣作多車幣三字。一本肆意作肆志。高本坊本並困我作告我。今從一本。劉本伐矣作伐也。坊本楚楚下無因字。○補正 此以一易二之計也。二者、免秦兵、一也。取償於楚、二也。

儆ハ準備スルコト。

廟祠而求ハ、先祖鬼神ニ祈リテ、求メ居リシ所ナリトノ意。

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關君長曰。賂地於秦。一也。和秦伐楚二也。

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幷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恐丘勇反。幷音併。鄉許亮反。爲之之爲于僞反。選息戀反。下同。令力呈反。行戶剛反。〇信臣。使臣也。古人謂使爲信。下襄王策信公孫郝於齊。是也。楊愼曰。晉人以信爲使者。未之考耳。又按淮陰傳信臣。謂可信任之臣。過秦論信臣。謂忠信之臣。與此不同。爲不爲能之爲若也。鴈行。猶顏行。管子輕重甲篇。士爭前戰爲顏行。史嚴助傳。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前行曰顏。通作鴈。見通雅。與禮記兄齒鴈行自別也。

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儆

【雕題】韓使人馳南陽之地、南陽之地疑衍、蓋因隣行而誤耳、馳秦、至秦請降也。

國形不便ハ、地形防禦ニ便ナラザルヲ云フ。

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樹臣庾反。藉在夜反。○關君長曰。多力卽有力。謂富强之家。藉外權。言外交諸侯。以假其權。擅其主。言自擅威權。以脅其主也。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相息亮反。令力呈反。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馳。走退也。謂韓使陘人走退南陽。而不敵秦。蓋示服也。秦已馳。謂秦已使韓人走退也。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不取也。爲于僞反。○言攻韓得三川而絕其交。不可求千金。是使韓固私府而不費也。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

攘臂按劍ハ、臂ヲ張リ、刀ノツカヲ手デ抑サヘルコト、怒ル貌。

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關君長曰、逆若逆戰之逆。言自己致之也。）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後、尻也。言雞口雖小而在上而貴。牛後雖大而在下而賤也。此亦言事秦之恥也。）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敎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考異〕高本趙作楚。盧本常阪作長阪。高本坊本跕作超。錢本作帖。今從劉本。合膊高本作合伯膊。坊本無膊字。今從曾本。史記膊作䏶。○補正〔當敵卽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㕦芮無不畢具〕吳引韻書。以鞮鍪爲首鎧。是也。其以斬堅句。未是。今案㕦芮盾也。甲下不當言盾。盾字當定爲衍文。鍪字句絕。鐵幕以下。屬無不具之文。

宣惠王　凡五章

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簡公、齊簡公也。亡、蓋亡於秦也。）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

革抉ハ拾決ノ誤、ユガケナリ。

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吠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爲、于僞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說始銳反。塞先代反。宛於袁反。數色主反。射食亦反。大音太。斷音短。被皮寄反。○俶眞訓谿子之弩注云。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徐廣曰。韓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愚謂。跕踏也。不暇止。言發矢之疾。續而不絕。掩。謂矢中心上。如掩。吳師道曰。脩務訓注云。墨陽之莫邪。則墨陽地名。索隱云。剡國有工鑄劍。因名剡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名宛馮。晉大康地理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今按上說。冥山棠谿龍淵地名。剡師宛馮人名兼地。大阿劍名。合膊未詳。愚謂。皆蒙出文。則大阿合膊。亦地或人名。盾櫓。鞮鍪。冑也。徐孚遠曰。鐵幕。障面也。吳師道曰。按詩傳。決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此革卽拾。抉卽決也。索隱云。吠與瞂同。謂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吠音伐。卽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愚謂以上言地險固。兵勁利也。

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夫音扶。下同。藩音蕃。○此言事秦之恥也。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

所謂ハ所以ノ誤。

循功勞云々——臣ノ功勞ニ隨ヒテ、官祿ノ順序ヲ定ムルコト。

其人ハ吾ガ學ヲ修メタル人ノ意。

跕足ハ踮足ト同ジ、弩ハ足デフンデ放ツヲ以テ云ヘルナリ。

言於王。王大說之。說音悅。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從才用反。○謂當作以。言聽其請。非所以學於申子者也。所學。卽下文循功勞視次第是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亡音無。○亡其猶無乃也。求此。謂請仕也。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穆文熙曰。申韓之學。皆欲必行其術。豈肯爲其兄請官乎。此乃所以嘗試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

〔考異〕劉本無謂字。坊本下之謁作之請。一本聽並作從。謁作請。亡其作專爲。其人作聖人。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跕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

來ハ衍文。

字。坊本育下無而字。非。獨下有聶字。姊者下無亦字。菹醢作葅醢。○補正（事今薄）薄迫也。上句云。吾得爲役之日淺。下句云。奚敢有請。通觀一章。則今字下當有未字。今本脫之耳。○（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敬政。故稱其母爲夫人也。鮑本夫誤丈。交誤反。○（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爲誰。鮑本作請得從事焉。非也。○（聶政直入上階）坊本脫上字。○（韓傀走而抱哀侯）鮑改哀爲烈。下同。非。○（自屠出腸）鮑本作屠腸。無自出二字。非。○（曰弟至賢）鮑本弟上有吾字。○（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荆）鮑本脫而字。○（乃其姊者亦列女也）鮑本脫亦字。○（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鮑本醢誤酢。

昭侯　凡四章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韓子無來字。此恐衍。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中丁仲反。○惟亦思也。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夫音扶。盡津忍反。○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微密也。可。豈可也。

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上時掌反。中丁仲反。呼火故反。數色主反。暴步木反。縣音玄。○東孟地名。抱哀侯者。冀其救也。皮面。去面之皮也。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賁音奔。○林西仲曰。賢指其勇。愛身滅人之名。非政平日自命本意。愍謂。矜自持也。軼過也。孟賁夏育成荊。皆古之勇士也。晉楚齊衞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列烈通。施以豉反。○菹。淹菜。醢。肉醬也。言剉削之如此。

〔考異〕坊本問下有之字。具酒下有自字。夫人作丈人。一本作大人。史記與此同。坊本以交作以反。驩作讙。井者間有屠字。徒幸而作幸以二字。母在下有前字。待之下有者字。淺下無鮮字。雖作義。高本曰前下無曰字。無而死二字。坊本無爲誰二字。高本無請得從事焉五字。韓相下無韓字。坊本族盛下有多居處三字。兵衞下有甚字。與衞下有相去二字。而衞下有待字。直入下無上字。階下有殺字。哀並作烈。所殺間有擊字。自屠出腸作屠腸二字。高本無暴字。坊本知誰下無子字。高本無嫈字。無曰吾之吾

西至濮陽。騎奇寄反。下同。鮮仙善反。夫音扶。下同。睚五懈反。眦士懈反。要一遙反。○關君長曰。此政獨處。似不可言臣。二臣字疑作政。賢者猶貴人。指仲子也。窮巷僻邑之人。政自指也。言仲子親信於己。恩謂。睚眦。瞋目貌。濮陽。衞地。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衞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刺七亦反。下同。○就成也。益多也。政曰。韓與衞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擧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衞。卽濮陽也。得失猶可否也。辭別也。仗持也。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衞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

行游ハ仲子ガ行游シテ、仇ヲ報ズベキ者ヲ求ムルナリ。

鼓ハ鼓勇ノ鼓ナリ、振ト同シ。

臣ハ卑下ノ稱、誤字ニアラズ、注非。

下同、供九用反。○仲子。遂字也。脆。小耎物易斷也。

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耶。辟音闢。爲聶之爲于僞反。下爲知爲我同。語魚據反。○辟猶屏也。言有仇。漸示意也。夫人。指政母也。韋昭曰。古者尊大嫗爲夫人。

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遂漸示意。故政言如之。

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卒子律反。○林西仲曰。始終以意厚之。去者。去齊而往濮陽也。仲子此時已絶望於政矣。

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

以意厚之ノ以意ハ意ヲ加ヘテト同ジ、知ラザラシムルニアラズ、注非。

【雕題】事今薄。疑衍文。上下無所應。徒妨文意。史亦無之。

烈侯　凡一章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除相害之相。章内皆息亮反。○林西仲曰。一恃貴。一矜寵。不相下故。嚴遂政議直指擧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趍之。以救解。政正通。朝直遙反。解音蟹。○林西仲曰。訐之使不得安其位。辱之使無顏立於朝。二句所以相害者。愚謂。以救解。謂以人救之。故得解也。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林西仲曰。恐君罪其拔劍於朝。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關君長曰。陰。謂令政不知其所以交之也。其所厚亦令不可知。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薄迫各反。○林西仲曰。交曰爲役。謙詞也。愚謂。薄迫也。言得交之日淺。雖事今迫。奚敢有請。關君長曰。雖欲有所用政。難即言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養羊尚反。

石留ハ石瘤ト同シ。

一里之厚云々——一里ノ要害デ、千里ノ權チ左右スルモノハ、地利デアルトノ意。

大ハ矣ノ誤。

戰國策正解卷八

韓

康子 凡一章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劉淵林呉都賦注引之云。石留之地。喩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愚謂。留溜瘤三字。蓋古通用。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厚。重固。謂險隘也。動震也。言以一里險隘。而震千里之權勢者。賴地利也。以寡破衆者。乘敵之不意。以伐其無備也。蓋言以成皋地利。而伐鄭人無備。則必勝矣。故曰。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皋。鮑彪曰。諸稱王。皆非當時語。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大疑矣訛。

〔考異〕[redacted]高本連後成午從趙來章。一本一里作百里。萬人作千人。

戰國策正解卷七下終

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

夫專之夫音扶。下同。刺七亦反。要一遙反。○專諸。爲公子光刺吳王僚。見史記。襲入也。傀韓相也。事見韓策。要離爲吳王闔閭刺王子慶忌。見吳越春秋。殿謂吳宮殿。殿稱始見於此。後世專天子宸居曰殿。漢書東海王彊傳。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又黃霸傳。有孝子貞婦者。先上殿。注顏師古曰。殿者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麗。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爲吉。言上動天文。又不止於百萬千里而已。二人謂王與士也。縞素喪服。言天子遇弒。天下服縞素也。挺拔也。

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

撓屈。諭曉也。

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關君長曰。韓魏滅亡數語。蓋記者餘論。以爲總結耳。秦王既曰。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又曰。徒以有先生也。雖秦王多變。而或無之。因知非秦王之言矣。

〔考異〕 坊本且作雖。爾作耳。三子下無者字。曾劉本休祲降於天。作休烈隆於天。

凡三十九章

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說音悅。使於之使所吏反○安陵五十里、而今以五百里之地易之。故曰。以大易小。

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長丁丈反。錯七路反。與音餘。○錯置也。言無欲攻之意。

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怫然。忿貌。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搶突也。言觸士之怒。如是而和解耳。

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

以嫪ハ則嫪ノ誤。王以國云々、此句重出、下句衍文。

如是也。自字宜在內下。執法。執政之臣。長字非衍。則上下必有闕文。輓者。輓車之人也故固通。畢盡也。嫪氏嫪毐。太后私人。與不韋爭權者。言貴賤上下皆如是也。

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孔叢子以嫪之以作則。無下王以國贊嫪毐六字。此疑誤衍。勝。謂勝於不韋也。深於骨髓。言深入於骨髓也。

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舍音捨。

〔考異〕一本能用下無之字。劉本此人上無之字。坊本質作賓。一本之此作也此。高本秦以作秦王。毐太作氏太。舍作合。○補正〔而王以是質秦〕質猶敵也。說見于上。○〔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時呂不韋攻魏急。魏事既不可爲。此客欲棄國以報不韋。故云。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勝者勝不韋也。○〔天下必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姚云。合一作舍。是也。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已見前。

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

自四、自字ハ下句執法ノ上ニ移スベシ。長輓ハ長字衍、否ラズンバ上下ニ闕文アルベシ。

曰。令聞王言。故立其次。

〔考異〕坊本有次下無乎字。其法作之一字。

景閔王　凡二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易以豉反。○言棄地賂之。不如用其地以守之之易也。愛地死之。不如割其地以賂之之易也。當用而棄之。當棄而死之。此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數色主反。解音蟹。下同。重直龍反。○質。質的之質。質秦。猶云爲秦質也。言秦魏強弱不敵。以是時。愛地而受兵。其死必矣。已亡地與城。而患不解。又爲秦質而死。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言報呂不韋主攻魏之怨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

今秦ノ今字衍文。

觀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以

猶謂也。言人皆謂楚本爲強國。而因君用之故弱。於鞅不以爲然。關君長曰。蓋用之得道必強。下有其說。

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

塞先代反。倍音佩。○關君長曰。先君者。言君不用事之前。不使。魏不使秦踰兵於澠隘之塞也。不可。言使秦不可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也。二句追說往時魏爲楚蔽耳。因知今字誤衍。愚謂今或矣訛。

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鬭之日也已。

予音與。○關君長曰。言秦得魏地。與楚相近。兩國交戰之日也已。蓋鞅以爲楚救魏。不使割地以爲蔽則秦不能伐楚。是用之必強國之道也。愚謂。蓋鞅爲魏說也。

〔考異〕　坊本觀鞅作魏鞅。弱下有也字。澠作鄳。去上有相字。日也作日近。○補正（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此言往時所以不受秦兵。故下承之云。今則不然。今當爲令。字之誤也。吳云。使史作便。不便句絕。下與不可對文。是也。此章鮑本亦改編魏策。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

言其次當爲御史者。恐不得爲御史也。

輸人爲之謂安邑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

爲于僞反。敗必邁反。○輸。安邑里名。關君長曰。彼。指安邑也。言安邑固有其次當爲御史者乎。則吾難敗其成法。以用他人也。

因遽置之。

鮑彪

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摯。握持也。羃。覆也。言自覆其不善。而繫結於主也。假之讀如假令。我。謂欲進之人也。關君長曰。此假美人。泛論疏遠之人。欲進賢才也。

〔考異〕坊本爲王作爲臣。以臣下有之字。辟作避。趙王開有大字。○補正〔其自羃繫也完矣〕羃組也。繫馬腹帶。皆有文采而固結者。故以譬變童自結於君也。鮑改爲羃繫。意味索然。○〔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此論進美人無益。鮑云。我欲進之人是也。

或謂魏王。王儆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繫之。臣爲王之楚。王胥臣之反而行。爲于僞反。下同。○從於王者。謂凡兵械當從王者。游。旌旗之旒也。言已儆。因先至而繫旒。待兵聚也。蓋欲急伐秦也。胥待也。行。行兵也。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令涉魏境。使所吏反。下同。令力呈反。○使者。卽此說者。王。謂楚王也。蓋春申示己專楚也。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言魏王所儆之兵而足矣。不必待楚也。蓋秦示知其情而折之也。

〔考異〕坊本儆作警。錢本無。高本繫作擊。坊本胥作昪。錢本反而作反乃。○補正〔王胥臣反。乃行〕胥古胥字。胥待也。鮑乃作而。改載魏策。案乃字是也。

臣爲王、臣ガ身ハ王ガ漁獲スル所ノ魚トナリ居ルヲ以テナリトノ意ナリ。

凶惡ハ容貌ノ見ニクキヲ云フ。

人君ハ龍陽ニ封ゼラレ諸侯トナレルヲ云フ。

誤ハ若ト同シ、注非。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鮑彪以爲魏之幸臣。關君長曰。得之。龍陽。蓋封地。若安陵鄢陵屬。據其曰臣爵至人君。及走辟於人之類。明其爲幸臣也。然說者以爲王拂枕席。疑爲幸姬。按佞幸傳。謂以色幸者。與上起臥。安知不爲拂拭乎。後世龍陽之好。亦言男子也。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臣爲之爲。于僞反。下爲王同。○以己既如是。慮王亦然也。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辟音闢。○關君長曰。凶。謂行惡。謂貌。拂枕席。言與王起臥。因爲拂拭枕席。爵至人君。言封爲龍陽君。恐謂。走人辟人。謂朝廷道途遇之者皆走辟也。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吳師道曰。誤恐是諰字訛。得之。諰。悲恨之聲。族。死及族也。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纍繫也完矣。今由千里之

縞素、縞ハ白ナリ、素ハ染メザルモノチ云フ、矢張リ白ナリ、喪服チ云フ。

降戸江反。與音預。〇襄王。魏襄王也。大府。魏國藏圖籍之府也。憲。法令也。有常。有常刑也。降城。以城降者。亡子。棄城亡者。此二者。不得與大赦也。

今縮高謹ンデ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闕君長曰。大位。卽五大夫之屬。父不攻子。而無子弑父。與見父而下。是全父子之義。

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言使者以安陵之辭。反命於信陵。信陵必怒攻安陵。吾已全己父子之義。而因我爲國禍。是無爲人臣之義矣。吾君。謂安陵也。魏患。卽將發十萬之師。是也。

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思息嗣反。〇言攻管而不下。思慮困窮。因失言於君也。

〔考異〕一本夫下無以字。坊本倍主作背王。子倍作子背。弗致下無也字。造作告。常下有刑字。一本謹作雖。高本謹辭作謹解。坊本我負上無使字。高本負襄王下無之字。坊本無爲作無違。高本服上有素字。坊本使使下無者字。〇補正〔無忌將發十萬之衆。以造安陵之城〕鮑本造作告。而鮑無注。或鮑作注時尚作造。後壞爲告耳。〇〔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解釋也。猶言辭。鮑改爲辭。非。〇〔吾已全己。無爲人臣之義矣〕姚云。己無。一本作己之。案安陵君云。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稱其民。則縮高不仕也。且高所全。父子之道而已。未及君臣之義。無爲人臣之義。謂辭信陵君之官爵。蓋高尙其志者。故其言如此。鮑改爲爲違。非知高者。

使者ハ信陵君ノ使者ナリ。

生束ハ生ノママ縛ルコト。

亡子ハ父母ヲ棄テテ逃亡スル者ナラン、注恐クハ非。

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爲秦守者也。通鑑綱目縮高之子仕於秦。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鮑君長曰。遣。放遣也。言信陵使安陵遣高而將仕之。胡三省曰。欲使安陵以君諭其民。以父諭其子也。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之使所吏反。下使者大使同。道音導。○鮑君長曰。不能必使其民。猶不能必使民聽我。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復白也。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夫音扶。倍音佩。○鮑君長曰。幸謂五大夫持節尉。愚謂臣高自謂也。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造七倒反。○安陵魏附庸。故曰。猶魏也。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

無忌ハ信陵君ノ名。

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

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

夫音扶。○言齊必不用無魏重者。而害有魏重者。故不如示有魏重也。

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言以有齊重。故有魏重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

秦圍邯鄲。趙請救於魏。魏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之。既而魏王畏秦。止晉鄙。趙請救益急。信陵君乃殺晉鄙。將其衆救之。趙王因自郊迎。

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

不可不知。言不可不知其見憎之由。知之則改之也。不可得而知。言不可知其憎之之由。知之則憎深也。

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卒猝同。○關君長曰。卒然見趙王。言輕遽迎謁而無德色。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

下遐嫁反。下同。守手又反。下子守同。○吳師道曰。秦攻韓

【雖題】大行謂山也、是山名晉險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去起呂反。數色主反、離力智反。下同。○焦卷也。申舒也。不申不去。欲見之速也。行道也。楚在南。而北行。故曰。非楚之路也。用資用也。　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霸王離王之王于況反、數色角反。○動舉互言也。

〔考異〕高本今者作今之。坊本下非楚下無之字。○【補正】〔君之楚。將奚爲北面〕將抑也。鮑本作將之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鮑本脫之字。○〔舉欲信於天下也〕信伸通。

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他徒多反。下同。爲肖之爲于僞反。令力呈反。○身在魏而事齊。故曰外臣。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鮑彪曰。肖魏臣。而假重於

割二寧ハ更ニ寧邑ノ如キ者ヲ割カシムル也。

所去、案スルニ所字疑クハ衍文。

秦人去云々、魏ハ邯鄲ヨリ遠ク、二周ヨリ强シ、而シテ秦ガ之ヲ攻ムルハ、王ヲ以テ制シ易シトスレバナリ、邯鄲ハ趙ノ都。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令力呈反。夫音扶。○言魏宜割如寧者二以求講。秦不當歸寧而講也。

〔考異〕高本講作構。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講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近附近之近。去起呂反。下同。○言秦之攻王也。天下皆曰。王近秦故也。然王實不近秦。秦去而不合。天下皆曰。王弱故也。然王實不弱於二周。是慶反天下之言。言魏强猶足以敵秦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過音戈。易以豉反。○言魏强猶足以敵秦。而秦特攻之者。以王爲弱而易制故也。今又見攻而講。是所以彌示弱召攻也。

○**補正**〔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一秦字衍。此二句與皆曰周弱也。王不弱二周。相對成文。而下文承之曰。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是秦之所去。明指邯鄲。言秦師在邯鄲。當是之時。秦之於邯鄲。近於魏。今不攻而去之。過至弱之二周。來而攻魏。則秦之攻魏別有所以攻之。不以其弱與近也。鮑吳不知衍一秦字。皆上秦句絕。所以不通也。

茲公ハ人名。

之事。王自知矣。言攻韓之利害。王可自知矣。

〔考異〕坊本胥作咠。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食其音異基。○言天下不可一。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言魏不能支秦。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兩者。謂天下不可一。與魏不能支秦。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從子容反。○言茲公知兩者而猶且爲從者。從則重。不從則輕故也。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處昌呂反。○期必也。言爲從而重從則從。不然則否。不以從爲必也。三國。蓋三晉。堅。謂從約之堅也。自賣。謂倍從合秦。以自收利也。橫者。魏人欲橫者。讎。即橫者也。關君長曰。言橫者將圖子之所爲。以合於秦。是取子合於秦之資。反資橫者也。

〔考異〕劉本無久字。一本不實間添以字。○**補正**〔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慮久。慮及久遠之後也。可一者。謂合從爲一。言合從久而必敗。不可得而一焉。

賓ハ擯ト同ジ、擯斥ノ擯。
一人ハ春申君ヲ云フ。

關屬秦乎楚乎。未可知也。輯和也。登成也。化猶移。比猶近也。

今王恃楚之强。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賓擯通。乘繩證反。○久不可知。言日久則其變不可知。命政令也。言萬乘之重。宜與衆議。而王乃以一人之心爲政令也。

〔考異〕坊本章首有十字。高本輕作悍。越。畜作稸。賓作質。○補正〔八年。謂魏曰。鮑八上補十字。非也。說見呉正。○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原國未詳。鮑引僖二年五年晉人降原。以賓之。然彼原本周一邑。周王以賜晉文。又無恃秦翟之事。恐別有其事。而史逸之也。○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質的也。質秦。以秦爲敵也。說詳于秦召魏相信安君章。鮑改質爲賓。義雖可通。未若依原文訓的也。

魏王問張旃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旃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胥待也。張旃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旃曰。韓强秦乎。强魏乎。王曰。强秦。張旃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强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强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强與其所不怨。張旃曰。攻韓

不若ハ有齊ノ上ニ移スベシ。
秦必重之ハ齊ノ援アルヲ以テナリ。

齊親而合於秦。秦必輕之。獨言齊者。以齊秦匹敵耳。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之矣。不若二字。疑當移有齊上。闕君長曰。言如是。則齊必喜。秦必重王矣。

〔考異〕一本梧作郚。不聽下無之字。坊本於王下無之字。齊者下有王字。○補正〔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秦者亦通。但以下文有齊者推之。秦上恐脫有字。

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楡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釐萊古字通。繒在稜反。夫音扶。勝音升。數色主反。畜稸同。積子賜反。比毗志反。○和子亂未詳。按西周策。魏攻秦。而鄭亡。韓子魏攻荊而韓滅鄭。必有一誤。然則楡

【雕題】是時魏蓋適不置相。故云。

今於王之上者ハ盟主ヲ云フ。

相秦者ハ相秦ノ間ニ、有字ヲ脫ス。

雍。說始銳反。從子容反。雍於用反。下同。○說疑謂訛。從謂與趙約從以救之。垣雍。蓋韓所得於魏之地。秦許魏以令韓歸之也。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恐魏背己救趙。故以垣雍爲釣魏之餌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令力呈反。○秦勝。則魏畏而不能責之。不勝。則韓不畏秦。故不能令出焉。秦勝與不勝。垣雍皆不可得。故曰空割也。

〔考異〕一本無決閒添大字。

樓梧約秦魏。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將令之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關君長曰。後謂是後諸侯。謂如齊秦也。事之以藉其威力。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相秦者。謂相有秦者。或相下脫有字。言遇於秦。且相有秦者。無齊親而畏秦故也。無

説ハ謂ノ誤。

作安城。今從之。坊本有餘下有有字。蘭作闌。林鄉。高本作林一字。坊本作橫一字。今從盧本。諸本平闕作平闕。今從一本。高本成也作成矣。坊本知秦下有欲字。諸本之主作之兵。亦從一本。高本挾韓下有魏字。高本坊本並共寧作共莫。史記作共甯。今從盧本。高本魏齊作魏衞。一本甚畏作其畏。諸本章末無矣字。亦從一本。○補正〔從林軍以至于今〕林鮑改作橫。吳引史駁之。是也。○〔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當爲亡。聲之誤也。○〔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質音致。下文云挾韓之質。魏與趙合。則亦可挾其質以責侵地也。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收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鬭。鬭必重魏。是幷制秦趙之事也。

難乃旦反。復扶又反。幷音倂。○不以毀構。言趙不能以毀折之兵。獨構難而戰也。重魏。秦趙重魏也。故曰。幷制秦趙之事也。

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荊。欲焉而收荊。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

長丁丈反。○言秦趙重魏之後。魏欲諸侯重己而收齊。則趙因荊無齊之救。爲魏攻之。欲其合魏收荊。則趙攻齊。亦然。欲魏長於山東。而爲之盡力以待其成也。

〔考異〕坊本構並作搆。復鬭上無必字。一本有必字而無復字。高本無一鬭字。坊本長之下有也字。○補正〔不如齊趙而構之秦〕齊整也。助之整頓其兵也。下文云。趙不以毀構矣。毀正整之反也。鮑改齊爲收。形聲俱遠。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

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主。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從子容反。下同。質音致。下同。爲于僞反。行戶剛反。○質質子也。鴈行猶顏行。謂前軍也。頓刃。謂折壞兵刃以戰也。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大時。言時會之大也。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衞大梁河外必安矣。共寧。皆魏地。言異日韓魏中絕。今通其道。衞時屬魏。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鄉許亮反。朝直遙反。○易。謂易而爲秦有。

〔考異〕劉本厚作惠。坊本於其作其爲。高本坊本並奉作承。今從盧本。坊本亡秦下無盡字。欲得上無王字。諸本之國作之塞。今從劉本。諸本安城作之城。索隱引策

有餘ノ餘字衍文。

【雖題】晉國之三字疑衍文。

無韓ハ亡韓ノ誤。

【雖題】撓者變其敵抗之意也。

愛南國。非也。受猶容也。不容。謂絕也。言憎韓絕安陵氏猶可也。秦得魏以南之國。則去梁甚近而不患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衞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閒古莧反。墮許規反。數色主反。○國。國都也。去梁也千里。謂都絳安邑時。史記無餘字。有字屬下。此恐衍。蘭。闌通。遮也。林鄉。地名。文臺。臺名。無韓疑當作亡韓。上文韓亡秦盡有鄭地。可以見矣。去大梁百里。謂秦去大梁之近也。林西仲曰。平日去秦甚遠。兼有韓蔽。猶且累得重禍。則韓亡之後。爲益近秦。其得禍百倍可知。自秦非無事之國。句至此。總言韓必不可伐。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

千里。而攻危險之國。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林西仲曰。以其不易。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背音佩。召音邵。○陳亡屬楚。林西仲曰。以其不利。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衞齊皆在三晉之東。故又不攻。其易與利。無如魏者。故必攻之。秦故有懷地・邢丘・安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故固通。共居庸反。下共莫同。○林西仲曰。韓亡後。秦攻魏所以爲就易與利者。此其一路也。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雍於用反。○林西仲曰。秦攻魏。所以爲就易與利者。此又一路也。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使所吏反。葉舒涉反。○安陵。魏之附庸。而合於韓。故魏王使人惡之秦。言使者。不敢斥王也。許。故許國。亡屬韓。聽。從也。隨猶繼也。言秦從使者之惡。而亡安陵氏。繼之而欲亡許也。南國。謂魏以南國也。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

陽。見秦策。敵國。指魏。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近附近之近。○秦不可親。如上文所言。而與之伐韓而益近秦。不免於不明與不忠。今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夫音扶。下同。○蓋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而國亂也。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盡津忍反。下盡拔盡亡同。○鄭地。卽韓所取之故鄭國地。與大梁鄰。所謂益近秦者。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强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故地。魏嘗喪於韓之地。言利小而禍大也。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易以豉反。下就易同。○非無事之國。謂以攻伐爲務。便事。便宜從事也。鮑君長曰。就易伐與有利。暗指魏也。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復扶又反。閼與上音遏。下音豫。○絕。直度也。閼與。地名。趙奢嘗敗秦於此。林西仲曰。不爲者。以其不易。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倍音背。○道由也。智伯之事見前。林西仲曰。不敢者。以其不利。伐楚。道涉山谷。行三

ノ容易ナルヲ云フ、注敵國云々ノ說非ナリ。

君之累ハ秦モ亦咫尺ノ書ヲ以テ、君ヲ殺サンコトヲ魏ニ請フベシトノ意。

朱已ハ無忌ノ誤。

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强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遺唯季反。相息亮反。輕遣政反。〇關君長曰。痤免相之後。以信陵爲相。故云後相也。咫尺猶尺一也。言敵戰之國。而其書疎略。不可遽信。以魏之故。蓋言以魏爲從主之故。用臣。言可用守國者。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恐其及己也。

〔考異〕高本謂作請。曾本人也作人乎。高本痤作座。曾本劉本司徒作司空。高本便作使。一本無。高本免相下有望字。劉本作室。坊本夫國下無內字。高本之欲作之俗。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好呼報反。行下孟反。施始豉反。〇朱己史記作無忌。吳師道曰。朱己卽無忌字訛也。愚按。史記非下有有字。此恐脫落。林西仲曰。卽救魏亦擇利而行。非愛魏而施惠也。先徑破秦行。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昭王用范睢言。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涇

市ハ買ノ意。

咫尺之書、咫ハ八寸ナリ、一尺ニモ足ラヌ手紙ト云フコトニテ、事

我助茴長。集注云、無知貌、蓋謂芒茫同。失之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朝直遙反。夫音扶。下同。從子容反。○違、違趙志也。言使趙不爲從主。范痤魏相也。從事可移於趙。言趙爲從主。而可以朝人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爲大之爲、于僞反。下爲之同。復扶又反。○薄故猶細事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

敵トチ云フ、相望トハ甲ヨリ乙、乙ヨリ丙ト望見シ得ラレル距離ニ使者ノ居ルコト。

丈人ハ長老ノ稱。

救不出。冠蓋相望。使者往還不絶也。　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說始銳反。令力呈反。○令兵先臣出。言令秦兵先且未歸而出。　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芒然。疲倦之貌。　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音壬。夫音扶。乘繩證反。藩音蕃。　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復扶又反。

〔考異〕坊本且並作雎。一本遽作遂。○補正。魏人有唐且者。鮑改且爲雎。下同。○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芒然疲貌。孟子。芒芒然歸。告其人曰。今日疲矣。

欲璽者云々、段干子ハ秦封ヲ得ント欲シ、秦ハ魏地ヲ得ント欲ス、兩者一トナラバ、魏必ズ亡ビン。

欲食云云ハ博法詳ナラズ、食ハ取ルコト、握ハ取ラザルコトナラン、注ノ餘行ハ他ノ方法ヲ行フ意ニテ、即チ取ラズシテ、別ノ利益アリト思フ事ヲ爲スナリ。

冠蓋ハ使者ノ冠ト、使者ガ乘ツテ居ル車ノ日

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華胡化反。處昌呂反。期音朞。○鮑彪曰。上謂當其時。愚謂。私謂自爲計。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夫音扶。下同。○欲璽。謂欲得秦封。受其璽。無魏。言魏地盡。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地不盡。則秦之求不止。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改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張守節曰。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爲餘行也。愚謂握。握棊而不行也。史記不若下有用字。此恐脫落。魏王曰。善。乃案其行。案止也。言止段干崇之行而不遣也。

〔考異〕高本坊本並華陽作華軍。一本作華陽軍。今從一本。坊本能用作善用。高本授作受。坊本姦臣作奸人。之求作求之。案作按。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

乎ハ呼ノ誤。

意ハ抑、ソレトモノ義。

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說始銳反。相息亮反。從才用反。○言將從樓公而入。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恐丘勇反。○乎疑當作呼。蓋僞病者呼之於病牀而見之也。恐言君其自爲計。血濺君襟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意抑古通用。說見秦策。言雖死於道路。猶將行。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言能使應侯止王之行。

〔考異〕坊本訢作訴。不行乎之乎作也。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又臣作且。高本下侯矣無矣字。○補正將有所不行乎。鮑本乎作也。非也。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

（母。以名母為後。謂後名母而不為也。）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邪音耶。下同。為于僞反。下為王為秦為魏自為同。祝之又反。○從葬曰殉。）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內王之內音納。下同。索所白反。）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乘繩證反。○關君長曰。視楚王。視楚王所為而計之也。三乘。輕使也。言先楚王未入秦。以輕使急結和於楚。）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應於陵反。下同。○言使長信請於應侯無內王。）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

名其母ハ母ヲ呼ブニ其名ヲ稱スルコト、非禮ノ大ナルモノナリ、下ノ名字皆同義。

子之於學也云々ハ學ビタルコトヲ實行スル考ナラ、母ノ名ヲ云フコトハ止メテ貰ヒタイ、如シ取捨シテ行フ考ナラ、母ノ名ヲ云フコトハ、アト廻シニシテ貰ヒタイトノ意。

〔考異〕坊本趙戰下無勝字。華作畢。曾本縣作姓。坊本可得下無也字。工作功。亡則下無前字。高本無收魏之魏字。坊本令作合。無作毋。○**補正**〔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今王順楚趙所爲。而與秦講。楚趙疑妨己交。必怒而與王爭事秦。○〔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止史記作上。大梁魏王所居。故曰上。當以史爲正。○〔戴三十萬之衆〕魏兵在十仞之城。故曰戴。吳云。戴孫作戰。非。○〔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天下之始分。謂諸侯分爭。亦通。但上文云。雖湯武復生。弗易攻。此更進一層。下疑當作地。○〔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鮑本脫前字。○〔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衞效尤憚。秦兵已令。而君制之〕啓兩機。謂開盡故宋與衞效尤憚之機。盡故宋句。宋既亡。故云故宋。尤憚衞二邑。效致也。姚宏云。令史作全。是也。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敗必邁反。華胡化反。朝直遙反。下同）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盡津忍反。○有以易名母。謂有他稱易名

天下ハ天地ノ誤。

未任ハ未至ノ誤。

君後ハ後君ノ誤。

啓兩ハ兩ノ下ニ道字ヲ脱ス。

令而ハ全而ノ誤。

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擧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輕遣政反。罷音疲。○信當作倍。史記作背。亦可以證矣。楚趙救兵在後。故曰倍。三十萬之衆、在十仞之上。故曰戴。下當作地。史記作地。陰即陶。穰侯封邑也。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魏方疑。謂魏王方疑大臣之言。任當作至。史記作至。所欲。謂所欲之地。楚趙怒於魏之先己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從子容反。○先己講。謂先二國救兵未至、而與秦講。君後當作後君。擇謂擇所與也。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衞效尤憚。秦兵已令、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史記兩下有道字。此恐脱落。司馬貞曰、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愚謂、秦既得地、而冉又爲陰啓兩道。故曰又。令當作全。史記作全。言以機會盡得故宋之地。衞必效尤憚。是秦兵已全。而冉爲其制。如是則求無不得。爲無不成矣。行危。謂圍大梁也。

循ハ倍ノ誤。

仞ハ七尺。

信ハ倍ノ誤。

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夫音扶。下同。盡津忍反。下同。厭音饜。○睾子。蓋亦魏將也。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鮑彪曰。北地。梁之北。非郡。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質音致。○循當作倍。史記作背。可以證矣。言背二國之約。下文楚趙怒於魏之先己講也。必爭事秦。卽是也。質。質子也。言必少割地而求秦質子。不然必爲秦所欺。以上大臣父兄之言。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此臣賈自謂也。君指穰侯。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睾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周書康誥之篇。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勝音升。易以豉反。○關君長曰。勝兵。蓋丁男勇力能勝於人者。止謂止而不遷。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

【雕題】既曰戰、則三梁必一地名矣、恐亦趙地、且大梁魏國都、師伐趙、不宜於此爲戰。

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說始銳反。質音致。○關君長曰。徐行不進。求質子於秦。以示將得質而後行。然事必不成。成陽必不入秦。碕哲夫曰。安按誤。言止其行而不發。亦通。

〔考異〕坊本圭作珪。無敢字。

安釐王 凡二十二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敗必邁反。華胡化反。○芒卯。魏將也。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爲于僞反。下爲陰同。復扶又反。下皆同。○惠王魏惠王也。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故國猶舊都。蓋王噲所都也。昭王立而徙都。故曰故國。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幷音併。難乃旦反。重直用反。數色角反。下同。○此臣。魏大臣所稱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

令ハ與ノ誤。

傳舍ハ旅館ノコト。舍不ノ舍字衍文。

安行ハ按行ノ誤、按ハ止ナリ。

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爲于僞反。索所白反。疏疎通。○蓋諸侯欲與楚伐齊。故曰。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謂勝齊得地。以與魏之所便也。不攻魏而與地。故兵不傷。交不變。楚魏交合。則秦不重矣。勝齊則楚重矣。故曰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與音預。○令疑當作與。事。使事也。蓋魏王令二人與秦使事。而重鼻輕強。故強不欲使秦。客爲強說魏王。如下文也。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惡烏路反。○言二人性行相反。若晉人楚人帶劍緩急不同。今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傳直戀反。○舍不之舍恐衍。不足以舍之。言守衛之盛。舍不能容。無蔽。謂無守衛者。甚。謂秦輕強之甚。蓋二人之秦。行裝大異。故秦之待之如是也。言二人性行既相反。輕重又不均。必敗事也。

〔考異〕坊本蔽作蘇。○**補正**〔強之入無蔽於秦者〕蔽謂從衛。言秦人無一人從衛之者。鮑本作蘇。謂樵蘇者。義劣。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

事秦。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關君長曰。韓魏方被秦攻。趙已見制。燕亦事秦。六國猶有齊楚。是以不能合天下之從。齊楚並無與國之援。而爭敵於秦。則齊與楚兵皆弱矣。

〔考異〕高本壤秦之秦作梁。坊本必魏開有於字。曾本而於開添歸字。高本坊本並若不下有因字。今從劉本。坊本何也下無哉字。之合下無也字。高本如制之制作齊。坊本荊齊之齊作濟。○**補正**〔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政如字。參彼此而行政。則無私。○〔荊齊不能獨從〕鮑本齊誤濟。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令力呈反。養羊尙反。下同。○芮宋。魏人也。張洲曰。太后養地。蓋魏地。而制以奉秦者。故收之以激怒秦。秦王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關君長曰。委國於王。猶言以國聽王。不受言秦不親魏。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李郝。趙人也。無秦。言不與秦通好。

〔考異〕坊本無章末之也字。

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

求索ハ秦ノ求ムル所ナリ、索モ求ナリ。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夫音扶。○韓魏壤秦。二國壤地與秦相接。解猶免也。致來也。魏王不聽曰。若不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恐丘勇反。為之之為于偽反。下為王同。○闗君長曰。為政若疇昔之羊。子為政之為政。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從子容反。下同。卒子律反。索所白反。○精猶甚也。支猶止也。故為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

北郢ハ北郭ノ誤。

〔考異〕曾本無能字。坊本兩王作兩主。臣請作文請。曾本王何利下添乎字。坊本二百作三百。於魏下一本添魏字。○補正〔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曾本無能字。是也。○〔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公子蓋燕公子。常其名也。鮑本作嘗訓曾。恐非。兩王。燕魏之王。鮑本王作主。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郢疑郭若郊之訛。乘周人乘黎之乘。勝也。從。順服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爲于僞反。○陶。穰侯之邑。許鄢陵。魏地。關君長曰。齊楚不亡。獨梁亡。則秦以并其地。乃以冉得許鄢陵。必有駮議。愚謂。此客爲魏王說也。

〔考異〕高本連魏秦伐楚章。坊本北郢作郢北。得許上吳補攻魏二字。○補正〔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謂穰侯曰〕北郢。魏別邑。鮑改作郢北。以郢爲楚邑。案郢楚舊都。在荊州。梁在冀州。攻梁乘郢邑之北。不知欲爲何事。可謂妄矣。且助語辭。從就也。北郢近梁。故魏王且使人就謂穰侯也。

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秦策段產語同。說見彼。

〔考異〕劉本珪作圭。坊本姦作奸。劉本能無作能不。坊本人議下無臣字。

田文ハ孟嘗君ノ姓名。

望見軍ハ魏ヲ圍ム軍ヲ望見スルナリ。

行數千里云々ハ數千里行キテ人ヲ助クルト、圍マレルトハ、孰レヲ利トスルカトノ問也。

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數色主反。下同。○國見伐。故出國門。而望見敵軍。　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臣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游。游觀之所。或游囿音近而誤也。臺燔游奪。言秦軍入國之深也。　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易以豉反。○何猶孰也。輸送軍糧也。四國來伐。燕出兵拒之。故曰。道近輸易。以反、燕王言行數千里而助魏也。　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從才用反。說音悅。恐丘勇反。

先日ノ日ハ衍文。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爲寡重爲爲起之爲于僞反。下同。乘繩證反。下同。夫音扶。下同。○西爲趙蔽。謂魏在趙西。爲之隱蔽。歃歃血也。趙與強秦爲界。言魏合於秦。則趙與秦接界。其地與民。歲危且死亦如魏。

又北見燕王曰。先關君長曰。恐衍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日字。文稱其父。當曰先公子。

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

爲王有也。王乃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朝直遙反。養羊尙反。爲王之爲于僞反。○抱猶奉持也。養邑。供養之邑。有謂爲援助也。

〔考異〕薛高本作薛。坊本作孽。今從曾本。高本坊本並王乃作王能。今從一本。曾本姑作茄。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卒子律反。○反還也。春秋僖五年曰。晉人執虞公。杜預曰。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也。今國莫強於趙。而幷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幷音併。相息亮反。○幷猶合也。聲名望也。言趙強而又合齊。而秦君亦賢。故知趙爲心腹之疾。而欲亡之。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考異〕高本無先字。坊本取作收。高本心腹作腹心。○補正〔晉人伐虢反而取虞〕鮑本取作收。非。○〔今國莫強於趙而幷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幷合也。齊字句。幷齊與齊合也。鮑以齊爲衍文。吳秦字句。皆未是。

葉ハ奉ノ誤。

也。分猶割也。〇〔請剛柔而用之〕剛謂殺之攻之。柔謂欺之講之。言多方而誤之。〇〔王無與之講以取埊〕言彼請講。無與之講。必割地。然後許之。故云無與之講以取地也。取地下不言講者。言取地則講可知也。〇〔竊爲王悲〕秦果用此策。魏必將亡。故曰悲。鮑改爲患非。〇〔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詳審議也。言若不能伐秦擯秦。當相與堅約審議以講與國。無相離散也。鮑讀詳爲佯。離作讐。皆非。〇〔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權猶假也。又有通言秦多詐而暴。彼假重魏。當再三明察熟慮。不宜輕信之。夫秦唯多詐而暴。是故有欲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然言之也。〇〔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姚云。而一作兩。是也。兩生並生也。曾乃也。下不可。謂與國不堅約。使秦怨亦已之。利亦已之。言衰甚如此。其心乃安也。〇〔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鬻之以合於秦。乃不能免國於患者之所爲。此明有脫文。鮑令上補無字。是也。令足下者。自免國於患者。言之也。鮑改足爲天。此下策不可行時之策。魏王安能無令天下鬻以合於秦哉。汪亦甚。〇〔東夷之民不起〕上文云。西戎之兵不至。下文云臣已致燕甲。至致異文。而此不起與下起齊兵。俱言起。鮑蓋謂至致異文。兩起亦當異文。遂改此起爲赴。不知至自彼言之。致自我言之。字義各有當。故至致異文。然推其意。致卽至也。如起字。自起起之。皆可言起。故上下同文。鮑不知古人用字之法。以意妄改古文。非也。〇〔臣又偏事三晉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呡・周最・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徒字句。不特以諸人爲徒友。又從而卑下之。言得其歡心。扮握也。恐諸人伐秦之疑致禍也。又身自扮握見惡於秦之事。以任其禍。見惡於秦之事。卽下文焚符是也。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葉舒涉反。〇吳師道曰。葉卽奉之訛。李兌也。愚按趙策亦有此事。吳說是矣。其子。兌子也。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

扮ハ紛ノ誤。【雕題】扮裝飾也、俗語打扮是也、辨士或陽離陰合以賣人、今唱伐秦之議、而人或不信焉、是以故意自取惡於秦、以裝不合于秦之體、以散衆之疑也。

游ハ要ノ誤。

兵ハ齊ノ誤。

矣。燕昭王策有韓爲。豈此人乎。鮑彪以爲與爲徒友。非矣。陸樹聲曰、下猶折節下士之下。

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醜猶羞也。扮疑當作紛。言恐奉陽之徒伐秦之不決、又身自羞秦紛亂從約、故挺身敢爲如下文。

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天下之秦符、謂秦符在諸侯者。閉秦關、謂不與秦通。

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說始鋭反。敗必邁反。爭音諍。重報之重直用反。○既和。既同於伐秦也。蘇脩朱嬰亦三晉之吏。皆既在邯鄲議伐秦也。往敗之、謂之秦敗宋郭合秦之約。游字未詳。恐當作要。蓋謂要諸侯盟約之語。兵疑齊訛。謂齊請伐魏於秦也。果決也。言以死爭齊王。而決不伐魏。鮑彪曰、脩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

〔考異〕

高本坊本並大國作六國。今從一本。坊本毋禁作無禁。高本逆下有者字。曾本不爲讎作而無讎。坊本得地下無矣字。悲作患。高本且刧作且曰。坊本更索作東索。又爲作有謂。高本坊本並兩生作而生。今從一本。一本惟己作惟亡。坊本今足下作無令天下。論作聽。高本以燕下無齊字。坊本臣以作臣已。高本偏作偏。坊本哏作珉。周最下有周字。高本次使之次作欲。坊本脩作修。朱嬰下無既字。高本秦權作秦勸。○

補正〔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宋偃暴。世謂之桀宋。故六國皆欲分其城。服其強

今足下以下九字錯簡。

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焉於虔反。○陰勸而弗敢闘。所謂不敢顯也。不可。謂不可伐且賓也。去。去與國也。下文今足下讐之以合於秦九字。疑當在而焉間。讐之。謂爲之所讐也。言如是人者。讐王以爲自解自重之資者也。而今王爲客所讐。以合於秦。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己之曾安。今足下讐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曾音增。○三節。卽上文太上其次三節也。吳師道曰。不能伐。不能擯。又不能媾。必爲秦所伐。則誓闘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殘秦。患謂惟己之曾安。謂惟安己國而已。不敢出兵也。今足下以下九字錯簡。說見上。論謂論議計之當否。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婚姻謂之兄弟。蘇秦曰。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是秦燕婚姻之國也。言燕於齊讎國。於秦兄弟也。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難乃旦反。○言合讎國以伐婚姻。帝王之所難。而己爲之。此其所以苦也。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呡・周最・韓餘爲徒。從而下之。下遐嫁反。○餘爲複名。下文可以見。

與齊爭宋也。剛柔而皆用之。言不論宋强弱而皆伐之也。不爲逆不爲讎。謂宋弱小不能逆讎齊也。啗食也。謂吞滅也。

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

索所白反。○言秦善魏而情僞難知。不可以信也。

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

賓擯通。下同。詳佯通。○堅約而詳講。謂堅從約。而佯與秦和。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媾。則願五國復從約。是也。不可爲。謂不可何如也。無與講。謂無與秦和也。

秦權重魏。魏冉明熟。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

重魏。謂重於魏也。或魏字衍。關君長曰。傷猶害也。言客又爲魏王害秦者。恐魏冉覺之。不敢顯其事也。此止重也。言客不爲魏而自爲計也。

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

ヲ得ントシテ、秦ヲ欺カザルヲ見テ、齊ヲ信ズルナラントノ意。

【雕題】史記伐齊之下有之形二字、而無別地廣矣四字。

【雕題】强禦爲剛、順服爲柔、是謂彼之施設也、非論彼國之强弱也。

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爲于僞反。夫音扶。下同。○有齊、謂得齊交也。齊善代。而魏拘之。是不合之甚也。唐順之曰。魏邊宋。秦得宋。則日有侵虞。故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復扶又反。○東、謂使東之齊也。燕策可并考。）

〔考異〕 高本之齊下有韓字。坊本宋埊下不合下、並無也字。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成皐之役。見趙策。）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令力呈反。下同。）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强者。大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擧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矣。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爲王之爲于僞反。下爲王爲足爲之同。○大國及王、皆指齊也。毋禁楚之伐魏者、二國構難、則不能

【雖題】雖然後、雖字疑衍。

【雖題】懼然、懼疑當作瞿。

今秦云々ハ齊魏ガ相爭フタメニ、齊ハ秦ノ救

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數色主反。爲于僞反。○契券也。折毀也。券毀。謂無徵。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懼。遽視也。澹贍通。給也。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幷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幷音併。將子匠反。

〔考異〕高本平並作羊。坊本任下無之字。一本必遠閒有不字。坊本無已字。無有意二字。○**補正**〔臣聞明王不胥中而行〕胥古背字。此非其義。疑當爲肙。肙空也。鮑改作背。不空中。謂置人於敵國中。義似長。○〔秦王懼然曰〕鮑本瞿誤懼。

蘇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齊。魏氏閉關而不通。燕策曰。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埊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

承秦之怒ハ秦ガ趙ヲ怒リシ如ク、魏ガ趙ヲ怒ランコトヲ恐ルル也。

【難題】爲之中、特以魏言也、非渉他國、中猶言内主也。

因請以下兵ハ秦ニ請ウテ、秦兵ヲ東セシムルヲ云フ。

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使所吏反、爲于僞反。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關君長曰。承猶續也。言秦怒趙之絶好。今又惡魏。則魏亦續秦以怒趙也。

〔考異〕坊本趙約作約趙。刑作形。一本無趙王喜之趙字。曾本劉本鄴事寡之鄴作國。坊本效並作効。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背音佩。○中。謂居諸侯之中而計者。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任音任。○任。保任也。爲魏之司徒。所謂中也。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上地。上黨之地。說見楚策。上黨韓魏兩屬。趙策秦盡韓魏之上黨。是也。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已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

固刑ハ計固ノ誤。

賓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賓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夫音扶。○關君長曰。以此易彼。謂之貿。抱布貿絲是也。言相仇之深。欲貿其首而死。愚謂。太后穰侯之姊也。請合於王。謂太后以合周魏請秦王也。

〔考異〕　坊本而令下有之字。以制作已制。○**補正**（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乘承通。奉承秦戰勝之威。留於境以待其命也。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

夫音扶。○固刑疑倒誤。當作計固。言計固不能有也。燕策曰。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以鄴事大王。言以鄴致趙事之。

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

相息亮反。○利不過鄴。言戰勝之利不過得鄴。

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

令力呈反。○惡謂二國之交惡。

芒卯應趙使曰。

乘勝而留於境六字ハ、殺犀武ノ下ニアルベシ。

戰國策正解卷七下

魏下

昭王　凡十五章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敗必邁反。下同。令力呈反。下同。○此疑倒錯。當作乘勝而留於境。魏令公孫衍卑辭割地以請講於秦。秦兵留於境。將復伐魏。故魏恐割地以請和也。為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為于僞反。○聽許也。謂許割地於秦。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關君長曰。言魏令趙王重竇屢之秦。而厚奉遺之也。蓋使秦知趙重竇屢之行。因揚言。愚謂。割魏於奉陽君。言使李兌割魏地。即下文割割是也。吳師道曰。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夫周君。

〔考異〕高本連下穰侯攻二大梁一章上。劉本魏秦作二秦魏一。一本與作二如令二字一。坊本無二也字一。

凡五十一章

戰國策正解卷七上終

必大憂ハ大憂必ノ誤。

必ハ不ノ誤。

藍田ハ衍文。

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要腰同。夫音扶。斷音短。恐丘勇反。○蛇。孫子所謂率然也。示疑當作刺。下下疑脫之字。秦策曰。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文意正同。天下山東互言之也。要人身上下之中。脊左右之中。亦互言之也。見亡必恐。言諸侯見魏有亡形。則必恐及己也。必大憂疑當作大憂必。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爲于僞反。○南方。謂楚也。吳師道曰。必恐當作不。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敎。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試用。謂用兵也。吳師道曰。密姞姓國。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爲湯。關君長曰。之字婉句。言得弱而後能服強也。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敎。兵必大挫。國必大憂。以弱。言以伐弱楚也。秦果南攻藍田鄢郢。鮑彪曰。藍田秦地。疑衍文。

〔考異〕高本曰臣作曰昔。今梁者作今梁王。坊本中身作脊一字。高本無夫字。坊本弱天下下有不字。高本坊本廣下有大字。今從曾本。坊本湯之作湯知。秦國作秦欲。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令力呈反。

示ハ刺ノ誤。

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𢈪翟强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必得皮氏也。

〔考異〕坊本謂樓作爲樓。無楚還之楚字。寄作制。國之下有所字。曾本今公作今攻。𢈪高本作廡。坊本作鳫。並字書無。韓策作鼻。字彙引策作𢈪。鼻同。今從之。高本主兵作王兵。坊本救矣作救也。曾本按作親。高本必爲作必不。齊外下有於字。○補正謂樓子於鄢陵曰。鄢陵楚邑。鮑以爲從太子。是也。時翟强用事。樓子從太子在鄢陵。蓋未達楚都。故此人與樓子言於此也。鮑改謂作爲非也。○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與秦而爲和。本或不疊楚字。非也。楚還兵而已。秦兵未至。魏懼。遙與地於秦。故曰寄。鮑改爲制非。○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王兵。鮑本作主兵。是也。欲講攻於齊者。言欲講齊乎。將欲攻齊乎。是主兵之辭也。然則魏雖有難。齊必弗救之。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事如有事於顓臾之事。謂攻伐也。不出於計。謂不出於王計慮。故云。熟計之。以攻梁爲不可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中身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

氏。於以攻韓魏利也。首事。謂下雖秦楚同攻皮氏。而秦爲之首兵上。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言無用攻皮氏。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與魏。謂未拔而解兵。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庳・翟强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主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强爲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欲講攻於齊。言欲和秦與攻之。皆由齊之所令。齊王之言如是。是主兵之辭也。惟主兵而已。不救其難也。怨顏。怨見於顏色也。齊不救。楚絕交。魏有亡形。故王懼也。翟强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庳。樓庳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强。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按。控也。謂不急和也。此吾事也。猶言此吾任也。疾。言應之速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强與齊王

公必ノ公字衍文。

首事ハ提議ノ意。

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惡烏路反。下同。○無公。猶言無如公也。趙策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其人。謂翟子之徒也。公必之公衍字。是翟子之徒。告齊王之辭。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故固通。令力呈反。○不已善。即謂楚惡魏之事王也。是齊楚所以不合也。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為于偽反。下為公同。○關君長曰。往日齊惟一國。而今魏王不敢據張儀也。今以二國之重。疎外其所因之楚。以輕犀。則王不敢據也。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言出地以和秦。由齊由楚亦皆同。無若由楚而和。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還音旋。予音與。相息亮反。○疾急。還轉也。言楚轉兵與秦合攻魏。魏王必懼。因其懼。寄汾北於楚。以予秦而和。是由楚為和也。汾北魏地。合親。謂秦楚魏合親也。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說始銳反。○意。意度也。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

城地ハ此ノ下ニ楚字ヲ脫ス。案ズルニ此文、脫字ナシ、之ハ楚ヲ指ス、注非。

見亡矣。必合於秦。為于偽反。下同。恐丘勇反。下恐許同。○關君長曰。後章曰。魏王之懼也見亡。文意正同。愚謂以有亡形而懼。而合於秦也。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背音佩。下同。內音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內太子。以太子為質也。 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欲上疑脫楚字。 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怒。怒楚反覆也。 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質音致。○疾攻。急攻也。 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考異〕坊本楚攻下無魏字。之恐下無也字。矣作也。高本合作舍。○補正〔秦楚攻魏。圜皮氏〕鮑本脫魏字。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鄢陵。魏地。皮氏見上。言二國於理不合。下文所言。卽是也。 彼翟子之所惡

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敗必邁反。○還反也。負背也。爲糞。猶言化爲糞壤。諱言其死也。言魏背秦。則秦必殺魏太子。所謂還也。太后坐而王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令力呈反。○關君長曰。王泣猶爲王泣。王因太后言。疑太子見害。酸棗。魏地。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我約矣。爲周之爲于僞反。○爲期與我約。猶言爲與我約和之期也。王以爲秦必不伐。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處昌呂反。○處猶坐也。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下遐嫁反。○言秦與與國共伐魏。高誘曰。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考異〕坊本部作牾。而王作王而。○補正 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負之還旋通。轉也。言凡國家之謀。與利害旋轉者也。若策有敗秦而利魏者。魏必負秦矣。此章鮑改編魏策。○〔王曰。爲期與我約矣〕既與我爲約和之期矣。言其將伐我何也。

秦楚攻魏。圍皮氏。皮氏。魏邑。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

【雕題】國與還、還音旋、謂彼親則我與之親、彼倍則我亦與之倍也。

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行下孟反。下遐嫁反。○招質皆的也。房玄齡管子注云。招者的也。所以招射者也。桓子策曰。爲智氏質乎。是也。言秦兵獨伐趙。猶矢集的也。以上言用信安之有益。臣願大王察之。言廢信安與用之之利害。王當察之。

〔考異〕坊本當並作黨。高本下不必作必不。顧下無爲字。一本信也之也作亦。曾本今王作令王。高本之所下有以字。坊本則趙作則魏。趙安作趙亡。高本事王作事主。以魏開有韓字。坊本主患作生患。其過作過其。高本拱多作拱之。○補正〔臣聞之。忠不必當。當必不忠〕姚云。當一本作黨。是也。鮑本作黨。不必忠。案此蘇代明己忠於秦。而非黨於魏。言忠或似黨。而不必黨。若有所黨。則必不忠矣。參驗其所言。忠黨自明。若作黨不必忠。黨亦有時而忠。有此理乎。○〔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塞猶窮也。言王令人執事於魏。將以窮趙也。而恐趙益勁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舍事。罷政事也。趙之謀者必曰。魏信安君罷政事。是見罷於秦。秦必亦令其所愛信者爲趙政。是趙存安。而我危亡也。我趙之謀臣自我。鮑以我爲魏。遂改趙之謀者之趙爲魏。粗矣。○〔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講鮑讀爲構。是也。招質皆的也。射夫所志也。我兵爲秦招質。言曰爲秦所射。○〔結怨於外。主患於內〕主掌也。此趙用事者之言。故曰主患。鮑本主作生。非。○〔魏王之恐也。見亡矣〕言魏王明見其亡矣。故恐也。下魏太子在楚章。魏王之懼也。見亡。獻書秦王章。山東見亡。必恐。皆謂明見亡形而恐懼。鮑訓見爲被。遂削之也字。改矣爲也。非。

樓啎約秦魏。魏太子爲質。姚宏曰。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啎則失國勢。注。啎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也。字書無之。愚按。朱大復管子評云。啎與寤同。質音致。○約二國之和。魏太子爲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

舍ハ舍ノ誤。

招質ハ二者皆矢ノマトナリ。

夫音扶。惡烏路反。舍音捨。下同。乘繩證反。難行之難乃旦反。下構難同。處昌呂反。下同。○鮑彪曰。魏信卽信安。省言之。愚謂。智能謂魏王以信安爲智能也。使人。卽令執事之人也。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也。

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

舍事。卽舍萬乘之事而退也。謀者。謂用事者。舍於之舍。疑當作合。我謀者自我也。上下猶進退也。以上言召信安之不可。

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

離力智反。○尊之以名。謂秦以信安爲己之用而相魏也。

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

爲從主。通交於諸侯者。以最主從約也。今最遁魏入齊。則齊魏交絕。諸侯知齊魏交絕。則必不從矣。齊無通交於諸侯矣。魏之事秦。亦無齊累矣。若秦欲急伐齊。則趣趙而已。魏固不俟命矣。按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故曰趣趙。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相息亮反。下同。○按下文。秦欲召信安。而別置相。故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爲于僞反。下爲其自爲同。說始銳反。要腰同。○當。謂當於心也。下吏。不斥言王也。謂不爲王所忠也。要領之罪。謂斬刑也。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令力呈反。下同。塞先北反。○執事。謂執行政事。即相也。塞趙。謂令魏不通趙也。益勁。謂趙交魏益堅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

【雕題】最入レ齊、蓋陰合二齊魏一、而恐二秦之怒一、故微二其迹一、使レ如レ負二罪於魏一、是魏之志也、故其所三以告レ秦、皆婉而諷。爲王ハ爲主ノ誤。

而欲丞相之璽。固久也。言三人皆以其國事魏。而欲代太子爲相也。吳師道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樗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璽。則魏已有此名。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乘繩證反。○說辭止于此。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考異〕一本無者以二字。高本坊本君其作若其。今從一本。坊本皆以作不以。一本無持字。○補正〔代曰。君其爲梁王〕鮑本君誤若。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蓋儀相魏時也。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閒見者。因無敢傷張子。見賢遍反。閒古莧反。○吳師道曰。見者。謂引見傳命之臣。嗇夫小臣之名。愚謂。見者。蓋最強所因以傷儀者。而儀使己臣爲其嗇夫。閒伺之。故無敢傷儀也。

〔考異〕高本閒作聞。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令力呈反。○按東周策曰。謂周最曰。魏王貴合於秦以伐齊。是魏欲與秦伐齊。而今周最自魏入齊。秦王以爲魏令最結好於齊。故怒讓之也。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爲之之爲于僞反。趣音促。○爲王疑爲主訛。言魏之所以

臣庚反。易以豉反。去起呂反。○穆文熙曰。惠子之言若鄙而實至理。所謂善左右者。亦自有策。非必阿意狥之也。可與達者論之。

〔考異〕 劉本倒作側。曾本無衆則之則字。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 相息亮反。下皆同。○昭魚楚相也。 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 爲君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假魚爲梁王說之也。下文對曰以下。乃說辭也。 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 長主。謂才德優長之主也。右左猶先後也。 王曰。然則寡人孰相。 此八字。鮑彪以史記補之。今姑從之。 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

鈎二子者云云ノ十五字ハ衍文

佩。○衍令文子背二人也。鮑彪曰。二人雖善文。今衍薦文。文善衍。善衍。則復背其所善。

〔考異〕高本坊本章首有魏字。今從一本。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乘數鈎。令力呈反。下同。乘繩證反。○言二子乘車數鈎。鈎二子者乘數鈎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此十五字因上下文誤衍。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鈎二子者。將測交也。言因待使之輕重。而測交之厚薄也。施欲令楚重己。故然。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考異〕坊本無乘數鈎三字。鈎二子止聞之十五字。作鈎二子者將測交也八字。○補正〔鈎二子者乘數鈎〕鈎二子者官爵。乘數亦鈎。一說。乘數連上爲句。下鈎字衍。亦通。鮑本脫乘數鈎三字。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夫音扶。樹

作爲魏。

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言令楚疑魏有計也。

〔考異〕坊本伐楚下無魏字。盱作盱。劉本作干。坊本無爲董慶三字。一本貴作舍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蓋自秦之魏也。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而已。內音納。下同。腹扶又反。長丁丈反。○鮑君長曰。以子長將立。而已老不可事人。故惟其家爲重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言丑之事王。惟國爲重。若老妾家爲重。故拒王迎儀也。魏王因不內張儀。

〔考異〕坊本家作嫁。

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鮑君長曰。依召文子。似時在齊。惟需霄在梁。蓋二人欲加罪於衍。以逐之。而相田文也。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相息亮反。下同。○鮑君長曰。彼指嬰也。言其言行於齊王。而魏相其子。則必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倍音

衆口鑠金ハ衆人ノ息デ金ヲトカスコト。

魏爲ハ爲魏ノ誤。內之ノ之ハ楚ヲ指ス。

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此言不可不速事秦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惡音烏。○奮辭猶大言也。搤把也。瞋張目也。切齒齒相摩切也。皆奮激之狀。覽攬通。言爲其辭所攬取。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沈直禁反。○以上言王宜不爲從人所眩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惷書容反。藩音蕃。○惷亦愚也。餘見上。

〔考異〕坊本不過千里。作不至千里。阻作險。粟糧糟庾。作乘糧漕庾。纂一本作粟糧漕庾。劉本不親作不合。坊本爭作事。曾本燕作點。坊本道絕下。無從道絕三字。高本多然作多言。無悉字及東伐之伐字。○補正〔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鮑本爭誤事。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旰夷爲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質音致。敗必邁反。爲董之爲于僞反。內音納。○魏爲疑當

國ハ衍文。

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夫音扶。下同。從子容反。下同。○合史記作今。此恐誤。此言從不可恃也。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卷音權。○趙爲從主。故專言趙。

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兼有而恃之謂挾。史記無國字。此恐衍。以上言不事秦之害也。

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枕之鴆反。○此言事秦之利也。

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輕遣政反。易以豉反。北音佩。又如字。○適如莊子適人之適。秦之所欲弱莫如楚。今攻之而適其所欲也。史記無內字。此恐衍。移魏禍於楚。故曰嫁禍。此亦言事秦之利也。

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

【雖題】條達謂其塗直遂無迂回。

庚ハ康ノ誤、康ハ糠ト同ジ。

合ハ今ノ誤。

〔考異〕坊本薔作黃。若戰下無而字。○補正〔韓氏因圜薔〕鮑改薔爲黃。未詳何所據。

張儀爲秦連横說魏王曰。魏埊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又埊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

爲于僞反。下爲大同。說始銳反。下說一以說同。○關君長曰。條條直。大道也。達通也。言諸侯四集。自大道達梁。如輻湊於轂。愚謂。韓幷鄭。楚幷陳。鄭陳。卽韓楚也。言自韓楚至梁。皆地平而近。人馬不及疲倦而至梁也。

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庚。不下十萬。

築城壘爲之。關君長曰。庚疑作康。糠通。愚謂。以上言魏地小兵少。而易攻難守也。

魏之埊勢。故戰場也。

故固通。○鮑彪曰。十里一亭。障隔也。

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此言難自立也。

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强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

許由ハ堯ガ天下ヲ讓リシモ、受ケザリシ人。

而誤。言文右齊。衍右韓。王之國雖滲漏將盡。亦樂而從之。何也。○臣以爲身利。而便於事。鮑本便上有國字。案事即國事。不必更言國。

史擧非犀首於王。史擧即廿茂所事者。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令力呈反。下同。○先生。指史擧也。言因史擧不受國。而令王致邑也。張儀說。因令史擧數見犀首。說音悅。數色角反。○錢福曰。史擧蓋張儀羽翼。故數使見衍以求萬戶之邑。王聞之而弗任也。史擧不辭而去。史擧始非衍。而今數見之。故王疑而不任也。

〔考異〕坊本無衍請之請字。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薔。薔。魏地。韓乘間圍之。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薔。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薔。爲于僞反。○交臂。謂交手拜之。釋。解圍也。楚魏合。則韓危矣。故不如解薔圍。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薔乎。若戰而勝。兵罷敝。大王之攻薔易矣。罷音疲。易以豉反。

王之國ハ此句疑ラクハ他章ノ錯簡、否ラズンバ、章末ニ移シテ、之國二字ヲ削ル。

吾人ハ吾黨ノ意。

二人者必以下、蘇代ガ二人ヲ王側ニ置ク效果ヲ述ベシナリ、注文ニアラズ、注非。

蘇代爲田需説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爲于僞反。説始銳反。○右左猶先後也。中道。半途也。言文衍先齊韓而後魏。以是用魏擧事。半途而不可。若王左右無人。則無所聞知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此十一字。疑他章錯簡。關君長曰。滲作湛。移置章末事下。文意方順。愚謂若然則之國二字衍文。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舍置也。外心猶二心也。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碕哲夫曰。二十三字。蓋上文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十二字之注也。誤入本文。臣以爲身利而便於事。身。王身也。王曰善。果厝需於側。厝亦置也。

〔考異〕劉連前章。曾別爲一章。坊本同。今從之。高本也蘇開有而字。坊本王且作且王。劉本無爲之之字。無身利二字。一本無而便之而字。坊本而便開有國字。○

補正〔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中道。半途也。二人者擧事於世。其事至半途。而勢不可成。王尚將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可亦當讀爲何。形聲相涉

外之ハ二字衍文。外之ハ之ヲ疏外スルヲ云フ、注非。

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從才用反。下敗必邁反。

〔考異〕高本又言。下有有字。一本二十作二君。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盡津忍反。爲于僞反。下皆同。敗必邁反。將七羊反。○從中敗臣。謂需在君側敗衍之事也。將亦請也。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外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股掌猶股肱也。關君長曰。毋恐衍文。愚按。史記貨殖傳。寧爵毋刁注漢書音義云。毋發聲語助。此毋或亦然。言外之天下。內之羣臣。皆不可以解說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

犀首許諾。令力呈反。○外之二字疑衍。入猶與也。胡如猶何如也。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相息亮反。○吳師道曰。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

〔考異〕坊本敗臣作敗君。一本作敗之。高本坊本毋謂上無外之二字。今從一本。

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將子匠反。下同。相息亮反。下同。爲衍之爲子僞反。夫音扶。○車衡中兩馬曰服。其外兩馬曰驂。關君長曰。牛驥性異。遲疾不同。固不相得者而責同車之任。乃所以不能百步也。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考異〕坊本獨上無王字。一本驥也間有之道二字。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音扶。下同。輕遣政反。易以豉反。○關君長曰。言謀困之後。雖直言易。而事機已去矣。不可復用也。夫搆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難乃旦反。予音與。○釋舍也。卒二士所帥之卒也。言二君見其危。必與援兵。田盼曰。善。遂勸兩

人。官名。以百金開遺行人也。安。安閒也。從容。閑暇也

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勞力報反。○言遇於衞約外魏之事遂敗也。

〔考異〕孫本載作齎○補正〔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至衞閒齊。行以百金〕期限也。預探知齊王至衞之期限也。閒讀爲覵。先期至衞。以覵齊王之至。行左右以百金也。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令力呈反。語魚據反。○言無多割地而和。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關君長曰。更加曰者。別恢說其由也。言無多割。而和成。則秦重和也。必與王遇。以無多割而和不成。則秦重地也。人惡其貪冒。必莫令魏割地以合於秦矣。

〔考異〕坊本無曰和之曰字。孫本無和成之和字。○補正〔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吳云。下曰以下。乃教衍說秦之辭。案無多割。教請和之法。下曰以下。乃說其理耳。鮑本無下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重字句。既和。宜以與王遇也。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

【雕題】期謂計其期日。

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屬音燭。下同。○鮑彪曰。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倍音佩。○因猶依也。言以國事依托犀首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扶又反。相息亮反。○鮑彪曰。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

〔考異〕高本飲食而無事下。有無事必來四字。坊本廷作庭。王王開有魏字。無又字。高本三十作三千。坊本其行作其使。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閒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相息亮反。下同。敗必邁反。為于僞反。乘繩證反。閒古莧反。從子容反。○期猶待也。行

異日ハ他日ト同ジ。

衍ハ犀首ノ名。

【雕題】史無旬五句。

〔考異〕高本齊王作秦王。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爲于僞反。使所吏反。下除王使皆使不使餘皆同。過音戈。○謝。謂辭謝不見也。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事。謂欲以衍所事告之。蓋衍謝以異日見之。故曰。不得待異日矣。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惡烏路反。下同。○言何爲徒飲食而無所事乎。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關君長曰。取彼置此謂之移。天下之事。諸侯國事也。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乘繩證反。下同。○關君長曰。言李從出使。衍居其國。因可以令諸侯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數色角反。令力呈反。○故。謂舊好也。謁告也。謂告暇也。旬五之期。期十五日也。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

不入ハ不合ノ誤。

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惡烏路反。復扶又反。○欲復攻其敝。言若齊楚欲乘魏疲敝而復攻之。而魏既事秦。秦救之。則二國不能當秦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考異〕高本魏必閒有魏字。坊本遽作逐。○補正「乃遽解攻於魏」鮑本遽作逐。非。

哀王　凡二十五章

謂張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相息亮反。○章首謂臣二字。鮑彪所補。今姑從之。蓋儀時相魏。韓朋欲逐之。而又與公叔不善。故客言如是。此設辭也。以下乃謂儀之詞。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公仲。韓朋字也。入疑當作合。公指儀也。言朋聞客謂齊王之言。則恐己之廢。必不合齊以逐儀。反據儀於魏。如是則儀無見逐之患。

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言凡小事猶可否相半。況大事宜有可否。而羣臣皆以儀爲可。是其事之可。如是其明耶。羣臣之智術。如是其同耶。是未可知也。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塞先北反。○塞。壅蔽也。言其可未明。智術又非皆同。則必可否相半。而皆以爲可。是有半以爲不可者。壅蔽而不通也。所謂劫主强從者。失其半以爲不可者也。

〔考異〕坊本耶而之而作亡。有其作其有。劫主作劫王。○補正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塞不通也。言是羣臣之爲大臣所壅。而不通於王者居半。即古所謂人主爲權臣所劫者。失其臣之半者也。鮑本主作王。非。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相息亮反。下同。○齊楚惡儀。而魏相之故也。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令力呈反。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

【離題】鄭彊出秦至爲智八字、當在章末、此錯出耳。

父也。關君長曰。湛疑作甚。以相召之。亦甚者。是可以察也。

鄭彊出秦曰。應爲智。韓策。鄭彊載金入秦請伐韓。故此云出秦也。以應此行爲智也。以下皆彊之言、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夫音扶。○軫在楚。魏恐齊楚合。故必重迎之。楚不善軫者。欲其去。故必勸王多車以送之。此言今止而不行。二國必如是。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既得重迎多車而後行。示二國重己。至宋稱疾而留。使人謂齊王也。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東東來齊也。鮑彪曰。以嘗所迎魯侯者迎之、重之也。愚謂此言齊待之必然也。

〔考異〕

坊本悟作倍、曾本作牾、高本智作知。○補正〔來將悟之〕隱元年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史記鄭世家述之曰。生太子寤生。產之難。史遷以產之難釋寤字。是讀寤爲牾。牾逆也。故云產之難。管子七臣七主篇。不牾則國失勢。劉績云。牾或作悟。覺悟之悟也。牾者牾之正字。是牾悟通用之明證。蓋寤悟牾皆以吾爲聲。故互相假借。此悟亦當讀爲牾。鮑改悟爲倍。蓋未達古人假借之例耳。○〔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耽通。說文作媅。樂也。魏王召而相之。其言可樂。故云。物之可湛者。鮑訓深。上文未見有深意。○〔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鮑本果作東。句絕。非也。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爲于僞反。○爲猶助也。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

楚王ノ王字衍文、張儀ガ魏王ニ告ゲタル言ヲ楚王ニ傳ヘテ、楚ニ反ヘル資トナスナリ。

悟ハ牾ノ誤。

湛ハ甚ノ誤。

六城。而齊伐趙。趙怒見伐由魏。必驅逐魏也。新觀在宋衛之南。楚雖與之功縣於宋衛。魏不得自由。言成敗俱無益。○（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賞字句。賞貽也。令以饑故貽民粟。韓王行施之。已近河外也。以已通。○（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卜所以決疑也。韓王近河外者。將與秦遇。以卜王之合楚與講秦魏也。王若不遇二國。二國斷以爲與楚伐齊矣。○（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萆下。）尙庶幾也。鄰國和。則魏人往來任心。是廣魏於天下也。不受楚地。則齊亦不怨趙。是救趙也。尺斥同音。鮑讀爲斥。是也。萆山名。漢書韓信傳。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疑即此山。鮑本作革。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地也甚力。爲于僞反。○按楚策。善上有猶字。言軫雖在魏。猶善事楚。爲楚求地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說始銳反。○反於楚王。楚策作得復楚。此衍王字。言以儀謂軫善事楚之言。爲反於楚之資。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闕君長曰。軫尙在魏。故云先也。

〔考異〕坊本章末楚下無王字。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之。令力呈反。相息亮反。○軫時在楚。闕君長曰。悟當作牾。逆也。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公謂

賞ハ貸ノ訛。

遽ハ使者ノ乘ル宿繼ノ車、急ヲ要スル時ニ用フルモノナリ。

成功縣宋衞。魏王弗聽也。觀古亂反。爲趙之爲于僞反。縣音玄。○新觀。蓋楚所許六城之地也。事敗。謂政不行。民不和也。驅逐遣也。言魏雖得新觀。而道歷二國。遙爲節制。若政不行。民不和。則趙必得之。是爲趙驅民也。政行民和。而二國不通。則不得有之。是有之之功。縣於二國也。此言魏雖得六城。而不能自用也。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令力呈反。○賞疑貸訛。儀以其說不行。教公仲令請魏王以饑故。貸韓王以近河外之地。而移民就食也。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言移民於近河外之地者。陽爲飢故。而陰爲救齊攻南陽也。是儀僞對以懼魏王也。此南陽。魏地。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言二國合。而韓欲攻南陽者。無異故也。將以王遇秦厚薄。卜其向背。王若不善遇秦。則韓明知魏情。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萆下。伐齊之事遂敗。尚加也。廣寬也。遽。傳遽也。謂楚以傳遽來約伐齊者。言魏王懼。遂加遇秦。取信於韓。寬魏之憂。救趙之難。斥楚遽人。伐齊之事遂敗。此記者之詞。

〔考異〕下楚下高本有楚趙二字。坊本無。今從一本。高本楚而閒有趙字。曾本魏王弗聽也。以下。別爲一章。高本斥作尺。坊本萆作革。○補正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許魏六城者楚也。而幷言趙者。趙與楚同謀。觀下文齊遂伐趙可見矣。鮑本脫楚趙二字。下楚下又無趙字。非也。怨而之而衍文。○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衞。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衞。新觀楚所許魏之地名。自魏至新觀。必經宋衞。故云道塗宋衞也。爲制。爲宋衞所制也。事敗。謂楚不與

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言魏所以相儀者。欲得地也。今與秦伐韓。則南陽必舉矣。子盡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言少委地於衍。以爲其功。則魏不勞而得地。必悅以貴衍。而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計絶秦而不相儀。合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魏以衍爲相也。

〔考異〕坊本信作然。曾本作便。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齊破燕。故伐齊而存燕也。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敗必邁反。下遐嫁反。○三國。楚魏燕也。下楚。謂卑下於楚也。失謀。謂欲得六城而不得也。樹怨。謂將與楚伐齊。故二國皆怨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虛音墟。○侵地。趙所侵於齊地。虛頓丘許鄢陵。皆魏地。南陽九夷內沛。皆近魏地。此言齊楚合。則伐魏近地以迫之也。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衞爲制。事敗爲趙驅。事

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主君。大夫稱。謂蘇秦也。

〔考異〕坊本汝下有南有二字。棗下無海鹽二字。曾本疎作胥。坊本埊皆作地。無埊名之埊字。曾本同曾劉本無非無過此者五字。坊本賢王作賢主。曾劉本無六百乘之乘。五千匹之匹字。劉本質作實。坊本無求字。縵作蔓。奈作若。○補正〔然横人謀王〕謀王。爲王謀也。鮑改謀爲諫。非。○〔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埊。以求外交〕鮑本脫求字。

張儀欲幷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閒約南陽。韓氏亡。幷音倂。下同。相息亮反。下同閒古莧反。○三川南陽。皆韓地。關君長曰。約猶急。謂迫窘也。言張儀攻三川。魏乘其閒隙。以急伐南陽也。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走期侯反。○史厭未詳何人。趙獻。蓋楚臣。走謂韓合楚也。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幷相楚韓也。鮑彪曰。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補正〔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閒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亡卽下文韓恐亡之亡。亡字句絕。言秦攻三川。魏約南陽。則韓氏必亡也。厭蓋楚史官。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相息亮反。下同。令力呈反。○其言。儀言也。止于是。

【雕題】成斧柯、成當作尋、史作用。

散。散卒。謂能儆不稱用之卒也。

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

騎奇寄反。○司馬貞曰。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厮徒。謂厮養之卒。陳子龍曰。韓魏逼秦。地形相錯。非可以險阻自固。須堅意力戰。乃可自立。故季子皆以精兵利器爲言。所以鼓其氣也。

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埊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埊。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强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

質音致。○偸。苟且也。徐孚遠曰。蘇子自趙來。以趙王爲主。故以此言劫制魏國用事之臣。恐其撓成也。

周書曰。綿綿不絕。縵縵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

綿綿微細也。縵。史記作蔓。蓋通借。蔓延也。言微細不絕。滋蔓難除也。毫毛。謂樹萌芽也。柯。斧柄也。

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幷音併。使臣之使。所吏反。○在大王詔之。言從約之成否。在魏王言。

魏王

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海鹽・無踈。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爲于僞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下從親同。說始銳反。卷音權。曾才能反。○鴻溝。汝。淮。潁。沂。皆水名。陳。許。鄢。昆陽。邵陵。新鄭。黃。煮棗。海鹽。無踈。長城。河外。卷。衍燕。酸棗。皆地名。廬田開屋。廡。廊下周屋。已止也。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訹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卒音猝。被皮寄反。夫音扶。下同。○不下於楚。言富强不在楚下也。訹誘也。下被其禍。言魏有秦患。而橫人不任其禍。且魏。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藩音蕃。○築帝宮。爲秦築宮。備其巡幸也。受冠帶。受秦冠帶制度也。祠春秋。春秋貢奉。以助秦祭也。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勾古侯反。下同。散悉但反。差初佳反。乘繩證反。下同。○散若散人散木之

毋嫌於欲亟葬乎。言欲不後於葬之期日。雪而成事。不免於不思親而欲亟葬之嫌也。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黔首。謂民也。黔黑也。言其頭黑也。呉師道曰。禮祭儀亦有黔首字。非始於秦。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令力呈反。○此記者之言。

〔考異〕一本惠公作薛公。一本公並作子。高本張下有於字。坊本又令下無魏字。因又作又因。○補正〔爲之張於朝〕鬼神貴幽暗。故張帳於朝以安柩。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徐州之役。楚敗齊。見惠王策。太子。太子申也。

〔考異〕高本恃王下有齊楚二字。勝齊下有敗字。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郾・昆陽・

棧道ハ雪深キ爲ニ木デ道ヲ作リタルナリ。

先王ハ惠王ヲ云フ。

前和ハ棺ノ頭ヲ和ト云フ。

爲及日云々ハ期日ガ來タカラ急イデ葬ヲシタト云フ嫌疑ヲ受クルコ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雨于付反。壞音怪。○至於牛目。謂雪積甚深也。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更音庚。下更日同。○關君長曰。弛猶展也。謂展限更期葬日也。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復扶又反。○官費用。謂官費財用也。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惠公。惠施也。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欒音鸞。除一見之見。餘皆賢遍反。和脉通。夫音扶。爲于僞反。下爲及同。張知亮反。朝直遙反。○欒漏流也。和。棺頭也。墓爲漏流所缺。故棺頭見也。出。出棺於墓也。張朝。陳設朝位於墓上。使羣臣百姓見之也。韓子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

齊侯ハ齊王ノ誤。

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內音納。將子匠反。敗必邁反。侯疑當作王。

〔考異〕坊本卑作甲。高本暴下有於字。○補正〔願臣畜而朝〕畜猶待也。願齊以臣禮待己而朝焉。○〔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不勝而得朝禮。是魏服德。而諸侯不我忌。既與魏和。而又以禮下楚。則羣情輯睦。如此。則他日可以大勝天下也。○〔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鮑本卑作甲。非。

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令力呈反。質音致。下同。○闕君長曰。此說往事也。又曰。惠王太子申死。而鳴赫皆謂太子。何也。不知公子爲嗣者。亦謂太子與。王欲見之。闕君長曰。鳴久質於齊。而惠王欲見之。此說今事也。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說始銳反。長丁丈反。內音納。○楚納高而立之。則是齊抱空質也。王病留太子而不歸。則是不義也。

〔考異〕高本爲齊作謂韓。○補正〔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質於齊〕韓者齊之與國也。馬陵之戰。本以救韓。今欲爲韓魏交。恐齊禁之。故令太子鳴質於齊。但史不載此事。又未聞魏太子有名鳴者。姑依原文可。鮑改韓爲齊。未是

襄王 凡十章

【雕題】度謂所行合乎宜、是自然之權度耳、非法度。

臣畜ハ臣下トシテ待遇サレルコト、畜ハ獸類ニ比シテ云フ謙辭。

【雕題】言其暴戾之狀大較著、而駭天下之耳目也。

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夫音扶。疏疎通。○度法度也。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屬音燭。○屬猶結也。魏伐趙。齊救趙而與之戰。故曰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所謂即上文得度知計。是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朝直遙反。下同。○變服折節。謂變易人君之服。屈折人君之節。言魏自卑而朝齊。則楚王必怒齊之强暴矣。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罷音疲。○游人而合其鬭。謂令人游說於楚。以與齊合戰。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臣畜。謂以臣畜之也。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得朝禮。謂齊魏和平而得諸侯相朝之禮。下楚。謂下兵於楚。言與魏和親而伐楚。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乘繩證反。好呼報反。○定猶極也。

【雕題】據史、是師龐涓爲將、太子雖爲上將、特假名位鎭軍而已、軍之節度皆由涓、太子雖欲還豈得自由哉、其不得亦宜矣。
御ハ御者ナリ。
北ハ背ナリ。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將子匠反。下同。過音戈。○太子。太子申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卽徐子也。關君長曰。效言也。四字移之術下亦通。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幷音併。○高誘曰。益亦過也。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愚謂。還則無戰敗之患。而終能有魏。故曰百戰百勝之術也。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高誘曰。彼謂魏戰士也。以太子之戰爲利。而欲盈滿其志意者衆多也。愚謂。是言所以不得還。以勸太子不顧其止之者。而浩然還也。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上時掌反。北音佩。又如字。○高誘曰。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卒子律反。○高誘曰。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

尊ハ樽ナリ。

相屬ハ盃ヲ指シ合フコト。

太后ノ太ハ與ノ誤。然ラズバ衍文。

宿將ハ經驗アル將軍。

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樂音洛。下同。○彷徨猶徘徊也。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調徒弔反。與音歟。○白台閭須。皆美人名。梁王稱善相屬。屬音燭。○相屬。屬酒相勸也。林西仲曰。頗服善。

〔考異〕坊本梁王作梁主。一本無令字。南下無之字。強作荆。崩作祟。彷徨作方皇。○**補正**〔梁王稱善相屬〕屬續也。再王稱善。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將子匠反。下同。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蓋王謂惠王。乃惠王之后。太子母也。太疑作與。或衍。言太子勝齊。則以理止其行。樹德於太子。戰敗而不還。理必爲太子。立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少詩照反。○孫子。孫臏也。二人皆齊將。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爭音諍。○言理必立爲太子。立爲太子。則必爲王。

【難題】梁王魏嬰、此在二十五年一、則未レ徒也、梁王當レ作二魏王一、魏嬰是注文誤入二正文一。

避席ハ自己ノ席ヲヨケルコト。擇言ハ善言ヲ擇ビテ言フコト、敬愼シテ言フヲ擇言ト云フ。帝女ハ堯ノ女ナラン。

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レ質。果不レ得レ見。 先至。謂二身猶在レ途。而讒言先至一也。太子罷レ質而歸、忽果不レ得レ見レ王。言二王信一レ讒也。

〔考異〕 坊本察之矣之矣作レ也。後太子罷レ質。果不レ得レ見。曾本作二後果不レ得レ見二魏君一矣。劉本作二後果不レ見レ寵。君王曰。寡人自爲レ知。太子罷レ質。果不レ得レ見。○ 補正 （王曰。寡人自爲レ知）知如二父母之年不レ可レ不レ知之知一。謂二記憶之言一。寡人自爲レ子記二憶之一。

梁王魏嬰觴二諸侯於范臺一。酒酣。請二魯君擧一レ觴。 上觴。以レ酒飮レ人也。下觴。酒爵也。林西仲曰。酒以成レ禮。既酣矣。復請レ擧レ觴。以渉二於甘酒一。 魯君興避レ席擇レ言曰。昔者帝女令二儀狄作一レ酒而美。進二之禹一。禹飮而甘レ之。遂疏二儀狄一。絶二旨酒一。曰。後世必有下以レ酒亡二其國一者上。 令力呈反。疏疎通。○關君長曰。淫溺必亡。擇二其知レ戒者一言レ之。 齊桓公夜半不レ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二調五味一而進レ之。桓公食レ之而飽。至レ旦不レ覺。曰。後世必有下以レ味亡二其國一者上。 和戸臥反。覺古孝反。○關君長曰。不レ嗛。不レ足也。蓋言二餒而思一レ食也。 晉文公得二南之威一。三日不レ聽レ朝。遂推二南之威一而遠レ之。曰。後世必有下以レ色亡二其國一者上。 朝直遙反。推吐回反。遠于萬反。○關君長曰。南威。美人名。之語助。 楚王登二强臺一而望二崩山一。左レ江而右レ湖。以臨

高本此章趙策ニアリ。
【雕題】山陽君韓人、是章當レ在ニ韓策ー。
【雕題】搆當レ作レ媾。

〔考異〕一本爲弗之爲作レ若。高本出弇作ニ已葬ー。坊本同。今從ニ劉本ー。

秦韓圍レ梁。燕趙救レ之。謂ニ山陽君ー曰。秦戰而勝ニ三國ー。秦必過ニ周韓ー而有レ梁。三國而勝レ秦。三國之力。雖レ不レ足ニ以攻ー秦。足ニ以拔ー鄭。計者。不レ如下搆ニ三國ー攻上レ秦。

燕烏賢反。後國名倣レ之。不ニ復音ー。○山陽君。魏人。見ニ楚宣王策ー。蓋是時在レ韓用レ事。而客謂レ之也。三國。梁燕趙也。關君長曰。韓已滅レ鄭而有レ之。言秦勝ニ三國ー。必有レ梁。三國勝レ秦。其力雖レ不レ足ニ以攻ー秦。秦亦不レ能救レ韓。故足ニ以取ー鄭。愚謂。二者皆非ニ韓之利ー也。故不レ如下講ニ三國ー攻上レ秦。

〔考異〕坊本章首秦下無ニ韓字ー。○補正〔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鮑本無ニ韓字ー。下文云。必過ニ周韓ー而有レ梁。又云。足ニ以拔ー鄭。時韓既滅レ鄭而有レ之。然則山陽君必是韓人有ニ威權ー者。客說レ之。令下背レ秦而與ニ三國ー合上。詳ニ味全章ー。其意自明。有ニ韓字ー是也。鮑又移ニ此章ー。編ニ魏策ー。蓋以ニ山陽爲ー魏人ー耳。

龐葱與ニ太子ー質ニ於邯鄲ー。謂ニ魏王ー曰。今一人言ニ市有ー虎。王信レ之乎。王曰。否。二人言ニ市有ー虎。王信レ之乎。王曰。寡人疑レ之矣。三人言ニ市有ー虎。王信レ之乎。王曰。寡人信レ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レ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レ虎。今邯鄲去ニ大梁ー也遠ニ於市ー。而議レ臣者。過ニ於三人ー矣。願王察レ之矣。王曰。寡人自爲レ知。○質音致。下同。夫音扶。○自爲レ知。謂レ不レ信レ人。於レ是辭行。

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長丁丈反。○迹功迹也。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盡津忍反。○既亦盡也。是記者之詞。

〔考異〕坊本東作棟。一本撓下無而字。高本避作辟。坊本埊作地。一本巴作巳。高本無擊字。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揜作掩。劉本盡作既。○補正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撓字句。揀擊也。鮑作棟撓二字連讀。非也。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卽猶若也。後漢桓榮傳注。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御庶子。官名。痤之家臣也。爲若也。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王固不知鞅。以爲痤有別所薦舉。而薦其家臣。故其言如是。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出奔西之秦。考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聞之。謂聞痤曰勿使出境也。此記者之詞。

有。今從一本。高本汝作文。坊本夏上無夫字。高本盧罩作盧罩。曾本作盧罩。一本罩作澤。坊本高下無也字。

惠王　凡九章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將子匠反。說音悅。○鮑彪曰。樂祚。趙將。賞田。閑田以待賞有功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揀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夫音扶。○直而不倚。謂直立而不傾側。撃。撓亂也。言撃亂敵兵。而不避其强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前猶豫也。脈猶察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縣音玄。○言賞罰信也。見敵之可撃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爲于僞反。下同。○右手執桴。故云爾。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索所白反。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

三苗ハ種族ノ名、舜ノ時ニ邊境ニ遷セリ。

從臣ハ吳起自ラ謂フナリ。

下同。重直用反。○附。附益之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汶岷通。○彭蠡。洞庭。皆湖名也。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夫音扶。夏戶雅反。○天門。卽伊闕也。天谿。河濟也。廬睪。地名。伊洛。二水名。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釜滏通用。被皮寄反。○孟門。山名。漳釜。二水名。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幷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從臣之從才用反。降戶江反。幷音倂。○言在德不在險也。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史記曰。封吳起爲西河守。

〔考異〕坊本無豈字。一本鍾作錯。高本侍坐作侍王。無重字。一本無信不之信字。高本保也下有是字。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左彭右洞開。並有有字。高本唯右洞開

稱ハ舉ナリ。

不比乎ハ左方ノ鍾聲ガ右ヨリ高キヲ以テ、其ノ和セザルヲ疑フナリ

浮ハ浮舟ナリ。

晉國、韓魏趙ハ晉國ヨリ分レシヲ以テ、晉トモ稱スルナリ。

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强。樂音洛。焉於虔反。○虞人。守苑囿之吏。可不一會期哉。言不可不一往會其所期也。

〔考異〕曾本不作無。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謂張樂也。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比音疵。○不比。謂不和也。樂有左右部。左高。謂左方之聲高也。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樂音洛。○樂官。謂以治官爲樂也。聾於官。謂不能審諦於官也。

武侯　凡一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坐才臥反。王子況反。

辭ハ告別ナリ。

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尙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將子匠反。遺唯季反。盡津忍反。

〔考異〕坊本師作斯。一本無之肉尙三字。其作且。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就亦成也。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鄕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音扶。下夫物同。坐才臥反。好呼報反。○而先之而讀爲如。若也。先受坐之士。謂才德爲衆所尊重者。入猶就也。言就其室而問也。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莠。草似苗者。幽言其色盛也。禾。粟苗也。驪牛之黃。謂黑牛而黃雜毛也。武夫石似玉者。是言所以不可不參驗也。

〔考異〕坊本夫鄕之夫作矣。曾劉本醜下無者字。坊本驪作黧。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

乎。質如韓子秦必爲天下兵質矣之質。的也。魏不予地。智伯必加兵矣。是爲智氏兵質也。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皐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說音悅。

〔考異〕坊本憍作驕。質作資。梁作狼。亡作已。

文侯　凡五章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皆朝魏。難乃旦反。索所白反。朝直遙反。〇韓聞文侯告趙之言。趙聞其告韓之言。二國各自知魏和親於己而朝之也。

〔考異〕坊本侯以之以作已。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師贊曰。樂羊以我

羹ハアツモノ、肉ノ入リタル汁ナリ。

戰國策正解卷七上

魏上

桓子 凡一章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不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索所白反。下同。予音與。下同。任音壬。恐丘勇反。重直龍反。厭音饜。○關君長曰。得地於鄰國。而欲復索他邦。不能厭足。天下必恐。君予之地。智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關君長曰。命受之天。而不能安焉。天惡其驕盈。以奪之。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憍智伯。敗必邁反。○王應麟曰。周書云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子之言出于此。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

戰國策正解卷六下終

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最。遂滅趙。數色角反。將子匠反。惡烏路反。閒紀莧反。○趙軍當作趙蔥。史記作趙蔥

〔考異〕坊本三作五。

凡三十六章

反間ハ事實ニ反シタル事ヲ言フテ、人ヲ離間スルコト。

趙軍ハ趙葱ノ誤。

〔考異〕一本使守之守作臣。高本惠教作悉敵。一本受之作受地。高本却作郄。坊本可成作有成。高本無請爲之爲字。趙賂下無之字。坊本願卿下無之字。高本筆作笔。一本作奉笔。坊本小官作小吏。兵首作兵臣。而弗之弗作不。劉本捍作捭。坊本捆作梱。曾本作梱。一本誅作殺。高本過司馬門作遇司空馬門。坊本言之作之言。茲作嗞。劉本無茲字。坊本以爲作以謂。○〔補正〕〔願於因計〕於爰。願爰因前所論而計之。此章鮑改載趙策。○〔以官長而守小官〕言居官成長。而今猶守小官也。鮑改小官爲小吏。非也。○〔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此擧往事而數之也。捍。劉本作捭。是也。捭擲也。李牧臂短。纏木接手。以便拜起。韓倉因讒爲擲匕首也。是時戰不勝。故知其擧往事也。○〔起居不敬〕起居。坐起也。言拜起不能如禮。○〔狀如振捆〕捆鮑訓就。其說云。爲木接手。可以就地。然策云。如振捆。則振捆是器名。接手之木。其狀如此器耳。非名接手之木爲振捆也。鮑亦自知其不通。乃又讀捆爲梱。訓爲門橛。爲拊。爲犂轅。無定見甚矣。今案捆與因同。曾本作梱。梱橫牆木。皆不可通。鮑讀爲梱。蓋近矣。但其三訓皆非也。竊謂梱叩也。振梱蓋織屨之具。振以叩屨。使其緻密。故名振梱與。此誠臆說。姑書以質諸後人。○〔遇司空馬門〕劉本作過司馬門。司空馬此時已去趙。劉本是也。○〔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徵證也。證質也。質劍把於柱。以自刺。以臂短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鮑本作亡國。非。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最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

數色主反。○數讓也。飲人以酒曰觴。捍疑當作插。字之誤也。匕首。短劍。其首似匕。插匕首如欲刺王然。故其罪當死。

武安君曰。縕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縕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恐丘勇反。○縕。武安名也。病鉤。謂手臂拘攣。若鉤之狀。故臂短。接續也。振捆未詳。要之必器材名也。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高誘曰。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謻門也。右擧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刺七亦反。○縮摍通。引也。司馬門。宮門也。謻誃通。離也。東京賦云。○門曲榭。蓋別門名也。徵義未詳。疑當作質。惠文王策。吳干之劍。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柱蓋謻門之柱也。

武安君死。五月趙亡。終上文不過半年之言。

平原令見諸公。必爲言之曰。嗟茲乎司空馬。嗟茲。歎聲。歎其言不違也。又以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去司之去起呂反。

刀筆云々ハ刀筆ハ書記スル器ナリ、秦ノ書記スル吏トナリ、又小官ノ官長トナリシコトアレド、將軍トナリシコトナシトナリ。
【雕題】以官長一句、疑衍文

郭遺ハ令ノ名。

捍ハ插ノ誤。

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爲兵首。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卒子律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鮑彪曰。爲刀筆。謂尙書也。筆以書札。刀以削其不當者。關君長曰。兵首猶戎首。此謂將也。謙辭言惟守小官。未嘗爲將也。愚謂。遇。謂與秦遇而接戰也。趙王不能將。不能用馬爲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鮑彪曰。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勞力報反。○上客。尊客也。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期音基。○武安君。李牧也。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高誘曰。曲邪也。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令力呈反。○惡猶毀也。按下章使趙蔥顏最代武安。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

於因ハ因於ノ誤。

【雕題】是就未割之時而言。

銜賂ハ得賂ノ誤。

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不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治直吏反。將子匠反。下除將軍將自餘皆同。○之皆指秦也。馬問而王答也。）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遠猶棄也。於因疑倒。當作因於計。因猶依也。言依於馬計謀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說音悅。惡烏路反。○張居正曰。內惡以下。再度秦之詞。）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從子容反。下約從從事同。○銜疑得訛。亡失也。言諸侯恐失與國而已國危也。）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易敵也。）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

此ノ章高本秦策ニアリ。與ハ衍。

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爲于僞反。計中之中丁仲反。○關君長曰。郎中沮王割地以贖。而反怨留之而絕好。故曰空絕。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關君長曰。厚猶多也。君。謂文信也。言必勸王多割事君以贖之。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關君長曰。因鈞言。與春平接厚意也。

〔考異〕高本泄作世。一本謂作請。

幽王　凡二章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相息亮反。下相秦相孰同。○吳師道以與字爲衍。是矣。守。假官也。據下文曰。守小官。則非國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說始銳反。尙音常。爲大之爲于僞反。下爲大爲趙必爲同。○設。謂假陳設其事。下文卽是也。趙

暉ハ暈ノ誤、月日ノ暈スルハ賊ガ內ニアルカラデアリ、又憎ミテ居ル人ニ用心スルト、禍ハ却テ愛スル人ヨリ起ルトノ意。

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郭偃。卽孤偃也。韓子曰。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商鞅亦嘗引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知於俗云云。見新序。蓋其書當時有存者也。雍癰通。吳師道曰。桑中有蠹。以膏液流於外。如癰潰然。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便婢繇反。辟音嬖。近附近之近。爲于僞反。○便辟。近習嬖幸之人也。優饒也。言愛之甚。孺子見秦齊策。此客言桑雍之義如是。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暉當作暈。或古同字。韓子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於內。暈。日月傍氣也。其賊在於內。所謂食於烏兔也。以喻權臣枉法於外。由嬖寵蠹惑於內也。所憎。謂權臣。所愛。謂嬖寵也。言外備權臣。而內戒嬖寵也。

〔考異〕坊本得相作得買。今治作今將。高本郭偃作燕郭。坊本同。今從劉本。曾本法作淫。桑雍作柔雍。劉本作柔癰。坊本上雍下無者字。近者作人一字。之乎作之於。○

補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鮑本相作買。非。○〔今治天下〕鮑本治誤將。○〔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燕郭蓋名醫姓名。法其所著書也。桑曾本作柔。下文桑雍。劉本作柔癰。案柔癰是也。剛外而柔癰蓋謂內癰。故以譬便嬖左右也。

悼襄王　凡一章

秦召春平侯。因畱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

善而ノ面ハ又ノ意。

【雕題】中有査、則外必臃腫、故名焉、非碨磈流液之義。

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外臣。忌自言也。恐王亦如服子。故問之也。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考異〕坊本言而作言是。授作受。高本授天下下有傳字。坊本同。今從劉本。坊本無趙王曰甚善馮忌曰八字。○補正〔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姚云。劉去傳字。案無傳字是也。此文主堯言之。故云授天下。下文主伊尹言之。故云受三公。鮑本作受天下傳。非也。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相息亮反。錯七路反。虛音墟。戾厲通。○善而倒。當作而善。趙王未之應也。客曰。郭偃之法。有所謂桑

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忌猶曰爲燕以難之。故王仍爲之辭。然則王逐盧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行猶爲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見之之見賢遍反。下見人同。○接手。交兩手也。

〔考異〕坊本秦三作秦王。一本燕一作燕王。

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倍音佩。○倍。謂背其師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夫音扶。下同。○庸常也。鮑彪曰。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授天下。關君長曰。庇亦蔭也。庇桑猶翳桑也。陰乃寸陰之陰。晷景也。陰移。謂少頃之閒。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姓名未著。謂未久也。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以上忌稱客之言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今外

不成。則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考異〕高本畏從下有人字。坊本同。今從劉本。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相息亮反。下同。○延進也。謂延請也。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向許丈反。爲于僞反。刺七亦反。○鮑彪曰。柱國。楚官。蓋趙亦有客。謂章。愚謂。言章若死。則王疑建信殺章欲以專事。必怒而誅之。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交。謂王與建信之交也。言建信畏章爲相奪權。而今見其死。以爲己與王之交。終身不敝。向因令知己爲之以爲德也。

〔考異〕一本終身作齊一。

馮忌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爲于僞反。下爲燕爲大同。○關君長曰。無若無獻子之家之無。言不有二國也。愚謂。言吾所以爲諸侯所尊重者。以不有二國故也。以明非爲燕也。蓋王實爲燕逐之。而忌之。故云爾。對曰。秦三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

前可見。言可見於未效之前。

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强。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言趙無齊。則不得不重有齊之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孰熟通。○輕王。謂使趙無齊以輕王也。

〔考異〕坊本書趙下無王字。高本趙王下有使臣與復尹五字。實作寶。一本群作君。臣爲作爲臣。無成其私三字。坊本私者也下無非然二字。取行下無於王二字。曾本循作脩。高本秦臣以下有爲字。一本已作矣。坊本無之故之之字。高本無燕韓之韓字。坊本安得作安能。一本無得無之無字。坊本無足也之也字。○補正〔爲齊獻書趙王〕鮑本脫王字。○〔非然〕則交有所偏也。鮑本脫非然二字。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從子容反。下同。○關君長曰。齊不合從。故趙欲伐之。而齊請效地。趙以爲不須合從。因賤趙莊也。齊明爲謂趙王曰。齊畏從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懃貴。齊必不效地矣。爲于僞反。○張懃蓋敗從者。言齊不欲合從。故效地。今聞從之

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爲于僞反。○言居外從事於便宜者。皆信王之不疑也。

○補正〔孝成王方饋。不墮食〕。將食。品祭於豆閒。謂之墮。埋餘祭。亦謂之墮。此皆非其義。墮與隋同。落也。不廢落手所執食。言不止食也。

爲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爲于僞反。下爲王同。令力呈反。○名。尊名。實。土地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重見之重直用反。恐兵勇反。○重見。猶難見也。偏。謂偏黨於一國。取行於王。謂取己說行於王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以猶使也。循順也。尊名。帝號也。名。謂稱臣。趙已稱帝。則列國稱臣也。

鼓鐸ハ大鼓ト金鈴ノ音ナリ。二者軍器。

旦日ハ早朝ナリ。贊ハ贅ノ誤。

〔雕題〕言當饋自如、不輟食也。

則必決去之矣。

〔考異〕坊本勉作尫。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聞音問。夫音扶。○北堂。蓋深宮也。召兵。言內應者召秦兵。故其急如此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横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衡横同。○贊當作贅。字之誤也。說苑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贅聚也。

〔考異〕坊本連下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說音悦。守手又反。○關君長曰。饋。進食也。墮墜也。人有驚怒。墜食以不墜食。明其不驚怒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擧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復扶又反。使者之使。所吏反。要一遙反。○合。合戰也。要遮也。言二國合戰。必有一疲。因以兵遮邀而擊之。則可多割取地矣。自，

係蹄ハ獸ノ手足ヲ引キカケテ。之ヲ捕ル器ノ名。決蹯ハ係蹄ニカカリテ脱スル能ハズ。手先キヲ斬リテ逃ゲシナリ。

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商賈之賈音古。之賈之賈音嫁。夫音扶。司伺通。○司時。謂伺物價貴賤之時也。已甚也。言伺時察賤而買之。雖買之貴。而比於貴時。則甚賤矣。察貴而賣之。雖賣之賤。而比於賤時。則甚貴矣。此言良商不與人爭。伺時買賣。雖暫居貨。而卒能獲大利。以諷建信亦能不與文信爭。觀時而動。雖暫屈。而卒能得伸也。

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卒子律反。斷音短。○羈束也。按汲家紀年。帝辛九年。作瓊室。立玉門。十一年。執王季千塞車。羈文王于玉門。呂子。武王不忘玉門之辱。蓋當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亦羈於玉門也。太白。旗名也。此言文武不爭。得時而成大功。以申明上文之意也。

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伉抗同。爲于僞反。○言今不能抗衡以權力。而責其少禮。是不觀時而與人爭。乃不如商賈也。

〔考異〕高本文王下有之字。坊本羈作羇。玉作王。斷作斬。伉作抗。

魏魀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魀音介。與尬同。○係蹄。用繩繫獸蹄者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

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言保有國。非直如虎保其軀。而王視建信之身。非如虎愛其蹯。有急。

閒。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殺呂遼收河閒事。皆見上。言魏殺呂遼。而天下交魏。今趙收河閒。秦以爲天下合從。由趙收河閒。是收河閒。與殺呂遼同。秦之所以特以爲趙惡秦也。君唯釋虛僞。疾文信侯。猶且知之也。釋舍也。虛僞。謂始賂秦以河閒。今復收之也。疾急也。言舍虛僞。而實以河閒急封文信侯。如是則秦猶且知趙不惡秦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閒。從而無功乎。收河閒何益也。言從而有功。則河閒可必得矣。無功。則趙且亡矣。今收之。而何益於趙也。

〔考異〕坊本合從作公從。高本是作於是。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釋作飾。僞下無疾字。無功下無乎字。○補正〔天下合從〕鮑本合作公。非。○〔今收河閒。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姚云。一本無於字。是也。釋舍也。疾惡也。言趙之合從。本欲以收河閒。收河閒之功。與魏殺呂遼同。然天下猶疑之。謂趙非實欲合從。獨以惡秦。姑與諸侯合從耳。君唯舍虛僞。誠心合從。獨惡文信。天下猶將知其誠。不必待收河閒也。鮑釋作飾。删疾字。信下補侯字。皆非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相息亮反。○官之丞相。謂使爲丞相官屬。吳師道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遞相效也。鮑彪曰。言己待之厚。彼不宜無禮。

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

萺ハ人名。

刺ハ制ノ誤。

或謂建信君曰。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萺之軸今折矣。罷音疲。令力呈反。斷丁亂反。○刺疑當作制。字之誤也。言制斷諸侯之事。闕君長曰。有不言者。猶有不可言者也。言萺苟內外重任。獨斷治事。必過失多大。有不可言者矣。因其過失。以言王而重罪責之。此應乘驥而御。任重而軸折。以喩不勝多事而敗。此應獨斷二句。　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萺亡走矣。期音基。

〔考異〕高本曰下無君字。坊本無曰字。今從一本。坊本萺作葺。一本作萺。高本軸令之令作今。坊本拜下無受字。○補正〔萺之軸今折矣〕今急辭也。言不久將折。鮑本作令。非。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從子容反。下同。惡烏路反。○獨猶特也。以猶以爲也。言天下合從者。皆惡秦也。而秦特以爲趙惡秦者何也。　魏殺呂遼。而天下交之。今收河

驂、兵車ハ四馬ヲ常トス、急ヲ要スル時ハ左右ニ一馬ヲ副フ、之ヲ驂馬ト云フ。

椅ハ輢ト同シ、輿ノ外ニ立テアル木ノ名。

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言驅後車者。不敢斥其乘車。謙也。爲治也。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治直吏反。不說之說音悅。王說之說始銳反。爲王之爲于僞反。○前郎中。指郎中在王前者。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敗必邁反。虛音墟。戾厲通。予音與○虛戾見秦策。艾。美好也。男女通稱。閻若璩曰。楚辭少司命幼艾。指女色。此幼艾。指建信君。男色是也。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適丁歷反。○駕驂。以二人喩馬也。角競也。適當也。言先王有犀首馬服之良。以與秦競逐。而秦能當其鋒也。言秦強也。憧憧。往來不絕貌。椅輢蓋通借。車兩旁植木也。闕君長曰。雖謂壞車。故曰折輢。言必爲秦所敗矣。

〔考異〕坊本令工下有人字。高本先王作先生。坊本適作避。椅作輢。

顧反至座ハ一度進ミテ君前ニ至リテ拜シ、再ビ舊ノ位地ニ反リテ立チテ居ル時、更ニ君命ニ因リ進ミ座スルコト。

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夫音扶。翲女乙反。○翲黏也。關君長曰。因猶依也。言有所依托。若鴻毛飄於風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閒。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乘繩證反。下同。○漳滏。皆水名。所欲。謂稱帝連橫之類。此言趙之强。足以依托也。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易以豉反。爲于僞反。○張居正曰。不可得。猶言不可知。君曰善。吳師道曰。相國稱君。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坐才臥反。長丁丈反。

〔考異〕坊本翲作黏。纂功成作成功。坊本秦不下無能字。

建信君貴於趙。蓋以色見貴寵。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過音戈。○顧反猶還反也。韓子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還反而至席坐者。蓋王迎之。故不直進也。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令力呈反。下同。○客卽魏牟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

夫貴云々ハ貴クナレバ自然ニ富ミ、富メバ自然ニ美食シ、美食スレバ自然ニ驕奢トナリ、驕奢トナレバ自然ニ死亡ノ身トナル、粱ハアワナリ、期ハ豫期スルコト。

之敝。吳亡而越霸。況以強秦承弱趙之敝乎。

〔考異〕高本謂作請。坊本拔下有然字。者下無以字。○補正〔趙守而不可拔者。攻難。而守者易也〕鮑本拔下有然字。非。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應於陵反。下同。○言雖無以君之命而命之而臣固將有進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夫音扶。累力委反。○關君長曰。累世以前。言自今以前。不但一世。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僕。平原自稱也。

〔考異〕坊本固作故。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說始銳反。相息亮反。令力呈反。○少多猶薄厚也。夫膠漆至昵也。而不能合

守者ハ守之ノ誤。

【雕題】此削而使兩字、則文勢不滯、疑衍文。

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從子容反。爲于僞反。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

〔考異〕坊本章末過下無矣字。

夫音扶。將子匠反。大敗之敗必邁反。罷音疲。下同易以豉反。○敝。謂疲敝之卒。守。謂守邯鄲也。守者之者疑衍。

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以弱越承強吳

構ハ講ト同シ。

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倍音佩。○文信。呂不韋封號也。言不韋不得河閒。有三晉倍反之憂也。今魏耻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魏殺呂遼之恥未滅。而趙收河閒之患又起。加之以三晉倍反之憂。是文信之憂所以大也。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從子容反。○上章曰。齊不從。建信知從之無功。此言三晉疑從之無功也。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文信憂大。而魏心疑。故秦魏之構。不待割地而成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呑趙。齊趙必俱亡矣。令楚魏攻齊。而秦從其後。獨攻趙呑滅之。如是。則齊趙必俱亡矣。鮑彪曰。此說欲趙以河閒廣文信封也。

〔考異〕坊本無或字。北作此。高本而趙之趙作齊。坊本無侯字。構作講。○補正〔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此章論禍生於意表。齊與河閒近。故禍亦及齊也。鮑改齊作趙。非也。鮑本章首脫或字。○〔文信侯之憂大矣〕。封本脫侯字。○〔憂大者。不計而構〕鮑改構爲講。案構合也。義與講近。故此書構講多通用。不必改舊文。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擧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

奚擇八奚釋之誤。

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知音智。○秦分之秦。齊亡之齊。吳師道以爲衍。是矣。兩君。謂建信春申也。擇疑釋訛。之適也。猶取也。言離齊唯楚趙從。則無功而惡秦。離齊助秦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二君奚舍有功而善秦。取無功而惡秦。而爲智哉。言二君必不然也。蓋客涉孟之人也。

〔考異〕高本君安之君作者。坊本同。今從一本。坊本秦分之分作合。功之下有與字。○

補正〔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建信君涉孟。蓋皮相國之讎。而主從者也。然如此也。言今皮相國以弱趙。寄任二人之讎。如此者何也。特以從爲有功也已。○〔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吳從字句。是也。言齊不合從。雖建信君。亦知從之無功矣。○〔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趙出兵助秦。勢必分齊。分謂割地。齊割地與秦和。勢必亡魏。以自償。此皆趙助秦之功也。故云。有功而善秦。鮑分作合。非也。○〔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兩君鮑以爲齊趙。此告皮相國耳。何爲於齊趙之君。其謬不待辨。吳以爲皮相國建信君。或指建信君涉孟。則何各遺一人。且二人者皮相國之讎。今獨與皮相國言。又不當稱兩君。今案當作兩者君奚擇者君二字誤到耳。兩者謂無功而惡秦。與有功而善秦也。之如遇某之某之之。猶變也。出兵助秦。則有功。從則無功。今專任建信君涉孟。則是有功變爲無功。安得爲知哉。鮑無功上補與字。文義反晦。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衞兵亡其北陽。而梁危。 相息亮反。○按下章曰。今收河閒。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據之。呂遼蓋秦之所重者。而魏殺之。故秦怒伐魏。魏兵敗。失亡北陽。而梁危也。衞屬魏。衞亦魏也。**河閒封不定而趙危。** 按秦策。趙嘗以河閒十二縣賂秦。秦以封呂不韋。秦策所謂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閒。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閒。故封不定。秦趙爭之。故趙危也。**文信**

據之ノ之ハ於ノ意。【雕題】是章最難通、蓋最多舛誤也。

秦分ノ秦字衍。齊亡ノ齊字衍。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之。友。謂厚禮親之也。張洲曰。欲得之。故友之以疑閒於趙。范雎爲魏使齊。而齊厚禮之。故用此術也。茅擧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爲于爲反。○言今王逐賈。則是二國得其所欲。而王之忠臣有得罪也。故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能用忠臣。而折斷二國招之也。

【考異】坊本無魏以之以字。劉本友省作反。坊本招之作之招。○補正〔韓魏以友之〕友劉本作反。是也。反反其約也。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相息亮反。從子容反。下同。○之健之之猶於也。涉孟蓋橫人。故讎之也。言以趙之弱。而據於建信君。以讎涉孟。所以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故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强畢矣。言難以從爲有功。然齊不合從。則建信君當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之從。惡交於秦哉。分猶離也。言離齊而合秦也。强畢。謂圖强之計畢於此矣。以上言從不合。則必不得不橫也。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

咍ハ快ナリ。

有覆ハ有日ノ誤。

【雕題】有字疑衍文。

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數色角反。葉舒涉反。下同。閒音間。○啗食也。嗛愜也。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夭烏老反。○未生者曰胎。方生者曰夭。不翔不至者。惡傷其類。且恐其及己也。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趙王畏懼秦怒。行殺戮於趙豹平陽。則葉陽涇陽。必恐其反己矣。是傷其心也。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惡烏路反。與音豫。稱尺證反。○稱。謂稱其意也。

〔考異〕坊本無往賀之往字。一本齊作弱。一本無親愛之親字。坊本若使下有者字。高本奉而下有西字。坊本請今作請令。高本親寡君下無之字。衣服下膳啗下並有使字。坊本無其幣之其字。○補正〔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鮑本今誤令。○〔膳啗之嗛於口〕。膳亦食也。膳啗謂凡可食物。嗛鮑訓愜。是也。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王使曰使之使所吏反。下而使使若若使者同。○曰諒之曰。當作有。下文有覆之有。當作曰。互誤也。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有罪。願得請之。言請罪狀。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難乃旦反。○言小事大事。皆從其所令也。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

○親戚受封云々ハ案ズルニ此句ハ、是迄國ノ親戚トシテ、功ノ有無ニ拘ハラズ、封ヲ受ケ相印ヲ受ケテ居タノニ、此度功ガアツタトテ封地ヲ益スコトニナルト、今後失敗スレバ其ノ封ヲ失フコトニナルカラ、何處マデモ國親ノ資格デ居ルガ好シト云ヘルナリ、故ニ親戚ノ資格デ城ヲ受ケテ居タノガ、此度ハ國人即チ人臣ノ資格デ功ヲ計ラレルト解スベシ、注非。

二國ノ二ノ字衍

無之字。亦通。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鬭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爲于僞反。下爲君同。夫音扶。下同。○頓壞也。二字疑衍。言解國患者。平原請救之力也。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將子匠反。相息亮反。下同。○吳師道曰。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如云位在廉頗右。愚謂。言平原無功能。而受封爲相。以親戚故也。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此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言始受封爲相。不以無功能辭讓之。今一解宗國患。稍足以塞責而不足以爲功。而今求益地。是親戚不計功而受封。國人計功而受賞。親疏異法。不可。故不如勿受之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令猶教也。

〔考異〕坊本力下無也字。纂忘下無人字。坊本故作也。一本國相作相國。

擊秦。秦軍引而去。將子匠反。○陳子龍曰。魯仲連與辛垣衍。談于圍城之中。而秦將知之者。間諜精也。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難乃旦反。賈音古。

〔考異〕高本無客將之客字。今齊下有湣王二字。坊本湣作閔。今從纂。坊本無能去之能字。錢劉本請召之請作爲。坊本請召聞有爲字。錢劉本介而見。作交一字。坊本無君者之君字。彼秦下無者字。禮義下無而字。死矣作死耳。齊楚下無則字。諸本坼作折。今從一本。坊本然吾聞有則字。快作快。高本庫作車。欲令之令作舍。納筦聞有于字。坊本退而聽朝。作而聽退朝。無俱據萬乘之國六字。梁王作梁主。會本今日下無而字。坊本適會下無魏字。軍引作引軍。○補正〔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鮑本脫君字。○〔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鮑云。此元作若。下文所貴於天下之士者。鮑云。所元作此。此本二文。皆與鮑所改同。姚亦不言有異文。乃知鮑專據一本。不博校異本。而其所據之本。在姚所得八本之外。要之姚好古而愼。鮑喜新而妄。故二人同時。而其殊至此云。○〔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史記作因齊。蓋因訛爲田。遂衍嬰字耳。因如逢伯陵因之之因。田氏因呂氏之齊。故謂之因齊也。史遷以因齊爲威王名。則失之。○〔彼天子固然〕固故通。猶言從來。○〔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此然與上然梁之比於秦之然同。以後世文言之。然下當有則字。鮑上依舊文。此然字下補則字。非也。○〔辛垣衍快然不悅〕坊本快誤快。○〔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之與也。鬼侯是主。鄂侯文王是從。故言與。鮑本

湣王不入弔也。林西仲曰。言鄒不肯以齊爲帝。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飯扶晩反。含音拾。○事養。謂事老養幼也。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飯含。言鄒魯國弱小。其臣貧賤。不能備生死之禮。然且齊欲行天子之禮。拒而不納也。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倶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乘繩證反。○林西仲曰。鄒魯之臣至賤。與僕妾等。梁反不如他。而欲帝秦。尤賤之極矣。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予音與。處昌呂反。○呉師道曰。無已。必欲爲之而不止也。關君長曰。讒僾通。賤也。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庸常也。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

脯ハ肉ノ乾キタルヲ脯ト云フ。

庫ハ物置ノコト。

帝王ハ帝字衍。

太牢ハ牛羊豕ノ具ハレルヲ太牢ト云フ。

避舍云々ハ宮殿ヲ去リテ天子ニ讓リ、城門府庫ノ鍵ヤカギヲ天子ニ差シ出シ、襟ヲカキ合ハセ脇息ヲ抱キテ、天子ノ膳部ヲ堂下デ監督スル、以上諸侯ガ天子ニ對スル禮儀ヲ極端ニ述ベテ、秦ヲ帝トスルノ非ナルヲ云フ。

倍殯柩云々ハ殯柩ハ假理葬ニ供スル柩ナリ、北方ニ在リテ南面スルヲ常トス、今天子入弔スル爲ニ柩ヲ南方ニ移シ、又主人ノ席ヲ其ノ前ニ設ケ北面セシメ、天子ニ南面セシムルナリ、倍ハ主人ノ席ノ後ロニスルナリ。

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爭音諍。○帝字疑衍。言昔者紂既脯醢諸侯。今秦爲天子。亦得烹醢梁王矣。何爲與秦俱稱王。終就脯醢之地乎。

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

十太牢。蓋當時待諸侯之禮。筦鑰也。闢下牝也。鍵其牡也。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也。攝持也。衽蓐也。籥鑰同。投籥。言下其牡閉闢也。林西仲曰。言魯不肯以齊爲帝。

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

倍音佩。○關君長曰。倍謂不當也。北面。主人受弔之位。設之南方也。周禮。殯於西階上。主人東階上西面。則當殯而立也閔王將東階上南面弔之。令主人去其位。北面於殯南以受弔。故謂不當殯柩。

鄒之羣臣曰。必若此。

烹醢、烹ニルコト、醢シホヅケニスルコト。怏然ハ不平ノ貌。

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朝直遙反。下同。藩音蕃。卒子律反。下同。○關君長曰。後往。猶後於往。言齊後諸侯而未往也。愚謂。赴告也。天崩地坼。謂天子崩也。天子下席。謂嗣王居倚廬也。叱嗟。怒斥聲。而汝也。罵其母爲婢。賤之之詞。爲天下笑。謂威王見笑也。關君長曰。彼。謂秦。外之也。言秦爲天子。固當如周責於齊。無怪言其必然。

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夫音扶。從才用反。下而從同。○林西仲曰。言非欲尊爲天子。受責備之害。實畏秦之故。不得不奉爲帝。猶僕之從主。雖受其責備。無可如何矣。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說音悅。○固。固執之固。讓衍固執不通。使之默而聽也。

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

衆人不知云々ハ二句共ニ鮑焦ニ就イテ說クベシ、注圍城中ニ居ル云云、徵誤ヲ免カレズ。

權使ハ權力ヲ以テ臣ヲ御使スルコト。

遂正ハ爲政ノ誤。

燕則吾云云、燕ハ吾レ燕ニ請ウテ先生ノ說ニ從ハシメルコトニ爲ンガ、梁ハ吾ガ國デアルガ、先生ハ何如ナル說ヲ以テ、梁ヲ同意サセマスカ云々、燕ニ對シテハ出來ルモノトシテ、魯連ニ一步ヲ讓リテ云ヘルナリ。

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從子容反。○以猶以爲也。鮑焦。周時隱者。惡濁世。抱木而死者。見韓詩外傳。言世人不知鮑焦非世而不顧死。以爲無自寬容而取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己志。則見居此圍城之中。以爲爲一身計者。猶世人於鮑焦也。連志下文所陳。卽是也。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上首功。秦法斬首多爲上功。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權使。以權詐使也。虜使。以奴虜使也。過。謂不惟稱帝於國。而及他邦也。愚謂。遂正史記作爲政。當從。言秦縱肆爲帝。不惟於其國。而爲政於天下。遍天下士民。皆受其權使虜使之害。林西仲曰。東海在齊之界。赴海而死。不肯西向也。應上鮑焦句。愚謂。欲以助趙。答居圍城之中而不去。且言不爲一身也。

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惡音烏。下惡能同。邪音耶。下同。○林西仲曰。上言士民受秦帝之害。此言列國受秦帝之害。梁知秦帝而害中於梁。自危懼。前助趙。不待於使也。

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

召ハ紹ト同シ。

人臣云々、辛垣衍ハ人ニ使ハレテ居ル者ナレバ、高節ノ士ト逢フテモ役ニ立タナイ。魯仲連ヲ見下ゲテ云ヘルナリ。

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不能去。謂不能使秦兵去也。關君長曰。已敗長平。今不能却敵。所以不敢言事也。　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爲君之爲于僞反。下爲一爲郤爲人同。見賢遍反。下而見同。○召當作紹。或古字通。卽下文紹介。傳賓主之命者。林西仲曰。平原受魯連之責。而不喩其旨。欲其與衍相見。看其議論何如。以爲決擇也。　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東國。謂齊。　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林西仲曰。其意以局外閒人。不豫人國家事。見之無益。　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泄之。謂已言於魯連。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

齊故ハ齊ガ帝號ヲ去リタル爲ナリ。

昭王ノ昭字衍。

勝ハ平原君ノ名。

以五城賂齊。得王五城。鮑皆改爲六城。案以五城收天下。與割六城與秦。彼此相較。收天下猶少一城。此虞卿微意所在。鮑不能曉。依上下文。輒改爲六城。妄矣。○（不與。則是棄前貴。而挑秦禍也）貴讀爲饋。饋猶歸也。前饋謂今所將歸秦之地。○（一擧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割地與秦講。五國賀秦。而趙孤矣。趙割地與齊。則三國助趙。卽秦孤矣。是趙與秦易道也。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强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釐音僖。閒紀莧反。復扶又反。下同。發使之使所吏反。下王使使事同。○以齊故。言以齊不稱。故秦亦失之。昭字恐衍。關君長曰。魏旣救趙。而實畏秦。欲己免救。使謂曰。秦所以急圍趙者。以齊已弱。欲趙尊秦爲帝也。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林西仲曰。猶疑其旣尊爲帝之後。未必罷兵。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令力呈反。下同。○林西仲曰。問何策以解秦圍。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

天下ヲ疑ハシメ、秦ノ心ヲ慰ムルト云フ、樓緩ノ言ニ對シテ云ヘルナリ、如シ樓緩ノ如クセバ、イヨ〳〵天下ノ諸侯ニ趙ノ心意ヲ疑ハセルコトニナリ、又秦ヲ慰ムルコトモ出來ナイ、注非ナリ。

亦大示天下弱乎。愈恐當作何。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幷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幷音併。○關君長曰。固。乃固執之固。已止也。言非固執無予地而止。鮑彪曰。韓魏本趙與國。與齊三。愚謂。易道猶易地。謂強弱相易也。趙始困於秦。將割地爲和。今取地於秦而結三國之親。是趙強而秦弱也。故曰。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使所吏反。○秦聞趙合於齊謀伐己。而懼使來約和親。樓緩聞之。懼誅逃去也。

〔考異〕高本上非臣閒有人字。坊本二八作二人。爲賢上無之字。無秦既解至予而講二十四字。一本趙也之趙作我。坊本攻以之以作而。無王又之又字。高本下所至閒有不字。坊本告虞卿下更有虞卿二字。守而之而作亦。以五之五作六。下以五王五同。一本無益愈之愈字。坊本無必盡之盡字。無是不之是字。○補正〔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吳據史記及新序。謂二八當作二人。蓋以二八爲過多也。坊本遂依吳說。改作二人。案下文云。婦人爲之死者十六人。卽此文二八也。吳考索頗精。非鮑彪比。而不知二八之爲十六人。欲改八爲人。何也。○〔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言誠知秦力之不至能割六城。彈丸之地。猶不宜與。況六城乎。然今不與六城。明年秦復來攻。是其力足能割趙地。安得不與哉。鮑知上補不字。改不至之不爲所。妄甚。○〔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鮑改而爲亦。非。○〔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此五城。及下王

愈疑ハ案ズルニ上文ノ地ヲ割キテ和ヲ求メ、

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

益。增地也。其計。謂求地之計。

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强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

難乃旦反。說音悅。斷丁亂反。○疑天下慰秦心。關君長曰。使諸侯疑趙善於秦。而慰安於秦怒趙之心也。鮑彪曰。瓜分。言分其地如破瓜然。

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

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負親已見。啓關通幣。言使幣出入於關。齊同也。言秦與趙交。同於韓魏。取收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自盡。言數割以講。此自盡其地也。　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五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罷音疲。挑徒了反。○關君長曰。挑誘也。秦復求地。趙不與之。則秦怒而攻之。是前資之地。徒爲棄物。而誘秦見攻之禍也。　語

講。吳師道曰。此脫簡。誤在此。史以爲章首者。此策非邯鄲解圍後事。鮑君長曰。是非說趙王之言。蓋史文錯出。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以猶以爲也。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復扶又反。下同。○言秦以其力不能取六城。倦而歸。而趙割六城。以資於秦。是助秦自攻也。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盡津忍反。下自盡必盡同。彈徒案反。令力呈反。○彈丸之地。喻小。卽謂六城也。內。內地也。言虞卿誠不知秦力之所至。以爲倦而歸。故此彈丸之地。猶不與而講也。今不講。來年秦復攻王。王不得不更割內地而講。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任音壬。下同。○任。保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

二八ハ下文ニアル十六人ナリ。
相室ハ家令ノ如キモノ。
長者ハ德ノ高キ人、孔子ノ如キヲ云フ。
秦既ハ此ノ一節錯簡。

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所白反。下同。○私。謂私意之所思。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宦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夫音扶。下同。爲于僞反。下爲秦爲王爲足同。相息亮反。焉於虔反。長丁丈反。○相室見秦策。鮑彪曰。稱是人。不子之也。吳師道曰。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辯士之言或過。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予音與。下同。○以猶以爲也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見賢遍反。下入見同。○關君長曰。言文飾之說。非實爲趙計之也。

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

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

從子容反。恐丘勇反。

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

內音納。下同。○與平陽君爲媾。謂與趙豹相議爲講。

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應於陵反。○顯重。謂顯重鄭朱。以示講於天下。

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媾。

卒子律反。

〔考異〕坊本無不勝二字。復作係。媾皆作講。一本無秦知二字。及成字。○補正〔虞卿曰。王聊聽臣〕聊毛傳訓願。此聊亦當訓願。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

〔考異〕坊本一軍臨滎陽。作一萬臨勞陽。一本無韓與之韓字。坊本臣失作臣太。亦其作其亦。無臣聞二字。錢劉本牛田作牛甲。戰攻之戰。一本作城。一本作齊。高本此大上無七十二字。坊本受地下無趙字。勉作兎。守地下無而字。○【補正】〔一軍臨滎陽〕坊本軍誤萬。滎誤榮。各本作榮。亦非。凡滎陽滎澤之屬。皆以作滎爲正。後皆傚此。○〔雖王與子。亦其猜焉〕此文自通。鮑改爲其亦。非。○〔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於上地〕以牛田。牛耕田也。古者牛耕。故冉耕字伯牛。時諸國廢牛耕。而秦獨爲之。故以此稱其富也。後儒謂牛耕始於漢者失之。水通糧者。自洛達於河也。上地。膏腴之田也。死士食邑。皆列於膏腴之地。言俸給優渥。得其死力也。此節吳說大抵得之。但語焉而未詳。故特詳之。○〔弊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言〕使使者臣勝。言使臣勝來使也。使臣勝謂。乃述趙王之辭。鮑上勝下補告字。所謂笠上戴笠矣。○〔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集輯。通。睦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復扶又反。卷眷勉反。趨音趣。○關君長曰。言不惟軍敗。都尉又死。王怒之甚。愚謂。卷甲而趨之。欲潛軍襲秦也。　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使所吏反。除使平。餘皆同。　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夫音扶。○言講之成否。由秦非由言講者。　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其不之不音否。邪音耶。　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

勉ハ俛ノ誤。

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未見一城。謂未見得一城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關君長曰。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此說在趙受命之事。有詔。謂趙王告勝。以謂太守之言也。集。安集也。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處昌呂反。爲于僞反。○勉疑當作俛。字音之誤也。食之。謂食封戶也。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穆文熙曰。馮亭何人也。始而嫁禍。繼而辭封。兩事皆高出策士之表。然而嫁禍之謀慘矣。何忍以空餌釣隣好。致成長平之敗死乎。

嫁禍ハ禍ヲ人ニ移スコト。

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應於陵反。才裁通。）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使所吏反。下使者同。）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故固通。○中絕。謂國都與上黨中絕而不相通。）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夫音扶。下同。內音納。下同。被皮寄反。○穆文熙曰。牛田。秦地。蓋近上黨者。愚謂。上地。上流之地。卽牛田水之上流也。）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

韓興兵ハ陽城君ノ誤。

挈瓶ハ瓶ヲ提ゲテ汲ムベキ井戸ト云フコト、浅キヲ云フ。

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他徒多反。下同。○事役也。不能猶不足也。展轉猶反覆也。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大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行戸剛反。恐丘勇反。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大守。大守其效之。令力呈反。下令使令相令公同。守手又反。下亭守其守大守同。○韓興兵。疑當作陽城君。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卒子律反。○挈瓶汲者。賤者也。守器。卽謂瓶也。言挈瓶之人。其智猶不失所職守之器。猜疑也。謂疑其不智也。守守兵也。不能卒。謂戰敗不終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

恣君云々ハ君ノ使フママニ爲サントノ意。

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奉音俸。下同。○挾藏也。重器。謂金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予音與。○山陵說見秦策。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乘繩證反。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林西仲曰。人臣非骨肉之親。尤當以功勞自致。

〔考異〕一本讋作龍。坊本盛氣上無太后二字。一本無入而之而字。坊本無而恐之而字。曰老上無太后二字。一本鬻作粥。坊本於身下無也太后三字。願令下無得字。高本宮昧作官沒。坊本亦作沒。今從一本。姚本無笑字。劉本爲之泣作而泣之。祝。坊本念作今。下闕悲字。之甚作之祝。高本長爲作長有。坊本同。今從曾本。坊本趙主作趙王。子孫作子侯。尊長安下無君字。封下無之字。○【補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恕忖也。鮑本無而字。非也。郄郤同。退也。言以己老病。竊自忖度太后。恐太后玉體亦有所衰退也。○〔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之爲趙。謂肅侯化家爲國。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

丈夫ハ男子ナリ。

踵ハ足ノカカトナリ。

祝ハ祈ナリ。

久長云々先キザキノ、事ヲ計リ、燕后ノ子モ孫モ燕王トナル爲ニ一時ノ情ヲ忍ブニアラザルカトノ意。

繼ハ繼嗣ナリ。

名也。林西仲曰。最少則不知成立。不肖。則不能成立。衰。則不及其成立。哀憐則當代計其成立也。黑衣。戎服。衛王宮。割愛使離左右也。暗射長安君身上。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塡溝壑。謂死也。言願及己未死託之。林西仲曰。雖少不堪役。恐過此老臣死後。無以自託也。暗射太后身上。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異殊也。齊策異貴於此者何也。

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嫁燕者。

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除爲王之爲。餘皆于僞反。下爲長同。祝之又反。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趙之爲趙。上趙氏。下趙國也。謂晉卿爲諸侯。主。謂簡子襄子也。

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微非也。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

【雕題】怨者自推其衰、恐太后之衰也。

黒衣ハ軍服ノ色ハ黒キヲ以テ、兵士トナルコトヲ、黒衣ノ數ヲ補フト云ヘルナリ。

孝成王　凡二十七章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質音致。下同。強其良反。下同。復扶又反。令力呈反。下同。○太后。惠文王威后。長安。孝成母弟。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左師。官名。林西仲曰。恐其言及長安君。作色以拒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曾才能反。○穆文熙曰。以病亦知太后不罪。關君長曰。言雖自恕。亦以太后爲憂也。人有郄。則邪入爲疾。忌言疾。故曰郄。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以答病足。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鬻粥同。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嗜猶甘也。太后之色少解。解音蟹。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黒衣之數。以衞王宮。昧死以聞。少詩照反。下同。○息子。舒祺。其

齊韓相方。兩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方。比方也。猶爭也。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索所白反。○不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足當城之一隅。何之。言攻城野戰。皆不可用。以三萬之兵無所可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鮑彪曰。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

〔考異〕坊本都平並作平都。無用者之者字。高本服下無君字。坊本類作謂。毋並作無。兩作二。罕作竿。鐔作譚。曾本須作頃。一本便操閒有恐字。坊本君無之君作若。高本十萬作十餘。坊本同。今從纂。一本三下無百字。坊本七下有不字。高本兩國作而國。坊本同。今從一本。○補正〔是薄柱擊石之類也〕○鮑本類作謂。非。○〔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每脾之薄。而刃不斷〕脊厚矣。而鋒必入。脾薄矣。而刃必斷。所以為利劍也。○〔無鈎罕鐔蒙須之便〕鈎鮑本作鉤。是也。此本形近之譌。曲鐵曰鉤。蓋劍把頭之鐵也。罕罕之正字。古不分四聲。當讀為扞。扞木挺也。蓋謂劍把。蒙裹也。須夫須。臺也。以臺裹把。鮑云。猶蒯緱。是也。吳讀罕為鍔。案脊脾論劍身。鉤罕以下說劍具。吳說是也。○〔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罕鐔蒙須之便〕十九字一氣讀。此謂十萬以上。至二十萬之衆。故曰十餘二十萬之衆。陳本依吳說。改餘為萬。非。○〔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田單以民不得耕作。糧食輓不可給。難趙奢用衆。故奢以此答之。言齊亦具數十萬兵。能曠日持久數歲。何獨怪我用衆也。下仍引齊攻荊。與趙攻中山。以證齊趙用衆持久正同也。鮑能上補不字。
為齊為燕昭所破之事。謬甚。

鉤罕云々ハ鉤夾ノ誤、劍頭環狀ヲ爲スモノヲ鉤ト云フ、夾ハ握ナリ、ツカノコト、鐔ハツバノコト。蒙須ハ蒙頭ノ誤。

【離題】集兵謂烏合之兵。

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夫音扶。下同。斷音短。下同。薄迫各反。○吳干。吳之干將也。按荀子彊國篇注引此干下有將字。然呂子疑似篇。相劍者之所患。劍之似吳干者。由是。則不必補將字矣。薄猶迫也。質。斧質之質。 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上。君焉能乎。操七刀反。刺七亦反。焉於虔反。○難。謂難得也。脾。近刃處也。蓋他劍脊厚。則鋒不入。脾薄。則刃不斷。而干將不然。是其材之所以難得也。鉤。劍頭鐶也。字書無罕字。疑夾之訛。夾與鋏通。劍柄所握者。莊子周宋爲鐔韓魏爲夾。鐔。劍口旁橫出者。須疑頭之訛。蓋謂以三物蒙劍首也。 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鮑彪曰。集。言平時團集。非烏合也。 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數色主反。○關君長曰。單三萬之兵。數歲不能攻之。乃行還齊已。 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鮑彪曰。此言雖衆猶不亟得志。況三萬乎。 今者

【雎題】都平疑當作安平、訛文耳。
問ハ謂ノ誤。
負ハ背ニ負フコト、將軍ガ前頭ニ在ルヲ以テカク謂フナラン。
盤匜ハ水ヲ盛ル器。

合。是也。姚云。一本無陵字。亦是。〇〔乃割濟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姚云。一本無令字是也。鮑改令爲合。不知上文詳序。此文略序。不當言合也。夫子。必有所指。在當時其事自明。故直言夫子而不擧其姓命耳。〇〔國奚無人甚也〕上文有歎惜之意。故云甚哉。此斷無人。故云甚也。言各有當。鮑改也爲哉。非也。〇〔君之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茹食也。言齊怨燕。欲食其肝。〇〔其於奢不然〕言安平君之於燕。於奢意。則不謂然。〇〔夏軍也。縣釜而炊〕軍屯也。夏月駐軍。時正雨潦。縣釜而炊。軍終無功。鮑改夏爲是。無夏字。縣釜而炊。上無所頂。且聞是役。未聞是軍。非也。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相息亮反。〇吳師道曰。都平。卽安平也。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說音悅。〇問疑當作謂。關君長曰。車曰輓。人曰賃。謂轉送車餉。民不得耕。則稅寡。不可給軍食。

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謂兵略也。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

【雕題】雖然有一、重複不可讀、刪此七字可也。

洌ハ裂ト同シ。

耶。○茹肝涉血之仇。謂困苦必報之仇也。不然。言奢意異於平原也。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處昌呂反。復扶又反。○趙之強爲。謂不爲強趙也。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洌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敝。乃引其兵而歸。數色主反。令力呈反。○杜猶拒也。言唯拒燕將而已。不能成功也。餘子。衆子從軍者。盡於溝壘。言不用其力於戰伐。徒盡於鑿溝築壘也。羽毛。卽羽旄也。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夫音扶。盡津忍反。○關君長曰。夫。指安平也。安平爲將。則盡兩國兵力。必無能利。而無明知此者矣。是奢豫論安平之詞。愚謂。奢言止于此。以下記者之詞。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懸釜而炊。吳師道以爲此時或有水害。杜預注左傳云。方丈曰堵。三堵爲雉。是言困苦而少功也。

〔考異〕高本城合作城令。一本無陵字。坊本城邑市作城市邑。高本無下城合二字。三下有令字。坊本作城合令。一本無令字。今從之。一本子作予。坊本甚也作甚哉。高本敝作習之二字。坊本同。今從曾劉本。坊本無城下也字。○補正〔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鮑本脫爲字。○〔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鮑改令爲

致ハ招ト同シ。

茄肝ノ茄、高本茹ニ作ル、考異ニ異同アルヲ言ハズ、書寫ノ誤リナラン。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

將子匠反。下除將軍餘皆同。濟子禮反。下同。○陵地。墳墓之地也。命。謂命有司也。安平君。田單也。

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

夫子。指平原君也。之所之之猶而也。關君長曰。當語往時稱夫子。方今則稱君。愚謂。與難得地。而求將於他邦。可謂國無人矣。

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

守手又反。塞先代反。○奢。馬服君名也。

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茄肝涉血之仇邪。其於奢也不然。

邪音

【雕題】緩實有姦計而不言、陽以使事辭行、要言也。

寅然ハ上下ニ闕文アルベシ。

〔考異〕高本博作傳。臣固之固。諸本作故。今從一本。坊本受作愛。諸本闕作國。今從纂。坊本圉作禦。無將字。○【補正】〔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許由不以天下累其心。故不受堯禪也。此受與下今王既受先王之傳之受相照。鮑改受爲愛。非。○〔持丘之環〕持丘蓋名環之名。上操字總管三句。鮑讀持爲執。故云。持下脫一字。非也。

樓緩將使。伏事。使所吏反。○吳師道曰。伏事。隱秘之事也。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盡津忍反。復見上扶又反。下賢遍反。下同。○緩以伏事出使。恐讒與得罪。故以斯言要王也。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寄託也。王不達緩意。以爲緩憂外患。故曰。致書於所使之國。而厚託緩。令以無憂也。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非肉不食。謂其貴也。左莊十年傳。肉食者謀。注云。肉食。在位者。寅然上下。必有闕文。鮑彪改作宋然之。未知然否。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中牟。趙邑也。反。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謂叛趙。吳師道曰。以中牟反入梁。或者秘謀之事歟。穆文熙曰。人臣居外。讒言易興。此古今通患。比之公子。尤爲至精。卒之候者之言不入。蓋趙王賢君矣。

○【補正】〔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使字句。伏隱也。隱伏其意中之事。以辭行也。所伏之事。卽下文以中牟反入梁是也。

狙喜ハ狂器ノ誤。
【雕題】狙喜、喜疑衍。
先王之傳ハ先王ヨリ傳ハル封土。
時宿ハ特宿ノ誤。

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少詩照反。○草鄙草莽鄙野也。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固意大王不好也。好呼報反。下同。○或曰。狙喜當作狂器。字音之訛也。晉語董安于以戰功爲狂疾。愚謂。此說得之。意。意度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說始鋭反。下同。喜許記反。行下孟反。○不受。謂不聽受人之說兵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血食乎。王曰。然。受先王之傳。異於無天下之累者。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操七刀反。賁音奔。斷丁亂反。○持丘。蓋地名也。時當作特。字之誤也。荊慶。成荊慶忌。皆勇士也。關君長曰。出猶過也。宿若不宿肉之宿。夕亦夜也。言不過一夜。而人必危害之。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鬬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隣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索所白反。圉禦同。

藺離石祁ハ趙ノ邑ナリシガ此ノ戰ニ秦ニ取ラレタル地名ナリ。故ニ焦黎牛狐ヲ秦ニ與ヘテ之ニ易ヘントシテ、約ニ負キ與ヘズシテ日ク、寡人ハ社稷ノ事スラ憂フル能ハザル者ナレバ、藺離石祁ナドノ事マデ心配デキナイカラ、取ラレタママ差シ上ゲマス、焦黎牛狐ヲ上ゲル事ハ出來ナイ、其ノ事ヲ取リ計ヒシハ不令ノ臣ガ爲タノデ、自分ハ知ラナイトノ意。

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質音致。內音納。背音佩。予音與。令力呈反。除不令章內皆同。夫音扶。卒子律反。○不逮。不及先王也。不令。不善也。秦王大怒。令衞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閼與。上阿葛反。下音豫。將子匠反。幾音祁。大敗之敗必邁反。○閼君長曰。挾當作夾。言咎救趙夾秦軍以制之。幾。邑名也。

〔考異〕一本焦作應。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鮑彪曰。同。鄭人。鄭在趙之南。愚謂。博士。博洽之士也。吳師道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閻若璩曰。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博士名官。始見於此。秦因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

空韓也。〇〔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秦字句。以謂通。言臣竊觀察其所圖以議秦。謂秦之謀計。將必出於是也。〇〔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此引說士之計。以明三晉相須之勢。言韓若亡三川。魏國必滅。以三川險。而韓當秦衝也。晉國指趙魏。趙魏恃韓未甚窮。不救之。而秦禍已及於趙矣。下仍引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以證趙與天下伐齊。則秦必滅韓魏。而其禍及於趙。策本爲齊。而專論三晉利害。如不始爲齊者然。而禁趙伐齊之意。自在其中。乃說之最巧者也。鮑國字句。改恃爲是。謬甚。〇〔距於扞關。至於楡中。千五百里〕鮑刪千字。非。〇〔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邦封通。封猶境也。屬連也。挈提挈。猶言接也。言秦若盡取韓魏之上黨。則其地與趙國都。封境相連。壤地相接者七百里。守禦極艱。必言國都者。見秦地逼近趙都也。〇〔今魯句注。禁常山〕魯讀爲虜。同音假借。虜掠也。鮑據史作踰。非。〇〔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唐鮑作腸。羊腸。險阪之名。在太行山。趙地也。此又言上。鮑本是也。〇〔通於燕之唐曲吾〕鮑本脫燕之二字。改吾爲遇。非也。〇〔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鮑改國爲與。案九字一氣讀。元文自通。至此方下一齊字。前文皆動。〇〔昔者五國之王〕鮑本脫昔者二字。〇〔著之盤盂。屬之讎柞〕屬托也。付也。著功於盤盂。酬酢之時。指此以相付托也。〇〔韓乃西師。以禁秦國〕鮑據史。改韓爲齊。案韓國小兵弱。不能獨禁秦國。當以史爲正。陳本并取史策。改爲齊韓。非。〇〔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此韓鮑亦據史作齊。下文云。抵罪取伐。作齊是也。抵至也。鮑本無正字。抵作邸非也。〇〔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社稷。以事王〕鮑收下補齊字。史作王毋與天下攻齊。毋攻齊。卽收齊補齊字是也。得讀爲德。言王不攻齊。天下必以王爲有德之君也。鮑得下補齊字。非也。據史改韓爲齊。則得之。危會本作抱。史同。是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師入陳。陳侯免。擁社。杜注云。擁社。抱社主。示服。是也。〇〔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其效雖卑下。亦必至韓慕王德。以天下收王。而不敢擯之。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

【雕題】其後事王者、史作天下後事王者。

天下必以王爲得ハ齊必以王爲德ノ誤。

下至ノ二字衍文

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抵當也。謂以功當罪且見伐。由二國言之。故曰取也。言二國有功於趙。宜爲上交。而趙所爲如之。恐後事王者。不敢自必事王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韓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天下必以王爲得。疑當作齊必以王爲德。蓋天下涉下文而誤。得字音之誤也。不伐而收之。故爲德也。抱社稷以事。言舉國事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下至二字疑衍文。吳師道曰。就者。屈就之。收者。收結之。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卒子律反。重直用反。○卒盡也。

〔考異〕坊本時下無至字。喜作善。曾本非曾深陵於韓也。作非素深於韓齊也。坊本王前作主前。諸本議以爲秦計謀。作議秦以謀計。今從一本。高本五百上有千字。羊腸作羊唐。坊本腸下有唐字。今從纂。坊本通於下無燕之二字。五國上無昔者二字。齊韓。高本作韓一字。坊本作齊一字。今從一本。高本軹作枳。諸本明上無所字。今從一本。坊本抵作邸。事王下無者之二字。高本無收齊之齊字。坊本得韓作得齊。下更有齊字。諸本抱作危。今從曾本。高本則齊之齊作韓。一本齊下有韓字。坊本韓慕之韓作齊。一本制作至。○補正〔風雨時至。農夫登〕鮑本無至字。登成也。農夫之事成。謂無水旱風蟲之災。○〔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作非素深於齊韓也。是也。○〔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微隱也。秦以韓爲餌。故始出兵。佯示趙魏以伐韓。既而恐天下之驚覺其伐韓。實欲亡三晉。故今又隱伐韓之跡。以貳天下。貳猶疑也。言秦變無窮。不可恃其言以爲愛己也。鮑微下補伐字。非。○〔聲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秦出質以同伐齊。是聲德於與國也。天下方伐齊。而秦以其閒。出兵伐韓。韓兵既寡。而諸侯又不能救之。是實伐

三分ハ五分ノ誤。

言燕近趙也。

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

屬音燭。下同。○上黨。韓魏兩屬。

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

故曰韓魏之上黨。挈與攜同。亦連屬之義。謂秦地與趙國郡。邦壤連屬也。坐猶守也。此言秦近趙也。

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勾注。山名。禁猶閉也。

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

是。指上文所言也。言趙從秦代齊。則其患害至于此矣。是勢同而患異者也。以上言伐齊之害也。

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

著直略反。屬囑通。讎柞酬酢通。○五國。齊楚魏韓燕也。三疑五訛。盤盂皆盛物器。朝夕所用。言勒功於此器。朝夕酬酢之間囑之。示不忘其功也。

五國之兵有日矣。齊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所明知也。

素服。謂縞素也。魏策服縞素避舍。是也。蓋兵敗。以喪禮自處也。言使秦發令於國。服縞素而聽齊韓命。以歸二國侵地也。

夫齊韓事趙。宜爲上交。今乃以抵罪

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

質音致。○言以事情觀之。趙功力非數痛加於秦。秦何得愛趙而憎韓。欲亡韓吞兩周。以愛趙憎韓。爲鈎趙之餌也。先。謂不伐韓之前也。出發也。言先發愛趙而憎韓之聲於天下。欲鄰國聞其聲。而觀其實也。示。示伐韓也。微少也。貳。攜貳也。言恐天下驚覺其詐謀。故少伐韓。以使諸侯攜貳韓也。與國。謂趙也。韓無救援。故曰空韓。言聲爲趙憎韓。而實欲伐空韓也。

臣竊觀其圖之也。議以爲秦計謀。必出於是。

其。其秦也。議評也。是。指上文所言。此言秦之愛趙。可惡而不可喜也。

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

夫音扶。下同。○晉國。謂安邑也。言韓亡三川。則魏必滅安邑。是猶如是也。言如說士之計。則韓未至窮。而禍先及於趙也。蓋三晉脣齒之國。故其勢如是。此言伐韓之害也。

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

魏策云。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是也。是勢異而患同者也。

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五百里。

盡津忍反。下同。○盡。謂盡得其地。沙丘。趙地。扞關。趙關。鉅鹿榆中。皆燕地也。此

教順ハ教訓ノ誤。

農夫云云ハ年穀登農夫豐盈ノ誤、豐盈ハ富足ノ意。

戰國策正解卷六下

趙下

惠文王下　凡六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　蘇厲爲齊上書說

據下文云。從於强秦。與之伐齊。趙合諸侯。連横而伐齊也。

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

爲于僞反。下爲愛同。上時掌反。說始銳反。下同。行下孟反。惡烏路反。〇順疑當作訓。農夫年穀易地。當作年穀登農夫豐盈。穀熟曰登。是皆不可至而至者。故可惡而不可喜也。

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數色角反。曾音層。〇功力。謂勳功勤力也。陵於韓。爲韓所陵也。言非韓嘗深陵趙。則趙怨毒積惡亦不深也。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

在他邦聞。故曰外聞。前。前日也。言王前日專依據秦者。以秦愛趙。而趙惡韓。故秦爲趙憎韓故也。

臣竊以事觀之。

起。坊本信作倍。邑矣下無是秦之一擧也六字。劉本無爍字。一本分作孤。高本無救之而三字。一本無救字。一本無救之二字。劉本君有之有作又。〇【補正】天下散而事秦。鮑本事秦作爭秦。非。〇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不得已而必講。謂未得陰之前。言若未得陰。不得已而講。則願五國復堅約。皆願得趙而與之。然後講。不然。秦將有變。鮑約字下補五國二字。非。〇必無召𡀔也。鮑本召誤名。下衍禁字。又改𡀔爲珉。案𡀔珉互出。不必改。〇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此覆上文。後當依上作復。踦隻也。踦重猶言偏重。鮑改作觭。非也。〇秦王受負海內之國。海晦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凡諸背夷面京。故稱與四夷接者。爲負海之國。鮑本無內字。是也。〇王賁韓佗之曹。曹輩也。鮑改作楚。甚謬甚。〇抱安邑而信秦。抱猶齎也。謂賂之。信秦。令秦信己也。鮑改爲倍。非也。〇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擧也。秦經過趙也。趙已爲魏安邑矣。言亦不待伐而爲秦有也。鮑本脫是秦之一擧也六字。〇國燥於秦。姚云。燥一作爍。是也。〇君案救魏。按與案同。助語辭。說見于前。下秦案同。〇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命遭遇之命。宋小弱。趙失中山。則亦小弱。故云。與宋同命。

凡二十七章

戰國策正解卷六終

【雕題】在謀之謀、疑當作敵。

【雕題】定、謂反置之。

【雕題】起謂興復也、初趙滅中山、宋助趙而分其地、故秦興復中山、必命二國還其地、是爲同命也、既得之地、且奉命而還焉、當是之時、安得言更取陰之事哉。

【雕題】勝蓋中山亡君之名、不然是亡君之子弟矣。

以此時收攻二國。關君長曰。趙無救援必亡。猶不救火。則物自消爍。爍乾也。乾者毀瘠。蓋言國瘠也。兵分於齊。燕趙伐齊。是也。

天下事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

屈九勿反。焉於虔反。有音又。○破猶敝也。屈猶盡也。按止也。秦按兵。謂使三晉攻齊。秦止其兵攻魏也。君按救魏。謂趙止攻齊之兵以救魏也。西合。謂韓魏不支。必合於秦也。

天下事秦。秦案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

案見上。鮑彪曰。勝。中山之後。關君長曰。宋命薄亡地。乃趙亦失中山。是二國同命。

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

無講。謂無講於秦。

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按陰即陶。奏以封魏冉。則兌終不得也。

〔考異〕高本齊弗之齊作秦。坊本叵以之以作已。事秦。並作爭秦。高本講皆作構。一本得矣下。無得陰二字。坊本堅約下。有五國二字。諸本足以作足下。今從一本。高本勉作免。坊本無召眠。作無名禁眠。諸本使秦作使臣。今從一本。曾本無不堅之堅字。坊本踦作觭。高本負海下有內字。劉本衍作術。坊本曹作楚。無君下又字。一本趙應之趙作

三強ハ秦齊趙。

【雕題】過咎之也、已以同、秦以得安邑、而恐失魏之心、乃歸罪於趙曰、是趙之本謀矣。則魏怨趙而親秦。秦行是計ハ錯簡、下文趙宋同命ノ下ニ入ル。

韓呡ノ呡字衍。

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擧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內音納。相、息亮反。賁音奔。佗徒多反。○韓呡以下除衍。餘皆蓋善秦者。公孫衍去秦相魏。不善秦。而今復合之也。吳師道曰。上言齊韓魏。此兩王謂燕趙也。愚謂。王賁韓佗。蓋內之於燕趙也。曹輩也。天下事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擧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擧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朝直遙反。○抱猶奉持也。言魏奉持安邑而致之。使秦信己也。過責也。秦督責趙而已。而如魏致安邑。言亦不待伐而致地也。上是秦之一擧也。秦行是計二句。蓋錯簡。宜移下趙宋同命下。天下事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呡而攻魏。是秦之一擧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擧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塞先北反。○呡字恐衍。鮑彪曰。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

後合ハ復合ノ誤。復合重踦ハ天下ノ均勢ヲ破ランコトヲ恐ルルナリ。

事秦ノ秦ノ下ニ秦字ヲ脱ス。

復扶又反。下同。以讀如與。○已語助。列子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言若欲雖不得陰。而必講於秦。則願五國復堅約和親。而講於秦也。趙足。人姓名。見齊燕策。雄飛蓋亦人姓名。皆趙臣也。大吏。吏之貴者。勉。勸勉也。韓呡善齊秦者。而處於趙。見前章。若呡在齊。二國必陰合。故使齊無召呡。而使秦守約也。

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儐之。

倍音佩。○與國。即謂五國也。

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則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

踦偏也。言五國不堅約。而私講秦。則與國約散亂矣。約散。則齊秦復合矣。否則四國必有合。其所合之國。必偏重矣。後當作復。字之誤也。

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

鮑彪曰。天下自為秦用。趙無所用之也。

天下事秦。有六擧。皆不利趙矣。

秦下疑脫秦字。

天下事秦。秦王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擧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

負海。謂齊也。下文受齊是也。中山策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鮑彪曰。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也。

天下事秦。秦王內韓呡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賁韓佗之曹。

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鮑君長曰、此章似前章殘缺。意者舊或載事同文異者。而後人刊落。亦不可知也。

〔考異〕高本燕作衛。僻作正。○補正〔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衛楚正。鮑改爲燕楚僻。閔齊伋云。僻聲近匹。又訛爲正。案衛小而弱。非輕重所關。正字亦不可通。當以所改爲正。言秦之貪惏。韓魏與之切近。是以其國危急。不暇顧他。燕楚則僻遠。中山雖國近無事。其地埆薄乏財。皆不能禁齊伐宋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罷音疲。○五國見上。　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爲于僞反。○散。謂從約解散也。據宋。謂伐宋而據有其地也。　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此五國。指齊楚魏燕趙也。言得陰而講秦。則秦雖變約而無失陰之患。　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以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眠也。使秦守約。

【雕題】據、攻圍守之也、下同。

【雕題】未得地而講、則土地据本分、竟無由得地也、若伐宋取陰而講、則陰亦入其分矣、秦必不奪焉、是節只論講之先後也、未言講之可否獨衆之義。

以ハ與ト同シ。

【雕題】此章重複、當削去。

效地於襄安。則必得宋。何爲惜不可知之地乎。與國。燕也。若齊不得於宋。則與國敢望割地乎。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觀古亂反。○關君長曰。觀。若觀兵之觀。示威武也。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潰。癰也。擊決互言也。齊伐天下。如擊決潰癰易也。

〔考異〕諸本秦陰作秦楚。今從一本。坊本上時也下有已字。不早閉有可字。高本德作得。也已之已作以。貪作食。諸本雖作唯。今從曾本。坊本無姑待已耕四字。○補正〔李兌乃謂齊王曰〕此以下兌聽公孫衍之說。爲齊王周旋其事。令衍歸報之言。下文臣令公孫衍說奉陽君。卽其事也。吳謂奉陽君卽李兌。引三徵以成其說。遂以此李兌二字爲衍文。果如其說。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以下。竟爲誰言。上云。令公孫衍說李兌。下云。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分明是兌爲齊王使衍說奉陽君。若去此李兌二字。上文無尾。下文無首。古人豈有此支離文法哉。吳說謬甚。○〔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得讀爲德。下文得大齊同。此至歸休士民也。分疏始所以不聽於齊。言始攻秦者。非欲以施德於齊國。自利秦之毀壞耳。○〔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鮑本脫上之字。非也。以字作已。上屬爲句。則是也。食啗也。啗以利。故言食耳。甚食之。深納之也。鮑改食爲貪。意味反淺。○〔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擧。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致猶聚也。言大發攻宋之令。而無用聚衆。姑待百姓耕畢。以觀察奉陽忠於齊。之應齊與否也。鮑本脫姑待已耕四字。○〔而臣待忠之封〕之往也。言臣待奉陽君使之往封也。○〔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鮑以兩地爲齊宋。是也。故下承之云足下何愛焉。下文與國何敢望也。鮑說得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宋罪重。

【雕題】趙先後有三奉陽君。前奉陽君、蘇秦云妬云捐館舍是也、其名不傳、史謬云公子成。中奉陽君、武靈王請服公子成也、後奉陽君、殺主父約五國伐秦李兌也。

【雕題】兩地猶言倍地也。則小封不足惜耳。

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奉陽君。李兌也。此客謂齊王之言。下文乃使衍說兌之詞。當承不聽下。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夫音扶。○韓魏近秦。故危。僻。僻遠也。時中山已滅。此言其故地爾。薄。薄瘠也。陰。宋地也。說兌之言止于此。以下與齊王言也。

奉陽君甚貪之。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擧。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縣音玄○關君長曰。無大異。謂兌之待齊。必無大異於前。姑待已耕。謂言姑待耕耨已畢。以爲持久之計。縣。若縣賞之縣。示也。甘。若甘夢之甘。悅樂也。言若齊伐宋取陰。欲以定兌之封。臣疑作曰。蓋言甘之臨之。而待兌忠於齊。以封之。擧宋之事。必大成。愚謂。致兵。謂致兵於宋。循撫循之循。有。保有之有。謂撫循燕而爲援與。以臨趙。

臣又願足下有地效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關君長曰。襄安蓋燕人。言效地於襄安。約爲與國以資臣。則齊果得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關君長曰。宋方今時。齊與秦趙相爭。欲得。無適爲主。非我則彼。故曰兩地。

齊乃云々、案ズルニ註非ナリ、此文首尾連接ス、中斷スベカラス、下文臣爲足下以下ハ錯簡疑ヒナシ、强イテ解スベカラス。

救李子之死也。是逐兌者秦也。非齊。鮑說非。○〔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鮑本上如作知。是也。賢勝也。如猶及也。言凡人以事相比較。然而後知其勝與不及也。以事相比較。上下所陳。齊趙所以待魏是也。鮑吳二說皆未是。○〔虛國於燕趙之前〕凡人南面爲正。齊在燕趙之南。故云燕趙之前。必言燕趙之前者。言齊爲魏盡力。不復憂燕趙窺其後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可當作何。形聲相涉而誤。王引之謂。可何古通用。恐未然。○〔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詘謳通。謳卽屈也。此皆齊人告齊王之辭。故云於魏王聽此言也。吳謂於下恐當有是字。非。○〔其怨於趙〕意魏怨趙而不敢質言。故曰其。○〔五國事趙〕五國。秦齊燕韓魏也。鮑改作三國。謬甚。

齊將攻宋。而秦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欲與趙、謂欲與趙俱伐宋也。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令力呈反。說始銳反。下同。○按齊乃至于舉宋之時也百十二字。疑當移章末決天下矣下。蓋錯簡也。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爲于僞反。下同。○關君長曰。趙攻秦。則不能救宋。故齊得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置猶立也。此言所以前日止齊伐宋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擧宋之時也。復扶又反。下同。○有死心。謂有以死報太子之心。有亂。謂國人不和。故內自亂也。此言所以今日可伐宋也。蓋兌聽客取陰定封之說。而欲與齊伐宋也。臣爲足下使

使臣ノ臣字衍。

我之惡。推猶轉也。言轉魏之怨。以爲趙之好也。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子從客反。〇鮑彪曰。治猶校也。爲王高。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言使諸侯相劫。而齊竊遣人甘言和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眠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臣字疑衍。丹順及甘也之甘。皆人名也。偪秦。謂偪塞秦而不通。私。謂陰私講秦。關君長曰。交定而後。當作而後交定。言天下事王。而不敢私講秦。而後齊與天下交定矣。王擇。言五國事趙與天下事王。於王孰利。宜擇此二者焉。

〔考異〕收趙之收高本作捄。坊本作援。今從一本。高本陰講之講作構。坊本之齊下有人字。秦逐作齊逐。高本薛作辥。坊本薛下無以字。高本知作如。一本二都作二郡。坊本無齊甲之甲字。眠並作珉、劉本作岷。諸本上客作大客。今從劉本。坊本王固之固作顧。諸本甚脩作甚循。今從曾本。高本亟作曰、一本作日。一本作重。一本陰重之重作日坊本五國作三國。高本偪作偏。諸本使甘作使臣。今從一本。〇補正〔齊乃捄趙。以伐宋〕姚云。捄一本作收。是也。〇〔秦逐李兌李兌必死〕鮑改秦爲齊。案下文云。今之伐秦也。以

甚詘云々以上ハ魏王ニ說ケル言ニシテ以下ハ齊王ニ告グル言ナリ。

庸ハ以ナリ。

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收猶合也。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被皮寄反。盡津忍反。○虛國。謂悉出兵。言悉兵救援。每在燕趙之前。是齊嘗爲魏盡力者。皆有事實。今不可考。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關君長曰。此客設辭。謂齊爲魏盡力如之。請問魏所以報齊。乃下文是也 韓呡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處昌呂反。○按秦策云。呡欲以齊秦而困薛公。蓋呡善齊秦者。而今處趙。趙陰講於秦。故魏疑齊與秦有陰私。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上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相息亮反。○挾持也。田文去齊相魏。故曰故薛公。蓋三人皆齊所不善。而魏用之也。言魏之所爲如之。而反疑於齊乎。以上客謂魏王之詞。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脩甚怨於趙。詘辭塞也。脩飭也。言魏王聽客言則必善齊而怨趙也。此以下客謂齊王之詞。臣願王之亟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亟去冀反。見賢遍反。○關君長曰。齊數聞問於魏。無以見其待

五國ハ四國ノ誤。

王行ハ王有ノ誤。

不如ハ不肖ノ誤。

之兵於成皐。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按下五國伐秦章曰。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不欲。則五國楚齊趙韓魏也。時楚爲從長。韓策曰。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是也。其怨。謂秦怨也。封。封地也。下章所謂取陰定封。是也。

魏王不說。說音悅。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爲于僞反。下爲王同。○言爲秦屬怨於趙之故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五國疑當作四國。謂當趙有秦患。四國不攻秦而伐趙也。按下章。趙助齊伐宋者李兌自爲取陰定封而爲之也。故秦怒而逐之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已以通。○言諸侯爲趙盡力。而趙無信如此。魏雖事趙。而何有所得。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朝直遙反。下同。○抱負猶奉持也。言魏王朝於趙。齎五邑效之。以爲趙隱蔽之邑也。魏策行作有。可從。此恐誤。謂趙不事魏也。其子。兌子也。便取陰。言兌令秦攻魏。以便取陰。而成其私封也。陰。宋地也。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不如猶不肖也。如或肖訛。亦未可知也。言比方而後知賢不肖。此言魏王宜比方齊趙。而棄不肖就賢也。下文乃齊賢於趙者。王

發屋室ノ發ハ開クコトニテ破壞スル意。

【雕題】訾疑當作自。

下者是也。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被皮寄反。下同。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鮑彪曰。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云然。蓋常馳被而弗愛也。夫音扶。○衣車互言也。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大夫。卽舍人爲武城吏者也。訾思也。齊策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云云。言思使趙王悟善治武城。而知文之用心也。願以下。戒飭之詞。

〔考異〕坊本然使下無趙字。知文下無也字。○補正〔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訾。說文不思稱意也。解詩噏噏訾訾之義。言不思所以稱君意。謂不用心於所職耳。鮑誤會爲不費思慮而稱君意。取以解此句。粗謬可笑。案訾咨通。訾然歎貌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令力呈反。下同。屬音燭○屬猶結也。趙助齊伐宋。故秦怒齊不聽。而結怨於趙也。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畱天下

者ハ也ノ誤。

反。○族之。言多殺其宗也。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復扶又反。下同。塞先北反。下同○蓋舍人不欲兌不用其計。而徒動其心。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規高。謂規模高遠也。者疑也訛。資助也。厚猶多也。用。貨財也。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用。謂行路之費用。

〔考異〕高本蘇子皆作蘇秦。諸本軒里作軒車。今從一本。高本某作秦。坊本贏作贏。纂縢作滕。坊本橐作囊。事上無之字。不如作不知。曾本無我下者字。坊本來見之來作求。諸本送蘇子之子作君。今從纂。高本粗作麁。無後堅字。○[補正]〔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篋箱也。桑輪逢箱。車之至陋者。○〔贏縢〕。贏纏繞也。縢滕同。行縢也。詩所謂邪幅在

嬴縢ハ嬴縢屩蹻ノ誤。重繭ノ繭ハ繭ノマユナリ、足ニ出來タ豆ノコト、豆ノ上ニ又豆ノ出來ルコト。外闕ハ外城ノ門ナリ。

後郭門ハ城郭ノ門限ニ後レテ、入ル能ハザルヲ云フ。

蓬篋。嬴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說始銳反。罷音疲。重直龍反。造七到反。見賢遍反。○鮑彪曰。罷猶敝也。車勞則敝。碕哲夫曰。罷車恐罷牛。按下桑輪蓬篋言車。則碕說或然。關君長曰。桑輪。蓋揉桑爲輪也。篋。蓋輿也。織蓬爲輿也。嬴縢。當從秦策作嬴縢履蹻。傳寫誤脫。得之矣。繭。足胝也。日百而舍。謂日行百里乃就舍。　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盡津忍反。藉子夜反。○暮後郭門。謂日暮後門限之期也。郭門晨開昏閉。而不通行者。關君長曰。藉席。謂借舍逆旅也。舍者借席。故列子有舍者與之爭席。郭外是郊。無舍可借。愚謂。大叢見秦策。土梗木梗見齊策。淋雨。大雨也。言其大能沃物。蓋此喩己不用。則復歸鄉里耳。兌不用己則不知其死所也。　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殺音弑。累力委

帑ハ拏ト同ジ、家族ヲ云フ。

罷車ハ罷牛ノ誤、罷ハ疲ト同ジ。

愚謂。新地。謂扶柳呼沱蓋二人爲中山謀也。

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衞。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鼓。案猶據也。謂據有扶柳呼沱。四國蓋趙魏韓與中山。章子鼓。皆齊地名也。蓋四國欲伐齊。故齊恐而效地於趙也。是歸地於中山。而取償於齊也。

〔考異〕坊本郝作赫。塞作地。

腹擊爲室而鉅。鉅大也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帑。金幣所藏也。關君長曰。大事。謂戎兵之事也。言擊是羈旅之臣。祿輕而金幣不衆。則單身易處。而去住無常。是以百姓皆曰。若國有戎兵之事。必先去而不爲之用矣。吳師道曰。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三晉以大夫爲諸侯。故猶仍之。趙稱襄主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

〔考異〕曾本鉅宮作鉅室。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里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

得趙ハ傷趙ノ誤。

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按坊本。辱秦作厚秦。因疑彼此互有脫誤。當作厚齊辱秦者也。如是。則魏秦必虛矣。是輕齊也。二句有應。虛謂不合。言欲辱秦者相魏。則二國必不合矣。二國不合。則不能害趙。此趙之利一也。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魏聽趙用厚齊者以為相。是輕齊也。輕之。則必不助魏。此趙之利二也。得疑傷訛。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言周最相魏。則趙有利。而最得位也。

〔考異〕坊本無齊作無秦。○〔補正〕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鮑本辱作厚。非也。○〔魏王聽。是輕齊也〕周最厚齊。策有明文。魏王聽而相之。是重齊。非輕之也。且上文云。相魏。是魏王聽趙也。此言其反。不宜復言聽。疑聽上脫不字。

惠文王上 凡八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三國。齊魏韓也。見上。趙乘三國攻秦之閒。而攻中山也。扶柳呼沱。皆中山地名也。擅謂專有之。

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盡津忍反。○埊地字。姚宏曰。新唐史集韻皆以武后所製字。賓萃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閒作埊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𢘑。以謂會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埊。鶡冠子亢倉子皆有埊字。姑存之以俟博識。吳師道曰。按鄭氏書略。籀文地作埊。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埊。而後轉從埊歟。

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亡。言三國不能和中山。我以爲辭。雖少出兵伐秦可也。我雖分兵。而孤立之中山必可亡。一伐秦。一伐中山。故曰。分兵。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擧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餘兵。伐中山餘兵。卽少出兵也。

〔考異〕諸本親下無秦字。今從一本。高本告之下有秦字。坊本構上有講字。高本以三國作以王因。孤中閒有樂中山三字。坊本必亡之亡作之。〇補正〔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不順齊。故齊不欲伐秦也。鮑則下補不字。是也。怨作恐。則非。〇〔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鮑本無秦字。是也。以未構中山。作以未講構中山。講字下注云。元作御名。是鮑避諱。改構爲講。後人不喩。仍幷存構字耳。〇〔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王因不可通。鮑本作三國。注云。元作王國。則其本因作國。王與三多相誤。上下又多言三國。當以所改爲正。〇〔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樂櫟之壞字。櫟蹂躙之也。言三國既絕中山。則中山孤。我因分兵而蹂躙之。中山必亡。絕中山者三國也。而言孤櫟中山者。三國絕中山。本因秦謀也。鮑本無樂字。不疊中山二字。亡作之。皆非。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鮑彪曰。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恐丘勇反。〇鮑彪曰。文時合齊魏。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〇敎。富丁敎之也。蓋富丁因魏因己且合於秦。爲周最謀也。李兌。趙相也。按上章。齊魏交親。魏合於秦。齊亦或合。故曰。畏橫之合。周

【彪題】齊若與趙及韓魏伐秦、則齊必有利、故欲之、若秦攻韓魏、而齊救之、是代韓魏與秦戰也、未見其利。故不欲也、非以楚事。

韓必ノ二字衍。

日者ハ曩者ト同ジ。

構ハ講ト同ジ、和ナリ。

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攻韓魏。爲于僞友。○鮑彪曰。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隣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齊始欲伐秦。而今以秦楚之合。故不欲伐之。必以趙不順爲辭謝二國。則不伐秦以救二國者。趙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秦。兵必歸於趙矣。不西。謂不西伐秦也。韓必二字疑衍。兵。謂秦韓魏兵。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罷音疲。○坐猶居也。樓緩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交厚。齊西則魏必從之也。齊秦罷敝。則天下必重趙。故曰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倶敝也。三國。韓魏齊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果斷也。言趙約三國。而告之以未和中山。故不可伐秦。三國斷欲伐秦。必聽我和中山後伐秦。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和我。謂三國和趙於中山。饒。寬恕也。言不伐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

循ハ復ノ誤。

【雕題】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十一字疑衍。

急ハ因ノ下ニアルベシ。

曰。事有可急爲者。結前起後。下文即所可急爲者。乃易路之方也。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鋭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循疑復訛。不出楚王者。恐其合三晉也。多割。謂秦多割取楚地。即下文多求地。是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急字疑當移因字下。

【考異】纂章首有或字。高本楚此之此作而。坊本壹作一。亡作忘。高本發作殺。曾本兎作兔。高本下伐割閒有矣字。坊本擴於作環中。入秦下更有秦字。纂無急趙之急字。坊本起兵下有伐山戎三字。高本王而閒有印字。劉本作印。○[補正]〔有謀。故殺使之趙〕有又也。又謀者秦也。此承秦謂楚王之文。故省不言秦。鮑有上補秦字。非。殺劉本作發。是也。○〔秦禍案擴於趙矣〕案助辭。猶焉也。荀子多用之。擴推也。言推移於趙。鮑本案作安。擴於作環中。非。○〔割必深矣〕國之擧。此臣之所爲來。擧字句。擧如五旬而擧之之擧。言其割地必深矣。殆將擧趙國。○〔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鮑本南下有伐山戎。三字。案此時秦禍方急。安暇伐山戎哉。且山戎在趙東北。又不當言南。鮑本非。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

上交ハ親交ナリ。

穰ハ移ノ誤。

反。○關君長曰。惡三晉之大合也之句舛錯。當承亡之下。言秦急伐韓梁爲之也。今南攻楚者之句亦倒錯。當承合也下。言秦攻楚。休而復之之句。當承楚者下。更有今攻楚三字似重複。姑除之。言攻楚之緩。

今謂楚王。苟來擧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

兄弟。謂婚姻也。

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

使所吏反。離力智反。下同。○故特也。以燕餌趙。謂與趙攻燕。韓魏不合秦。而趙與秦攻燕。則二國必離。關君長曰。三飯告飽。言其速未能食頃。

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

走則候反。下同。○言楚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言。而不救韓。韓孤不能支秦。則割地提挈而西走秦。其疾如馬兎。東周策云。兎與馬逝。安語助。通作案。與焉同。猶於此也。荀子彼安能相與群居而無亂乎。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案以此象之也。禮記安案皆作焉。可以徵矣。

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穰於趙矣。

吳師道曰。穰移字訛。

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擧。此臣之所爲來。

關君長曰。疑作割必深。國之擧矣。言趙割地必深。國爲之擧矣。

臣故

所明ノ明ノ下ニ見字ヲ脱ス。

伐梁ノ梁ハ恐クハ魏ノ誤。

卽禽ハ獸ノ傍ニ近カヨルコト。

相鬬ハ兩獸相鬬フナリ。

不知ノ不字衍。

可急ノ急下ニ爲字ヲ脱ス。

亡ハ忘ト同シ。

今攻楚ノ三字衍。

〔考異〕坊本机赫作仇赫。無曰請之曰字。不急下無也字。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明下疑脱見字。下文可見。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有猶得也　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爲于僞反。下爲楚爲來同。○兵疑而訛。言諸侯不能易強秦之道。而自弱也。諸侯合則強。今自弱而不能相一。故曰。愚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己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罷音疲。故固通。○禽。鳥獸通稱。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主下之不字衍文。今事有可急者。急下疑脱爲字。下文可見。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亡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亡忘同。惡烏路反。復扶又

宋魏ノ宋ハ齊ノ誤。

言習熟其兵器者。心有所恃。故輕敵不怖。鮑云習於敵人之兵大謬。○〔便其用者。易其難〕人以爲難用。而已便習之。則反以爲易。○〔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姚云。循一作脩。是也。脩長也。長兵。夷矛酋矛之屬。○〔絶五徑之險。至楡中〕徑鮑本作徑。通。楡作胡。非也。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敗必邁反。下敗之同。令力呈反。下同。○以太子爲質。以與齊魏和之事。委任於薛公也。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宋之交。令仇赫相宋。樓緩相秦。相息亮反。○主父。武靈王也。蓋楚與齊魏和。在趙有不利者。故欲敗之也楚王合趙。宋魏之和卒敗。卒子律反。○宋疑當作齊。蓋楚見趙有秦宋。而與之合。是以齊魏之和卒不成也。

〔考異〕諸本連宋閒有楚字。今從曾本。宋魏之魏。坊本作齊。

趙使机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相息亮反。下同。○公。謂赫也。言緩已爲相。而請相冉。雖秦不聽。緩必怨赫。辭。告之也。無急秦王。言爲緩無急趙請相冉於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此舊脫。以德樓子事成六字。鮑彪以史補之。是矣。言冉不爲相。則緩不免。是赫德於緩也。

封ハ土ヲ積ムヲ云フ。

朝ハ胡ノ誤。

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觀時而不觀於時。謂觀時之宜而動。不爲時所觀。不知陰陽之宜。謂不知兵制之不一定。如陰陽之異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所謂觀時制兵者。）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故曰無窮。見通鑑注。築城境上。爲之封域。名其城門。曰無窮者。蓋言幷代至無窮。必自此門而始也。是所以昭示後世子孫。而期開遠方也。）今重甲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脩長也。朝疑當作胡。言今欲繼襄主業。四者非其所宜。所以破卒散兵。以奉騎射也。）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贅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稽遣禮反。）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辟音闢。）○

遺遺之義未詳。竊疑或無窮之訛。九限五徑皆地名。

〔考異〕一本損作捐。纂賢人作賢者。坊本兵甲作甲兵。纂昔者作昔日。坊本襄主作襄王。昭作詔。諸本脩兵作循兵。王遂作至遂。今並從劉本。○**補正**〔且習其兵者。輕其敵〕

言恐燕身犯罪。有司明法以行刑。

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吏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稽遣禮反、施以豉反。○言吏不以失令過期侵僇、而辱蒙教誨。關君長曰。漢有令甲令乙令丙。卽令也。戰國已有焉。

〔考異〕諸本吏不之吏作更、脩作循、今並從一本。坊本甲作日、○補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以已通。侵字句。侵陵削也。謂貶爵削邑。言不加刑罰。而辱教之。○〔臣敬循衣服。以待今日〕姚云。循一作脩。案脩循多相誤。此當以作脩爲正。脩猶製也。今日謂王再命之日。鮑本作令日。亦通。

牛贊進諫曰。王破原陽。以爲騎邑。騎奇寄反。下同。○被者卽下文破卒散兵。是也。爲騎邑。謂爲騎士俸邑。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固故通。○固籍。官府。故常簿籍。載制度者。經法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易以豉反。○輕。謂不畏難。用器用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奉俸通。○百。百倍。什。十倍也。破卒散兵。謂破卒伍之法。散兵甲之用。

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

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貝帶。以貝飾帶也。師比。胡革帶鉤也。淮南主術訓。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注云。鵕鸃讀曰私鈚。史記匈奴傳。孝文遺匈奴黃金胥紕。漢書作犀毗。師古云。胡帶之鉤也。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皆一物而字異也。

〔考異〕坊本詩作諺。失作佚。竭作謁。於王下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補正〔子當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踐石以上。謂童子能乘石以戲游者。小雅白華。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王乘車履石。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乘車踐石。唯王與后。其餘婦人。則履几以乘。士昏禮云。婦乘以几。是也。未聞男子有踐石騎乘者。且騎始於武靈。古所謂乘馬。皆謂乘車。鮑引禮注乘馬石。爲騎乘。非也。○〔和於下而不危〕危讀爲詭。詭。詐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傅付。僕著也。此謂受命爲官。以煩有司。乃黷官之事。鮑訓僕爲辱。非也。○〔無所見醜〕無所被人醜惡。○〔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是字句。此文自通。鮑以上補所字。非。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令力呈反。行下孟反。下同。盡津忍反。○微。幾微也。譁。讙嚻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親犯。謂身犯也。

【雕題】傳命、疑當作傳命。

賜胡服ハ三字衍。

【雕題】先者、武靈自敍已死後之事也。

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惠順也。不足猶不能也。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也。教教命也。不快謂不苟從。闕君長曰隱中不竭。言自知無傅才。而隱匿心中。不竭其實。愚謂僕猶辱也。立傅之命非其人。是辱官也。辱官不得不變置。是煩有司也。此王之恥也。不欲斥言王。故曰吏也。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言紹能知六者。乃所以使爲傅也。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重直用反。○乃國猶其國也。未通。言國人未通於王之所以胡服之意。賜胡服三字。疑依上章而誤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令力呈反。○言厚愛之。無以王子爲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沈溺困苦於所學。按上章曰。學者沈於所聞。卽溺苦於學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倍音佩。○先謂先君。明其高。言昭明先君高德也。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去起呂反。與讀如爲。○書虞書大禹謨之篇。貳二心也。勿貳謂一意任賢也。遂賜周紹

遠期ハ約束ヲ爲スニ、遠キ歳月ヲ以テスルコト。

訪議ハ放義ノ誤、義ニ從フコトナリ、放ハ因從ノ意。

君寡人也ハ君ハ即チ予ナリ、他人ニアラズトノ意。

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行下孟反。下皆同。番音婆。上時掌反。遺于季反。○關君長曰。子猶卿也。爲子。是有父之稱。謂周紹幼時。周禮隷僕有乘石。是乘車所踐之石也。此蓋指大夫以上。愚謂、道言也。問亦遺也。因問以物遺之曰問。謁告也。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道音導。下御道同。難乃旦反。下同。○危高峻也。寫意。謂寫人意。遠期。謂久而不渝。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少詩照反。○關君長曰。古詩紀載此六句。引風雅逸篇云。此全與古詩體裁不同。姑依本文有詩曰字錄之。策注作諺語。吳師道曰。勇智爲事之計。指胡服言。行學爲義之經。指傅言。循計之事。失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吳師道曰。訪議疑放義。謂放於義也。愚謂。吳說是矣。蓋音之誤也。言循計之事。雖有過失。而不以爲累。放義之行。雖有困窮。而不以爲憂。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任音壬。○言傅王子。非己所任。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選息戀反。○君寡人。猶言寡人即君也。言其所論不失。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

踐石ハ、大夫以上ハ車ニ乘ル時ノ爲ニ、石ヲ積ミタル者アルヲ云フ、踐石以上ハ大夫以上ナリ。

〔考異〕諸本利下無乎字。今從曾本。坊本靜下動下。並有而字。諸本怨作怒。今從一本。史記庶人作鶩民。似義勝。坊本闇作暗。諸本諭作論。今從一本。坊本且見作可見。臣固作臣故。財用作財貨。諸本祝髮作被髮。史記作翦髮。今從一本。劉本無錯臂二字。一本作杵面。鯷冠秫縫。一本作鮭冠黎緤。史配作却冠秫絀。孫本之便作之士。諸本今叔作今卿。今從纂。高本備燕作備其。諸本下東胡作參胡。今從纂。錢劉本不塞作寶一字。無以及上黨四字。坊本之閒作之聞。高本勞下無力字。坊本惡擾作變擾。有常作有裳。高本循法作脩法。坊本子言作卿言。諸本達禮閒有於字。今從一本。諸本國賊賊國之賊並作賤。今從劉本。高本族宗下有反字。坊本作有。今從劉本。坊本先聖作先王。諸本過循作過脩。今從一本。諸本理世之理作禮。劉本作後。今從一本。坊本世不下無必字。一本無一其之其字。錢本寄作褰。坊本之制閒有謂字。不盡下無於字。○補正〔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一本無而字。是也。鮑下文動下補而字。更非。○〔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有苗裸國。非論德之地。論當爲諭。與上論至德相涉。字又形近。故譌爲論耳。要求也。○〔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順我者。順我胡服也。彼此皆胡服。其利正同。故其功未可知也。陽恐天下笑之。而陰利之。○〔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且當爲旦。字形相涉而誤。○〔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集也。成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言寡人恐叔逆從政之法。而令不行於下。故以此言輔公叔之議。使不敢異論。曰叔。曰公叔。詰有詳略耳。○〔蠻夷之所義行也〕義儀通。儀法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鮑本常作裳。或云。胡服有衣而無裳。胡服之異。豈唯無裳哉。鮑本非。○〔以私誣國。賤之類也〕劉本賤作賊。下賤國同。是也。○〔反此兩者〕劉本無反字。是也。鮑改反爲友。○〔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一本禮作理。無其字。案禮世與便國。相對爲文。作理是也。理治也。鮑本作不一。無必字。非。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

進退之謂節ノ謂字衍。

與俗ノ俗ハ時ノ誤。

近附近之近。○亂民恐顚倒。且下文作民易。必有一誤。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義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夏戸雅反。○言鄒魯雖無奇服。不無奇行。吳越雖俗僻。不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謂節之謂疑衍文。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俗疑當作時。流猶移也。卽上文觀時而制法之意。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情。才之實也。勿反。猶言勿復言也。

勢與俗化ノ勢ハ國ノ大勢ヲ云フ、政治ノ意。

亂民ハ民亂ノ誤。

況反。下而王同。○政。謂爲政於天下也。致詰也

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爲于僞反。○勢與俗化。疑當作俗與勢化。蓋傳寫之誤也。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族宗。謂族滅其宗。無遁其死、謂無遁爲忠死。

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辟音避。

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易見之易以豉反。辟音僻。下同。

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閒。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稽遺禮反。○道言也。世俗之閒。謂俗閒常言。）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蔽言。謂壅蔽忠言。）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擾亂也。）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關君長曰。當猶任也。卽知當國之義。謂蒞政也。輔俗。謂輔治風俗也。有常。謂有常度也。）王曰。子言。世俗之閒。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關君長曰。成猶守也。遠。謂未至。始。謂未有也。言明察處物之先者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王子

於求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不知而不疑。言以己之不知。而不疑人。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塞先北反○徐孚遠曰。言先時不塞此險。欲以幷戎胡。蓋爲攻計。非爲守計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累力追反。幾音祈○係累。縶縛也。獻侯以後列爲諸侯。故曰先王。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惡烏路反。○鮑君長曰。上黨形勝之也。可以備齊中山來伐。國事之恥。指鄗幾不守。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

義行ハ中國人ノ行ヲ義トシテ、蠻夷ガ行フコト。

文身ハ體ニ彫リ物スルコト。錯臂ハウデグミ。左衽ハ衣服ヲ左リ前ニスルコト。

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離力智反。○試亦用也。義行之義當作儀。儀法也。襲因也。使者報王。使所吏反。○緤反命也。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彫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祝斷也。鮑彪曰。錯臂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劉達曰。黑齒。以草染齒。鄭玄曰。彫題。刻其肌。以青丹涅之。愚謂。甌越。亦百越之一名也。鯷冠。以鯷魚之皮爲冠。秫鉥通。長鍼也。以鉥縫之。言其制粗拙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離猶別也。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

【雕題】公叔、當作世俗。

不佞ハ不才ナリ、謙辭。

異敏ハ人並ヨリスグレタル敏才。

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朝直遙反。○叔。公子成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從政。謂下從上政。經亦常也。信貴。言必行於貴者。所謂行法自近始也。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出猶始也。止猶成也。言事有所始。則功有所成。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關君長曰。曰叔。曰公叔。語有輕重而已。愚謂。輔公叔之議。言群臣輔公叔不胡服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慕公叔之義。言群臣慕公叔從王而胡服之義。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

負遺俗トハ俗人ノ言ニ頓著シナイト云フ誹ヲ負フ決心スルコト。

要功ハ功ヲ求ムルコト。

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盡津忍反。下同。夫音扶。下除狂夫農夫餘皆同。被皮寄反。騎奇寄反。下同。○方苞曰。必遺棄舊俗。乃能成高世之功。而世人必相訾謷。故曰。負遺俗之累。愚謂。庶衆也。必不顧衆議。乃能成獨智之慮。而衆人必相怨咨。故曰。被庶人之怨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行下孟反。下公行之行奇行並同。○關君長曰。以負遺俗之累。自定其慮。　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樂音洛。下除禮樂餘皆同。要一遙反。○舞有苗。謂有苗不服而舞干羽。言舜禹所爲。異於衆俗。論德。即論至德也。謂舜也。要功。即成大功也。謂禹也。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歐驅同。○未可知。謂其功無極也。徐孚遠曰。武靈王胡服。本以收胡地。而實欲圖秦。今此不及。正其深謀也。　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

弟長ハ長幼ノ意。

胡翟ハ胡狄ト同シ。北胡北狄ナリ。

其約也。秦賂。則欲出之。愚謂。韓下恐脫王字。者爲相。有爲趙便者也、

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置。謂置而爲相也。蓋二人

〔考異〕坊本有作存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閒音閑。坐才臥反。○平晝猶正晝也。退燕避人曰閒居。平晝閒居者。靜而思事也。侍坐。承事左右也。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簡襄。謂簡子襄子。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有道民便事之敎。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錯質。上音措。下音贄。道民之道音導。弟長。上大計反。下丁丈反。分符問反。○錯質。謂仕。論。謂所可論議。明古先世。謂明於往古。先於一世。窮。通之反。通。謂貴顯。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子律反。○關君長曰。卒世猶言終吾世也。不見。謂不見成功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

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閒以事秦。相息亮反。屬音燭。與音預。少詩照反。趨如字。使所吏反。乘繩證反。朝直遙反。○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考異〕諸本於天下有山東二字。今從一本。一本繕作綴。一本無之內二字。然下而字高本寡君作宣君。坊本微作徽。高本無計下秦字。坊本稱爲之爲作於。藩下無之臣二字。切作竊。車作事。三作二。○〔補正〕飾車騎習馳射。飾讀爲飭。整也。○韓魏稱爲東藩之臣。鮑本作稱於東藩。非。○以爲一從不事秦。一純也。○於是乃以車三百乘。鮑本。三作二。疑非。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爲于僞反。○又爲秦約趙也。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向許丈反。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趙拘甘茂。使不得攻宜陽。乃三國必賂於趙。故曰市也。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鮑彪曰。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敗

反覆云々ハ齊國人ノ考ヲ反覆サスルコト、上ニアル是ヲ以テ非トナス事ヲ指ス。

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從子容反。下同。令力呈反。夫音扶。下同。○熒亦惑也。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藩音蕃。斷音短。○秦女嫁楚。故曰。昆弟之國。徐孚遠曰。說齊則先言趙。說趙則先言齊。非詞有錯誤。蓋横人虛喝之言。不必準據也。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塞先北反。歐驅通。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案止也。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

儐秦ノ儐ハ擯ト同ジ。

忿悁ハ二字共ニ怒ル意。

以聞ノ聞ハ奏聞ノ聞ト同ジ、告知ノ意。

〔考異〕劉本去以趙之以字〇補正〔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以趙輔之〕姚云。劉去下以字。是也。

張儀爲秦連横。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爲于僞反。下爲大同。說始銳反。〇吳師道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也。秦益重矣。愚謂。言御史者。不敢斥王也。下文聞於左右亦同。　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恐丘勇反。厲礪通。騎奇寄反。處昌呂反。〇司馬貞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也。愚謂。言唯是以趙王有督過意故也。　今秦以大王之力。西擧巴蜀。幷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幷音併。番音婆。〇秦以之以猶以爲也。武王以甲子之日亡紂。今以趙王比紂、　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

〔考異〕一本哭下有秦字。坊本鉆作銛。高本有爲之爲作謂〇補正〔一蓋呼友。一蓋哭〕木不能言。蘇秦推度其意。故曰蓋。一曰。土偶木梗。皆爲自言。此亦不當爲蘇秦推度之言。凡老木偃然爲蓋。下文云。吾已大矣。年已長矣。蘇秦欲見其木之狀。故言一蓋耳。此二說者疑不能決。姑兩存之。〇〔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且將以用也。〇〔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案鉆以占爲聲。蓋古鉆字。此字之可以聲類推者也。人如生哭人之人。木自謂也。錐鑿入。而木屑出。猶新臣進。而舊臣去。故譬譏者入而欲出己也。

武靈王　凡十二章

齊破燕。趙欲存之。子噲之亂、齊破燕、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鮑彪曰。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也。愚謂。燕地。齊破燕所得之地。卽下文河北。是也。河北近趙。河東近齊。故趙以河東易之。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言齊趙易地。燕以爲二國相親。故必不與趙爭河北之地矣。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以趙之以。讀如與。〇言齊得河東而益强。又以燕與趙輔之、天下害其强而憎之。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令力呈反。〇淖滑。楚臣。惠施。魏臣。

趙怒必於其己邑以下ハ三卷下ノ秦攻趙章ノ注ナリ、補正ハ高本ニ據ルナ以テ此章ニ連ヌ、今姑ク原本ニ從フ。

【雕題】一蓋、蓋謂木上枝葉蓊鬱如車蓋者。一蓋ハ不詳、枝ノ廣ガツテ居ルコトナランカ。繩墨云々ハ大工ガ墨繩ヤ物指チ持チテ、我チキリニ來ルデアラウトノ意。

吾事也ハ刻鏤ハ吾ガ受クベキ當然ノ事ナリトノ意。

【雕題】鐵鉆、鉆從金從舌是金而舌形者、說文舌聲、宜從、蓋音活、銛者錐之博身銳末、狀如鈹針、即是舌形矣、故活爲當、若夫沾音、謬混於鉆也、今工器有如鈹者、俗呼爲鐵鉋、亦是類也鉆字不可用。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

所居。美人居王宮之後。下句後有長庭、是也。長庭即永巷。○〔六國從親。以儐畔秦〕儐擯通。斥也。畔離也。○〔趙怒必於其己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四輪者。四方平易。皆通車輪。可險可守也。言趙衰弱。雖怒敵國。不能出兵以伐之。必於其己邑而已。其弱如此。趙固僅存哉。然而其國平易。四方通車輪。易得而難守。故雖得其都。非國之長利也。鮑倒趙怒解爲秦怒趙謬甚。○〔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富當爲逼。聲之誤也。殽秦地。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爲秦可知。故爲齊上不言秦。鮑富作破。爲上補秦字。塞作函。皆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忘鮑本作亡。是也。亡無也。無其猶言無乃。

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鉆然。

爲于僞反。使所吏反。下同。長丁丈反。夫音扶。下同。故固通。○關君長曰。按說文、鉆膏車鐵鉆。正字通。凡器兩頭交合。用鐵片錮之。或轉角處。鐵片兩頭拘定之。皆曰鉆。言木言拘束也。然讀如焉、木言止于此、下文借此以說己不得見王、

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臣爲鐵鉆者乎。

關君長曰。夫人。泛用。無所斥言。蓋言自入而結君者。必毀惡人。出之於外。臣下爲字恐衍文。此有錯亂失次。義不通明。姑以意正之。當作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自入而出夫人者、無有爲臣鐵鉆者乎。如是文義稍順。蓋言有人拘束於己者也。愚謂。此章必有闕誤。不可強解。關說稍通。故姑存焉耳。

純ハ一束ナリ。

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令力呈反。質音致。背音佩。擯儐通。○通質猶交質也。刑殺也。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少詩照反。純徒本反。○關君長曰。飾蓋謂陳設。言陳設四物於庭。以資蘇子約諸侯也。純束也。

〔考異〕錢劉本去賓字。坊本獻作進。無愚效二字。諸本白作曰。索隱引策作白。今從之。錢劉本去得行之行字。坊本二千作三千。錢劉本去能支之能字。坊本入臣下無韓魏臣三字。立作而。一本無料其之其字。錢劉本掩作闇。坊本矣今下。無見破於秦四字。高本無榭字。坊本聽竽下。有笙琴二字。明主尊主之主並作王。擯秦上有儐字。○〔補正〕〔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鮑本作臣故敢進其愚忠。獻字是也。愚效二字。當定爲衍文。○〔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言若左右有主張橫人之言者。乃屏之曰。衆人之言所以異。獨陰陽而已矣。愼勿與之辨也。○〔趙地方二千里〕鮑本作三千里。非也。史亦作二。○〔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强弱〕一本無其字。是也。○〔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胷中矣〕一本無節字。是也。○〔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一本無見破於秦四字。案下文云。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則有四字爲長。○〔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笙之音〕鮑據史。臺下補榭字。兩通。竽下有笙琴二字。案此二字史亦無。○〔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軒大夫之車。軒轅猶言軒車。鮑引天文志。以軒轅爲美人

軒轅ハ軒縣ノ誤、軒縣ハ樂器ヲ三面ニ陳列スルヲ云フ。長庭ハ長姣ノ誤、スラリトシテ顏ノ美ナル婦人ナリ。

流言云々ハ流言及ビ朋黨ヲ爲シテ、主ヲ欺ク者ヲ用ヒザルコトナリ、迹ハ足迹、門ハ黨人ノ出入スル門ト云フコトナレド、其ノ人又ハ其ノ仲間ヲ云フナリ。

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和戶臥反。卒猝同。不與之與音豫。恐丘勇反。猲愒通。○臺有木曰榭。顧炎武曰。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愚謂。史記庭作姣。可從美好曰姣。不與其憂。言橫人不與君同憂。恐猲。相恐脅也。此言橫之害。卽擇交不得者。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屛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去起呂反。塞先北反。下同。○儐棄。畔反也、此以下言從之利。

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

三夫之分トハ農夫三人分ノ地ヲ云フ。

【雕題】機節、史無二節字一疑衍。

臺榭、土石ヲ高ク積ミ、遠望ノ用ニ供スルヲ臺ト云フ、榭ハ臺ノ樹木アル者。

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
中丁仲反。○以上言韓魏。不可不交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
分符問反。王于況反。○一夫受田百畝。三夫之分。謂三百畝之田。八寸曰咫。聚。村落也。○
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也。
度待洛反。見賢遍反。○機。樞機。節。節度也。以上言二帝三王如彼。趙國強大。宜不掩於衆言而斷決也。
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
并音併。○徐孚遠曰。秦地大而人少。故兩者相較。有倍半之差也。
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
以上言從之利。卽擇交而得者。
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

動ハ動搖ノ意。

銷鑠、銷ハキユルコト、鑠ハトケルコト。

限ハ限界ナリ要害トナル者ナキヲ云フ。蠶食ハ蠶ガ桑ノ葉ヲ食フ如ク追々取リテ行クコト。

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援于眷反。○割效。皆謂以地與秦。上郡。趙地。絕。謂道路絕。不通。謂道路不通上郡。無援。謂趙孤立。三策。上郡絕一也。道不通一也。無援一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衞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朝直遙反。番音婆。○軹道。秦地。南陽。韓地。入朝。謂入朝於秦。以上言交不得之害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數色主反。乘繩證反。下同。騎奇寄反。○言燕可以爲我北蔽。而不足畏。此言趙強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害忌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

海隅ハ海岸ノコト。

雲夢ハ大澤ノ名。

垂拱ハ何事モセズシテノ意、垂ハ衣裳ヲ垂レルコト、拱ハ手ヲ組ミ合ハスコト。

有得失。不可不擇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兩敵。謂齊秦皆爲趙敵。倚倚賴也。是皆擇交不得之患。故夫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故固通。夫音扶。下除三夫。蓋皆同。斷音短。○苦猶病也。言常病謀代之辭出於口。人聞之而斷絶其交。謀貴密之意。蓋秦欲陳合從擯秦之事。恐言泄而横人敗之。故先言之如是。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屏必井反。下同。○屏左右者。恐言泄也。白明也。言明言交之利害。所以如陰陽之異。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封地。謂可封貴戚兄弟之地。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將子匠反。下同。○實。卽上文氈裘之類。是也。放殺。謂湯放桀。武王殺紂。以上言交得之利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

布衣之士ハ布衣ヲ著ケタル人ト云フ事デ、多クノ士ノ義。

捐館舍ハ家ヲ棄テルト云フコト、人ノ死ヲ諱ンデ言フナリ。

策亦有許救甚勸之語。韓子皆作歡。言與使者歡也

〔考異〕知趙之趙高本作矣。劉本無。○〔補正〕〔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劉本無矣字。是也。言若大勸許借道。魏將知趙利魏伐中山也。必輟兵不伐。故不如陽示不得已。而借魏道也。

肅侯　凡二章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從子容反。下除國從餘皆同。說始銳反。卿相之相息亮反。下將相同。行下孟反。盡津忍反。○秦傳曰。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言以奉陽妬客。故王不得任客以事。是以疎外賓客。鮑彪曰。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徐孚遠曰。奉陽君專國時。肅侯必內不善也。故以此爲說端。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爲大之爲于僞反。下爲大皆同。○庸用也。有爲。謂攻伐。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言交

大勸ハ大歡ノ誤。

劍而死。使者之使所吏反。呼火故反。○曰而恐倒置。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豫讓義烈可稱焉。蓋讓不能爲智過郄疵。二人亦不能爲讓。人各爲其所能也。或以晉陽之圍。未見一籌而責讓。何求備之深也。

〔考異〕坊本吾所以上無凡字。諸本以作謂。今從一本。所當過。坊本作以過。纂作所過。一本作於過。高本嗟乎豫子下。更有豫子二字。坊本無。今從劉本。高本亦已前已之已並作以。呼天擊之。錢本無擊天二字。劉本作呼天而擊之。姚宏曰。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補正〔刃其扜〕扜當爲杇字之誤也。杇哀都切。所以塗也。本以木爲之。讓欲以刺襄子。故施刃於其端也。○〔大亂君臣之義。無此矣〕無此。言無此道也。鮑本義下衍者字。○〔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謂當爲以。聲之誤也。○〔豫讓伏所當過橋下〕鮑本作伏以過橋下。非。○〔嗟乎豫子。豫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襄子。深歎讓忠。故曰。嗟乎豫子。下乃告讓之辭。故再言豫子。鮑本不疊豫子。非也。

烈侯　凡一章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知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罷音疲。○勸疑當作歡。宋

環之ハ取リ圍ムコト。

布腹心ハ思フママチ中シ陳ベマスノ意。

日而ハ而日ノ誤。

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數色主反。○當出。猶將出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注云。當事。將有事而未至。林西仲曰。深。卽不報不已之意。

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國士。名蓋一國者。

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舍音赦。下同。○林西仲曰。不能如前再舍。所以歎泣而言。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故固通。○關君長曰。望。責望之望。請也。言謙而不請也。

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

自刑ハ自ラ宮刑ヲ施シテ、鬚眉ヲ去ルナリ。
不識ハ記憶シナイコト。
子之道ハ子ガ執ル所ノ方法。

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卒子律反。○林西仲曰。無所爲而爲之。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本領。非賢人不能。

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厲癩通。去起呂反、○漆身。見秦策。患癩者鬚眉皆脫。故爾。吞炭自敗音聲。如啞。非謂瘖病。

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近附近之近。易以豉反。下同。○徐孚遠曰。不得先言襄子。此後人追書語也。

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以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夫音扶。質贄通。下同。○無此。猶言無如此也。魏策彼翟子之所惡於國。無公矣。非從易。謂非易從之。林西仲曰。一心委質。一心求弑。是二心也。陳子龍曰。豫讓明知不能殺襄子。特欲存己之志耳、

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

將ハ漆ノ誤。

飲器ハ酒盃ナ云フ。

心動ハムナサワギ、動悸ナリ。刃其杅ノ杅ハ朽ノ誤、コテナリ、コテニ刃ナ附ケシナリ。

〔考異〕坊本廣作廟。五百並作五霸、捐作損、燕作楚○補正〔張孟談旣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廣封疆。卽下文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是也。鮑本廣作廟。非也。發舉也。百伯通。舉五伯之道。以告襄子。○〔約兩主勢。能制臣〕兩倆通。倆整飭也。言與天下相約。整飭主勢。令之能制臣。鮑本無兩字。約訓自斷之辭。未是。○〔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言天下古今之美。所爲皆同。將言不美。故先言其美。○〔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臣主之權均之能爲美事。考之成事往古。未嘗有之也。然則臣權之不可重明矣。○〔張孟談便厚。以便名〕便猶利也。身居厚重。以自便。厚重。則名從而興。故又以名自便也。此述其意。納地以下。乃其事也。○〔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多字句。來字句。孰古熟字。熟爛也。熟爛謀之。謂深謀之。言昔分知氏之地。趙氏則多於韓魏二家。其後十城復來屬趙。是以今諸侯深謀我。爲之將如何。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行戶剛反。下同　說音悅。下同。）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將疑漆訛。史記作漆。飲器。酒器。呂子作以爲觴。是也。）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厠。欲以刺襄子。（士爲女爲之爲于僞反。下爲智爲報爲。先爲故自爲皆爲同。刺七亦友。）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杅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杅當作杇。杇朽古通用。塗墁器也。）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

テ、君命ヲ用ヒザルモノハ死謬セヨト答ヘ、更ニ自分ダケハ、功ガアルカラ、其ノ意ニ任カセテ、去ラシメヨト云ヘルナリ、注非。

負親ハ負郭ノ誤、城外ノ地。

復來ノ二字衍文。諸侯ノ侯下ニ與字ヲ脫ス、三國ガ智伯ヲ滅シ其地ヲ分ツトキ、趙氏ノ取ル所十城多カリシカバ、今齊燕ト之ヲ取ランコトヲハカルナリ。

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左司馬。蓋孟談自指也。使與不使反。行去也。言不使者。以罪被僇。其使者。宜以勞受賞。然則許其欲去。亦賞之之類已。君曰。子從事。乃許之。鮑彪曰。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行下孟反。○便安也。便厚。謂安於厚行也。安於名。卽捐功名也。碕哲夫曰。負親恐負郭。依下負親誤。或然。此記者之贊詞。下一句。美襄子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燕烏賢反。下國名皆倣之不復音。○負親。謂背約親。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爲之奈何。碕哲夫關君長皆云。復來二字衍文。愚謂今下疑脫與字。言趙分智氏之地。多與韓魏。而今與齊燕共謀伐趙。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御。御車也。舍於廟。示尊顯也。關君長曰。按竹書紀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蓋吏大夫。趙官名、此言示於授官孟談令爲國政也。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長丁丈反。少詩照反。○鮑彪曰。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爲厚趙也。陸深曰。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食。孟談一出。而四國阻謀。國不可以無士如是夫。

襄子ハ下文對曰ノ上ニ入ル。案ズルニ、此ノ文ハ錯置ナシ、襄子ハ張孟談ヲ留ムルコトヲ三日考ヘテ、下文晉陽云々ヲ以テ孟談ニ問ヒ、君命ヲ以テ強イテ之ヲ留メントシタルナリ。孟談ハ一般ノ人ニ就イ

疆發阡陌。卽商君傳所謂。開阡陌封疆也。豈孟談先商鞅而爲此歟。簡下疑脫子或主字。簡子。襄子父也。塗道也蓋謂簡子治國家之道。鮑彪曰。國地猶武安之類。關君長曰。前猶先也。蓋簡子未爲諸侯。故稱國地君也未知孰是。御治也。卽治國家之道與上塗互言也致天下謂使天下來至也。約。與諸侯盟約也。下二句。卽盟約之詞。列侯。謂如薛侯應侯者。近大夫。親近大夫也。謂居內爲政者蓋二者挾權勢。恃功勢。易以制主故諸侯不以爲相及近大夫也。

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

去起居反。下去權同。○離衆謂使衆離也。是孟談欲以循簡子之御也。

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

任音壬○恨。恨舍己而去也。集成也。乎猶也也。說苑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

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

關君長曰。古今天下之所美皆同。未有臣主權均之美也。愚謂。愴傷也。言君若弗以前事圖後事。則臣力不足強解說。雖心傷去而有決去之色。

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

僇戮同○襄子疑當移對曰上。關君長曰。晉陽難後賞功刑罪。謂之政。孟談問不爲使用者。襄子對以刑戮處死。

張

解ハ懈ト同シ。

五百ハ阡陌ノ誤。
簡之ハ簡子又ハ簡主ノ誤。
國地君之御ノ國地君トハ簡子ガ君タラザル時ノ稱、御ハ治ト同ジ政治ノ法ヲ書キタル書。
五百之ハ五伯之ノ誤。

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背音佩。爲趙爲君之爲于僞反。解音懈。離力智反。○鮑彪曰。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鮑彪曰。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使所吏反。

【考異】坊本疵作庇。下作之。夫從之夫作矣。之兵作之君。一本今約下無勝趙二字。高本喜作憙。二家作三家。坊本趨作趍。俗趨字。○[補正]〔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鮑本夫作矣。連上爲句。非。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上時掌反。○上五百。疑當作阡陌。下五百。當作五伯。蓋阡陌舊作千百。劉向所謂半字也。傳寫誤依下千作五。依上伯作百也。廣封

城下ノ下字衍

臼竈生鼃、ウスカマドノ中ニ蛙ノワクコト

陽。吳師道云。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王當作生。是也。鮑作君。蓋臆改耳。○行城郭。案府庫。案驗府庫虛實。○皆以荻蒿苦楚廧之。苦當作苦。苦卽楛之假借。楛似荊而赤。莖似蓍。書曰。惟箘簵楛。僞傳云。中矢幹。楚荊也。四物皆可以爲箭幹。○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質讀爲櫍。置銅於礎上以承柱。如櫍承物然。故謂之柱質耳。鮑解質爲礎。則人皆見之。何必待趙孟談而後知之。物徂徠以爲柱心。則亦不可得而發。皆非也。○因舒軍而圍之。退軍與城展開。故云舒軍。舒展也。○糧食匱。城力盡。城中力盡也。鮑改城爲財。未是。○二君卽與趙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曰字不可通。鮑本作日。下同。是也。必言日夜者。言是日既夜也。若徒言夜。不知何日之夜。故言日夜耳。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沈者三板。水之、謂決晉水而灌之。下字恐衍。史記作城不浸。板高二尺。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夫音扶。下同。難乃旦反。下同。降戶江反。如而通用。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

今暮不擊云々ハ夜襲ノ計ハ此ノ時ニ決ス、此ノ以前ニ、夜襲ノ約ハナキナリ
夜期ハ期夜ト同ズ、倒語ナリ

其所欲矣。鮑彪曰。二謚皆恐非當時之語。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得三分之一。而又以封二子者。故曰。吾所得者少。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更音。庚下同。不見之見賢遍反○知智氏必亡。更姓以避禍也。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因過更姓而去。感悟以先擊。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言夜期方至。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敗必邁反○翼而擊之謂左右夾擊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厭音饜盡津忍反○此記者之詞

〔考異〕諸本愎作復。今從劉本。高本桓並作宣。纂蔡作蘭。魏策狠作梁坊本無因陰之因字。曾錢本伐趙下無趙字。坊本安于作安於。藺主作藺子。尹作君。曾錢本循作脩坊本楛作苦。禱之下無有楛二字。一本苦作苦高本已定已具之已。並作以坊本期曰作期日。一本過作果坊本拔下無之字。曰夜作日夜。○補正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

【離題】夜遣者、畏人知覺也。與之期曰夜云々、案ズルニ曰ハ日ノ誤、之ト日ヲ期シ、夜晉陽ニ入ラシメタルナリ、注非。轅ハ車ノ長柄ナリ、俗ニ云フ梶棒ノコト。

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期曰夜。言期夜擊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朝直遙反。過音戈。下同○鮑彪曰兵交使在其閒。故得朝之。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謂智伯。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許應元曰。志矜而行高。喜於說行。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言親與二主約。二主必不我欺也。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說始銳反。背音佩。令力呈反。○許應元曰。色動而意變。憂其情露。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著直略反。○著謂附其城。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

【雕題】三年似太久、史云誠餘。

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質礩通。礎也說林訓注。礎柱下石礩。）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處昌呂反。○舒。舒開也。謂遠圍而不迫于城。）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下遐嫁反。知音智。復扶又反。下同。○釋舍也。此計。謂以城下之計。）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小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麤中。言中心麤暴。）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

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錯七路反。○自强。謂自恃其强而使彼怒也。錯置也。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疏疏通。與焉之與音預。○循依也。謂澤依安于之治。餘猶遺也。君曰。諾。乃使延陵生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將子匠反。下將卒同。騎奇寄反。從才用反。行下孟反。○君。謂襄子。案驗也。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廧之。有楛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廧牆同。簵簵同。○楛似荆而赤莖。中矢幹。箘簵。美竹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

戰國策正解卷六上

趙上

襄子 凡四章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行戶剛反。數色主反。○范吉射中行寅。亦皆晉卿也。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夫音扶。下同。好呼報反。鄉許亮反。難乃旦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三使同。說音悅。下伯說同。○鷙愎。謂殘忍剛愎也。狃習也。謂習得地於韓也。致。送至也。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

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尙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乘繩證反。○白公子胥之事已見。關君長曰。詩云。踊躍用兵。踊跳也。躍疾跳也。皆奮勇之貌。愚謂。中野。中國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使所吏反。

〔考異〕此章亦非策之舊矣。說見秦策。布舊作市。激舊作擊。今依史記正焉。

凡五十八章

戰國策正解卷五　終

擊ハ繫ノ誤。

達於燕。三國布翄。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從子容反。下同。會古外反。稽音鷄。○碆見前。司馬貞曰。噣鳥。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三國。齊趙燕也。闕君長曰。布翄。喩鳥之不能飛。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夫音扶。下夫先同。盡津忍反。○所謂不足射者。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屈渠勿反。復扶又反。下同。塞先代反。勞力報反。○秦雖破韓。而不能有之。徒頓兵罷士。故曰。爲長憂。顧反也。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處昌呂反。○擊當作繫。謂韓魏當秦之前。招前策以其類爲招之招。鳥媒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

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費音秘。〇司馬貞曰。小鳬有青首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樂音洛。下同。〇秦魏以下十二國以比鳥。故曰六雙。囊載。謂盛囊載車而致之。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擧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飮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屬音燭。還胡慣反。下同。與音預。斷音短。飮於鴆反。〇還繞也。越墜也。膺胸前也。蓋郯當大梁前。綪縈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擧矣。西結境於趙。而北

歸鴈ハ鶀鴈ノ誤。繳ハ矢ノ一種ナリ、矢ノ筈ニ長キ紐ヲ著ケ、紐ノ先ニ小石ヲ著ケタルヲ繳ト云フ、微繳トハ紐ノ通例ノモノヨリ細キコト、矢ガ鳥ニ中リタルハヅミニ、紐ガ鳥ヲ巻クヤウニシテ、飛ビ去ルヲ防ギタルナリ。弋ハ繳ヲ以テ射ルヲ弋ト云フ。

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閒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位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任音壬。勝音升。○鬬君長曰。頃閒猶言少頃也。任。保任也。言任人為官。若范雎任鄭安平。

〔考異〕 坊本此鳥作之一字。鵲謂聞無曰字。○補正〔請問楚人謂此鳥何〕鮑本此鳥作之。改載楚策。案鵲始止於屋。當言此鳥。與楚王答語自別。楚人服史疾之言。雖在楚言之。其重在韓。高本編之韓策。是也。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

好呼報反。○鬬君長曰。加被也。此為繳射。故不訓中。歸疑作鶀。

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

頃音傾。下同。射食亦反。下同。為于僞反。下為大同。稱尺證反。○司馬貞曰。鶀。小雁也。鸗。小鳥名。廣雅云。鸗鳴也。雖諸家無解。蓋亦小鳥名。道言也。稱量也。

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

止於ノ止字衍。
止棘ノ止ハ至ノ誤。
瘯ハ廢ナリ。
所循ノ循ハ脩ノ誤。
列子御寇ハ列子ナリ

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刺七亦反。○上止字疑衍。下止字疑至訛。棘戟通。棘門蓋宮門以戟守者。與周禮掌舍棘門以戟爲門者異。或曰。止棘門名。止於倒置。按下文及史記。皆無止字。則或說似未是。姑存之以廣異聞。

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癈。

按史記。呂不韋進嫪毐。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夷嫪毐三族。免相國呂不韋。吳師道曰。策於章末。並敍嫪毐之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奚異楚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倫紀瀆亂。其不永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乖戾併於一時也歟。穆文熙曰。李園蓋聞呂不韋之風。而興起者也。

〔考異〕　諸本久作又。今從曾本。一本無園乃之乃。知其之其字。坊本無其故之故字。一本無奈字。封盡之盡字。國實下有如字。諸本治國下無而字。今從錢劉本。

一本本作主。高本言也作言已。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

爲于僞反。使所吏反。○循疑當作脩。

本議ハ案ズルニ、史記ニ本議云々ノ七字ナシ、本議ハ大議ト同ジ、國家ノ根本トナルベキ廟議ヲ云フ。注非。

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不卽之不與否同。○代立當國。謂攝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將子匠反。斷丁亂反。○不治國。謂非國相。本議。朱英所爲春申議。卽上文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是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剸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爲于僞反。○先仕臣爲郎中。謂先王未卒。使英仕王爲郎中。剸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輭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復扶又反。○輭柔也。朱英恐。乃亡去。恐丘勇反。○恐禍及身也。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

春申君語泄ハ李園ガ春申君ニ告ゲタル語ナリ。

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
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
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頼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
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　閒音閑。説始銳反。相息亮反。下同。○頼天。謂頼天寵
靈。楚國封。謂楚國四境之内。　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
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
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　謹舍。謂別爲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　李園既入其女弟爲
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
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　語泄而益驕。謂春申泄太子爲己子而益驕。　春申君相
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
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
之人乎。　處昌呂反。○無妄史記作無望。蓋通用。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　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

女弟ハ妹。
其不宜子ハ考烈王ニ子ノ出來ヌコト。

〔考異〕諸本開作問。今從一本。坊本僟作㦸。高本旦作時。坊本中作外。高本棘下無而字。坊本僕下無也字。○補正〔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客籍以五日一見之命也。必使門吏著之者。以掌其出入也。○〔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鮑本中作外。轅作棘。皆非。○〔君獨無意湔拔僕也〕鮑本拔作祓。非也。猶乎也。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卒子律反。）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關君長曰。持。如矜持之持。言心持女弟之色美。）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使所吏反。○故失之。故特失期者。欲以起春申之問也。問狀。問失期之狀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聘。謂聘幣。）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

齒至ハ老ノ意。
太行ハ山ノ名。
負棘ハ負轅ノ誤、轅ヲ負ヘルママ進マザルヲ云フ。
【雖題】爛潰之膚而服、轅衡所觸、如負棘、痛不可忍。
紵衣ハ麻衣ナリ、馬ノ苦ヲ救ハン爲ニ、自分ノ麻衣ヲ馬ニ衣セタルコト。
聲ハ衍文。

賢於舜也。爲于僞反。下同。夫音扶。下同。○慽感也。固陋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直略反。○門吏。門下之吏。著者。書其名字於賓客之籍也。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上時掌反。行戶剛反。樂音洛。○關君長曰。至猶長也。易繫辭服牛。疏云。服用其牛。服之義。與此同。非服驂之服。申舒也。蓋蹄舒無力也。折。蓋謂蹎而屈膝。恐非折損。湛重也。蓋尾重而垂也。胕。胕臟也。潰亂也。勞力故然。漉汁猶流汗也。窮力致勞。則汗爲白沫也。中阪。謂半於阪也。左傳杜注。遷延。却退也。索隱引策。改棘作轅。果然。謂人扶負其轅也。或云。負棘。似爲畏縮之義。愚謂。太行。山名。所謂羊腸之險也。胕臟潰亂。未妥。疑胕隤當作胸喘。漢書王褒傳。胸喘膚汗。是也。負棘未詳。姑存二說。冪覆也。噴鼓鼻也。石聲之聲。吳師道以爲衍。是矣。

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阨於州部。謂阨窮於州閭部伍也。韓子州部之吏操官兵。堀穴。賤者之居。主術訓民。無堀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湔洗也。祓除也。謂湔洗汙辱。祓除不祥也。吳師道曰。疑明嘗困於梁者。

爲秦孽ハ敗軍ノ將ハ用フベカラザルヲ云フ。

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去起呂反。○息。謂肉生。言聞弦音而驚。欲避矢而遠引高飛。以故瘡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嘗爲秦所敗。驚心未去。故爾。

〔考異〕坊本爲王作爲君。纂無以虛之以字。高本鳴悲作悲鳴。坊本聞弦下有者字。引作烈。○補正〔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故舊也。息猶治也。至。鮑作去。不言元作至。則此本誤耳。音字句。引。引身也。音引。鮑本作者音烈。非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閒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閒音閑。卒子律反。說音悅。復扶又反。○息休也。大息。蓋謝遣之詞。　汗明憱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

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闗君長曰。嚂疑作濫。濫溢也。蓋言溢口言得利之機。百姓通百官。士也。牟奪也。蓋言橫人飾說以奪人之志也。愚謂。嚂濫古或通用。公擧而私取利。謂公爲天下擧措。而私爲己取利。言諸侯不知橫人欺己。聽受其說。而制命於秦。是以國權輕。而積禍重也。

〔考異〕載一本作戴。○補正〔舊患有成〕舊久也。久處患難也。鮑本作奮。○〔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攝讀如攝酒之攝。謂整頓之。官事也。智者以此爲事。○〔墨墨之化〕墨墨不明貌。言人不見其跡。而下已化之矣。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從子容反。將子匠反。下同。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少詩照反。好呼報反。更音庚。處昌呂反。爲于僞反。○虛發。謂直鳴弦而不注矢。庶子曰。孽。取易驚之義也。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蓋此鳥嘗傷箭。而憂危易驚。若孽子也。故曰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

孽ハ手負ノ意。

詘ハ屈ナリ。信ハ伸ナリ。

絶命ハ天命ヲ棄絶スルナリ。

魏也。其於王孰便也。勝音升。○鈞三十斤也。關君長曰。魏王以下。錯出懷王首章。而意義不貫。宜以此爲正。

〔考異〕高本楚王下有之字。坊本怒作怨。高本今謂作今爲。是強作見強。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從子容反。朝直遙反。夫因詘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音扶。下同。信音伸。○奮患。言奮起於患難中。而有成功也。義之。言勇者以二者爲己義而爲之也。攝收也。官猶任也。言智者以二者爲己任而爲之也。蓋言楚王所宜爲也。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墨默同。○報報之反。反復相報也。言上報功勞。則下報其恩。反復相尋也。墨墨之化。不言之敎也。言上有不言之敎。則下化其德也。是二者。唯大德之君。而後能之也。蓋言非楚王所能及也。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横世。艾音刈。横戶孟反。○偏猶專也。載成也。言有禍則有福。有生則有死。人之必所不免也。而當死而欲生。當生而輕死。如是者。不足以成大名也。吳師道曰。寇猶賊害。艾卽刈。不遭賊害而懲創。則不足以横行於世。或曰。寇害當作忼慨。音近而誤也。未詳是非。蓋此言楚王當決死生。不憚患難。聽從者而擯秦也。夫秦損德絶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横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擧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

公孫鞅ハ商君ナリ。
冉子ハ穰侯魏冉ナリ太后ノ弟ナルヲ以テ親姻ト云フ。

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爲主之爲于僞反。○其當作甚。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踐剪通。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令力呈反。○可猶聽也。以爲也。言使魏信其所爲也。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夫音扶。下同。○乃難辭也。公羊傳。乃者何難也。魏王曰。鄉鄉許亮反。○鄉猶前。今猶後也。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强

春秋ノ二字衍。

寶珍隨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寶珍猶言珍玩也。言以隨珠爲珍玩。而不知佩也。褘衣。王后畫雉衣。絲。絲衣。祭服也。詩曰。絲衣其紑。皆衣之貴者。異。謂異於他衣也。荀子作襍布與錦。是一美一惡。似義長。按高本衣作布。疑褘絲襍錦之訛。閭姝子奢。皆古之美女也。莫知媒。言無人爲之媒也。嫫母。古之醜婦也。曷何也。呼天而訴曰。我何可與惑亂反易之人相同乎。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詩小雅菀柳之篇。瘵病也。關君長曰。借言春申甚威。可以無犯其怒。而自取病也。愚謂。既爲賦以述意。又引詩以自戒也。

〔考異〕坊本里下有之字。一本長作良。坊本攻莊公下。更有莊公二字。荀子寶珍隨珠。作琁玉瑤珠。兮皆作也。姝作娵。莫知媒作莫之媒。求之作刁父。又甚喜之作是之喜。瞽作盲。以是爲非。作以危爲安。惟作維。○補正〔臣竊以爲不便。於君如何〕便字句。於君如何。言於君意以爲如何也。○〔私以禁誅於己也〕言大臣自私。己所不欲則禁之。己所憎則誅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莊公句。崔杼不許。則請與分國者。爲莊公可知。故不復言莊公。鮑本疊莊公二字。非。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吳師道曰。春秋二字。恐因下文衍。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所謂思危慮安者。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

冠纓ハ冠ノ紐ナリ。

君黨ノ君字衍。

【雕題】胞疾、疑當作抱疾。

胞疾ハ疕瘍ノ誤。

而饑ノ而字衍。

（大臣專斷於國。其跡若爲公家。其私心則恐人發己陰奸被誅。而以是禁之、猶言假濟私也。愚謂、不義、謂不宜立者。）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竟境同。殺音弑、下同。○事在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射食亦反。下同。中丁仲反。○君字恐衍。自刃於廟。言還廟自殺也。事在襄二十五年。）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李兌之事見趙策。淖齒之事見齊策。）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關君長曰。胞。胎衣。無所取義。疑疱字訛。疱亦腫疾也。愚按韓子。作癰腫疕瘍。周禮天官醫師疕瘍者造焉。注云。疕。頭瘍。亦謂禿也。身傷曰瘍。胞疾疑疕瘍訛。而字恐衍。吳師道曰。其言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遠引楚圍崔杼。近述李兌淖齒。劘切春申甚。）因爲賦曰。（以下即佹詩末章。蓋荀卿既爲書謝春申。因爲賦以自述其意也。非遺春申焉。）

百里之勢ハ百里ノ地ヲ與ヘテ勢ヲ借スコト。

【雖題】大臣主斷國、國疑衍文、公則主斷、私則誅禁、是兩事作對。

能有爲也。猶言成功。鮑改作爲能。是讀能爲才能之能。非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劉本無不如二字。是也。鮑本作不勝不如。亦非。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說始銳反。下同。藉在夜反。○孫子。荀卿也。避漢宣帝諱也。時爲蘭陵令。故曰。藉之以百里勢。

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夏戶雅反。王于況反。夫音扶。下同。

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癘癩同。爲于僞反。○言癘雖惡疾。愈於劫弒。

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少詩照反。斷丁亂反。長丁丈反。適嫡同。○穆文熙曰。

不勝不如ハ勝タズ又如カザルナリ、重言セルナリ。

考烈王 凡九章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修行之行下孟反〇得爲益。謂得祿位。大義善業。卽下文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是也。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賁音奔。衣於既反。相息亮反。乘繩證反。難乃旦反〇賁。孟賁。諸。專諸。皆勇士也。褐。毛布也。言苟有勇美之實。則雖微物。而猶足以成其名矣。今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功業宜成而不成者。以無衆士之佐故也。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夫音符。散悉但反。下同〇棊。梟名。六博得梟者勝。能爲。謂勝也。散棊。衆棊也。不勝不如。言不勝如也。韓子其謳不勝如癸美。言梟棊之所以勝者。以衆棊佐之也。一梟而無衆梟之佐。則不能勝矣。是一梟之不勝如五散。亦明白矣。以喩萬乘之相。亦無衆士之佐。則不能成功業矣。一相之不勝如衆士。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令力星反〇言宜用己也。

〔考異〕坊本且作雎。一本無梟字。坊本能爲作爲能。高木不勝不如作不如不勝。劉本無不如二字〇補正〔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能爲。

礌無所須利也。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將子匠反。○壁。軍壘也。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至皆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植音值。女音汝。焉於虔反。令力呈反。○表者立木以爲表。表其所營之地也。滅沒也。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雝於用反。○知衆之服從。而攻其所必救者也。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騎奇寄反。見賢遍反。使所吏反。○魏齊軍其西東者。欲擊楚也。軍門曰和。見猶示也。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考異〕坊本共攻作共伐。至皆作皆至。下滅表間有其字。一本暮以之以作則。坊本燭下無見字。○補正〔所營者水皆滅表〕鮑本表上衍其字。改載楚策。○〔書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見示也。欲使齊疑。故以車騎與燭。示通使於魏也。

與ノ擧ノ誤。

塞之外。飯扶晚反。塞先代反。○封祿。蓋倉名。以封藏穀祿名也。方府。府名。猶長府。以形名也。蓋言二者以充軍國之用。而王供之侈費也。塡塞也。言取其地而塞之。使楚不得通諸侯也。由秦言之。故曰內外也、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關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封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君長曰。新序與擧淮北之地。疑與當作擧。

〔考異〕坊本城陽作成陽。一本蛉作蜓。坊本食也下無夫蜻蛉其小者也七字。諸本無夫黃之黃字。今從一本。高本鱔作鮝。坊本礛作劃。一本無游乎調乎之乎字。高本靈侯作聖侯。諸本溪流開無之字。今從一本。高本靈侯作宣王。一本無己以之以字。夫蔡之夫字。乃以之以字。諸本授之下。無封之二字。今從曾本。坊本無章末也字。○補正〔調鉛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鑄鉛爲小丸。繫之絲兩頭。又膠其絲。投之空中。蜻蛉以爲蚊虻之屬。來將啄之。身與絲相觸。則兩丸激轉。以纏繞之。故云加己乎四仞之上也。若徒調飴膠絲。不能投之於四仞之上。卽能投之。何以能加乎蜻蛉哉。鮑改鉛爲飴。謬甚。又案中人展開兩手。長八尺。謂之尋。故凡度短長用尋字。上下兩手。長七尺。謂之仞。故凡度高深用仞字。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也。王肅云。仞八尺。而後儒或循用之。夫尋仞同尺。考工記豈特以廣深異其字哉。可謂妄矣。○〔以其類爲招〕招鳥媒也。蓋羈其足。使之不得飛去。以招其類。故名招耳。○〔俯噣鮝鯉〕鮝當爲鰟。字之誤也。玉篇鰟音盛。魚也。鮑改爲鱔。形聲俱遠。○〔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莽盧。治其繒繳〕莽蓋苻之或體。苻蒲通。蒲箭幹也。宣十二年左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盧玈通。玈黑也。箭言其材。弓言其色。故云修其苻盧也。繒繳之假借。○〔彼礛磻〕彼鮑作被。是也。形相涉而誤。礛集韻音藍。玉名。凡从玉之字古或从石。則礛蓋璼之或體。安得以今字書不收。輒廢古文哉。鮑改礛爲劃。訓利。不知

將加ノ將字衍。

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蔆菱同。衡蘅通。碆博禾反。盧玈同。繳音灼。被皮寄反。礛劉通。古衡反。抎隕同。○蔆芰也。吳師道曰。衡與蔆並言。卽荇接余。水草也。或曰。衡杜衡。非水草。泛言也。未詳孰是。碆弋射石鏃。盧黑弓也。繒弋射矢。繳生絲繫矢而射者也。將加之將字疑衍。礛利也。磻與碆同。折清風而抎。言從風曲折而墜也。鼐大鼎也。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見賢遍反。○陂澤障也。茹溪。巫山之溪。湘水名也。子發楚將也。見之。言繫蔡侯而見之於楚王也。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　夫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

王懲而忠後患。猶未爲遲。

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

數色主反。○言猶可以有爲。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啄蚉䖟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

夫音扶。下同。○與及也。飴米蘗所煎。調之使膠於絲。擊而拈其翼。八尺曰仞。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

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閒。墜於公子之手。

彈徒案反。○因因襲也。噣啄也。以其類爲招。謂以其類招誘之。所謂鳥媒也。調乎酸鹹。謂以爲饌。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

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以奮其六翮。而凌淸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

【雕題】流揜、謂流離而保守、揜疑當作淹。

〔考異〕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補正〔齊以淖君之亂秦〕姚云。一本秦上添讎字。鮑以事字易之。案秦上必脫一字。下文云。其後秦欲取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說是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夏戶雅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同。○輦從。謂二人與王同輦而從。四人皆楚寵幸臣也。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乎。悖亂也。言老而耄亂也。祆祥。災異之兆也。言爲祆祥之言以惑人也。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卒子律反。○淹亦留也。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關君長曰。鄭玄注表記云。揜猶困迫也。言王流轉而困迫於城陽也。騶。廐御也。徵召也。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晩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牢。閑養之圈也。以喩

高本此章齊策ニアリ。淖君ハ淖齒ノ誤。讎秦ハ讎楚ノ誤。

【難題】齊之有楚、之字恐衍文。

涓來之辭云々——涓ガ楚ニ來テ云フ話ト、齊デ云フ話トハ同ジクハアルマイカラ、楚デ云ウタ通リヲ、楚カラ齊ニ告ゲルガ好イ、サウスレバ齊ガ涓ヲ用ヒナクナルカラ、齊秦ノ交ハ合ハナクナル。

〔考異〕坊本問謁者下。無謁者二字。纂殺臣作殺之。

齊以淖君之亂讎秦。淖君。蓋淖齒。然不可以君稱。君當作齒。亂下鮑彪補事字。一本添讎字。若齊事秦。豈欲取之乎。故從一本。然以齒之亂讎秦。亦不通。秦當作楚。淖齒楚將而殺閔王。故齊讎楚也。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令力呈反。下同。任音壬。○取。謂取交也。故特也。欲取齊而所以特使入之其讎國者。下文所言是也。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示齊之有楚。猶言示有楚於齊也。言示齊以有楚之親。爲齊受固之資。齊見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爲于僞反。○言齊見楚受涓。則恐秦楚合。必受固矣。聽涓。謂聽受涓之辭。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夫音扶。謾慢同。○涓之辭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反之。以薄齊之辭告齊。令齊緩慢於固。而不肯聽也。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閒。亦可得也。二國不合。則交事楚。故楚重矣。卽猶若也。

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令屈之令力呈反。下令屈令芊同。屈九勿反。下同。敗必邁反。○鬬君長曰。凡曰東國者五。惟於致齊則加新字。意新東國似非太子許齊之東國矣。動秦。謂動秦救楚之兵也。愚謂。新東國。蓋楚新得之地也。秦恐齊既得新東國。又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與子之與讀如爲。○東國。謂新東國也。或脫新字。諸侯在喪曰子。

〔考異〕坊本攻下以下並無新字。一本惟攻下有新字。坊本而令作而今。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操七刀反。說始銳反。○中射亦作中謝。射謝通。楚官名也。呂子去宥篇。荊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史記張儀傳後陳軫學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曰。中謝。蓋謂侍御之官。

懷王二十六字一氣讀。鮑反字句。改レ王爲レ主。非也。○〔齊令使來求之。爲之奈何〕一本令作レ今。案下文皆云二齊使來求一レ地。不レ言レ令。則使讀如レ字。一本作レ今是也。○〔且與死生〕且將也。言將レ與二東地一死生。

女阿謂二蘇子一曰。秦栖二楚王一危二太子一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栖。謂二懷王見レ劫客二秦如鳥栖一。別本作レ西。謂レ見レ劫西入レ秦。亦通。太子質二於齊一。故曰レ危。自レ齊歸レ楚。故曰レ南。懷王客二死於秦一。太子時未レ歸レ楚。曰レ歸。曰レ南。皆豫度之言。公不レ如レ令二人謂一太子一曰。蘇子知二太子之怨一レ己也。必且レ務レ不レ利二太子一。太子不レ如レ善二蘇子一。蘇子必且レ爲二太子入一矣。令力呈反。下同。○爲使也。言レ使二太子得一レ歸二入楚一也。蘇子乃令二人謂二太子一。太子復請レ善二於蘇子一。○復扶又反。○蘇子令二人謂二太子一。以二女阿之言一。太子復請。爲二蘇子所一レ善。

〔考異〕坊本請下無二善字一。○補正〔太子復請善於蘇子〕女阿蓋楚人姓名。鮑本無二善字一。非。

長沙之難。楚太子横爲二質於齊一。難乃旦反。質音致。○鮑彪曰。懷二十九年。秦大破レ楚。楚王恐使二太子質一レ齊。楚蓋破二於此一。楚王死。薛公歸二太子横一。因與二韓魏之兵一。隨而攻二東國一。太子懼。隨猶レ繼也。謂下繼二太子歸一而攻上レ之。東國。卽東地也。昭蓋曰。不レ若レ令下屈署以二新東國一爲中和於

【讎雕】太子入、當レ作二太子人一。

典守ノ典ハ主ト同シ。

願承下塵、案ズルニ下塵ハ齊ノ風下ノ塵ヲ承ケント云ツテ、齊ト戰フコトヲ云ヒタルナリ、注非。

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所謂皆用之者。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守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與死生。謂固守東地。死生不易。五尺。自年十五以上者。言悉發老幼得三十餘萬。下塵猶下風也。言不敢抗衡。

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矯託也。謂託上命也。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夫音扶。○縮收也。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恐丘勇反。○道言也。使子良言楚以不攻東地。遣使於秦。言不攻楚也。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此記者之詞也。

〔考異〕一本便作使。齊命之命作今。諸本我國作戰國。今從一本。一本死生作生死。
○補正〔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反王墳墓。謂歸國葬

楚亦不能獨守ハ重複セリ、衍文ナラン。

請守之。去起呂反。○守之謂守東地。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索所白反。下同。○關君長曰。王身止不與十五字。是子良之語重出。鯉既曰不可與也。不可更有此語焉。楚亦不能獨守。卽本文重複。但負不義於天下一句。上下無見。似上文錯亂。宜移在不信下。乃獨守連臣請。文義方順。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怫艴同。怒色也。愼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關君長曰。且。姑且也。言其言必不憖。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

死父ハ懷王ヲ云フ。

無千乘之用ハ極言シタルナリ。

遂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質音致。隘乙革反。下同。予音與。爲身之爲于僞反。○隘猶阻也。地所以爲身。謂爲身愛地也。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使所吏反。下除使守使人餘皆同。乘繩證反。下同。朝直遙反。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反。反國也。復。復羣臣。復見羣臣也。子良出。

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

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重直龍反。宛於袁反。○鼠爲宛尹。故曰宛公。乘秦。謂乘勝伐秦。請爲公令芊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爲于僞反。

○戎楚人而貴於秦者。兵全。謂兵不分。

〔考異〕　高本芊作辛。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敗必邁反。爲于僞反。行下孟反。○挾王而攻其國。不義也。故曰傷行。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背音佩。○三國。蓋齊韓魏也。

頃襄王　凡七章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

秦恐ハ齊恐ノ誤。

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貿易也。欲易取其首。言相讎之深也。

〔考異〕劉本無下勁也之也字。高本無下齊王之王字。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以太子為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令力呈反。下同。質音致。恐丘勇反。下同。○言秦恐齊楚合。因二人而效地於楚。是翠出地以取齊交。二人取地以取秦交。楚王必不為出地取齊。翠事必不成。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使所吏反。○重賂。重賂秦也。使。使者也。秦恐之秦。恐當作齊。言齊恐秦楚合。不求地而合於楚。則是若翠與齊約和也。

〔考異〕諸本賂齊下無以字。今從一本。取齊之取。一本作收。下秦恐聞。一本有齊字。蓋注字。謂秦當作齊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令力呈反。下同。○術視。秦將。昭雎勝秦於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必分公之兵

【雖題】大王、疑當作大國。

亂而楚治也。召音邵。句古侯反。難乃旦反。治直吏反。○句章。越地名。昧疑越人名。或地名。察疑塞訛。史記作塞。江東。江之東。言吳越之地盡爲楚有也。越亂。以召滑亂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鉅詎通。言王何速忘前事乎。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被皮寄反。○鮑彪曰。秦相而曰王之相。蓋楚相之。必右楚也。

〔考異〕諸本吾相開無欲字。今從一本。高本不知並作不如。坊本秦乎之乎作受。一本作授。○**補正**〔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與君言。故單擧其名。鮑據史。滑上補召字。非。○〔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察覆審也。謂定其境。瀨疑賴。賴國近楚。後楚滅之。字或作厲。見于左傳。故史作厲門耳。

魏相翟强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相息亮反。下同。爲于僞反。幾音祈。○蓋勁善秦者。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爲使也。使齊行人請魏相甘茂。是以齊爲主也。故喜。魏氏不聽。

察ハ塞ノ誤。
野江東ハ江東ノ地ヲ楚ノ野トシタルヲ云フ。
【雕題】野江東、史作都江東。

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 乘繩證反。下同。○收猶奪也。無善之無。與無父無君之無同。謂不爲有也。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 相息亮反。下同。○按史記。秦聞甘茂在楚。而請從之於秦。楚王乃問之也。

〔考異〕 坊本且予作曰與。高本是賞作得賞。坊本無事成止行之十六字。
○補正〔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且將也。鮑本且作曰。非也。

王曰。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擧。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 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聞音問。好呼報反。○苛。煩細也。苛廉者難事。而甘茂事之。不逆其意。

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有。謂有援也。太子。幾瑟也。爭國。謂爭專國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爲干僞反。下爲國同。使所吏反。予音與。下同。○矯託也。託楚王命也。新城陽人。皆楚地名。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走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臣爲開疑脫以字。懸命於楚。謂由楚懸繫國命。言救亡之汲汲。不暇求地也。倒冠。猶倒屣也。急遽之狀。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襄王策亦有可併考。

〔考異〕高本走作然。坊本作幸。今從韓策。○補正〔韓公叔有齊魏〕有猶親無猶疏也。凡國策言有無皆倣此。○〔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爲猶謂也。得之得韓國也。○〔太子不勝然而不死〕太子雖不勝。然而不死也。然字自通。鮑改爲幸。非。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說始銳反。予音與。下同。令力呈反。○取猶收也。謂結和親。五大夫。楚爵也。私行。謂不以王命私自行也。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

說始銳反。耎而兗反。○韓哀侯亡鄭有其地。故此鄭卽謂韓也。耎弱也。宜陽。舊韓邑。時秦得之。圖之。謂謀應宜陽。此言强弱之應失宜也。

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

蒲坂平陽。魏二邑。安邑。魏都也。二邑去安邑百里。而猶不知。況五百里乎。

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

上也之也猶乎也。主郡。謂昇縣爲郡。爲邊邑之主也。

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說音悅。乃爲之爲于僞反。乘繩證反。○楚縣尹稱公。

〔考異〕

坊本周下有二字。高本圖作圉。諸本則作故。今從劉本。章末楚王。曾錢本無王字。○補正〔三人偶行〕偶合也。合行猶言同行。鮑三上衍二字。雙曰偶。隻曰奇。後人疑三人之不可言偶。改三爲二。而誤兩存之。遂致此誤耳。○〔鄭魏者楚之耎國〕韓滅鄭而有之。故戰國之時。或稱韓爲鄭。耎者耎之譌。耎弱也。○〔楚以弱新城圍之〕圍當爲圉。字之誤也。言新城弱矣。而楚以此禦宜陽之敵。不可。鮑改圍爲圖。未是。○〔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反阪之假借。蒲阪平陽皆魏邑。安邑其國都。此引魏往事。以諭楚來患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江南泗上。地勢平衍。其險不足恃也。邊邑所恃。獨有新城耳。主宗也。楚王何不以新城爲宗郡。以統傍郡。如此。則有以待敵。而邊邑甚便之。此與新城令言。故曰楚王。鮑以楚字爲衍。非。

三人偶行ノ四字錯簡。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令力呈反。下同。將子匠反。距拒同。○四國。秦齊韓魏也。見楚記。蓋四國分道而進。昭雎拒秦也。雎唯拒而不伐。故王欲擊之。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秦。三國惡楚之强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爲于僞反。惡烏路反。罷音疲。○令天下利。謂令諸侯得利也。關君長曰。收猶止也。言可以少割地與秦。而止其戰伐之害也。

〔考異〕諸本戰勝下無秦字。今從一本。二本無而以之以字。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偶耦同。○關君長曰。蓋渾與三人。兩兩相耦也。愚謂四字疑他策錯簡。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强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

舍之王勿據ハ王ノ計策ヲ止メテ、韓侈ニ恩ヲ施サザルナリ。
數獵者ハ獵ヲ多ク爲タモノ。

則起言車杖雖微。而君之所御。臣猶敬之。況君之所愛而不善。是失爲臣之道也。

〔考異〕諸本堅也下。無曰齒二字。今從一本。○補正〔宗之其齒之堅也〕姚云。一本齒下有曰齒二字。案一本是也。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爲于僞反。○言韓侈能守宜陽而不敗。能自免於罪。故欲先事依據之。以加恩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舍音捨。下同。○於此困。謂智困屈於此戰。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擧網而進之。麋因得矣。數色角反。○黠慧也。張網前。張網於前也。言數獵者。知麋之詐僞。還走冒人。張網於前。驅者擧網而進。麋因此見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擧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於此困矣。此多之此指韓侈也。關君長曰。此假獵者之事。以喩諸侯因韓侈詐僞。反能制之者衆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考異〕坊本侈並作朋。補正〔寡人聞韓侈巧士也〕鮑改侈爲朋。非。

樗里疾ハ秦人。

諺曰、君ノ車ヤ杖ヲ見テモ、臣タルモノハ禮ヲシナケレバナラナイ、然ルニ君ノ愛スル人ニ善クシナイノハ不臣ナリ。

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令力呈反。○不上非脫何字。則不字必衍。

〔考異〕坊本於作立。○補正〔王不聽。是知困交絕於后也〕鮑本於誤立。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說始銳反。下明說同。爲于僞反。○疾欲得交於楚人。明爲說諸大夫以伐秦。卜其可交者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唯滑不受伐秦之說。是善秦者也。疾可以交焉。故曰。有辭以報樗里子。蓋明非實爲疾卜交也。其說不行。懼以輕。故以此取重也。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曰齒六十而盡相靡也。靡亡池反。○靡。磨切也。莊子與物刃相靡。言齒六十年而盡。以兩堅相磨切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能。謂材能。重。謂位重也。言材能與位重相抗。若齒之相靡以就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乘繩證反。下遐嫁反。○乘。車也。下。謂在車則下。起。謂在坐

王曰云々、悍ハ氣強イコト、劓ハ鼻ヲ斬ルコト、無使逆命ハ、王ノ命令ノ通リニ實行シテ新人ニ辨解ヲユルサヌコト。

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遺唯季反。説音悦。下同。好呼報反。喜許記反。好喜也。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褏知寡人之説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褏知王以己爲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惡烏路反。下惡聞同。○爲見之爲若也。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褏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褏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夫音扶。○惡謂事涉醜惡。鄭褏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其。指新人。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令力呈反。○若使新人自理。是使逆王命也。

〔考異〕一本善作喜。坊本聞下無君字。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於后也。交絕於王所立之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

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邪音耶。○擧疑當作奉。勿猶無也。言爲儀無納而逐之。惠子見逐。故曰窮人。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考異〕坊本儀必作今必。楚王曰善乃。高本無乃字。坊本無楚字。○補正〔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者字句。言若令惠子爲張儀者。今來楚國。而惡王之交於張儀。必不爲之。而今惠子惡王交於張儀。是非爲張儀者也。○〔儀必德王〕鮑本儀作今。非。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爲于僞反。○爲求。地。謂爲楚求地。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說始銳反。○以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之言。爲復楚之資。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魏襄王策亦載此章。而有異同。

〔考異〕劉本喜作果。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說新人也。甚

王親與約ハ惠子ヲ受ケルコトヲ約セルナリ。

危也。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

魏不合秦。韓亦不從。則方城無患。復睢。復睢之位也。重儀於韓魏。使韓魏重儀也。

〔考異〕坊本王因上無楚字。橫作從。高本人者下。無二人者三字。坊本韓亦作王亦。○補正〔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姚云。一本有兩二人字。是也。○〔魏不合秦。韓亦不從〕鮑本韓作王。非。

張儀逐惠子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為于僞反。下除以為餘皆同。○欺蔑也。秦策蘇秦欺寡人。與此欺字同。惠子為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行猶為也。言惠子不見逐。為儀而來。則惡王與張儀之交。惠子必不為也。施之來。必有惡儀者。故馮郝因證其見逐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為大王輕矣。輕遣政反。○不善張儀。謂儀逐施故。宋王不善也。事。國事也。所貴。宋王所貴。謂施也。讎人。宋王所讎。謂儀也。言以受施欺儀。有害於國事。故以宋王所貴。為其所讎之人棄之。則輕忽而無謀矣。且為事邪。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

二人ハ公孫赫ト甘茂。

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夏戶雅反。見賢遍反。○夏。中國也齊楚交不絕。則儀計不成矣。故不急效地也。

〔考異〕高本過陳過曰之過並作雎。坊本無爭字。高本無周曰之曰字。坊本主作王。不絕下無齊交不絕四字。○補正〔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言且觀儀平生所行。其所有功名者秦也。謂爲秦連橫。所欲令貴富者魏也。言儀魏人。欲爲魏斥境。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令力呈反。○重張儀。使秦重之也。收。捕繫之也。雎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雎以外儀。而取交於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爲于僞反。○儀爲惠王所貴。而與雎善。公孫郝甘茂不善二人而害之。使韓魏不合於秦。是橫親之所以不合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言橫親必合。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言二國之重儀。以儀有秦楚也。今儀困雎收。二國欲得秦。必善郝茂。郝茂合二國。輕儀而伐楚。則方城必

工陳籍ハ工師籍ノ誤。

爲攻ハ爲功ノ誤。

楚之良臣也。更得。謂更得如鄢郢漢中。昭過陳軫者。儀所以逐二人者。下文所言是也。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說音悅。○悅得地也。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關君長曰。秦欲尊己卑楚。使逐二人。是爭尊名也。而楚王不察之。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按工師籍二見東周策。蓋是人也。陳或師訛。列縣畜我。謂待我如縣吏也。今楚萬乘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乘繩證反。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行有功名。謂尊秦卑楚以立功名也。爲攻之攻當作功。於下恐脫秦字。言欲爲秦魏立功以取名與富貴。則必伐楚也。道猶術也。言儀攻楚有術。外絕齊交。內逐二人。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

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制。謂裁斷也。鮑彪曰。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故名駭雞犀。

〔考異〕坊本帶河下無四塞二字。兩立作兩利。下無而字。錢本臣魏開有秦字。曾本楚禍作秦禍。坊本王患開有之字。一本無有偏之有字。一本無謀字。坊本襲秦下。有與秦二字。晉必關。高本作晉必開。一本作晉必大開。一本與坊本同。今從之。坊本走作奔。一本帚作糞。坊本爲計作謂計。獻書下無大王之三字。○補正〔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被覆也。帶佩也。時秦境及河東。故云帶河。鮑本脫四塞二字。○〔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敵侔力相敵。勢相等也。爭字句。鮑本立作利。又脫而字。○〔卒有楚禍〕曾本楚作秦。是也。○〔陳卒盡矣〕姚云。陳曾作陣。案古無陣字。晉王羲之始制之。蓋以古者車戰。特作此字。以爲戰陳之陳耳。然陳以東爲聲。若从車。無所得聲。其無知妄作。有如此者焉。陳舊也。舊卒、從前所用之卒。○〔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一本無有字。是也。偏當爲偏。形勢相涉而誤。新城。新所得吳地之城也。其民未服。故偏守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相息亮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王同。○鄢郢漢中。楚之要地。秦嘗取之。故曰復。昭過陳軫。

形親ハ地形上親交スベキノ意。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數色主反。○司馬貞曰。以常山爲天下脊。則衞及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國不得動也。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相息亮反。○吳師道曰。蘇秦爲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爲說。破從信也。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浴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質音致。使臣之使所吏反。下同。從才用反。○形親之國。謂其形勢當親之國。關君長曰。從車下風。不敢斥王也。劉良注鄒陽上書云。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楚王

吳民ノ吳字衍

吳人ノ吳字案ズルニ誤ニアラズ、此一節ハ下文ノ功大ト民弊ヲ言フ爲ニ述ベタルナリ。大王ハ楚ノ先君ヲ云フト見レバ可ナリ。

攻大ハ功大ノ誤。

【雖題】十五年語、蘇張傳皆有之、在蘇傳謂之誇詞可也、若張儀必不誇敵讎之功也、蓋實有是事也、但論大師而不數小侵伐耳。

關扃ハ要處ヲ衛ク意、關扃並ニ閉ナリ。

【雖題】關扃、史作大關無扃、疑衍文。

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盡津忍反。下盡王同。○方舫通。併舟也。下水而浮。猶言浮水而下也。城守。謂唯守城。而不能以敵。出之武關。猶出於武關也。　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陳陣同。有音又。○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愚謂。吳字必誤。言楚雖三勝。而陣卒亦盡矣。又使居民偏守新得之城。而居民苦矣。　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易以豉反。○攻當從史記作功。功。即謂三勝而亡之。弊疲弊。即居民苦。是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呑天下之心也。言秦久不出兵攻諸侯。而示弱者。以陰謀有并呑天下之心也。　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通侯。即徹侯。漢時避武帝諱也。徐孚遠曰。當云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

秦舉兵ハ上ハ長江ノ利ニ因ルヲ云ヒ、此ハ陸ヨリ改ムルコトヲ云フ。

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敵。匹敵。侔。齊等也。交。互也。上地。上黨之地。荀子韓之上地方數百里。注云。上黨之地。是也。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輕遣政反。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挑徒了反。行下孟反。卒猝同。○楚禍謂楚為秦所伐之禍。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兵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

格ハ較ト同ジ。

下補二楚字一。構作レ搆。皆非。

張儀爲レ秦破レ從連レ橫。說二楚王一曰。秦地半二天下一。兵敵二四國一。被レ山帶レ河。四塞以爲レ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二丘山一。法令既明。士卒安レ難樂レ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レ無レ出二兵甲一。席二卷常山之險一。折二天下之脊一。天下後服者先亡。

爲于僞反。下爲大王患竊爲同。從子容反。下爲從約從從人從親同。說始鋭反。被皮寄反。塞先代反。賁音奔。乘繩證反。下同。騎奇寄反。難乃旦反。下危難構難同。樂音洛。將子匠反。卷眷勉反。○四國。謂二四方之國一。虎賁。勇士之稱。若二虎賁獸一。言二其猛一也。席卷。收二取之一。如二卷レ席之易一。無レ遺也。常山。卽恒山。漢時避二文帝諱一也。關君長曰。脊。督脈。卽背中也。蓋言中二斷六國一以割二其交一。如レ折二於人背中一也。

且夫爲レ從者。無下以異中於驅二群羊一而攻中猛虎上也。夫虎之與レ羊。不レ格明矣。今大王不レ與二猛虎一而與二群羊一。竊以爲二大王之計過一矣。

夫音扶。下同。○抵梧曰レ格。

凡天下強國。非レ秦而楚。非レ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二兩立一。而大王不レ與レ秦。秦下二甲兵一。據二宜陽一。韓之上地不レ通。下二河東一。取二成皐一。韓必入二臣於秦一。韓入臣。魏則從レ風而動。秦

楚王必怒ハ靳尚ガ張儀ヲ殺サント王ニ云ヘルヲ以、靳尚ヲ殺ス者ハ張儀ナリトテ、王ガ張儀ヲ怒ルナリ、此ノ時張儀楚ヲ去リテ秦ノ相トナリ居シナラン。

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非布衣之利。言子孫爲太子。其利甚大也。鄭褏遽說楚王出張子。說始銳反。

〔考異〕高本佳下有訛字。坊本依作資。勢下有必字。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敗必邁反。○敗己。謂害己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要一遙反。下同。刺七亦反。下同。難乃旦反。○張旄魏之用事者。微蜜也。使若儀殺之。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令力呈反。○關君長曰。楚王以爲張儀殺靳尚。而秦納之。故怒秦。

〔考異〕纂連前章。一本敗作欺。坊本上刺字作殺。怒秦。下有楚字。構作搆。○補正〔恐其敗己也〕○姚云。敗一本作欺。案欺則敗之矣。然欺差輕於敗。秦王未必恐儀敗己事。若恐之。當殺之。未必出之。作欺是也。○〔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王愛張儀。而靳尚猶制之。楚王以爲秦王令人殺靳尚。故大怒秦也。秦字句絕。鮑怒字句。秦

好翫ハ好玩ト同ジ、此ノ二字ハ下ノ寶器ノ次ニ入ル。【雖題】以懽之懽、恐衍文。湯沐邑ハ湯アミ髮洗ノ費用トスル地ヲ云フ、愛女ノ化裝料ナリ。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以商於之欺也。靳尙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爲于僞反。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褎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褎曰。何也。尙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强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好呼報反。從才用反。奉音俸。內音納。樂音洛。疏疎通。○好翫二字。疑當在寶器下。謂珍異可好翫之物也。田藝蘅曰。習音。乃習於音樂者。以懽從之。卽媵也。闕君長曰。按國語。秦伯歸女五人。曰。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義與此同。蓋言令其從之以懽於是女。鄭褎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

令人ノ上ニ南后二字ヲ脫ス。

芻秣ハ馬ノ食物ナリ芻ハ草ノコト。

中飮ハ酒ノナカバ比ナリ。

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說音悅。好呼報反。○墨。畫眉墨也。非知謂不素知。中山策曰。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資之以珠玉。謂以珠玉爲買美人之資也。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恐丘勇反。令力呈反。○令人上。疑脫南后二字。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飮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中丁仲反。便婢緜反。○未知見日。謂未知再見之日。飮人以酒曰觴。半醉半醒曰中飮。釋舍也。

〔考異〕高本無而下欲字。坊本待上無子字。關閉作閉關。乃觴之下。無張子二字。下其美也無也字。○補正〔粉白墨黑〕別本墨作黛。是也。○〔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人下有之字。以延句耳。義與無之字同。鮑之上補見字。與下文相礙。非也。

先ハ无ノ誤。

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卽秦矣。以强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碕哲夫曰。向曰上。當必有陳軫秦伐齊語。脫簡。愚謂。向曰二字。或是衍文。下先字當作無。無古作无。无先似而誤也。關君長曰。晉謂韓也。此章舊在韓策。必當有韓。

〔考異〕坊本無晉字。孤矣作孤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爲于僞反。當是之時。南后・鄭褎貴於楚。南后懷王后。鄭褎寵姬。鄭國之女而善舞。故名。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

杜赫謂昭陽云云、魏王ノ說バザルニ因リ、更ニ昭陽ニ說イテ前言ヲ行ハシメタルナリ。
無晉ハ無晉援ノ誤。

陳軫ハ楚人。

向曰ハ二字ヲ衍文トスル說是ナリ。

魏而和。凡為攻秦者魏。謂先戰也。楚得其利。謂秦德楚而怨魏也。 惠子反。魏王不說。說音悅。○昭陽不聽惠施故也。

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為于偽反。折兵之折。食列反。○吳師道曰。折。折閱之折。減損也。愚謂。謁告也。病疲敝也。謂魏為昭陽戰而疲敝。折猶分也。言魏怨昭陽。離楚而入齊秦。不能自救其罪。晉即魏也。下疑脫援字。 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令力呈反。

〔考異〕劉本聽秦作德秦。高本累作纍。○補正〔謁病不聽〕謁告也。病困也。下謁和之謁請也。○〔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魏折而入齊秦。則楚孤也。將何以自救。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冷向之向。許丈反。下向曰向請同。○外向。謂非伐齊楚之齊者。謂楚之善齊者。言秦以伐齊招楚而外向。楚怨而不合於秦。楚之善齊者知之。必將務以楚合於齊。 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

五國ハ楚齊趙韓魏ナリ。

昭陽ハ楚人。

明楚之伐云々ハ楚ガ秦ヲ伐ツ首謀ナルコト、魏ガ秦ニ和スル發意者ナルコトヲ、秦ニ知ラシムルコト、ナルヲ云フ。

今子云々ハ魏ノ爲ニ都合好キ言ヲ以テ、惠施ヲ欺キシナリ。

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關君長曰。此無齊約趙魏。則不可言反也。此乃覆說約絕之後。則齊當作韓。困窮也。言以五國破齊而圖楚之事窮也。愚謂。此記者之言也。

〔考異〕劉本國約下有秦字。坊本伐齊作伐秦。高本已作以。坊本破下無齊字。諸本轉作輔。今從錢本。坊本必懼下無我字。親王之王作主。高本衆下有也字。○

補正〔五國約以伐齊〕鮑本齊作秦。下同。○〔韓氏輔國也〕輔。錢本集賢本作轉。是也。轉旋也。其心旋轉不定。下文可營可懼是也。○〔好利可營也〕營熒通。惑也。○〔親王之所見也〕猶言王之所親見。鮑本王作主。注云。謂公仲。未是。○〔請悉楚國之衆也。以齧於齊〕齧同牆。言齊人若尤王負約。悉請。悉楚國之兵。如堵牆以攻齊。玩此及齊之反趙魏之文。鮑改攻齊之齊爲秦。是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五國伐秦。見秦策。惠施魏相。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凡爲伐秦者楚。謂爲謀主也。以魏來。謂奉魏王欲和之命而來也。明楚之伐。言五國同伐秦。而魏首使於楚。而入之秦。使行和。是明楚爲伐主。而信魏爲和主也。聽秦。謂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也。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

親王之所見ハ王之所親見ノ誤。

齊之ハ韓之ノ誤。

歟。以至客死而不悟。何其愚乎。陳軫之言。蓋預知之矣。

〔考異〕 坊本令作今

五國約以伐齊。五國。蓋秦趙韓魏燕也。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難乃旦反。下同。營熒通。○南圖。謂南圖楚。轉國。謂轉變無定之國。營惑也。五國之事必可敗。言韓交楚而反四國。則破齊而圖楚之事。必不成也。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大公事。人姓名。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夫音扶。○牛闌之事。未詳。疑齊嘗破韓於牛闌。馬陵之難。謂齊破魏於馬陵。吳師道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是也。蓋言齊強國。今伐之。則其報伐必重矣。牛闌馬陵之事。可以見矣。無以之以猶使也。楚畏五國破齊而伐楚。故割地收韓。因令五國無以用兵。所謂賂之以利也。請楚獨圖於齊者。其實非伐齊也。示其強以懼韓也。所謂悉兵以臨之也。齊之反趙魏之後。

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强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王曰鄕也以下九十七字下考烈王策虞卿謂春申君之文錯出于此。

〔考異〕高本章首有韓公仲相四字。秦與之與作秦。齊于之于作乎。坊本明上有信字。高本齊信閒有楚字。關君長曰。高本韓策或謂公仲章具載全文矣。坊本斷爲兩章。其三百七十五字仍收韓策。更刪韓公仲相四字。取齊楚之交善以下自爲一章。但王曰鄕也以下凡九十七字。舊錯出韓策。而鮑刪取韓策。不考孝烈王篇之文。乃附載章末者謬矣。○補正〔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鮑本無韓公仲相四字。不疊秦字。乎作於。下有楚字。改載楚策。皆是也。○〔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鮑本明上有信字。非。○〔因不罪而益其列〕鮑本其作一。非。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也。時儀相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乘繩證反。相息亮反。○令困。謂命令困屈也。城下之事。言欲使大國必免其相。則必至於我軍傅城下而攻之。其事甚大也。穆文熙曰。迷人多知惡人。而不知自惡。楚王爲魏逐張子。而惡其不忠不信。其後乃數爲張子所

王曰鄉也以下錯簡。

懷王 凡二十七章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 與於之與音預。下皆同。爲于僞反。下同。○齊以之以。猶以爲也。言恐齊以爲鯉與於遇。爲楚有陰私於二國也。 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 視示同。○疑秦魏於齊。言使齊疑秦魏也。 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列。位次也。

王曰鄉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

也。是以國危。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傷毀謗也。言毀賢令不用。以爲自利之資。厚賦斂諸臣百姓。蓋戰代暴政也。魏文侯曰。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見新序。播。如盤庚所謂播告之播。揚也。布也。鮑彪曰。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愼。謂不輕用之也。與百姓。謂與百姓俱也。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王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爲于僞反。易以豉反。數色主反。○荀子兵殆於垂沙。唐篾死。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昧與篾同。據之。此章當在懷王策。以千數。所以易也。未見一人。所以難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夫音扶。難之難乃旦反。○己謂進賢者。

〔考異〕坊本今王開有大字。高本無與字賢臣之臣字。○**補正**〔厚賦斂諸臣百姓〕賦斂諸臣。謂削其俸。鮑本無臣字。○〔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上大臣。父兄爲大臣者。此則異姓大臣。故下文云。亦非忠臣也。

事之ハ使之ノ誤。

【雖題】事之、事疑當作使字。

〔而財於柱國〕財裁通。言爲柱國以裁制楚國之事也。○〔四封不侵〕鮑本侵作廉。非。○〔兩御之閒夫卒交〕兩御。兩將車之御也。言賈勇鏖戰。將車相接。而士卒交鬭於其閒。鮑改御爲軍。士卒鬭於兩軍之閒。乃其常耳。何足以狀其急哉。○〔若扑一人〕若不定之辭。猶言或。○〔寡君身出。大夫悉屬〕寡君。當依下文作君王。此與棼冒勃蘇答秦王之辭相涉而誤耳。屬從也。皆從楚王而出。後不從者。蓋途中相失。○〔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蹠穿。爲土石所囓也。暴步卜切。露也。勃蘇經閒道攀巖石。披荊棘。故衣物敝裂。膝脚暴露也。薄猶至也。雀立。折腰而立也。如鮑說乃雀躍。非雀立也。轉猶臥也。詩曰。輾轉反側。○〔楚使新造盩棼冒勃〕造爲。盩罪也。勃楚。晝吟宵哭於秦庭七日。自以爲罪。故云新爲罪棼冒勃蘇。○〔秦王顧令不起〕令命也。凡與貴者言。語更端則起。秦王見勃蘇之憊。命之不起。鮑改爲令之起。謬甚。○〔亦聞於遂浦〕聞當爲鬭。形相涉而誤。○〔蒙穀給鬭於宮唐之上〕給備也。鮑本作結。○〔苟社稷血食。餘豈悉無君乎〕姚云。餘豈悉一本作余豈患。是也。○〔至今無冒〕冒覆也。子孫至今不覆冒官祿。○〔死之可惡。然而不避〕然必是之也。以死爲是。而不敢避。姚云。然一本作就。案然與忍對。就義差汎。作然是也。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

上事字疑當作使。以善言。謂喩以善言。以財。謂養以財賄也。

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

好發云々、發ハ矢ヲ放ツコト、決拾ハ矢ヲ射ルトキ手ニツケルユガケナリ、君ガ弓ガスキナレバ、臣モスキニナルコト。

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舍音捨。治直吏反。○孤謂昭王之子。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也。闕君長曰。大宮。蓋楚始祖廟也。雞次。蓋政法書名。愚謂。五官執圭已見。百姓。百官也。血。謂牲牢也。無君。與孟子三月無君則弔之無君同。謂不仕也。言苟社稷得存。則可矣。其餘不以無君爲患也。冒疑胄訛。胄胤也。謂子孫不在位也。

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焉於虔反。邪音耶。好呼報反。馮憑通。惡烏路反。○式。車前橫木。人所憑依。故亦爲憑義。憑式而立起者。以約食無力故也。發。發矢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按吳語一人善射。百人決拾。荀子君射則臣決。蓋古法言也。謂上行則下效也。

〔考異〕　諸本如章作如華。今從孫本。高本無足以之以字。坊本頭皆作脰。高本一作壹。坊本無有勞止稷者十二字。今從高本。坊本布作帛。侵作廉。高本之日作之月。其庶聞有爲字。曾本無大宮之大字。一本鷄作離。餘豈患。高本作餘豈悉。一本作余豈患。今從坊本。一本冒作位。諸本就作然。今從一本。坊本章聞作華聞。○補正〔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不知有所益於國與否。唯以憂社稷爲心也。○〔大夫此言將何謂也〕將猶抑也。大夫此言。抑何所謂也。不答所問。而歷陳憂社稷者。故又問之。○

結鬪ハ、合戰ト同シ。

若有孤トハ如シ楚王死シテモ、其子孫アラバ、楚國ヲ與スコトが出來ルカラ、徒ニ戰スベキニアラズトノ意。

社食血食ノ血食ハ牲ヲ殺シテ血ヲ以テ祭ルコト。

無冒——無胄ノ誤。

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

屬音燭。下同。冒亡北反。被皮寄反。上時掌反。暴步木反。薄迫各反。奉捧通。楚使之使所吏反。令力呈反。乘繩證反。塞先代反。敗必邁反。思息嗣反。○上寡君當依下文作君王。蓋涉下說秦王之語而誤也。大夫悉屬。謂大夫皆從君而出也。崢山。崢嶸之山也。闞君長曰。蹠穿。蓋謂履穿蹠踐地也。暴露也。膝暴。謂裳敝膝露出也。愚謂。雀當作鶴。鶴俗作隺。隺雀似而誤也。淮南子作鶴跱而不食。瘨病。殫盡也。言病而氣盡煩悶也。旄耄通。惛也。蘇。死更生也。吳師道改盭作盩。且曰。文當有訛舛。或在吳字下。闞君長從之曰。盭戾同。謂吳新作狠戾也。或然。亦聞疑當作亦鬭。

吳與楚戰於柏擧。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鷄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

寡君ハ君王ノ誤。

蹠穿膝暴ノ蹠穿ハ履底破レルコト、膝暴ハ裳破レタコト。

雀立ハ鶴立ノ誤、鶴立ハ鶴ノ如ク立チテ居ルコト、不轉ハ立ツタママデ横ニナラヌコト。

水漿無入口ノ漿ハ肉ヲ煮タ汁ナリ、食事ハ言ノマデモナク、一滴ノ飲物モ口ニ入レナイ。

瘨而殫悶ハ疲病シテ氣力ガ盡キ苦ムコト。

旄不知人ハ旄ハ耄ト通ズ、ボンヤリシテ傍ニ居ル人ガ目ニ入ラヌコト。

冠帶不相及ハ秦王ガ冠ヤ帶ヲ著ケル間モナシトナリ。

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幾音祈。下同。○夫。千夫百夫之夫。子指御者。若獨或也。扑擊。捽持髮也。言或扑一人或捽一人。有以與大心者。則社稷其庶幾乎不亡。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

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斷音短。下同。○廉。謂不貪也。不知所益。謂不知死之有所益於己也。志下文作思。此恐誤。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除食朝之朝。餘皆直遙反。下同。處昌呂反。積子賜反。○不謀夕。謂朝食而已。不謀及夕食。

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葉舒涉反。鄉許亮反。○關君長曰。表外。薄疎也。財裁通。柱國。都也。蓋言葉公擧於縣令疎外。而裁制國都也。恢先君。言恢弘先君之德。以被於方城外也。挫猶辱也。愚謂。白公之事見前。畛井田閒陌。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溝閒千畝。六百畛。六十萬畝。不知當時之制。與周禮同否。

昔者吳與楚戰於柏擧。兩軍之閒。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

懸旌ハ竿ノ先ニブラ下ゲテ、風ニユラレテ居ルハタノコト、搖搖ハユラ／＼ノ意。

自從ハ二字デヨリト讀ム。

其志ノ志ハ思ノ誤。

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薄迫各反。○薄猶止也。

〔考異〕坊本强下無與字。不西之西。高本作南。坊本作四。今從一本。坊本王至作大王。高本臣聞下無之字。坊本已作矣。一本承作奉。坊本趙下無衛字。高本深謀下無與深謀三字。今主君。高本作令君。坊本作今君。今從曾本。高本危國作亡國。

○補正〔夫以楚之强。與大王之賢〕鮑本無與字。非也。○〔委社稷宗廟〕委屬也。委屬社稷宗廟於楚王。○〔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他。必實外廄〕鮑本脫衛字。趙代。一本作燕代是也。他駞假借字。○〔而無所終薄〕薄集也。集猶止也。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章不足以知之矣。爲于僞反。下皆同○莫敖楚官名。章子華名也。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

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燕烏賢反。下國名皆倣之。不復音。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呑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强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卒猝通。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有億兆之數。謂相去太遠。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擧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幷併通。○徐孚遠曰。漢中楚地。巴蜀非楚地。連言之者。勢相接也。關君長曰。反人。猶言背反於我。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

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爲于僞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下除以從餘皆同。說始銳反。夏戶雅反。塞先代反。乘繩證反。騎奇寄反。霸王之王于況反。下王橫霸王同。

夫以楚之强。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夫音扶。下同。朝直遙反。○章臺。秦臺。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强則秦弱。楚弱則秦强。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徐孚遠曰。水陸兩軍也。

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令力呈反。厲礪通。

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廏。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

謁者ハ賓客ヲ取リ次ギ面會セシムル小吏ナリ。

〔考異〕高本無令人之人字。客因爲之謁。坊本作客因請之。劉本同。錢本作客因請。今從一本。高本請作謁。○〔補正〕〔客因爲之謁。今從高本。諸本不可得作不得。今從昭奚恤曰〕劉本爲作請。無謁字。此本爲長。

威王 章凡四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見賢遍反。卒子律反。○闗君長曰。三日非爲遲緩。蘇子之言。不可如是。疑日當作月。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闗君長曰。若聞古人。言欽慕之甚。直如恐不及見之。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令力呈反。○所以不肯留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

爲安陵君、此ノ前ニ安陵君ト云ヘルハ後カラ追書シタルナリ。

故令人云々ハ未決者ノ宅ヲ官沒シタ如クニシテ、人ヲシテ其宅ヲ貰ヒタキ旨ヲ官ニ請ハシメ、世論ノ如何ヲ知リ其罪ヲ決セントシタルナリ。

而樂レ之。數色主反。行戸剛反。○編連也。言與レ王連レ席也。陪。陪侍也。乘ニ王之乘ニ車一也。地中之泉。故曰ニ黃泉一。言爲レ王先以レ身試ニ黃泉一。作ニ蓐以御ニ螻蟻一。王大說。乃封レ壇爲ニ安陵君一。說音悅○壇。安陵君名。君子聞レ之曰。江乙可レ謂ニ善謀一。安陵君可レ謂レ知レ時矣。

〔考異〕高本功作レ地。坊本以レ色作ニ而已一。高本嬖女作ニ嬖色一。無以下無ニ深字一。諸本何下無ニ江乙曰三字一。今從ニ曾本一。一本未效間有ニ有字一。高本天作レ日。坊本樂此作ニ此樂一。高本行下無ニ下字一。曾本試作レ拭。○補正〔君無咫尺之地〕言ニ素貧賤一。鮑改レ地爲レ功。非ニ所ニ以告ニ嬖童一也。○〔曰王過舉而已〕云ニ過舉而已一。不レ言ニ所ニ以舉一。卽是嬖童之口角。鮑改ニ而已一作ニ以色一。文義倶劣。

郢人有ニ獄三年不レ決者一。故令ニ人請ニ其宅一以卜ニ其罪一。令力呈反。○故特也。有レ罪則宅入レ官。故獄者特令ニ人請ニ己宅一。以卜ニ罪之有無一也。客因爲レ之謂ニ昭奚恤一曰。郢人某氏之宅。爲于僞反。臣願レ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レ當レ服レ罪。故其宅不レ可レ得。○其宅不レ入レ官。故不レ可レ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レ之。因謂レ客曰。奚恤得レ事ニ公一。公何爲以レ故與ニ奚恤一。客曰。非レ用レ故也。曰請而不レ得有ニ說色一。非レ故如何也。說音悅。如而通。○故荀子好ニ詐故一之故。猶レ巧也。謂ニ設レ事以探ニ其意一。

ヲ云ノ、席ハ數物、軒ハ車、敝罷共ニ古クナツテ役ニ立タヌコト、嬖女ノ席モ寵臣ノ車モ役ニ立タナクナル迄ハモタナイ、新シイウチニ其ノ嬖寵ヲ失フ。

結駟ハ四頭ノ馬ヲツナギ合セル事。

旃旄ハ旗ニツイテ居ル、牛ノ毛ヲ丸メタモノ。

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爲于僞反。下爲君同。○渝變也。嬖。賤而幸者。避疑當作罷。蓋音近而誤也。趙惠文王策無罷車駑馬。鮑彪曰。罷疲同。猶敝也。車勞則敝。軒。曲輈轓車也。席不及敝而愛弛。軒不及罷而退去。皆言不久也。　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令猶敎也。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閒也。復扶又反。閒音閑。○江乙怒安陵不用其計而請絕。

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乘繩證反。下同。射食亦反。樂音洛。下同。○雲夢。澤名。䍧趨。依倚也。旃。曲柄旗。旄牛尾著竿頭。誰與樂此。問安陵也。

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

比周ハ惡ヲナサントテ親交スルコト。

【雖題】終已之已與以同。

撫委ハ撫衣ノ訛、衣ヲ整フルコト。

【雖題】委謂紳帶佩具也、躬俯屈膝、則此等皆委于地、撫者收斂整頓之意、委與袵對、文勢可想、袵在襟下而斜形。

避ハ罷ノ誤。

嬖女云々ハ嬖女寵臣ハ共ニ君ノ愛幸スルモノ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殺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比毗志反。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惡聞之惡烏路反。○人有有人必有一誤。已。補正業已之已。燕王喜策曰。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已畢也。其事終畢。而不知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袵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擧以色。不然。無以至此。說始銳反。處昌呂反。○安陵君名壇。楚之幸臣。說苑壇作纏。曰。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斂收也。袵。衣衿也。撫委。或撫衣之訛。說苑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服伏也。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

【雕題】雖惡言由山陽而發之、非山陽、故曰魏氏、是君臣之泛稱。
魏氏ハ、案ズルニ人姓ナラン、下文是其爲人也ハ魏氏ヲ指ス。
近苦ハ近君ノ誤。
忘ハ忌ノ誤。

溺井ハ井中ニ小便シタルナリ。

【雕題】大梁取矣、取矣疑衍。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閒。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 夫音扶。下夫苟同。○鬫君長曰。天下。卽諸侯。此謂魏也。患謂。苦恐君訛。言泄君臣之交者。必君左右親近之人也。 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 難乃旦反。○鬫君長曰。夫。指泄者。苟誠也。言夫誠不難令他邦爲閒於君臣也。忘當作忌。言不忌閒君臣於內矣。 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 溺乃弔反。狗惡之惡烏路反。下同。○鮑彪曰。執言善守。 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以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難乃旦反。○邯鄲之難見上。大梁取。言楚承虛進兵。則大梁可取矣。

〔異考〕 曾本取矣作拔矣。高本臣居作以居。坊本臣上無以字。今從曾本。

言其後云々、二人ノ言ヲ善シト云フダケデ後ノ事ハ申シマセン、後ノ事ヲ言ヘバ自分ヲ賢ト思ハレヤウトシテ言フノデアルト、聞ク人ニ取ラレルカラデアルト云ヘルナリ。

【雖】言若下言二其後一而有上非間上是不レ信レ賢而疑二慮之一也、故臣不レ敢。

梁山陽君云々、昭奚恤ガ反對スルヲ知テ、之ヲ封ゼント云ヒタルナリ。

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長丁丈反。屬音燭。

〔考異〕劉本無荊字。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言其後。此謂慮賢也。闕君長曰。言人有善言。而己亦言於其後。此謂慮己賢人也。江乙此言。特開楚王狐疑之心。

〔考異〕諸本言其後下。無言其後三字。今從一本。○補正〔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姚宏云。一本言其後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是也。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爲于僞反。○江尹卽江乙也。不能。猶不足也。許應元曰。山陽君。蓋去梁而在楚者。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闕君長曰。江乙因山陽怨昭奚恤。而相得惡之。

白公之亂云々——白公勝ノ內亂ノ如キモノガ成功スルデアラウ、又臣等不肖ノ者モ、罪ヲ免カレルコトガ出來ルデアラウ、人ノ惡ヲ言ハザルコトヲ、惡イ方ニ解キタルナリ。

之不救己也。有劉本作知。是也。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

爲于僞反。使所吏反。○白公。太子建子勝也。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見哀公十六年左傳。言以不言人之惡。故勝得遂亂。罪免。亦以不言人之罪故也。

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相息亮反。

斷丁亂反。○主斷。謂專決國政。按下襄王策。州侯襄王幸臣也。去此數十年。豈別一州侯乎。

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

北方。謂中國。

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

兩敝ハ魏趙兩國ノ疲弊スルヲ云フ。

害ハ割ノ誤。

令兵ハ合兵ノ誤。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難乃旦反。○鮑彪曰。兩國相持必俱敝。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敝也。夫音扶。○攻其後。楚救趙而攻魏後也。共趙。謂與相共攻趙同。錡哲夫曰。害割誤。是也。言趙不能堅守。必深割地。以與魏而和。是以不兩敝也。

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關君長曰。令恐合字訛。愚謂。魏始恐楚之攻其後。分兵以當之。今知楚之不救。而合兵攻趙也。

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援于眷反。○應楚。謂應楚攻魏之時。而亦伐之。

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閒。睢濊。二水名。謂楚取魏地。

〔考異〕坊本其後下有之字。兵以下無深字。諸本知楚作有楚。今從劉本。○補正〔且魏令兵以深割趙〕深字與上害必深相應。鮑去深字。非。○〔趙見亡形。而有楚

宋許之トハ宋ガ齊ノ急迫ノ爲ニ中立ヲ止メル事ヲ許諾シタルナリ。

戰國策正解卷五

楚

宣王　凡十一章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難乃旦反。○齊楚皆乞宋援。故宋請中立。急。請迫脅之。子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爲于僞反。○緩急之反。失得皆謂援。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强楚也。齊勝楚。則勢必併宋。故危。不勝。則不能助宋。是宋以孤弱干犯强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令力呈反。乘繩證反。

〔考異〕坊本攻楚下有之字。一本干作予。○補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宋閒於齊楚。故請二國中立無所與也。急宋者。示將伐之也。鮑移請字於齊下。齊大而宋小。何爲請之哉。○〔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楚字句。言後齊常急宋。是宋從齊而攻楚也。然齊未必利。不如中立之爲愈也。鮑楚下補之字。舛矣。

高本此下ニ、齊以淖君之亂ノ一章アリ。

適其意。謂齊必無數百萬兵。遂改百爲十。淺矣。

凡二十二章

戰國策正解卷四下　終

栢・客ハ押韻。

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閒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數色主反。夫三之夫音扶。舍音捨。○阿鄄。齊地。臨晉武關。皆秦關。城南。齊城之南也。稱制。謂王於天下也。

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閒。餓而死。內納同。處昌呂反。共音恭。下同。○松栢。塞名也。荀子彊國篇據松栢之塞。注云。松栢之塞。謂趙樹松栢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是也。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姚宏曰。栢古音逋莫切。客古音恪。古音亦叶。

〔考異〕可以爲謀。高本作可可爲謀。坊本作可爲謀。今從一本。一本無則以爲可以爲謀七字。高本十皆作百。可亡下無矣字。○補正〔卽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爲謀〕姚宏云。與一作聞。可爲一作以爲。皆是也。○〔帶甲數百萬〕鮑改百爲十。下百萬同。案卽墨大夫知王建怯。欲誇言以莊其氣。故言數百萬。鮑不能

秦閒ハ秦ノ閒者ナリ閒諜ノ閒。

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鮑彪曰。蓋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玉。使賓客相息亮反。閒古莧反。朝直遙反。○變辭。變詐之辭。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

〔考異〕劉本欵作徼。曾本與私閒有之字。劉本不視君王后下。更有君王后三字。高本昭王作始皇。鮑彪改作昭王。按蒙求亦作昭王。今從之。遺作使。劉本而解作能解。坊本引椎作引錐。諸本金玉作金王。今從一本。○補正〔秦始皇〕鮑云。后卒於莊襄之時。遂改始皇爲昭王。蓋據史說也。然史記自史記。國策自國策。當各依舊文。而存異同於注中。若輒據彼改此。古書無完膚矣。○〔齊多知。而解此環不〕姚宏云。而別本作能。案而訓汝亦通。然未如作能之尤爲允當也。○〔君王后引椎椎破之〕鮑本上椎作錐。非。○〔老婦已亡矣〕亡忘通。鮑本作忘。○〔多受秦閒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金字句。玉一本作王。是也。爲于僞反。賓客多受秦金。以爲此故。變齊所命辭。反以爲秦。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朝直遙反。除所爲之爲。餘皆于僞反。下爲大爲之同。去起呂反。還音旋。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以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

本無上問字。是也。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庸傭同。衣於旣反。食音嗣。○自言。自言其爲太子也。襄疑齊字訛。不然爲上脫是字。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種章勇反。卒子律反。下同。有音又。

秦昭王嘗遺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使所吏反。遺唯季反。環不之不與否同。

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

鰥寡孤獨ハ妻ナキモノ、夫ナキモノ、父母ナキモノ、子ナキモノノ稱。

環瑱、環ハ腕輪耳輪ノ類、瑱ハ耳ノ飾。

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處昌呂反。亦食之食音飼。亦衣之衣於既反。養羊尙反。下同。○林西仲曰。欲更端別問。故又進之。闕君長曰。不問衣糧有無。而衣食於人。是亦養民也。鮑彪曰。不業。言不得在位成其職業。

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舒涉反。○林西仲曰。民窮則死。息。生之也。

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其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朝直遙反。下同。○北宮里名。闕君長曰。環環佩。瑱。充耳。泛言去其盛飾。出納進也。林西仲曰。以女人不嫁養親。獨省去其爲人句。見其出於人事之外也。朝。奉朝命也。

此二子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王于況反。

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索所白反。○林西仲曰。獨此言尙存。不以其存爲幸也。

〔考異〕坊本歲何民何下無以字。惡有舍問。諸本作故有問舍。今從一本。坊本是其作是皆。纂何爲作何以。○補正〔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故故意也。姚云。一

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用。謂任用國事者。此章言齊宜合三國而拒秦也。

〔考異〕高本氏作是。覆作福。軍作君。劉本覆作逼。坊本封作封。南作內。一本亦下有已字。○補正〔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循依也。依從也。依從便利之計。高本此章連上齊欲伐魏爲一章。鮑分爲別章。是也。○〔福三國之君〕曾本福作覆。鮑改君爲軍。皆是也。○〔且天下之半〕且將也。○〔韓魏趙楚之志〕上文云。舉韓氏取其地。下文云。三國之與秦壤界。又云。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是此時韓已亡矣。而此仍言韓者。蓋其遺民猶欲報秦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之使所吏反。下皆同。○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也。未發。未發其封也。林西仲曰。書中既但問太后安否。若發。則不便先問歲與民。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說音悅。○林西仲曰。言問安太后。奉王之命而來。在太后亦止當問王。不宜先有多及也。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惡有舍問本而問末者耶。惡音烏。舍音捨。○林西仲曰。以本末二字。破彼貴賤之說。乃進而問之曰。齊

淄鼠。魏取伊氏。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阬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淄鼠伊氏。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爲于僞反。○公子無忌。魏信陵君也。循便計。謂行便宜之計。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之。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乃竊晉鄙兵符。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殺晉鄙。取軍救趙。秦軍解去。不有邯鄲。乃不能兼有天下。故曰。失之也。齊初雖佐秦。今應魏而救趙。故曰。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故固通。○柱國。都也。國之有都。如室有柱。壤。土。界。境也。言其地相接。且將也。今又刦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疏分也。言分離其交。封。制也。東野猶東地也。趙魏。齊之隱蔽也。故二國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

不伐ハ又伐ノ誤。
韓却ハ韓劫ノ誤。

疑以傳疑。鮑改爲子。亦非。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强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害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爲割之爲于僞反。○不伐之不。疑又字訛。爲割。言二國伐周韓。爲秦割取其地。下文所謂應秦而伐周韓也。却疑刧字訛。謂周韓曰刧害也。與讀如於。言二國不免於爲秦所伐也。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果疑異字訛。此策蓋齊將應秦而伐趙魏。或爲趙魏說齊也。

〔考異〕坊本東有閒有北字。高本周害之後。作周割。無後字。坊本齊秦閒有應字。諸本今齊人之今作令。今從一本。坊本救天閒有於字。〔補正〕〔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患難也。爲難。謂與之戰。章首至此譬諭也。今齊以下。乃入正意。○〔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此論其勢尚未及實事。言趙魏不敢應秦而伐周韓。齊之應秦伐趙魏。亦當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以其遠秦也。鮑齊下補應字是也。○〔齊安得救天下乎〕言齊於天下。無所得救也。此章多誤脫。鮑所補正皆是也。唯救下補於字。則未是。鮑於救字下自注曰。補蓋轉寫之誤。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

奉漏甕云々――カメノヒビカラ漏ル少シノ水チ、焼ケテ赤クナツテ居ル釜ノ上ニ、落スヤウデアルトノ喩。

則且遂攻之。（親。謂二國與趙交親。）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無以食。謂無粟可以食。）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中丁仲反。○齊不聽。則秦計其不親而且遂攻之。是秦之計中也。）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高誘曰。隱蔽。蕃蔽。愚謂。趙在秦與二國之閒。故曰隱蔽。）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音符。下同。奉捧通。○喩救之急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强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爲國之爲于僞反。○愛猶惜也。）

〔考異〕　坊本破作攻。一本無長平二字。高本楚作燕。下同。蘇子作蘇秦。史記作周子。一本無蔽也之也字。高本無猶字。劉本無秦兵之兵字。○補正〔齊楚救之〕○〔齊楚救趙〕○〔蘇秦謂齊王曰〕史記蘇秦作周子。索隱云周子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據此。唐時戰國策。楚字皆作燕矣。下文云。趙之於燕齊。隱蔽也。則舊本是也。今本據史記。改爲楚耳。下文齊燕之計過矣。及趙之於燕齊。姚校本猶作燕。鮑幷二燕字亦作楚。而爲之說曰。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不知趙居韓魏東北。秦攻楚。未嘗徑趙。何隱蔽之有。史蘇秦作周子。燕作楚。必別有所據。不必强牽策合史也。秦字必誤。然讀書之法。

陽得子養ノ下ニ人ノ姓名脱シタルナリ。

二公ハ雍門子ト陽得子トナリ。

騏驎騄耳ハ並ニ名馬ノ名。

呉以爲衍。非是。聽斷也。聽斷君所爲之可否。鮑本其下有主霸王三字。不言補。則其所據本有此三字。是也。此本脱耳。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好呼報反。下同。養羊尚反。○椒亦。人姓名也。陽得子養下。脱所養人。皆得其死。言二人皆得其士死力。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盡津忍反。下同。○關君長曰。士未有以爲君能待之。盡交游之道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二人。椒亦等對曰。君之廏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被皮寄反。衣於既反。廧嬙通。○縞。繒之精者。紵。織紵爲布也。粱。米之善者。

〔考異〕坊本同下無之字。高本無君盡之君字。及君曰二字。坊本人者之者作文。騏驎作麒麟。皆下無衣字。

王建　凡六章

秦破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

以難秦也。秦反之。　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不慙爲人主。其德稱位也。不肯爲人臣。去而不顧也。　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說音悅。行下孟反。王于況反。○而讀曰能。呂子作能。可以證矣。言其能治國。賢於管仲商鞅。人主悅其義。聽其行。則可以爲霸王矣。　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使所吏反。下同。○呂子無也字。此恐衍。　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諭曉也。言欲以己之志。曉告孟嘗。　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足猶能也。此記者之辭。

〔考異〕劉本不如作何不。坊本公往矣下。更有公往矣三字。高本因欲下無以字。一本無而能之而字。○補正〔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是也。鮑改以作如亦通。○〔願因請公往矣〕坊本此下衍公往矣三字。○〔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而治下屬爲句。而字承三人。而起五人。

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下遐嫁反。厲勵同。○枹擊鼓杖。

〔考異〕坊本脩作修。聞作問。高本可往往何往。一本作無可往矣。亡日一本作去日。一本作今日。無歸於之於字。所及之及。諸本作乃今從劉本。○[補正]〔田單將攻狄〕將有漸之辭。鮑云。大將。非也。○〔攻狄不能下壘枯丘〕能字句。能勝任也。下落也。猶言置。枯丘地名。言攻狄不勝其任。退下壘於枯丘。○〔立則丈插〕丈杖插鍤皆通。丈鮑作杖。○〔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志者心之所之也。言單特有心而已。今先生使單心知所當之。故云志之矣。循巡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晩。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從子容反。難乃旦反。下同。乘繩證反。下同。○不得爲臣。言不免死亡。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哉。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數色主反。好呼報反。下同。○人。賢人也。言孟嘗好賢人。所以百里足

枯丘ハ梧丘ノ誤。

横帶ハ寘ズルニ、帶ニ横ハルト讀ムベシ、剱ノコトナラン、注非。

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乘繩證反。上時掌反。○狄。北胡也。五里之城。七里之郭。謂小城。卽卽墨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丘叶祛其反。○大冠。武冠也。漢曰武弁。諸武官冠之箕簸器也。脩長。拄支也。謂容飾之嚴。壘軍壁也。說苑作壘於梧丘。此恐脫於字。枯梧字似而誤。梧地名。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杖直亮反。插鍤同。爲于僞反。倡唱同。姚宏曰。古叶音往尙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蕢草器。插剌土器。尙久也。何休注公羊傳云。黨所也。齊人語。言可往戰矣。宗廟既亡矣。已可死亡之日久矣。去歸於何所矣。若。如此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閒。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奉俸通。菑淄同。虞娛同。樂音洛。○黃金橫帶未詳。闕君長曰。豈謂黃金帶鉤之類乎。或然淄繩二水名。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志記也。言單之心。連能記憶之。明日。乃厲氣循

城陽天下ノ城陽ハ衍文。
棧道木閣、棧道ハカケハシ、木閣ハ棚ノコトニテ、木デ作レル棚道ナリ。

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稽遺禮反。惡音烏。陽而王之王于況反。○齊墟見上章。城陽。莒縣名。襄王從閔王走莒。惴惴。憂懼也。司馬。謂騎劫。闔閉也。謂不通王而自王也。王下城陽二字恐衍。棧道木閣。皆以通險也。不亟上疑脫何字。或不字衍。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考異〕諸本見惡作見譽。今從曾本。高本猶將作猶時。諸本一人下無之字。今從一本。高本收作牧。坊本太公下無齊字。諸本始作治。今從曾本。坊本先王作乎王。○補正〔其志欲有爲也〕言將欲反也。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

賜ハ觴ノ誤。

別彼列反。○與讀爲於。不善。謂反畔。振窮。謂賑恤困窮。

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

相息亮反。下同。○名。賤之也。肉袒。露肢體示欲受刑也。

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

吳師道曰。賜觴之訛。是也。酔醒相半曰酣。

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

狗ハ貂勃自ラ喩フ。

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腓。足肚。噬齧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去起呂反。爲于僞反。○鬬君長曰。不肖。暗指幸臣。賢者指田單。狗爲賢者去不肖者。不特止於噬其腓也。此狗是勃自比　安平君曰。敬聞命。

明日任之於王。任音壬。○保任使仕也。　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語魚據反。下同。將萬之將子匠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使楚同。○將軍淖齒也。使勃欲去單之助。

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數色主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夫音扶。乘繩證反。○鬬君長曰。一人猶匹夫。牽留萬乘。猶爲萬乘所牽留。謂數日不反也。言楚待之厚矣。豈不以勃援據單之權勢也　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illegible]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

收穀ハ收養ト同ジ。

丈夫ハ男子ヲ云フ、廣キ意味ナリ。

故常ハ二字デツネニノ意。

跖之犬吠堯、跖ハ有名ノ盜賊ノ名、戰國時代ノ人ナリ、堯トハ時代同カラズ、飼ハレテ居レバ相手ノ善惡ヲ問ハズシテ、主人デナイ人ニ吠ユルヲ云フ。

同。稱尺證反。○所謂因以爲己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喜其行。行下孟反。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數色主反。復扶又反。朝直遙反。○穀亦食也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擧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考異〕高本已作以。曾本蓄下有水字。姚宏曰。別本巖作聲。句絕。無下字。諸本無曰奈何曰四字。今從劉本。坊本善也。作善已。語下無擧字。○補正〔田單之立疑〕田單之立。君遲疑。不速決。故齊人以單爲自立也。○〔巖下有貫珠者〕巖巖廊。謂殿廡。姚宏引元和姓纂。以貫珠爲姓名。今案下文云。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若是姓名下文不當言者。知貫珠是以絲貫珠。非姓名也。○〔擧曰田單之愛人〕擧皆也。鮑本脫。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惡猶毀也。司馬貞曰。單始起安平。故以爲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惡於朝。○朝直遙反。○故特也。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跖盜跖。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

徵ハ徵ノ誤。
田單之立疑ハ疑田單之立ノ誤。
齊國之衆以下十二字衍文。
【雕題】之立當二立之一、疑字衍文、或當レ在二皆下一。
裘ハ毛皮ノ衣。

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墟。大丘也、齊墟猶齊國。下章曰。燕興師而襲齊墟。是也、碕哲夫曰。徵恐微字。齊國以下十二字。恐註文誤入本文。是也。太子始逃亡。隱於太史家。故曰微。田單之立疑。恐當作疑田單之立。蓋錯誤也。單功大。而太子微。故齊國之衆。皆疑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相息亮反。菑淄同。而衣之衣於既反。下同。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惡烏路反。施始豉反。後胡豆反。女音汝。○巖謂廊也。所謂巖廊也。見董仲舒傳。碕哲夫曰。貫珠下文亦有者字。不似姓名。蓋古有以貫珠作器裝爲業者。王曰。奈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食音嗣。勞力報反。下

到櫝ハ倒櫝ノ誤、櫝ハ韇ト同シ、矢ヲ入レル具。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累力委反。○名與天壤敝。言天地不敝。名隨不滅。

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櫝而去。到恐倒之訛。櫝韇通。箭箙也。倒櫝。示無矢也。

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記者之辭。

〔考異〕姚宏曰。三同集無初燕止譏之十一字。史記有。坊本廢作發。諸本不再劫。作不怯死。今從錢劉本。吳師道曰。一本云。晁本故智止再劫十一字。作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錢劉本能得作能待。高本十作百。能已作能以。坊本公計下無者字。曾本無意者二字。坊本無稱孤之孤字。處下無一字。然管閒無而字。一本幷作兼。曾本無也曹子三字。諸本動下無諸侯二字。今從一本。坊本到櫝作倒韇。○補正〔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鮑書上補爲字。非。○〔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弊聊上承期年之弊。下與全齊對。鮑作聊城。非。○〔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此倒句法。言功名可立於天下也。○〔世世稱孤寡〕一本作寡人。鮑削孤字。非。○〔曹子以爲遭〕曹子以爲四字。疑與下文相涉而衍。曹子劫桓公於壇。距三戰三北之時遠矣。故曰遭有天下。朝諸侯。遭字非衍。○〔天下震動驚駭〕別本動下有諸侯二字。案下文云。威信吳楚。則此不當言諸侯。別本非也。○〔到讀而去〕到倒音通。讀抽也。兵器在架者。倒抽而去。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

簒ハ奪ト同ジ、其ノ位ヲ奪フコト、桓公ヲ殺サントセシヲ以テ、簒ト云ヒシナリ、シカシ管仲ハ公子糾ノタメニシタルナレバ、管仲自身ノ簒ニアラズ。

【雕題】史無二曹子以爲遭句一、此疑衍。

壇位ハ桓公ノ就クベキ座席ヲ云フ。

傳名ハ名傳ノ誤。

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惡烏路反。中丁仲反。行下孟反。幷併同。○鉤帶鉤也。桎足械。梏手械也。五霸桓公爲盛。故曰首。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喪息浪反。離力智反。陳陣同。去起呂反。下去悉同。朝諸之朝直遙反。任音壬。○以敗之以猶以爲也。遭遇也。傳名當作名傳。

請裂ノ請字衍。

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既多。民心無所歸。
折食列反。乘繩證反。○栗腹燕將。
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
解音蟹。北音佩。又如字。下同。見賢遍反。下不見同。○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爲城。以牒爲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
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
爲于僞反。說始銳反。○關君長曰。於天下功名可立。猶言可立功名於天下也。
意者亦損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衞。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
棄世。謂不顧世義。史記無請字。此恐衍。王劭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衞。富比陶衞。謂此。處昌呂反。○歸燕。顯名。游齊。厚實也。
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

無天下之規ハ天下ガ齊ヲ救フアテモナクノ意。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 倍音佩。信音伸。下同。○行一朝之忿。謂忿讒不敢歸。此其一時。言八者得失。唯在此時也。

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 濟子禮反。下同。○齊計利害。無南面與楚魏爭之心。二地在齊都之南。故曰南面。濟北。卽聊城也。守。圍守也。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 言今秦下兵。救齊。則魏不敢東面攻平陸。齊秦連橫之勢合成。則楚國形勢危。亦不攻南陽。

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弊。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 斷音短。○斷亦棄也。右壤謂平陸。計必爲之。言齊計利害必爲之。規猶虞也。謂諸侯無謀齊者。據相持也。弊疲也。言以無虞之齊。與無救聊城。相持朞年之弊餘。則不能得支持也。決之於聊城。決意於攻聊城也。

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

袒右ハ右ノハダヌグコト。

門。閭。里門也。言或近在家門。或遠在里門。而待其歸來。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鮑彪曰。責其親王不如我之親汝。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刺七亦反。○稱閔王。追書之辭。袒。露臂也。

〔考異〕一本乃下有反字。

襄王　凡六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未下不下之下遐嫁反。將子匠反。下皆同。射食亦反。下同。遺唯季反。○約。纏束也。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太史氏、太史ハ官名ナレド、官名ヲ以テ氏トセルナラン。
君王后ハ太史氏ノ女ニシテ襄王ノ后ナリ、君王后ノ時ニ齊ガ亡ビタルヲ以テ、別ニ尊稱ナクシテ君王后ト呼ビタルナリ。

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數色主反。夫音扶。雨于付反。○淖齒。楚人將兵救齊。因相閔王。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溉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爲于僞反。○太子名法章。是爲襄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卽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紿欺也。騎劫。燕將代樂毅者。

〔考異〕坊本喧作晅。族作室。無以與之以字。一本霑作露。坊本焉作爲。史氏間有后字。諸本卽立之立作位。今從一本。坊本位下有立字。○補正〔向子以與一乘亡〕鮑本無以字。非也。○〔求所以償者〕鮑本償作賞。是也。○〔君王后。太史氏之女〕鮑本作太史后氏之女。注云后姓也。然後直曰太史氏。后字衍耳。○〔襄王卽位。君王后以爲后〕位一本作立。非也。鮑君上補立字。案此文自通。不必補焉。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音汝。下同。○門。家

負郭ハ城郭ヲ後ニ負ウテ居ルコト、郊外ノ地ナリ。

與一乘ハ車一臺ノコト。

案佚治在我。直接上文亂天下而自安。何以知其然矣。承以下文昔者魏王云云。文義極穩。上諸侯至其然十七字。當定爲衍文矣。○〔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竟古境字。封境之內。盡爲守備也。鮑改竟爲競。粗脫可笑。○〔故曰。衞鞅之始與秦王計也〕一本無曰字。是也。鮑并以故字爲衍。非。○〔西河之外。入於秦矣〕入上不言已。崇上省文。鮑補已字。非。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齊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離力智反。○負郭。近城之地。斮斬也。孫室子。公孫家子。猶宗室子。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將子匠反。向式亮反。乘繩證反。下同。復扶又反。○昌國君。樂毅也。應當也。謂敵昌國君。所以賞者。謂賞功之物。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閒。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

也。〇〔擯禍朽腐而不用〕擯斥也。禍讀爲貨。聲之誤也。所擯斥之貨。謂藏丟不用者。鮑改擯禍爲稸積。形聲俱遠。非也。〇〔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曾本爲天下先。無強字。是也。〇〔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相與。謂相與戰也。不並滅有。不能彼此相滅以有其地也。寄怨。不爲怨主也。二國相戰。我誅其不直者。乃不爲怨主之道也。微小也。小用兵。不大戰也。言今天下之相與戰也。不能彼此相滅以有其地。若齊案兵不動。後諸侯而起、不爲怨主。而誅不直。不大戰。而寓事於義。則亡天下之人主。可蹻足而待也。〇〔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衆難和。今相與爲事。而不相反。利所欲專也。今彼與我交割敵國。而不相憎。以其同憂趨利也。〇〔是路君之道也〕〇路疲也。戰攻。則上下殘費。是疲斃國君之道也。〇〔君翳釀〕翳舞者所持。言君釀酒奏舞。以祈戰勝也。〇〔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鮑本止誤正。〇〔亡矢之大半〕矢言亡。大半者。矢以射敵。其亡固宜。故與上變文。〇〔百姓理襜蔽〕襜帷也。兵士所以自掩蔽也。故名襜蔽。〇〔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此三句述家人困苦之狀。雜同也。總當爲總。總總多相亂總絲數。猶言升。罷猶困也。言家人相聚。同治絲麻。以爲征衣。身居窟穴中。言不能爲家也。而又疲困於金錢。下文而士以下。始述征役者之事。鮑解窟穴爲地道。解刀金爲兵器。皆非、〇〔爲天下笑者何謂也〕謂猶故也。〇〔再戰北勝〕一本作比勝。下文兩言比勝。是也。比猶頻也。〇〔城郭露〕露見也。壁壘毀壞。其中盡見。〇〔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咎亦罪也。〇〔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罷露皆疲也。〇〔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空也。天下相與戰。而不並滅有。是空強兵也。〇〔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兵後起待機而動。故空日遠寄怨。而誅不直。故爲利長。〇〔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各本同。鮑注云。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則其本作北之堂上矣。今本轉寫之訛耳。〇〔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諸侯無成謀三句複出。

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閒。折衝席上者也。

穆文熙曰。不主怨。不挫強。乃一篇主本。始終千餘言。皆不外此。有味乎其言之矣。又曰。此段談大國後起重伐易知。其云小國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蓋微乎其微。非愚主之所悟也。

〔考異〕

一本無蘇子二字。八作人。坊本蠶作鷲。一本衞非下有有字。諸本藉力下無於字。今從曾本。諸本出梁閒無於字。今從一本。高本蒲皆作溝。下人下有也字。曾本無。今從之。坊本伐楚閒有秦字。高本則是以衆強敵。作則事以衆強適。謹作僅。下先下有強字。曾本無。今從之。坊本骨力作力骨。而案作能案。則霸作則亡。高本以霸王下有也字。曾本折轅作析骸。坊本止事作正事。弦作鉉。亡失作亡矢。官作宮。高本無侯者之者字。吞併作吞兼。昔者作日者。坊本屈作窟。敵萬作攻萬。一本的作杓。咎作柩。諸本則喜作則善。今從劉本。坊本無爲利之爲字。一本無衽字。及席下之之字。坊本佚作逸。一本來則至則之則皆作而。趨之作移之。坊本竟作競。高本無拱下而字。將已作將以。外下無已字。坊本城作賊。一本作幟。○補正〔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藉借也。後起者善藉人力也。乘時則善遠怨矣。○〔昔者趙氏襲衞車舍。人不休傳衞國城。剛平衞八門土。而二門墮〕車舍句。車輜重也。人兵卒也。輕兵襲衞故輜重就舍。而兵卒兼行不休。傳著也。攻著衞國城也。衞人以土塞門。趙兵剛平八門之土。而毀其二門矣。傳鮑作傳。訓驛遞。連上車舍人爲句。車舍人掌公車。傳則驛車。又以衞國城剛平爲句。釋云城中剛地求成。剛地求成。何必言國城。且既已剛地求成矣。衞人何爲又以土塞八門。而趙兵毀其二門也。此皆不可通於文又爲不詞。非也。○〔國罷。而好衆怨〕衆多也。○〔然後從於天下〕從事於求天下之策。○〔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與與國也。後起之所借。與國多。而兵強勁也。所以然者。以與天下無怨。而兵不疲也。事劉本作是。是也。立成也。兵事成

十二諸侯。非宋衞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

○見矣之見。賢遍反。○取猶收也。合也。從天下之志。謂從諸侯欲伐齊楚之志。王服。王者服飾。

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

說音悅。衣於既反。處昌呂反。○制丹衣柱。謂制爲丹楹。錦繡衣柱。斿。旌旂之末垂者。樂記曰。龍旂九斿。天子之旌也。鳥隼爲旟。鳥隼。即朱雀七星也。

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

舍音捨。○奔齊。奔走援齊也。按止也。止兵不使從己。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

垂衣拱手。言無所事。

故衞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閒。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

諸侯無成謀以下十八字衍。

爲死士ハ募死士ノ誤。

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治直吏反。○諸侯無成謀至其然也十八字。恐因下文誤衍。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趨。往應之也。碕哲夫曰。老子所謂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也。宿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從才用反。下除從天餘皆同。朝直遙反。下同。恐丘勇反。下大恐同。盡津忍反。竟境同。○堞。城上女墻也。爲死士。疑當作募死士。⊛衞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北音佩。又如字。○與。黨與也。北魏。言使魏敗走也。衞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

曠日ハ時日ヲ中間ニ置クコト。

非師ノ二字衍。

比之ハ北之ノ誤、北ハ敗ナリ。

尊俎ノ尊ハ樽ナリ、俎ハ食物ヲ登ス臺ナリ二字デ談笑ノ間、又堂上酒宴ノ席上ニ於テノ意。

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露國。卽城郭露也。素空也。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降戶江反。○鮑彪曰。五兵。刀劍矛戟矢。吳師道曰。此據淮南子注。今按諸說不一。周禮司右月令注。弓矢殳矛戈戟。司兵車注。戈殳戟夷矛酋矛。穀梁注。矛戟鉞弓矢。愚謂。軍疑當作庫。或於軍二字衍。敵國勝。猶言勝敵國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非師二字恐衍。比當作北。北。敗走也。章末同。衽。臥席也。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言如上文所言者。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自所宜有也。豈足爲尊厚乎。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

告罪ハ啓罪ノ誤。
便弓ハ彎弓ノ誤。

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敗趙之敗必邁反。乘繩證反。比毗志反。下同。○節猶等也。嗇吝也。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終當作窮。蓋以同韻誤。下文可徵矣。言出戰則必勝。城守則不可拔也。一國得而保之。猶言爲一國可得而保之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也。非王之樂。卽上文所謂傷主心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射食亦反。中丁仲反。少詩照反。惡烏路反。○捿皮曰鵠。侯之中。射之的也。咎疑啓訛。啓罪。謂始得罪。上章開罪於先生。啓開同義。便疑當作彎。蓋音近而誤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鵠的非害人。猶且惡之。況害人者乎。夫罷士露國。而

襜蔽ハ楯ノ類。
衝櫓ハ攻城ノ具。
中ハ吏ノ誤。
刀金ハ錢ナリ、昔ノ錢ハ刀ノ形チシテ居ル爲ニ、金刀ノ名アリ。

二國ハ韓魏ヲ云フ。

何謂ノ謂字衍。

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費者之者恐衍。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擧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將子匠反。下同。斷音短。○襜譫幨古字通用。墨子城上之備。渠譫藉車。氾論訓隆衝以攻。渠幨以守。注云。幨幰也。所以禦矢也。蔽亦楯之屬。呂子居於犀蔽屏櫓之下。荀子渠衝注云。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櫓高巢車也。家。家人。雜總。謂雜作總至也。屈掘通。穿也。墨子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城。中疑吏訛。刀錢也。謂罷於軍賦也。楚威王策。厚賦諸臣百姓。新序魏文侯曰。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可見當時諸吏有賦矣。是吏所以疲困於刀金也。朞。朞月。數。數月也。斷猶弃也。謂弃兵不用也。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行戶剛反。○一主。謂趙襄子。謂字恐衍。

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

士聞ノ士字衍。
軍市ハ軍卒ノ誤。
翳釀ハ禜禳ノ誤、祭ノ名。
【難題】翳釀謂釀之多也、積之如丘、可翳物之意。
主心ハ君ノ心ナリ。
太半ハ過半ノコト。
私出ハ給出ノ誤。
養士ハ養卒ノ誤。

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者字及士聞之士恐衍。疑市當作卒。蓋言將帥之事也。路若荀子都邑路之路。傾圯貌。蓋言將帥賣私恩。而傾其君也。愚謂。飲人以酒曰觴。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祝之又反。○中人禱祝。在中者爲行者祈也。關君長曰。翳釀當作禜禳。亦禱祝之事也左傳有禜祭山川星辰之神。彼疏賈逵以爲禜攢用幣。其祭臨時營其地。立攢表也。禳者。周禮女祝注云。卻變異曰禳。禳攘也。社陰主刑殺。故臨時祭之。止事而奉王。謂止其職事。而惟奉王事。虛中之計。謂虛耗國中之術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共音供。樂音洛。下之樂同。鈞均同。○尸死。謂取死者之尸。夷亦傷也。酺大飲也。華猶奢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鐶刀鐶也。私疑給訛。古者甲兵不藏私家。或時尚然。廝。析薪者。養。養馬者。士疑當作者。天下有

蹄足ハ足ヲチヂメルコト、長カラザルヲ云フ。

何則ノ二字衍。

戰者ノ者字衍。

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與如也。相如。謂相類也。孟子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之意。不並滅有。謂彼此不並滅之以有其地。而案之而讀爲如。若也。寄託也。寄怨託怨於人也。謂不主怨。微機也。謂不卒暴也。蹻不伸也。須待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質音致。下同。不趨之趨音促。下相趨同。○質。質子也。交割。謂彼此割地。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數色主反。下同。○桓。山名也。何則二字。因上文誤衍。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同形不約而固。今約之。則利長久也。後起者。從天下之望。故諸侯可使趨爲我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相息亮反。下同。○周禮四何爲縣。四縣爲都。彼戰者之爲殘也。

不賣內不反。則稸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積子賜反。矯熇同。○歸有光曰。寡信諸侯。言無輕信要約也。愚謂四鄰。謂四境之內。熇。氣熱也。矯蠹。謂鬱熱而蠹蝕。服亦用也。道由也。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差初佳反。卒子律反。下同。○祖猶本也。平居猶夷居也。謂不祖仁不立義。此強大之禍也。

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齊亡莒。楚亡蔡。此弱小之禍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觀前事可以見矣。

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先西薦反。賁音奔。○孟賁勇士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

十國ハ中山ヲ加ヘテ十トス。
宋越ハ宋衞ノ誤。
擧心ハ注心ノ意ナリ
十國皆戰ヲ事トスレドモ、常ニ齊ニ對シテ意ヲ注グコトヲ忘レザルハ、齊ガ怨ノ主トナリ、強ヲ挫クヲ以テナリ。

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非多韓魏。言齊得地與二國等。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擧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鮑君長曰。疑越當作衞。言宋衞無四國之虞。故能得專用其兵。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王疑當作上。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重直用反。塞先北反。王于況反。下者王謀王霸王王業則王王天同。○重難也。言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易。後起之藉。猶言藉於後起也。與。謂與國。兵必立。謂兵權必立。事猶勤也。言以不塞天下歸往之心爲勤也。不主怨不挫強之類。是也。攘猶取也。

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

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强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於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剛平中牟。皆趙邑。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於梁門。軍舍林中。馬飮於大河。飮於鴆反。○鮑曰。州屬河內。宛有林鄕。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隊墜通。下同。○棘蒲黃城。皆魏邑。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勸力也。權之藉猶藉於權也。

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好呼報反。下同。罷音疲。下同。下遐嫁反。○鞠窮也。長益也。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爲人之爲于僞反。下爲韓同。○從於天下。從於天下之志也。所謂從起也。

昔者齊之與韓魏伐楚也。

藉ハ因ノ意。

人不ノ人字ハ而ノ誤。

平衞ノ二字衍。

怨者孤。〔說始銳反。喜許記反。下喜先同。○鮑彪曰。爲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爲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音扶。下同。藉子夜反。下同。遠于萬反。○藉天下權力。故不爲之先。應時會而興。故人不怨也。〕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率所類反。〕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長丁丈反。下長子少長同。倍音佩。○權藉。卽藉於權也。韓子八經。權藉不失。兄弟不侵。率亦長也。〕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莫鏌通。邪音耶。○干將莫邪。良劍名也。劌傷也。金鏃也。遠殺。遠射殺人也。銛亦利也。〕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衞。車舍人不休傳。衞國城割。平衞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傳直戀反。墮許規反。下同。○車舍。舍於車也。人疑當作而。傳駟也。舍於車而不休駟。言趙軍急行。不須臾止也。割壞也。平衞二字恐衍。土恐杜訛。謂門杜而不通也。〕衞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遡愬通。被皮寄反。底砥通。挑徒了反。索所白反。○底礪也。騖亂馳也。〕衞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

扶音扶。下同。倍音佩。儐擯通。閒紀莧反。○對字恐衍。言齊釋帝以就天下所欲。背秦約。與天下倶擯秦。則秦孤而不能與齊爭重矣。以其閒隙可擧宋也。擧猶取也。

夫有宋。則衞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濟子禮反。○梁門。大梁之門也。故釋帝而貳之以伐楚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擧也。貳猶加也。言釋帝以就天下。而加之以伐宋之事也。形。形勢。卽國重名尊是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敬秦以爲名。以敬秦爲名也。言齊釋帝。使秦獨稱之也。以卑易尊。謂釋帝以自卑。反爲天下所尊也。

〔考異〕高本無王曰不如伐宋六字。坊本作對曰伐宋利。今從劉本。諸本夫約下有然字。今從一本。坊本形作刑。○補正〔且尊秦乎〕且將也。○〔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夫約然〕劉本也下。有王曰不如伐宋六字。是也。今案此六字下猶有闕文。言約不可背之意。故下文承之。云對曰也。夫約指與秦約之事。然字句。以後世文言。然下當有一然字。古文簡潔。不疊然字耳。姚云。一本無然字。非。王曰不如伐宋。鮑本作對曰伐宋利。亦非。○〔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趙邑在河東者。非地名也。○〔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副也。猶言加。言不徒釋帝。而又加之以伐宋之事也。○〔燕楚以形服〕天下之形如此。燕楚雖遠。亦可以服矣。鮑本形作刑。非。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

【雕題】其於並衍文、史可證。

以天下爲ハ以爲天下ノ誤。

對曰ノ對字衍。

恨。所謂患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卒子律反。爲于僞反。○卒秦。言卒成秦之事。爲天下。天下不欲齊稱帝。而今無以稱。是爲天下也。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無傷。謂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大資。謂從天下所欲。收合之大資也。

〔考異〕坊本秦作子。華章作章華。生作往。史作來。以卒作以爲。一本無其字。○補正〔而患之所從生者微〕鮑本生作往。非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卒終也。聽之則交秦之事終矣。鮑改卒爲爲。非。○〔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姚云。一本無其字。案其指聽而勿稱。有者是。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碕哲夫曰。爲尊之爲字。當在以下。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不如伐宋。亦蘇子問。而王對也。對曰。夫約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

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亡音無削去之去起呂反。○牒札也。書所怨人名者。

〔考異〕坊本謂孟嘗下無君字。高本怨下無於字。有必作必有。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見賢遍反。○華章門名。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卒猝同。○嘻痛而呼之言也。傷蘇秦來遲也。致帝。謂致帝號於齊。關君長曰。卒。急遽也。蓋言王之所問至大也。急遽不察。而患之所從生。隱微難見焉。下文卽是也。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違秦。爲秦所恨。從之。爲天下所

三窟已就——梁一、宗廟一、市義一。

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自靖郭君時。既立廟矣。而今請之者。或中廢乎。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樂音洛。○關君長曰。按史。齊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此策不載。蓋孟嘗時在臨淄。薛廟既成。諼還臨淄而報焉。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數色主反。介芥通。

〔考異〕坊本諼作煖。史作驩。一本無其劒之其字。諸本之客開無魚字。今從一本。坊本於事作於是。諸本儜作懧。今從纂。坊本起作赴。一本矯命作矯令。不說作乃說。坊本道中下有終日二字。無今下君字。惠王作梁王。諸侯下無諸侯二字。賚作齎。書下有一字。○補正〔文倦於事〕鮑本事誤。是。○〔起矯命。以責賜諸民〕鮑本起誤赴。○〔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以謂通。言君家所寡有者。臣竊謂義耳。○〔孟嘗君不說曰諾〕曰諾。不得已而應之。不說之意。洋溢於紙表。又觀下文孟嘗君顧謂馮煖。始知馮煖賜責之爲美事。則此時不說可知矣。吳師道乃曰。不元作乃。果如其說。曰諾二字。及下文顧謂馮煖。皆索然無味。且予所據姚校本。乃嘉慶癸亥吳門黃氏影摹宋本重彫者。亦作不說。不作乃說。吳說非也。○〔迎君道中〕鮑本此下有終日二字。終字下自注云。元作正。則其所據。與姚所校八本又別。未知爲何本。○〔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鮑本不疊諸侯二字。○〔遣太傅賚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劒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吳讀封字句絕。服劒一封者。封劒以贈之。必封之者。以爲敬也。鮑一字句絕。書下更補一字。非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

（亦無由致訓其民。）

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前日不說。今日頓解。）

馮諼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予音與。乘繩證反。下皆同。）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相息亮反下同。使所吏反。恐丘勇反。被皮寄反。○服劍。王所自佩劍。）

馮諼誡孟嘗君

下陳ノ陳ハ列ナリ、婦人ノ房ガ陳列シテ建テラレアルヲ以テ、此ノ名アリ。

先王之臣ハ先王ニ仕ヘタ臣ハ使ハズトノ意敬シテ遠ザクルナリ。

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券契。以木牘爲要約之書。以刀剖之。彼此各收一。責則合驗之。下文合券。是也。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矯託也。言合券畢。起立託孟嘗之命。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長驅。行不留也。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廏。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以義猶以爲義也。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賈音古。說音悅。○賈利之。謂因薛求富。若賈人貪利也。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吳師道曰。此遣其就國。而爲之辭。猶漢世所謂列侯

記ハ回狀ノ類。

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復扶又反、下同。爲于僞反。

下爲文爲收爲君同、○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過音戈。○揭擔也。客我。謂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吳師道曰、吳氏韻補家叶工乎反。惡烏路反。○關君長曰、使給老母食。用爲奉養。使無匱乏。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會古外反。責音債。下同。○

記疏也。習計會。謂習計算者。責。逋財也。署書也。

孟嘗君恠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夫音扶。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

○孟嘗固意其有能、故曰、果有能。負背也。

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

事職事也。憒心亂也。懧弱也。沈沒溺也。開罪。謂始得罪。不羞。言不羞孟嘗不見。

於是約車

門板ハ門扉ナリ。

長鋏、刀ノツカヲ鋏ト云フ、特ニ長カリシナラン。

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數色主反。○輸亦送也。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闕君長曰。使戍急受劍。而書門版者。欲不畏後患也。

〔考異〕坊本無誠字。○補正〔傷此若髮漂〕漂一本作標。是也。標末也。○〔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七雄之時。自秦楚外。皆小於齊。此時孟嘗始至楚。未嘗入秦。公孫戍說文所嘗過之國。故曰小國。小字不誤。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屬音燭好呼報反。○寄託也。寄食。謂不仕而食。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食音嗣。下食之同。○草菜也。具。饌具也。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此比食菜之客也。薛應旂曰。古人陳詞隱約。令人可思。馮諼直云無好無能。便非當時游士所及。孟嘗君固已心識之矣。賤之。以試之也。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鋏。劍把也。歸來猶歸去也。魚客。食魚之客。

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

先人ハ死去シタル父。

小國ハ大國ノ誤。

文ハ孟嘗君ノ名。

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戌曰。諾。戌音恤下同。○姚宏曰。別本漂作標。愚按漂標蓋通用。標末也。髮標。猶毫末。謂微少也。通鑑作毫髮。可幷考。蓋千金重器。雖小傷之。而補理之直猶多也。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相息亮反。說音悅。○吳師道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愚謂。英傑。皆才出衆之稱。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擧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重直用反。○閨。宮中之小門也。足高志揚。得意之狀。重猶加也。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聞。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

行國ノ行ハ巡ナリ。
象牀ハ象牙ノ寢臺。
直ハ當ト同シ。

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錯七路及。操七刀反。舍音捨。○錯。舍置也。據居也。曹沫。魯人。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鎒秦策作耨同。銚鎒皆芸苗器也。壠田埒也。之其所短。猶於其所短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處昌呂反。○關君長曰。言使人有所棄逐。不與處其國。而彼人來害我。以相報其怨。豈非爲世之立不容人之教之首乎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考異〕諸本騏驥在危則下。今從一本。坊本沫下無之字。○補正〔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棄逐不肖。或來相害。故古人立教。以收恤此等。爲首也。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行下孟反。○孟嘗君兼相他國。故巡行其國也。象牀。象齒爲牀。楚以獻孟嘗君也。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音値。下皆同。使所吏反。○登徒人姓名。宋玉好色賦序曰。大夫登徒子侍於襄王。高誘曰。直。當日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

令其命如此ハ攻伐スル人ノ生命ヲ、上ニアル馬羊ノ如クスルコト

不聽臣ハ若不聽臣ノ誤、臣字下ノ若字削。

騏驥ハ名馬ノ名。

也。

且臣聞齊衞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衞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令力呈反。○高誘曰。殺馬羊。唾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背音佩。○衞君與孟嘗君交厚。而今攻齊。此欺孟嘗君也。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衞君乃止。不聽臣若。疑當作若不聽臣。言若不聽臣。則臣不肖而不知所爲。輒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高誘曰。不以死止之而已矣。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爲功。

〔考異〕諸本聞作問。今從曾本。坊本後相愛下有者字。遊下有舍人遊三字。無謂衞之衞字。輒上無臣字。諸本可謂作可語。今從劉本。○補正〔願君以此從衞君。遊於衞。甚重〕君字句絕。策文以簡潔勝。鮑不能通。於君下補遊舍人三字。所謂蛇添足矣。○〔若臣不肖也〕言若臣本是不肖之人也。將言頸血。故先言此。使衞君信己頸血湔衿之言也。吳疑若爲者字誤。未是。○〔孟嘗君可語善爲事矣〕集賢本劉本語作謂。是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說音悅。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騏驥歷險乘危。則不如狐狸。曹沫

朞年ハ期年ト同ジ、一年ナリ。
布衣交ハ身分ヲ忘レテナス交リ。

戰國策正解卷四下

齊下

閔王下 凡十章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鮑彪曰。夫人。姬媵之通稱。非其配也。與下十妃同。或以聞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說音悅。錯七路反。錯置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衞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衞君遊。關君長曰。衞君不挾貴。以爲下交。若布衣之歡。高誘曰。皮。鹿皮。幣。束帛也。於衞甚重。言舍人甚重於衞也。齊衞之交惡。衞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高誘曰。惡。不睦也。是人謂衞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鮑彪曰。欺者。己不肖。而孟嘗言其賢

凡三十七章

戰國策正解卷四上 終

以臣之血云々ノ剄シ合フテ死ヌコト。

如使而ハ而使如ノ誤。

應卒ハ急卒ノ事ニ應シテ處辨スルコト。

居也。高誘曰。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嘗思也。趙策嘗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湔汙灑也。田瞀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高誘曰。瞀讀鄭游販之販。姚宏曰。瞀恐作瞀。春秋傳鄭游販字子明。或作瞀。乘繩證反。相息亮反。○軼轍也。關君長曰。有猶得。謂欲得君之交歡。疑如而字錯置。當作而使如弗及也。如弗及。猶言如恐將不及。勝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瞀一作瞀。並字書不載。鮑彪改作瞀。爲于僞反。卒子律反。○高誘曰。文侯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悳謂言願孟嘗君以其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才能如此者。其厚待之。若魏文侯之有二子也。如此者。所爲孟嘗取矣。

〔考異〕劉本無生有之有字。高本文作之。坊本者下有也字。今從一本。曾劉本請作輕。高本短下有者字。坊本君萬間無與字。一本勝作滕。○補正〔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姚云。一本之上有文字。是也。鮑削之字。者下補也字。非。○〔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嘗諮通。問也。○〔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鮑削與字。非。○〔如使而不及也〕使去聲。如爲君使而不及於期。言唯恐其後於人也。○〔勝瞀曰〕瞀卽瞀字。蒲官反。音盤。鮑不知月爲舟省。輒改爲瞀。妄甚。○〔此臣之所爲君取矣〕言臣爲君唯取此收天下之士之事矣。

董之蘩菁八人名。

與之絕。○〔顚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謁亦請也。言不善說者。雖示急盡敬。所得則薄矣。○〔言其方〕方向也。言其所宜方向。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夏戶雅反。下同。○毀謗也。董之蘩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高誘曰。欲以爲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爲長者。長丁丈反。爲于僞反。○長者。寛容者之稱。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

高誘曰。以吾毀之無憾言。故得爲長者。閔君長曰。持執持也。持言。謂不言也。言吾不顧身死。以報孟嘗君厚意。豈得持言不謗也哉。

〔考異〕坊本未嘗之未作不。毀孟嘗君作毀之。一本長作賢。高本毀之下有者字。坊本持作待。劉本作豈特言也哉。○補正〔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鮑本未作不。孟嘗君三字。改作之。皆非。○〔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持把也。持言把持其言。不敢出於口也。言吾捐身爲孟嘗君。豈得恐人非己。把持吾毀孟嘗之言。而不出之口也。鮑改持爲待。義不可通。吳因欲依劉本作豈待言也哉。然劉本亦是不作待。且如其說。義雖可通。答之與問不相針對。非也。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之闕者。讌坐猶燕坐

顚蹶云々ハ身ヲ顚蹶シタリ、來ルノヲ遠方ヨリ望拜シテ請フテモキキメ少ナシ、相手ノ人自身ヲ、困苦ノ中ニアルガ如ク感ゼシムル方法デナクテハナラヌ、此ノ如クスレバ、顚蹶セズトモ望拜セズトモ、其ノ說ハ容レラレルト、記者ノ言ナリ。

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爲于僞反。下同。使所吏反。過音戈。令力呈反。復扶又反。○禮貌。謂接之以禮容也。無以復侍。絕之之辭。楊愼曰。髡之使楚。文固望其解楚忿。而攻益甚。故請絕以激之。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畢報。謂以使事悉報齊王。固不通也。清廟。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楚固必不恤人廟。故必危。齊王和其顏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吳師道曰。譆。痛而呼之言也。和其顏色。聽其言也。痛而呼之。傷宗廟也。初不相礙。

顚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强力哉。說始銳反。○顚蹶奔走而請救。言急遽之狀。遙望拜謁而求救。言禮貌過恭也。雖得則薄。言雖得救援。而救者之情意。則薄矣。方。方略也。人指救者。急。言應之疾也。隘險也。强力。謂顚蹶之請。望拜之謁。此記者之言。穆文熙曰。淳于髡其神於爲說乎。不言本事。而人之從之。若挈馬兎而走。蘇張去之遠矣。

〔考異〕坊本過薛下無而字。高本無君令之君字。諸本禮作體。今從一本。坊本無親字。一本命下有矣字。坊本譆作嘻。○補正〔文無以復侍矣〕無復侍於髡言將

土偶人桃梗ハ土ノ人形ト、桃ノ木ノ切リハシテ作リシ人形ナリ、梗ハ斷餘ノ義。

孟嘗君見之。盡津忍反。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過音戈。○淄水名。梗木梗也。用桃木造。故曰桃梗。趙策有土梗木梗。莊子亦有土梗。謂土偶人。土梗既爲土偶人。則木梗爲木偶人可知矣。埏。和土也。書。降水。孟子作洚水。曰。洪水也。降洚通。降雨。大雨也。殘敗壞也。梗也之梗疑衍。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塞先代反。○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

〔考異〕諸本今且作固且。今從一本。坊本今下無者字。諸本埏作挺。吳師道曰。藝文類聚及晁本作埏。今從之。一本土則之土。作吾殘二字。坊本若作如。○補正〔挺子以爲人〕高注云。挺治也。據此。其本作埏矣。埏水和土也。作土偶者。水和土以制之。故高注云。治也。今本作挺。形近之訛。○〔子漂漂者。將何如耳〕將何如。言不知其所終也。鮑改作如何。訓如爲往。非也。吳據鮑本。解爲語助。則爲詰問所以處之辭矣。亦未是。

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而孟

珥ハ耳ニツケル珠ナリ。

〔考異〕高本蘇子皆作蘇秦。一本無使之之字。無使人二字。高本無故曰可以請行也七字。坊本齊之所以下無敢字。一本爲交下有於齊二字。高本弗知下無是也字。坊本固約作因約。於薛公下有之字。劉本無王之之字。君因作君固。坊本無身身字。○補正〔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也〕鮑改秦爲子。說見于前。下國下邑也。言東者。欲得東方下邑。以其近齊也。○〔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進也。猶言納。○〔以太子權王也〕權王者。輕重在我心也。○〔夫剬楚者王也〕剬剸通。剸古專字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鮑本固誤因。○〔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薛公句絕。鮑本公下衍之字。以十九字爲一句。非也。○〔君因不善蘇秦〕劉本因作固。是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且將也。秦字句。於如字。言於君所爲之事。必將爲害矣。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近附近之近。○高誘曰。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珥瑱也。高誘曰。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考異〕高本無者字。○補正〔有七孺子。皆近〕鮑本子下衍者字。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數色主反。○史記曰。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今且以鬼事見君。

代立楚太子ハ立代太子ノ誤。
【雜題】楚太子三字疑衍。

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固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代立疑倒置。楚字衍。謂代太子立爲王也。武貞。假以美名而言。非邑名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辨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塞先北反。○景鯉。楚相也。此請亦恐謂訛。世與之與語助。君因之因恐衍。利通也。謂不通說士之道。因而之因猶依也。有楚。言蘇子善於楚王。而薛公親重之。則楚自親也。此下闕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一段。

齊辭ノ辭字衍。
剬ハ制ト同シ。
人請ハ人謀ノ誤。

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强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能去子去去讎之去。起呂反。倍音佩。說音悅。○權稱也。謂稱王剬地之輕重也。無辭。謂無辭於多求地也。馳亟往也。齊辭之辭恐衍。因猶依也。謂親齊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夫音扶。下同。剬多官反。見賢遍反。○張守節史記論字例曰。史漢制字作剬。蓋音異義同。淮南子曰。人君揄策廟堂。剬有司。太子身在外。而求剬地以奉己。故曰。以空名市。王剬楚。入地可信。故曰。楚功見。暮去。謂不待朝而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請恐謂訛。滅跡。謂沒便楚之跡。又使人謂楚

之。故曰。可以請行也。名、謂不義之名也。楚得成、楚之事得成也。言楚入地立太子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倍王之割、謂倍王之所割之地。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謁請也。言告太子齊之所以留太子之故。使太子請割地以奉己。薛公以是忠太子也。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貲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之恐之恐丘勇反。○貲取也。謂取齊為己助也。延引也。謂引齊附己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

蘇子之事以下記者批評ノ條目ナリ。

蘇子謂以下記者ガ上ノ條目ニ就イテ、問答ノ文ヲ作リシナリ。

天下也。郢楚都也。留太子以求地。不義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爲于僞反。下除爲之爲交爲武爲讎餘皆同。○鮑彪曰。齊嘗與秦韓魏敗楚。三國謂此。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令力呈反。說始銳反。下說途說薛同。○楚王。非楚實有王。齊留太子。楚若立王。則使其王然也。蘇子之事以下至章末。記者擬設之辭。此乃擧其條目也。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

【雖題】犀首欲敗、敗下疑脫儀。

解衍ハ解ハ中直リスルコト、自分ハ張儀ト私怨ハナイ、政治上ノ意見ガ違フダケデアルカラ、是非中直リチシテクダサイト、頼ミタルナリ。

千秋之祝ハ萬歳ノ祝ト同ジ。

臣言以危國。言衍不用儀言也。梁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横親。相息亮反。○言儀以二國之重而之齊結連横之親也。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値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敗必邁反。○敗。謂敗横親之事也。値猶會也。為理也。解衍。謂解説衍於張儀也。時儀過衛。故然。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為告之為于偽反。祝之又反。○參坐。三人並坐也。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衍嘗與齊戰。故曰吾讎。

〔考異〕危國下梁王。坊本作王一字。曾劉本作魏王。坊本與衍作與儀。一本章末有也字。○補正〔値所以為國者不同耳〕値直通。直但也。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質音致。下同。○懷王為張儀所欺。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太子。頃襄王也。時質於齊。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田文也。東國。國都之東。居下流。故曰下東國。昭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使屈罷簡東國之兵。疏云。以水皆東流。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西為上。則東為下。是也。蓋東國近齊。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

而果ハ而ノ下ニ、王字ヲ添ヘテ見ルベシ。
以自ハ外自ノ誤。
自臨ハ其ノ事ニ關係スルヲ臨ト云フ、手ヲ出スコト。

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

恐丘勇反。令力呈反。藉使上在夜反。下所吏反。自罷之罷音疲。○藉使之齊、謂借楚使事之齊也。事即使事也。與國、謂魏也。廣猶多也。以自疑當作外自。

王曰、善。乃止。

上不伐梁也。信儀於秦王、謂使儀言信於秦王也。

〔考異〕坊本無開之二字。舉兵下皆無而字。寡人甚憎下有張字。○補正〔藉使之齊〕藉借也。使疎吏切。借爲楚使以往齊也。○〔因與劉王約〕因劉本作固。是也。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

犀首、公孫衍也。

張儀謂梁王、不用

藉使ハ楚君ニ頼ミ、楚ノ用事ヲ命ゼラレテ齊ニ行クナリ、齊梁ガ交戰中ナル爲ナリ。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讓責也。鮑彪曰。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

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爲于僞反。下同。○言東方有攻戰。然後秦可以多割取諸侯地。今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間古莧反。下同。王業之王于況反。下王業同。○張字衍。連謂進結不解也。高誘曰。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司馬貞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彝器。因謂祭器也。愚謂。出謂出以賂秦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而伐之。乘繩證反。下同。○革車。兵車也。納儀於梁也。梁王大恐。張儀曰。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

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番音蒲數色主反。○與秦猶於秦也。林夢鶴曰。齊以趙爲之障蔽。故擧而言之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取七住反。朝直遙反。○禮昏姻爲兄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敎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於秦。大客。謂張儀。

〔考異〕高本無說齊之說字。博作搏。諸本百下無里字。今從曾本。曾本章末有也字。

殷ハ多ナリ。

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子噲。燕王。子之。燕相也。關君長曰。秦楚三晉皆有事。則燕孤而無援。齊承間伐之。必大得志矣。是天賜齊。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使所吏反。○言許救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擧燕國。以猶以爲也。

〔考異〕諸本天下有下字。今從劉本。坊本遣作還。○補正〔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遣鮑作還。非。

張儀爲秦連橫。爲于僞反。下爲大同。○連橫已見秦策。說齊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强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說齊之說始鋭反。下說大同。樂音洛。從子容反。覽攬通。夫音扶。比毗志反。○從人。爲合從者。謂蘇秦也。覽其說。謂爲其說所引取也。儀說魏亦曰。從人多奮辯云云。人主覽其辭。牽其說。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

而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屬音燭。〇擧猶取。屬猶至也。取國至海。言盡取其地也。孤謂使之孤立不相合也。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復扶又反。〇蘇秦嘗爲從親之約。今復爲之。故曰復。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難乃旦反。〇關君長曰。三晉怒齊不出師合己。乃間秦楚構難。必以攻齊。所謂後憂是也。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穆文熙曰。爲秦劃烹數語。論事精切。比於蘇氏兄弟合從之說。尤爲動人。

〔考異〕諸本刀作力。今從纂。坊本裏河下有山字。北向作北面。〇補正〔北向而孤燕趙〕向字自通。鮑改爲面。欲與上南面儷耳。

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吳師道曰。伐韓下有缺文。必著韓之請救。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此下疑脫勿救二字。恐亦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聽卽許也。言許救而不救。子噲與子之國。百姓

齊親ハ齊ガ秦ト親シク、韓梁ガ疏トキニアラズトノ意。

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

爲于僞反。下爲秦同。○高誘曰。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齊王。宣王也。遞更也。關君長曰。言六國更伐之甚。與古王者之伐不同。

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

罷音疲。○關君長曰。六國更伐。相與疲弱。而彼此皆歸遺其國於秦。

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

邪音耶。○是以魚肉爲喩。

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

言秦反古之伐。欲肆虎狼之心。以呑諸侯。故諸侯主必死於辱。民必死於虜。

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

乾音干。不音否。疏疎通。○目不乾。戰死者多而悲泣也。秦兼併韓梁。則境界相接。故曰將近矣。

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擧齊屬之海。南

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少詩照反。爲于僞反。○動猶發也。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劒。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君衣之衣於既反。○舞劒說見秦策。言王望見其似父之容貌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強其良反。○強猶固也。聽王聽其辭也。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沮慈呂反。樂音洛。難乃旦反。○沮止也。外猶棄也。生人之所欲而外之。患人之所憂而樂之。難人之所避而趣之。所以報知己也。此記者之辭。

〔考異〕姚宏曰。貌辨。古今人表作昆辨。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劑貌辨。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昆辨。見戰國策。坊本疵作疪。高本御下無之字。坊本威皆作宣。宣皆作閔。無王曰之王字。無何乎之乎字。高本強辭下有靖郭君辭四字。○補正〔令長子御〕鮑本御下有之字。非也。○〔宣王立〕鮑據史改宣爲閔。吳駁之。是也。○〔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過讀爲適。適大也。信不爽也。猶言必。○〔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辭不得命。後三日。而始聽政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

【雖題】豕視蓋望羊之類、取其形似也。過頤豕視ハ頤ハアゴナリ、アゴノ大ナルコト、豕視ハ俗ニ言フヤブニラメナラン。信反ハ倍反ノ誤。

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數色主反。下同。夫音扶。○愛。愛其身。聽。聽其言也。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衞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相息亮反。下同。○過猶大也。豕多反視。信當作倍。字之誤也。呂子作倍。高誘曰。郊師。衞姬之子。宣王庶弟。愚謂。此爲一。言不聽辨之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昭陽。楚相也。先王。威王也。

日說ハ日諾ノ誤。

五ハ已ノ誤。

〔考異〕坊本長下無有字。高本有齊下有陰字。○補正〔君曰。客有於此〕言客於此事。猶有所欲言。願爲盡之。○〔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夫當爲失。字之誤也。失齊齊人不用也。吳據新序。爲無齊之誤。未是。○〔君長有齊陰〕別本無陰字。是也。有齊。謂齊人親之。鮑幷刪有字。非也。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數色角反。○五官。謂典事五大夫。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是也。計。會計也。說當作諾。蓋字之誤也言日聽五官會計。而又數視計簿也。嬰欲收齊之權。而先使王勞也。五而厭之。令與靖郭君。五當作已。蓋亦字之誤也。通鑑作已。令命也。言王不堪勞。命與嬰使聽治也。

〔考異〕高本五而作吾而。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諸本令作今。今從一本。○補正〔五官之計〕五官五行之官。古者播五行於四時。以立政法。故稱凡掌政事者爲五官也。○〔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案王曰以下。異日之言。此文自通。一本。後人以意增之耳。鮑本五誤吾。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門人不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說音悅。下同。○疵。過失也。証。諫也。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辨爲之。孟嘗君。嬰子名文。孟嘗。邑名也。剗翦也。而汝也。慊快也。足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令力呈反。長丁丈反。○上舍。甲第也。御侍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

螻蟻ハ螻ハケラ、蟻ハアリ。

夫齊ハ失齊ノ誤。

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爲于僞反。惡烏路反。夫音扶。

〔考異〕劉本無爲字。無齊下之字。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爲于僞反。○靖郭田嬰封邑號。無爲客通。言無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烹。所謂鼎鑊之誅。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此指海大魚。言於此有說。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言不以死爲戲。故雖有說。不敢陳也。君曰。亡。更言之。亡音無。○亡。言無誅。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蕩。卽播蕩。流移失所也。得意。謂得逞意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夫音扶。○言不待城薛也。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夫當作失。韓子淮南子竝作失。隆高也。君曰。善。乃輟城薛。穆文熙曰。客言不城薛。亦平平。但以海大魚三字開端。反走。令人求竟其說。則進言之機括甚妙耳。

〔考異〕坊本王非之王作主。諸本乎作也。今從劉本。坊本且飲下無之字。高本亦作居。○【補正】〔公以是爲名居足矣〕一本無居字。是也。鮑改爲亦。未是。○〔官之上非可重也〕官之上謂令尹。重疊也。言令尹不可置二人。○〔爵且後歸〕言爵將歸後爲將者。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令力呈反。恐丘勇反。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解音蟹。從子容反。倍音佩。○解。散解也。

〔考異〕坊本倍作背。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何孟春曰。齊楚勁敵。封嬰。則楚增一敵矣。故怒。碕哲夫曰。怒蓋恐誤。二說或然。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不音否。說始銳反。令力呈反。公孫閈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

【[illegible]】ノ一卮酒ハ一令尹ニ喩フ。

【雕題】官之上非可重、史作冠之上不可以加。

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使所吏反。○道應訓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異殊也。趙策婦人異甚。言獨令尹最貴耳。　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乎。言令尹唯一人而已。公。指昭陽。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祠祭也。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爲私屬官號。卮。酒器也。　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數色主反。　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猶蛇已成也。　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重直用反。

○重猶加也。謂上柱國之上非可加令尹。言既足成名。又官非可加。尚戰而不知止者。身死爵將歸後人。猶爲蛇足者。爲後成者所奪其卮也。　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鵞鶩ハアヒルノコト食料トシテ宅ニ飼ヘルモノヲ云フ。縁ハ飾リトシテ、衣裳ノフチニ、細長クヌヒツケルモノヲ云フ。

然莫對。林西仲曰。既得罪矣。非得人死力以相左右。不能達他國。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夫音扶。易以豉反。下同。連漣通。○連泣下也。林西仲曰。言平日在左右。急難不得力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鵞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縁。縁悦絹反。○三食朝晝晡也。下宮猶後宮也。糅雜也。羅帛。紈素。綺文繒。縠紗也。縁衣純也。林西仲曰。士尚不如畜。宮人下體尚貴於士之上體。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林西仲曰。鵞鶩宮人衣食太過。皆所不惜。可謂輕矣。無施而責報。自然不應。安得以此錯怪天下士乎。

〔考異〕一本無孰而之而字。

閔王上　凡十七章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爲于僞反。下爲齊爲公同。將子匠反。下同。○移伐魏之兵而攻齊也。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

設爲不宦ハ案ズルニ宦任セズト云ル主義ヲ作ツテ居ルコトナリ、注非。

擧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治直吏反。○失治國家之道。故曰有罪國家。

〔考異〕高本授作受。坊本失作夫。無否字。高本士王間有是字。坊本作而。今從劉本。劉本耳下有之馬二字。坊本王驅間有之字。○補正〔天子受籍〕籍者借也。借簡以記言與事。故稱凡記言行者爲籍。鮑改受爲授。授受多相誤。是也。授籍謂賜策命。○〔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鮑本無是字。劉本同。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設爲猶假令也。言嘗聞駢高議不宦。假令不宦。而願爲騈役使。田駢曰。子何聞之。猶言何以知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言以鄰女之事而知之。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言假令不嫁。而有七子。則與他人嫁者不異。可謂嫁既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訾貲同。○訾養。所貲所養也。鍾六斛四斗。徒給使役者。言駢假令不宦。而富饒如此。則與他人宦者不異。可謂富既過畢矣。辭。謝之也。

〔考異〕坊本也田之也作矣。○補正〔然嫁過畢矣〕過經也。獨言去。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

授籍云々ノ籍ハ策ト同ジ。カキツケナリ、太伯ヲ命ズル辭令書ヲ云フ。太伯ハ霸者ノコト、

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籍、蓋謂策。所謂策命也。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抎隕同。○失抎、猶失墜也。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所謂有四焉者。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騏驎、又見襄王策。蓋良馬名也。騄耳。八駿之一。俊狗見前。毛嬙。越王嬖女。西施。越女。呉王姬。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縠紗也。造冠者。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便僻。上婢繇反。下音嬖。爲能之爲于僞反。○便辟。近習嬖幸之人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

趨ハ小走リノコト、敬スルトキ行ナフ禮ナリ。

社稷ハ諸侯ノ宮中ニ社稷ト宗廟トアリ、社ハ土地ノ神、稷ハ穀物ノ神ナリ、土地人民ハ諸侯ノ最モ大切ナル者ナルヲ以テ之ヲ祀ツリ、又之ヲ守ルヲ諸侯ノ務トスルナリ。

子曰三字。歸下有眞字。無也字。○**補正**〔亦曰。王前。可乎〕此蒙上省文。鮑本亦上補觸字。非。○〔昔者秦攻齊。令曰〕鮑本脫曰字。○〔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仁義與辯治對。則亦指仁義之人。天下之士。總仁義辯知而言之。吳云。仁義當在之士上。非也。○〔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服字句。百謂其多。言萬物之中。或有不備具者。齊王求之。雖多至百品。無不親來附與之。鮑服求作來服。物下補無字。百下補姓字。文雖差順。改竄已多。非也。○〔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二周七雄。及宋衞中山并泗上十二諸侯。爲二十四。○〔觸知足矣。歸反璞。則終身不辱〕觸以下。記者之言。記者評隲時事人物。例不言某曰。鮑傚左傳。觸上補君子曰三字。夫書各有體。而傚左氏以補國策。猶接木杪以竹。可謂妄矣。鮑歸下又補眞字。案上文言璞。不言眞。亦非。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造七到反。○謁者。官名。掌賓贊受事。延引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好呼報反。下皆同。○使者。使延入者。即謁者也。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徐。徐行無趨也。從。謂就之也。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焉於虔反。下焉能同。說音悅。下同。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

則再拜云々、案ズルニ、則以下記者ノ辭。

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爲弟子。焉於虔反。○病猶辱也。及當作乃。字之誤也。王知己亦爲小人之行。故自悔失言。而屈服也。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牛羊豕具爲太牢。麗都。皆美也。林西仲曰。奉其身及其妻子。欲自成其爲趨士也。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淸淨貞正以自虞。虞娛同。○虞樂也。林西仲曰。制。裁割也。謂琢其璞而取之。鮑彪曰。晚食。言饑而食也。其美比於食肉。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盡津忍反。○制言。裁制斶之言也。林西仲曰。欲自成其不慕勢也。斶知足矣。歸反璞。則終身不辱也。歸謂歸邑也。反璞。不失其眞也。此記者之辭。

〔考異〕坊本無上令曰之曰字。無仁義二字。來作爲。乎哉作也哉。以喜作而喜。高本凶下無必字。坊本其名下無華字。曾劉本故成間有能字。諸本本與下有非字。今從曾本。諸本願請下有受字。今從劉本。諸本無取字。今從曾本。高本大璞作夫璞。非不下有得字。坊本願得下無歸字。安行下無而字。辭去下無也字。斶知上有君

之本ノ之ノ下ニ爲字ヲ脫ス。

【雎題】宣言是賤、其本歟、若賤之本、理不通。

及ハ乃ノ誤。

不成立。虛願不至。言無實無德無功而願望。則所願者不至。此言失士之害。

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此類不可深考。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亟去冀反。○下學。學於臣下也。此言得士之利。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碕哲夫曰。君猶本。無端。無始也。謂事之未有始也。言有形出於無形。有事生於無事也。愚謂。此言實德爲功名之本也。原流。亦指實德功名言也至聖明學。卽堯舜禹湯文王是也。不吉。卽削約辱禍是也。言至聖明學者。見原通流。是以無有不吉也。◎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關君長曰。之下恐脫爲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下遐嫁反。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

監門閭里ハ閭里ニ監門スト讀ムベシ、閭門里門ノ門番ナリ。

策ハ理ノ意。

【雕題】言雖得福、而不能實享之、其入手者、唯辱禍而已矣。

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闞君長曰。徒步。鄙賤之稱。如所謂段干木徒步之士。是也。愚謂。鄙。邊鄙。野。郊外也。言下者居鄙野。爲閭里監門卒也。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大音泰。下大璞同。○德厚之道得。猶言得德厚之道也。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與音餘。下除與寡餘皆同。○策猶數也。言國之存亡。由得士與失士之策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傳直戀反。喜許記反。下同。行下孟反。下之行同。据讀爲倨。○居上位之實。卽貴士是也。据傲也。闞君長曰。焦竑逸易不收此語。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握讀爲渥。高士傳。作渥。樂五教反。○削。地削也。約。窮也。握。厚也。矜功不立。言矜夸其功。事

作色ハ怒ルトキノ容子、ケシキバムコト。

鎰ハ目方ノ名ナリ、二十兩三十兩二十四兩ノ三說アレド、二十四兩ヲ通解トス。

鍾簴ノ鍾ハツリガネ簴ハ諸樂器ヲツリ下グル衣桁ノ如キモノナリ。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斶音觸。說音悅。下不說同。○前進也。林西仲曰。因坐遠而進之也。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夫音扶。下除匹夫餘皆同。○林西仲曰。士慕勢。則失所以爲士。王趨士。則成所以爲王。使覺彼此兩得。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死而葬焉。蓋柳下是時屬齊也。壟冢也。樵採。取薪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簴。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辨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乘繩證反。下同。處昌呂反。下同。○百二十斤曰石。簴。鍾鼓之柎。役處。言仁者義者。皆來爲使役。而處左右也。今夫士

弊邑ハ自國ヲ謙遜シテ言フ語ナリ。

伐魏之事不便ハ案ズルニ、不便ハ便ノ誤ナラン、考異ニ下ノ不便ヲ便トス、恐クハ非。

也。弊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四馬爲駟。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說始銳反。○鮑彪曰。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夫音扶。下同。爲于僞反。下同。○制其餘弊。謂齊伐魏而勞。楚乘其弊。伐與國。故名醜。楚乘弊。故實危。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便利也。伐魏名醜實危。故曰不利。刺殺也。言伐魏之事。不利於齊。則魏雖殺髡。於王無益矣。言其伐之不利自若也。王若誠不利於齊。止而不伐。則魏雖封髡。於王無損矣。言其不伐之利自若也。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被皮寄反。

〔考異〕劉本誠下無不字。曾本無魏雖封之魏字。

狡ハワルガシコキ意。
勞勸ハ勞倦ニ同シ。

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復扶又反。○疇類也。挹酌也。燧。取火之木也。

〔考異〕一本七人作七士。曾本至作生。坊本無譬字。○補正〔鄒車而載耳〕却郤同。仰也。仰車而載者。載之多。其高可仰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罷疲同。○子盧。後章云盧氏之狗。然則元盧氏所畜。後遂以名犬也。子亦美稱也。逡後章作俊。逡俊皴通用。狡兔名也。極。勞極也。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偃也。此廢同義。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頓壞也。弊疲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將子匠反。

〔考異〕坊本無章末也字。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

隨踵ノ踵ハ足ノカカトナリ、縱ニ並ビテ來ルコト。

同翼同足ハ速力ノ同シキヲ云フ。

今主君以趙王之敎詔之。敬奉社稷以從。主君。大夫之稱。見左傳。此謂蘇秦也。詔告也。

〔考異〕高本穀作聲。坊本帷作幃。夫韓魏下無之字。劉本相當作相攻。過衞。高本作至闈。坊本作至衞。今從一本。坊本猲作喝。亦下無已字。夫不下無深字。過計也作計過二字。纂固作故。坊本敎詔作詔告。○補正〔恫疑虛猲〕高誘云。猲喘息。懼貌。史記作虛喝。索隱云。一本作獨。案恫疑各一義。則虛猲亦各一義。虛當讀爲慮。慮音虛。音同則義通。慮志怯也。鮑據史記。今本改猲爲喝。連二字爲一義。文義皆乖矣。○〔是羣臣之計過也〕鮑本脫也字。○〔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卽上文輕爲之臣之臣。必言臣者。欲以激齊王也。鮑倒置無臣。以臣爲蘇秦自稱。如此則無上不補有字不通。非也。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見賢遍反。下同。比毗志反。○闞君長曰。士曰千里。猶在同時。聖曰百世。必待異代。言其難得之甚。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夫音扶。下同。○言物各以類相聚。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累力委反。父音甫。○沮澤。漸濕之地。二草山生而求之漸濕之地。故不可得。睪黍梁父。皆山名。山北曰陰。闞君長曰。郄車而載猶言載而車郄也。列子曰。視舟之覆。猶其車郄也。此郄亦可爲覆。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

以亡ハ則亡ノ誤。

倍ハ背ナリ。

軌ハ車迹ノ地ニ印シタルヲ云フ、路セマキナリ。

臣無ハ無臣ノ誤。

之賢。與齊之强。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夫音扶下同。○羞恥也。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重直用反。輕牽政反。○半折。謂折耗兵之半也。以亡之以。疑當作則。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父音甫。亢音剛。又苦浪反。○陽晉。衛地。時屬魏。亢父。縣名。兩轍之間曰軌。狼性善顧。故曰狼顧。恫痛也。猲恐也。言秦自痛疑不敢進兵。虛作恐猲之辭以脅齊也。高躍。言虛示壯勇。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過計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臣無。當從史記作無臣。留計。謂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

帶甲ハ甲ヲ被タル兵ヲ云フ。
錐矢ハ矢ノ根アル矢ヲ云フ、錐ハ鏃ノ形ナリ。

六博ハ雙六ノコト。
蹹鞠ハ蹴鞠ノコト。

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淸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說始銳反。邪音耶。塞先代反。○琅邪邑名。言四方皆有險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數色主反。解音蟹。○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管子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是也。高誘曰。錐矢。小矢。愚按。呂子。所貴錐矢者。爲其應聲而至。淮南子。疾如錐矢。注云。錐金鏃箭羽之矢也。蓋矢之輕銳而疾者也。此謂進兵之迅疾也。如雷電。謂開合出沒之迅疾也。如風雨。謂退兵之迅疾也。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淸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倍音佩。下同。度待洛反。○即猶若也。倍後之也。絕直度也。臨淄。齊都。下戶。戶有上下。此就其下者而度之也。發。徵發也。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鷄走犬。六博・蹹鞠者。竽似笙三十六簧。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不鼓。六博局戲。王逸云。博著也。投六著行六棊。故曰六博。蹹蹵也。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擧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擊。相當。摩。相切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揮振也。敦厚也。揚。發揚也。夫以大王

按兵ハ兵ヲ止ムルコト。

吾中ハ君中ノ誤。

〔考異〕一本國下有而字。坊本臣下有弗字。一本同。今嬰子逐。曾本作今王逐嬰子矣。○補正〔申縛者大臣與百姓弗爲用〕姚宏云。與一本作弗與。是也。

權之難。齊・燕戰。難乃旦反。○鮑彪曰。權楚地。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于楚境也。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向許丈反。○李向趙用事者。身田嬰自謂也。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爲于僞反。下同。○東猶斂也。燕取齊地和。而斂兵不戰。是趙自爲燕斂兵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復扶又反。罷音疲。○高誘曰。唐曲逆。是時並屬燕。愚謂。燕敗齊疲。趙可乘其虛取燕地。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矣。命懸於趙。言齊不勝。則必從趙而聽命。爲趙所制也。吾恐君字訛。中立。謂不爲齊且燕也。齊敗而窮。故曰窮齊。燕勝而疲。故曰疲燕。言齊窮燕疲。交欲得趙。趙中立而割取兩國之地也。穆文熙曰。以兵助燕。則我爲敵國。中立勿出。則執兩國之權。利害豁然。令人警動。

〔考異〕坊本歸作懸。○補正〔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鮑本作東。是也。

蘇秦爲趙合從。爲于僞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趙爲從主。故曰爲趙也。南北爲從。六國南北從列。故合六國曰合從。說齊宣

以爲ノ二字衍。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說音悅。○仕人。謂所進而使仕之人也。高誘曰。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亦幾何人矣。以爲二字恐衍。是以父子喩君臣。言寡不如衆。而今首之所進仕者。亦幾何人。而王悅之也、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塞先北反。○以猶以爲也。言王因以爲晏首蔽塞仕者而不進也。

〔考異〕諸本亦幾何人矣。使以幾何人。今從一本。○**補正**〔忌聞以爲〕以爲亦所聞之言。古人以爲也。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恐丘勇反。○高誘曰。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爲靖郭君。而封於薛也。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不用於齊之故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爲于僞反。○高誘曰。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而用申縛。大臣與百姓不爲申縛致力盡用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復扶又反。

代之相齊ノ四字衍。

不得入於齊矣。濟子禮反。重直用反。宛於袁反。騎奇寄反。雍於用反。○天唐高宛。皆地名。雍門。齊西門名也。闕君長曰。軍當作車。車重。即輜重。愚謂。踵至。衝突也。成侯。鄒忌也。田忌不聽。果不入齊。不為齊所入也。吳師道曰。使田忌無間於齊。孫子曷為而有此言。必公孫閈成侯讒構之時也。

〔考異〕諸本老皆作先。今從曾本。○補正〔使彼罷弊於先弱守於主〕姚云。曾本先作老。下同。吳云。於字恐衍。下文疲弊先弱無於字。二說皆是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相息亮反。○吳師道曰。前云。鄒忌為相。田忌為將。田忌走。此云。代之相。恐有差誤。愚謂。代之相齊四字。恐衍。杜赫曰。臣請為君留之楚。為于偽反。○言為鄒忌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鄒忌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高誘曰。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愚謂。二忌。鄒忌田忌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考異〕諸本為君留之楚。作為留楚。今從一本。坊本無示田之田字。忌以間有必字。○補正〔鄒忌以齊厚事楚〕鮑以上補必字。此亦以後世句法讀古文也。

弊於ノ於字衍。
主ハ地名。
循軼ハ前車ノ轍ニ循ガフ外ニ、行クベキ道ナキナリ、二車ノ通ズルナダケノ道アルニ過ギヌヲ云フ。
鍇擊摩車――案ズルニ鍇ハ車軸ニアルクサビナリ、行キ會フ車ノクサビガ擊チ合ヒ、車ガスレ合フトハ、道ノ狹キヲ云フ、注非。
軍重ハ車重ノ誤。

告救之也。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以猶以爲也。高誘曰。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朝直遙反。○韓五戰五不勝。故曰弱。北面。臣位也。

〔考異〕坊本無專字。高本無齊國之國字。劉本無田嬰二字。○補正〔韓自以專有齊國〕凡國策言有者。皆謂親好。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齊將之將子匠反。○孫子名臏。武之孫。爲田忌軍帥。大事。謂擧兵正君之事。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弊老弱守於主。罷音疲。○彼。謂忌所帥之卒。上於字恐衍。主齊地。險隘處。主者。循軼之途也。鍇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弊老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軼轍同。鍇轄同。○軼。車跡也。鍇。車軸端鍵也。摩。切也。關君長曰。險隘不可方軌。乃後車循前車行跡。鍇擊摩車。互言也。地險路狹。車鍇觸物。相擊且切。非謂兩車也。相過。謂相從而過。愚按。或云。摩車倒。非也。古文有如此者。齊俗訓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肩摩於道。後漢羊續傳。車馬羸敗。是也。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

【雖題】臣思當レ作二忌一字。蓋煩文之分裂者。

〔考異〕坊本身體作二形貌一。高本及君作二及公一。一本無二忌字一復字。問レ之下有二客曰二字一。一本無二客字一。今從レ之。一本無二之美也三字一。又字。於是二字。威字。劉本誠知作レ知レ情。一本無二能字一。進諫之諫字。諸本朞年作二暮年一。今從二一本一。○補正〔身體昳麗〕高注。昳音逸。馬奔曰逸。逸猶レ絕也。其麗絕レ人。如二奔馬之不一レ可レ及。故謂二絕麗一爲二逸麗一也。鮑不レ知二昳爲一レ逸假借。讀如レ字。云日側有二光艷一意。妄矣。○〔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與坐足矣。必言レ談者。談有二戲謔意一。詩云。不二敢戲談一。是也。問二己美醜一。非二莊語所一レ宜。故言レ談耳。一本無二客字一。鮑并刪二曰字一。非。○〔期年之後〕鮑本期誤レ暮。蓋元本作レ朞。遂譌爲レ暮耳。

宣王　凡十四章

南梁之難、韓氏請二救於韓一。難乃旦反。○高誘曰。南梁。韓邑也。大梁在レ北。故曰二南梁一也。難。魏攻レ之也。田侯召二大臣一而謀曰。早救レ之。孰二與晚救一レ之便。張丐對曰。晚救レ之。韓且二折而入一二於魏一。不レ如二早救一レ之。折分也。言韓將二分レ齊入一レ魏。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レ弊。而我救レ之。我代レ韓而受二魏之兵一。顧反聽二命於韓一也。夫音扶。下同。○弊疲也。顧亦反也。且夫魏有二破レ韓之志一。韓見二且亡一。必東愬二於齊一。我因陰結二韓之親一。而晚承二魏之弊一。則國可レ重。利可レ得。名可レ尊矣。愬告也。承猶レ乘也。救レ韓破レ魏。故國重。利得。名尊。田侯曰。善。乃陰告二韓使者一而遣レ之。使所吏反。○告。

市朝ハ市中又ハ朝廷。

無可進者ハ言ヲ進ムベキ事件ナキニ至リシナリ。

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高誘曰、下人蔽王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上書之上時掌反。○市朝。猶市井也。朝。朝暮之朝。而非朝廷之朝也。古者。民朝聚井汲水。因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曰市朝。亦曰市井。而遂爲貿易處之通稱也。閔王策曰。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說林訓曰。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可以見市以朝爲期矣。其殺人陳尸於市朝者。與衆共棄之。且汎示衆也。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自暴政所爲。不可以證焉。孟嘗君傳日暮之後過市朝。既爲通稱。則無妨矣。或曰。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因其一而幷言其一。恐皆非也。或曰。此市朝謂市與朝。果然。則當曰朝市。而不可曰市朝也。朝市。見襄十九年左傳。若周禮司市。禮記郊特牲朝市。謂朝時而市也。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數色主反。燕烏賢反。後國名倣之。不復音。○鮑彪曰。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穆文熙曰。形貌美惡。雖淺近易知。然人往往爲人所蔽。鄒忌不惟自反觀。而又能引以告君。達矣。

明主。而見レ欺二于鄒忌一者。其功名已立。不レ如下昔年見レ陵之時上。故前明而後暗也。

〔考異〕一本無二亦字一。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身體昳麗。有音又。○高誘曰。修長。昳讀曰レ逸。美好也。朝服衣冠窺レ鏡。謂二其妻一曰。我孰二與城北徐公一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レ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二自信一。而復問二其妾一曰。吾孰二與徐公一美。妾曰。徐公何能及レ君也。旦日客從レ外來。與坐談。問レ之曰。吾與二徐公一孰美。客曰。徐公不レ若二君之美一也。朝直遙反。下除二市朝一。餘皆同。復扶又反。○旦日。明日也。明日徐公來。孰視レ之。自以爲レ不レ如。窺レ鏡而自視。又弗レ如遠甚。暮寢而思レ之曰。吾妻之美レ我者。私レ我也。妾之美レ我者。畏レ我也。客之美レ我者。欲レ有レ求二於我一也。孰熟同。○思レ之。思下妻妾客所三以美二我之故上。於是入朝見二威王一曰。臣誠知レ不レ如二徐公美一。臣之妻私レ臣。臣之妾畏レ臣。臣之客欲レ有レ求二於臣一。皆以美二於徐公一。今齊地方千

田忌之人ハ田忌ノ家人タルチ云フ。

與二不レ勝者一也。欲レ令二魯中立一。故其言如レ此。○〔足下豈如令衆而合二國之後哉〕姚云。令一作レ全是也。合猶レ與也。二國謂二齊楚一。後既戰之後也。此卽上文所レ云與二勝者一也。○〔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同一戰勝也。而於レ楚言二其餘兵足一以待二天下一者。楚雖レ遠乎。國大兵衆。魯合レ之。齊不レ能レ害レ之。特不三甚見二恩德一耳。齊則既勝之後。無二餘兵一以待二天下一。魯合レ之。其德レ魯甚大。欲レ令二魯重合一レ齊。故其言如レ此。鮑云。合合二敗者一。勝者雖レ合レ之。不二必見一レ德。不レ知丐言二良士選卒必殪一者。正爲二見レ德張本一也。且若二其說一。丐欲レ合二魯與一不レ勝者一。何前後之相牟楯也。可レ發二一粲一。○〔身退師〕身自退レ師也。鮑改二身爲一レ乃。非。

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相息亮反。將子匠反。說音悅。爲王之爲于僞反。下爲人同。○戰而不レ死。謂レ雖レ戰而軍敗不レ死也。言不レ進不レ死。以レ屈撓而坐レ誅也。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否。說始銳反。操七刀反。○聲威天下。謂二聲名畏一懼天下一。大事。謂レ反也。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令力呈反。○卜者。閈所レ使者。爲レ人卜者。卜師也。關君長曰。見レ捕者已述二忌之辭一。而卜師亦爲二其徵驗一。徐孚遠曰。威王

齊楚之權敵也ハ齊楚ノ權力ハ相敵シテ優劣ナシ。

【雖題】足上疑脫ニ不字ニ。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魯親楚。故齊王患之。張丏曰。臣請令魯中立。令力呈反。○言使立於兩國之間。無所親疎。乃爲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爲于僞反。○不待勝者而與。而始偏與楚。則楚不勝。而亦與之。是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也。是其所以弔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言二國權力適均。不以有魯與無魯爲强弱。不如中立全衆。而二國戰後。合於勝者。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殪死也、爲勝之爲若也。言楚勝齊、則其良選必殪。餘兵不足以待天下。其勢甚危矣。齊若勝楚亦然。而魯以其衆合勝者。助其危。其爲德也。亦大矣。爲勝者見恩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爲然。乃退師。不復親楚也。

〔考異〕高本無弔下乎字。全作令。無恩德下也字。甚作其。○**補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齊楚既戰。與勝者合。是與勝者也。未戰而合。所合或不勝。是

西藩之臣、領內ノ小諸侯チ藩臣ト云フ、秦ハ齊ノ西ニアリ、故ニ西藩ノ臣ト稱スルナリ。馬棧、馬屋ノ下ハ格子トナリ、汚物チソレヨリ漏スヤウニシテアリ、之チ棧ト云フ、馬屋ノ下ニ葬リシハ、之チ辱カシメタルナリ。

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復扶又反。降戶江反。○候者。齊之偵者。上齊下恐脫兵字。而如也。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藩音蕃。○謝攻齊之罪也。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啓。母名。棧牀也。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更音庚。夫不之夫音扶。下同。○未教。謂未命改葬也。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此其所以知不叛也。

〔考異〕纂無頃之間之間字。坊本發作廢。曷爲下有而字。秦軍作秦兵。高本稱作拜。吾使下有者字。一本吾下有之字。○補正〔何不發將而擊之〕鮑改發。爲廢。非。○〔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王拜稱西藩之臣也。不言稱者。言拜。義可推也。鮑改拜爲稱。亦以今文律古文耳。

兵甲ノ甲ハ兵士ノコトヲモ云フ。郊ハ城外ノ村里。

以齊入秦ノ齊下ニ兵字ヲ脫ス。頃之間ハシバラクシテナリ。

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問所以不利。）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夫音扶。下同。○言非齊之利。此綸之言。）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將也。言臣之求利。與將不利。非軍於邯鄲之郊之謂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趙得救而強。故不拔。魏恐齊而不攻。故全。）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襄陵。魏邑。弊疲也。承猶乘也。攻襄陵。名救趙而實疲魏也。魏救襄陵。拔邯鄲。必疲。而齊乘其弊。）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

〔考異〕（坊本弗作勿。何哉下有對曰二字。一本無何利之利字。○補正〔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軍於邯鄲之郊。齊王命將之辭。故云曰。鮑改曰爲甲。謬甚。）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將子匠反。下除將軍餘皆同。○鮑彪曰。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愚按孫子軍爭篇曰。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使所吏反。數色角反。爲于僞反。徽徽通。○徽幟也。章。其文章也。變之使與秦徽章同。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

不如易餘糧ハ餘糧ヲ宋ニ與ヘテ、宋ヲ味方トシ、濮上ノ敗ヲ償フナリ。
齊固ハ齊國ノ誤。
責之ハ糧ヲ責メテ取リ返スコト。

戰國策正解卷四上

齊上

威王　凡六章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濮。水名。事役也。據下文梁氏不敢過宋伐齊。蓋與魏戰也。贅。未詳其氏。章匡章。皆齊將也。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說音悅。○盼。田盼。亦齊將也。齊軍失利。不能收。盡兵糧。乃以與宋。取其懽心。如相貿易也。魏知宋悅齊。則恐其要擊。故不敢過宋伐齊。收宋。卽取其懽心也。所謂易也。據下文。固疑國訛。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復扶又反。○責。責其償也。

〔考異〕坊本無而字。○補正〔齊固弱〕固故通。固弱。其弱仍故。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難乃旦反。○魏圍邯鄲。故求救。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齊田氏。故曰田侯。鄒子名忌。段干綸曰。弗救。

戰國策正解卷三下終

五子之子字。文選二十作三十。此四閒有上字。君下無者字。內作納。用作與。史記崑作昆。文選隨和作和氏。鼉作鱓。說皆作悅。則下無是字。鄭衛作趙衛。宮作庭。下無而字。良作馬。西蜀作蜀之。缻作缶。歌下無呼字。耳下無目字。史記詔皆作昭。文選無下叩瓦。意下有之字。人民作民人。無也字。彊下有者字。民無之民作人。西下無向字。無而願之而字。外下有以字。怨下無於字。

凡二十二章

黔首ハ人民ノコト、黔ハ黑ナリ頭ノ黑イ民ノ意。

術也。去起呂反。○人民。卽謂客也。林西仲曰。把人與物相較。所以痛言逐客之令。不明重輕。大爲失計。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讓。推卻也。就。成就也。地無四方。民無異國。謂皆王土王臣也。此言士多有益於國也。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子夜反。○業諸侯。謂秦逐客立功業於諸侯也。末二句。蓋古語。范睢亦嘗引之。此言逐客有害於國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客見逐則怨。怨以入諸侯。故曰。樹怨於諸侯。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徐孚遠曰。李斯前諫逐客。後建議坑儒。皆以自便也。使逐客時獨議畱斯。當無是書也。

〔考異〕關君長曰。高本不收此章。而纂不取。吳鮑亦無注焉。非策之舊必矣。姑仍坊本而載之。今從之。文選昔下有者字。史記穆作繆。文選求丕作來邳。史記無

甕瓨ハ共ニ土器ナリ。

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厩。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朝直遙反。好呼報反。駃騠音決提。○駃騠。良馬也。 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下陳猶後列也。宛珠。宛地之珠。飾于簪上也。璣。珠之角者。附著于耳環也。阿。齊國東阿縣。縞之精白者曰縞。錦繡爲緣飾。以上皆宮女粧飾也。雅化。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窈窕。美貌。此言趙女善媚人也。 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夫音扶。下同。呼火故反。觀古亂反。○桑閒。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閒。所得之樂。韶虞。舜樂。象武。周樂。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

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擧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敗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宛於袁反。下同。幷併同。樂音洛。治直吏反。敗必邁反。從子容反。施以豉反。華胡化反。內音納。○百里奚亡秦走宛。穆公贖歸。施延及也。負猶累也。此言客有益於秦。而不宜逐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樹臣庾反。下同。數色主反。說音悅。下同。○太阿。良劍名。纖離。良馬名。翠鳳。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鼉大魚也。皮可冒鼓。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

注漑渠ハ注漑トモニソソグナリ、渠ハ溝ナリ、田地ニカケルタメノ川水堀ヲ云フ、土功ヲ起シテ、國力ヲ疲ラサン目的ナリ。

韓非。使用也。穆文熙曰。士之用世以才。而非乃短姚賈之行。不達已甚。且非短賈。則李斯安得不短非。此非之所以殺身也。

〔考異〕　高本案作安。坊本無冠字。諸本短作知。今從一本。坊本吳作齊。無國之寶三字。劉本對曰。有下有之字。坊本聞作聽。一本無賈人之人字。諸本誹下無於字。今從曾本。坊本無稷下者字。高本乃下有可字。○補正〔必絕其謀。而安其兵〕高注云。安止也。安字自通。鮑改爲案。未是。○〔舞以其劍〕舞劉本作帶。是也。○〔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閒〕吳亡而言吳。猶宋亡而言宋、越亡而言越。蓋其遺民有自君長於村落閒者。因稱爲吳耳。鮑改爲齊。未是。○〔韓非知之〕姚云。一本作短之。是也。○〔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鮑本脫國之寶三字。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閒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閒古莧反。爲其之爲于僞反。切七計反。亦如字。上時掌反。○閒。謂爲其閒隙也。河渠書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是也。注漑渠。謂注漑田疇之渠也。一切猶一例也。下文所謂不問可否。不論曲直。是也。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

五羊之皮ハ五匹ノ羊皮ナリ。

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王于況反。○逐夫。爲婦所逐也。說苑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賣肉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不知何人。仕之而見斥逐也。讎售也。庸用也。求售而不登用也。高誘曰。賣庸作不能自售也。是庸讀爲傭。果然。宜作庸不讎。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賈音古。○鄙人。邑名。弊。隱也。以貧賤隱幽也。不死公子糾難。爲魯所束縛而歸齊。故曰免囚。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相息亮反。朝直遙反。○傳賣。謂轉傳賣之也。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中山盜。未詳。晉文公勝楚成王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詬辱。醜恥也。卞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不忍見紂之無道。自沈於淵。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八寸曰咫。無功而願賞。虛願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

且梁ハ且ノ下ニ姚賈ノ二字ヲ添ヘテ見ルベシ。
監門ハ門番ナリ。

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說音悅。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閒。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勵同。○父死子繼曰世。言世世監門卒子。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復扶又反。下同。參所金反。妃音配。焉於虔反。將子匠反。○良將。關龍逢也。忠臣比干也。王曰。子監門

不可恃。以諷秦攻六國也。

〔考異〕高本宣王作太公。今從坊本。坊本伐魏下無壤地兩分。國家太危八字。縛作縛。釋齊諸本作齊釋。今從一本。曾劉無而爲之爲字。○補正〔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委置也。凡贄幣必手授受之。唯見君則置而不授。故謂仕君曰委贄。還轉也。轉委贄謂改仕他君。○〔乘夏車稱夏王〕鮑釋夏車爲夏篆。夏篆孤卿所乘。義不可通。吳因讀爲中夏之夏。然魏本居中夏。未必至此始乘中夏之車。夏車蓋夏后氏之車。魏卽天子之位。改國號夏。因乘夏后氏之車。自稱夏王也。及齊伐之。卽便去王復本號。故他書不言耳。○〔朝爲天子。天下皆從〕出朝自爲天子。卽上文稱夏王是也。鮑朝上補一字。吳以爲字爲衍。謂魏王自朝周天子。皆非也。○〔於是。夫積薄而爲厚〕夫猶言夫人。言天下丈夫人人。皆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爲伐楚之資也。鮑改夫爲天下。妄甚。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四國。荊吳燕代也。見下文。但吳亡久矣。必有謬。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群臣莫對。靡亡池反。○關君長曰。秦受四國之兵。則力必屈抑。而戰士皆盡。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使所吏反。下南使北使同。○案止也。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乘繩證反。上衣於既反。○資給也。關君長曰。舞猶帶也。論衡謝短篇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是也。愚按齊策亦有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之言。關說是矣。與之以王衣冠及劍。寵之也。姚賈辭行。絕其謀。止

平際ハ平和ナル交際ノ意カ、不詳。
敗ハ則ノ誤。
掫ハ履ノ誤。
側紂ハ不詳。

車。稱夏王一朝爲天子。天下皆從。夏並戸雅反。○遇會也。夏。中國也。齊宣王聞之。擧兵伐魏。壞地兩分。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魏都大梁。故稱梁王。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天下惡魏强。今臣服於齊。故舍而不伐。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敗必邁反。○楚都郢。故稱郢威王。楚王甚惡齊强。故不安寢食。申縛。齊將也。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絶。燕趙亦惡齊强。欲來伐之。故兩道不通也。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喩其百姓。而天下乃釋齊。敗當作則。掫疑履訛。釋履。卽徒跣也。釋劍徒跣。示卑服也。南楚也。委楚之所爲而聽罪也。說。使人解說之也。於是天下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閒。積薄而爲厚。聚少而爲多。謂惡楚之彌益也。高誘曰。紂當作膈。聲之誤也。闕君長曰。紂當作陋。書堯典曰。揚側陋。疏云。側陋者。僻側賤陋之處。此言天下惡威王者衆多。同言於側陋之間。未詳孰是。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强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樂音洛。○豈以猶豈謂也。强臨。以强臨之也。此章歷言强

〔考異〕高本有有無一有字。勞作勢。坊本建作戰。韓魏從下。無韓魏從三字。諸本無亦充軍國之用矣。七字。今從一本。坊本齊下無王字。〇補正〔不卽不見也〕上不否也。卽則通。〇〔威不掩於山東。而被於母〕掩亦被也。〇〔四國必從〕必畢同音。音同則義通。不必改爲畢。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爲六之爲于僞反。下爲政郢爲同。說始鋭反。下同。〇桀紂之後不存。則廣土衆民。不足以爲安強可知矣。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自設問辭。擧左案齊。擧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厭於葉反。乘繩證反。〇案抑也。擧手抑。言易也。張居正曰。以厭案萬乘之國二爲一句。下作因千乘之宋也。愚謂。張說是矣。國二。卽齊魏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累力委反。〇高誘曰。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故衛無東野。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愚謂。芻刈草者。牧養牛羊者。薪采。取薪者。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質音贄。下同。朝直遙反。〇關君長曰。委質。置贄也。凡始執贄者。委贄而退。蓋言士始委質謁於趙王者。皆曰。吾將復反其贄而去。不敢朝趙。愚謂。天下惡趙強。故然。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天下惡趙強。故夕出令朝已發軍。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

【雕題】擧左猶言擧左手也、以身體爲喩也。
國千乘之宋ノ國ハ因ノ誤。

威不掩ハ威ノ上ニ王字ヲ添ヘテ見ルベシ、王ノ威ハ六國ニ加フル能ハズシテ、一人ノ弱キ母ニ加フトハ、之ヲ辱メタル言ナリ。

秦王悖然而怒。悖勃通。變色也。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爲于僞反。○始皇母。本呂不韋姬。以婬於嫪毒。閉之於雍門宮。故曰。威掩於母。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與音餘。○建國。謂先王建國也。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資齎通。○聽許也。鮑彪曰。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愚謂社稷之臣。即下文將相是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供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從子容反。楚王之王于況反。○恭當作供。楚王則秦必見伐。故雖有萬金。王不得私用之。亦以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將子匠反。相息亮反。○李牧。趙將也。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朝直遙反。○四國燕趙韓魏也。是皆要終言之。

〔考異〕曾本唐相間有往字。坊本唐相燕下無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十二字。諸本曰臣下無請字。今從一本。諸本曰去作去曰。今從曾本。坊本令庫作今庫。趙攻上有與字。○補正〔文信侯去而不快〕去使之去也。○〔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鮑本令誤今。○〔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趙獨攻燕。故與秦所得什一。而秦不敢違。若秦出師。則秦爲兵主。趙安得與之什一。而秦亦肯聽之哉。鮑趙上補與字。謬甚。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卽不見也。秦王許之。不卽之不與否同。○參謁也。言於義不謁拜諸侯也。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推吐回反。積子賜反下同。○銚耨皆芸苗器。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暴步木反。○耨除草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乘繩證反。○立疑位訛。言王獨兼有尊富。而遷母於雍。孝之名實共無。不如農商也。

立ハ位ノ誤。

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墮許規反。君與專與之與音餘。下秦與燕與同。應於陵反。難乃旦反。○去咸陽七里。即杜郵也。孺子。童子。指甘羅也。幣。貨財也。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乘繩證反。爲于僞反。○高誘曰。報白也。往爲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强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史記下歸燕太子上有秦字。此恐脱落。什一。十分之一也。

因請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相息亮反。下同。○史記燕者上有之字。此恐脫落。徑道也。言自秦之燕者。必道經於趙也。史記云。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闕君長曰。據下曰自請。蓋文信就請張唐也。去。謂去唐歸其家。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少詩照反。令力呈反。下同。夫音扶。○少庶子。官名。甘羅。茂之孫。文信家臣也。叱呵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

存ハ存問ノコト、見舞ナリ。

河間ハ文信侯ノ私邑ナラン。

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晩開。王以爲然、奇其計。之使之使所吏反。○間。謂政事之隙。應邵曰。陛者升堂之陛。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愚謂。後世陛下之稱。昉于此。軔礙車輪之木也。軔車。謂止車也。蓋孝文王昔嘗質趙。不欲言其質。故曰軔車。一介之使。單使也。存。勞問也。早閉晩開。言有警也。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相息亮反。下同。○是爲莊襄王。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華胡化反。○致邑。爲太后養地也。

〔考異〕坊本嬴作嬴。藏下無其字。説王作謂王。曾本止作請。○補正〔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趙之於秦。利則親之。害則倍之。其情不可預知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八字一氣讀。吾下舍爲子二字。文義自明。○〔使君富貴千萬歳其寧於太山四維〕太山寧矣。而又四維之。極言其寧也。○〔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軔礙輪之木。軔車猶言止車也。

始皇帝 凡五章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質音致。下同。○事燕。言使以燕服從秦爲事。昭襄王策所謂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即此事也。文信侯

二是字ハ異人ヲ指ス。

子ハ異人ナリ。

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避席。敬也。生蓬高。無人跡也。按士倉當作土倉。韓子有杜倉。卽此人。焦氏筆乘。土郞古杜省文。土姓杜伯之後。士縠士會士燮士當作土。傳寫耳。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關君長曰。顧思念也。不留計。謂決屠趙計。抱持也。不顧質子。如無質也。故云持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施始豉反。○關君長曰。言異人自以趙爲德而講好。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高誘曰。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太陰也。謂死亡也。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也。二說未知孰是。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說音悅。○鮑彪曰。以王后楚人。故服楚製以說之。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少詩照反。○誦。誦書也。留止。止於宮中也。間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

山陵崩ハ莊襄王ノ死ヲ云フ。

朝生ハ朝生暮死ノ虫ノ名、カゲラウノコト。

一切ハヒタスラト云フガ如シ。

四維ハ天地ノ間ヲ四本ノ綱デツナギアルヲ以テ、天地ハ永ク安泰ナリト云フ、古說ニ本ヅキタル語ナルベシ、四維デツナギシヨリ安シノ意、維ハ綱ナリ。

引領ハ首ヲヒキノバシテノ意。

矣。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爲于僞反。○聽許也。計事、卽使秦必來請是也。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門下屬官。太子。子傒。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累力委反。○春秋高、謂年老也。碕哲夫曰、山陵墳墓處。王崩則發山陵爲壙。是山陵崩也。乃諱辭也。關君長曰、禮天子死曰崩。蓋取是義也。後世山陵之稱、胚胎于此。愚謂、朝生蜉蝣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切七計反。又如字。○一切、謂不問他也。太山、岱宗。四維、四角也。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

投千金。謂之分功。大投論專任一人。分功論分任數人。言秦將黜雎用他人也。〇〔決羊腸之險塞大行之口〕鮑決上補以字。非。〇〔棧道千里於蜀漢〕鮑據史記。於上補通字。案此史遷自爲文耳。策文以簡潔勝。原文自通。不必補。〇〔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分提秦與雎。以見其必危。故上句亦安矣字。鮑削上矣。以一矣字承二句。文氣反弱。

孝文王　凡一章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賈音古。質音致。下同。〇異人。子楚初名。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㘸城。數色主反。衣於既反。遺唯季反。處昌呂反。吳師道曰。字書無㘸字。龍龕手鑑云。音脚。〇贏亦利也。無數。謂多不可數也。餘食猶飽食也。世後世也。願往事之。此句錯簡。宜在㘸城下。事奉也。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說始銳反。下說秦說王說趙同。倍音佩。下同。〇故特也。子傒。秦太子也。異人異母兄。不可知。謂多變也。與上秦攻趙章之所言自別。一日猶一旦也。闕君長曰。身爲糞土。猶言化爲糞壤也。言一旦背約。則身必死

在中ハ秦ノ宮中ニアルナリ。

不可知之國ハ案ズルニ趙ヲ云フ、注非。

惡ハ譏言ナリ。

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强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朝直遙反。説音悅。下同。强其良反。〇篤猶甚也。昭王新説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之使所吏反。質音致。

〔考異〕高本嘗作常。一本代我上有欲字。高本君何作何君。纂手足作百體。强下有手足便利四字。年上有天字。史同。坊本絕下無與天下終一句。纂還私下有設刀鋸以禁姦邪七字。史同。高本顧作固。坊本霸主作霸王。下主離主雖同。身雖死無憾悔。劉本作身雖無咸無悔。坊本何爲下有而字。錢本干忠下有而字。肯智下同。曾本戮辱下有而字。坊本君臣作聖一字。纂不斯作敦厚。史作惇厚。高本無今主之今字。坊本桓公下無九合諸侯一句。曾本啓作嗷。史同。坊本不及作不近。墾作懇。棓作掊。高本功成作成功。坊本詘作屈。欲得下無矣字。如是作如時。一本授之下。有退而巖居川觀六字。史同。〇補正〔天下繼其統。守其業〕鮑注統緒也。坊本緒誤繼。〇〔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鮑本脫與天下終四字。〇〔必有伯主强國。不辭禍凶〕主陳本誤立。坊本誤王。〇〔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二主字鮑本誤王。〇〔以君臣論之〕以君臣際遇論之也。鮑改君臣爲聖。蔡澤雖不聞道。豈以商君吳起大夫種輩爲聖人哉。可謂妄矣。〇〔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鮑本脫九合諸侯一句。〇〔勾踐終棓而殺之〕棓擊也。鮑本誤掊。〇〔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以賭博爲諭也。賁本萬金。一投盡之。謂之大投。即後世所謂孤注也。分萬爲十。一

大投分功ハ一手ニ勝ツコトヲ大投ト云ヒ、勝ヲ人ニ讓ルヲ分功ト云フ。

棧道ハカケハシ。

歸相印ハ宰相ヲ辭スルコト。

世世稱孤ハ代代諸侯トナリノ意、諸侯ハ自ラ孤ト稱スルヲ以テナリ。

世長爲陶朱。信音伸。○范蠡去越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大投謂欲全勝。分功。謂欲彼我無偏勝。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施音移。行並戶剛反。○按史記衞綰傳。劍人之所施易。如淳曰。施讀曰移。此施與之同。蓋言移三川財貨。以實宜陽也。斬絕也。此言斷三晉之路。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也。關君長曰。雖之功極矣。秦王欲入亦有其功。若博者欲分功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喬。王子晉。松。赤松子也。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辨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

支解ハ手足ヲ斬リハナス刑ナリ。

棓ハ倍ノ誤、背ナリ。

詘ハ屈ト同ジ。

以與楚戰。一戰擧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强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數色主反。下同。幷倂同。下同。○史記楚地下有方數千里四字。此恐脫落。馬服。趙括也。業帝。謂使秦基帝業。懾失氣也。

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塞先北反。下同。從子容反。說始銳反。○越屬揚州。故曰揚越。按呂子執一篇法。盧文弨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攢射矣何必不臠割。

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辟音闢。勾古侯反。○墾草。墾開草萊也。剏邑。剏造邑居也。棓當作倍。背也。史記作負。

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

批患ノ批ハ排擊ノ意。

九合一匡ハ九タビ諸侯ヲ會合シ、一タビ天下ヲ匡正シテ、王室ヲ尊バシメタルコトヲ云フ。

葵丘ハ地名。

不及ハ不返ノ誤。

輕重ハ錢ヲ云フ、財政ヲ調和スルコト。

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强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難乃旦反。○批推轉也。折。折止也。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史記作與時變化。此恐脫二字。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差初佳反。夏戶雅反。呼火故反。○及當作反。史記作返。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量音亮○阡陌。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

未知何如ハ知ラザルニアラズ、言ヲハバカルナリ。

可哉。知澤之欲困己以說而爲此言。所謂謬也。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憐其臣子。碕哲夫曰。言以其君父爲戮辱忠臣孝子之故。天下却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微子去殷。孔子去魯。管仲不死於公子糾。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閒音閑。○少閒。少空閒也。其猶之也。案是書。之其互訓。上章之幣帛。之力不同。可以見矣。慈仁任忠。謂慈仁而任忠臣。卽下文親忠臣。是也。蔡

還私ハ私ヲハタラカスコト。

情素ハ實ト同ジ、情ハ實ナリ、素ハ飾リナキコト。

離困辱ノ離ハ雖ノ誤。

記道下有德字。此恐脫落。符。謂行道施德之效。

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種章勇反。下同。卒子律反。下同。○三人皆不令終。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史記復下有謬字。此恐脫落。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盡津忍反。下同。還音宦。治。直吏反。爲于僞反。下爲王爲君孝爲楚爲越爲秦使同。將子匠反。○極身猶竭己也。還環通用。荀子比周以環主。又云。比周還主。注云。還繞也。管子兼上下以環其私。注云。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素愫通。誠也。蒙冒也。欺舊交必見怨咎。而猶冒爲之。虜卬卽是也。事詳于本傳及呂子無義篇。攘斥也。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强國。不辭禍凶。行不之行下孟反。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解佳賣反。○離困之離。依下文。當從史記作雖。蓋字之誤。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不

揖ハ手ヲ拱スルコト、對等ノ禮。

秉義ハ義ヲ行フナリ。

期ハ目的ノ意。

蔡澤。天下駿雄弘辨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相息亮反。下同。○倨謂揖而不拜也。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讓責也。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晩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音扶。下除夫信庸夫。餘皆同。○凌約言曰。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夫人生手足堅强。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與音餘。下除與天。餘皆同。○史記聖上有而心二字。此恐脱落。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樂音洛。○質猶體也。期限也。猶極也。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絶。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復扶又反。下同。○理治也。統緒也。純粹。謂全美也。史

補正ノ家有不宜之財以下ハ張儀欲以漢中與楚章ノ注ナリ、補正高本ニ據ルヲ以テ此ニ連ヌ、今姑ク原本ニ從フ。

應侯ハ范睢ナリ。

有王字。無領字。一日作一夜。下有而字。劉本無莫不之不字。韓子同。韓子決水下有而字。三年作三月。數策作筮一字。而使作乃使。下有其臣二字。於是下有乃字。無之國二字。坊本襄主作襄子。韓子作成襄主之初。無以此之以字。昧死下有願字。所以下無擧字。試作誠。徇國閒有於字。○補正〔張儀說秦王曰〕姚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案姚說是也。今且依高本。而存其說於注中。○〔臣聞天下陰燕陽魏〕趙爲從主。燕在其北。魏在其南。故云天下陰燕陽魏也。○〔而皆去走不能死〕走謂敗走。鮑改爲之。非。○〔不攻。無攻相事也〕不攻句。相助也。言不攻者。非不敢攻。秦國無寇。始無可攻以助事也。曾作有功無功。蓋以意改之。鮑不攻下補耳字。倒置攻相。皆非。○〔斷死於前者比是也〕比皆字之壞。韓非作皆。是也。鮑更補一比字。作比比。非。○〔東以強齊燕〕齊燕時爲秦與國。故曰強齊燕。下文云。東陽河外。不戰而已爲齊矣。中呼池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又云。齊燕不親。可以見矣。其言是一擧而壞韓蠹魏挾荆以弱齊燕者。秦用遠交近攻之策。四國既破。則次取齊燕。乃其本謀也。故曰。弱齊燕。與此自別。韓非改此文。作弱齊燕。後人不能通韓意。依下文改之耳。不可從。○〔天下莫不傷〕劉本無不字。韓非同。是也。○〔錯龜數策〕錯文也。謂鑽之。策蓍也。○〔言所以擧破天下之從〕一本無擧字。韓非同。是也。○〔以主爲謀不忠者〕主猶首也。言爲不忠者之首也。鮑改作主不忠於國者。非也。○〔家有不宜之財。則傷本〕宜義通。本貲本也。言家有不義之財。則人疾害之。反傷損其貲本。鮑改本爲今。下屬爲句。非。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

遇見也。爲人見奪也。鬲鼎之類。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

應於陵反。下同。任音壬。○保任二人。以擧之官。而安平降趙。稽通諸侯。

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

本去走作去之。罪作非。一本罪下有也字。今從之。坊本無其上不能殺也六字。韓子作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錢劉本無其百姓不能死也七字。有功無功。高本作不攻無攻。坊本作不攻耳無相攻事。曾本與韓子同。今從之。韓子寇下也作耳。爨作鑪。比坊本作比比。韓子作皆。生也之也。韓子作者。貴奮下有死字。合皆作對。一本作勝。韓子勝作勊。下同。斷作折。續作補。下同。數百開有十字。下同。破下無也字。異故下有其字。臣敢言云云昔者。作臣敢言之往者。高本東破作中破。韓子無之君二字。地上有土字。濟上有齊之二字。高本坊本皆作濟清河濁。一本與韓子同。今從之。高本防作坊。韓子無齊下無故字。且下無臣字。削株掘根。作削迹無遺根。坊本亡下無奔字。韓子作荊王君臣亡走。伏作服。當是之時。作當此時也。下同。舉荊作荊可舉。中下有以字。陵作淩。下同。退下有復字。人和開有爲字。高本令作今。韓子人收開有得字。帥作率。下同。已無作以失。下同。有比作又比。詐作詔。下同。梁都作梁郭。下志絕作意絕。孤下有疑字。氏和開有爲字。氏收開有反字。坊本聚作取。韓子潞作疲。上非作下不。氓作萌。然則下無是字。完下有山東二字。踰羊腸降上黨。作踰華降上黨。三十六。作四十六。十七作七十。一民開有士字。皆秦上有此字。下無之字。有也下有以字。而已皆作而畢。曾本爲秦上有反字。韓子中呼開有山字。高本坊本趙舉作舉趙。下無舉趙二字。一本與韓子同。今從之。韓子無韓必之必字。坊本無一荊魏不能獨立六字。韓子挾作拔。以東作東以。弱齊燕作弱齊强燕。流作沃。氏一開有是字。敗下有也字。拱手作垂拱。須下有之字。諸本編作徧。韓子同。今從一本。韓子伏作服。下有矣字。成下無也字。退與開有復字。以大上有夫字。當亡下有而字。當霸下同。固量開有以字。高本量秦下無之字。坊本無悉卒之卒字。韓子作士卒。慄作竦。固量開有已字。錢本秦力開有之字。下同。韓子引下有而字。致作至。非能厚勝之。作不能剋之。一本勝之下有道字。又交罷却。韓子作又不能反運罷而去。豈其難作幾不能。下比開有皆字。可有下無也字。帥天下將百萬。作將率天下甲兵百萬。谷作溪。水作谿。武下

錯龜ハ鑽龜ノ誤、龜甲ニ小ナル穴ヲ明ケ、ソレヲ火デ焼キ、ヒビノ入リタル形ニヨリ、吉凶ヲ判ズルヲ云フ、卜法ナリ。

數策ノ策ハ筮竹ナリ筮竹ヲ數ヘテ數ノ奇偶ニヨリテ、吉凶ヲ判ズ、易ノ法ナリ。

反智伯之約ハ張孟談ガ韓魏ノ君ニ說キ、智伯ガ二國ニ約シタルコトニ反セシメテ、趙ト韓魏ガ智伯ヲ亡ボシタルヲ云フ。

擧破ノ擧ノ上ニ一ノ字ヲ加フ。

以主爲謀云々ハ以爲爲王謀不忠者ノ誤、以テ王ノ爲ニ不忠ヲ謀ル者ト爲セリ。

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主之功。借所吏反。○三國。晉韓魏也。禮大夫稱主。錯當從韓子作鑽。字之誤也。鑽亦作鑿。飾邪篇鑿龜數策。字異義同。龜卜之法。先鑽而後灼之。策著也。灼龜析處曰兆。張孟談。趙之謀臣也。反智伯之約。謂反智伯與韓魏之約。兩國。韓魏也。智伯之國。疑當作智伯之軍。

今秦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擧破天下之從。擧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昧死。謂蒙昧而犯死罪。以擧之擧據下文。當作一擧而三字。蓋脫文也。鮑彪曰。齊燕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獨後亡。以此故也。

大王試聽其說。一擧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擧。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爲謀不忠者。徇。行以示人也。吳師道曰。韓子作以爲爲王謀不忠者。愚謂。韓子可從。但今本無一爲字。

〔考異〕韓子審作當。無餘字。無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曾本張軍下有聲字。韓子千作十。百萬下有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二十字。坊

左右ハ軍ノ左右翼。

周武ハ周ノ武王。

素甲三千領ノ素甲ハ飾リナキ甲ナリ、粗末ノ意、衣服ヲ數フルニ領ト云フ、領ハエリナリ。

退。幷於李下。大王又幷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幷併同。○李下。邑名。厚猶大也。交罷却。謂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三量知兵力所至。内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極。謂度其力之所至。以猶以爲也。豈其難矣。言天下易合從。内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言内罷病空虛。外合從易成。不可以不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飮於淇谷。右飮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將子匠反。飮於鴆反。洹音完。○百萬之衆飮馬。故水竭而不流也。縞之麤者曰素。質略之義。素甲。蓋言不堅也。吳語素甲丹甲以色言。恐與此義異。莫不傷。言傷殷之亡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

蠹ハスベテ木ノ中ニ入リテ木ヲ害スル虫ヲ云フ、害スル意ナリ。

霸王ノ霸ノ上ニ弃字ヲ脱ス。
地尊ノ尊ハ曾ノ誤。

兵怒ハ負弩ノ誤。

士。完當從韓子作莞。蓋字之誤也、莞管同。猶包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蓋東陽河外。本齊地。而趙嘗取之。今復齊取之。故曰反。是齊燕皆乘趙敗而取之也。然則是趙擧。趙擧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擧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擧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壞音怪。○關君長曰。蠹若蠹食。魏無救援故也。荊獨立欲秦之交。故可挾荊以爲助。愚謂。白馬。津名也。須待也。以繩次物曰編。編隨。言衆隨而降伏也。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韓子霸上有弃字。此恐脱落。韓子尊作曾。此恐誤。曾乃也。韓有亡形。故曰亡國。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天下一量知謀臣之拙。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復扶又反。○韓子兵怒作負弩。此怒當作弩。字音之誤也。天下二量知兵力所至。軍乃引

一國ハ秦ヲ云フ。

兩國ハ秦ト陶トヲ云フ 陶ハ穰侯ノ私邑ナリ。

完河間ノ完ハ莞ノ誤。

令魏氏敢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韓子宗廟下有令字。此恐脫落。此言二失霸王之道。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暴步木反。○鮑彪曰。兩國。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取剛壽以廣陶之類。愚謂。潞露通。羸也。呂子。士民罷潞。是也。此言三失霸王之道。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輕牽政反。○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雜四國之人。故曰雜。無險固。故曰不便。民。士著之民。氓、流亡之民。爭上黨。馮亭事。見趙孝成王策。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閒。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降戶江反。下同。○上下謂君臣。貴賤謂卿

以強ハ以弱ノ誤。
陵三晉ノ陵ハ凌ト通ズ、威壓ノ意。
立社主置宗廟令ノ社ノ下ニ稷字ヲ脱ス、社稷ノ主宗廟ノ令ハ、並ニ君主ヲ云フ、上句ノ亡國ヲ收ムルヨリ來ル。
比志ノ比ハ親ナリ、一致スルコト。
以詐——詐ハ計ノ誤。
數旬——旬ハ十日ナリ。

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朝直遙反。下同。○郢楚都也。韓子五都作五湖。按都渚豬古字通用。五都。卽五湖也。伏。竄伏也。舉如舉物然。言易也。貪猶欲也。強當從韓子作弱。此下文亦作弱。下同。一舉猶一行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令荊之令力呈反。下令魏同。○不爲。不爲此謀也。韓子社下有稷字。此恐脫落。下同。宗廟號令所出。故曰宗廟令。此言秦與削株掘根相反、一失霸王之道。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有音又。韓子作又。比毗志反。下同。華胡化反。○華下。華山之下也。詐疑計訛。下同。物茂卿曰。此言出於王獨斷。以見謀臣不盡忠。鮑彪曰。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鮑彪曰。魏居二國之中。而爲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趙尤近秦。故危。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不足云々ハ力ヲ用ヒズシテ自然ニ天下ヲ兼有スルコトガ出來ルノ意。
是知ハ是故ノ誤。
此甚ハ此其ノ誤。

萬乘ハ兵車ヲ萬乘出ス國ヲ云フ、大國ノ稱。

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斷音短。○與天下。言與天下爭也。物茂卿曰。良將所練。其軍有名。如岳家軍類。故曰名師。師軍旅也。愚謂。韓子知作故。甚作其、此恐誤。

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畜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積子賜反。下同。索所白反。下同。王于況反。下霸王同。盡津忍反。下同。○頓壞也。索盡也。穀田曰田。麻田曰疇。無異故。猶言無他事也。

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秦・魏之君。地廣而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濟子禮反。塞先代反。乘繩證反。○使。役使也。詔告也。五戰之國。猶言五戰勝之國也。卽南破東破之類是也。一戰不勝。謂燕昭王入臨淄之役也。

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闕君長曰。株在土上。故曰削、根在土中。故曰掘。謂使無萌蘗之生也。

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奔走。東伏於

斧質ノ斧ハ人ヲ斬ルモノ、質ハ上ニアリシ椹質ニテ人ヲ斬ル臺ナリ。

斷長續短ハ其ノ土地ヲ四角ニシテ計算スルコト。

下不治同。○所謂三亡也。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也。其上不能殺也。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故民不死也。數色主反。下皆同。質鑕同。○藏貨財曰府庫。藏穀粟曰囷倉。囷圓倉方也。張軍。謂張設軍陣也。管子張軍而不能戰。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言刑器在前後。誅不進戰者也。韓子去走作却走。下行字作信。此恐誤。上不能殺。下不能死。以賞罰不信故也。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斷丁亂反。下斷死斷生同。○物茂卿曰。不論已有功未有功。皆從事戰鬭。蓋言賞罰明之效也。愚謂。衽衣衿也。頓踊也。徒空手也。裼袒也。韓策秦人損甲徒裎以趨敵。熱灰謂之煻煨。炭火也。斷死。以死自斷也。前謂未戰以前也。比並也。比是猶言皆然也。

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夫音扶。下皆同。○合。與敵合戰也。今秦以下至此。言秦賞罰信之效也。

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

張儀ハ韓非ノ誤。案ズルニ吳師道ハ、韓非ノ初見秦ニヨリテ張儀ヲ韓非ノ誤トシタレド、下文六國ノ從約ヲ破ル言ヲ見レバ、張儀トナスモノ是ナリ、初見秦ガ國策ノ竄入ナルベシ。

成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解兵。謂解攻趙之兵也。二十九年不相攻。此辨士增飾之辭。不必深辨也。

〔考異〕坊本蘇子下無爲字。聖主之主作王。下賢主同。高本怒趙作趙怒。坊本輸作輪。高本無識乎二字。纂識作知。高本民用作用民。坊本攻秦下更有秦字。塞作函。高本無爲從一之爲字。坊本今臣作今人。一本佞作接。坊本是以下有知字。諸本罷也之罷作能。今從一本。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說始銳反。○吳師道曰。張儀當作韓非。按韓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吳說是也。言不審。卽不智也。裁制也。言察其言當否。以裁制其有罪無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從子容反。下皆同。難乃旦反。下爲難同。○天下。總稱山東也。陰北。陽南也。物茂卿曰。趙爲從長。故此不言趙。而北燕南魏。專據趙立言。韓最親秦。乃從家所擯。故曰收。且韓非回護詞耳。愚謂。荊楚也。避莊襄王諱。固。固結也。韓時弱多喪地。故曰餘韓。西南。西面之訛。韓子可以證矣。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關君長曰。蓋古語。以比六國有三亡之道。而秦得天下也。引此結上文。故曰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治直吏反。

田單ハ田文ノ誤。

客有以下四十二字錯簡。

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田單疑當作田文。司馬。穰苴也。言當富強之時。尚不能爲從窮秦。況以今欲爲之。可謂至誤。又知從之一不可成也。從一不可成也。一句。結上起下。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此四十二字。疑他章錯簡。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懷蓋魏地。三國。齊楚趙也。從之。謂將追擊秦也。趙奢趙將。鮑佞。齊將。言三國起兵。欲救懷追秦。而卒不果。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罷也。故裂地以敗於齊。亡音無。敗必邁反。○亡其猶亡乃也。罷罷駑也。言不救不從者。以兵困將駑。秦不可當也。非有愛憎也。故諸侯裂地賂秦。以敗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馳於封內。卽橫行於中也。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惡音烏。○結上文兩節。言從之必不

【雕題】田單、疑並當作二魏齊一。

夫慮ノ慮字衍。

攘地ノ二字衍。

不服ハ不報ノ誤。

虛戻ハ慮矣ノ誤。

【雕題】慮戻。慮謂城邑爲二丘墟一。戻厲通人死魂魄游蕩、是謂二人多死一。

爲從。將以逆秦。從子容反。下爲從從一識從同。○從。合從也。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盡津忍反。○吳師道曰。此時必二人欲爲從。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音扶。罷音疲。下皆同。○關君長曰。慮字恐因下文誤衍。亡齊。謂有亡形也。趙爲秦所攻。故謂存亡不可知也。許應元曰。是時韓秦方睦。故以秦韓並說。夫齊威・宣者。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戻。將子匠反。下皆同。塞先代反。虛音墟。○關君長曰。十年屬上。攘地恐衍。年下承以秦人。文理自順。愚謂。遠迹。畏而避也。服疑當作報。戻疑當作矣。皆字之誤也。或曰。戻厲通。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鮑彪曰。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五國共敗齊。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言齊破韓魏。宜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者。以齊攻伐秦楚。而後受其殃故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

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樂音洛。○後恐復訛。言地既廣矣。民不樂復有事也。不再行。言一擧而止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力盡。謂民力盡也。必。期必也。四輪。謂通達四方也。邯鄲。趙都也。得邯鄲。謂得其國。也。言今秦怒趙不服。期於其爲己鄙邑。則趙所存無幾何矣。然而趙通達四方之國也。今雖得其國。兵頓力盡。四方來伐。非秦國長久之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言四方來伐。則地廣而不得耕。民羸而不得休。又新民未服。嚴之以刑罰。則一旦雖畏服。而卒離散矣。此所以非國之長利也。

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物事也。斷猶止也。地不入。謂地不爲己有也。言戰勝。國宜安而危者。以戰事不止也。上文民羸而不休。是也。功大。權宜重而輕者。以地不爲己有也。上文雖從而不止。是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戰勝而兵不休。過任之事也。功大而猶求功。無已之求也。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王于況反。○言知微不止至著。而不忽者。可強國。察休息民。當事可用。而不盡其力者。可霸。明輕積至重。而能愼者。可王。此言秦王宜不忽輕微。早案兵息民。而無攻趙也。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

後ハ復ノ誤。

〔考異〕坊本嫗曰下有日字。某士作謀士。高本某夕作其夕。孺作懦。坊本十八作十夫。一本職作執。一本作取。○補正〔其夕某懦子內某士〕曾鞏云。懦恐作孺。姚宏云。錢作孺。案孺字是也。其鮑作某。亦是。鮑本上有日字。蓋曰字誤衍。後訛爲日耳。○〔開罪於楚魏〕蓋唯嘗得罪於楚。故云。開罪於楚魏。但其事不至如魏甚。故史不傳耳。鮑輒削楚字。妄甚。○〔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遇惑。爲人所惑也。或未定之辭。唯本不與王稽同心。但秦法峻。不敢直言抗論。欲使秦王得之言意之表。故其言如此。惑字明字。上下相照。筆力千鈞。鮑改遇爲愚。又削或字。則爲自稱之辭。是唯自甘陷罪人也。有此理乎。不思甚矣。

秦攻趙。蘇子爲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爲于僞反。○爲。謂爲趙也。博論而技藝之。言博論撰其才。而各從技藝而用之。力不困。功力不窮也。多聽而時用之。言多聽受其言。而以時施用之。惡不章。過惡不顯也。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卽所謂多聽而時用之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行下孟反。惡烏路反。○辭順。謂其言遜順也。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

欲敎之者云々ハ父ノ命ニヨリテ妻妾ヲ去リタレド、去ル心ナキ爲ニ父ノ目ヲ忍ビテ密會スルナリ、其ノ男女ノ密會ヲ見レバ、之ヲ其父ニ敎ヘント思フハ人心ノ皆アル所ナレバ、軍吏ニ注意セヨト云フナリ。

故ハ舊故ノ故。

恩以相云々ハ臣ガ死シタラバ、特恩ヲ加ヘラレテ、相國ノ資格ヲ以テ葬ヲ賜ハラバ、臣ガ自殺ニヨリテ臣ハ罪ヲ受ケタコトニナリ、又相國ヲ以テ葬ラレルカラ、世間デハ秦王ノ過擧トハ思ハナイ。

賣。而心不有。欲敎之者。人心固有。雖已去賣之而本無是心。故不能不思慕。此令所以不行也。敎猶告也。欲人告我之心。人皆固有。此言所以必行也。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稽於王命不必行。軍吏告稽其言必行。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人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三人言市有虎。人必信之。見魏策。揉屈伸之也。言衆怨可恐。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惡毀也。摯稽之副也。言毀二人以謀反也。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秦法任人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雎任稽爲河東守。故欲兼誅之也　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擧臣於羇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擧也。援于眷反。○魏在秦東。故曰東鄙。開罪。謂始得罪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擧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罪人指王稽也。議誹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擧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相息亮反。○有之言有是理。

宮閭嫗ハ里門ノ門番チスル老婦ナリ、軍吏ニ喩フ。

欲以勝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不忍爲辱軍之將。所謂愛名也。穆文熙曰。詳觀前後。蓋應侯既許趙和。以阻撓武安。而又勸秦王。强起武安。以重其罪。而杜郵之禍始成矣。雎眞殺起哉。

〔考異〕坊本糧並作粮。食作實。劉作劉。晏退作晏罷。高本無將之下卒字。之戰作戰之。纂流血作血流。坊本以故下無至今二字。嘗作常。民心作民以。纂二軍作二國。坊本原下無君字。諸本諸侯上無觀字。今從纂。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下遐嫁反。○蓋時王稽爲將。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人名。與許也。蓋王命勿用人言。而稽許之也。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去起呂反。下同。○既去賣之後。不能無思慕。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內納通。○閭。里門也。嫗老婦也。高誘齊策注曰。孺子。幼艾美女也。內。謂私之也。士者。未取妻之稱。戰國纂標注云。此處有缺文。某士以下。似有此言有必行也一句。貴妻已去。愛妾已

頓首ハ首ヲ以テ地ヲ叩クヲ云フ。

一臣ハ白起自ラ謂フナリ。

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數色角反。○闕君長曰。趙出攻秦。內秦。故趙爲寇。圍邯鄲後。數攻之而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强並其良反。爲于僞反。下爲一爲天同。○重。謂重賞也。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雖不行無罪。當作不行雖無罪。闕君長曰。覽猶聽覽也。釋舍也。舍趙不攻。以養息秦民。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夫音扶。邪音耶。○高誘曰。言不能爲起屈。

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北音佩又如字。○孤。勢孤也。鋒軍之先也。之力猶其力也。上章之幣帛。可以證矣。持。不決戰也。北奔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言伐楚韓魏。而能立功者。皆計三國形勢。而利之也。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長丁丈反。以下遐嫁反。下弗下同。令力呈反。行戶剛反。句古侯反。會古外反。稽音鷄。○折節。屈君臣之節也。言屈尊以下人也。推。推讓也。言卑體以下人也。闕君長曰。卒伍有闕。令妻妾補縫其間。若所謂彌縫其闕。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挑徒了反。○擿嬈敵求戰曰挑。生心。生輕秦之心也。應侯慙而退。以

倍城邑ハ敵ノ城邑ヲ取リ、之ヲ背ニシテ、深ク敵地ニ進ムコト。
發梁、梁ハ橋ナリ、發ハ開ナリ、橋ヲ毀フ意。

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應於陵反。下同。數色主反。下數倍同。恐丘勇反。下恐懼同。藩音蕃。○鹵櫓同。大盾也。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衆擊寡乎。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鬭志。是以能有功也。倍背同。帥所類反。○兵深入城邑在後。故曰倍。發梁焚舟。示不還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

【難題】五校大夫、史無校字、蓋因下文而誤衍。

漂鹵ノ鹵ハタテノ大ナルヲ云フ、流血ノ爲ニタテノ流レルコトヲ漂鹵ト云フ。

歡喜而奢侈。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此言趙民畏懼而懲患也。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幷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朝直遙反。好呼報反。幷併同。下同。○關君長曰。嫁往也。列子天瑞篇曰。將嫁于衞。此言使者出往四方諸侯也。外成。言外與諸侯交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將子匠反。下除將加。餘皆同。○校。軍營也。言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

虜ハ慮ノ誤、此以後ハ應侯ガ何ヲ謂ウテモ自分ノ私邑ノ利益ヲハカル者トシテ、秦王ガ聽用セザリシナリ。

虜也。以猶以爲也。關君長曰、虜恐慮字訛。蓋言王以爲雖爲亡汝南之憂慮也。每雖言伐韓、而王不聽爲之而已。

〔考異〕一本君亡下有汝南二字。坊本公之作公子。高本下即與作與即。劉本無即爲二字。一本上情下有何字。坊本乃往上無蒙傲二字。高本爲秦作秦爲。錢及一本無虜字。○補正〔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相室即室老。春秋時所謂宰也。天下無有、言無有比也。鮑本之字誤子。遂以也字爲衍、妄矣。○〔乃與即爲梁餘子同也〕鮑改作即與、非。○〔此其情也〕姚宏云。一本情下有何字。案。也問辭。猶言乎。論語曰。十世可知也。有何字非。吳師道引姚校。何字誤何事。○〔今傲勢得秦。爲王將。將兵〕姚宏云。一本無爲字。案。秦字句。勢得秦。威行於秦國也。爲于僞反。爲王以下。語所以勢得秦也。下將。率也。鮑本作得爲秦王爲將。夫將官也。不可以勢得。蓋亦以意妄改。○〔以其爲汝南虜〕欲汝南之情。爲蒙傲所獲。猶爲敵所生獲。故云爲汝南虜也。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復扶又反。下皆同。○俸。秩祿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事役也。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靡亡池反。○以食食之曰餔。以食饋之曰餽。言勞苦戰陣者。相饗以慶不死傷也。靡散也。厚葬厚養相饗。以靡散其財也。此言秦民

爲將ノ二字衍文。

臣以ハ而以ノ誤。

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卽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相息亮反。○相室。家臣之長。猶諸侯相國也。按韓子相室。皆指執政大臣。卽相國也。蓋三晉以大夫爲諸侯。猶襲故號。而稱相室耳。臣奚之臣。列子作巨。林希逸曰。巨詎同。此作臣誤也。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卽與爲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兩爲子。疑並當作爲梁餘子。蓋脫文。餘子。支庶也。言爲餘子時。無地而不憂。

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便安也。情。情實也。

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將。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爲秦之爲于僞反。將子匠反。○關君長曰。勢恐幸字訛。恐謂。爲將二字恐衍。臣恐而字訛。細謂小國。逆猶犯也。言韓以小國。顯逆犯誅責奪汝南。是輕秦所師尊。而侮傲無將才也。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關君長曰。傲謂必死以取汝南。而唯之言如是。傲因知其情也。

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不聽也。以其爲汝南

攻趙ハ亡趙ノ誤。
因以ハ固以ノ誤。
因而割之ハ趙ヲ亡ボサズシテ、趙地ヲ割キ取ルダケニシテ、武安ニ功ヲ立テサセナイ方ガヨシ。

汝南ハ應侯ノ私邑ナリ。

相室ハ家令ノ如キモノ。
天下無有ハ公ホド子ヲ愛スル人ハ、天下ニハ無イトノ意。

下。固不得之矣。王王下並于況反。爲秦之爲于僞反。下爲趙同。○史記無以字。此恐衍文。秦嘗攻韓邢丘。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上黨不降秦而入趙。爲趙守之故曰返。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無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樂音洛。○關君長曰。史攻作亡。按上文趙亡兩見。史似長。史上文曰韓趙恐。下文曰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此言因趙恐請和。而割取其地。史因作無。言趙割地約和。則白起無亡趙以爲功也。此句欠通。得史明暢。

〔考異〕坊本然下有曰字。諸本周下無邵字。今從錢劉本。諸本邢下無丘字。今從一本。劉本無邢丘二字。無幾之無。諸本作不能二字。今從一本。○補正〔君禽馬服乎〕武安秦將。故稱君。馬服趙將。故不稱君。主客之辭也。鮑本服下補君字。非也。○〔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錢本劉本周下有召字。案周顯於治績。未嘗以軍功稱。此周指國號。有召字非也。○〔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本不一作無。得於義。而未通於字。鮑作不能幾何。以意妄改耳。吳云。亡字誤分爲不一。此說得之。

應侯失韓之汝南。應於陵反。下同。○應侯嘗取之。而今失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

金盡者功多ハ金ヲ多ク使フホド、秦ニ對スル功ハ多イノデアルトノ意。

曰君ノ間ニ武安二字ヲ脱ス。又卽ノ間ニ曰字ヲ脱ス。

三公ハ太師、太傅、太保ヲ三公トス。

周邵呂望ハ周武王ノ功臣ニシテ、周ノ三公ノ人ナリ。邵公奭、太公望ナリ。

高會相與飮。予音與。下皆同。○武安。地名。高會。大會也。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謂。應侯。謂唐雎也。邯鄲。趙國都也。言邯鄲之人。誰來取金者。於來取時。其謀攻秦者。固未可得盡予金也。其可得予者。則與之相親。當如兄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復扶又反。○公。指唐雎也。與讀如爲。言雖爲秦計功者。則不問金之所出入。其可得予者多而金盡。則雖之功多矣。恐或金不足。故復予五千金也。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能猶足也。言散金不足三千。士相與爭得金。攻秦之謀敗也。

〔考異〕坊本己欲作已有。一本王見作臣見。高本無使唐之使字。行下更有行字。○補正〔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鮑本欲作有。非也。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卽圍邯鄲乎。曰。然。應於陵反。○按史說、韓趙使蘇代說也。曰君之閒。有武安二字。又下有曰字。此恐脫落。武安君。秦將白起也。馬服君。趙將趙括也。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邵・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樸。周人懷樸過鄭賈曰。欲買樸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樸。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應於陵反。過音戈。賈音古。下同。○璞樸同音。因誤聞也。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按史記。趙公子成號安平君。與李兌倶圍主父。此平原或安平訛。降貶損之也。天下之王尙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穆文熙曰。大抵人之徒有名而無實者。皆朴類也。然物之朴易辨。而人之朴難識矣。

〔考異〕坊本樸作朴。無視之二字。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從如字。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秦相之相息亮反。應於陵反。輕牽政反。○輕猶忽也。身言以牙與噬。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

爲言ハ張儀ヲ以テ兵ヲ興スノ口實トスルナリ、卽チ其ノ人ヲ攻ムルナリ。

韓不盡ハ韓ノ地ヲコトゴトク割クヲ云フ。

市ハ利益ヲ取ルヲ市ト云フ、賣買共ニ市ト云フ、此デハ買ノ意ナリ、張儀ガ韓ニ於ケル勢力小ニシテ、秦ノ求ニ應ズル能ハザル時ハ張儀ヨリ下位ニアル者ヲ求メ之ヲ買收セバ、其人ハ秦ノ勢力ヲ借リテ韓ニ勢ヲ得ント欲スルヲ以テ、秦ノ利トナルヲ云フ。

其所攻者地也。冉攻魏、欲得其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能勝也。樂音洛。爲于僞反。○樂死。謂以爲君死爲樂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將攻韓故圍陘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鮑彪曰。儀死至唯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田汝成曰。此或別一張儀。未知孰是。儀用事於韓。故圍陘以儀爲辭。所謂攻其人也。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力多。謂得志也。言儀得志於韓。則削其地以與秦。以自贖其罪。幾讀如豈。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盡津忍反。○力少。謂不得志也。言不得志。則不能割地。因責而逐之。更與韓以不及儀者而求地也。

〔考異〕得一本作能。坊本弗下無能字。削作割。如下無張字。○補正〔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田汝成云張儀代遠。此或別一張儀。衡謂。力勢力也。力少。謂韓不重用之。言可得也者。言唯其所言。而盡可得也。鮑改言爲盡。非也。又案爲魏謂魏冉策。亦有張儀。詳文意。亦似在韓。儀雖變詐百端。其名雷震於當時。恐不得有所謂陳驁坐者。當定爲一人。田說非是。

魏醜夫――醜夫ハ名ニハアラザルベケレド、名ト同ジヤウニ世人ヨリ呼バレ居タルモノナラン。

先王積怒――太后魏子ヲ愛スルコトヲ云フ、宣太后ハ武王ノ后ナリシナラン。

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易以豉反。○賢猶勝也。易。輕易也。

〔考異〕坊本無左右皆曰甚然六字。曾本劉本共無履魏桓子四字。肘足作躡肘。高本無賢下其字。○補正〔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此二句記者之言。明肘足所以接於車上。所謂插注法。非知伯言也。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以人從葬曰殉。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爲魏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穆文熙曰。死之無知。婦人何足以知之。太后雖強言無知。而實畏其有知也。

〔考異〕曾錢劉本共乃私作及私。一本無乃字。

秦攻韓圍陘。陘韓邑。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攻人。謂以人爲言而攻。攻地。謂欲得地而攻。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

推琴ハ琴ヲ推シヤルコト、中期時ニ琴ヲヒキ居タルガ、ソレヲ止メタルナリ。

決晉水ハ晉水ノ隄防ヲキルコト。

驂乘ハ陪乘ノコト。

智氏分――智伯ノ領土ガ、韓魏趙三家ニ分割サレテ、滅亡シタルコト。

嘗先時相魏。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推琴。猶論語舍瑟也。料。量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行戸剛反。○智・范・中行・韓・魏・趙六卿分晉。故曰六晉。毛萇曰。築墻者。一丈為板。何休曰。八尺曰板。胡三省曰。二尺為板。愚按。城不沈者三板。言水深而城危。則胡説近是。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行下孟反。乘繩證反。○行。巡視也。驂乘。車右也。兵車將居中。御居左。居右為車右也。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也。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肘。以肘築之也。躡。蹈也。踵。跟也。不敢正語。故肘足相警悟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

太后ハ穰侯ノ誤。符ハ太后ノ與ヘタル符。

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治直吏反。○闕君長曰。據前章。輔恐權字訛。蓋言其威持內。其權施外。使者。謂使用事者。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操七刀反。盡津忍反。○據前章。今太后當作穰侯。之幣帛。猶其幣帛也。下章之力不同。可以見矣。謂所得於諸侯之幣帛也。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處昌呂反。○三貴。太后穰侯華陽也。竭國以自安。謂盡國勢利以自安處也。上太后用之。下穰侯華陽用之。中王亦用之。是王處三分之一也。

〔考異〕坊本無已稱之已字。高本聞之下有也字。諸本且今作其令。一本其作且。纂令作今。今從之。高本王果上有我字。○補正〔臣今聞見王獨立於庭也〕已去秦則聞之。未去秦則見之。故聞見並言。鮑削聞字。非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扶不亂不逆〕善爲政者。不失其威。內扶其輔臣。使之直道。外布四方之治。故其政不亂不逆也。鮑扶字布字句。四作而。非。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如耳。韓臣。魏齊。魏相。芒卯魏將也。孟

尉內史ハ二官ノ名。
相國之人ハ穰侯恩顧ノ人。
輔ハ權ノ誤。

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少詩照反。藉並在夜反。下同。爲並于僞反。下爲王同。○博局戲也。投投瓊也。鮑彪曰。右強而便。欲自取勝。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此言國勢不可以假人。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此言臣之勢。不可使大於君。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也。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稱尺證反。○稱適也。言秦國不適瓢爲器用則止矣。既適瓢爲器用。而衆爭用之。則國必分裂矣。猶百人輿瓢也。以上言國勢必不可分。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且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披並普靡反。上時掌反。相息亮反。王恐之恐丘勇反。○斗食。謂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見漢官表。相國謂穰侯。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其輔

廟梁ハ宗廟ノ梁ナリ。

宿夕ハ一夕ナリ。

仲父ハ父ノ兄弟ト同樣ニシテ尊ブチ云フ。

博ハ賭博ナリ。

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管總理也。猶專也。關君長曰。史縮作擢。義自不同。縮。約束之也。蓋旣擢其筋。而約束之。以懸之廟梁也。或曰。縮與擢通。未知孰是。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陵・華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卒子律反。朝直遙反。○危言以恐愒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涇陽・華陽於關外。昭王謂范睢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齊下恐脫桓字。

〔考異〕諸本齊之下有內字。今從一本。諸本華陽下無高陵二字。亦從一本。諸本諱下無高陵進退不請一句。涇陽下並無華陽二字。今皆從曾本。類也。曾本作類已。纂同。諸本末高陵下有走字。今從一本。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應於陵反。與音餘。○應侯。范睢也。恆思。地名。神叢。神祠叢樹也。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

四貴ハ穰侯、涇陽、華陽、高陵ヲ云フ。

四者下ハ上文ニアル四人ノ貴者ノ下位ニ在ルコト。

縮ハ拔ナリ、筋ヲ拔キ取ルコト。

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夫音扶。使所吏反。斷音短。○擅亦專也。不顧、不顧王也。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也。擊斷謂刑人。進退進退人也。四貴謂穰侯以下四人。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焉並於虔反。○四者卽四貴。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關君長曰。言是人主之事。而太后穰侯自擅威權。與善爲國者相反。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操七刀反。○關君長曰。使者。謂使用事者也。操猶挾也。言冉擅國事。故其人挾秦王之重。決裂從約也。天下總言山東之國也。愚謂。剖分也。符兵符也。言冉之使者。分兵符於諸侯。徵發其兵。以往伐敵國。諸侯皆從其令也。此言穰侯威權重。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弊斷也。御制也。謂乘戰勝之威。而斷制於諸侯。此言利歸於冉。而害歸於王。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披並普靡反。○下章亦引此言。無詩曰字。詩恐諺訛。披折也。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

注涇陽華陽以下ハ次章ノ注文ナリ、補正ハ范雎曰云々ノ章ヲ前章ト合セテ一章トセル高本ニ據リシヲ以テ、亦注文ヲ分タザルナリ。

田單――史記ニ田文ニ作ル。

皆有。坊本蔆水作菱夫。幽囚下無終身二字。諸本接輿下有漆身二字。一本無。今從之。高本反閉下無闕字。姚宏曰。李善引有闕字。臣意止出師。曾本錢本作臣計王之少出師。不可親。錢本作可親。纂重幣並作厚幣。坊本無王不如收韓一句。高本欲收韓下無韓字。劉本有。今從之。坊本滎作宜。〇補正〔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鮑本歸上衍南字。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姚宏云一本無漆身字。是也。〇〔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恩擾也。辱也。〇〔譬如馳韓盧而逐蹇兔〕鮑本馳作施。蹇作駑。非也。〇〔諸侯見齊之罷露〕露亦疲也。字或作路。或作潞。〇〔王曰。寡人欲收韓不聽爲之奈何〕劉本疊韓字。蓋據史記補之耳。策多省文。此亦不必補焉。〇〔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鮑本滎作宜。削魏字。滎上有舉兵而攻滎陽之文。鮑蓋以爲重複。故改滎爲宜耳。不知此覆說見大勢。以斷韓必聽。與上文不相礙也。且此時宜陽之拔已久。焉得改滎爲宜哉。上文云。邢丘拔。而魏請附。則是魏既附秦矣。魏字當定爲衍文。鮑削之是也。但漢儒之注書。逢文可疑。謹依原文。而存其說於注中。未嘗悍然以意改正文。其悍然以意改正文者。自吳斗南兩漢刊誤始。而宋人最甚。非聖人闕疑之道也。〇〔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本此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案下文曰。四貴備。又曰。爲此四者下。秦王爲太后下。非所宜恥。則四貴謂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下文高陵涇陽下。亦有華陽二字。曾本是也。鮑本分范雎曰以下爲別章。高本是也。〇〔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穰侯封於陶。勢如列國。故稱陶國。以怵動秦王之心。說士之用心。可謂至險矣。弊。鮑本作獘。通。弊斷也。御駕御之也。言凡諸侯之事。決斷而駕御之。〇〔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縮讀爲摍。摍抽也。抽出閔王之筋。以縣之廟梁。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不聞其有王。穰侯華陽。太后弟。涇陽高陵。昭王弟。夫擅國之

韓魏可虛也──韓魏楚趙ガ秦ニ附ケバ、齊ガ事ヘルヤウニナル、此ナレバ更ニ韓魏ヲ伐チテ滅スコトガ出來ル。

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虛墟同。○樞。謂樞要之地。虛。謂可使爲丘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擧兵而伐之。穆文熙曰。睢謂親魏。非眞親。伐乃眞伐也。惟親之。乃可伐之也。於是擧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邢丘。魏邑。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睢曰。擧兵而攻滎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擧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行戸剛反。焉於虔反。○穆文熙曰。睢懇切數百語。無非激發秦王欲得此語。過此然後。惟吾所言。無不聽矣。策士之術深哉。

〔考異〕高本連前章。今姑從坊本。坊本迎下無謂字。諸本會作今日二字。今從纂坊本入乃下無得字。請曰作進曰。俱下有南字。高本勇下有焉字。錢本上四句

再辟千里——再ハ且ノ誤、千里ノ下ニ地字ヲ入ル。
膚寸——四指ノ博サヲ云フ、故ニ側手ト注シタルナリ。

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己少出師、而使人悉出。不義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與國、指韓魏。）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將子匠反。辟闢通。○闢君長曰、再字不見所指、又與下文不協。疑當作且。愚按史記辟下有地字。此恐脫落。側手曰扶。通作膚。）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罷音疲。藉在夜反。○罷露疲羸通、又作罷潞。見呂子。藉賊兵二語、蓋古語。李斯亦引之。以上言秦越韓魏而攻齊、其害亦如之。徐孚遠曰、秦之伐齊、其禍不至此。而深言之者、以前言秦國之危。此猶隱之。若不重言伐齊之害、疑首尾不相應矣。）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舍音捨。○吳師道曰、遠交近攻、秦一用此術、破諸侯幷天下。）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趙武靈王亡中山。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

是何言也 ― 范雎ガ死亡ヲ畏レザルコトヲ云ヒシハ、秦王ノ意外ナルヲ以テ此ノ言アリ。
先生ハ先王ノ誤。
其孤 ― 秦王自ラ謂フ。

宮中。不聞外事。必致終其身於迷惑。無與照察姦邪。貽禍不淺。

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慁汙辱也。

史記廟上有宗字。此恐脫落。幸先生之生。史記作王。此恐誤。

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乘繩證反。騎奇寄反。爲于僞反。○齊策韓子盧。天下之疾犬也。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

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强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

多出師國虛。則韓魏或乘其閒。敵害於秦。

臣意王之計。欲少出

箕子接輿——箕子ハ殷ノ臣、接輿ハ楚人ナリ、皆賢人ニシテ、狂氣ノマネヲシタル人。

郎秦ハ鄉秦ノ誤。

足下——昔ハ尊者ニ用ヒタリ。

夜行而晝伏。至於蔆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呉市。卒興呉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蒲服與匍匐同。○槖載。謂藏身於槖。載而出。昭關。楚關名。加之。謂加於子胥窮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行下孟反。○林西仲曰。二子無益於主。猶肯爲之。今行同於彼。又有所補。豈不爲榮。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郎秦耳。所恐之恐。丘勇反。下所恐同。盡津忍反。○蹷僵也。關君長曰。史郎作鄉。此恐壞字。杜口。不言也。裹足。不行也。林西仲曰。言身死反以累秦。失天下之心。所以爲恐。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而治。賢於生也。離力智反。夫音扶。下同。治直吏反。○保傅。女保傅也。林西仲曰。言天下杜口裹足之後。則王所與處者。上則太后。下則姦臣。而已。在

文武ハ文王武王。

骨肉之間――太后ハ秦王ノ母デアリ、穰侯ハ太后ノ弟ナルヲ以テ、骨肉ノ間ト云フナリ。

厲ハ癩ト同シ。
被髮ハ頭髮ヲ結バズシテ、振リミダシテ居ルコト。
五帝三王五霸――秦策上ニアリ。

身立爲帝王。卽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卒子律反。下卒與同。其王之王于況反。下霸王同。○卽猶若也。林西仲曰。言文王不以呂尙爲漁父疎之。與深言而成王業。以比秦王與已。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處昌呂反。下皆同。○林西仲曰。君臣之事。其事大。骨肉之閒。其語難。皆當深言。但未知王志不以羇旅爲疎而與之否。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厲癩通。下同。被皮寄反。下同。○司馬貞曰。癩。惡瘡。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愚謂。亡。放逐也。烏獲孟奔夏育。皆勇力之士。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

賓主之禮——范雎ヲ賓客トシテ待遇スルコト。

跪ハ最敬ノ禮ナリ。

唯唯ハハイハイノ意。

呂尚ハ太公望ナリ、渭陽之濱ハ渭水ノ北岸。

載與俱歸——文王ノ車ニ載セテ、同乘シテ都ニ歸ルナリ。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雎音雖。○庭迎。下堂而迎也。致敬也。義渠見前。先是秦取之以爲縣。以其君爲臣。於是義渠戎王與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閔病也。敏達也。言自竊病於不達事情。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下見賢遍反。○言羣臣皆敬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敎寡人。屏必郢反。○林西仲曰。雎前上書云。語之至者。不敢載之於書。故王屏左右。欲聞其至語也。范雎曰。唯唯。唯維癸反。下同。○林西仲曰。應之而不言。有閒。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敎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復扶又反。下復見同。○跽。長跪也。臣聞始時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父音甫。疏疎通。下皆同。○林西仲曰。漁父與國君。非有平生之素。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說始銳反。○林西仲曰。言深。卽前書所謂語之至者。非淺近之說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而

游觀之間ハ游樂ノ時ナリ。
入之ハ其ノ言ヲ入レルコト。
謝王稽——案ズルニ、久シク范雎ヲ引見セザルヲ謝シタルナリ、注非。

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亡音無。○闔。合也。吳師道曰。亡其猶亡乃。按下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及韓策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吳說得之。言議也。賤。賤己也。林西仲曰。以不得見自疑。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閒音閑。○不敢直斥王。故指其足下也。以上言欲面陳以盡之也。

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持車召之。上時掌反。說音悅○謝。謝其得人也。

〔考異〕坊本無爲作無謂。高本前上有王字。無下者字。坊本綠作祿。何下無故字。曾本錢本劉本共榮作弊。高本亡作己。一作以。一作抑。諸本謝王稽下有說字。一本無。今從之。○補正〔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人主。史記作庸主。此與下文明主對。作庸是也。○〔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任臣者謂王稽。反覆謂丁寧反覆以論人才。王若不用臣。王稽後不復丁寧反覆以論人材王前。則天下之人材。無由而進。此獨不可重乎。鮑改王前爲前者。解之云。後不如言。則爲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然無字仍不可通。況作王前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也〕厚猶富也。善富家者。謂指穰侯。善富國者。范雎自謂。言穰侯取於國以富其家耳。王若相己。將取於諸侯以富秦國也。昭王未見雎。故不敢斥言。下文云。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是也。爲如字。凋榮猶利害也。明主之於諸侯。欲利之則利之。欲害之則害之。唯意所欲。爲。故不得擅富。○〔已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邪〕已錢本作亡。史記同。是也。亡無也。言臣者謂王稽。言無乃以王稽爲賤而其言不足聽邪。

任臣者ハ王稽ヲ指ス。

無反覆云云――秦王ハ自分ヲ賤シキ者ト見テ捨テ置カレルノカモ知レナイガ、自分ハ兎ニ角、王稽ガ前ニ自分ヲ薦メタルハ、誤リデナカツタコトガ、後日ニ至リテ明白ニナルヤウニスルヲ、重要トハ思ハレマセヌカトノ意。

敢以疑事試王。必確有所見而後言也。

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任音壬。○秦法。任人必保其後。後不稱所言。則爲反覆。罪其薦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謂薦任得人也。林西仲曰。以上言己實有能。不當輕辱。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主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厄當從史記作硊。砥硊以下四者。皆美玉名。史記工上有良字。此恐脫落。林西仲曰。不以良工失於鑒別而減其價。以上言己雖見棄於魏。未必不可以利他國。曰良工。曰聖主。爲父母之國而言也。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也。爲于僞反。○大夫稱家。諸侯稱國。取。謂取其人也。凋傷也。得人厚國。諸侯所榮。而爲明主所取。所以不得擅厚也。以上言秦王宜用己以厚國也。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舍音捨。復扶又反。○疑。謂利害疑也。以上亦言秦王宜察己之言。以決用舍也。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至。謂極深也。林西仲曰。指太后穰侯事。愚謂。此言王當使己面陳至語也。

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

人主ノ人ハ庸ノ誤。

椹質ハ罪人ヲ斬ル時ニ臥サシメテ置ク臺。要ハ腰ト同シ。

嘗試ハ二字デココロミルト讀ム。

戰國策正解卷三下

秦下

昭襄王下　凡十六章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　范子。名睢。字叔。魏人也。王稽。秦謁者令。正政通。不得蔽隱。謂不得自蔽隱其能也。利通也。言宜行其言。而益通其道也。林西仲曰。以上言秦王當使己面陳其言。察其能以決用舍。

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　惡烏路反。斷丁亂反。質鑕同。要腰同。○人主當從史記作庸主。言明主賞罰嚴明如此。微賤之身。不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終

【雕題】服猶レ言ニ車服一、謂ニ車及諸物一、皆可レ取ニ千里之備一也。

纆牽ハ手綱ナリ。

萬分之一――手綱ノ少シ長イ位ハ、御ニ於テ萬分一ノ害ニ過ギヌケレドモ、千里行クコトガ出來ヌトノ意。

【雕題】不ニ釋塞一者、謂ニ壅ニ敝之一、使ニ其不ニ上通一也。

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ニ千里一。造父。上七報反。下音甫。○王良。趙簡子御者。見ニ孟子一。取。取レ路之取。謂レ行也。造父爲ニ齊王御一。見ニ韓子一。蓋周末人。此書亦可ニ以證一矣。其爲ニ周穆王御一者。蓋列子寓言。而史遷疎謬也。其見ニ管子一。假託之書。不レ足ニ信據一焉。鮑彪論ニ其不レ得ニ與ニ王良同一レ時。失レ考矣。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レ能レ取ニ千里一。何也。服與ニ服牛之服一同。猶レ御也。曰。子纆牽長。纆索。謂レ轡也。故纆牽於レ事。萬分之一也。而難ニ千里之行一。今臣雖レ不肖。於レ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レ臣不レ釋レ塞者。是纆牽長也。難。乃旦反。相息亮反。塞先北反。○事。御事也。難害也。關君長曰。言纆牽害レ御。至微也。而馬不レ能レ行ニ千里一。己雖ニ不肖一。其於ニ秦事一。亦有ニ至微之用一。不レ解ニ釋其塞一レ寵者。則有ニ微害一レ事矣。

〔考異〕一本無ニ里馬之馬字一。纂纆作レ纏。

凡四十六章

段干越人ハ人名。

欲以力臣天下之主」一本無材字。是也。鮑改爲恃。是以後世法讀古文。非也。壹專也。鮑本作一。亦非。○〔設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劉本作沒。高注云。設貪也。據此。高本元作沒矣。今本誤耳。易鮑如字。非也。或易跛反。訓爲輕易。亦未是。案易與施通。施延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矣〕矣鮑作焉夫。夫字下屬爲句。坊本焉夫連讀。尤謬。○〔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鮑本脫王若一句。不疊隨陽右壤。非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構合也。鮑本从手作搆。非。後倣此。○〔詳事下吏〕事高訓治。是也。吳云。詳其事。以下於吏。吏府史之類。嘗聞下士矣。未聞下吏。吳說非也。鮑本下誤不。○〔韓必授首〕鮑本授誤受。○〔注地於齊〕注屬也。屬連也。韓魏爲關內侯。則秦地直連於齊矣。○〔是王之地一任兩海〕兩海。東海北海也。齊之右壤。北臨渤海。今拱手而取之。是地注兩海也。高注云。一注東海。則任爲注誤審矣。鮑本改爲注。是也。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夫音扶。令並力呈反。處昌呂反。○新城君。芊戎也。郎中。親近官。關君長曰。臣段產自謂。君謂新城君也。議誹議也。言郎中嫌議人於王。則不能使人無以此議臣於君也。

〔考異〕坊本令人之令作使。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

拱手——兩手ヲ組ミ合セタママデ、齊ノ地ヲ取ルコトガ出來ルトノ意。

往來於魏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方苞曰。秦得韓魏。則地接于齊。若水之流注可通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經亙也。謂亙東西海也。要。腰中也。謂秦地自西海亙東海。中斷天下也。危動。謂以危亡之事恐動之也。持。謂執持二國。使不得離畔也。痛。謂攻伐之急也。

史記曰。昭王曰。善。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考異〕坊本章首至聞之爲一章。蓋吳師道以姚本補之也。聞之下。有說秦王曰四字。別爲一章。姚本無此四字。合爲一章。今從之。蓋四字衍文。纂相下有與字。無聞下之字。北入作入北。高本武王作莊王。坊本以北作已北。杜作社。高本雲作云。休甲作申一字。恃作材。一本無。坊本壹作一。纂無毀魏氏之氏字。高本沒作設。坊本既勝作遂攻。國也下。無此何也一句。一本百作累。坊本折作拆。一本偃作倒。高本乎且之且作是。坊本必攻上。無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一句。構上有兵字。諸本以肥上有於字。今從劉本。坊本下吏作不吏。劉本餘下有矣字。坊本之強下。無一舉衆三字。史作壹舉事。高本以臨韓。作臨以韓。坊本授作受。地於齊作地於秦。經作注。曰元作任。○補正〔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致極也。累之至其極也。○〔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中隔韓魏。故秦不能接地於齊。以絕山東從親之約。○〔杜太梁之門〕杜塞也。鮑本誤社。○〔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云古雲字。鮑改爲雲。戰交曰校。不敢校。不敢與秦師交戰也。○〔小黃濟陽嬰城〕嬰繞也。以城自繞。○〔王之威亦憚矣〕憚可畏憚也。鮑據史改爲殫。訓盡。似矣。以上王之功亦多矣。例之。依字爲長。下文王若負人徒之衆以下。方說威殫之事。此猶未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材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

齊魏ノ魏字衍。
葆利ハ利益ヲ得ルコト。

擧衆ノ衆ハ事ノ誤。
注地ハ樹怨ノ誤、怨讎ヲ楚ニ結ブナリ。

關中之侯――候ハ侯ノ誤、領内ノ小諸侯ヲ關中侯、又ハ關内侯ト云フ。

寒心ハ畏怖ノ形容。

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校猶亢也。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詳佯同。○關君長曰。此惟謂齊。恐衍魏字。愚謂。葆寶也。謂寶重利之。下吏猶下執事也。謂齊慮患佯事秦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一擧衆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高誘曰。事。戰事也。注屬也。關君長曰。據注。衆舊作事。傳寫誤矣。注地史作樹怨。蓋因下文注地於齊而誤矣。地當依史作怨。愚謂。秦破楚。則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是自使屈命令於韓魏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關君長曰。授首。史作斂手。謂服從也。義長。史候作侯。蓋秦襟帶山東河曲。則韓魏地在其中。若秦漢關中侯也。下文關内侯。互言耳。愚按。呂子貴信篇注。梁履繩曰。關内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内爲王畿。故曰關内侯。通鑑秦紀注。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召音邵。○許鄢陵環兵自守。上蔡召陵。不

不聊生——聊ハ安ナリ、安心シテ生活出來ヌコト。
臣妾ハ下男下女。

使之獨攻——魏齊二國ガ、各獨力ヲ以テ攻メ取ルヲ云フ、戰勝ノ利ヲ獨占スルヲ、獨攻ト云ヒタルナリ。

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夫音扶。下同。墮許規反。暴曝同。○狐祥。史記作孤傷。新序作潢洋。蓋三者古音與彷徉相通。彷徉。徘徊也。楚辭彷徉無所倚是也。此言所以無德而有怨也。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舍韓魏而攻楚。失計也。徐孚遠曰。是時齊楚稍遠。欲委韓魏以當秦也。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惡音烏。藉在夜反。下同。○關君長曰。兵出於韓魏。則沒而不還。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隨。水名。水北曰陽。壤地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方與。上音房。下音預。○四國。齊趙韓魏也。起應王。謂起兵應秦攻楚也。構。構兵也。留以下七邑。故皆宋地。時屬楚。泗。水名也。鮑彪曰。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

接踵ノ接ハ屬ナリ、踵ハ足ノカカトナリ、連續ノ意。

狐祥ハ孤傷ノ誤、家族ノ祭祀スルモノナク、一人デ悲シンデ居ル意。

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爲于僞反。下爲王同。○楚毀。則韓魏無患矣。故强。按史記新序。皆强下有韓字。此恐脫落。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援于眷反。○詩逸詩。關君長曰。遠宅猶遠地。言威武之大者。不復涉遠地。而攻人。必有近敵之可伐者。以喩不可遠攻於楚也。故曰。楚援也。鄰國敵也。愚謂。亦遠交近攻之意。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度待洛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詩小雅巧言之篇。忖亦度也。躍躍。跳走也。毚狡也。遇見也。遇犬獲之。謂見獲於犬也。下遇奪釜鬲於涂。與之同。言狡兎雖善走。或時爲犬所獲。以喩韓魏有心。秦宜忖度之。秦雖强大。或爲韓魏所獲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敗韓魏而不卒功。既而信之。故曰。中道而信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言二國之善秦。慮患以欺也。不可慢易而失時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重直龍反。○無德而有怨。此二國之所以不可信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墮。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

誠ハ地ノ誤。

壹ハ乘ノ誤。

狐濡其尾——狐ガ水ヲ渉ル時、始ノ間ハ尾ヲ立テテ居ルガ、終ニナルト、尾ヲ下ゲテ水ニツケルト云フ喩ナリ。

【雖題】楡次是敗死之地、非指葬處、干隧是吳戰敗之地矣、非指死處、死處是姑蘇矣、非干隧。

勝有日——勝ツベキ日限ニ見込ノツイタコト。

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高誘曰。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何患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按史記。誠作地。據高注。則此亦本作地。傳寫誤作誠也。碕哲夫曰。三王五霸不足爲也。何與彼爲四爲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負亦恃也。壹史記新序皆作乘。此恐誤。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鮮仙善反。之易之易。以豉反。下同。○詩見前。易未濟彖辭曰。小狐汔濟。濡其尾。程傳曰。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楡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楡次。智伯葬處。干隧。夫差死處。沒溺也。易。慢易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從才用反。○從縱通。謂縱舍不戒也。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浦。水濱也。高誘曰。鑿臺。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爲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

【雕題】從親之要、要腰也、以人身喩焉、下文齊秦之要楚魏之脊可證。

不接ハ不接ノ間ニ忘字チ脫ス。

以北入燕ハ以地入秦ノ誤。

大梁ハ魏ノ都。

【雕題】桃人之人恐衍文。

齊秦ノ秦ハ韓ノ誤。

楚魏ノ魏ハ趙ノ誤。

證反。下同。○二垂。謂西北邊垂也。

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從子容反。要一遙反。○史記不下有忘字。此恐脫文。要約也。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橋音矯。○司馬貞曰。秦使成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相越然也。愚謂。北地之誤。燕秦之誤。以字音近似而誤也。史記新序共作以其地入秦。可以證矣。入出皆使韓入出也。王又擧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擧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虛去魚反。○杜塞也。燕酸・棗虛・桃人・皆魏邑名也。雲翔。謂如雲回翔。言楚燕救魏之兵。畏秦强而不敢敵也。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復扶又反。下同。濟子禮反。○復之。謂復擧兵也。蒲衍首垣仁平丘小黃濟陽。皆魏邑名也。嬰城。謂二邑環兵自守也。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屬音燭。斷音短。要腰同。下要絕同。○濮。水名。磨。地名。關君長曰。此說秦王。不宜謂秦。或韓字訛。魏已服矣。當依史作趙。要爲人身上下之中。脊爲左右之中也。蓋言秦中斷四國。令不得相救援也。五六猶五次六次也。高誘曰。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盛也。或曰。五合六聚。當作五分六裂。字形似而誤也。或然。王若

黃歇ハ春申君ナリ、史記春申君傳參觀。

累棊――棊ハ將棊ノ駒ノ如キモノチ云フ、碁石チモ棊ト云フ。之チ積ミ重ネテ高キヲ競フ遊戲アリテ、累棊ト名ヅケタルナラン。

〔考異〕 坊本無卒字。及至下而字。書作詩。高木非以作以非。坊本齊趙作齊秦。○補正〔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鄰鮑訓近。是也。據依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莫之據者。言莫所依賴也。○〔時至而不失〕鮑本無而字。非。○〔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從讀爲縱。縱舍也。謂舍而不伐。齊免秦伐。將與趙合。其勢必張。故讎魏冉必深也。鮑改趙爲秦。非。○〔君悉燕兵而疾僣之〕僣讀爲替。聲之誤也。爾雅釋言。替滅也。鮑改爲攻。形聲俱遠。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辨。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鬭。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頃音傾。將子匠反。使所吏反。說昭之說。始銳反。○姚宏曰。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愚謂。黃歇。春申君姓名。物至而反。冬夏是也。關君長曰。至極也。冬至日短極而反長。夏至日長極而反短也。愚謂。呂子似順論。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卽此意。致至而危。累棊是也。累力委反。下同。○胡三省通鑑注曰。致亦極也。極其至。則危也。累棊至於極高。則必危矣。楚司馬子期累十二博棊。不墜。王曰。危哉。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乘繩

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相息亮反。不王之王。于況反。○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惠王之初。齊田單破燕盡復之。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樹臣庾反。盡津忍反。○書周書泰誓之篇。樹立也。滋益也。今書作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吳伐越而不卒功。故爲句踐禽。燕噲之亂。齊伐之。而不卒功。故有樂毅臨淄之役。此皆除害不盡故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卒猝同。○關君長曰。秦從齊已合矣。齊又合趙。則齊有秦趙之援。而不畏燕。故深讎其相國。忠謂君之讎。讎君也。誅責也。謂責相之罪於燕也。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鮑彪曰。河南。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關君長曰。達途。謂通使於諸侯。

【難題】所謂天子指秦王、業已稱王、王卽天子矣。

聖人云々——聖人ト雖自ラ時勢ヲ作ル能ハザルモノナレド、聖人ノスグレタコトハ、時勢ヲ取リ逃サナイ處ニアリトノ意。

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腸胃。喩腹心。卽謂安邑上黨也。故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史記曰。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秦。

〔考異〕不義一本作弗義。錢本劉本共作不以爲義。往來者之言高本作往來之者言。錢本劉本及一本。作往來之言者。諸本弩下無射字。今從錢劉本。坊本恐則下無必字。秦破作秦伐。○補正〔韓魏必無上黨哉〕哉劉本作矣。是也。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藉在夜反。數色主反。○造客卿名也。藉借也。謂借以制天下之權也。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乘繩證反。下同。長丁丈反。朝直遙反。○鄰指齊也。恤憂也。謂有爲齊所伐之憂。而不能據有陶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

趙秦之深讎ノ五字ハ衍文。

千鈞之弩——三十斤ヲ鈞ト云フ、千鈞ノ弩トハ、重量ヲ擧ゲテ、形ノ大ナルヲ知ラシムルナリ。

潰癰ハウミテツイエカカツタデキ物ナリ。

爲之頓劔——齊ガ晉楚ノ爲ニ兵ヲ出シテ、武器ヲ壞スマデ戰フ時ハ其ノ戰ヲ受ケルモノハ秦ナリトノ意。

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夫音扶。下皆同。背音佩。行下孟反。○趙秦之深讎五字。疑衍文。三晉數背欺。而秦不以爲不信無行者。蓋欲其不相結也。今破齊以肥趙。將復相結。故不利於秦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射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罷音疲。射食亦反。○弊疲也。晉謂趙。下恐脫楚字。言破齊之易。晉楚不疲弊。秦不能制其勝矣。不曰晉楚。而曰天下。大之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恐丘勇反。走則候反。○言少出兵。則晉楚不信秦。多出兵則爲晉楚所制。齊見秦見制。則必走晉楚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擧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頓壞也。謂爲晉楚强戰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高誘曰。齊秦爲晉楚所帥。故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三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安邑。魏邑。安之。謂保安安邑也。上黨兩屬韓魏。高誘曰。秦將取之。故曰無上黨哉也。夫取三晉之腸

案兵ハ兵ヲ進メザルコト。

使臣ハ公子他自ラ謂フナリ。

裁ハ裁斷ノ裁ニテ處置ト云フニ同ジ。

三晉——韓魏趙ハ晉ノ大夫ニシテ獨立シタルヲ以テ、三國ト合シテ云フ時ハ、三晉ト稱スルナリ。

〔考異〕坊本無且字。○〔補正〕〔且復將戰〕且又也。鮑删且字。非。○〔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多謂割地。言無多割地。則趙人疾來而和成矣。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事役也。鮑彪曰。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役也。此策書徑山。史書華陽。一役也。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令力呈反。質音致。○陽武。齊邑。順子。齊公子。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敢斥王。故曰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弊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他徒多反。倍音佩。使臣之使所吏反。○司馬貞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據之則二社僅五十家耳。或脫百字歟。抑戰國之制異也。使臣。他自謂也。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爲于僞反。下爲之同。○必之。期秦必不然也。是何也。夫三晉

多則疾到ハ多割疾和ノ誤。

下屬爲句。非也。

薛公入魏而出秦女。魏王夫人。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則上黨秦之有也。取七住反。○言取齊女。與齊合而劫魏。則上黨必可得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鮑彪曰。負芻以母故必事秦。已珉欲以齊楚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爲王因珉與佐也。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殁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爲于僞反。○已。謂負芻既立也。珉魏臣也。與薛公爭權。故欲困之。佐負芻兄也。故欲定其位。因二人以劫魏困薛公。則魏懼而復齊女。負芻德秦。終身事秦。齊女怨薛公出己。終以齊奉事秦矣。

〔考異〕坊本劫作刦。欲以齊秦下。無劫魏二字。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復扶又反。○關君長曰。以和趙爲事。而從冉欲和。和因起成。則起重。雖冉不窮。而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則疑割誤。到疑和誤。蓋言和不速成。冉有窮與輕之恐。不如無多割趙地而疾和也。

交也。鮑彪曰。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爲之言。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敗必邁反。○藍田。秦邑。鄧。楚地。三國。齊韓魏。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故地。說始銳反。使所吏反。下同。去起呂反。○高誘曰。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愚謂。應和也。故地。謂漢中也。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辭。卽上文告楚辭也。爲若也。言秦知與三國謀。則必不肯救之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告急。秦愈不敢出。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走則候反。離力智反。○離秦謂絕秦於楚。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勝有功。

〔考異〕高本云作去。諸本以下無告字。今從一本。高本大勝作大臣。坊本無勝字。今從曾本。○補正〔秦遂不敢出兵。大臣有功〕曾本臣作勝。是也。鮑删臣字。兵字

方城八山名。
【雕題】韓魏或楚魏之訛。

特矣。而齊之利。有千里者二。以是秦不能與齊縣衡也。齊有至此。言秦所以不能與齊縣衡也。

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薄迫各反。復扶又反。○膏腴。肥沃　至也。言韓魏支分楚地。取之。以轉至鄭。兵休復起。則自足以害秦。不必待齊之援矣。況與齊合乎。韓魏支分至此。言秦所以見伐也。

〔考異〕坊本破秦下更有秦字。縣皆作懸。高本焉作與。一本無焉下齊字。坊本無韓魏支分之魏字。○補正〔楚破秦。不能與齊權衡〕衡秤也。欲知物輕重。必縣之衡。縣衡謂爭輕重也。秦下不言秦者省文。鮑補一秦字。非。○〔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東聽者韓魏也。不言韓魏者。亦省文。國策之例爲然。鮑不達於此義。此亦補韓魏二字。雖無害於義。古意盡湮矣。○〔權縣宋衛〕權錘也。楚權重。權縣宋衛。謂收而有之。

五國罷成皐。罷音疲○五國。楚齊趙韓魏也。詳見趙惠文王策。時楚爲從長。韓釐王策曰。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是也。

魏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爲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爲于僞反。相息亮反。○收。取而用之也。翕合也。言成陽以秦不用故。窮而去於齊。今見在齊有功而用。取而用之。不能合成陽之心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秦之道也。言窮而不見收者。達則能報其怨。故不爲王用。韓魏不欲成陽。而秦用相之。二國必怨。不惟不爲王用。且失二國之

縣衡――縣ハブラサゲルコト、衡ハハカリノ棒ナリ、輕重ヒトシケレバ、棒ガ平懸スルカラ、勢力均等ナルヲ、縣衡ト云フナリ。

三世積節――三世ノ間韓魏ト盟約ヲ結ブヲ云フ。

【雕題】節謂相與相助之勢、如臣節之節。

富擅越隷――越ハ楚ト境ヲ接スルヲ以テ、上文ノ楚包九夷ノ下ニ入レルヲヨシトス。

【雕題】越隷賤之之辭、猶言胡虜。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爲于僞反。○按此語再見趙策。彼爲李兌。此爲穰侯。蓋一時之事也。彼一作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一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蓋此若上脫莫字。除陰之訛。須深之訛。陰卽陶。宋地。穰侯所封也。

〔考異〕坊本若作苦。時下無也字。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縣音玄。下同。○鮑彪曰。縣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爭韓魏。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關君長曰。節。符信也。行者所執也。此結好通使。既積三世。齊秦爭合二國。二國合齊則強。故秦見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塞先代反。○九夷。九種之夷。下文富擅越隷句。當在此下。蓋時齊楚相合。故言齊有強援也。權縣宋衞。宋衞乃當阿甄耳。權縣。言較輕重也。阿甄。齊二邑名。齊地方千里。楚亦方千里。故曰有二也。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隷。秦烏能與齊縣衡。隷猶虜也。周禮秋官蠻隷閩隷之類。此句錯簡說見上。蓋宋衞從秦。而在齊韓魏之間。秦所恃以間三國合從也。然僅當齊二邑。則不足

斂ハ城ノ誤。

以取晉。齊予晉敝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予音與。○晉謂魏也。魏已封冉。故秦必重冉以合魏也。敝疑當作城。蓋涉上文而誤也。言齊雖惡魏合於秦。與之城邑。而不能支秦取魏也。操當從史記作挾。坊本作採。蓋皆以字似而轉誤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復扶又反。

〔考異〕坊本予作與。○補正〔操晉以爲重也〕操謂操縱之。鮑本作採。非。

冷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故攻宋也。向許丈反。下皆同。○高誘曰。冷向。秦臣也。以猶使也。恐謂蓋向助齊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高誘曰。晉國。魏都大梁也。宋在其東。若齊攻宋破之。則大梁危。不能復護其安邑。安邑在河東近秦。秦可兼取。故云爾。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燕烏賢反。國名皆放此。不復音。惡烏路反。下同。○秦助齊攻宋。故燕趙惡其合。必割地以交於秦。秦既得安邑。又得燕趙之交。故齊畏其强。必重秦也。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恐丘勇反。○則猶然則也。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向助齊攻宋。秦王不悅。故向言如是。

〔考異〕諸本故攻之故作使。今從一本。

文請ノ文ハ薛公ノ名即チ田文ナリ。

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咸陽。秦都也。池亦不敢自任。使王自擇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卒子律反。○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

〔考異〕坊本下焉作之。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為于僞反。○闕君長曰。以用也。收猶取也。合也。濟成也。秦王欲用禮合齊。以成取天下也。徐孚遠曰。呂禮亡秦。必與穰侯有郄。若見用於齊。亦穰侯所嫉也。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并併同。相息亮反。○聚當作取。史記作取。取猶收也。臨。謂臨御也。并相。謂并相齊秦也。此言冉之所以輕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合秦者。以逼三晉之患也。既免於其患。則其所惡。唯秦得天下也。而冉為秦相。則齊讎冉必深矣。此言不獨輕。而又齊深讎之也。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令力呈反。卒子律反。○敝邑。謂魏也。闕君長曰。秦不援齊。則魏得勝之。故曰。卒攻齊也。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

從之ハ譯モナクツケテヤルコト。

校云。一作僞謂齊湣王曰。鮑謂作爲。王上補齊字非也。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以不爲相者。太后不善公也。數色角反。相息亮反。下同。○伐戰伐也。太后。楚女。昭王母宣太后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楚必便之矣。吳師道曰。辛當作芉。愚謂。戎即太后弟。爲華陽君者。戎爲周相。楚必利之。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說音悅。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深入也。河東。河之東也。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任音壬。○緩知王必悔。故不敢自任。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三城。河東三城。武遂封陵齊城也。言不須割地。而三國將去。吾故從之致三城也。王不

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夫音扶。處並昌呂反。下同。欲去去我之去。起呂反。掃素報反。爲足之爲。于僞反。○處女未嫁者。愛猶惜也。重公於齊。謂使齊重茂。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說始銳反。累力委反。塞先代反。易以豉反。盡津忍反。○茂事惠武昭三王。故曰累世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是代借秦重贄厚祿。以使齊重茂也。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僞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相息亮反。○僞疑當作爲。處猶留也。

〔考異〕坊本上賢人作賢士。錢本以相作以相印。高本蘇代作蘇秦。坊本僞謂作僞爲。一作僞謂齊湣王。劉本以相迎之作以相印迎之齊。○補正〔僞謂王曰〕姚

悍人也——悍人ハ勇敢ナル人ト云フコトナレドモ、無禮ノ意味デ云ヘルナリ。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爲于僞反。說始銳反。○悍人也中期。猶悍人矣中期。孟子死矣盆成括。高誘曰。中期。秦辨士也。有人爲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己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殺也。秦王因不罪。高誘曰。言桀殺龍逢。紂殺比干。惡其勝己也。秦王恥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考異〕坊本爲作與。○補正〔或爲中期說秦王曰〕鮑本爲誤與。

昭襄王上　凡十六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按史記。時蘇代爲齊使於秦。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

ノ折レルモノナレバ、五十里ヲ半分ト思フ時ハ、百里ハ行ケヌモノナリ。

四國之兵敵——敵ハ匹敵ノ敵ナリ、五分五分ノコト。

繩墨之外——法度ノ外ト云フコトデ、盟約以外ナルヲ以テ、時宜ニヨリ勝手ニ出來ルヲ云フ。

故曰ノ曰字衍。

伐秦ノ秦字ハ矣ノ誤。

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據皆字及下文。大王下疑脫楚王二字。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援于眷反。復扶又反。○援助也。敵。强弱等也。關君長曰。繩墨蓋喩盟約。言二國在盟約之外也。四國輕重。在得二國與否。故曰爲權也。恐衍曰字。秦恐矣字訛。愚謂。伐伐之也。言先得齊宋之援者。必伐之矣。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鑠。消鑠也。謂被兵消鑠。兩國。秦楚也。

〔考異〕廣得諸本作廣德。今從曾本。坊本非霸主之主作王。始與終作終與始。圍下無逼字。曾本遂爲作遂與。坊本禽死下無於于隧三字。高本竆作交。得之作得齊。○補正〔伯主約而不忿〕與諸侯要約。而不忿其不從。○〔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廣猶大也。德曾本作得。得與下文失對。曾本是也。○〔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交讀爲晈。晈邪視也。言諸侯畏秦。不敢邪視陽侯之塞。鮑改交爲竆。形聲俱遠。非也。〔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依從也。○〔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四國謂秦魏與韓楚。敵勢相敵也。高注云。末無也。則未元作末。今本訛耳。○〔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伐字句。下衍一秦字。言先得齊宋者能伐人也。上一句是目。下則分說之。鮑伐秦句。謂韓魏伐秦。上無所頂。下無所歸。非也。

三王不足四——禹湯文武ニ秦王ヲ加ヘテ四王トスルハ容易デアルトノ意、不足トハ自然ニ出來ルコト。

河濟之士——黃河濟水ノアル地方ノ士ト云フコトデアル、中原ノ士ト云フニ同ジ。

行百里者云々——百里ノ道ヲ行カントスル時ハ、九十里ヲ半分ト思ヘトノ諺ナリ、殘リ十里ハ九十里行ク位ニ骨

笑。行戶剛反。辛子律反。○范吉射中行寅。晉兩卿也。三家。趙魏韓也。智伯與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滅智伯。事見趙策。

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句踐禽死於干隧。夫差。上音扶下初佳反。會稽。上古外反下音鷄。句古侯反。○會稽。山名。艾陵黃池干隧。並地名。無禮。謂吳欲伐宋。殺其丈夫。囚其婦人。事皆見春秋傳。

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朝直遙反。○梁君。魏惠王也。子。太子申也。齊敗魏於馬陵。虜申。布冠。以喪禮自居也。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三者。智伯夫差梁君也。

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彊。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塞先代反。濟子禮反。○雍擁通。擁有之也。徙。侵逼之也。世主。謂諸侯。陽侯。地名。古陽侯之國。黃棘亦地名。尾終也。吳智。吳王智伯也。詩逸詩。高誘曰。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爲行百里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

寄地ノ寄ハ割ノ誤。

易楚ノ易ハ侮ナリ。

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説音悅。下同。○怵誅通。誘也。關君長曰。甘茂將攻楚。蓋請和於秦。而秦受之。故曰。見誘於楚。愚謂。楚必之楚。疑當作魏。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一本注云。寄疑割字舛誤。言楚割地以和我必多矣。

〔考異〕坊本怵作誅。鬻魏下補魏字。○補正〔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魏字句。不悅者魏也。不言魏者。蒙上省文。鮑補一魏字。似是而非。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易以豉反。○畜養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約窮困也。從鄰。謂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得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主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輕牽政反。爲于僞反。○得失。皆謂交也。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既勝宜陽。不恤楚交。是忿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鮮仙善反。○詩。大雅蕩之篇。言先王敬始愼終。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爲三家

間有所立——相對シテ立談スルコト。

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使並所吏反。數色角反。需音儒。○健强。需柔也。者則之者恐衍。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相息亮反。下同。閒音閑。○關君長曰。退燕避入曰閒居。此亦其義。謂閒時王與衍共立也。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焉並於虔反。○道如道周之道。猶過也。蓋吏經過王與衍所立之處。而聞之也。犀首卽公孫衍也。

〔考異〕高本連昭襄王策甘茂亡秦章末。一本立作言。韓子同。劉本無道而二字。韓子一本作道穴。一本作通穴。○補正〔甘茂之吏道而聞之〕道者。取道於二人所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爲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相息亮反。爲于僞反。使所吏反。○高誘曰。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甘茂謂秦王曰。怵於

相御ノ御ハ禦ト通ズ、用心シテ一致出來ヌコト。

楊達公孫顯ノ二人ハ秦ノ臣ナラン。得之云々——西周ヲ得テ九鼎ヲ得バ、甘茂ガ宜陽ヲ伐ツニ勝ル功ナルヲ以テ。甘茂ヲ抑スト云フナリ。

來使者ノ者字衍。

〔考異〕一本得作拔。○補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無事無所事事也。言王將不用之。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爲于僞反。○鮑彪曰。變。背約也。楚時助韓。兵在韓後。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餘猶遺也。言楚徒言與韓而已。必不爲韓戰。以遺怨於秦。以是知其相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爲于僞反。惡烏路反。○得猶勝也。言勝周。以得九鼎之功。抑屈茂。不勝。天下惡秦攻周。救韓急疾。則茂攻宜陽之事敗矣。

〔考異〕高本此章在韓策。吳師道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侹。抑作市。愚按韓策。高本侹作達。抑作印。錢本劉本作印。○補正〔韓楚必相御也〕御禦通。以意相防禦也。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

對曰ノ對字衍。

以宜陽餌王——宜陽ヲ取ルヲ以テ秦王ニ勸メ其ノ功ニヨリ、重用サレントシテ居ルヲ云フ。

韓朋——朋ハ衆ノ意アリ、韓國ノ衆人ト云フコトナルベシ。

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將子匠反。○尉軍尉也。對字恐衍。言不論兵之強弱而攻之兵必困敗。蓋軍尉欲息兵。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相息亮反。下遐嫁反。○說王以必拔宜陽而得相。故曰餌。無伐之日。謂無伐韓之日。

〔考異〕　坊本中作仲。高本無而宜之而。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朋爲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謂無攻毀茂之事也。關君長曰。文有錯亂。或作今公用兵無功。秦衆盡怨之深矣。文義似順。言秦人怒死傷衆。欲拔宜陽。而茂息兵。則衆怨之深矣。

【雕題】果字疑衍、凡策中用レ果、多下不レ得二其宜一者上、不レ可レ曉。

右將ハ右軍ノ將ナラン。

序作レ果。此恐誤息壤在レ彼。指二盟地一而警レ王也。穆文熙曰、茂不レ難二宜陽之拔一、而難二於樗里公孫之譖一。故與レ王爲二息壤之盟一、卒レ之二氏之言不レ入、而伐レ韓成レ功。可レ謂下識二先後一者上矣。

〔考異〕 坊本千上有二數字一。偧作レ朋。一本恐下有二之字一。○補正〔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車通二三川一者、欲下容レ車之廣。通二三川一之路上也。言容レ車足矣。不二必須一レ廣。○〔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鮑本作レ行二數千里一。案自レ秦至二三川一、不レ及二千里一。鮑益欲下與二上數險一相儷上、以レ意補二數字一耳。○〔天下不以爲多張儀〕錢本劉本無二爲字一。是也。○〔挾韓而議〕挾如下挾レ貴挾二兄弟一之挾上。心有レ之曰レ挾。樗里疾公孫衍皆黨二於韓一。故曰二挾レ韓而議一。言將レ讒レ己也。○〔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偧怨也〕公仲偧即韓偧。王聽二於二人一、則公仲偧以レ伐レ韓爲二甘茂之謀一、故怨レ之也。鮑因二是王欺魏之文一、以二公仲一爲二魏臣一、遂改二偧爲一レ朋、謂レ與二韓偧一別人。吳亦不レ覺二其妄一。何其憒憒也。

宜陽之役。馮章謂二秦王一曰、不レ拔二宜陽一、韓楚乘二吾敝一、國必危矣。不レ如下許二楚漢中一以懽上レ之。楚懽而不レ進、韓必孤。無二奈レ秦何一矣。楚與レ秦懽而不レ進二軍救一レ韓。則韓失レ援孤。故無二如レ秦何一。王曰、善。果使下馮章許二楚漢中一、而拔中宜陽上。楚王以二其言一責二漢中於馮章一。馮章謂二秦王一曰、王遂亡レ臣、因謂二楚王一曰、寡人固無二地而許一二楚王一。亡字恐衍、言秦固無下以レ地許上レ楚也。

〔考異〕 坊本逐作レ遂。地作レ他。○補正〔王遂亡臣〕亡臣、猶レ言レ使二臣亡一。謂レ逐レ之。

甘茂攻二宜陽一、三鼓レ之而卒不レ上。上時掌反。○卒士也。上登也。謂レ不レ登レ城也。秦之右將有レ

公仲侈ハ韓人。

杼ハヲサナリ。

投杼――王ガ讒言ヲ信ズルヲ恐ルルナリ。

【雕題】公孫衍當作公孫郝。此與上文羈旅對、必非犀首。在ハ果ノ誤。

受公仲侈之怨也。按史記。衍作奭新序作子。曰。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蓋挾持外家。而誹議甘茂也。王必聽之。言不如惠文魏文也。始與魏約伐韓。而聽誹議中止。是王欺魏也。甘茂伐韓而王止之。公仲侈必謂伐韓者。非王之意也。茂也。是茂受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尙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處昌呂反。費音祕。參所金反。下同。○費魯邑杼機之持緯者。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夫音扶。爲于僞反。○王爲臣之疑當作王之爲臣。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復扶又反。○在爭之在。新

爲子功――向壽ノ功トセント云ウテ、向壽ヲハゲマスナリ。

陪ハ背ト同シ、數險ヲ踰エテ之ヲ背ニスルコト。

謗書――樂羊ヲ誹謗シタル羣臣ノ上書一箱。稽首ハ首ヲ下ゲテ平地ニ至ルヲイフ、稽ハ至ナリ。羇旅之臣ハ外國人ノ意。

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韓約伐韓。三川。韓地。按新序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韓。謂向壽。子歸告王曰。既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令力呈反。下同。向式亮反。下同。○輔行。副使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王急欲問其故。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倍背同。數色主反。○積之謂二縣賦積宜陽。呂祖謙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爲多張儀。而賢先王。西河之外。魏地。上庸屬漢中。本庸國。先王惠文王。賢其能信儀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將子匠反。稽遣禮反。○得謗書而不疑。使之得立功。是文侯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

投其石ハ石砭ヲ投棄スルナリ。

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冉封於陶。公國。謂陶。德楚。謂不爲秦謀楚。三國。齊魏韓也。號猶宣言也。言爲三國請秦得之。以宣言三國。以自示信也。儀字衍。自重。自示重也。言爲二人請薛公。得之以宣言二人。以自示重也。

〔考異〕衍文十六字一本無。高本無所甚之所字。○補正〔辛張陽毋澤〕下文云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則張是張儀。陽毋是澤姓。以此推之。辛必亦人姓。下又言三國。則張儀時處韓。辛與陽毋處齊。而澤才差長。故下文獨序澤。而不復言辛與。○〔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挈絕也。絕領斷首也。言若有敗此事者。臣請自刎以謝罪。言事必成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因猶親也。因言爲和親之言也。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除治也。吳師道曰。扁鵲與武王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敗必邁反。○石砭也。此。如此人。指左右以其所不能而妨害人。

補正〔扁鵲請除〕下文云。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又曰。怒而投其石。石砭也。所以彈癰腫。然則武王面部發癰腫。扁鵲欲彈而去之。故言請除。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

載主契國ハ主ハ先祖ノ位牌ナリ、戰ニ行ク時ニ先祖ノ位牌ヲ奉ジテ行クハ支那ノ古禮ナリ、契國ハ、國人ニ必勝ヲ約スルナリ。

失楚王云々ノ十六字衍文。

挈領ノ挈ハ斬ナリ、領ハ頸ナリ。

爲禹——禹ハ多智ノ人トシテ稱セラル、故ニ禹ト爲ルトハ、其ノ言ノ適中スルコトヲ云フ。

【雕題】悳楚之楚、疑當作齊。

張儀與澤——儀字衍、辛張ト陽母澤ナリ。

〔考異〕坊本多作當。以爲和楚。作以楚和。一本無爲字。

爲魏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爲于僞反。下爲公同。○東方。山東也。蓋冉將合楚於秦以伐魏。故客爲魏說也。曰。辛張・陽母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說始銳反。敗必邁反。下同。○辛張陽毋澤。蓋二人姓名。皆魏臣也。公叔。韓相也。契約令也。挈契通。斷也。挈領猶刎頸也。說苑。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言臣臨戰陳。載遷廟主。申令國都。以與王約。王必無患矣。若敗軍。臣請刎頸而死。其自任如此。然而臣有患也。下文乃所以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此十六字衍文。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所甚患也。夫音扶。○事。攻伐也。謂秦楚合而伐魏也。對薛公公叔。故曰臣之主。以上述張澤之辭。以下客之言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之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令力呈反。○儀當作澤。蓋依張字誤也。言今公如山東。而因楚依公。言伐魏於楚。果如張澤之言。則是令二人如禹。而二人既知之。其事不必成。則是務自敗己之事業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

王欲窮ノ王ハ楚王ナリ、窮ハ苦ノ意。

請秦王ノ請ハ謂ノ誤。

市楚ハ漢中與ヘテ楚ヲ味方トスルナリ。

令力呈反。爲于僞反下爲請同相息亮反。下同○鮑彪曰、殘猶害。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愚謂。儀因秦重疾。令楚爲之請相。

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去。其言疾之言也。歸有光曰、茂之去儀則重之於魏而錮之。儀之去疾則重之於楚而殘之。同出一轍耳。

〔考異〕事楚王之王。錢本劉本作矣。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請當作謂。字之誤也。蠹。木中蟲也。謂爲國害。不處。謂非其所。漢中在南。近邊於楚。而爲楚利。故秦國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和楚。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天下。謂山東諸侯。卽猶若也。言若諸侯伐秦。王無地之市楚以約和矣。

予之ハ張儀ノ策ニ同意スルコト。
不反秦兵——戰ニ勝チテ秦兵ガ無事ニ反ルコト。
張子ハ秦不ノ誤。

之下莫師道曰。覆。謂反覆。逆。謂逆料。覆卽下文一二。逆卽下文本末。愚謂。此與東方朔畫像贊序覆逆自別。唯下疑脫明或賢字。蓋言唯明王可能也。悖亂也。

〔考異〕 坊本不知作又知。闕下無者字。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高誘曰。用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也。

武王 凡十五章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 予音與。○高誘曰。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得志於魏。亦不及於秦也。 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 下張子當作秦不。蓋傳寫之誤也。言儀不去秦。秦不必責茂也。王應麟曰。儀不去秦。茂必不重於秦。儀不得罪于秦。必不終去秦。乃假魏以錮儀。而固己寵。且取名高焉。左成亦險矣哉。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

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為于偽反。下同。○軫先仕於秦。故曰秦人也。故。故舊。佞才也。救之。謂救齊。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遊仕也。病。吳人病也。故特也。意抑古字通用。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作意。思。思吳也。為王吳吟。言不忘秦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鬬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夫音扶。刺並七亦反。○戾貪也。必敗。言必有一敗也。穆文熙曰。陳軫雙虎之喩。似若不忠楚。然楚不被兵。而齊遂失援。不言彼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無以加矣。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覆芳伏反。○按計聽以下疑錯簡。當移上章過聽於張儀

計聽云云——此ノ一節ハ、他章ノ錯簡ナリ、注非。

故ハ舊故ノ故ニテ舊キ交ノコト。

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高誘曰。韓王見齊秦合爲一。故復合之也。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故固通。○計失當作失計。韓宣惠王策。韓氏之兵非削弱也。云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此記者之言。下章錯簡。當在此下。

〔考異〕纂方懽作相懽。坊本先齊作大齊。事令一本作事王。史記作事君。坊本不如下無因而二字。全乎諸本作全事。今從一本。○補正〔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事者事事也。謂行之。令號令也。言秦王。不得從楚王號令而行之。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楚。西講於秦。解。和解。講。和也。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

廣從ノ從ハ縱ト同ジ、タテナリ。

儀固以小人――儀ハ賤シキ者ナレバ、六百里ノ采地アル筈ナシトノ意。

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朝直遙反。下同。後見之見。賢遍反。夫秦之夫音扶。○惋。駭恨也。弭止也。）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使所吏反。下使齊使者同。重直用反。○來還也。）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至。謂反而至秦。以猶謂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廣從。上古曠反。下子容反。）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初王使弭口故曰。可以言乎。）軫曰。伐秦非計也。

不得事令ノ令ハ大王ノ誤。

商於ハ地名、張儀ノ采地ナリ。

不穀——穀ハ善ナリ、不善トハ諸侯ノ謙辭ニシテ寡人ト同シ、楚君ガ多ク用フルニ似タリ。

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說音悅下大說同。○令疑大王二字。誤合而爲令也。爲王役謂爲楚役使。德於秦謂爲秦絕齊。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

方懽ノ懽ハ悅ナリ、和親ノ意。

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則必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幷併同。○一劫天子三字。及齊韓之齊。恐衍文。不義之名。卽惡名也。言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攻之周。則不獨不利。而危矣。謁白也。解。謂免秦兵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卒子律反。更音庚。相息亮反。屬音燭。○穆文熙曰。周雖微弱。名器猶存。張儀乃欲秦兵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無人心如此乎。司馬錯之論。既遏暴亂。又致富強。可謂正大。

〔考異〕坊本周王作周主。錢本王業作不世之業。坊本敝兵作敝名。纂貪作窮。坊本西海作四海。一本正作止。史記同。諸本無危下矣。一本有。史記新序同。今從之。史記蜀主作蜀王。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曲沃。地名。患。楚援齊也。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幷幣。臣請試之。爲並于僞反。○約具也。幷猶與也。

張儀

争名者云々——名譽ヲ争フニハ、朝庭ニ仕ヘテ官吏トナルヲヨシトシ、利益ヲ争フニハ市ヲヨシトス。

劫天子ハ衍文。

齊韓ノ齊字衍文。

同。長丁丈反。下同。〇長史記作倫。是也。此恐涉下文而誤。名。伯王之名。

臣聞。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顧争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朝並直遙反。〇按史記通鑑。皆市朝作朝市。可從矣。説見齊威王策。顧猶反也。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

易以豉反。〇三資。謂廣地富民博德也。隨。謂不待爭而自至也。地小民貧。貧猶不備。故擇易而行。

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

辟譬通。盡津忍反。〇繕完也。

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

戎狄之長ノ長ハ倫ノ謂、倫ハ類ト同シ。

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遺于季反。敗必邁反。○五國楚齊趙韓魏也。詳見趙惠文王策。撫安也。李帛地名。

〔考異〕高本遺義渠君下有者字。○補正〔秦且燒爇獲君之國〕且將也。義渠僻處於西戎。其地必險。燒爇山谷。始可通兵馬。故言燒爇耳。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七各反。又七故反。○按史記。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塞先北反。屯音純。王業之王。于況反。下去王欲王王隨並同。○三川轘轅緱氏屯留南陽南鄭新城宜陽。皆韓地。絕臨攻。三國各當韓一面也。誅討也。楚魏無韓益近秦。故可侵其地。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夫音扶。下

【雖題】獲疑衍。

文繡千匹——美シイヌイノシテアル反物二千反。

在前章末。蓋錯簡也。

王以爲然。遂善待之。穆文熙曰。順王與儀之策言。即令人洒然。何用多兩妻之談。以文爲戲。愈見高手。

〔考異〕坊本無子言之言。且安作宜安。無曰取之曰。無爲我之我。楚王王作楚楚王。一本與不作與否。坊本信矣作信也。無言也之也。欲爲臣乎。高本臣作忠。曾本無欲字。坊本無四字。尙見棄。曾本無尙字。坊本尙上有忠字。尙作且。○補正〔請爲子車約〕約約馬於車也。鮑改作約車。非。○〔子非楚。且安之也〕且將也。鮑改爲宜。非。○〔明臣之楚與不也〕之適也。謂心適楚。東周策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亦與此之同。○〔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鮑本脫下我字。○〔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鮑本矣作也。無也字。非。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復扶又反。過音戈。○義渠。西羌也。高誘曰。言義渠君道里長遠。不能復得相見也。請告事之情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使所吏反。○中國。謂山東諸侯。無事有事。謂攻伐之事。燒焫。謂放火而侵掠。爲若也。呂子爲我死。王別封汝。輕使。謂其行疾。令敎也。是衍欲使義渠不援秦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

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長丁丈反。少詩照反。和戶臥反。○誂。謂以微言動之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不否通。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辨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欲爲臣乎。軫爲忠尙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夫音扶。○軫出至此。疑當

僕妾云々——善良ナル者ハ人ガ皆之ヲ得ント欲スルヲ云フ、鄉曲ハ其ノ村內ノ意、曲ハ邑ト同ジ、出婦ハ離別セラレタル婦人ナリ。

安敢之楚——楚王ハ軫ヲ信ズルヲ以テ此ク云ヘルナリ。

順王與儀之策——王ト張儀トノ考次第デ、臣ガ楚ニ之クカ否カハ明ニナリマセウ。

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孝己。殷高宗子。伍子胥。吳王夫差臣。下章錯簡。當在此下。

〔考異〕高本連前章。章末有也字。坊本秦楚作陳楚。今楚作今逐之也。諸本作之曰。今從一本。○補正〔軫馳楚秦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鮑本楚作陳。改下楚爲逐。皆非。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復扶又反。○卽猶若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爲于僞反。下其爲同。○約。纏束也。約車。猶言駕車也。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故特也。策。謂其所籌度。臣之楚。猶臣於楚也。謂爲楚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

人ノ言モ破リテ、君ニ用ヒシメザルヲ云フ。

馳ハ往來ノ意。

破老。乃遺之美男。敎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夫音扶。遺于季反。○破。壞其事。舌。指諫臣。老。老成人。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自以爲王。謂秦富强自視以爲眞王也。橫門君。秦將。鮑彪曰。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穆文熙曰。破舌破老。二語甚奇。故秦王聽之。而不信張儀。乃上兵伐謀之意也。

〔考異〕坊本辛作華。害王下諸本有者字。今從一本。○補正〔田莘之爲陳軫說秦王〕鮑本莘作華。未詳孰是。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閒。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爲而不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爲于僞反。○聽猶察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爲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

西河之外、魏ハ西方ニ黄河ヲ隔テテ秦ト境セルガ、秦ニ屬セル黄河一帶ノ地ヲ河外ト云フ、此時魏ガ其ノ地ヲ取リテ居タルナリ。

田辛之ハ人名。

郭君ハ郭虞ノ誤。

美女破舌——美女ハ、善人ノ言モ惡シキヤウニ言ウテ、人ヲ惑ハスヲ以テ、舌ヲ破ルト云フナリ。

美男破老——男色ノコトナリ、美男子ハ老成

〔考異〕高本連前章。坊本不聽上無王字。炎下無諸侯字。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復扶又反。○取之。謂自取河外也。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敝。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乘繩證反。罷音疲。恐丘勇反。○皮氏本魏地。秦取之。見史記。又犀首傳。犀首者。魏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吳師道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摎畱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武。二說未詳孰是。威王二字疑注文。

〔考異〕錢本劉本共聽作德。○補正〔恐。畏秦〕恐字句。恐天下乘其弊也。而尤畏難秦。故又云畏秦。

田辛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爲于僞反。說始銳反。郭虢同。○君疑虞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

周秦ハ周最ノ誤。

昆弟ハ兄弟ト同ジ、當時同盟ノ國ヲ兄弟ノ國ト云フ。

齊於楚也。是也。將絕齊於楚。是以鯉與魏遇。使齊疑之也。楚策所謂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是也。

敝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善之。謂秦於與鯉遇魏時善待鯉也。言齊既疑楚使與於遇。又見秦善待楚使。故不合於秦也。

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當作最。謂楚王德周最能解說鯉與魏遇之意也。

〔考異〕高本連前章。令作合。謂作爲。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市買也。不如鯉者。必不爲楚而爲秦。故曰便計。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說始銳反。來使之使所吏反。

上洛ハ地名。

【雕題】敗於南陽之於字、當作之。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使秦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敗必邁反。○高誘曰。南陽。陘山所在。愚謂。賂。賂地。卽上洛也。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背音佩。○之往也。資。財幣也。多資。謝楚之德也。絕。謂絕魏通秦之道。而不救也。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恐丘勇反。○揚言猶宣言也。效致也。

〔考異〕坊本王以下無魏字。絕作攻。效作効。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使所吏反。從才用反。○楚王怒鯉遇魏也。楚懷王策所謂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是也。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令力呈反。○與楚遇見上章。於秦之秦。當作齊。楚策所謂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

合於秦ハ秦ハ齊ノ誤。

【雕題】與楚之楚、疑當作齊。

不レ與。則刑罰不レ中。故云不レ可二以誅罰一。戰國之君。疑レ不レ能レ言二禮樂一。故高誘以二文章一爲二旌旗一。鮑彪以爲二法令一。不レ知惠王引二古語一以拒二蘇秦一。非レ謂二自能爲一レ之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義猶レ俠也。所レ欲レ爲必果。故云レ強。○〔嬴縢〕嬴纏繞也。縢。行縢。所謂幅也。詩云。邪幅在レ下。○〔簡練以爲揣摩〕揣度也。摩切也。揣二度彼情一。以レ言摩二切之一也。○〔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蓋盍通。盍何也。

秦惠王謂二寒泉子一曰。蘇秦欺二寡人一。欲下以二一人之智一。反二覆東山之君一。從以欺上レ秦。從子容反。○欺與二楚懷王策是欺儀也之欺一同。蔑也。東山。卽山東也。趙固負二其衆一。故先使下蘇秦以二幣帛一約中乎諸侯上。諸侯不レ可レ一。猶二連鷄之不一レ能二倶止一於棲一。亦明矣。鬭君長曰。連列也。鷄善鬭。故不レ能三倶止二於棲一也。寡人忿然含レ怒日久。吾欲レ使二武安子起往喩一レ意焉。吳師道曰。下止言二武安子一。蓋起字屬二下文一。愚謂。起疑レ當レ作レ趣。字之誤也。趣疾也。喩諭同。言下諭二諸侯一以中不レ可レ一之意上也。寒泉子曰。不可。夫攻レ城墮レ邑。請使二武安子一。善二我國家一。使二諸侯一。請使二客卿張儀一。秦惠王曰。敬受レ命。夫音扶。墮許規反。使諸之使所吏反。○墮壞也。吳師道曰。起號二武安君一。此云二武安子一。必別一人。李牧亦封二武安君一。如レ此名不レ一。且張儀死二於秦武王時一。與二白起戰勝攻取時一不二相及一。愚按。秦有二客卿之官一。以レ待下自二諸侯一來者上。其位爲レ卿。而以二客禮一待レ之也。見二通鑑注一。

〔考異〕坊本東山作二山東一。幣上有二其字一。○補正〔蘇秦欺寡人〕欺慢也。下從以欺秦同。

欺ハ欺慢ノ欺ニテ侮ト同シ。

【雕題】武安子起、非二當時之語一、武安君別人亦可、至レ更二名起一則必無二之事一。起屬二下文一亦不レ可レ讀。

起ハ趣ノ誤。

客卿ハ外國人ニテ秦ノ相タルモノヲ客卿ト云フ、李斯ナドモコレナリ、張儀ハ魏人ナリ。

桑戸ハ桑ノ枝ヲ編ミテ作レル門扉ナルベシ。棬樞ハ木ノ枝ヲ丸クシテ、樞ノ代用トシタルモノ。

季子ハ叔モ季モ弟ノコトナレバ、弟ヲ少シ尊ビテ、季子ト云ヘルナラン。

勢位富厚云々——世ニ立チテ居ルニハ、位置金錢モ粗末ニ思フコトハ出來ナイトノ意。

而服。使趙太重。炫熿。光耀也。林西仲曰。當秦强趙弱之日。公然馳幣約結。不顧秦忌。使趙重於天下。極寫其難立功處能立功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戸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横歷天下。廷說諸侯之士。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鮑彪曰。掘門。鑿垣爲門。樞。門牝也。揉木爲之如棬。棬。屈木盂也。軾。車前横木。林西仲曰。撙。抑也。銜。馬勒也。此又極寫其難發跡處能發跡。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淸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伏音匐。○洛陽。秦故鄕。宮。居室。古通謂之宮。郊迎者。父母急欲與言也。側目傾耳。不敢正視聽也。蛇行。紆行。匍伏。伏地也。司馬貞曰。嫂呼小叔爲季子。未必字也。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穆文熙曰。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未有併吞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爲之連衡六國。范雎知秦厭內亂。故爲之驅逐四貴。凡以中其欲耳。比秦之揣摩成。而六國之厭苦秦兵者。即響然爲之合從矣。

〔考異〕高本敝皆作弊。坊本羸作嬴。高本棬作捲。坊本廷作庭。士作主。伉上無能字。傾作側。季子下無之字。○補正〔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文章謂禮樂。禮樂

之ヲ今ノ事ニ適用スルヤウニスルヲ揣摩ト云フ。

金玉錦繡——計策ノ善美ナルモノヲ喩ヘテ云ヘルナリ。

【雕題】摩燕烏闕集闕五字、蓋衍文。

燕烏集闕——書名ナルベシ。

受相印——蘇秦ガ趙ノ相印ヲ受ケタルナリ。

粮ハ糧ト同ジ。

【雕題】古廟以人居而言、不添宗字者多非鬼室、後世所謂朝堂即廟矣。

轂ハ車軸ノ先ノ車、輪外ニ出デタル物ヲ轂ト云フ、車ノコトニ用ヒタルナリ。

引説秦不合為戒。懲前此説術之疎也。

朞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説當世之君矣。林西仲曰。成而自信。謂之曰眞。喜得此説術之善也。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説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説。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抵抵通。諸氏反。大説音悅。純徒本反。○燕烏集闕未詳。疑陰符書篇名。蓋依是篇之義而揣摩。以説趙王也。華、華麗也。抵掌而談。謂以掌指畫而談也。武安。趙邑。純束也。此約從。謂合六國親而擯秦。吳師道曰。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林西仲曰。散橫之效。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粮。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林西仲曰。約從之效。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用也。言服從天下。用於政。而不用於勇。用畫於廊廟之内。而不用兵於四境之外。四句蓋古語也。林西仲曰。承上文不費斗粮五句。而極寫之。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

羸縢ハ脚絆ニテマトフコト。

嫂ハ娌ト同ジ。

叔ハ弟ナリ。

太公陰符——太公望ノ兵法書ナリ。【雖題】摩在揣度之後、如手撫之、既知彼之情、而能以吾言動搖上下之也、或抑而激之、或揚而奮之、皆誘導入于吾之橐中、所謂摩也。

簡練以爲揣摩——兵法書ノ中ノ適當ト思フモノヲ、更ニ精熟シテ、

元。臣諸侯。非兵不可。元長也。首也。人萬物之長。故呼人爲元。元元猶人人也。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林西仲曰。至道。要術也。暗指用兵言。通段止言當用兵。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上時掌反。爲于僞反。○貂。鼠屬。大而黃黑。羸。纍通。纏繞也。束脛邪幅也。蹻屩通。草履也。黧。黑色。紝。機縷也。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喟。太息也。林西仲曰。以未嘗學問。取困自責。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數色主反。○乃夜。猶卽夜。謂至家之夜也。陰符。太公兵法。林西仲曰。史云。出其書遍觀之。則數十篋俱閱過。不是空陳也。簡之使精。練之使熟。揣。量度。摩。研究。以我所學之精熟者。揣摩時務之切。而用之世主之情而中之。此遊說妙訣也。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哉。刺七跡反。相息亮反。下同。○林西仲曰。倦而自罰。亦

飭ハ飾ノ誤。

偉服ハ寛大ノ服。

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コレチ五帝ト云フ、五帝ニツイテハ外ニ説アレドモ姑ク史記ニ從フ。

三王——夏禹、殷湯、周ノ文武。

五霸——白虎通ニ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チ五霸ト稱シアリ、又丁公著ノ說ニ、夏ノ昆吾、殷ノ大彭、豕韋、周ノ齊桓、晉文トアリ。

言古昔無事之日。猶且文武兼用也。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勝音升。○飭恐飾訛。或古字通用。此言後世諸侯亂惑文士飾說。天下事煩也。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既盡。稠多。濁亂也。不足。謂恆產匱乏也。聊賴也。喪亂弘多。故上下相窮愁。民無所聊賴也。林西仲曰。章程適以叢姦。案牘徒以滋累。此言文章不足為治。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林西仲曰。章理。以言闡出道理。偉服。儒者盛服。如縫掖之類。此言文章徒足以致亂。闞君長曰。辯言。辨察之言也。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治直吏反。下於治同。○林西仲曰。此言以文章約結天下。必不可得。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高誘曰。死士。敢死之士。綴連也。厲利也。利其兵器。致其勝功於戰闘之場也。闞君長曰。此言當廢文章任武事。以戰勝立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常嘗通。○方言。矜謂之杖。撞。手擣也。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

文章ハ禮樂法度等ノ文治ヲ云フ。

轂車ハ軸ノ外ニ出デタル者ヲ云フ。

銳反。下除説不大説。餘皆同。乘繩證反。下同。蓄稸同。積子賜反。騎奇寄反。下同。幷併同。下同。○巴蜀漢中代巫山黔中。皆郡名、胡。胡國。貉以爲裘。貉馬。充於軍國之用。限阻也。殽。二郗。函。函關也。形便。謂地形便於攻守也。府。物所藏。天府。謂非人力也。奏進也。效驗也。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林西仲曰。文章。謂行使往來詞命。誅罰。卽誅伐。文章不成。無以爲兵名。故不可。使民。驅之出戰也。恩深方可資人死力。愚謂。煩勞也。政教逆人心。將令不行。故不可勞大臣於外。儼然。矜莊貌。庭教之。謂來庭教之。以異日。謂以他日承教。林西仲曰。併呑稱帝之效。尚在有待。厭而婉拒之也。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

共音恭。夏古雅反。惡音烏。○補遂三苗崇。皆國名。涿鹿。地名。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驩兜。臣名。共工。官稱。愚謂。此言帝王賢君。皆以戰伐成功也。

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

使所吏反。從子容反。下約從同。吳師道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熊替。濁樞玉反。聊聞。服蒲北反。信新。兵濱滂反。○轂擊馳。謂行使之多也。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泛言諸侯約信連結。此

歸還ハ休暇ノ期日終リ都ニ還リタルコト。

車裂ハ刑ノ名ナリ、兩足ヲ別別ニ牛車ニ縛リ牛ガ走レバ下腹ヨリ兩分スルヤウニシタリトアリ。

【雕題】秦地及所屬、皆廣狹有レ時、而無二一定之規一、亦不レ當下硬ニ守夸張之辭一、以算中地域上。

連橫――秦ノ地ハ東西ニ長キ故ニ秦ヲ橫ト云フ、連橫トハ六國ヲ秦ニ連屬セシムルヿヲ云フ。

【雕題】貉夷種之名、或與レ貊同耳、非レ獸。奮擊ハ兵隊ノ名、精銳ヲ以テ名アル秦兵ナリ。

婦人嬰兒。皆言二商君之法一。莫レ言二大王之法一。是商君反爲レ主。大王更爲レ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レ之。商君歸還。惠王車二裂之一。而秦人不レ憐。說始銳反。更音庚。夫音扶。○刑二其師傅一。故曰二仇讎一。鞅恐レ誅。亡之魏。魏人不レ受。故還レ秦。而惠王車二裂之一也。

〔考異〕一本八上有二十字一。

惠文君 凡十四章

蘇秦始將二連橫一。東西爲レ橫。秦地形橫長。故合二六國一連レ秦曰二連橫一。鍾惺曰。蘇秦本意在レ用レ秦。合從自是第二義。用レ秦易。而用二六國一難也。說二秦惠王一曰。大王之國。西有二巴蜀。漢中之利一。北有二胡貉・代馬之用一。南有二巫山・黔中之限一。東有二殽・函之固一。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レ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二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一。可下以并二諸侯一。吞二天下一。稱レ帝而治上。願大王少留レ意。臣請奏二其效一。說始

黥ハ入レ墨ノ刑。劓ハ鼻ヲ斬ル刑。

告歸ハ暇ヲ乞ヒテ家ニ歸ルコトニテ、辭職ニモ用フレドモ、一時ノ休暇ニモ用フ。

戰國策正解卷三上

秦上

孝公　凡一章

衞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相息亮反。○鞅。衞之庶孼公子。公孫氏。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法服之耳。至猶大也。墨涅其顙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高誘曰。傳猶禪也。　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蒞臨也。有頃。言未久也。關君長曰。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又有予告。蓋始見于此。　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

止爲士。非也。

石行秦謂太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辨智之士。行戸郎反。王子況反。○鮑彪曰。太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衞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爲之。此蓋起也。愚謂。良梁音同而誤也。關君長曰。蓋辨士將敗伯王之名。宜拒絕其說而不聽。故曰備也。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辨智之士。爲君爭於秦。令力呈反。爲于僞反。○關君長曰。客既敎秦備辨士。則爭不能得焉。秦必成伯王之名矣。蓋石爲秦欺周君也。愚謂。石爲秦謀。既敎秦備辨士。又敎周君令辨士爭。是激而成之也。

〔考異〕高本此下連謂薛公及齊聽祝弗二章。坊本各見于前。今姑從之。劉本石行秦作右行楚。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正解卷二終

令ハ合ノ誤。

〔考異〕坊本恐齊下無韓字。○補正〔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集賢本子作予。是也。予讀爲與。與猶和也。秦人以齊故疑天下。而齊又知趙之難和。故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時韓與齊和。故云齊韓之合。下文不云韓者。所重在齊也。鮑依下文刪韓字非。○〔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東字不可通。當爲西。字之誤也。鮑改以因爲以困。是也。其韓字句。魏字下屬爲句。則失之。取地於韓魏。卽上文佐秦而伐韓魏。不宜割裂分屬二句。蓋原疊韓魏二字。而今本脫之耳。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吳師道曰。負恃也。令字疑合。關君長曰。收合。封厚也。謂秦且合齊而厚其力。使無多割地於趙。而與天下戰也。蓋最設秦爲齊之辭。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吳師道曰。趙恃合於秦。以與齊戰。不勝。則國大傷。而聽命於秦矣。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盡津忍反。○上黨。韓地。大原。魏地。西土韓魏之西地也。國趙。身謂投也。言覆趙國。危其身。是計何之道也。謂恃秦與齊戰之甚不可也。

〔考異〕高本連前章。土作止。覆作復。錢本劉本令作全。錢本西作而。○補正〔公負令秦〕負鮑訓失。吳訓恃。吳是也。令。錢本劉本作全。全秦猶言大秦。吳謂令字疑合。亦通。吳釋下文不勝。爲趙不勝。是也。凡鮑吳異說。大抵吳是。而鮑非。後不復出。○〔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西止。秦之有已〕西錢本一作而。止字句。是也。鮑本作西。因改

普天——詩經ニハ溥天ニ作ル、溥ハ大ナリ、大ナル天ノ下ト云フコト。
率土——率ハ循ナリ、土ノ水ニ沿ヘル以内ニ居ル人ト云フコト。
【雕題】是時王在東周、故其言如此、天子指周王也、王若在西周者、則此宜作西周策。

子ハ與ノ誤。
韓ハ趙ノ誤。
合於秦ハ合於趙ノ誤。

東ハ西ノ誤。

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少詩照反。○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偏。率循。濱涯也。君天下。謂爲天下之君也。

〔考異〕諸本作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今從一本。○補正〔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姚宏曰。一本客耶對曰。韓非子文與一本同。案客字句。當時周法。不納客。客至必有辭以却之。此特擧其法。而辭在其中。故下承之云。即對詩也。古文健勁如此。一本非。溫在河內。時屬魏。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爲于僞反。難乃旦反。虛墟同。○金投。趙臣也。疑天下。謂以最之齊。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己也。按爲周最。謂魏王。章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據是。則子當作與。韓當作趙。合於秦。當作合於齊。虛。謂國亡而爲墟也。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長丁丈反。○上黨長子。皆韓地。關君長曰。蓋齊與韓魏相攻。秦救齊。趙從救齊。因此佐秦而伐二國。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公東之東當作西。秦在西。安得曰東。謂以佐秦故得寶也。言趙因是勢。徐爲東交於齊。則齊趙有合矣。鮑彪曰。最時在齊。慮有趙患。故爲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無忠臣——八字衍文。

【雕題】家嫁之本字、三歸以嫡與姪娣爲三、諸侯之禮也。

春秋ハ孔子ノ春秋ヲ云フ。

【雕題】百當作十。

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君。令力呈反。○事見襄十七年左傳。無忠止之也八字。疑他策錯簡。或注文混入也。司空。主土工官。傳曰。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閭。里門也。宮中作市者七處。市各有閭。皆使女子居之。每閭百人。故凡七百人。三歸。臺名。傷。謂非毀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强。増積如山。數色主反。見譽之譽音餘。○衆庶所說成强大。増積不可動如山。言大臣得譽之害也。二句。蓋古語。周君遂不免。卒相倉也。

〔考異〕高本上免下有士字。如山作成山。坊本七市作女市。○補正〔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非。自傷於民也〕宮中置七市。便婦人也。二十五家曰閭。七百。爲一萬七千五百家。過多。七百蓋婦人居閭者之數。非閭數也。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夫人。二國媵之。各有姪娣。管仲傚之。娶於三家。故云爲三歸之家。論語曰。管氏有三歸。卽此事也。非字句傷毀也。鮑改七爲女。非。○〔故衆庶成彊。増積成山〕鮑本下成作如。非。

溫人之周。周不納。問曰。客邪。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邪以嗟反。○溫邑時屬西周。周並謂東周。客。他邦之人。主人。自國之人也。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

立ハ合ノ誤。
【雕題】之宮作以、而上脱齊。

伐已。故急起兵以示伐齊於秦也。

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處昌呂反。○之疑合誤。言秦以趙攻齊。與合齊伐趙。其實秦之利理同。必不安處矣。言必與趙伐齊也。

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關君長曰。齊用弗之不利。即天下之通理。

〔考異〕高本連謂辭公章。劉本題起齊字。乃同坊本。關君長曰。三章事同文異。似不可連。○補正〔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秦得句。謂秦得齊交也。言秦得齊交。天下疾之。其伐齊必深矣。下文天下之理也。覆此句。若爲秦得天下。下文天下之理不可通。齊合。與秦合也。鮑補秦字。蛇添足矣。○〔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攻。攻齊也。亦省文。之適也。猶言與。處猶制也。言秦以趙攻齊。與與齊伐趙。其事雖異。其理實同。必不制趙急兵以攻齊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相息亮反。見賢遍反。令力呈反。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定十年左傳。有郈工師駟赤。注云。掌工匠之官。此工師籍。蓋官氏也。愚按楚策有工陳籍。或是人也。說見彼。

謂周君曰。客者辨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相息亮反。下同。說音悅。○鮑彪曰。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愚謂閔憂也。言憂國人不說相呂倉也。

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

果ハ集ノ誤。

齊深ノ深ハ衍文。

君。言弗與禮。有二國之重。而必輕文。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反齊王之信。以禁天下之率。趨音促。行戸剛反。○急北兵。謂急起齊北邊之兵也。以秦之以。猶與也。後行。謂後軍也。最怨齊逐己。故收之以爲後軍也。此言伐齊以敗齊秦之合。反背也。率從也。言秦伐齊。背齊之約信。二國不合。則天下不從齊也。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史記作齊無秦。則天下集齊。祝弗必走。吳師道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弗而相禮。弗走。禮不待言矣。愚謂此言齊無秦。則天下之兵皆集齊。弗禮必走。齊王無與爲其國。必重文也。

〔考異〕高本連石行秦章。劉本題起謂字。乃同坊本。高本公作君。坊本以禁之以作又。○〔補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有周。孟嘗君傳作有用。率作變。果作集。蓋史遷所據本如此。今本形近之譌耳。後行。傳作厚行。厚后通。蓋厚假借作后。遂譌爲後耳。以秦魏。傳作以和秦魏。亦是也。趨赴也。信猶約也。天下之變。謂天下相與擯齊。言弗與禮有用齊秦。必輕田文。不如急北齊兵赴趙。助之以和秦魏。又收錄周最。以爲厚其行。且反齊王之信約。以疏秦。又禁天下使之不敢爲變也。齊若無秦交。天下和集於齊。而祝弗必走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逐之出外也。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相息亮反。○言秦得齊則益强。故能得天下之交。得天下之交。則不能存齊。齊深之深恐衍。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夫音扶。○趙恐齊秦合而

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鮑彪曰。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

〔考異〕一本嘗作常。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令力呈反。下同。相息亮反。處昌呂反。○呂禮。秦將也。鮑彪曰。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禮。關君長曰。處。處置也。蓋言子惟以齊事秦。則必無事之可處置矣。愚謂。無處。謂身安也。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關君長曰。天下制於子。猶言是子制於天下也。言禮相齊。令最居魏。以共事秦。則禮制於天下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考異〕坊本處作慮。○補正〔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處猶制也。言子權重。齊人必無能制子者矣。互詳於下齊聽祝弗章。鮑改處爲慮。非也。此章以下。鮑又改定舊次。或移入他策。雖有得者。失亦不少。諸策皆然。要之非疑以傳疑之法也。今一依高本。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相息亮反。○言齊逐最相禮者。欲因禮以取秦之交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

〔考異〕 坊本無重公二字。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他徒多反。下同。盡津忍反。予音與。○鮑彪曰。輸言委以告之。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閒遺昌他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操七刀反。閒紀莧反。遺唯季反。令力呈反。○閒遺。謂伺其閒隙。以遺之。曰告止身死。書中語也。候。偵候之吏也。穆文熙曰。馮雎之遺書昌他。乃兵法之因其敵閒而用之者也。其告候者。蓋令吾閒以告彼閒者也。均之謂反閒。而傾危甚矣。

〔考異〕 坊本昌作宮。雎作睢。雎使閒有且字。高本疊亡來二字。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爲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爲于僞反。令力呈反。○王。楚王也。言宣言東周殺翦。以令東周與楚惡也。昭翦曰。善。吾

無可以求——効果ノ求ムベキ者ナキヲ云フ。

不ハ之ノ誤。

秦之輕重——秦ガ周ノ相ヲ輕遇スルカ、重遇スルカ分ラヌノ意。

情ハ事實ナリ。

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鮑彪曰。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覺則羣驚而去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關君長曰。大人。蓋謂用事貴臣。應多鳥處。小人。蓋謂無力賤人。應無鳥處。鮑彪曰。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不疑之字誤。關君長曰。窮士。應有鳥無鳥處。赫欲重翠。故云。故固也。謂固能得其所欲矣。穆文熙曰。有鳥無鳥之處易見。而且為大人者難識。故必有杜赫之論。而後景翠可重。

〔考異〕坊本者張下有之字。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隘乙革反。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下同○三國。韓魏齊也。隘猶距也。言周相見秦隘於三國不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為于僞反。處昌呂反。○處。處置。謂其所為也。取秦。謂取交於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故固通。齊重國。固收周為好。周亦既取交於齊。今又取秦。是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羅ハ鳥ヲ捉ル網ノコト。

〔考異〕高本連前章。坊本無者字。且臣作且秦。○補正〔薛公故主。輕忘其薛〕言齊者薛公故主之國也。不言齊者。蒙上伐齊之齊。省文。○〔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產以忿強秦〕羣嘗爲君。聲之誤也。與預也。不預聞伐齊之議。言田文封於薛。其恩渥矣。猶忘故主之恩。欲與秦伐齊。而最獨明君臣之道。據故主之義。不從伐齊之議。生以使強秦怒之禍不可。○〔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有變謂諸侯伐魏。言天下共伐齊。不能傷之。因以不和。或有伐魏者。臣請勸齊爲王救之也。伐之。伐齊也。故曰遂。鮑以爲伐秦。遂字不可通。最嘗仕齊。故云爲齊奴也。言天下方惡齊。而臣嘗仕齊。若在魏。天下必以臣故并惡王。是臣連累王之交於天下也。不如使臣速入於齊。此策致周最避秦禍。故使之專說魏利。如舊說。仍利齊擯秦。與上節何分。鮑本下臣作秦。非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朝直遙反。復扶又反。予音與。○譴責罪也。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盡津忍反。○關君長曰。宜察其所賂遺之人。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

虛信——以下ノ句ハ薛公ノ爲ニ義理ヲ立テテ齊ヲ伐タザルヲ云フ。

羣ハ君ノ誤。

產ハ贊ノ誤。

【雕題】產疑衍文。

奴ハ怒ノ誤。

齊之累——齊ヨリ伐タルル心配ノコト。

〔考異〕坊本以兵之急。作以兵急之下更有急之二字。章末之也作矣。○補正〔秦趙爭齊〕閔齊伋云。勁趙謂之陰勁。則齊固秦所欲合也。故云爭齊。爭合於齊也。衡謂此策未見秦欲合齊之意。今案秦欲使趙攻齊。趙欲合齊。其所爭係齊國之事。故言爭齊耳。○〔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去猶行也。以兵之急。則伐齊。預爲他日言之。言王今不使周最行齊以收之。及齊有兵革之急。則伐之。他日欲合齊。無可因之事矣。鮑本之急改急之。又疊之。妄甚。

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言魏王以國與最俱。最之義。以伐齊爲貴。時最相魏。故云然。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虛信爲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輕遣政反。行下孟反。○薛公。田文。時亦相魏。薛其故邑。故曰故主。關君長曰。羣恐君字訛。言最今相魏。而不失信於齊。是虛信也。而自爲盛美之行。明君臣之道。以爲據故主之義。不同魏合於秦以伐齊也。愚謂。最本仕齊。故曰據故主。此產亦當作贊。言贊齊也。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爲王爲救之爲于僞反。○奴疑怒闕畫。言最爲魏入齊合交。天下畏魏。不能伐齊。若天下怨魏合齊而伐魏。最帥齊兵以救之。天下無伐魏。王遂與齊伐之。且臣與魏伐齊。爲齊所怨。若爲王之交於天下之累。不可。王使臣入齊。其賜厚矣。臣入齊。則無爲齊所怨之患。王亦無齊之累也。

合ハ令ノ誤。

去ハ令ノ誤。
無因事也――他人ノ力ヲ借ラズ、獨シテ功ヲ成スコト。

宋於三國。謂因三國成敗。或賣於秦。或賣於三國也。此句結上文兩節之意。言赫無信也。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令力呈反。視示通。離力智反。○合周之合當作令。按此策。擧仇赫賣趙宋之事。而勸周最賣秦趙。以兼相韓魏也。秦趙之相賣。乃最所以賣秦趙也。

〔考異〕 一本赫作郝。坊本則賣下無趙字。○補正〔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閔齊伋云。則賣上以常調論。當有不然字。今不用。而則字徑下。絕勁陗。案仇赫蓋趙人。故上文趙宋並言。此言與宋者。趙與宋也。唯赫趙人。故省趙字耳。鮑云。應秦。非也。則賣上當有固字。蒙上不固省文。合於東方。以孤秦。趙賣秦也。不應趙宋。秦賣趙宋也。故下文云。欲秦趙之相賣乎。鮑刪趙字。非是。賣者背人以利己。猶市人賣物以羅利。故曰賣。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爲于僞反。難乃旦反。○勁之。謂勁趙以兵。使之與齊戰也。先合於齊。謂秦先趙合於齊也。爭齊。謂爭合於齊也。無人。謂無爲魏收齊之人也。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去疑當作令。與。與國。卽謂齊也。以。用也。言當秦趙爭齊之時。不令最收合與國。而以用兵爲急而伐齊。無因他事而立功之謀也。最善齊者。蓋時在魏。不欲魏伐齊。故客爲最游說也。

吏産子ハ更贊君ノ誤。

【難題】吏産子全然不通、蓋是謬舛。

因最之事——最ガ爲ス所ニ從ウテモノ意。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産子。爲于僞反。令力呈反。○君。指秦也。王。周王也。聽。許也。以地。謂割地也。故特也。吏産子。疑當作更贊君。贊助也。如魏景閔王策。王以國贊嫪毐之贊。按上下。最與齊善者。蓋最本欲以地合於齊。恐王不聽。故先許以以地合於二國。試之也。厲乃謂秦曰。君不如令王許最割地合於二國。特必怒最。而以地合於齊。齊與楚善。是君以合齊之故。齊與楚更贊君。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言秦因最割地。轉以地合齊。則合齊者秦也。割地者最也。齊王必善二人矣。此厲爲最游說也。

〔考異〕一本秦作子。注云。元作秦。曾本無故字。一本怒作恐。以合作全以。○補正〔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産子。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與強楚吏産子。謂相與久居官。吳依劉說。欲改吏爲更。若不合齊。蘇秦與強楚。皆不能産子邪。可謂妄矣。因最之事。謂因用最策。言蘇秦既欲合齊。則雖因用最策。楚必以合齊善秦。周王必以割地疏最。猶不失爲良策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相息亮反。下兼相同。敗三之敗必邁反。下敗三同。○趙使仇赫相宋。事見趙武靈王策。三國。韓魏齊也。言三國將與趙宋合於山東諸侯。以孤秦也。此一節。言三國不敗。則赫將合於三國也。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與下疑脱趙字。言秦與趙宋敗三國也。此一節。言三國敗。則赫將合於秦也。則賣趙

聽ハ許容ノ意、地ヲ得ルヲ妨ゲザルヲ云フ。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黶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絶塞而伐韓者。信於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惡並烏路反。黶烏減於點二反。令並力呈反。塞先代反。重使之使所吏反。强其良反。○鮑彪曰。絕。橫渡。塞。障也。爲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愚謂。辭而之而讀曰能。易屯卦釋文鄭氏讀而曰能。

〔考異〕黶。一本作厭。信於之於。諸本作東。今從一本。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君患之。雍氏。韓邑。粻糧也。時秦救韓。故周以糧餉二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爲于僞反。恐並丘勇反。

〔考異〕周君。諸本作周之君。今從一本。

將ハ衍文。

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復扶又反。令力呈反。仰魚向反。

〔考異〕坊本無遂下水三字。○補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本或脫遂下水三字。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令力呈反。下同。相息亮反。下同。○韓策楚昭獻相韓。將不之將恐衍。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向舒亮反。葉舒涉反。○陳・向・葉皆位在相下。○補正〔相國將不欲〕不欲足矣。必言將者。心不欲往。而口不敢言。今將白其意於王。故云將不欲。

二端ハ二心ノ意、誠意ニアラザルヲ云フ。

〔考異〕趙累。坊本作周累。焉矣。曾本作耳。○補正〔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背秦。背秦師而陳。不與之逆戰也。援宜陽。秦既拔宜陽。進兵乘其弊也。背字援字。精妙入神。吳師道欲秦下補一秦字。改援爲拔。所謂點銀爲鉛矣。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爲于僞反。盡津忍反。○言按兵勿出。則可使東周荷其恩。西周欲韓出兵。故可盡致其寶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爲己援。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令力呈反。爲于僞反。下同。○之指楚韓也。己指西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趣音促。○楚韓德東周。則必不爲西周之用矣。故西周弱也。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爲謂種之。蘇子謂東周君曰。

削迹──迹ハ足迹ナリ、削迹トハ追ヒ出スコト。

【雕題】背疑當作待、援疑當作拔。

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數色主反。○材士。士之有材武者。景翠。楚將。

對曰。甘茂羇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羇旅。寓也。謂非世臣也。言甘茂非世臣。有功。則當爲相。無功。則不得留。秦王不聽衆議。而攻宜陽。不拔恥之。故曰拔也。

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爲寡爲己之爲于僞反。背音佩。援于眷反。盡津忍反。○執珪。楚爵。道應訓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柱國。楚卿。慕猶願也。盡其寶。謂盡致其寶也。穆文熙曰。秦韓相拒。權在景翠。翠有秦私。故宜陽可拔。趙累之辭。蓋以利害動之。而堅其救韓之心也。愚謂以上累之設辭。以下記者之言。

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煮棗。秦邑。城。即煮棗城也。荷恩爲德。謂使東周荷恩也。王應麟曰。宜陽。韓邑也。周曷爲謀之。剝膚也。宜陽擧。而周隨之矣。

猶無與耳——猶ノ下ニ欲ノ字アル心持ニテ讀ムベシ。

憂之。被皮寄反。稱尺證反。○士甲士。卒步卒。謂警衛者。師徒。卽輓鼎者也。鮑彪曰。被具。士卒所服用具。稱此者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數色角反。

〔考異〕坊本晝作盡。實作寶。王大下無說字。塗並作涂。少作沙。竊爲下無大字。醯壺醬甀作壺醯醬瓿。曾本馬作梟。可至諸本作止一字。今從一本。坊本伐作代。得九鼎。凡一鼎而曾本作凡得九鼎而鼎。坊本器械作械器。竊作切。來下無者字。○

〔補正〕〔周之君臣。內自盡計〕姚宏云。劉曾集一作盡。錢作盡。案作晝是也。鮑作盡。句。計字下屬爲句。失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周本紀。秦攻周。在王赧四十五年之後。五十八年之前。是時魏既踰河南侵衞。獨有濮陽。楚徙都於陳。取徐州。又與齊魏滅宋。魯雖未滅。侵削已甚。又數年楚人取之。則當時自周至齊。不北由魏地。必南入楚境。故顏率以此沮之。鮑謂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因引洪邁。爲好事者飾之。蓋以梁爲河北。以楚爲荊州。而不知其境至徐豫也。○〔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鮑本醯壺倒。非也。耳壺甀耳也。鼎有耳。壺甀亦有耳。必言耳者。爲下文提挈之地也。行者自息曰止。四者皆能自行。故云止於齊。本或作可至。非。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宜陽。韓邑。趙累。周臣。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

醯壺醬甀――醯ハ醋ナリ、醬ハ醬油ナリ、甀モ壺ナリ、此句大意ハ、鼎ハ醋ヤ醬油ノ壺ノ如ク、手ニブラサゲテ行クワケニナラズ、又鳥ヤ烏ヤ兎ヤ馬ノ如ク、自分デ飛ンダリ走ッタリシテ、行クワケニモナラズトノ意。耳ハ衍文。

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問其路所從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寄託也。寄徑。猶言假道也。暉臺。臺名。地形訓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注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葉舒涉反。○葉。楚縣名。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可至於齊者。爲于僞反。下同。○耳字疑衍。灕然。流通無壅塞之貌。甘泉賦。灕乎滲灑。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

補正本ハ高本ニ從ヒテ東周ヲ卷首トス、今正解ノ編次ニ從ヒ其說ヲ章末ニ載ス、故ニ各章ノ順序モ、原本ト同ジカラザル所アリ。

戰國策正解卷二

東周

說見西周。○補正敬王四年。王子朝出奔楚。而其餘黨猶潛伏王城。王憂之。請晉城成周以徙。詳見於昭二十三年及三十二年左傳。成周周之下都。在王城之東。自周室分治。稱王城爲西周。稱成周爲東周。而敬王以下十五王。皆居東周。故高誘本以東周爲首。鮑彪眩於王城之名。以西周爲正統所在。改以西周居首。乃大謬也。今從高本。

惠王

凡二十六章。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周臣。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夫音扶。下同。說音悅。將子匠反。○陳臣思。卽田臣思也。田氏本出陳。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

凡十八章

戰國策正解卷一終

秦與天下俱罷――天下ノ國ガ疲レテ居ルト同ジヤウニ秦モ疲レントノ意。

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不攻周。猶言可無攻周也。實。謂土地人民。聲。名也。言周地褊小。得之不足以利國。而攻天子之名。見畏忌於天下也。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王于況反。○弊。罷也。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罷音疲。○俱。同也。言秦攻周而疲。與天下之疲者同。則威令不縱橫行於周矣。

〔考異〕王之國計。坊本作國之計。○**補正**〔令不橫行乎周矣。高云橫行東行。案東西爲橫。鮑云無畏忌。非。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他徒多反。宛於袁反。○宮他。周臣。穀不熟曰飢。秦飢不能救宛。故晉滅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魏攻蔡不得救鄭。故韓滅之。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齊閔王策。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邾陳未詳恃何國。按史記。邾莒皆楚滅之。而此曰亡於齊。若作楚。與下句複。未知孰是。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援于眷反。○言國不毀傷也。

〔考異〕攻蔡。坊本作攻秦。

謂周最——或人周最ニ謂フナリ。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難乃旦反。○難往。不欲往也。或爲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爲周之爲于僞反。○爲辭。謂以魏兵在河南爲辭也。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爲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譽音餘。養羊尚反。○謂。或謂也。原。周邑也。太后。昭王母宣太后也。養地。供養之地。湯沐邑也。有秦。猶得秦也。勸周君入秦者。周最也。言周君入秦。交善。則固最之功也。交惡。則最必得罪。故不如譽孝入原得秦也。○**補正**(因以應爲太后養地)周本紀亦作應。鮑本作原。案索隱云。戰國策作原。則其謬不始於鮑。唐以前已有誤會高注以改舊注者。高注云。原周邑也。原元通。應後屬秦。范雎以封。高恐人爲周君勸昭王。以秦邑爲太后養地。故於應字下注云。原周邑也。言應元周邑。周君以爲太后養地。不謂原是周邑名。讀高注者。以原爲邑名。以正文應爲誤。遂改爲原耳。淺人强爲解事。往往如此。實古書之一厄也。地理志云。應今潁川父城縣應鄉是也。其爲周邑無疑。周君入秦。在秦昭十七年。四十一年。秦廢太后。封范雎於應。明秦封范雎之應。卽周爲太后養地之應也。索隱既以此應爲原。以封范雎者。爲臨晉應鄉。謬甚。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

器名曰謀楚——周君ガ吾得ニ謀楚ト云フ器ヲ贈リタリト告ゲレバ、楚君ハ謀楚ト云フ名ノ爲ニ是非見タイト思フナラン、然シテ此ノ事ガ元來無實ナル爲ニ、吾得ハ其ノ器ヲ楚君ニ出スコトガ出來ナイ。ソコデ楚君ハ隱匿スト爲シ、吾得ヲ罪スベシトナリ。

除道屬河——道路ヲ治メテ黃河ニ聯絡セシメ兵ヲ出ス態度ヲ示ストキハ、韓魏ハ黃河ノ附近ニアル國ナルヲ以テ國防上ヨリ之ヲ惡ムベシトノ意。

曰。楚兵在近。而周不通使。吾將攻之。故曰屬怒。

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

令力呈反。將讀如與。名銘同。○軍正。軍吏。見史記司馬穰苴傳。泄之楚。謂漏其言使楚聞之也周與吾得謀楚。故名器云然也。效致也。

〔考異〕 坊本怒作怨。諸本器下有必字。今從一本。一本作器必多且歸楚。○補正〔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高云。吾得。楚將也。吾當爲五。鮑改爲伍。蓋以吾得爲伍奢之後也。不知伍奢伍尚之伍。古皆爲五。高注是也。屬朱戌切。注也。注怒於周。謂伐周以泄憤。鮑訓屬爲連。改怒爲怨。文氣萎茶。

楚請道於二周之閒。以臨韓魏。周君患之。

高誘曰。臨猶伐也。

蘇秦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閒。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屬音燭。惡烏路反。○洪邁曰。除治也。言治道迎楚師也。惡謂。韓魏惡楚假道於周。齊秦恐楚伐韓魏。還取九鼎也。方城。楚塞也。四國。齊秦韓魏也。與。謂與鼎也。

〔考異〕 上二周。坊本作兩周。蘇秦作蘇子。

支左屈右——射ノ姿勢ヲ云フ。

公破の公ハ衍文。

白起善用兵。又有天命之助也。

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過音戈。中丁仲反。夫音扶。塞先代反。盡滅之盡津忍反。○支左屈右。謂左手張支弓。右手屈持筈也。撥反。鉤曲也。公破之公恐衍。

〔考異〕也矣。劉本錢本共無也字。人皆下共有曰字。不以高本作不已。○補正〔是攻用兵〕高訓是爲實。是寔通。寔實古今字。故高轉是爲實。鮑吳不訓是字。則讀如字。高義差優。攻高訓巧。吳讀爲工。求之聲類。吳說是也。○〔善射可教射也矣〕集本劉本錢本無也字。是也。○〔養由基曰。人皆善〕劉本錢本皆下有曰字。是也。

楚兵在山南。吾得將爲楚王屬怒於周。爲于僞反。屬音燭。○山南。周之山南。吾得。楚將也。關君長

秦。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

相息亮反。下同。使所吏反。○主君。指周君也。按昭二十九年左傳。齊侯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注云。比公於大夫。此書稱周君。或爲謀主。或爲主君。或爲大王。當時稱呼錯亂。不可準以禮也。又字疑必字殘剩。爲。使也。楚懷王策。爲其行人請魏之相。臣爲不能使。猶使臣不能使也。趙孝成王策。葺之軸今折矣。言周之臣。必秦重之。而欲相者。見其重之。且惡臣於秦。而使臣不能使矣。欲以代臣爲相。是其周秦之交。所以必惡也。臣願免相而行。君因相其欲者。彼已得相。不惡周於秦矣。此或敎周足。謂周君語也。

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是輕秦也。公必不免。

行而免。言將行而免相。

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

周君以爲此人惡周於秦。故誅也。以上或與周足相謀語也。

〔考異〕

爲不能使。是輕。高本坊本共作且輕。今從一本。是公。高本作且公。成事。坊本作事成。○【補正】〔而臣爲不能使矣〕爲于僞反。言臣以爲惡臣於秦之故。將不能使於秦矣。鮑移爲字於使上。非也。○〔且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矣〕事。使事也。言公言是而行。不唯交善於秦。且公之成使事也。彼欲相者。交必惡於秦。又不爲君所善。必將誅矣。鮑改且爲是。倒置成事。公下補者字。皆非。上文且輕秦也。鮑亦改且爲是。所改似長。姑從之。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

敗必邁反。○蘇厲亦蘇秦弟也。鮑彪曰。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白起。秦將武安君也。愚謂。攻善也。言

又ハ衍文。

百姓。而私溫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好呼報反。○形。形勢也。猶曰爲人也事秦而好小利六字疑誤衍。戍。守邊也。百姓。百官也。私猶愛也。言周君爲人不好小利。不可以小利解怨。今王許戍與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官。而愛溫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是可以解怨也。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周得戍與囿。不與秦攻南陽。則魏得并力上黨。故無患。贏有餘賈利也。與八十金之囿。而得百二十金。故曰贏四十金。此言不獨可以解怨。而於魏亦便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也。

〔考異〕高本無爲君之君字。坊本私作利。高本無計字。坊本無章末也字。○補正〔不怨且誰怨王〕且將也。言周君而不怨王。將誰怨王也。鮑本王作乎。蓋以意改之。○〔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周君與韓魏扞秦而已。而稱之爲謀主者。欲甚言魏過也。設立也。以國謂盡國力。言周本無事。設立盡國力以爲王扞禦強秦之策。不復顧存亡也。○〔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私溫邑以爲樂〕周君爲魏扞秦。秦將攻周。父兄百官皆尤周君。今若許戍三萬人。周君以此辭於父兄百官。又私愛溫囿。勢必不合於秦也。私姚校本亦作利。云錢作私。高注云。私愛也。是高本原作私矣。今從錢本。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周足。周相。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

【雕題】本有兩上黨而比近、其一在韓、其一在趙、故上文有兼兩上黨之說也、下文亦云。

塞外――塞ハ長城ナリ、長城内ハ言フマデモナク、長城外ノ兵マデモ、殘ラズ出シテノ意。

兩字衍。

事秦而好小利ノ六字ハ衍文。

戍三萬人――上文ニアル周君ガ魏ニ求メタル救兵ナリ、戍ハ國境ヲ守ル兵。

必不攻魏也。鮑改待爲持。訓爲保。非也。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魏之救兵敗。而秦兵遂進而攻周。故周君之魏求救。而魏王以上黨被兵急。辭而不救之也。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樂音洛。下同。○梁。魏都也。囿者。蕃育鳥獸之所。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爲于僞反。下爲王同。○綦母恢。周臣。溫。魏邑名也。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周。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言周君怨魏。故爲王患之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按昭九年左傳。王曰。我在伯父。猶民人之有謀主也。杜預曰。周爲共主。天下所宗。故曰謀主也。此稱周君者。蓋是時周王徒守虛位。威權策謀。盡在周君故也。設以國。謂陳設國兵也。扞禦也。言周爲魏禦秦。而魏不爲周扞禦。此其所以怨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塞先代反。○吳師道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絕。愚謂。兩字疑衍。此其所以爲王患也。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

攻ハ敗ノ誤。

周之得——周ニ勝チタル利益ヲ維持スルコト。

支ハ防ノ意。

非。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將子匠反。○秦攻之攻疑敗誤。下章可以見矣。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蓋犀武欲救周軍于此。而秦擊而敗之。遂進兵而攻周也。爲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爲于僞反。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鮑彪曰。李兌趙司寇。禁猶止。趙魏鄰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得猶勝也。前、前日也。勝魏之勞。謂敗犀武之軍。後、後日也。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講和也。魏敗秦勞。而趙獨全。故曰全趙。言以全趙止勞秦之攻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支猶拒也。言魏必因李兌而與秦和。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關君長曰。疾者。急速強壯之謂。○補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欲待周之得。欲待得周也。凡古書當先言而後言之。必下一之字以間之。淺之爲丈夫。爲淺丈夫也。小人之使爲國家。使小人爲國家也。此之謂。謂此也。言秦待得周國。然後攻他國。未得周。

聚ハ聚落ノ聚ナリ、部落ト同ジ。

易地——領土ノ一部ヲ交換シタルコト、下ニアル韓得二縣ハ其ノ事ナリ。

二周ハ東西周ヲ云フ。

九鼎——九個ノ鼎ニテ周室ノ寶器ナリ、九鼎存トハ周ヲ亡ボシテ之ヲ我ガ物トスルコト。

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利秦。爲于僞反。○德謂荷恩也。吳師道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邑落曰聚。愚謂。楚宋爲秦報伐魏而利之也。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設疑作毀。蓋毀壞軍舍東去。○補正〔令軍設速東欲窮日之力而東。故過邑不宿。逢曠野則設軍次而宿。

〔考異〕 一本德作聽。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利便也。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盡津忍反。○樊餘。周臣也。鮑彪曰。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以上之上時掌反。○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鄭地。鄭國之地。時亡而屬韓。三川。河洛伊。秦拔成皐滎陽。初置三川郡。方城。山名。上黨兩屬韓魏。今韓幷得之。故曰兼兩上黨。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折狀如羊腸。楚王恐。因趙以止易地也。恐丘勇反。

〔考異〕 曾本餘下有爲周字。坊本因趙下有兵字。章末無也字。○補正〔楚王恐因趙以止易地也〕鮑本趙下有兵字。案此直與趙謀。使之止易地耳。未必用兵。鮑本

君令弊邑云々——秦ハ楚ノ東國ヲ齊ニ與フルダケニテ、攻メラルルコトヲ免カル、故ニ之ヲ欲スルナラン、又楚ハ東國ヲ齊ニ與フルダケニテ、破滅ヲ免カル、故ニ薛公ヲアリガタク思フ。

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令力呈反。下同。○上無攻。謂無攻周。下無攻。謂無攻秦。函谷。關名。張大也。東國。楚之東地。近齊南境者。出猶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會秦。秦留之。言秦歸楚王。以與齊和也。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强。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處昌呂反。○三晉。韓魏趙。本皆晉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言三晉畏秦。故重齊也。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三國。齊魏韓也。

〔考異〕坊本無年下而字。以强之以作爲。合於之於作爲。高本無不破之不字。坊本齊也之也作而。惠作患。無章末西字。○補正〔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忠秦〕鮑據孟嘗君傳。必上補不字。改也爲而。是也。忠傳作惠。周弱而秦强。恐不當言惠。作忠極爲允當。鮑亦依史改爲惠。非也。坊本忠誤患。

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在夜反。○三國齊魏韓也。反還也。魏道西周。西周有供給之費。故恐也。爲

已多矣——多トハ十分ノ意。

【雖題】彼國之使者、執レ節以來、豫剖二其半一、給二於我之關塞一、以驗二出入一、與二今日印鑑一同義、故凡稱レ焚符者、並焚二彼所レ給之鑑符一也、非二彼使者所レ執之節一、若彼使者所レ執、則我國不レ得二恣焚一也。

【雖題】是時大國僭レ王、其臣有二封邑一者、皆僭二公侯一、故曰二薛公一也。

本末更盛云々——本ノ盛ンナル時モアリ、末ノ盛ンナル時モアリ、又時ニヨリ互ニ虚實アルモノナレバ、齊ガイツモ强シト思フハ誤ナリトノ意。

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使所吏反。○多猶過當也。折屈也。謂屈節合韓也。節。符信。行者所執也。弊破也。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卒子律反。

○穆文熙曰。無徵甲粟。所以不示楚病。與之高都。所以激秦之怒。上策易識。下策難見。故公中始怒而終善之。

〔考異〕 坊本中作仲。弊作敝。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爲于僞反除爲和餘皆同。藉在夜反。下同。○薛公。孟嘗君田文也。韓慶爲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强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宛於袁反。葉舒涉反。夫音扶。更音庚。○韓慶。西周臣也。言二國强大。則齊必危矣。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

〔考異〕坊本今秦下無者字。戒作惑。囚之下無也字。一本日作曰。○補正〔以蔡厹由戒之。高注云。戒以二國爲戒也。姚宏不言有異文。鮑本作惑之。非也。○〔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鮑本無也字。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高誘曰。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役。役事也。韓召兵及糧於周也。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爲于僞反。令力呈反。○蘇代。蘇秦弟也。高都。韓邑。聽從也。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相息亮反。罷音疲。○高誘曰。韓公侈爲相國也。昭應。楚將。鮑彪曰。得城曰拔。如拔物然。愚謂。此代述昭應之言也。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病困也。始。初先也。告楚病。猶告病於楚也。守。謂圍守而不去。

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

車百乘——百乘ハ車百臺、兵士七千五百人ナリ。

【雕題】卒謂徒兵也、注百人泥甚、夫百乘大抵萬人矣、周之百人豈足衛之哉。

長兵强弩——長兵ハ戈矛ノ類、强弩ハ力强キ弩弓。

吳誤以姚校爲高注。然解爲折閲則得之。折閲見荀子。折損也。閲數也。謂折損價數。高注其下闕文。疑是價字。○〔讓之於最。以嫁之齊也〕鮑本齊上衍於字。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令力呈反。乘繩證反。下同。○高誘曰。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里子也。百人爲卒。甚敬。敬樗里疾也。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高誘曰。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之孫也。怒周敬重秦客。故責讓之也。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厹音求。遺唯季反。卒子律反。○高誘曰。游騰。周臣也。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厹由。狄國。或作仇首也。廣。大車也。厹由貪大鐘之賂。開道至晉。以受鐘。智伯隨入兵。伐而取之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高誘曰。桓歸蔡姬。未絶。蔡人嫁之。故伐蔡也。不欲令蔡知。故詐言誅楚也。愚謂。號猶名也。事見僖二年左傳。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呑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强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高誘曰。秦欲呑滅諸侯。故謂虎狼國也。恐不敬其使。一日之中。以滅亡國。而爲大王憂也。穆文熙曰。游騰對楚。雖則權辭。實爲防變之策。衛疾實囚。何其婉而切也。

折而不賣——千金デハ損ト思ッテ賣ラヌコト。

獨知之契——契ハ信ナリ、自分ダケノ信用ヲ云フ。

讓之於最——周君ノ實意ハ、果ヲ太子ニ立テントシテ、無理ニ周最ヨリ太子ノ位ヲ果ニ讓ラシメテ、最ヲ齊ニ追ヒ出シタルナリト、齊君ハ思フデアラウトノ意。

【雎題】我爲之、而謂最爲之、故曰讓也。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折食列反。屬音燭。○高誘曰。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號曰太公。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爲氏。知鑄冶。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劍買金。愚謂。秦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折。荀子折閱之折。損也。千金猶未盡其本賈。故折損而不賣與越人也。越人亦未爲眞知其良也。蓋函冶氏獨知其良。終身不賣。至死悔悟。故戒其子曰。凡有售。必使衆知其良。不可獨知也。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關君長曰。兩契相合爲信。今君立最爲太子。是獨知爲信。故天下未有信之者也。愚謂。猶函冶氏獨知良劍也。臣恐齊王之爲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齊也。君爲多巧。最爲多詐。關君長曰。讓之於最。猶令最讓之。列子曰。將嫁於衛。注嫁猶行也。此似是義。恐齊王以爲周君實欲立果。而令最讓而不肯立。以行之於齊也。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奉扶用反。養羊尚反。○信貨。衆所信之貨。以喩周最也。愛猶惜也。言最之奉養。無有愛惜。使天下皆知立最爲太子。乃所謂信貨也。穆文熙曰。布之爲最游說。不足道。然謂太子不可獨知。則深有得于重國本之道焉。

〔考異〕爲君之爲。坊本作謂。無齊下之也字。果一本作最。高本無於齊之於字。○

補正〔函冶氏〕函。鎧也。冶。鑄也。函冶氏世業鑄鎧者。○〔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吳師道云。高注云。雖千金。猶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賣。折爲折閱義。案姚校本高注云。故折其不賣與越人也。其字下分行細書曰。錢劉下有劍字。錢謂錢本。

此一節ハ前條ト同事異傳ナルヲ、一說トシテ記シタルナラン。

【離題】史記唯一事矣、此分之如兩事、重複且有不通。

又恐蒴居中用事。不使於己。則必不使他人矣。

相國令之爲太子。相國果令蒴之周助爲太子者也。

〔考異〕蒴令之令。高本作今。一本資作奉。○補正〔周共太子死〕周本紀作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高誘蓋以爲周王太子。故編之東周耳。下文謂周君。乃指東周公。王太子死而說周君者。權在周君也。史遷據下周君及公子咎之文。爲西周君之太子耳。鮑據史記。改載西周。非高意也。姑依高本。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令力呈反。下皆同。○碕哲夫曰。凡言謂。言爲不人者。皆自爲自記也。言或言客。或稱名。皆聞記也。愚按。此司馬悍謂齊王。而王乃使悍也。齎資通。郎上章資之以地也。

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絶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進之以地。置猶立也。據下章。先以此言試周君。而後以地進最也。

左尚以此得事。以敎悍進最之方。以得寵用事也。

〔考異〕悍劉本作稈。賂一本作地。坊本無請字。今從高本。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爲周爲君于僞反。下爲齊同。○高誘曰。司寇布周臣也。

函冶氏爲齊太公。

【難題】赧其名也、非諡、此宜稱王赧。
赧王——高氏本ハ東周ニ入ル。
五庶子——二男以下ヲ庶ト云フ、又妾腹ノ子ヲモ庶ト云フ事アリ。
若字ハ翦ノ誤。
居中——中ハ國中ノ意。

也。語魚據反。使所吏反。○語告也。正語。謂顯然而告也。待命。謂待韓之命。小國。西周自謂也。容賊。謂容保陽豎也。

〔考異〕堅諸本作豎。曾本作堅。按韓策亦作堅。故今從之。謂周君下。諸本無曰字。今從高本。○補正〔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姚宏云。豎曾一作堅。案姚校當作一作豎。韓策作堅。爲賊非豎孺所能與。作堅是也。

赧王　凡十七章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共恭同。適丁歷反。○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適主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咎音皐。爲于僞反。下爲太同。○鮑彪曰。司馬。楚卿。疑卽昭翦。愚謂。封。卽下文資之以地。是也。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言專爲公子咎請太子。而周君不聽。則翦之智困窮。而楚周之交斷絕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令力呈反。下皆同。○微密也。言封欲立者。以爲之資助。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息亮反。下同。○爲猶助也。欲爲太子。謂欲助爲太子者以地也。鮑彪曰。楚相之御。姓展。廧嗇字同。小臣也。空其名。類猶似也。碕哲夫曰。令若之若。恐翦誤。得之。此指翦也。言相國聞王欲令翦爲助太子之事。而

安王、高氏本ハ東周ニ入ル。

乘車駟馬——乘車ハ平時用ヰル所ノ車ナリ、駟馬ハ四頭ノ馬ヲツクルコト。

戰國策正解卷一

横田惟孝著
附　安井衡補正

西周

周孝王封其弟於河南。其後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河南爲西周。鞏爲東周。顯王時。趙與韓。分周爲二。於是東西周各爲列國。周王徒守虛位。征伐策謀。盡出於兩周。

安王　凡一章

嚴氏爲賊。而陽堅與焉。與音預。下同。○嚴氏。嚴遂。爲賊。謂嚴遂使聶政刺韓相傀。兼中哀侯。事在韓烈侯策。又韓釐侯策曰。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是陽堅與也。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乘繩證反。○道周。謂堅出亡過周。乘車。謂非兵車也。按韓子。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由此觀之。堅蓋韓人。而或嘗潛與周通謀者。故出亡道周。周君亦厚遇之也。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讓。謂責以厚陽堅。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

藻劉敞孫朴晁以道校本。今皆不傳。皆係姚宏所校。纂。穆文淵戰國纂也。其餘今世通行本。及諸家藏本也。若其與子史異同者。不可枚舉。其有關係者。而後舉焉。

一秦策末李斯爲秦客卿章。楚策末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章。高本不載。而鮑吳亦無注焉。非策之舊也明矣。不審何人所添。今姑從坊本而載之。并解之。

一本邦儒先注解。行于世者。獨碕哲夫戰國策考。關君長高注補正而已。其他蓋亦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聞有清人陸隴其所著戰國策去毒者。求之數年。而未之得也。豈海舶未齎耶。抑亦希有。而吾力不能得也。欲必得之而校焉。殆似俟河清。於是欲刻之家塾。則幸有出橐裝助費者。遂趣命工從事云。

横田惟孝識

戰國策正解凡例

一戰國策高誘注本三十三篇。有國別而無細目。蓋劉向之舊也。鮑彪合爲十卷。東西周易地。各國出細目。更撰次章條。今欲盡復舊。而坊本行已久。遽改之。有不便於質訪者。故姑從之。

一東西周爲列國。非周王也。而鮑彪以西周爲王。係之安王赧王。謬矣。吳師道辨之詳矣。而今猶存之者。亦以便於質訪焉。

一斯書在漢初既錯亂。雖經劉向撰次。而既無細目。則世代有不可得而辨者矣。鮑吳聚訟。均之屬臆見。其疑者闕而可也。故今置而不論焉。

一地名沿革。歷代不一。在彼尚闕明。況於我乎。故概而不釋。其不得已者。唯曰某某地。某某邑耳。

一諸本異同不尠。擧之於注中甚煩。故各章下附考異。所謂高本。高誘注本。姚宏所校。卽姚本也。坊本。坊間所刻鮑吳注本也。曾鞏蘇頌錢

戰國策正解序終

子。極知不自揣之甚。不免於蕪穢之責。冀人之好我。摘其過謬。若其護短蔽拙。爲之辭者。吾亦不敢。

文政甲申仲冬冬至前一日

東都　横田惟孝順藏敍

可不讀斯書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蓋曰法善改惡。善惡皆可以爲我師也。是故詩之美刺共存之。春秋善惡并記焉。以示勸懲。孔門之教。蓋爲然也。若夫曰害乎名教。而飭戒子弟。令勿披覽者。徒知善之可以爲法。而不知惡之可以爲戒也。其諸異乎夫子之教與。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此之謂也。噫。拘儒一唱是固說。而曲學隨而和之。斯書殆束閣焉。夫古書之傳于今。孰能無誤。然士子所朝夕誦習。隨誤隨正。是以不至大誤。今斯書尤多舛訛者。是誰之過與。吾愍其如此。既讎挍數本。善者從之。可者據之。又其他片言隻辭。苟可以爲徵者。采摭以參互訂正。然後取諸說之長。附以管窺。不獨解文義。閒有是正存焉。故并命曰戰國策正解。其所不知。闕如以竢後之君

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者。蓋當時之雜記。而秦人之所編錄也。其事則從橫傾奪。其言則譎誑功利。終之。六國以此喪其國。秦以此失其天下。策士令其終者。蓋亦鮮矣。雖閒有彼善於此者。要亦不足以爲訓也。然則斯書可廢與。曰何可廢也。夫治必稱唐虞三代。亂必言春秋戰國。春秋則左傳國語存焉。戰國則舍斯書而何在。太史公所據。亦唯斯而已矣。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夫法治戒亂。古今常典。然不審其所由。而徒稱言而已。則不去就失路而背馳者。幾希矣。且夫舜禹大聖也。而其相告戒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則知空言之諄諄不若指行事之著明矣。然則欲知戰國之所以爲戰國。安

槧戰國策正解序終

止辭令之儀。觀本國之光。交際盟約之信。結與國之好。覽山川之險易。觀城郭之高卑。視朝廷之禮法。見君臣之賢否。雖不必在列陣行軍之閒。而自有兵機之在焉。其流爲從橫權謀。則所謂棄於孔子者也。然由衰周而來。征討攻伐。莫不奇伏變詐。以徼幸一切之勝矣。雖則正義順應之師。而不豫知其情以警備。則亾以應卒赴急也。孔子曰。臨事而懼。夫臨事而懼者。必欲知彼情。欲知彼情者。近視諸國策。譬猶懸明鏡以待。妍媸黑白。弗能逃其情也。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然則孔子之於國策。豈無所取也哉。今子之此擧。意其在茲邪。順藏笑而不荅。余於國策無所更言。遂以斯言爲序。順藏攷據之確。發明之多。讀者自知之。

文政九年歲在丙戌菊月江都太田善世子龍撰

乃誤屬史家。自是厥後。史氏因之。視以爲古史。世之惑者。或繩以春秋之法。乃謂亂史害乎名教。夫書有原有流。事從流別。言隨事異矣。故詩自詩。易自易。百家分別。各無相亂也。如其以不說象數。而致慊於詩。爲雅頌不具。而遺憾於易。則可謂惑矣。以是觀之。貴褒貶勸懲之義於兵家權謀之書者。豈非不知其類也歟。吾友順藏嘗註國策。名曰正解。去年之夏徵序于余。時余隴行有日矣。不遑筆研也。今秋東歸。卽來相見。把手喜其無恙。乃曰。予之正解。閒者有欲爲我捐資以栞行者。予不佞以未定書。不肯許之。已而思之。年踰知命。身且多病。時者難値而易失。不於時以問世。則恐不得當己聞多方之匡正矣。乃遂許之。則刻且成。所乞一言。不識果否乎。余乃言曰。戰國策。其流蓋出於行人。行人之職。使於四方。其容

栞戰國策正解序

戰國策非史流也。夫書有原有流。流者蓋出行人矣。周官行人掌親諸侯。時聘以結其好。閒問以諭其志。諸侯之邦交。亦有歲問殷聘世朝之禮焉。故春秋列國。其士大夫爲國使者。君之榮辱因之。國之利害係焉。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使乎使乎。孔子之取士。意可見矣。下及戰國。上以傾奪爲賢。下以功利爲榮。於斯時也。行人之流。遂爲從横權謀。其詐諼傾覆。干賞蹈利。機智百出。神奇不測。愼戰議兵者。亦不可不知焉。至秦并天下。破壞列國。爲郡縣。廢絕封侯。置守令。無復由施其術也。於是其徒患業之不傳焉。輯錄其雋永號曰策。策謀也。當屬兵家。而在權謀者也。然而以戰國之成敗多在策中。及司馬遷修史記。收而錄之。劉向父子

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沖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擧行間。惜乎不幷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　起東周第一。盡齊四第十一。
卷中　起齊五第十二。盡魏一第二十二。
卷下　起魏二第二十三。盡中山第三十三。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眞。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未能用此爲藥石。可一慨已。今年命工纖悉影橅宋槧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

戰國策解題終

正解本中ニ附刻スル爲ニ、總テ正解ニ從ヒ、之ヲ考異ノ次ニ載スル事トシタリ。
本書引用書ノ說明ハ之ヲ以テ終リトスベキガ、次ニ參讀スベキ書一二ヲ擧ゲン。
國策地名考二十卷　清ノ程恩澤著狄子奇箋、粤雅堂叢書ニアリ。
戰國策釋地二卷　張琦著家刻本。
終リニ臨ミ、竹添博士ヨリ珍藏ノ戰國策雕題ヲ貸與セラレタル事、並ニ文學士佐佐木平治郎君ガ、特ニ助力ヲ惠セラレタル事ヲ敬謝ス。

大正三年十一月三日　　安井小太郎識

モ誘ガ注ハ十卷ダケニ止リ、他ハ皆宏ガ續注ナリ。又本文ニ鮑氏本ニ從ヒタル處多シ。高誘本ノ完キ者ニアラズ、雅雨堂本亦是ノ本ナリ。

黃丕烈本　嘉慶八年、吳縣ノ黃丕烈撰ス。丕烈ハ姚校高氏本ガ、高誘ノ原書ニアラザルヲ病ミ、宋槧ヲ影鈔シテ、剡川姚氏本戰國策ヲ校刊シ、別ニ札記三卷ヲ著ハシ、之ヲ附刻セリ。札記ハ諸本ノ同異ヲ校勘シ、鮑本ノ誤ヲ正シ、國策ヲ高氏ノ舊面目ニ復セシメタリ。現行本中此ノ書ヲ唯一ノ良著トス。札記ハ本書ノ後ニ附刻ス。

正解本　本書ノ底本ナリ。江戶横田惟孝撰ス。文政七年刻ス、正文ハ鮑氏本ニ據リ、每篇考異ヲ附シ同異ヲ詳記ス。注中鮑彪ヲ取ル所アレド、多クハ一家ノ說ニテ、間間關君長戶崎淡園ノ說ヲ併セ取レリ。黃丕烈札記ノ精博ニ及バズト雖、鮑注ニ比スレバ一日ノ長アリ。國策注ニテ邦人ノ著ハ、此ノ書ヲ最優ナル者トスベシ。

中井履軒雕題　二卷アリ。履軒ノ學ハ博洽ニ於テ缺クル所アレド、往往精當不易ノ說アリ。諸雕題皆然リ。今本書ヲ校訂スルニ當リ、其ノ可ナル者ヲ取リテ、欄外ニ標記ス、唯國策ノ文ヲ以テ、後人ノ僞撰ニ出ヅル者多シトシテ、史記ト同ジキ者ハ、總テ之ヲ抹殺セントスルハ、武斷ニ失スルヲ以テ取ラズ。

戰國策補正　先王父ノ著ナリ。原著ハ黃丕烈本ノ篇次ニ從ヒ、摘解シタル者ナルガ、

ク殘缺シテ、今在ル者ハ二卷·三卷·四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ノ十卷ナリ。崇文總目ニ誘注八卷トアレド、南豐ノ自序ニハ、今存者十篇トアルト合ス。高氏本ノ篇次ハ現行本ト同ジカラザルモノアリ、高氏本ハ東周ヲ首トシ、次ニ西周アリ、現行本ハ之ニ反ス。是皆鮑彪ノ爲ス所ニシテ、國策ノ舊次ニアラズ。

鮑氏戰國策注　宋ノ鮑彪撰ス。四庫全書提要ニ曰ク、彪ガ書其ノ篇次先後ハ己ガ意ヲ以テ改移ス。劉向曾鞏ノ舊ニアラズ。其ノ東西二周ヲ更定スルハ、自ラ以テ考據ノ特筆トス云々。然レドモ東西周ヲ變更シタルハ、後儒之ヲ議スルモノ多シ。但現行本ノ篇章ハ、總テ鮑本ニ據ルヲ以テ、高誘ヲ除ク外ハ、正シキ者ナシ。

戰國策校注　元吳師道撰ス。師道字ハ正傳、元ノ至治中ノ進士ナリ。鮑彪注ノ善ナラザルモノ多キヲ以テ、姚宏ノ續注ヲ取リ、鮑注ト參考シ、又諸書ヲ雜引シテ、之ヲ考正シタリ。其ノ篇章注文ハ總テ鮑氏ノ舊ニ從ヒテ、每條ノ下ニ增シタルハ補ト曰ヒ、糺シタルハ正ト曰ヒテ之ヲ分チ、又篇章ノ鮑彪ノ爲ニ改移セラレタル者ハ、別ニ卷首ニ標シテ、原本ノ次第ヲ明瞭ナラシム。吳本、師道本、正傳本等ト云フハ、皆此ノ書ナリ。此ノ外曾本(曾鞏)、錢本(錢藻)、劉本(劉敞)集本(集賢院)等ノ諸本アリ。

姚校本　宋ノ姚宏ガ校定シタル高誘本ナリ。現行高誘本ハ、多ク此ノ本ナリ。然レド

リ。

著者及傳來　國策ノ著者ハ不明ナリ。前漢ノ末ニ劉向ガ宮中ノ秘書ヲ校シタル時ニ、國策・國事・書短長・事語・長書・脩書・等ノ名稱ニテ、秘閣中ニ在リテ、當時已ニ何人ノ著ナルヲ知ル能ハザリシト思ハル、其ノ書ノ篇數モ重複シテ、文字ニモ誤リアリシヲ、劉向ガ校定シテ三十三卷トシ、戰國策謀ノ書ナルヲ以テ、戰國策ト名ヲ定メタル事、其ノ校書叙錄ニアリ。漢書藝文志ニ、戰國策三十三篇ヲ載ス、劉向校定ノ本ナルコト勿論ナリ。此ノ後、後漢ノ高誘ガ注シタルガ、六朝ヨリ五代迄ハ世ニ行ハレザリシト見エ、注本モ傳ハラズ。宋ノ曾南豐ニ至リ、再ビ國策校定ノ事アリ。南豐ノ自序ニ據レバ、劉向校定ノ國策ハ三十三篇トアレド、崇文總目ニハ十一篇トアリテ缺略セリ。故ニ之ヲ士大夫ノ家ニ訪求シテ、三十三篇ノ完本ト爲スヲ得、又其ノ誤謬ヲ正シタリ云云。隋唐ノ志ニハ、國策本書及高誘注、共ニ三十三卷トアリ。崇文總目ニ至リ、國策十一篇高誘注八篇トアルハ、五代ヨリ宋ノ中世ノ間ニ殘缺シテ、曾南豐ニ至リ、再ビ之ヲ劉氏ノ舊觀ニ復シタルナリ。故ニ今日ニ傳フル所ノ諸本ハ篇章ニ前後出入ノ差アレドモ、要スルニ南豐ノ校定本ナリ。次ニ本書引用ノ諸本ニ就テ説明セン。

高誘注本　高誘、漢人ナリ。淮南子戰國策ヲ注ス。國策ノ注ハ誘ヲ最古トス。其ノ本早

戰國策解題

戰國策十卷、周策ヨリ中山策ニ至ル。記事ハ韓魏趙ガ智伯ヲ滅スヲ始トシ、荊軻ガ秦ニ入ルニ終ル。衞策ニ靈公ガ彌子瑕ヲ寵スル一節アレド、此節ハ元ト趙策ニアリテ、說士ガ靈公ノ事ヲ引キ、其文前後脫落シタルヲ、鮑彪ガ衞策ニ移シタルナレバ、矢張リ三晉以下ノ者トスルヲ可トス。記ス所多ク合從連橫ノ事ニシテ、變詐百出シテ、訓トナスベカラザル者アレド、春秋ノ後ヨリ秦ニ至ル二百餘年間、興亡成敗ノ事迹ハ此ノ書ニ資ルコト多シ。故ニ班固ハ司馬遷ノ史記ヲ評シテ、左氏國語ニ據リ、世本戰國策ヲ采ルト云ヘリ。史記中戰國時代ノ記事ハ、國策ニ采ル者十ノ八九ナリ。故ニ後世史家必讀ノ書トナレリ。

李文叔ノ戰國策ノ後ニ書スル文ニ曰ク、戰國策所載、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ト、此ノ言ハ善ク國策ノ文ヲ評スル者ト言フベシ。史記中出色ノ文トスル者ハ、魯仲連・蘇秦・刺客・孟嘗・平原・范睢ノ諸傳ナルガ、是レ皆國策ヲ采ル者ナリ。韓非ノ議論ニ長ゼル、國策ノ敍事ニ巧ナル、戰國時代ニ於ケル二大文章ト稱スベシ。是レ亦國策ガ後世辭章家必讀ノ書タリシ所以ナ

DS
747
.2
C375
1915

戰國策正解

LIBRARY
OCT 2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漢文大系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DS
747
.2
C375
1915

Chan kuo to'ê
Sengokusaku seikai

East Asia

東京 冨山房藏版